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經部第一九册目次

經部・易類

周易會通十二卷(二)

〔明〕汪邦柱　江柟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江氏生生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經會通十二卷》提要

周易會通卷之五

繆昌期當時甫閱
熊秉鑑元明甫
程　策獻可甫　訂
汪邦柱砥之甫
江　柟楚餘甫　仝輯

下經

傳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

胡氏曰天地定位欲其分故乾坤分為二卦山澤通氣欲其合故咸恒合為一體　又易八純卦六爻皆不應否泰咸恒損益既未濟六爻皆應否泰天地相應故居上篇咸恒損益既未濟男女相應故居下篇

咸䷞艮下兌上　恒䷟巽下震上

陸氏曰貞者二卦之權輿也貞于感貴以无心而為感貞于久貴以立心而為恒然二卦之象皆有完義而二卦六爻皆无全德何也咸惟其虛不虛則不能受諸爻各執一以為感故意必固我之私結而為志志者虛之忌也曰在外曰志在隨人曰志末是也獨於初三五言之其例也始此則幾无貞矣故特于四爻示之以貞四當心之處也恒處其方舍方則无以立諸爻各隨地以為恒故

此存舊解以宜照後心言

咸以止為感貞字內句必咸

欲速遷就之私似貞而實非似貞者方之忌也曰貞凶曰貞吝曰
貞婦人吉是也獨于初三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无以求貞矣故
特於二爻示之以久中見因中可求正也
丘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
男下女為象而婚姻之道成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
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而居室之倫正

咸 ䷞ 兌上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交感也卦體二氣相與感見于造化矣卦德止悅相應感見
于人己矣卦象二少相求感見于男女矣故名咸夫公而能感

則情相孚而事相濟故亨然情每易流於私必以道合不以勢
合以義交不以利交利貞如取女之正則此无私感彼无私應
得感通之道而吉
時解此節皆主事言新說在心体上言更佳咸者无心之感也亨
是本體无障隔也吳因之曰全節重一貞字交感決是亨通但所
為感者稍着一毫私愛便非本體必從天命人心發出我感人不
着一感念以應我不着一應念全是天理流行鼓舞於人己之間
也　須知亨字內已是正了聖人恐人以不正為感故拈出貞字
見感之以亨都全在貞耳非謂亨了又要利貞也　取女句連貞
字謂貞而如取女則吉也感通之正莫如取女也

重山悅以心作言更切卦言

按上經彖詞不言女下經家人利女貞姤勿用取女漸女歸吉多
言婚姻之事而首於咸見之
全彖合旨全彖重止而悅止字尤重感主于悅止則不隨欲動
豈有妄悅以止行說即此是中節而和即此是平咸之所以能感
惟和平耳和平者人心之同也天地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感人心
即以和平感而天下即以和平應之天地位萬物育夫非和平所
感通者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誠也對偽
言也以止行說所謂以誠感者天地萬物之真机在是矣須玩一
所字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

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間无獨必有對有對斯有感有感必有應有應復為感咸
者取其交相感之義也　辭曰亨利貞取女吉者何哉卦体柔
上剛下是剛感乎柔而柔應之柔感乎剛而剛應之二氣感應
以相與造化所感之正也卦德艮止兌悅是我之感專一不他
彼之應樂從无強人己所感之正也卦象以艮少男下兌少女
是男先于女既不越分以少配少又不過時男女所感之正也
此皆感通之貞吉亨之本也是以有感固亨然必利貞如取女
則吉也　以感之道極言之天地萬物同一氣也天地以氣感

彰物陽噓陰吸而萬物莫不化化資始生生流形矣聖人天下
同一心也聖人以心感萬民神道設教而天下自然躁心釋而
和懟心釋而平矣即此感通而推其類吾知大而天地陽施陰
受情之合同而化此感通也猥而萬物聲應氣求情之相湯有
合此感通也感之義大矣哉

首節丘氏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
而為感有心于感者亦不能咸感故感去心而為咸咸皆也惟无
容心于感然後无所不感 ○感字便對應字无應亦不為感故曰
交感

二節唐疑菴曰艮剛之下柔也似乎感矣下之以止是感而无應

也兌柔之上也似乎應矣說之以止是應而无應也感而无感應
而无應是感應萬變而明鏡止水之體未嘗失也此无心之感所
以為正也惟感无心故六爻言咸拇咸腓云云皆不言心 咸以
二氣句解亨止而悅句解貞男下女句解娶女

三節敬承曰天地感乃二氣之感以无心也聖人感人心亦非有
意于感空空洞洞之中自成一冲然湯然之体自然薰淳人心悟
愉裵易而世道和平矣使有意于感以非其正則自不和平天下
何以和平 然溪曰天地之感晉萬物而无心聖人之感順人心
而无為只是個正可見一念邪无所不邪一念正无所不正觀人
心之所感而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即于吾心而昭然可見矣苟

不能見吾心之正其何以見天地萬物之情如此看見字有着落
洪氏曰感何以見其情也見其一氣之為流通也見其一氣之
為流通而必以正也見其以正流通于天地萬物而實不可已也
其不可已者无所見也程子所謂默而觀之斯見之矣 中溪曰
情者感而遂通者也此咸之妙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是澤以潤感山之虛山以虛受澤之潤咸之象也君
子以為山惟虛故能受澤之潤心非虛何以受人之感故未感
而此心廓然大公既感而此心物來順應一惟虛中受人之感
與山之受澤者一矣

虛体即是止体以求受即是止而悅

天地感物聖人感人心皆此虛受

此心學也以感通言非謂受善也虛无心也虛受只是靜養此心
使空空洞洞則隨事至物感以吾心受之无有拒而不入矣所謂
中无私主則感无不通也 无我固虛有主則實 惟虛然後和
平而淳天地萬物之情寂然不動所謂虛也廓然大公所謂虛也
內外兩忘所謂虛也 要識象言感象言受非有二也總是常虛
之体我不能不與物接聽其自往感亦自應也物不能不與我接
順其自來受亦感通也虛故止隨感隨受故悅
按六爻皆主感人而皆未足感人如咸拇則微心烏足動衆咸腓
則躁動何足一人咸股則隨人之意多爾思則憧憧之念甚咸其
脢則執而弗通也輔頰舌則妄而无實矣此无他感以虛為妙用

自梅以上則皆實之感以通為極則自咸拇以上則皆寔之耳
六爻和吉　李氏曰六爻皆主心之感物言宜静而不宜動静者
循理之謂感之无心九四之貞是也動者徇欲之謂感之有心憧
憧往來是也初之咸拇二之咸腓三之咸股上之咸輔則失之動
者乎以為外矣如五之咸脢又膠乎静而不能動君子以為末矣
如程子曰物來順應静亦静動亦静斯盡之矣
胡氏以虚受人可繋六爻大旨蘇子瞻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
遺其心而况身乎身忘而後神存是故拇腓行心慮口言六職
並擧故我不知忌也見其咸而不見其所以咸也見其所以咸非
在德也神不存也是故不凶則吝其善者免于悔而已何者咸拇

下經會通　卷五　六

者不忌拇咸腓者不忌腓咸脢者不忌脢咸口舌者不忘口舌也
故君子以虚受人虚受者即所謂神之感而无意必固我者也
洪氏曰人之一身心為上思次之言説次之拇脢百体又次之皆
可言也感之理不可言也渾其不可言者而與形體言説心思俱
忘焉而後感道盡矣

初六咸其拇

初六處咸之初感于最下是物和接而机已迎事和交而心先
動故為咸其拇之象
此於感而有心將心在於拇指雖小動於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
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故不言吉凶以其欲動未動不宝

未傷於静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其拇者未感之先而志先馳于外有心迎之非所以立静虚
之體也
不曰心而曰志者志是心之動心体无私志有偏向也蘊氏曰心
主于理即日感日應亦在内也心係于事物即未感未應亦在外
也
六爻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廢而止于朋從則非虚志何可
廢而求所外而隨人則非虚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下經會通　卷五　七

六二以陰柔居躁動之地當感時不能物來順應常動於物為
咸其腓之象則心累于欲凶矣然中正之本体猶存使能居之
以静則順應為用莫非天理之當然而吉矣
此方感而有心斯必動居非不動不妄動也心循乎理雖酬酢萬
變而居自若也此居字即止字下文順乃所以存此也順事物之
來以為往非惡動求静而為居也艮体為止止亟居而二失之矣
体為悦以亟感而五失之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咸腓雖凶矣能居而得吉者亦以順理為感斯不為感所害也
順即物來順應之順夫子恐人以感感為居故提出順字以順言

品物非徒守者葉氏曰以止乎理而不遷曰居從乎理而不拂曰
順順應則於本體不害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初二陰躁皆欲動者九三當股之處不能自守而隨之君執以
自信焉為咸其股執其隨之象始是而往本原之地所喪多矣
吝孰甚焉
此既感而有心傾主者執隨是咸股之義咸股是執隨之象程説
承以卦德止而説三為艮主何以咸于説而隨也止係之終止極
則偏而為執々字重正是他安之不疑心有所繫處執其隨循云
守定一箇隨人耳 時説謂此爻是隨波逐流與衆浮沉而不克

自樹則志降身辱節義盡喪若揚雄仕莽荀彧匡操之類皆来通
爻宜以心止看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咸其股者二爻陰躁不處宜也九三陽剛而亦不處乎是所志
者隨人大夫立志當使我常足以自主乃甘與世披靡所執何
汚下矣
隨者柔道也陽剛而亦不處惜之之辭所執者下失陽剛之德也
鄙之之辭 按處字即止字居字三之不處猶二之不居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從爾思
九四以陽居陰失感通之正故設戒曰感物者誠能虚中无我

九四不惟无心实亦无感实心无其心感无其感所真感矣

大公順應而貞焉則推之事感无不通反之心志无不得故而
悔亡矣使或憧憧往来前念未息後念旋生感心未滅應心復
起則始而以思窮物終將以物窮思此但其朋類從之其遺于
思外者多矣何以感通天下乎
咸以无心為義柰何有思故九四一爻當心之處獨不言心者見
感之不可有心也无心即貞以无心處事則思慮不眠而萬事萬
物應之有餘有心即憧々以有心處事則思慮徒勞而朋類之外
應之不足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来則所鑒廣矣若執
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朱子曰往来自不妨天地間自是
往来不絶只不合憧々耳 貞字與憧々相反唐氏曰憧字從心

從童曰憧々蒙昧未明之貌即象之未光大也惟蒙昧未明故營
々擾々心无定主既往而將復来而迎故曰憧々往来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々往来未光大也
不正而感則有害是不正之感乃為感害也惟貞吉而悔亡則
不至于感害矣若憧々往来則計較横胸暗昧窄狭之甚矣心
之所感豈得為光大乎
感害光大俱以心言光大原是虚体太虚中无所不照无所不容
其自往自来於吾何有所何必憧々思慮為憧々者虚之障而塞
感之門也故曰未光大如槁其心以成虚抑末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

心不可膠之為有亦不可絕之為无一无所感而置心于枯槁

象咸其脢也此僅无係累之悔耳如感通之正所

此如老釋之教以无為宗者諸爻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

之正也但以其无私係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君子之志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今聊寂守空而不與物感志亦

求矣曷足道哉

曰不則所謂本者安在貞與慮而已凝菴曰天地萬物不容廢感

正以天地萬物之情由感而見而吾所以通天地萬物者非感不

可也蔡何徒取神明活物一切執縛以求定而失其本體之正乎

告子之不動心病在于此。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陰居悅終則工于媚悅處咸之極則專於私感是不能推

誠相與惟飾巧言以動衆也為咸其輔頰舌之象凶咎不假言

矣

舌動則輔應頰隨皆所以言者感宜靜不宜動以心志感人猶有

狹矣況以口乎感以言已非心矣況无實乎故著之為不誠者戒

諸爻取象各以其一上六取象獨以其三其惡佞也深故取類

也備取象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前二與五應故腓與脢皆

在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居中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者誇張之意深病其實心則无感道其衰矣乎

陸庸成曰人之感應未有不從心者心有所感下則動足上則動

口非盡妄也初當艮趾而拇動上當兌口而舌動以明感不從心

故皆妄也

恒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天下之理惟常則久為卦剛上柔下分之常也雷風相與運之

常也順動相資行之常也陰陽相應情之常也常故能久故名

恒夫學而能恒則真積久而有貫通之机故亨且造詣篤而悉

顛後之屬无咎然所謂恒者恒于正而已故必精擇乎正而固

守之不流於異端曲學乃為得所恒久之道推之事業何往不

利不然久非其道何以致亨而利往哉

以理學言恒兼不已不易二義惟其不易是以不已利貞不易之

常也利有攸往不已之恒也合之乃常道也倚于一偏則非道矣

恒字內已含貞字不貞必不能亨而无咎下面利貞不過點綴分

曉耳亨无咎以心言利往以行言恒而可行然後為常久之道也

可常而不可變可守而不可行豈恒久之道哉 恒之所以利往

者由貞正也若楊墨之徒守非不堅終无益于當年悖正學也名

為恒而實非恒矣

上六消物此意

事合何等融洽

可見全以心言直截

曰全旨 全彖宜以道字貫恒看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天下惟道為正惟久于其道為恒所當恒道之所在動一而從之道也即屢變屢遷而隨時以從之亦道也道本无息何不可久道本利用何不可往曰不已即恒久也曰終始即不已也天地得是道而循環无端故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得是道故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可見道者太極之精為天地人物之紀化育何嘗止息群類何嘗終窮只一恒久之道而天地萬物之情盡矣人能恒于可恒之道亦能與天地萬物同運而不朽在一心矣所恒一所守宜玩即正字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

卦名恒取其久也何所本哉蓋天下凡分有相維而机有相須事有當然而情有同然者其常也卦体剛上柔下是卑高以陳造化有常分矣卦象雷風相與則動散相承非其勢之常乎卦德巽順震動是循理而動人事有常行矣二体剛柔相應則彼此相資非其情之常乎惟常故久此恒所由名也

恒字在旁從立心右旁從一日言立心如一日久而不變也本義皆理之常理字即下道字此四者已含可久之道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夫恒固亨而无咎矣又曰利貞何哉恒本有至正之道也必利于正乃為久于其道雖正不可以言道也常觀天地之道易簡无私是以萬古生成恒久而不已也况君子有體之學乎此恒所以利貞也又曰利有攸往何哉又觀天地氣運如環相生翕聚之極即兆發散未有終而不始者豈君子學不足致用乎此貞所以利往也

久于其道是久于正理正理即是常久之道蓋正外无道道外无恒惟貞乃為久於其道而謂之恒天地以正不著力天地自无不正又不是以正方能長久所謂長久皆正也如時行物生萬古常然皆其理之當然者何不正之有天地之道與久于其道字相應不必添一正字而正自在蓋天无私覆天之道也地无私載

地之道也此即正也未嘗止息是天地久于正也看来天地之道分明聖人指出道之本原示人宜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說更佳而時說俱就覆載生成說矣

終即貞也靜之極曰終始即往也動之端曰始動靜原是相生惟久于其道則學問已做至極到處故曰終學至極到處生生不已便是變化之門此終則有始之謂攸往所以利也 汝吉曰天地之道常斯變變斯通通斯久下文日月四時其較著者耳恒亨常之通利貞常之久也貞而利往即終即始闔闢无已天下貞一常久之理也久于其道即天地恒久不已之道也是道也経權常變闔闢動靜何往不可曰利往不已之妙也此乃見其恒也項氏曰

聖人涵慢者以執為久也故曰久于其道明所久在道非執也又恨暗者不知道之所在故曰天地之道恒久不已終則有始明道在不已所以能久也李九我云如卑出此節始終二字以人事言不必主造化講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以恒之理極言之日月麗天亙萬古而常照日月一恒也四時變化亙萬古而歳成四時二恒也聖人至誠无息而天下自爾化成聖人一恒也以此恒縱觀天地則覆載生成何嘗止息天地之情見矣以此恒悉觀萬物則飛潛動植求始終窮萬物之情見矣恒道之大如此

得天得自然之理非蒼蒼之形也只重久照不可謂得天故能久照四時句重久成變化謂陰變為陽陽化為陰也久成歳功成也聖人句重久道化化其心成成其俗必言化成者正見其久也天下大化非勉強歳時者能致惟聖人仁漸義摩乖之悠久至于淪肌洽髓自然潛孚而黙化也然則恒者天地歳物之不已也正者天地萬物之所以不已也甚矣恒貴貞也　程欽承曰天地萬物極不外此恒久之道道不可見所可見者情耳如風雨露雷之相助飛潛動植之相應即此是恒即此是情之可見者也　或曰此節即本終則有始来發明一正字蓋終始相生不膠一定者乃所以成其為恒處咸以感為義而要于无感天地聖人皆无心于咸也恒以不易為義而妙于變易日月四時聖人皆其變易而不易也觀其所感所恒者其以此觀之乎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相與萬古不易恒之象也君子謂天下有當然之理所謂方也見真宗固卓立其中不為事變移易則恒以一德恒不在易而在我矣

方即道也立不易方即久于其道也止于是而不遷任他毀譽是非紛華靡麗搖他不得謂之不易　一説張而若曰雷風變也而以為恒變而有不變者存焉君子體之以立不易方豈膠固以為

守哉時有適然道有本然隨時變易以從道乃所為不易方也梁子曰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

按六爻之戒為易本然之亥初六深而易九三邪而易九四偏而易六五懦而易上六動而易二處巽体天資純粋可以免學者能久乎中而不易其方故獨曰悔亡

六爻合旨　恒之道要歸於貞不貞之恒非恒也即貞而不知變非貞也初之浚恒可謂貞乎二之久中貞也所謂久于其道也三貞而不恒四恒而不貞五恒其德貞而不知變上振恒動而不知恒是皆非恒之正者然貞而不知變其義難知故六爻之中三致

[illegible]

拔恒有不易之恒、窮天地亘古今而不變也、有不已之恒、寒暑晝夜其變未嘗已也、彼執不易而拘常、暮已而厭常、皆非恒之正、惟法天地之實而恒久不已則正矣　中庸曰不能倖常者不可盡變、不能盡變者不可倖常、天地所以恒常久者、以其盡變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與四應理之常也、上下相隔勢之變也、智者處此必見幾矣、初六乘時既不度勢、陰居巽下、又務深入、言必求聽、施必求報、蓋執理之常、不審勢之變矣、浚恒象也、是雖所求者正、而嫌隙易生、祇以取咎、雖浮益矣、凶无攸利、

初之病在一浚字、浚求之深也、貞凶无攸利、甚言其不可浚也、初以貧賤之交、四則登樞要而不問布衣者、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浚恒之凶者、蓋初與四相與之始、始則未可遽求深入也、交淺而言深、凶來矣、

始字最斷、謂初交也、深謂求望太過也、

心学本是[illegible]旨、

心學恒風恒言心學、而初五上又言君臣、殊非卦意、此爻亦宜主心学言、蘇氏曰、初六浚恒、是望於淺而鑿之使深也、凡人用功之始、立志太鋭、取效太急、便有欲速助長之病、故曰始求深、孟氏言深造必以道、而深悪智者之鑿、正是此意、

可久之道惟中、過不及皆非可久也

九二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則氣質有偏、能无悔矣、幸其久中、是存心有常而於偏不戯者、故能補偏救敝、變化氣質、所以内省不疚而悔乃亡、

此即恒而能貞久于其道者、悔自内出、九二初當有悔、其内省之厲、正即凶趨吉之介、後来補救有友、故得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悔亡者、以陽居下体之中、是恒性在中、而良心未泯、故能覺悟其非、所以悔亡、

不曰久道而曰久中、中、外无道也、中乃恒性、所恒性之明不息、便是久中、久中非有養心之學者不能、能字有工夫、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居得其正、本有德者、而過剛不中、志從于上、則持守未定、所以士林恥之、天下非之、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貞而不恒、其吝宜矣、

此即詩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也、幾一其字、可見德是九三原有者、病在不恒、羞之者衆、不知所從來、故曰或、夫本无德而不恒、尚可言也、貞而不恒、羞將若之何、承者猶人送羞辱與之也、不恒只是持守不定、意不必泥志從于上句、謂易志于富貴利達也、程敬承曰、三何不言凶而言羞也、以凶害惧之、不若以羞辱愧之尤

以激切也且凶害尤可逃羞則內愧己外愧人无可逃于天地之
間故象曰无所容无所容直愧死而已　取象巽為進退三當風
雷之變有不恒象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人之原无德者人不啻物色之或見容于世惟有德而不恒
人皆以其所至議其所不至指規之環安有容身處也
九四田无禽
久于其道則內成己外成物恒而益於德也九四久則久矣而
以陽居陰父非其位守曲学而不知變則久非其道矣成己成
物皆无功也象猶田而无禽雖田奚益

三當恒而不恒四不當恒而恒所謂楊墨之仁義也　取象震為
大塗田象巽為雞禽象四與初應初陰虛无禽象井以巽初亦稱
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正道所在是吾人當久之位久非其位奚功哉猶田于无禽之
地安得禽也
位即道也恒惟貞故利往久非其道何所利乎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五以柔中應九二之剛中守之不貳是一于順從臣下極其貞
固者也為恒其德貞夫以君任臣固為正道而守其順從之德
恐偏聽生奸太柔則廢臣道也非君道也在婦人猶可獲吉在
夫子必至于凶可見順從之道臣事君則可君使臣則不可
衆恒言心學宜以心學言為是此即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
之義大人弗為一様五非不常但執常為常非常之常恒以惟變
變為貞以柔順為常而不知變則所謂恒者執一而已豈利往
之貞哉可以久于道之為變化非精義入神者安足語此　陸君
以貞為恒可也以恒為貞則失之矣　取象五居尊在震為
夫二属下位巽為婦五係于二為從婦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臣道猶妻道也婦人貞吉以其從一而終臣之媚茲一人是也

人君為天下主猶丈夫制義自裁可否乃宜耳苟從婦人之道
而君權下替則凶也
陽主通變夫道也陰主安貞婦道也故在婦人則從一在夫子則
制義〻者隨時變化之用制義者惟我主裁之意從婦者從婦人
之道也此所謂執中无權猶執一也
按三不恒其德昧于高明柔克之義故以躁動取吝五恒其德昧
于沈潛剛克之義故以拘滯取凶皆曰貞者各守剛柔之一節也
仲虎曰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或
承之羞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執一不通故二爻皆
无取焉易貴知時識變如此哉

上六振恒凶

上六居恒極處震終之陰柔居上是大臣當國喜紛更樂變革也振恒之象誤國疲民莫此為甚凶

振恒以振為恒也以振為恒則不恒矣王安石是也

齊來亦宜以心學言蔡溪曰振作也起也恒久之道宜順无強宜漸无驟上居震極鼓舞馳驟之意太多優游涵育之意不足蓋不從以俟其至而欲急以要其然者也進銳退速何功之有大抵吾心之學閑不可著意亦不可著力著意則淪于穿鑿著力則蹈于助長初曰浚恒戒其鑿于始也上曰振恒戒其敗于終也 洪氏曰恒德何常靜正其常應感迹也豈謂常哉終日馳騖而不知其盡也凶而已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在上能恒乃有功也以振在上動擾之極當如社稷蒼生何彼圖喜功豈知大无功乎

在上二字重矣一源曰振而不恒不過一時之失振恒而不在上亦不至振之已甚惟振恒在上不惟无功且大无功而凶

遯䷠艮下乾上 大壯䷡乾下震上

陸氏曰陽大陰小故遯曰小大壯曰大遯之利貞戒小人所以為君子也大壯之利貞戒君子於所以為君子也

遯䷠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二陰浸長群枉成風君子何可不遯歟為遯夫君子能遯則自信自樂不殆不辱不其亨乎若小人則當以正自守不可恃浸長之勢而遂凌轢君子乃為利耳

按姤雖一陰生然陰猶獨而未群此則浸長成群殊非姤比故陽當此時直須退避而已曰亨者言遯則亨也此時小人雖无害君子之義微遯不知去終必取禍故聖人以亨醒之使君子知時以避小人也然小人侵迫君子就是不正亦非小人之福故以利貞戒之使小人无害君子也 或曰人臣君在與在君亡與亡況二陰雖長猶未盛而迫陽君子遽爾退藏坐觀陰長豈仁人之心哉則此遯不可以退藏言乃隱而不露形迹之意甯武子沈默免患即此義也象但云遠小人非退藏也象傳云與時行則不當退藏明矣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亨者必遯而後亨也于卦何取哉卦體九五當位君子有可為也六二正應小人猶包承也然自識微君子觀之則我之德望未損彼之謀孽未萌及是時而遯之潔身未辱正患未降是能與時偕行矣此之謂嘉遯所以亨也若禍已迫則不得去而所損多矣安能亨乎 小利貞者以二陰浸長勢必至于殄滅

首遯字住

善類故聖人戒之、然則遯之時義大矣哉、遯之時、以遯為義
　者也、但昧時勢者不知遯、戀祿位者不能遯、必有見幾之智、克
　己之勇者能之、處之甚難、所以為大、
時字最重、遯之所以亨、全在時上、玩一而字、便見不遯則不能亨、
時行、是遯得恰好、无圭角、无痕迹也、聖人先幾應世之妙、全在時
行、　浸長者、如水之浸以漸而長也、三陰雖長而猶未盛、故以利
貞戒之、更進一陰為否、則不利君子貞矣、　遯止、言時足矣、又曰
義、以者、宜也、事之制也、隨時以遯而得其宜、又決之發、謂之時義、
即與時行之義也、唐氏曰、君子之遯、惟其時能當幾、義能引決、所
以善存吾道、苟誤以當位而應為可留、一失其時、則悔之且晚、一
失其義、則當斷不斷、稍且隨之、卻欲其亨、其時其義、豈不大哉、
或曰、大字不必以處之難上說、時從外遇、義自中裁、所以利之貞為
小、貞時也、所藏之用為大用、所以運時也、天地之不窮于剝、世道
之不窮於否、君子之不窮于小人、全賴與時行之義、故贊其大、
按諸名公看遯字多異、遯而亨、非以退而亨也、无入不自得、即隨
處皆亨也、若子依中庸而後能遯世、易稱龍德而後能遯世、遯豈
徒為隱逸者哉、只是隱藏而不露形迹之意、驀然而起、出于事机
之外、如一言一動、皆識幾先、有對面相遯、而无痕迹者、是其遯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體无窮、山高有限、若遠而去者、遯之象也、君子得遠小人之

道、烏遠之道、不必嚴聲厲色、但莊敬自持、凜不可犯、則德威惟
　畏、小人自不敢近、亦如山之遠遯于天也、
天之高也、非以遠山、山自遠於天、君子之嚴也、非以絕小人、小人
自絕于君子、程氏曰、君子以天道自處、過當峻絕小人、德方而不
變、道存而不亢、如天道默運於上、而小人自止于其下、而邈不可
干、豈非嚴乎、不惡而嚴、真嚴也、　惡是有形之峻厲、嚴是無形之
判、方李氏曰、君子之遠小人、遠吾身之小人也、吾身之小人遠、而
在人之小人俱遠矣、　若合象出題、則不惡而嚴、與與時行、不可
看做二項、與時行、遯得无形迹、即是不惡而嚴、湛氏曰、遯者發見
而先幾也、二陰方長、未至于盛、故可遠、若盛則已及、而不能遠之
矣、惡已動、而不及嚴之矣、

六爻全旨　能知與時行者、可與言遯、則時之一字、可槩六爻之
旨、知時者、其五之嘉遯、上之肥遯、四之好遯、三之固志乎、失時者、
其初之遯尾、三之係遯乎、遯豈好為隱逸哉、聖人无心志世、亦無
心戀世、明其天機、而不攖乎世味、惟時而已、故有得于時、則離世
而立、固遯也、即同世而居、而心無所徇、亦遯也、无得于時、則因時
俯仰、固非遯也、即離世獨立、亦非遯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易述曰、在下位而不往、柳下惠也、在內而能固志者、季木子臧也、
當遯而猶係者、大夫種也、乘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以為嘉耦
而猶遯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无憂者、四皓與兩生也、

程敬承曰遯而亨其惟乾之三爻乎然四猶有好之之心焉上九
則井於世外者也噫嘉遯焉至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之道貴早見不貴遲疑貴速往不貴濡滯初居卦下在遯為
尾幾皆早決而彼獨遲後明哲保身者似不若是故厲也其去
之不早也禍且及矣况可用之以往乎

時說勿用句指未仕者言爻來宜指戒遯尾者往者往而有為也
勿往謂當斯時不宜有為也觀小象自見 程氏曰玩本義晦處
靜俟四字則知勿往非必退藏而不為也順時而處之不較有所
為以露形迹姑有所待而為耳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尾之厲以其往故災耳向使不往何災之有

洪覺山曰遯卦以四陽上遯為義則初六尾也遯尾而厲斯災矣
然則何以處之曰遯尾非也必求遯以顯其迹亦非也古人有行
之者潛晦自存處亂世而隱下僚是也商山茹芝之叟不陷祖龍
之穽陳門挂冠之夫不入禁錮之網彼其不往亦何災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當遯時而二有中順之德也則知時之當遯順則不違時而不
遯故與時偕行守必遯之志祿位不能羈縻象執用黃牛之革
雖欲解之而不能矣

執用黃牛之革非以于遯處也二在內卦之中正與小人並處如
居下處君人之朝而隱人稱其和而有堅貞不可移奪之德不以
二公易介此所謂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者也要識中順二字有堅
定內確順乎外之意 蒙引謂中順自宗即是遯不可謂中順自
然執救遯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君子當遯時未嘗无遯之志但或係或好志多不固二之執用
黃牛其志確乎不拔何其固也

陸庸成曰遯之善者莫如遠小人不惡而嚴知此之為遯則不言
遯可矣孫與其雖同朝旦與管蔡共國孔子見貨孟氏偕驩小人

日在前而我自遯渟此義者其六二乎二不言遯所處不可遯也
但論其志耳志固而小人不能勝我亦不見我之所以遯此謂不
惡而嚴 或曰遯以二陰浸長得名則初二兩爻皆小人无疑何
以作君子解初與四應四既遯矣初猶尾其後而追之即謝事之
後尚捜其過摘其短故聖人危之而教勿往也二與五應是包承
之小人也聖人慮其為衆所惑曰執曰固志因其善念而堅之皆
所以為君子謀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三當遯時下比二陰是繫戀小人之私情不忍去者係遯之象
如是不但有損名節而疾且有中傷而厲也然此係戀之私惟

畜臣妾則可得其懽心施之于遯豈其宜乎
係遯為私情牽係不能遯也非貪位者祿之謂疾者行之病厲者
身之危畜臣妾吉非與之詞極言係遯之无所利也　取象臣妾
以為閽寺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遯之厲則志氣不振名節有虧有疾憊也所以厲也畜臣妾
吉者係戀之情施之此則可耳若出處去就大節攸關豈可係
戀用乎
憊字是形容其疾之甚分作厲字看言係戀之久正氣消亡而不
而困憊也大事以出處去就言　一說畜止也下体艮三主止

也使二陰止于內而不凌剛故吉也大事謂大畜乾剛以盡去小
人為事此非三所可能則係之病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四應初六是小人包承名位如意獨无好乎然乾体剛健毅然
絕所好以遯焉此義理自克之君子也故在君子必能好遯而
吉若小人則不失之尾必失之係矣能好遯乎
程
敬承曰好字要看得細四乃剛健君子豈有私好于小人但陰
長之時或欲大有為以救世不無功名之心焉四之遯倘所謂儉
德不可榮以祿括囊不可榮以譽者耶此非有剛德者不能故曰
君子吉小人否　否讀作如字非否也言小人不能好遯也時說
否字作凶字說謬甚蓋小人何必遯君子有好不絕亦小人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循義小人溺利故好遯惟君子能之豈小人可望此乎
質御曰天下事有斷斷乎惟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此好遯是
也君子剛斷小人係戀也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陽剛中正而下應亦柔順中正是在己既無疵在人又順
承無不可遯也但時當遯為能炳禍幾先與時偕行爲此處遯
之正道也全名全節不殆不辱何吉如之
嘉者遯得恰好也若形迹不安然後遯或待小人有言然後遯便

不嘉矣　程敬承曰遯何以嘉也凡遯之不美者或露形迹動意
氣使小人疑我而我反見害九五陽剛故能遯也中正故能善遯
也隱處晦迹以身周旋其間而不失志之正陰雖浸長且柔順中
正以與我相固結處遯之世陰不至剝陽乃猶得畜陰凡以此也
匪獨全身名而所關世道者大矣故曰嘉遯貞吉舊說以去得早
為嘉夫遯至九五似不獨以其早矣玩註疏俱無早意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正之嘉遯貞吉以其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也无好也不事于
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
正志是立德主意也　按二之遯曰固志五之遯曰正志可見

君子出處去就皆關於志趣若四則不溺志所好矣上則得志遠去矣初則志之不決而三則降志矣　游氏曰正志者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固志者志士厲行守之于為此乾道坤道之別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明決不足者不知遯當乎事任係乎私情者不能遯上九陽剛居外无應故超然得意遠去百不關情一无留念逸民之高蹈也則俯仰自適綽有餘裕何不利哉

肥以心言利以身言有以其志可則其羽可儀講利字者　劉牧曰遯不遯名遯而不遯也不榮祿不遯而遯也進退之間綽有餘裕所不利哉賤亢而无位則不攖世累者也在遯而遠陰則絶

无罣礙者也故曰无所疑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illegible]一掛物累即不能超然遠擧肥遯无不利者由其心超物外[illegible]落々[illegible]无罣礙故能如此也

[illegible]原其心无物累也　或曰在肥遯上看坦然无礙也是非[illegible]利害不及何所罣礙此可得見其肥遯之意　唐氏曰再進[illegible]否不先否之憂再進而御未免不平之志安能若是之肥哉[illegible]下三爻艮故止之義勝至三猶係上三爻乾故行之義決至上則肥矣

項氏曰坤六二无不利則曰不疑遯上九无不利則曰无所疑獨小畜上九君子征凶曰有所疑也疑則凶於行不疑則利於行然則疑者行之禍也遠小人者最慮其疑上九本不與之相應必非當位之人所以能超然不以其身處嫌疑之地无入而自得遯之最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豊肥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乎

[illegible]善曰四之好不如五之加五之加不如上之肥々者疾僊之也

大壯☳☰　震上乾下

大壯利貞

四陽盛長是君子滿朝勢能有為故名大壯夫君子所以壯者

非以勢之強以理之正也故必禮義廉恥為立身大防忠厚正直為立朝大本則正氣發揮群枉帖服乃為利也

張而若曰壯有方盛之意故以四陽為壯若五陽六陽則盛時已過不得謂之壯矣君子既壯何又教他利貞蓋貞非獨行己之正若有些自恃其壯意便為不貞而足以取敗慶曆之君子非不壯也而失之陳元祐之君子非不壯也而失之激躁與激可不戒哉觀本義正固字須知君子待小人起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便至放肆不知千百年離際之時壞于一念之不謹者多矣故本義特下個固字欲君子保其壯也　看来貞在動處講洪覺山四陽過中而動乃壯也是以于其動戒之謂大之動者利于正也

彖曰合旨、全彖要將剛動與正大務得合一、大壯以剛動得名。不失其剛動之初、便是正大、大地之情不外此剛動。君子剛動而至於正大、則君子之作用分明一天地之情、是君子之正大與天地同也。情以發用言、剛動處已含天地之情、而至此可見、即於動處見也。　曾氏曰、大之壯也、天啓之也、而成之則本于人、大之正也、人之常也、而極之則通于天、此語可會、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卦名大壯者、卦体四陽盛長、是正人君子充滿朝端、大者壯也、何以致之、卦德乾剛震動、為剛以動、是其以道律身、以義制事、而見之動作者、莫非天德奮迅、所以壯也、故名大壯、

剛動二字不平、本天德之剛而動、以天不動以人也、非禮弗履是也。　楊氏曰、天下之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無以見其壯、惟天德時動、則剛大以直、道義此配天地、此塞所以大壯也、故字緊承、便見君子之勢以理而盛、則君子之盛亦以理而保、利貞之意隱然在矣、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利貞者、豈強以本无我盈大者自无不正、未有賢人君子一旦有入于邪者也、即此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蓋天地所以溥博生成者止此一無私曲、而化育无量、是天地之情以正成其大也、然則大壯不貞、而能保其大乎、故曰利貞、

大者正也、非謂大者却要正、言大者本无不正也、不正不可以言大、正大二字不平、緊項大者正也來、天地之情可見、前講姑依時說、推到天地說、看來似隔一層、該就君子身上說、為是。彥陵氏曰天地无情、惟理所在、君子惟以正成其大、天地所以惓惓屬意耳、向使君子而不正、天亦何私於君子、而使之伏、　程敬承曰、大壯利貞、非惟防小人也、以自完其大者之本体耳、如存之以待小人之心而過防之、于天地正大之情拂矣、　立氏曰、心動物也、情則心之動而見于外也、復為靜中之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動發于外、故曰見天地之情、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聲勢赫烈、大壯象也、君子以克己之學為大壯焉、蓋性原至剛、惟私累則餒矣、故非禮即私也、研之未形、絶之將萌、從念慮之閒、先治之、不使履于外焉、如此則私淨理還、浩然之氣常存、君子所為壯也、

弗履是心上工夫、不是制于外者、全要發自勝二字、假如揮百萬強敵、只要勇力壯盛、還只在外面胥力、惟非禮之私潛滋暗長于隱微之中、勇不及施、力不及用、須從念頭起處斬絶、得盡力不形于動履之間、知非天下大勇、未有能洗除蕩滌者也、故以自勝為強、　先儒謂壯以不發露須養、為義非禮弗履、正所以養其壯于禮義之中、而有所不輕用也。

程敬承曰非禮非天地之初也君子蓋自有勝之者正為主也正為主非禮自弗之履不待天人理欲交戰于中而後勿之也非乾健之至孰能之故非禮弗履動成剛德此大壯之貞也勿者禁止詞弗者以正為主則自不履矣陸庸成曰禮者貞之矩也非禮弗履總歸一貞所以想情歸性而所動皆剛德也

六爻全旨　六爻之旨利貞盡之矣利貞者不恃其壯也故六爻須得不壯為佳初處壯始而用壯故凶上處壯終而用壯故弗利三恃壯故厲若五失其壯則无悔爲惟二四之反正也則吉歸之矣

蘊紫溪曰陽壯之日君子有為之日也而利貞之戒僕僕者惧其進不以正而終至于陵遲大壞也吾觀古之君子其當天下事亦多矣領陳竇之躁動則輕而鮮謀元祐之紛更則躁而无漸是壯趾之凶也用罔之厲也進退不詳之咎也王謝之才僅阻于偏安韓范之略不競於西北是喪羊之悔也求其善者惟二四之貞乎有得于貞則時靜而靜守吾之中以相安于寧一而不以為迂時動而動運吾尚往之才以毅然有為于天下而不以為激必如是而後吉而悔亡也然其要則非禮弗履先之矣夫小人之姦其害有象吾心之私其害无形天下豈有不能去吾心之蠹而能去國家之蠹哉唐人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余亦曰去國賊易去心賊難

陸庸成曰大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无壯大者正也故四陽有貞五上无貞然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不言壯貞之全也孫氏曰六爻俱以君子當壯時建功立業言不主仕進言有作進而去小人者亦可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陽剛雖有可為之才而居下則不當事權乃因君子勢盛恃壯妄為乎是壯于趾也夫以疎遠小民一旦擧天下事惟吾欲為則君必疑臣必忌其凶必矣

趾取二義一居下一進動也初九非有凶道特以其始事不宜即壯進銳如此何為不凶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以剛處壯雖在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位卑言高交淺謀深加小任重鮮不敗矣其孚窮也

一說蘊紫溪曰易言有孚中行又言有孚盈缶皆惓惓然以誠信教天下也此爻有孚解為必其孚窮解作必窮恐非本旨蓋初六居下任壯是輕擧妄動專以意氣加小人而真誠之意或闕故聖人教之以有孚欲其積誠以信於上也象曰其孚窮言其不能孚也此所以戒之有孚也

九二貞吉

九二以陽居陰未免恃壯而不得其正然所處得中則心猶知

循理故戒之因中求正斟酌于行事之間務非禮弗履而貞焉則內不失己外不類好而剛之壯為无窮矣吉
大臣為治說所謂以禮飭躬善維壯者歟 有不主因中求正說亦可不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惟言貞正也二乾之主君子之領袖故以正處壯耳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貞而得吉者由其內有中德則无乖无戾自不至血氣用事也蓋事從心造心无偏私則事无過舉此所以貞而吉
中以心言正以事言歸求仲因由二而上上則羸角矣由二而下則壯趾矣二也上不在角下不在趾而居其中中者不偏不倚

不激不隨之謂也庶幾哉初三之過于始而補初三之敗於終者歟故貞吉也
李氏曰爻詞言九二貞吉者三此言以中解言得中道未嘗言中以行正大意相類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三以過剛不中而當壯時是君子恃壯而妄為者也以此處壯吾見小人者正抱快快而欲逞于一擊因不暇其疾視之狀而君子者乃不深慮遠防旁若無人蔑視小人為无能為是小人用壯而君子以用罔處之也是雖所為皆正然危厲之屬乎其貞厲之象猶羝羊觸藩羸其角也是君子不能困小人反為小人所困矣

君子小人不平專主君子說用壯是憑恃勇力不顧理義圖壯也用罔是蔑視小人一无顧慮亦君子之壯也 壯未為病全在一用字耳義理之強无所用其強一用則為強暴雖于義理不遠而着一毫輕忽之意便是血氣便是罔厲者危之也蘊氏曰小人陰藏机械方欲潰離以自固而君子乘之以好剛直前之氣如熱羊之觸藩然則剛而必折進而必摧總以中小人之奸而厚其毒耳然則君子亦何取于用罔為哉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恃血氣之強用壯无足怪者乃君子而亦用罔哉所愈

何安得不以罔困乎
此有深惜君子使知所儆之意
一說作推原說亦佳謂小人之用壯由于君子之用罔也蔑之以為不足滅而輕與之角小人將盡力于我矣蜂蠆有毒而可輕乎
陸庸成曰大壯之壯本屬君子而反為小人所用者以君子之用罔耕以挽之椅也太恃壯者小人將乘而用焉故君子自謂用壯不知我之壯已為小人用而我所用乃罔也非壯也罔无也壯反為小人用故无也然則君子之勝小人惟以理耳若角力則必不能勝小人而壯反為小人所用
一說君子小人俱指九三說謂以壯待小人而以罔待君子也羸

則不特小人叛之而君子亦且離之蓋四之藩陰為藩也三
藩陽為藩也以陰觸陰則決以陽觸陽則羸也君子方攻小人
而自相矛盾則勢不合而功不成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四以陽居陰有躁動之悔矣不極其剛猶有反正之資也故因
占設戒曰處壯者若能不恃壯用罔而貞焉則進无所拂道可
大行吉而悔亡矣以此取象于羊不猶藩籬决開不至羸角者
乎取象于車不猶大輿壯固不至曳輪者乎所謂貞吉悔亡蓋
如此

一貞字貞只是不恃其壯意吉者得遂其進悔亡進不以正之
悔亡也唐凝菴曰四本動主當健後而動得動之正矣故曰貞吉
二僅得健之正四合健動而為壯蓋從容以進必无失錯悔亦為
之亡矣藩決二句正是吉悔亡之象云藩決是群枉退聽而莫吾
阻也壯輿有積中不敗之善則道可大行澤可遠施也以此大輿
之輹行此決藩之塗更何所阻 程敬承曰不壯而壯壯之大也
藩籬決開不復羸困矣壯于大輿之輻大壯之象也輹壯則車強
云壯于輹謂壯于進也直前而行无復可禦陽之亨道也 取象
張氏曰四以上震為大塗群羊並驅而前无羸困之患輿之行全
在輹輹壯則大輿由大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為夬之決乾之純矣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藩決不羸者蓋四以貞處之則人心无作事勢不乖故經綸如
意而不為群枉阻矣尚往也
尚上也上往得遂其進也本[illegible]上卷唐凝菴曰四居震動之位故
以往為尚夫至四然後尚往蓋乾健震動相配而往也則前此之
不當往明矣 趙汝楳曰積四陽之壯至是而後遂其不妄動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大壯剛以動也五陰柔无能為之才居中无必為之志是衆皆
旁于有為五獨安常守分剛壯氣習損然脫去有喪羊於易之
象此僅无恃壯之悔耳

程敬承曰羊群行而喜觸諸陽並進之象也三剛而亢四柔而躁
是以有羊觸藩之悔六五柔居尊位以柔道待之是人皆設藩以
禁羊而已忽然不覺其亡也有藩者羸其角羊喪則不羸矣羸角
者无攸利不羸則无悔矣然僅曰无悔已耳其如剛德之壯何也
一說易作和易之易以下四陽皆君子五上二爻為小人鄭孩
如曰下四陽皆羊也六五者群羊之所欲觸者也以和易處之而
不與敵五不為藩羊將誰觸者壯无所施矣是為喪羊於易堅人
蓋教小人避君子也象曰位不當明其小人而據君子之上固宜
避位以讓賢者不可與抗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喪羊于易由其以柔居中而當壯時處位不當剛果不足故也
位毎傷于所恃位不當明其无壯可恃也姚氏曰以柔居中何為
不當在壯言之則為不當矣蓋乘時策業非優柔不斷者所能為
也
項氏曰四之所决即九三所觸之藩五之所喪即上六不退之羊
三以剛居剛故貞則有厲四以剛居柔故貞則有吉此貞厲吉之
辨也大壯四五易位而喪其狠故无悔於五上易位而喪其順故
凶此又牛與羊之辨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壯終動極志固壯矣而貭本柔才則弱焉乃恃壯妄為如羝羊

觸藩不能退然才不足以濟志則前進之不遂而无所利矣此
惟不艱故耳誠能詳審事机艱以處之則天下事可以徐觀其
勢而漸為之圖得遂其進而吉矣奚以貭柔為病哉
通節重進一邉朱子曰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而不能
字俱從觸字来聖人為世之喜觸者皆起于躁心之萌故著其辭
若此周用齋曰大壯以剛動成亦以剛動敗上六其不剛故以
艱戒之　洪覺山曰不詳審于進退之始及其无據而後知艱焉
其亦壯終則變也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不能退不能遂者由其壯終動極不詳審于時勢也咎矣既艱
而得吉則可以尚往而不遂之咎豈長哉
詳者此心精審豈公識時无躁畧也不詳即不知克艱而慎也但
人處事以為易則不詳以為艱則詳矣上六既以不詳而致咎則
當務詳以免于咎張而若曰不詳是壯時病痛艱是處壯對病之
藥
晋䷢坤下離上　明夷䷣離下坤上
程敬承曰晋不利剛以柔而進也明夷不用明以晦而明也何者
晋明主在上道宜順而麗明夷暗主在上道宜艱而貞也
晋䷢坤下離上
晋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晋進也卦象值可進之時卦德具可進之德卦變遇可進之君
故名晋人臣有是三者而進也當為安國之侯藩屏國家擁衛
社稷有佐命之殊勲矣用是而受君寵不惟錫馬蕃庶寵予之
厚又且晝日三接親禮之殷康侯誠千古之奇遇哉
康侯不是開國之侯安民之侯也晋之時君明臣順有諸侯承王
之象治進而盛躋一世于康寧侯之力也后以和順得衆之績上
通于天子天子亦以柔中之德比而親之寵錫盛而禮接隆此所
以為大明之世也　程猷可曰錫馬晝接亦不必指報功只說當
晋之時明主在上人臣有能治安國家者君方寵任之當受大賜
而被親禮也非前有功而此方報之謂　取象屯豫建侯震也康

侯坤也、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坤為牝馬、為蕃庶象、離有日象、五為明君、二為康侯、自二至五歷三爻、三接象、

彖曰合旨 唐凝菴曰、明出地上、日之斯升、進也、順麗大明亦進也、柔進上行、亦進也、然不言明而言柔者何也、自下之麗、則見其大明、自五之進、則不有其明、惟有其柔、下以順道麗下、何不獲于上、上以柔道行上、何不逮乎下、是以康侯用是道以錫馬蕃庶、昼日三接也、此極言上下之交進之有道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卦名晉者、言君子升廟堂、而大經濟也、有進之義、故名晉、辭曰康侯云云者何哉、蓋人臣之進、録功者時、立功者德、報功者君、卦象明出地上、則世道清明、賞罰无私、有其時矣、卦德順而麗乎大明、則恭順事上、竭忠效力、有其德矣、卦變柔進上行、則徽柔在御、崇德報功、有其君矣、三者既備、遭逢之奇、能不進而膺主眷乎、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昼日三接也、

程敬承曰、晉進也、蓋以明而進也、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既盛、晉明出地上、其明方新、有進之義、故曰進也、 順而句、重順字、順故能忠貞而效職、柔進句重柔字、柔故能虛心而禮賢、張而若曰、大明之君、聰察猜忌、尤須順以麗之、故順字重、唐凝菴曰、[illegible]侯所以安民也、諸侯以安民見功、其所以奉行明君之德意至矣、此所為順麗也、 鄭孩如曰、臣欲見功、利于君之明、君之待臣、却不喜自有其明也、自有其明、則英哉太露、而謙冲之意少矣、柔進上行、非純柔也、明輔于柔也、故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能、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進而照臨天下、晉之象也、君子体之、以日本明也、入于地則晦、德本明也、蔽於欲則昏、于是以自昭其本明之德焉、衆欲拂除、一私不翳、而虛靈本體、與大明中天者、無異矣、明德工夫在遏欲上用功、日之明非有加也、以上進而出于地、故明、耳則昭者、止于撤其蔽而已、不曰求而曰自昭、昭其所自明也、

程敬承曰、自昭非為人昭也、内省于潛、以人所不見而昭也、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明出地則愈進愈明矣、自昭明德、有日進日新之意、光四表、格上下、自昭之極功也、晉之至也、 潘氏曰、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強、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象惟乾與晉以自言之、至健莫如天、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以之自昭、

六爻全旨 按晉以柔順合德、而成明良之遇、則臣道貴順、君道貴柔、若初之罔孚、至三而衆允、則无不孚矣、順之至也、五之勿恤、至上而伐邑、則有恤矣、明之過也、 陸庸成曰、處遯惡後、故尾者厲、處晉惡先、故上者厲、當晉之時、聖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何也、剛則躁進也、

程敬承曰用壯非壯故大壯以四爻為主不極剛乃壯也急進不
進故晉以三爻為主衆允之乃進也非禮弗履壯以理之自勝耳
自昭明德進以學之自明耳故二卦之道莫先自治
蘇紫溪曰人心之有德猶天之有日也陽精之曜不以重淵而息
其光本体之虛不以沉晦而迷其鑒故未進則切磋以求其進即
自邑之伐不以為歉已進則舒徐以俟其進即得失相仍不以為
恤至于進進不已而齊治均平一以貫之此正明明德于天下之
效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居晉下進之始也上應竊位之九四進見摧矣可枉道乎砥

礪名節而固守其貞乃遂其進而吉也然此論其常耳設不為
人所信亦當寬裕處之不急求知則不自失而无咎矣
貞與裕非二件貞所以自持非以求信于人若因人之不信而生
一躁念焉并其貞而非矣故既曰貞吉又曰裕无咎裕正所以成
其貞也 程氏曰大凡仕進之始豈遽能見信于上苟欲信之心
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
處進退之道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如摧如人多喪其所守初獨守正无干進之心所以吉也裕
无咎者蓋初居下位未受官守之命正宜以道自重而綽綽有

餘裕也
裕字是純然一點尊德樂道之心若雜功名富貴之念則非獨
矣敬承曰獨行正與履之獨行願一樣看履之所始貞心惟素素
外別无以易吾願晉之所始持身惟正正外別无以奪吾守故均
謂之獨獨行願所以善其履也獨行正所以善其進也獨行亦无
往不可之意當晉之時見摧也可不見摧也可得進也可不得進
也可无適不可行吾正也
一說行正句原所以見摧之故耳大凡枉己易合直道難容舉世
隨波而我獨欲行正此所以見摧也然因正而見摧又安可因摧
而自失其正乎 未受命舊說俱作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

義故以未受命什之殊不知裕本是好字若說居官不可裕則把
裕字看做曠廢字矣張雨若曰未受官守之命則以貞自守而不
汲汲于求進正其所宜也否則屈已甚矣咎其能免乎
唐凝菴曰罔孚正與衆允反惟初在順始猶无孚五之道故稱罔
孚初在下位猶未受五之命故稱未受命蓋非初之孚不足亦非
五之不用初以初在上下未交之位耳惟未交故四得而阻之惟
未交故寬裕可以自由蓋順積而至二則自然孚自然受命四安
得而摧之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中正无應則汲引无人欲得君者能不動憂世之感乎晉

如愁如也豈可因是自貶哉直己守貞則中正之道久而必彰終受知遇于柔順之君矣不亦吉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乎

愁如與摧如不同摧卽心阻愁由我生然愁亦非從不也憂道之不得行也二之貞與初之貞亦不同初恐其未貞而勉之此因其必貞而堅之受茲介福卽是貞吉慶受字宜看我能自守其貞則君之寵任自我受之无愧矣程敬承曰六五大明之君而曰王母者何不用明而用柔也而以順麗之爻辛之極故親之而云母耳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受茲介福者以二有中正之德則康國之具在我明主所必求也豈倖得哉福錫自王受自我矣

六三衆允悔亡

三不中正宜勿遂其進而有悔也與下二陰道同心孚故得抵交借援遂其進矣悔亡

三居下卦之上衆陰之長也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矣未信而進不免于悔衆允而進其悔乃亡夢因曰三居順極可進矣猶不遽進必衆允之而後進亦以進必悔机恐其未免于悔也

贊初二貞及之身也三衆允從之人也然非貞不能衆允非衆允而貞又何見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衆允之者蓋初二以上進爲志六三志在上行故行道濟時之志爲諸君子所信也

傳曰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張氏曰明出地上猶有推如愁如者柔進上行之義未備也初无咎二受福三象曰志上行則進而麗于大明矣程敬承曰與衆俱進其誰摧之同志有人不必愁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君子以德居位猶懼不勝而四不中不正竊據高位是德薄位尊功薄享厚能不畏人之見奪乎有晉如鼫鼠之象是雖錫之公朝而貞也難免削奪之厲矣

二說俱有意見

鼫鼠之偷曲盡鄙夫患得患失之心貞字一說謂四无貞以進而固爲貞竊高位而欲潛據以爲固雖固必危一說謂以此人而晉高位其爲正人之害可勝道哉此初所以摧如也 本義云貪而畏人衆所未允故有厲也 鼫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過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窮張氏曰詩以碩鼠剌貪此之鼫鼠象其貪於進也

畏人亦明是畏大明之君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鼫鼠貞厲者四不中正而竊高位是位不當則位適足以[illegible]其貪耳此所以厲

晉晝也鼠夜物也非能以晝進者大明之世而使小人竊位則位

不當也、 一說晉之時衆皆以柔進、而四獨以剛、故于貞為厲、蓋
位為不當、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陽、本非純德之主、而有悔、但晉之時用衆、而六五柔德守
中、為離明主、諸柔皆進而順麗、其悔亡矣、然所以悔亡者、必去
其計功謀利之念、失得勿恤焉、則王心既純、王道自普、往吉而
无不利矣、
六五病根全在以陰居陽、是固英明特達之才、挾長駕遠馭之意、
功利之私、恐所不免、此即是悔、是五之悔、全由恤失得而來、故戒
之勿恤者、欲其純王之心也、吉之道也、无意于利、而自无不利也、

此所以悔亡也、 凡先言悔亡者、則所以悔亡在下文、如睽之五
爻正、與晉五爻類、通爻只是一意、悔與恤俱就心上說、能勿恤、就
是悔亡、非謂既稱其悔亡、又虞其功利之不盡忘也、
既云失得勿恤、又曰往吉无不利、何也、蓋明主虛心于失得者、正
為此吉利耳、不知惟不計失得、乃所以无不得、而吉利即在此矣、
況晉當此時、摧者不摧、愁者不愁、衆允志行、而鼫鼠不得窮據其
間、何失得之有、而又何用憂恤乎、故勿恤者、王者之心、吉利者王
者之效、 知時說以大明在上、為悔亡者、甚非、六五不患其不明
患其用明之過、而有好大喜功之心、如漢武英明、不免多慾、殺海
內虛耗、勿恤之戒、聖人為慮遠矣、 取象失得勿恤、六五離体中
虛、故其中廓然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失得勿恤、至治无心矣、無心而化自普、往不有慶乎、
慶、即吉无不利、雲峰曰、用其明于功利之私、明反為累矣、故失得
勿恤、明道也、所以往有慶也、 易傳曰、六五柔主也、何悔亡勿恤
吉利有慶無有之乎、曰主德尚剛健、晉之主德不尚剛、如日之出
地、天下已服其明矣、惟柔故明而不過、燭而不察、激而不烈、固宜
其福之盛也、蓋陽位而柔居之、又離明在中、剛明相合、而得中、乃
然爾、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上九剛進之極、是純以剛猛用事、圭角太露、為晉角之象、奚用
而可哉、惟用以治不服之私邑、則雖兵凶戰危、而厲然勇決善
戰、足以收功一舉、不至于敗衂也、吉而无咎矣、以極剛治小邑、
雖罪所當伐、而威不及遠、亦足羞矣、
維用以下、即畜臣妾之意、極言晉角之无所利也、 潘雪松曰、在角
而進、亢而不已、其明將窮、不能及遠、維可用于伐邑、但晉明照天
下、而維伐邑之用、以此為正、亦羞吝矣、坤邑象、坤能蔽明、亦所當
伐、譏六五伐不言邑、其伐也公、晉則私矣、既濟九三伐鬼方、其伐
也大、晉則小矣、 一說伐邑以克己言、克己極難、故云厲、然極剛
可以勝私、不至從欲、惟危、故吉、且无咎、但不能防欲于未萌、而徒

制私于己發雖正亦吝
蓋紫溪曰代邑以告自邑推之猶言自治也上九失柔順之道未
能渾然不露圭角旣有圭角即着實磨礪自代其氣質之偏而貌
猶於從厲庶可吉而无咎如自謂貞而執之不變焉免吝乎道未光
正與明德相反天理明淨則氣質消融一有圭角之累便非光明
本体此必欲代而去之也
象曰維用代邑道未光也
維用代邑非一怒而安天下者也用剛之道豈得為光大乎
楊氏曰非日中之時則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維用
代邑而已若道足以照天下无思不服矣何代邑之有 一説謂
治私而以力遏于外猶有隱伏于中内体未瑩于自昭明德大殊

明夷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明入地中而明傷猶陽明君子見傷于柔邪也故為明夷然君
子之道惟有一貞時當明夷雖欲自遂其貞而不得惟利于艱
難以守焉不正則失己直己則買禍隱忍行志委曲盡忠斯善
處明夷者也
姚承菴曰顯其明以佐聖神之君是直遂之貞遭非其主不得已
而晦其明委曲以存正道是艱難之貞 張婁東曰貞即晦其明
是也加一艱字人之明出而揚之則順反而韜之則逆故必艱始
得貞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
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卦名明夷者離在坤下明入地中而光輝不著故為明夷夫
明入地中固取於明夷之名矣而其義何居觀諸卦德内離為
文明外坤為柔順是㦒知中涵而忠順外見以蒙國家之難古
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蓋其德具緝熙而忠盡事殷遭紂亂
而見囚也非明夷之義乎 何言乎利艱貞哉言時當明夷宜
自晦其明也蓋以六五近時於宗國内亂无可去之義也五惟
柔中之德正志于内不形于外愚者之人有行之者箕子是也

蓋其遭近親之難而佯狂受辱委曲以行其志非晦明之謂乎
所以利艱貞也
内文明二節不重文王箕子只是把兩聖做個樣子 文明節只
說個明而見傷為明夷之義不是文王用斯道以處明夷也内文
明者在内也外柔順以蒙大難妙正在蒙字蒙者明之反不用明
於大難曰蒙有許多韜晦養藏用之意文王以之見有德而
遭難可以為明夷 晦其明句語意承上起下内難句方入六五
又義晦明而用於内即志之正也然惟晦其明者能正其志見其
遇不發露圭角者所能也然此最重大凡内難較大難更難處
之不可去之不可直以正道持之又不可可聽之周旋獨此志耳

志在內者也。內之明不息，故能正志。此志用之甚苦，委委曲曲，千難萬難，以守此，所以謂之艱貞。此箕子所用之道也。明為地所蔽則晦然，明固在也，未嘗息也。當昏暗之世，有以用明而明滅，有以不用明而明全，則晦之正，所以使之不至息也。　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蒙六難正志尚未說到文箕，至以之方貼文箕講。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日入地中，蔽其明者，所以繼其明也。君子體此以蒞衆也，不明則墮奸，露明則傷厚，故不以察察為明，而用晦而明焉，政無急迫事，無煩苛，得蒞衆之道矣，乃所以為明也。

張而若曰：用晦而明，不是晦其明，亦不是用晦又要明，又不是以晦為明，晦字重，用晦正，君子所以為明處。蓋明不貴用而貴藏，藏之正所以用之也。章氏曰：晦者明之藏，明者晦之發。辟人在暗處而見外物甚精。　程敬承曰：晦而明與晦其明不同，謂君子照物本明，而非以明而明也，用晦而明耳。明出為晉，君子體之以自昭昭而明者也。日入為夷，君子體之以用晦，晦而明者也。出地入地為時不同，其本明之體一也。故昭明而明，大晦明而明，全君子之明德，豈有二哉。用晦最妙，體本明而用則晦也。不能用晦則不善用明矣。　是道也，以蒞衆，亦以處己，常則潛哲，變則為艱貞。　取象蒞衆者，以離照坤也。用晦者，以坤養離也。

六爻全旨　丘氏曰：六爻以商周之事言之，上其紂乎，五為箕子之奴也，四為微子之去也，三為武王之伐也，二為文王之囚也，初為伯夷太公之避也。陸氏曰：明夷之時貴艱貞以自全，故義不及比干。　薛畏齋曰：明夷之時，暗主在上，下五爻皆為所傷者也。然所居之位不同，則所處之道亦異。以位言之，初無位者也，自二以上有位者。二三與上異體，其情疏；四五與上同體，其情親。其位有不同矣。以道言之，初可以遠去，保身之智；二守常而經，三通變而權，主于義；四獲心而出，五守正而囚，主于仁。其道亦有間矣，皆無傷于明者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當明夷之始，去暗尚遠，雖降志辱身之禍未及，而得君行道之机已隕，如鳥之飛而垂翼焉。君子將何如哉？道既不行，惟知有去而已。從去以倉卒，適遭其窮，至于三日不食，亦不辭也。縱所如不合，動輒得謗，至于主人有言，亦不避也。如是而所全大矣。一說主人多不作所適之主人，謂傷未顯而去之，或有疑其去之速者。然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能辨也。若俟衆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故君子不以見疑而遲其行也。

諸名公多從此說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于行，至于三日不食，豈獨迫于勢哉，義可以速則速，不食可也。

揭一義字，則知君子為義而餓西山採薇，亦只為此義耳。

六二明夷于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二為股肱之臣其去暗主也視初稍近視三四五尚遠故傷而未切僅止于奪爵損權夷于左股之象及此不去禍将及矣宜見幾而作如用壯馬之速以拯之則身名両全禍可免也吉

夷于左股左股非用事者比夷右未為切也未切而救就是速救之速只是一個去得早免于禍即是吉非謂可以有為于時也

一說在股者在事之臣然與君同休戚豈可去者必急救正之義方有補于君國又謂馬壯乃九三初九陽為壯健之馬藉以濟艱難于萬一也曰吉乃為之自我當如是濟與否无論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之吉蓋其知禍而拯不與時違順也且拯之而速不失机會則其順也順以救傷之法則矣此所以吉

則法也一說彖曰柔順蒙難則順者處明夷之道也六二陰柔有此順德故能速于拯救而得其則　又一說順是忠順六二當位之臣恐傷以救國事則忠順不失合于人臣之則　又一說以柔從剛之謂順二用初之壯馬以拯是為順而得其則也

蘊子曕曰二五九三皆有責於明夷之世者也君子有責於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不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初九六四无責于斯世故近者則入腹心于出門庭遠者

行不及食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三以剛明負天下之望而當暴主在上宜除之以安天下故向明除害一舉而元兇授首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之象然君臣大倫放伐大事必詳審于天人之際不可以去暗為貞而疾為也

南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也不可疾貞非計利害待其庶幾改也貞即艱貞意也　先曰南狩示人君不道之戒繼曰不可疾貞嚴人臣不軌之防　蘊紫溪曰此爻舊說皆謂以臣伐君夫南巢牧野之事豈聖人所忍筆之於經以訓天下後世哉竊謂暴君在上諸

侯效尤大邦小邦姦宄荼毒者不可勝數宜鋤殘賊清淵藪取其元惡而誅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如湯之伐葛文之伐崇是也不可疾貞也頑民之染悪既深宜以漸而化之不宜以速而驅之也

翟中泉曰二是傷可救而救之宜速者懼為臣者怠惰之志也三是害當除而除之宜緩者懼為臣者篡弑之禍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三有南狩之志則非富天下而以吊民為心者今得其大首其志乃大得也

志字多少含蓄乃字宜玩所謂有湯武之志則可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舊說為正且與彖旨

利艱貞合

四雖入坤為腹心之臣然闇君徒言无益徒死无益則全其身
以存宗祀以自献于先王固其心也乃見幾而作飄然遠去
焉大獲我心矣故為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舊說入左腹謂身居昏朝稱氏曰二在外卦為股肱象四在內卦
為腹心象陽左陰右左股而曰夷非陽德之烹也欲行而不得遂
其行也左腹而曰入陽德之藏也有明而自晦其明也二之時猶
可救故曰用拯馬壯四之時不可溺故曰出門庭所處者明夷之
迹所得者明夷之心迹異而心同也　取象坤有腹象入于左腹
自離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獲明
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　明夷取股腹

心意首為象明上下之分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明夷之時人心有去而不能者其心意猶未獲也四既入左腹
而得遠去實獲其心意也矣
象有專言心者專言意者此兼言心意見當此不得已之時得遂
遠去甚快之之詞　彦陵氏曰此爻作微子看則獲明夷之心[illegible]
非徒為一身遠害也實為存宗祀也此念可以自知而不可以[illegible]
人言故象不徒曰心而并曰獲意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六五居暗地近暗君宗臣而遇內難也象為箕子之明夷[illegible]

明不可息一念忠君之意不可泯滅

不敢去之不可艱難守正以受辱耳貞之至也當是時而遇是
君者利如箕子之貞也
舊說上句將用晦盡發到利貞便當同矣看來箕子明夷處作內
難貞處於護用晦為是免于難即利不失其正即貞利貞即利艱
貞也　胡氏曰君子處平時易處明夷難處明夷而為微子比干
易為箕子難微子已去不可復去比干已死不必復死內難正志
箕子以之此殷有三仁而丈獨以箕子言之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之貞外固晦其明矣然在中之明則炳乎不可息也使明
有時而息何以為箕子之貞

夫子恐人認箕子之受辱似于不明故言此　箕子之貞正是
明不可息處當時一段忠肝義胆无可柰何之心至托之佯狂受
辱委曲用晦豈明可息者而若是乎
程敬承曰明不可息故須用晦以存之使箕子之明不晦則箕子
之身不保而明遂至滅息明一息便不成宇宙故不可也何者箕
子之明天地之至明也不可二字甚重姚氏曰宗臣之明德宗社
所賴以維持不可一日息也惟不息故忠義炳朗精誠憤烈可其
日月爭光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六陰居坤極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夫人君照臨四方恃有明

德不明而晦下之受傷切矣故始也傷人終也自傷所謂初為
天子卒求為匹夫而不可得者故為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為
所傷然人之明未必傷也卒乃自傷矣　蘇子瞻曰六爻皆晦也
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而下明而晦者也上六則不明而晦明而
晦者反觀內照以為明而无晦非明不明晦者用智遂照以為明
而反明為晦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象自極其明以照四國也自極其明必反為暗故後
入于地失其用晦而明之君則也

照四國不必依本義以位言自古亡國之主多是聰明之人高視
遠覽卒之用明而明竭如日之初登于天至暮則入地理有必然
此皆是失人君之則也則者不可踰之理也則即是不明晦　潘
雪松曰人心之明本不可息此天則也二順人心之則故用晦以
為明上六失君人之則故強明而實晦　一說六五以柔居尊為
明夷之主而曰箕子之明夷言六五以見六五明夷之象也上六
之象不主紂言蓋六五君位明之所以夷者已于箕子之明夷見
矣此則言用晦而明者之反以示戒也故不言明夷

家人䷤巽上離下　睽䷥離上兌下

陸庸成曰家人內也而聖人欲其各正睽外也而聖人欲其相遇

按本義先字則男亦在所貞矣

然家人言貞不言凶既言于貞不得言凶以乖之也睽言遇不言
貞既貴于遇不得言貞以泥之也　蘇紫溪曰晉即大學之明德
也而不明則夷矣家人即大學之齊家也而不齊則睽矣旬聡明
德防其夷也有孚威如慎其睽也

家人䷤巽上離下

家人利女貞

二五內外各正舉家无不正之人而家道成矣故名家人夫家
之不正恒起于婦人而家之難正亦莫甚于婦人故正家者必
先修身正內謹刑于之化以植風化之本可也蓋內正則外
无不正矣

利女貞非女子自正是齊家君子正之也　薛仁貴曰明乎內者
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雖齊本已亂矣
張中溪曰家人合巽離成卦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
居柔各得其正此亦利女貞之義昔舜刑于二女正合家人巽離
之象

全彖合旨　蒙引云首節家正也次節家所以正也末復舉家正
而化成焉則正家之能事畢矣
看來全彖俱是什利女貞當以首節為主首節當以女正為主下
是推之而得正家之主大義明于一家又推之而得正家之化大
義明于天下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利女貞者何也蓋一家之人内外盡之矣治家之道一正盡之
矣卦体六二柔正是女秉順德而正位乎内九五剛正是男秉
健德而正位乎外男女各正豈細故哉即陽施陰受陽倡陰和
為天地之大義也然必先正乎内而外可正所以為利女貞也
女正二句以女先男則利女貞之義乃見女子貞静不預外事為
内正男子制義不牽内私為外正内外正則剛柔義明唱随道著
是陰陽不可易之道理通天地之大義也 曰大義見関係甚重
信不可不正耳 唐凝菴曰彖惟言利女貞而彖傳因及于男者
以見女不自正男正之也蓋天下惟女子為難養聖人以刑于為

首功女而貞則男之貞與家人之无不貞可知矣 荀爽曰離巽
之中而有乾坤故曰天地之大義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
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然是内外之正不自正也必有尊嚴之君操紀綱以為整肅也
其父母之謂乎蓋五外卦之主是以父為嚴君也陽教宰之矣
二為内卦之主是以母為嚴君也陰教司之矣 故嚴君教行
于父子則初上秩尊卑之位父父子子也教行于兄弟則三五
定先後之序兄兄弟弟也教行于夫婦則五三四二嚴内外之
別夫夫婦婦也家道如是可謂正矣家正則化行俗美人心盡

倫而天下之為父子兄弟夫婦定矣然不先正乎内何以致此
此利女貞為齊家之首務也
正 自尊者始故又推本于父母之嚴嚴君二句緊頂上正位来内
外截然何等整肅即此便是嚴矣嚴與正无二義正即所以為嚴
也舍正以為嚴則嗃嗃矣 亦不是有個男女正又有個父母去
正男女也自内外位言則曰男女自主一家之政教言則曰父母
邵二泉曰二與三四與五配合則為夫婦及其嗣續則為父母夫
以帥婦而父道立婦以成夫而母道成各得其職以主其家而家
有所嚴憚故稱严君 或曰父嚴母慈何以亦稱严曰母不嚴家
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内外之別嫚帷薄之儀父雖

严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严内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
恭夫制婦聽而家道正也天下定不作效説只以理推之言天下
則盡乎家矣亦不重定上見一正而天下定甚不可不嚴肅以正
家耳 正莫易于天下而莫難于一家莫易于一家之父子兄弟
正而莫難于一夫一婦正女正者女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
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猶風化自家人出也君子欲齊家者在修其身而已
修身莫如言行兩端故必議論真實不為虗言践履純篤不為
惰行則言行修而身修身脩而家可齊矣

君子知風之自，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
也。至若身之所出，惟言行。言行只在慈孝友恭義順上，則
行為有物，行而不輟為有常。象言天下定，則推極言之，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道也。象言言行，則又本言之修身為本之義也。楊敬
仲曰，風化自言行出，言行又自心出，誠心善道，則言自有物，行自
有恒。誠心之足以化人，初不在諄諄告語切切防檢也。

六爻合貞　程敬承曰，象利女貞固矣。詳觀爻義，初能閑，二能順，
五能假，上能威，利于之道既正，尚焉彼三與四不過順之而已。順
即女貞也，婦之不順，必在主家者，故家人重嚴君，尤重反身。陸
氏曰，女之正惟順，男之正惟威，无才即是順。六二止于主饋，德威

乃為畏，上九專于反身，威之過為嗃嗃，順之似為嘻嘻，反身之威
不用威而似威，曰威如。

初九閑有家悔亡

正家之法，莫重于始，始而不閑，後必相瀆，相瀆悔不終无也。初
九以陽剛處有家之始，是初固當閑，九又能閑，故秉其倫之未
乖而肅以義，因其恩之未離而維以情，則倫理正，恩義篤，相瀆
相夷之悔亡矣。

初九有家之始，求有子婦專制之責，故其為道也，不曰正而曰閑。
閑者志正而法度具焉者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之于未變者易，閑之于已變者難。當有家之始，心志未變之
日也，及此防之，所以悔亡。

玩　一、未字見及時，防閑之意，蓋初剛得正，有正家之本。離体有先
見之明，故能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之，所謂絕惡于未萌，起敬于
微渺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正乎內之女，所謂女貞之利者也，故能以順為正，而事无
專制，但主中饋之事而已，此貞道也，統天之化成矣。吉。

此可見婦人之所以為能者，不在于无所能，而在于能其所能也。
蓋婦以无成代終為正道，不當自遂，而當代勞者也。徒曰无攸遂

而已，猶未足以盡婦道耳。洪覺山曰，中饋何以盡女貞也，采蘩
采蘋，以公侯奉祭祀，為不失職，大夫妻供祭祀，為循法度，不而至
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一家之中，豈僕繁簡各適其情，无有尤怨，
則非有德者不能，故象不曰順，而又曰巽，以德之制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二所以吉者，由有柔順之德，故能无攸遂在中饋，而巽以從人
也。

婦德惟順，故能巽，巽指五，即无攸遂。蔡曰，以者，在閨閫之中，供饋
食之事，以左右其夫而已。即詩所謂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乃正位于內之
事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治家貴嚴九三剛而不中過于嚴厲一家之人雖无畏之嗃嗃乎此雖人情不堪而悔厲然法度振肅而吉矣不然婦子嘻嘻失樂无節終有敗倫瀆理之吝

嗃嗃嚴厲聲在卦无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于放肆寧過于嚴也 夫為婦綱父為子綱曰婦子嘻嘻者言其綱紀之不立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人嗃嗃義勝于情未失正家之道也故吉若婦子嘻嘻則恩掩乎義失治家之節矣故終吝

家人骨肉之情最无窮必須用節節謂節制防其過也唐凝菴曰節以調劑其寬嚴之中也立于始則為閑劑于中則為節非有二也言節于三者以三在內外之介耳

六四富家大吉

人君以天下為家而大臣其家相也六四以柔正居上位是能開財節流富天下之家者禮義生于富足仁讓之風成矣大吉

看柔六四以一家之婦言不必主大臣說 洪覺山曰陽實陰虛[illegible]而何以富也順以從陽保富之道也 不言富何也[illegible]婦也四則尊矣富豈金玉之謂哉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故曰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富家而大吉者由以柔順之德居大臣之位也順則有生財之大道在位則操天下之利權所以致富而大吉

玩一順字則頭會箕斂皆逆道也 若不作大臣解則在位乃主家政者胡氏曰二順以巽四順在位兩順字婦道盡矣二在下之婦也四位在上其主家之婦乎方獻夫曰父主教化母主貨財儀刑表帥父道也收藏謹節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父母之道也 一說楊誠齋曰善富家者不宝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為珠玉不豊粟帛而以夫義婦聽為粟帛故六四富而吉吉而大聖人釋之曰四之富非富而富也父子兄弟各順其位不相踰越是謂富矣

此說甚合卦旨宜從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陽剛中正六二柔順中正正位乎外正位乎內是王者身端心誠化于家而內外交正禮教不忒所謂雝雝在宮是也如是則勿用憂恤而天下无不治矣王者之吉

九五尊位故以王言[illegible]感格之義奏假无言王假有廟其義同也家者天下之則[illegible]曰[illegible]家與萃渙有廟同不假則不能有其家也曰假則又无所事閑矣故曰勿恤 舊說五有刑家之德得二內助之賢王者以是徵聘淑女至于其家則君后協德勿恤而桃夭之化成矣吉此聖王得賢妃重后一邊

不可孚威 以成其威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有家者非止能使之順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内
助婦愛其刑家交相為愛乃為假有家之道也
唐
疑菴曰九五正位乎外其家之正不正恒必由我此非一朝可
以蓋其責者實有感假之道焉假之者即以其真愛相感格也惟
我以真愛感彼必以真愛應假道斯大家道斯正矣然則其所謂
嚴者嚴其分也分不定則瀆即有愛何所用乎嚴與愛固相為用
者
一說謂二五同德内外各正故能感假一家交相為愛相愛
合一家言　一說交字以交接言楊止菴曰交者家人交接之常
愛則心相浹洽交貴愛愛以聯交交而不愛則外以名分相接而

内情義不親則家非其家矣何以曰有家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治家之道慎始易令終難上以剛居終是當家道大成之日既
能有孚以篤其恩義又且威如以正其倫理則情意浹洽名分
森嚴家道愈久愈昌矣終吉
一家之人初閑之三節之五假之至上而家道成人心孚矣而賜
渙尊嚴不用威而威儆如恩不掩義情不瀆禮正家久遠之道不
前乎此故曰終吉謂始終皆吉猶云婦到底也　陸庸成曰經
孚便要威者畢竟治家以嚴勝和也然威曰如則德威非作威也
威生于反身反身端則不戒自孚不怒而威矣　一說孚以威无二

孚即是威亦佳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威如也吉乃反身自治言有物而行有恒之謂也豈厲色哉
唐氏曰初家之始故言正家之法上家之終故言正家之本家之
本在身家人之觀望最切毫不可欺反身而觀其所以閑家者皆
其實有諸己為舉家所信故曰有孚孚則閑之自見其行節之自
見其德威自見其可畏即有不肖之心自此潛消矣感假有本
家道所由以正也嚴君之稱以此豈真以嗃嗃若其家人哉
鄭孩如曰威從信而來信從反身而來初之有事於閑也三之不
免於悔未信故也曰厲畏則有之愛則未也嚴於己曰嚴人嚴之
曰威威與厲自不同也九五之交相愛也非昵于情之謂也關雎
之所謂有別而摯者也必相愛交相孚也不閑而閑威在其中矣
上九之終吉以五之道終之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至於終而家
道成矣

睽 ䷥ 離上兌下
睽小事吉
火澤異性中少異志是物理人情皆有乖異之象故名睽夫濟
大事以人心為本人心睽異豈能大有為哉僅可收拾人心維
持國勢圖偷安之小事而吉也
睽就世道說人心乖離也本義不獨曰異而曰乖異蓋主于情之

合而言不徒以迹之不同言也小事吉在濟睽上看所謂補偏
救弊徐以俟人心之自定耳正對不能混一區宇合天下之睽言
耳小謂五陰小事吉柔為卦主也凡卦陽剛為主則可大事睽
柔進乎五其才不能大有為故小事猶可獲吉如蜀先主衆雖弃
離高帝至分崩瓦解三分鼎足亦可偏安一隅也
一說馮文所曰小事吉者言小其事則吉也聖人當天下之睽散
而合之其事非小也特以睽散之時衆志猜疑批窾導郤所值艱
阻以大視之則愈難以小視之則差易故曰小事吉也小其事所
以大其用也初之見惡二之遇巷三之天劓四之交孚五之厥宗
皆小也至上之遇雨則天下之事無不濟其所用者大矣自古豪

傑處於卑小而以安國定衆者何限如平之交勃寔之吊讓子産
之賂伯石仁傑之交二張是也漢之衰何唐之李鄭欲討君側之
惡而過視其事遂令睽散而不可解則無得於易之義者也
易而合旨　全彖重合睽上蓋天下之物不分則分不明分不明
則必相侵奪其合也睽也惟其睽也則分明分明則无爭而情通
其睽也合也故睽之為卦也言乎始之分也惟分可合故當是時
而用以濟之若說而麗明是合睽也柔進上行是合睽也得中應
剛是合睽也不然天地何以叛而合男女何以別而耦萬物何以
分而聚可見惟睽也然後其用可以合而同故曰睽之時用大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
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卦名睽何也觀象于物則火動而上澤動而下物理睽也觀象
于人則二女同居中少異適人道睽也故名睽　衆志既睽亡
一可為何以小事吉哉蓋人君欲濟天下之睽非德非勢非輔
不可也卦德說而麗乎明是內既心氣和平外又善灼事机有
其德矣卦變柔進而上行是才雖柔弱乃上操乎大宝有其勢
矣卦体六五得中而應乎剛是以虛中之誠收賢才之助有其
輔矣夫有三者之善是以當睽之時雖未能肇造區夏猶可延
國祚而係人心小事吉也　然人但知睽之為睽而亦知睽之

為合乎試觀天高地下睽也然天施地生化育之事則同也成
男成女睽也然夫唱婦隨相合之志則通也物以群分睽也然
此感彼應〻求之事則類也可見睽者其靜而別合者其動而
交不睽則无以為合睽固生〻之本化〻之原所以立天地之
大義生人物之萬殊也時用豈不大矣哉
首即火澤之睽而動處見之二女之睽于志見之要知睽者本同
也本同而後異所以為睽
悅而即卑以君言不必以柔進句無君臣言說與明俱重麗者言
和悅之德與明相麗也柔進重進字應剛重應字鄭孩如曰緣不
和悅故睽說者去睽之善道也而麗乎明則不苟說又說之善也

非異以異異以同者也

天下不可以柔主也。則柔不遇。所以睽也。得中應剛睽乃合矣。是以小事吉。
三節推物理之本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曰事同曰志通曰事類。兩者之合而為用也。然兩者之合原于兩者之睽。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時用。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為用也。合在睽之中。不睽則无以為合也。　蘓子瞻曰。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為。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澤合体而性不同。以中有異也。是以君子處世。坦率平易之中。而有特立挺持之節。蓋求同理。不求同俗。求合義。不求合情。亦同中之異也。所謂和而不流群而不黨者。
彖言異中之同。謂天下无物不以兩濟。故睽自有合。異乃所以為同也。象言同中之異。謂天下无事不以獨成。故睽須用合同。乃所以得異也。程敬承曰。明夷晦而明。謂不用明為明。以晦而明也。明在晦中。睽同而異。謂不立異為異。以同而異也。異在同中。蓋君子之同。以理耳。理非苟同。其不同俗處即異也。同而異。自不至乖異不合耳。大凡處睽貴合。必得其所以為同者。而後睽可合。如以異為異。祇終睽耳。韓魏公不分善惡白黑。其不分乃分也。此同而異之謂也。同而異[illegible]合異為同之道。

合旨　程敬承曰。君子以同而異。寔欲合異為同。我有異意人有異疑。且睽矣。是故元夫可孚。惡人亦可見。欲宗可合。曲巷亦可遇。不以異同起見。不以薫見生疑。即暫或見輿見牛見人見豕。終必疑化為信。睽還為合。而遇而矣。此君子所以貴同也。䟽
六爻皆有始睽終合之義。方其睽也。為喪馬為睽孤為有悔為天劓之傷。為張弧之疑。及其合也。為勿逐之復。元夫之遇。為于巷之遇。噬膚之合。為有終。為遇雨。然其後之合者何哉。以六爻能去其乖異而致同焉耳。
將讓溪曰。自古叛亂之禍萌于睽阻。篡弑之罪始于猜嫌。故六爻

深明睽之必合。而誠之不終誣者。所以勸忠也。君子不幸居危疑之地。負睽離之罪。惟有貞信不二。以理自固俟夫天之終定而已。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睽必有合而可濟。初无正應。濟睽无助。宜有悔者。然九四同德。是情非索矣。而道遭相謀。自將協力共濟。悔亡矣。有喪亡勿逐自復之象。然當睽時。同德合矣。惡人之來。亦宜見之。庶可釋其猜嫌也。其中傷而同道濟睽者。不為妬害也。乃得无咎。
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亡之象。初與四本非正應。而同德終必相合。如孫劉二人。原非正應。曹操南下。吳蜀皆危。同心協力以濟之是也。見惡人。是遇而不絕。非往見也。若往見則違勿逐之戒矣。

當睽之時須是有合方好就是惡人也不可峻絕他令彼重其疑
而甚其睽合與為同妙在一見 洪覺山曰心邪而後疑生疑生
而後睽至初剛得正无所睽故悔亡勿逐見惡人皆无疑于其心
之故也行者馬也无應故馬喪見惡人无咎所以為復也
蘊然溪曰易言喪馬勿逐自復也喪者迹之睽復者德之同迹異
而心同故不戒以孚也易言見惡人也惡人雖異于我而其人未
始不同于我也同者同之而異者亦同之則人將我親同者同之
而異者異之則人將我疑然則小人之睽君子豈直小人之過
君子之絕人已甚亦有咎焉耳 有以惡人指四言者程敬承曰
四既稱同德相應何復指為惡人以四主睽為異故也 或曰睽

之時情之疑者解之則愈疑言之悖者辨之則愈悖交之離者強
之則愈離所以流言之禍姬公不辨故自明惠帝之事子房不爭
以口舌故自定况四與初雖句而本應豈能終外我哉交有避
而不可強者寬以待其後迹有避而不可得者款以析其亮處睽
之用微矣 取象陽象在下馬為人所乘而初所應之陽乃在上
而逸則喪馬矣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睽之時正惡人離間傷善之日使拒絕之適以賈禍矣故見之
所以避咎也豈得已哉
同德之合與德之忌也見惡人以避咎正所以附同德之合蓋世

道之有睽皆起于邪正之太分明而好惡之太峻絕耳故于惡人
以見為避不以避為避 避咎免于惡人之見咎也非望其有所
行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與五應君臣之分定矣當睽而為讒間是其咎也故必多方
蹈歷委曲相求或積誠以感其心或負罪以冀其悟如遇主于
巷焉而後明良會合乃為无咎
玩詳必字與乃為字二句一串說合睽之道必能遇主于巷而後
得无咎臣與主睽臣之咎也二柔失位而須中能紬其蹤迹其身
以成吾君故曰遇曰于巷巷者委曲之途也 程敬承曰睽之時

若執殿陛之常禮如何得遇惟投合在尋常軌轍之外則下有遇
巷之臣上豈有亢然難下之君哉厥宗噬膚所自來矣二止曰无
咎者臣盡上應之責也五乃曰有慶者君取下賢之福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遇主于巷求之太殷疑為邪矣然君臣之義不可廢者委曲相
求正道所當然也
巷非遇主之地夫子恐人以委曲為邪故特明之 傳云委曲者
以正道宛轉將就使合耳已非屈己枉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三與上應不幸居二四之間則見二從後援之猶曳其輿也見

從前尼之猶掣其牛也見上生猜疑加以相仇之復又猶其
人天且劓焉然本无是事都事必白空有是疑者疑心釋君臣
終以正合也无初有終
于直質到天且劓皆乖睽之象睽之為睽以有可疑之迹也三
疑地疑橫見生理之所无見之所有而見以為有者終什之以
也故曰无初有終　胡仲虎曰火澤之睽生于動三上之睽
見本无輿曳本无牛掣本无天且劓疑故其見如此耳其見
故无初理本不如此故有終　見者常說謂傍人見之有作
見有作三自見者更作　程敬承曰見輿曳三自見也三欲
以應于上而不勝其猜疑之心徘徊不進若見其如此者疑睽

成見之錮愈疑既而疑亡見什還為婚媾遇剛故也非上之剛三
亦安能以遇而終乎故君子貴剛　取象曰輿曰牛曰人蓋車以
載人牛以引車其人輿中之人指三也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
兌為口而鬚與鼻皆在口上下兌為毀折故有是刑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見輿曳者三居二陽之間處位不當迹可疑也无初有終者邪
不勝正終得與上九之剛相遇也
遇剛遇字着力看剛字見上之與終而三惟善遇所以無初者有
終耳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當睽无應孤矣幸遇初陽乃元善之夫也故勢既相信心
必相信遇元夫而交孚也然當睽時間之者多必危以處之杜
疑防間然後可保其孚而无咎也
主大臣濟睽說遇字與睽字相對全要四去遇他孚所以成其遇
厲所以成其孚　林次崖曰人之相與在无事之時則安常處順而
釁孽无門處有事之秋則變故橫生而風波易起故貴厲則委之
腹心以致其誠悃慎其舉措以杜其嫌疑終合而无咎矣
程敬承曰異我者惡人也計詭而疑二易滋必寬其量以杜其隙
故見則无咎同我者元夫也勢孤而終間易乘必危其心以固其
交故厲乃得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濟睽者四之志而不行者勢之孤也遇元夫交孚而无咎焉則
同心協力濟睽之志行矣
本交孚而來可見大臣而欲濟睽全要以至誠感動　李氏曰情以
疑而相睽惟剛則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于遇元夫而上終于
遇雨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以陰居陽濟睽之才不足宜有悔者而居中應二得賢共濟故
悔可亡然非強合也二本五之宗臣當睽之時五既切于下交
二又篤于遇主厥宗之合信如噬膚之易者以是而往何咎之

有

厥宗以下申言所以悔亡也五柔居尊輔剛德以濟天下之睽故視二曰厥宗二依五為主五親二為宗同心相倚之机一噬即合而入之深者也　潘雪松曰厥宗噬膚所以釋五之疑命決其往也合睽之道去閒與疑五无悔而後往所謂孚以發志也故仲曰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五六當悉往　胡氏曰二五言君臣之睽二言合之難者臣道也五言合之易者君道也故二言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五言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厥宗噬膚則得賢共事天下之睽可濟往不有慶乎

有慶以濟睽言非一人之慶而天下之慶也

趙汝楳曰爻止言何咎象遽許以有慶者睽異之時患不得合耳五能下二必能承五剛柔得合人情可以大同慶譽可以大來豈止何咎而已哉　汝吉曰四言志行大臣者以得人合睽為其志也五言有慶王人者以得人合睽為其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處二體不不孤也然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大明則過察不詳明極則過察多疑睽極則乖戾難合能无睽孤乎故三本不失身于二陽上則疑其污如見豕負塗焉三本无受污之事上則疑其有如載鬼一車焉由是猜疑成怨其先也欲張弧射之矣然而見之者疑也疑之消去後又睽弧不射且知三非我之寇乃我之親由是往而從之群疑盡亡如陰陽之和而雨焉則其睽不孤而吉矣

睽孤是極睽下三句申言其所以睽孤也見豕疑也載鬼疑又甚也至張弧疑極而怨矣脫弧疑漸亡也婚媾疑大亡也至遇雨吉則疑盡亡而睽合矣　三疑而見上猶以人之有傷也上疑而見三以為豕以為鬼矣非人也種種惡業皆由見生迷其後也妄去見匪但人也而又媾也可見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愈疑然疑極必解睽極自有復合之理故三有終而

上遇雨則吉也　取象三至五互坎有豕象弦木為弧本取諸睽上居睽極有張弧說弧之象三兑体澤水有雨象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人情有所疑則睽甚疑則甚睽今成遇雨之吉者由其群疑盡亡故也

一疑无所不疑曰群疑群疑亡要模寫許多疑心一時盡釋景豁然非三之心无可議必能如此哉朱子曰孔子不說象如見豕載鬼等類只說群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　曰群疑疑之深也倘一疑未釋安能成遇雨之吉哉

唐凝菴曰一卦中莫難合者无如三上矣而離明之極群疑盡亡

其旣難合者皆合一卦之睽无不合矣故諸爻皆稱无咎而此則
稱吉。

吳一源曰上九睽最甚者剄之極也何以合之惟其和也天地之
氣和乃雨負塗載鬼之疑和乃什喪馬勿逐和以田之不為蔥見
惡人和以容之不為逸遇于巷和以委曲通之不為枉雖曳且掣
心无間隔雖天且劓心无疾怨終不忘其田之通之容之之道蓋
求合之勢愈難而和其心以善其道者愈至茲道也惟明者得之
故曰說而麗乎明明以出說和之善也柔而中者也五得之以居
上其合睽也若噬膚所以往有慶也

蹇䷦艮下坎上　解䷧坎下震上

程敬承曰蹇解俱從坎生而坎下有艮止而不前故為蹇坎上有
震動而能出故為解蹇但可來不可往解則來往皆吉而利西南
均為者取致養意

陸庸成曰蹇莫先于己故反身修德解莫先于民故赦過宥罪

蹇䷦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艮下坎上是險而止是世難方殷不可輕進故為蹇夫蹇固難
進矣豈終止而不思以濟之乎但貴得其地得其人得其道蹇
无不濟故往西南之平易則居天府都上游進退有據而利矣
若往東北則英雄无用武之地何利也是擇地固濟蹇之基也

大人宜指九五方應爻合上六也

又必見德望謀猷之大人賢之以匡不逮乃利也是擇人又濟
蹇之助也又必正道行之濟世安民而行不義殺不辜皆所不
為則天下歸心而吉也是秉正又濟蹇之本也

本義見險而止與彖傳能止不同蓋此以時勢言彼以所能言西
南東北以勢之順逆言非必拘拘于西南東北也見大人指在下
之大人伊呂之徒是也貞者仁義之師湯武之征是也

漢先主據荊州任孔明而信義愈明于顛沛是也　陸君啓曰坎
北方艮東北方在艮坎之中豈有吉理故反其類變其義而以坎
一陽為八坤体此在東北而思西南之利也坤之東北喪朋此處
西南而知東北之喪也卦以九三艮止成義而濟蹇之主方在大

蹇之中出險至上六而始濟則盡脫東北險地矣蹇與解皆言利
西南可以想見其義　一說以九五為主利西南以得朋言蘊然
溪曰蹇解二卦當以坤卦詞明之天下大難非一人所能獨濟者
坤曰西南得朋是有同心協力之人故不難於濟蹇且坎而退入
於艮則大難未平坎而上進於坤則大難可出矣彖曰往得中指
九五言九五以中居上為人心所歸其詞曰大蹇朋來此正得朋
之利也利見大人者當蹇之時君固急於求士而士尤急於自効
所謂擇臣臣亦擇君也利貞者上以正而收人心下以正而佈
公道由是朝廷正邦人莫不一於正而亂者治險者夷矣

〔全彖合旨〕陸庸成曰蹇以止為智非不往也止之中時用出焉

置身于事外而居静以觀動乃可以審衰旺之形决從違之準度張弛之畧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
全彖舊說以首節見險能止示處險之道以二節有功正邦示濟險之道見險是未入險中知幾而止宜止也下是身當其任宜求濟之道豈宜止也如此似分為二項矣看來二節總是一意俱作濟險言能止與時用要看得合一、利西南見大人貞吉正是他能止處謂止于其地止于其人止于其道也正是他知處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卦名蹇者險難之義也卦德坎險艮止是有險在前見險而能止也故為蹇也此非識時務者不能知矣哉 然欲往而濟之必有道矣如所謂利西南者以四往居五而得中是據形勝可以恢復也故利也不利東北者以四退入艮而不進是陷于險阻而地窮力屈也故不利也利見大人者以五誠賢豪往而資之當有翊運之功也又曰貞吉者以五爻當位有得正之義正則无不吉矣是當蹇時而掃除亂畧削平僭偽者一出于正則紀綱振而反側消邦自此正矣此貞所以吉也 形勢一輔佐一名義三資倫而後可以濟險蹇時之用豈不大哉
首節身當世難曰險在前迫近之意止非安坐以觀其難鎮定不躁進也惟能止方能漸濟加一能字所以贊其智影述曰止者退而反身之意見險而能止謂陽本務進能與時而止也斯其所以為智智者艮之光也
一節程紀曰見險而止為知而六爻皆言往蹇但見其可來決不可往也然卦復言利西南利見大人若必有所往者何蓋往而有險不可往也往而得中往而有功亦不可往耶陽進居五西南之地得中所在當止之所也舍此不往而退入于艮之東北則陷于險而其道窮矣益見往西南之為利也大人者五也貞者正也五以當位居正而是五爻者為之各得其正故正邦也一正身而可以正邦此謂貞吉此往見大人所以有功也當蹇之時土宇分割

僭偽比肩邦之不正甚矣亟英雄首事而倡大義持大信以凝人心收人望則反側可安混一可圖故能正邦 趙汝楳曰冒險以前固有陷溺之憂倘以知止而遂安焉不求濟險之方則終不能出險其與陷溺者等爾九五往得中上六往有功君臣德合協心以圖濟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而天下罔有不一于正聖人之用蹇其大有如此哉時用無上三字時用與時義別時義者言時應有的道理時用者這時應有的方法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發險難行蹇之象也君子以行有不得身之蹇也德之不修實致之故反身以修德焉或點檢愆慮或省察躬行使

以五為

取象

德孚于人行无不得所以濟吾身之蹇也

程敬承曰反者往之對也大凡前面行不去未有不對而反轉者反非却步也還反此身何故受蹇把生平盡行檢點把生平不到處盡行到則必使此身於完之德不有一毫欠壞是謂反身修德修則在在可行矣　所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蹇斯濟矣　取象 反身取艮之背修德取坎之心艮遇坎為蹇反身背坎便遇震漸向西南有出頭之路矣象之反即爻之所謂來也未譽來反來連來碩皆不在北而與坎爭來而向西南矣

六爻合旨　丘行可曰蹇難也詳六爻之義則處蹇者五也五在坎中需衆爻以出險故大蹇朋来蹇其蹇者二也二與五應與君同患難者故王臣蹇蹇餘四爻雖亦處蹇以不任濟蹇之責是以喜来而悪往故爻以往来為辭然諸爻中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難以與五非近非應不能從五惟反而就二則可與同往而濟君之蹇故爻言其来反而象以内喜言二亦喜三之来也在四而言来連者比三也故象稱其當位實在上而言来碩者應三也故象稱其志在内蓋當蹇之五方待三之来者也三来則衆爻俱来而蹇可濟矣獨初六才柔位卑未能有為故以来譽勉之此六爻大旨也　李九我曰當蹇之時見險而止者時也不容終止者義也五為君得人以濟二為臣致身以濟三之反賴柔以濟四之連賴剛以濟上之見而碩從君以濟初非其時待時以濟大丈夫本

當蹇之時一卦六爻之義足以應用是善用易也非以見險而止已也

初六往蹇來譽

處險而能止為智初當大難方殷往以濟之不陷于險乎惟来而不往則得明哲保身之譽矣

處難之始居止之初是能見險而止見險不往即是来而得譽唐凝菴曰下三爻皆以止為知譽獨歸初者初在見險之始當止即止故也　李陰山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豈是之謂往蹇来譽與夫嚴富貴而蹈危机以致名位俱失為後代揣笑者有間哉

取象　往以坎言来以艮言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往蹇来譽者非謂終于不往謂宜待時而往也使終于此何譽之有

待字極有味從來碩大之功皆從待来若遽以陷于險何益哉

蘇氏曰玩宜待之詞可見聖人无一日不欲濟天下渭水垂綸南陽高臥豈非待時而動者乎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柔順中正精忠之臣也正應在上方在蹇中是當主憂臣辱之日不避艱險蹇而又蹇以求濟之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者豈為其身之故哉
提出王臣二字便見身任國事不容他諉者蹇蹇猶言坎坎也二
艮体原不在險因以其君之蹇為蹇則蚤其所以濟險之道而夙
夜靡寧志將捐軀以殉之豈知有躬哉不言往来者不以往来二
其心也 楊誠齋曰諸爻皆不許其往惟二五不言者二為王者
之大臣五猶大君之正位俟不往以濟誰當其任乎 取象坎互
坎蹇蹇象匪躬艮其背不獲其身之象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王臣蹇蹇其事之濟不濟未可知即使不濟而忠貞一念已无
愧于天下矣何尤之有

聖人恐人以成敗論人故以終无尤三字慰之所謂論是非不論
利害 程子曰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蓋也非曰
事已不濟特恕其才而不尤之
九三往蹇来反
三當國家大難之衝往而濟險則獨力難成盍以蹇耳惟反就
二陰與之戮力共濟可也
易逐曰二在內卦應五為王臣方蹇其蹇志濟時艱豈一手一足
之所能內卦惟三為剛明有濟蹇之才二故欲附之以求濟因其
欲附而反就之相依有為自不陷于險矣
象曰往蹇来反內喜之也

往蹇来反者豈獨合我內之二陰喜得陽助此来反所以安也
陰柔不能自立故利于從陽內喜者非但喜其来亦悅因之以得
往也 程敬承曰若云来反只安于故位耳六四何以曰連三合力
以濟 唐凝菴曰三本成卦之主故內之喜之三四之連之三上
之志志三三信解難之人哉然則三之反非忘五也有待而進止
之所以為知也
六四往蹇来連
四以陰柔當國家之難才弱難濟往則陷于蹇耳惟下連九三
資其才力庶乎有濟
連者連之以進也如許遠當祿山之亂必資張巡之謀是也 取

象四在互離之中于上下二陽兩麗之有連象
象曰往蹇来連當位實也
蹇非剛不濟往蹇来連者以九三剛當其位實有濟險之才也
當位不重實實字陽實陰虛且易之為義以得陽為實以失陽為
虛如剛剛不當皆失實者无陽故耳
陰庸成曰凡陽主才陰主謀故陽必就陰恐恃才而妄也陰必連
陽恐徒謀而无能為也
諸理齋曰三四俱作在位臣說人臣濟國家之難太剛不可太柔
不可九三太剛也反就二陰剛之資乎柔也故不陷于險六四太
柔也連于九三柔之資乎剛也故可濟乎險三止不陷于險者以

張說更合卦旨

其附陰也、四可濟乎險者、以其從陽也。

九五大蹇朋来

五為蹇主、乃國歩艱難、社稷傾危、非常之蹇也、故為大蹇、幸其居尊而剛健中正、則位望既足號召、信義又足招徠、而朋皆来助之、凡智者獻謀、勇者效力、而蹇濟矣、

大蹇者、獨在蹇中以當世難、天下之蹇皆其蹇也、朋来者、朋自外来、不但蹇蹇者效忠、而凡来誉来反来連、皆景從矣、 鄭剛中曰、諸爻皆以来為言、與朋来之来異、諸爻之来、自外反内也、朋来之来、自下趨五也、夫同德為朋、偕之往而蹇也、以時未有任大蹇者至、是蹈險難輻輳而来。

有以朋偕六二合衆朋而来、曰朋来即所謂利見大人也、 張中溪曰、九五以陽剛而陷坎中、是道大授艱於朕身矣、豈小蹇也哉、斯時也、正望群賢之来出其險以救其禍、幸六二為之正應、能朋合来誉来反来連来碩之才、同心協力、共濟國家之難、苟非二居下體之中、能盡匪躬之節、又安能朋合衆賢於下而来哉、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節也、

五何以致朋来哉、以有中德、是顛蹶困踣、而信義愈明、所以鼓豪傑之從也、

中即中德也、以其在蹇、能守故曰節、 洪覺山曰、不言中道而言中節者、遭大棘艱、非有剛貞之節、未有不畏難而中阻者、故中節朋来之由也、 鄭氏曰、節是氣節〻操之節、站定不却、十分堅硬是中節、廢二五君臣當天下之任、不可更諉其責于人、才智之人視之以為進止、畏難蓄縮、豪傑解体矣、故二五不言往蹇、 陸庸成曰、坤曰西南得朋、蹇之利西南以五為義、故曰朋来、解以四為義、故曰朋至、朋来者、自非中德之操持在險愈堅、而豪傑何以嚮應若此、上所以奏碩功而利見也、 五之中節、群賢景慕、止曰朋来、君臣之分未定也、尚在險中故耳。

上六往蹇来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蹇極将濟矣、苟不附濟蹇之君事之、往猶蹇耳、惟来就九五、合朋来以共濟、則有碩大之功而吉、何也、九五德位無隆之

大人也、見之則撥亂反正之猷、獲伸于中節之君、而利矣、所以碩而吉也、

此爻如張良之從沛公、鄧禹之從光武也、 趙氏曰、蹇之道阨塞窮蹙、上當出蹇之時、得陽剛之助、阨塞者解、窮蹙者紓、有碩大之象、故云来碩吉、一卦惟上六為吉者、上應三、比五、居坎之上、卦之外、蓋蹇極而通矣、 利見大人、即明来碩之意、彖曰利見大人貞吉、此爻得之、

象曰往蹇来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往蹇来碩者、以其志在大君、而思以效其忠也、利見大人者、以九五居尊貴者也、從之以示天下之有尊、非徒以德之故也、

一說志在內謂以安民為念從貴無險往言亦通

周易會通卷之六

解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居險能動不陷于險且出乎險矣故為解夫大難方解民初安培理宜平易安靜以培養之故必剔除煩苛休養安息務為平易之政而西南乃為利也如其亂流盡殄无所往惟當偃武修文來復其所而安靜則國家安于无事而又安矣吉若遺孽猶存有所[illegible]當早往早復不可久為煩擾則國家不苦多事而蒙福矣吉此西南所以利也

以治道言利西南取平易也无所往有攸往正是利西南處蓋解則无所往矣復之為言對有所往之時而言也若尚有所往非夙不可有攸往而不夙則難深而不可解矣兩吉字總是安養天下意　孫質菴曰夙字就是來復蓋靜而能處之以靜固為安止其所動而即歸於靜亦為來復其所本義兩若字是未定語猶解後時事何如　陸庸成曰欲出蹇則利用動以解之既解則利用靜以綏之故取西南致養之義所以培植關脉維持元氣也賴震兌者賴坤以安坤靜也　紀聞曰蹇未解且利西南既解可知矣蹇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蹇方止于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既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　取象蹇九五往居上今來居三故无所往其來復吉蹇九三為艮止之數今往居

其体震動為往故有攸往夙吉上下二卦皆以陽為主惟陽能解乎險也

彖合旨 全彖重時字首二節人君因時而解民難末節造化因時而解物難可見君之解民與造化之解物一耳人君當法天行解也 時說云人君解民之難主于靜造化解物之難主于動有来復頭說險以動又云動而免乎險下面二往字俱動也似分動靜者非

李隆山曰解者屯蹇之反也蹇止于險下不若屯動于險中屯動于險中又不若解動乎險外也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擾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来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卦何以名解也蓋蹇雖見險而止然險在前也不可言解也雖動乎險中猶未出險也未可言解此則居險能動以能免乎險矣故為解 既解矣民命方穌正不欲為苛擾故辭曰利西南者以卦變四入坤体坤為平易之地而卦畫數多又衆之象是所為平易近民以必歸之往得衆也西南所以利也又曰其来復吉者卦變九二得中是與時休息无好大喜功之心所以来復得吉也又曰有攸往夙吉者惟以得中而往則制勝之謀以完可成安集之功所以早往早復而得吉也 是解之道也即天地之道也隆冬之時天地閉塞及二氣解散然後相薄為雷相和為雨雷雨交作矣雷雨既作則動之潤之凡百果草木枯者以暢甲者以拆所謂二氣發舒而庶物露生天地所以成化工者此解也解固以其時矣向使時至不解則氣凝不散物閉不遂萬物亦幾乎息解之時大矣哉

首節重一免字洪覺山曰蹇以能止而稱智解以能動而出險此其義若相悖不知能止者方能動止而動乃為慎動以而止乃稱能止

二節往即動也西南坤地也来復二也惟无往故可往惟来復而

得中故可往而利西南 蘇子瞻曰在難而思解處安而惡擾者物之情也方其在難我往則得衆故利西南及无難我往則害物故来復吉 易述曰来復之吉不止安靜須是整頓紀綱法度皆復振舊若蹇難已平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因循苟且又兆險難之萌凶之自也故須来復乃吉乃為得中解者解其遺患餘孼之未盡除者也除惡不盡則易滋故有所往夙吉夙者朝而不暮也謂斂疾決斷不移時而定亦不二往也 往即本此中以往夙亦得中之為也有功在夙上見往有功即上文得衆也得衆故有功往西南則得衆有功所以早吉也 方伯雨曰方其險之未解也凡往皆蹇凡来皆吉但可以来不可以往及其既解也不但

安知赦宥
乃非解時
非可當

其來復吉雖往亦夙吉故曰往得衆又曰往有功
未節天地解摠不外乎時時之所極雖欲不解而不可得也天地
非解无以運其心百姓非解无以遂其生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
者法天道行寛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于昆虫草木乃順解之時
與天地合德也 任開曰剥之碩果不食藏天地生物之仁解之
甲折發天地生物之仁天地解心也雷雨作氣也皆甲折形也解
之雨即屯之雲坎在上則為雲澤未及物也屯也坎在下則為雨
澤已及物也解也甲者始出未申也折則萬物出乎震矣解言時
不言用其用已顕矣甲折二字不平謂甲者折也萌芽為甲開展
為折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交作物難解矣解之象也君子于民猶天地于物故過則
赦而不問罪則宥以從輕所以体天生物之仁解斯民于法網
之密也
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中有赦宥也赦釋之也
宥寛之也 蔡虚齋曰赦過宥罪仁也過則直赦之罪則宥而不
赦是仁之中栽以義也 陸庸成曰雷合于電所以折獄致刑秋
令也雷合於雨則以赦過宥罪行春令也過與罪不是民之難然
當患難之時天下大亂民生易入于罪故特加赦宥是王者所以
播解澤而昭蘇萬民者也 丘瓊山曰當承平之世赦不可有
則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處危疑之時赦不可无則反側不安
而禍難不解
六爻合旨 陸庸成曰解則險已盡平矣而不知天下佞至險未
解者方且高張于君側尤且援引于典位此非彼往之所能挽功
也則小人是已狐者小人之大拇者小人之賤隼者小人之魁負
乘者小人之僭三狐不獲則中直不來拇不絶則朋不至小人不
退則君子解之道未盡負乘之隼不射去則悖亂无已而寇戎
无窮日矣夫卦利于靜而自二以上皆用動者以解小人固无妨
于來復也當解之時百姓之罪過可原而小人之奸惡難恕 程
敬承曰解難之散也天下之難皆小人致之故解難亦自小人解

之我未嘗有因循姑待之意即是早往然第獲其首惡而止而未
嘗旁搜連黨治之即是早復究也悖解而國家无復有作難者世界
何等安靜即是利西南勿謂赦過宥罪與屏邪逐奸有二道也
李九我曰初六所以解難也二四五上君子之解小人也三則小
人之見解於君子者也
初六无咎
人臣當理于大亂之餘不可多事激變亦不可因循養亂初以
柔居剛是沉潛以明作以德澤煦育之未始不以法度整齊
之既不太煩又不過寬何咎之有
解利西南分明以柔道致治傾難之方解雖貴安靜而解後人心

此說以无爲ヽ无咎與前說異

渙散不可不一振作之以醜廢弛之禍初六以柔應剛則不撓亦不弛所以无咎　一說解之六爻多言去小人初何以不言也在下无事无所可解而已又以剛柔之際自爲君子有不待于解者故不言其所爲而曰无咎詞簡以示意也以无爲ヽ得也亦以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過剛則生事過柔則廢事能无咎乎初柔而濟之以剛寬而能猛義當不生亂而廢事也

重柔得際乎剛際求也以陰居陽以陽應陰皆中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九二剛中秉道嫉邪之君子也故當群陰用事之日爲能屏去邪媚則善類集而得中直之士矣有田獲三狐得黄矢之象此人臣之正道所以清朝廷而安天下者也吉

九二六五所任以解險者陽剛之才處得其中剛足制柔中足正枉以此解險何險不除故曰田獲三狐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獲去之也　潘雪松曰陰多黨類隱伏而善疑蹇難既解陽來復中其道在開群陰而使之胥化所謂利西南者正在于此九二蓋用太二之朋亡以消小人朋比之私用豫四之勿疑以釋群邪疑惑之情也三爲成數擧三言之捜獲備盡之意夫小人在君側君子固未有能得志者三狐獲則中直得矣　取象二于地稱爲九家易坎爲狐黄中色矢直物陽剛中直黄矢象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貞吉者以其居下之中秉心大公而得取舍之宜蓋吾心之邪媚既去故能去小人之邪媚吾心之中直常存故能用君子之中直所以貞而吉也

好惡不偏爲中擧措得當爲正有此中斯有此正也得中直者得在人得中道者得在己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陰不中正居下之上是无德而竊據高位者雖得必失不猶小人宜負而反乘車處非其分必致寇至乎雖傾于朝而正

也亦可羞也

此竊位之小人所當解者難之未解顛倒混淆小人容有冒濫爵祿者既解則公道昭明人皆得執之以爲詞矣且实致实宜玩心人明知不容而恬然不顧者恃已之爵祿出自朝廷也貞吝之戒愧其心而使之去耳不能自解此上六射之也此貞吝與晋之九四貞吝同　取象坎輿象亦寇象潘雪松曰解者陽解陰也九二來復得中初居其下而得无咎六三陰柔位乎其上負四乘三爲負且乘象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位以詔德負而且乘則德不稱位亦可醜也以此致戎乃自我

耳、安歸咎乎、
亦可醜言、就不見奪、還為識者所鄙、又誰咎言、无所歸咎、深明位
之奪非奪自我奪自我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九四大臣而與初應、非其人矣、幸其剛而能解、故為四計、若能
絶去比昵、解去爾之拇焉、則僞朋一去、真朋自來而相孚矣、何
患同寅之无人哉、
斯孚重看本義、若能孚則孚、緊緊相應、拇足大指、初象而微也、不
徒曰拇而曰而拇、見其為四之所親也、私情之交、未免有所繫累、
必解之使去、而後同類之朋始相信不疑、以成解難之功、傳曰、必

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于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
至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解而拇者、以九四不當位而應、所謂私情之交、理所當解者也、
時說不當位兼初與四言、看來宜專指四說、程敬承曰、未當位謂
九四失位不正、而下應初、故初得附之、為其拇也、若當位、履正即
以為邪媚之身、不得附之矣、　故解而拇者、欲斷之以大義、而不
係于私交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五當君位、而與三陰同類、是人君御邇小人、惟有解去而已、一

解之外无他術也、此誠民社之福也、吉、然庸君世主每外迫公
議而內牽姑息、必以小人之退驗之、既退而後能為解、若曰、吾
解小人、而小人在側、豈解之實乎、
君子指人君、人君與小人同事、害不可言、惟有解去一著、維者有
大義、獨斷意、言字緊緊串講、曰有孚者、恐五未必能解耳、　立行
可曰、小人情狀最不一、狐以言其幻媚、隼以言其鷙害、拇以言其
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諸爻已極形容矣、此復明以小人斥之、
盖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患不能解耳、苟君子有解、小人自退矣、何難去哉、

此夫子又為易易之辭、散動之使必解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三以小人據高位、猶隼在墉上也、上六當公孤之任、用解而除
之、一舉而元兇就擒、猶射隼于高墉而獲之焉、天下民生之福
也、何不利之有、
上六位上、則爵尊、其象公、位正、則器成、其用弓矢、易述曰、解至上
六、極矣、无所不解矣、負乘小人猶擁高位、上六居動之極、當解之
成、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獲之无不利、至上六、然後射隼、便見其
藏器待時久矣、　取象傳曰、墉內外之限也、害若在內、則是未解
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

三居内外卦之間故有此象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蠹國害民悖也公用射隼以除悖耳豈私悪哉

悖亂也至解終而猶有未解者悖之甚也名之以悖所以著其罪之不容不解耳　彭山曰當解之時至于六五已能化小人為君子矣然或有悖者國之讒慝民之雄鷙也則公為射而獲之隼獲而君子攸寧小人攸庇无不利焉解之盡也射善示人以正于力不勞而風在其中矣言隼則亦治其首悪之意也

損䷨兌下艮上 益䷩震下巽上

陸庸成曰聖人心乎為民故損以損民得名益以益民得名究也君亦與焉故曰其道上行曰其道大光然損之利有攸往也必有孚而元吉无咎可貞僅乃得之益則无往不利非獨處常即渉亦利焉聖人之貴益不貴損也但无損不成益故損先

沈徳培曰損益弗是兩項能懲忿自然能迁改忿欲便是過懲窒便是改能改便是迁所以損稱與時偕行益亦稱與時偕行損益盛衰之始夫非時之所為而何也損稱有孚元吉益亦稱有孚恵心勿問元吉總之皆孚誠所貫耳損爻稱或益之不損益之益爻稱或撃之莫益之曾何判然兩截哉

胡仲虎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否太為損益咸男女之交変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変而益則交咸者夫婦之情之感也極必損恒者夫婦之道之久也極必益然損三益上為損初二上而為四五者不謂損四益初為益上五下而為三二不謂益在下卦之下民也下之上寡可損下之下為民不可損也故損象曰損下益上而不言損民益象曰損上益下民悦无疆則其為益民可知矣

損䷨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卦体損剛益柔卦象損澤益山皆剥民奉君之象然民貧則君不能獨富上下俱損矣故為損夫損乃出于常賦之外非有國宜行也顧所損何如耳必迫于時事无可奈何以實不得已之心行取民之法而不妄損是為有孚則人諒其心樂為輸而事易濟其道為元吉况有名而歛有藝于義為无咎且此法不獨行于一時可為萬世權宜之術不可貞乎不獨施于一方可為天下通行之準不利攸往乎

損益二卦総就下言聖人不以損上為損而以損下為損不以益上為益而以益下為益蓋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富藏于民而藏于國此聖人命名意也惟正之供不謂之損斷然有大変故亢[illegible]車用度不足不免于常賦外有所科斂於謂之損蓋不得已之卦也損本拂人情之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无過未必可固守求必可攸往惟損所當損于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其應可如此耳

一說可貞不是可為常法只因損之時法令无常名色屢更貞固乃屢得盡善了尤特得貞固毋為朝更夕改數々變易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然當損時何以用財也以不得已取之必以不得已用之雖二簋之薄亦用享神夫國之大事在祀而時詘不可舉贏此且可損況其他乎

此舉事之至重者以例其餘也重用字 程敬承曰損何以云有孚也去浮存約其實念也始而權損之宜則存一不忍多取之心而下孚于民既而酌損之用則存一不忍多費之心而上孚于神是故四者之應々其孚也二簋之享々其孚也行損以孚二簋至薄猶可用享所謂貞者貞此攸往之利亦利此

一說有孚不以不得已加賦言就儉德上說凡所減省皆出于實心元吉追古道之隆无咎无不節之嗟可貞儉可常行利往儉可通行享以簋即損所當損也二簋可損即有孚之貞也舉祭祀而天下之用可知矣蘇氏曰有孚以下示人君深自抑損不必于損下以益上也蓋國家之損非經費不足之為害而欲心侈靡之為害有孚者損過以就中損文以就質惟以貞誠惻悃為天下先而已二簋用享正是有孚苟有明信即天地可動鬼神可格而繁文縟節无所用之又何以損下益上為哉

全彖合旨　全彖重時字其道々字即所謂時也有孚即與時偕行之義也三提時字總見損道不可輕用耳 唐凝菴曰損之名由有餘而起益之名自不足而生損有餘所以補不足也是乃理之正事之宜也時也時之所在即道也如損下之剛益上之柔惟下為全剛上為全柔此時剛過于有餘柔過于不足故損下之三益上之上耳過此則不可損矣故欲有損必酌其時之盈虛而與之偕行時當損則損時不當損則弗損可也下本不堪損苟復失其時損所不當損益所不必益安能元吉无咎可貞利往哉反復言之總見下之不可輕損也

彖曰損々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卦名損者卦体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是損下益上剝民奉君也孰知剝民即以自剝矣下損上亦損矣損之道上行也所以為損　辭曰有孚云々者損而有孚乃得四者之應矣又曰曷之云々享者豈常典哉禮以時為大二簋之用惟當損時則然耳且是時也非獨享祀然也觀之卦象損剛以益柔者非他也時當損則陽不能常伸時當益則陰不能常屈也觀之物理損盈以益虛者非他也時不可終盈未幾而損隨之時不可終虛未幾而益隨之也卦畫物理皆不能外時損益矣況用享可遠乎

看損益二句合脈

首節道者損之道不可說利歸于上。

二節陸氏曰文王發損之理孔子明損之用故去去无吉无咎諸語而直解二簋一語又因二簋及卦彖之時而嘆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妙。　洪覺山曰有孚以下彖詞備矣夫子何以不釋止加一而字于其上也損非人情所欲故以而字見義使人知必本于有孚而後其善可盡二簋可用享有孚之義也應字要看謂與其時相應也非其時則不可矣言二簋則其他可知言用享則自奉可知損下以益上損民以奉君豈人君所得已哉下二段正發明時字之義損剛益柔在卦畫上說損益盈虛二句舊解泛論物理與上文卦彖相對馮厚齋則謂復釋損剛益柔之義此說為是蓋上文止從損益處指出時字不曾指出時的緣故示人故此處又點出盈虛二字見得盈者所以致損虛者所以受益皆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與者故曰與時偕行上文語意重時字此處語意重偕行字　有以損益盈虛作四項看者不可從若以有孚作儉德說則二簋應有時時字作末世浮靡之時聖人憂時之敝而不從也故二簋用享其即禮奢寧儉隱然太古之思乎游讓溪曰聖人之大用有損有益有盈有虛皆因乎時而已商繼夏周繼商俗奢示儉儉示禮有餘者收之不足者散之其所損益何莫非時哉。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損深益高損之象也君子以損吾心之所當損莫于忿懲之不為血氣所使于慾窒之不為外物所誘此心學所當損者

懲窒工夫俱在心源上理會非待既發既熾而後克也禁于未發之謂懲人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忿觸之欲誘之豈其性哉忌怒觀理大公順應皆懲忿之學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皆窒欲之學　懲治也忿者惡心生而易僻也窒遏也慾者愛心生而易溺也顏子不遷不二是也　程敬承曰致中致和戒慎恐懼皆是先時功夫

六爻合旨　唐凝菴曰損益一時事也今卦獨先言損而後言益者以見凡有所損皆為有益而損未嘗損也是故初言酌損四言損疾二爻上爻皆言弗損益之三則實損剛以益上九之柔然三復得友雖損亦弗損雖損之而反有益雖損之而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則雖曰損可也曰弗損亦可也曰損之而有益亦可也是可知損之道矣故以損卦先焉

李九我曰損者損下益上也下卦當損則遄往之勤勞勛彰矣利貞之守節義植矣三人之損朋黨杜矣何也求有益于吾君吾國也上卦得益則損疾之喜資直諫也十朋之龜屈群策也弗損之益蓋休澤也何也君受益于臣而民亦資益于君也

陸庸成曰損益聖人所以定賦中邦也說言損繼之以益損有四善惟孚者得之然自非懲忿窒慾之主必不能虛中以受天下之

益而損之道上行矣夫損下取民而損益十二爻中未有言及財賦者獨益之上九甫求益而凶立至聖人之不言有无如此

洪覺山曰純乾過剛純坤過柔損剛益柔而後六爻得中是以善也是故剛已損矣其諸陽爻之益人也則欲其弗損〻則不及柔待益矣其諸陰爻之求益也則欲其自損〻則致中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當損時上應六四之陰救正之責在我矣于是已吾私家之事速往益之以去陰柔之疾而補其不逮則臣責已塞可无咎矣然居下益上分隔情疎又必酌量淺深而後因事納忠可也

已事非己進修之事只是速往益上有公爾忘私之意就使莫要于己之事亦且已之而速往以益上也酌損之正教以益之之道全在酌從時酌之從无咎矣非交淺言深之意亦非不可則止之說只是損所當損便是酌 大抵損所當損是損卦最緊關意思爻以損所當損為孚故薄禮可以享神酌其可薄而薄也爻以損所當損為中故遄往可以益上酌其可遄而遄也

程敬承曰損益兩卦初爻皆九皆與六四為應皆抱陽剛之才足以益上者但損初益自下施則當量其所受而往遄恐其過剛而非中故須酌損戒其銳也益初益自下受則當降其所報而任重恐其好動而非分故須元吉防其過也

酌字在遄字上生來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已事遄往者以四之志正欲損己疾而求助于初〻與之合何嫌遄哉志苟不合不可往矣

尚指六四合志者四求初也是上與我合志不是我之志與上合也 爻有酌損之說聖人慮觀望者有所藉口而不往也故以上合志激之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剛中自守不肯妄進者也故利于守貞以高不仕之心往則非貞矣降志辱身而凶矣且君子豈必身出而後益哉弗損所守之貞則清風高節足以廉頑立懦其益上大矣何必以征取凶耶

程敬承曰彖傳損益有時初之時可往故以遄損為益二之時不可征故以弗損為益夫二何以不可征也剛中也既中而又自損以徙益上則反為不及適足以損之而已故征則凶而貞則利不征即貞也貞即剛中之宗也守不損則于己无損自于人有益否則自失其剛中何以益上之柔中乎此不損之益〻之大者也

蘇子瞻曰兌之三爻未有不以益上為志者初九迹與心合故曰尚合志也九二則其心向之而已故曰中以為志夫以損己者益人則其益止于所損以无損于己者益人則其益无方故損之六三益之六四皆以損己者益人損之九二益之六五皆以无損于己者益人以其无損于己故受其益者皆獲十朋之龜也 一說

有作臣道說者亦可

以臣道言，五本陰柔之君，二以剛中之臣應之，是能正色立朝，抗節致忠，所利在貞也。所利在貞，則不待有所損，若征則不守其剛貞，以奉說主，適足以損之而已。弗損即貞，益之即利也。蓋直節之臣，朝廷之福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九二利貞者，以其剛中而以中德為志，故利貞而不妄進也。推原所以利貞之故，既曰中，則何所容損。所以弗損益之。初以剛居剛，故宜酌損，亦欲其得中耳。

陸庸成曰，夫彈己之剛正以補陰柔之主，則以損為益，故往欲遏

守己之剛中，以裨虛中之君，則以弗損為益。故貞則凶，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于浮沉，皆損其剛者也。二、五君臣，分體征則凶說行之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三一爻，卦所以為損者，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上六下，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是同類相與，或有異己者參之，必損去出異己者，而後同道相益，同心共濟矣。此致一之道也。

四句疊疊相承，三而損一，兩也；一而得友，亦兩也。三兩字不必拘。兩者道義之交乎，三者倫類之非偶。道義交乎，則雖千百其朋，不知為兩；倫類非偶，則雖比肩相與，不失為三。

胡雲峰曰，損因三而成，故必損六三，然後陰陽各以兩而相資。六三損，則三于上為得友，上于三為得臣，三與上為兩。九二利貞，六五元吉，二與五為兩。初尚合志，四亦可喜，初與四為兩。天地男女之義，不過乎兩，故爻詞曰三則疑也。此損之有孚而大善者也。損由六三得名，故爻詞極論損之精義。上九受損之補者也，故爻詞極論損之成效。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損一人而使之行者，蓋恐三則雜而亂，勢必相疑，故去之而後能合兩成一也。

疑者疑忌之疑。程敬承曰，損之六三，益上用損道，在去異致同以

祛疑，祛則合兩成一，而益及于人。益之六三，上益用凶道，在誠心勵行以通信，通則轉危為安，而益歸于己。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大臣，有陰柔之疾者，能取初九之陽剛益己，以自損其疾焉。然克治不勇，可乎？使因初之遄往于我，亦遄從，則有自新之喜，无終遠之咎矣。

此大臣取人為善說。損其疾，非初損四之疾，乃四因初之益，自損其疾也。使遄者，誰使之，初之遄往，使之也。若四自能遄，則无待初往矣。

楊氏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偏乎剛者，恣之疾也；偏乎柔者，慾之疾也。四之疾全在柔，以初九之剛益之，則其疾

損而有喜矣陰柔之弊嘗失之緩故遄乃无咎 陸庸成曰初之
益上莫如損上之疾猶恐其緩也故利用遄然初遄于為人酒酌
其往不若使四之自遄于為已瘳厥疾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疾固憂之損則可喜夫无疾固可喜也四賴人損之同歸无疾
亦可喜也
亦者自其有疾得損而言也夫子見諱疾忌醫者多故以亦可喜
歆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中順居尊虛心以應九二之剛是人君虛懷自損以賢才

為寶也以故豪傑景從賢者獻德能者獻才為或益之十朋之
龜弗克違焉則群策畢舉可以迓天休綿國祚矣元吉
此人君得賢成治者不必以財賦貢獻說或者不期而至之謂人
君之益莫大于得賢故楚書以善人為寶齊威以四臣為寶十朋
之龜信非賢人不足當之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賢人明能燭幾
決疑或益十朋之龜言得衆賢之助也程敬承曰四以初之損而
益益知其所自來五以二之弗損而益益有不知其自來者故曰
或蘇紫溪曰咸曰君子以虛受人有不受則有所違无不受則何
違之有 質卿曰上宇版章之益益之昭昭之中其益也人可見
益之小也慧知明通之益益之默默之中其益也不可見益之大

也故六五之吉為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元吉者由其虛中尚賢之德克享天心而自天祐也不然
益豈倖致乎
質卿曰益必有所自五之元吉為或益之意者自上祐乎思若啓
之行若翼之其必有默感而默受者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受益之極欲自損以益人然以上益下惟不自損所有而
下有餘賜者斯无愧父母之責而无咎然其所以弗損益之者
惟是田里樹畜因民利而利之一皆帝王至正之道而非驩虞

小補之私則道為盡善而吉法可常行而利往天下莫不懷恩
歸附得臣寧有家乎
弗損益之即是貞但弗損句且槩說貞則申明其弗損益之也至
于吉且利往得臣无家而又何咎之有 時說俱以弗損句為純
王之政貞為純王之心言因民利而利者又无所為而為也似不
如前說佳 洪覺山曰上依得天也得臣得人也五曰得天上曰
得臣五以受天下之益故曰十朋之龜上以益天下之人故曰无
家益上九因六三之損以成益以天下利養天下人悉而不啻[illegible]
之大者如是者曰以損為益則所益者小矣滑而有家則于[illegible]
狹矣 易述曰上九乃受益之地象損下益上也[illegible]上行謂此也

〔爾〕剛在上、艮体不動、而比者應者咸受其益、故曰弗損益之、无損
已、且人有所益有限、弗損以益人、則益无方矣。益不自益、故无咎
可貞而吉利有攸往、卦辭之善咸備于斯、 方獻夫曰、損不難于
正而難于信、故彖曰有孚而後可貞。不損不難于孚、而難于正、故
此曰貞而後得臣无家。 无家謂无遠近內外之限也、
傳曰、損有三義、損己從人、自損益人、行損道以損于人。四五爻取
損己從人、下三爻取自損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
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義、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王者以萬物得所為志、弗損益之、无一夫不被澤矣、大得志也、
大得、從弗損來、小惠與民、民弗偏也、志安能大得、

益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為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人君損己以惠民也、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下益上亦益矣、故為益、夫益下者、必中正
之道、行之可久、尤必拯民于難、其澤始深、故當民際大平、則宜
發政施仁、使德惠旁達、而民賴以安、利有攸往、如或民值顛危、
則宜極溺亨屯、使困窮復起、而民賴以濟、利涉大川、
利往如制田里教樹畜之類、涉川如除暴恤災憐窮賑乏之類、二
句俱就益下言、 時説有以二句根益來言者、謂國以民為本、民

既益矣、无所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向秀曰、明王之道
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
動而无違、何往不利、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利涉川、胡氏曰、他卦
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兼之、蓋益以興利也、

全彖合旨 全彖總見王者益下之道、非大光不可。時者、即所以
為大光也。民生有欲、王者動而順焉、无地有官、王者因而利焉、皆
與時行也、皆大光之道也、然非本于中正者不能運而為才、故中
正乃能利往而涉川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説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
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
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卦名益者、卦体損上益下、是君能惠民、民被其惠、説无疆矣、然
所以益下者、實自上卦而下乎下卦之下、是恩由上究、惠自君
推、發源于朝者、下遍及于遐方絕域、窮陬僻壤、无一不被、此其
王道所施、真有覆冒宇宙、非若伯者之狹小卑暗也、此民悅所
以无疆也、夫以君益民、民之益也、民悅道光、則君之益多矣、故
名益、 辭曰利有攸往、言益民于常、慶自我集也、何以致哉、蓋
二五中正、君臣同德、而良法美意、自无壅閉、慶流宇宙矣、又
曰利涉大川、言益民于變、道自我行也、何以致哉、蓋震巽皆木、
是才足拯危、而廟謨經綸、以時而出、道濟蒼生矣、 極而言之、

學問以日進為益也卦德震動巽入是既奮迅激昂又沉潛細
入自此高明廣大日進无疆矣造化以生物為益也卦体陽下
陰上是天以一而始萬物地以兩而成萬物自此大生廣生其
益无方矣夫動而能巽時當益也而益以无疆天施地生時當
益也而益以无方是益惟其時而已即是推之凡人事之窮而
通失而得者皆益也皆時之所值也凡物理之虛而盈消而長
者皆益也皆時之所適也不先時有益不後時不益其與時偕
行者乎
首節下二句申上二句損上益下皆在制民常產之外如蠲租給
復等類不然說不得損上自上下下雖生于損上益下一句然又

見其有廣被極到意故曰大光利歸于下故民說无疆弗啬故道
光洪覺山曰自上而下未光也自上而能下下是謂天道下濟而
光明故曰大光大者乾也乾之一陽既下下皆見之王者无私之
大道夫豈人人而悅之者哉
次節有慶即利往乃行即利涉益道之義也中正木道益道所以
義之梓溪承曰益下之道惟中正為盡善二五中正是其君臣共
由益下之道皆良法美意天理人情之至當者所以有慶慶即民
悅道光之謂管之內政王之青苗非不托名益民却是中正否木
道即中正之道以德而運為于者也初在五行為木巽在八卦為
木在人則為才幹力量可以濟險乃实显現不遇盤根錯節无以
別利器要之中正非偏于德自平時布施言則重德木道非偏于
才自臨難康濟言則重才大都益道大光之驗何往不利何險不
濟
三節動巽要合看必交修而後日進无疆施生亦宜合看一施一
生合同而化其益始普被于萬物而无方夫學到功夫足處進自
然无窮物到氣化足處益自然无方可見益不外乎時也點出道
字見其出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為者道之所在即是時
凡益之道二句常說俱是泛論氣化人事之循環看來即主益民
說虞凝菴曰凡益下之道不必若益上之酌盈虛也時時益之者
天地之施生可耳此則益之與時偕行也蓋下之益上益之以已

之所有下之所有幾何而可以不酌也上之益下乃因民所利而
利之因施于天因生于地而為之裁成輔相天地施生无方則上
之裁成輔相亦无窮矣焉得不與時偕行也有一時不行則侍命
于上者竭矣 趙氏曰損益盛衰不能均等損有餘益不足而後
適中益而無時則過于益者必過于損不足有餘反覆仍在也是
以損益二卦皆言時行 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泛論其理而
意歸于損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專論其理而言所當益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者相助益之象也君子觀象于風
雷而求所以益己者見善則遷无係吝之心有過則改无遷延

[illegible]

須知迁改內有與時推移意

之意。鼓厲風行亦不過此

時講遷善所以存天理改過所以遏人欲分之各有益此理欲本相乘除去一分人欲便存一分天理合之互為益而新說不重交相助益二則字重雷厲風行之意當從之劉調甫曰君子受益全在一見則遷有則改若稍涉係吝遲回善不為吾有過遂成吾過矣何益之有故當如風之速如雷之猛 陸庸成曰風之入也最微故片善不遺微過必剔雷之發也最迅故遷無留念改無停机 洪覺山曰見則遷有則改無所疑二可謂大勇矣何以能即迁即改也勇與神于初机也初之不審念過而後及焉則其反也不力矣是故震巽一陰一陽之始生机之謂也 程敬承曰善何

以謂之迁也善本活的在此在彼不拘一轍見善不速遷此執彼壅善且為宿物矣故遷善即所以改過非二事。 益下有遷善象損上有改過象。

六爻合旨 程敬承曰益自上下下者也則民之懽之皇皞虞之私哉上有孚以惠于下下有孚以歸惠于上上下交相孚以成此益也五所以大滿志也受益如初而以大作重其報式益如二而以永貞堅其節四利用曰利用享皆言道也至凶事而亦用益遷國而亦利用何耶其告公而諸從者實中心之德益下之忠也然則上下之所以相孚无非以益天下耳而何止之求益不已也利己則損人是益之反也勿恒者有孚之反也或擊之而凶亦時當然耳

（ ）

渙矣上之貴益下而益下之貴孚如此

李九我曰卦主益下下三爻皆受益也上三爻皆當益下也故初二受上之寵益三受凶事之益皆益也四大臣以益下為心五大君有惠下之孚皆益下也惟上求益不已不能益下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 蘇紫溪曰上三爻益下者也四五益下之益非自益也始于有孚中行也則忠信以得之之驗也上莫益之損非自損也始于立心勿恒也則驕太以失之之驗也此益大象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即誠意之學豈有不務身心之益而能為天下之益者哉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初居下而受上益是仕籍初登君恩已渥不可不圖報也吾觀作為豈能報稱萬一哉必用為大作乃為宜焉又必大作者盡善盡美斯可自靖而无咎不然其不以新進喜事致咎者幾希

陸庸成曰益之下卦損之上卦也自上下下則受益之極者莫如初故當為報稱之極圖也損之上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下則益不止應益之初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上則益不下壅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其理可通于此矣 潘雪松曰陽本震在下有大作之象所應巽主又能任之宜為上興大益之事

馮氏曰益亦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為之事故曰益以興利

此見中正有慶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無吉而後无咎者位卑在下本不當任厚重之事也使非元吉欲以樹勲適以買罪矣
厚事即大作厚重之事相職也初微臣而稍任之不當則咎矣
一説不厚事謂不經綸重事若云分不當任何以為之利用
初報君而圖功養其始見純臣之事二格君而推節要其終見純臣之心元非報此有孚之主而已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處中處下是忠順事上臣之貞也故精誠見諒于天子未绩介福不期而至為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者焉二當此時弟永守此貞而不變則君寵不衰而吉然必如王者用享之誠上格于天乃為貞而吉也蓋天難諶尚可誠格況君乎哉
程敬承曰益六二與損六五同而損曰元吉此何須永貞蓋五君也受天下之益之自天益莫大焉故曰元吉二臣也所受者君益也寵盛每多逾節柔道恐難令終又況震動易変不若損五之艮止不遷故必如坤之永貞而後可永受其吉也要以人助即是天助格君則可格帝天人上下其理一矣　曰享帝吉者以明貞必獲益而人臣不可不貞也　二純臣上益之以吉事而道可通于天三偏臣上益之以凶事而道當通于君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孚中二字不平中行根有孚来本此有孚之心而以事道行也

或益之者蓋六二處中本无求益之心而益自至是出于意望之外而来者故稱或焉
无心求益而益至表二之為純臣也使有心求益便是自内来矣
此與比有他吉同不可泥衆无定主之辭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三不中正是不能有孚中行不當得益者也然處益下之時際當得益居下之上又危地也故益之不用吉事而用凶事或授之艱難處之險阻雖非遺之以安而警戒震動豈无益哉借此補過何咎之有然上之益以凶責其責成之意有在也故必有孚存心中行制事然後通信于君如告公用圭庶有以慰其責望之心也此所以无咎也
凶事非益用以震動乃益也无咎只以理言非已无咎了下有孚中行正為之計使无咎也告公用圭非是有孚中行後抱此去陳于君前只是盡其道于已以慰吾君責望之心便是告公而用圭以通信者然　張陽和曰天心仁愛人君則時出災異以儆之大君仁愛人臣則或用凶事以益之有孚中行欲合于六二中正之德也　不曰吉王而曰告公公事公言之益下以大公為德耳
取象凶事處震之極震動警省所以益之也震為大塗有行象震有聲為告象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孚與中人所[illegible]有但人情不激則不發益用凶事者正欲其固
守本有之德非棄之也
對外來而言故曰固有　二居中正之位以發順為益三居多凶
之位以應變為益
經縫曰初剛正任大作二柔中正任大益三柔不中正不任作不
任益惟凶事乃益之諸所受異也而下受益盡于此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六四大臣不忠不能以益下為心非中行也故戒之以愛養斯
民為志而合于中行凡見之攸往涉川无非計安斯民之心則
入告爾后无弗從矣且下可得民雖以遷國民亦依之无不利

焉夫民情安土重遷但能益下民尚為依況其也乎中行之善
如此
益下之事原非一端参而酌之合于天理斯為中也中行則吾所
欲行而君所欲行告之无不見從者雖或遭遇其變而至于遷國
亦无不利舉此為例只是申明告公從之意不可平對洪覺山曰
動大衆興大事未有不依順民心而能有成者告公從則民心之
從可知　蘇紫溪曰大凡作事依天理而行自无不利遷國舉其
大者言也曰遷國見不可在時局世套中求之一切改邑徙家舍
生殺身之事惟所利用耳　取象四本陽也遷陽于下〻坤有國
邑象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告公從者以四以益下為志也君豈不諒其心而用其言乎
要見主上无一念不在民益下原是君之志四能以益下為志故
告公從也　穆敬承曰中而行以三有其象四有其志之為行樞也
不然偽為中非真能行中也焉在其告公而公從　金汝白曰三
四皆言中行言告公三言有孚用圭而四直言從者三不正而四
正四近君而三遠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五陽剛主益是其惠下者皆自真實之心出之有孚惠心无
吉奚問焉但見被惠者亦有孚以惠我德而无鮮于心王道之

感人深矣
有孚二句宜直截讀王道无較功利之心九五但知民之當益而
已安問元吉哉此惠心之出于有孚者也然雖不問元吉而民固
惠其德矣其德其惠亦出于有孚也故曰王道本于誠意　鄭孩
如曰損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益之九五益下者也損六五受益
而獲元吉益九五但實心惠民而勿問元吉
潘雪松曰人君施惠于民不必求諸物不必損于己惟求諸心而
惠自下于下矣九五操利益天下之權而陽剛中實故曰有孚惠
心夫中心无為以守至正乃膏澤下民之本原此之謂至誠此之
謂天德其為惠也豈須問哉如天施焉不問其施如地生焉不問

古孚惠益下自問有恵其也可見心不

其生。有孚惠我德。惠我中正之德也。傳稱中正有慶以此所[illegible]孚。四之從皆在惠德之中矣。德即是心。自施者言曰心，自受者言曰德。惠我德即康衢之謠。粒我烝民，莫非爾極者，所謂民悅无疆。其道大光也。

洪覺山曰，惠何以言心乎也。惠不在博施濟衆，而在惠人之心。有惠人之心，而或問之者，亦贅也。勿問之矣，而无意于惠人之事者王道也。王道出于心，而見于事者德也。程叔子曰，有孚惠心，正于勿問處見德。問則計滑，計失，有令人喜怒念頭。惠不謂孚矣。

龍汝修曰，猶者不得已而為之。此貴孚也。而益亦曰孚者，何也。益非孚則假仁義也。故有孚惠心，无心之心也。有孚惠德，无德之德也。

六五主益者也。益道以孚為本。故初二三四皆承于五之孚，而以益下為心也。至于臣下用告而主上勿問之矣。孚之至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有至誠惠下之心，元吉可无問矣。惠天下者君之志。至于民惠其德，戍之惠及天下矣，志不大得乎。

[illegible]成而有[illegible]可得而問。惠出于心，而无方，又何問焉。大得志，[illegible]之惠我為得志，而以我之惠足以致民之惠。我者為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陽居益極，求益不已，是剝民自奉而不知止者。將見利之所在，人共爭焉。故有莫益之，或擊而奪君之有焉。所以然者，以其立心勿恒，求益不已耳。寧免或擊之凶乎。

求之有道，取之有節，乃為恒久之道。如過求則无恒矣。求益不已，即是勿恒。益下，此孚心也。孚心原有恒体。勿恒者，有孚之反也。失此恒体，苟便于我，遂不顧人。求之不必有交，獲之不必有故。或擊之凶，固其宜矣。　取象疑為不果，為進退，有勿恒象。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莫益之者，第從求益之一偏而為辭，未究其害也。若究言之，又有擊之者矣。擊之而曰或者，人之求利，不虞其害，而害之來固

出于意外者，故曰或擊之。

有外來與求利之心相反。胡氏曰，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來也。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來也。是孰有以來之哉。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之凶由中心之勿恒。吉凶之道，未有不自心生者。

夬 ䷪ 兌乾上下　姤 ䷫ 乾巽上下

陸庸成曰，天地之間，陰陽迭相消息，而不相有无者也。故陽消于剝而不終剝，碩果旋剝而復來。陰消于夬而不能夬，无號旋夬而姤至。夬以五陽決一陰，而聖人猶為君子慮，教之以聲其罪，協其衆，操心危，防己豫，而後往。然且通五爻不言吉，得免咎幸矣。而搃以健且悅者為夬之善，其和，故又以中為善。姤以一陰遇五陽，而

聖人已為君子憂遂惕之女壯戒之勿取而深著其遇之時義獨
初陰有吉而五陽无吉亦僅免咎幸矣而揔之以制於豕不露其
機者能包小人故文以包為義

夬 ䷪ 兌上乾下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卦以五陽去一陰是以衆君子去一小人不勞餘力決之而已
故為夬然決之勢甚易決之道實難若彼罪不著吾力不齊遽
佟然安肆不治其私而徒以威武勝恐一陰雖微未必能決也
故揚于王庭聲彼之罪也盡誠號呼集已之朋也猶恐防之疎
而危以慮患不可溺于安肆也猶恐伺之密而反身自治不可

尊尚威武也如是方為決之有辭行之无隙小人可去而攸往
利也

胡雲峰曰以五陽去一陰易易耳而彖為危懼儆戒之詞不一揚
庭使小人之罪明孚號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衰而遂安肆
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盛而事威武先自治焉必如是乃利有攸
往蓋一為君子謀至矣于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決一陰之難
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為君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
哉

通節宜以揚庭句為主正名其罪者豈徒欲情真罪當使彼无辭
而心服哉實欲暴揚于天下使奸人无所逃掩耳 何伯宗曰于

潑欲舒君子之氣故其辭平于夬欲審君子之機故其辭危

全彖合旨 全彖重決和二字有厲不利即戎皆決秘之訓 徐
進齋曰夬以盛進之五剛決退衰之一柔勢若甚易而聖人不敢
以易忽之丁寧深切其道貴審而不貴迫俾小人自知惡大罪積
不可久居其上而其心于退屈衆剛從而決之則不勞餘力一決
而為乾矣若虞廷之去四凶周室之去三監蓋賢才之盛无復
負勝之憂是得決之義也後世衆賢在位得時得君其始未嘗不
欲決小人以除君側之惡大抵不知決和之義而勇于一決机失
事敗禍亂相尋卒貽君子之害而家國從之者可不戒哉唐五王
不能去一武三思而患生于所忽不旋踵而君子之禍烈矣 蘇

氏曰先言剛決柔立君子之義繼言柔乘剛聲小人之罪既義則
罪必正治罪則義益行矣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
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
長乃終也

卦名夬決之義也卦体以五剛決一柔是衆君子去一小人其
去必矣既名夬然決之之道何如卦德乾健兌悅以此而決小
人健以斷之既不緩圖以失机悅以處之亦不輕動以激變發
皆中節動中機宜其決也和矣 何以揚于王庭也卦体柔乘
五剛處非其據小人之罪也當揚王庭以正之既曰孚號君子

之勢集矣又必危厲者蓋小人奸險莫測危以處之而後謀出萬全決小人之道乃光明也既曰告自邑君子之身正矣又不利即戎者蓋惟理可以服人若專尚威武小人遂為吾敵必取困窮也利有攸往者蓋卦有五剛陰惟一爻剛復一長則為純乾而陽道以終是君子滿朝乃有成功也故利攸往

首節曰剛決柔名義便凜凜不可犯健悅二句善其決之道和非柔和之和乃寡合机宜動中肯綮之謂

二節彭山曰決陰之道主于自治之嚴順陰已退之勢而待其消所以其必厲和　程敬承曰孚號自邑之類雖皆決和之事要以危厲為矣自治先焉不即戎即自治原无二義君子之于小人恃

吾自有道以勝之而不徒與之角力以勇于一決卒之彼罪自知彼心自屈而吾道終長而為純乾豈一決之力哉　看來君子所以決和者只是嚴于自治惟自治則君子道長而乃終小人自去矣　栄子曰五剛共長一柔自去所謂君子盛而小人自消不必聲色也　唐凝菴曰以攸往為利者以往則剛必盡長而後有終也不滑不決又不敢輕決必待剛之自長而為攸往之利則知決之道矣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水性潤下上于天勢必潰決于下是天所以仁萬物也君子体以仁萬民焉祿予加于君子樂利及于小人使德惠旁達猶澤

上說及下每以待小人言

必潰決王者如天之仁也苟居德不施下不蒙澤矣非君子所宜也則忌

祿恩澤也德即祿也君子之尊如天其德意如澤居者積而不流之謂以四海之公利為一人之私藏貪主之大戒也　李襄一曰澤上於天萬物被其潤澤君子待小人之法上則決之下則養之事權雖不使與而祿有所及小人所以既畏其威復懷其惠惟吾之決而無不如意若居其德而不施則小人絕幾幸望恩之想安知不拼而相鬬乎故忌

六爻合看　蔡子木曰夬決去小人初恃剛長二須戒備三戒壯頄所以責小臣四之不剛非能決小人者然公議不可不從也故

示隨人所以責大臣五于陰為近君所狎暱不无係戀然大義不可不斷示之夬夬中行所以責人君凡小人在朝係戀于君依違于初臣而小臣動戾机宜未有能去者故備著之

纂言曰偏于健則過剛而暴偏于說則不及而懦下体健者也初三陽不中而暴九二雖健体而居柔得中故不暴上体說者也九四陰不中而懦九五雖說体而居剛得中故不懦爻詞于初三之壯則戒其過故曰壯于前趾壯于頄于四之次且則勉其不及故曰臀无膚二雖健而惧故曰惕號五雖說而決故曰莧陸夬夬惟在二五得二体之中故无過不及能不偏如是也　至于其間之然決者則以夬夬言之惟五與三焉蓋以五為尊位之主三為當

任五比上三應上故獨以夬夬言之然不重三之當任而重五之尊位故三曰終无咎五曰終未光也是由前言而觀則重二五之澤中由後言而觀則重三五之比應

蘇紫溪曰其露之変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庭之義也无祐之伋以十人制千虎也不知孚號之義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頄之凶序緑循任閑防暮夜之戒非有厲也何進徵卓紹之群而卒以釀禍尚睦結朱温之援而竟以啓夾皆即戎而非自邑也故其絅之而不勝也則禍集于君子決之而勝也則禍貽于國家夫惟極治之世抑乱于未形故莧陸不勝化庶頑于並生故暮戎不起策之上也不然寧為牽羊毋為壯趾寧為遇雨毋為次且此温太真狄梁公所以處權宜之間而卒成大事也所謂決而和也

繆老師曰肴來夬初至四大壯也下四爻君初之壯趾二之得中三之用壯四之悔亡皆與大壯相似四陽稱壯加九五一爻則成夬宜重九五一爻以人君決小人為主況上六乃君側之惡人君苟決其決何患小人難去哉故以衆君子之共決而不有人君之獨決豈易言夬耶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初九居下无權而任壯以決小人有壯于前趾之象如是而往必不能勝其咎也乃自為矣

揚庭孚號有厲告邑[illegible]无為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壯固不宜況居下而任壯乎即戎則有之矣揚庭孚號有厲告邑皆弗之講也宜其往不勝也　胥卿曰初九當夬之時見勢在君子而可乘衰在小人而可決故惟見其前不見其後不知以新進後生一旦決君側之悪逞于一擊往必不勝矣夫其不勝也是初之咎也不足惜也不知舉動輕于一擲利害及于衆朋未免從張小人之威權而費君子之調劑其為咎也大矣　夬五陽由四陽之壯而成故初與三猶存壯之名而初象又與壯同夬又壯于進矣故加一前字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初九理勢俱不足以勝小人是以不勝之道而往安所辭咎

程敬承曰夬之道其危乃光勝心不可有也即先為可勝以布必勝猶防太鋭況往以不勝乎祇自為咎耳　程敬可曰文言往不勝仲尼斷之曰非往不勝也是以不勝而往也使其勝在往先必待衆陽之壯不倚一陽之壯而躁于往矣

陸氏曰夬必勝于未往而後利有攸往若九二則惕號莫夜備之全也有戎勿恤静制動也斯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即不在而勝固已在我先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二以剛居柔又得中道所謂健而悅決而和者故知小人難以力制為之憂惕惕則謀深又知小人難以獨制為之呼號號則

類集戒備如是雖小人陰謀不測卒然有意外之變如與夜有
戎而有備无患勿恤可也
即戎之戎在己有戎之戎在人惟惕號而不即戎故雖有戎而亦
勿恤 程敬承曰上六為五剛所決勢不相容必至反噬故有戎
莫夜之戎貴乎有備惕號之謂也若即戎失中道矣故不利即戎
不任壯而前反啓彼戎心也
蔡卿曰二之所得正初之所失也二進而上居位也陰在卦之中
得也正又剛而得中才足以行而德足以運用中可以无小人
之術不敢逞於一決惟惕惟號常恐為謀之不周是以莫夜之
戎始可勿恤古君子之老成經國類如此豈少年喜事之人所能
知哉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有戎勿恤以其得中道耳憂惕號呼皆決小人之中道而不任
壯者也是以有備无患
中道就惕號上見中與和一道也所決者中即是決而和 二可
謂惕得中者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九三當決時而剛過乎中其決小人也不能潛畜杌謀而倖倖
外見為壯頄之象適以啓彼之疑而取覆禍矣有凶然君子何必
倖倖為以顯其心何如耳若果存夬決之心則始雖與之合如

獨行遇雨若濡其迹似涗而為君子所慍然終以此道決去小
人何咎之有
壯頄象也非執剛壯見于面目總之不能密謀而機先淺與下獨
行遇雨而相反夬夬是心獨行遇雨而若濡是迹有慍是因迹而疑其
心无咎是心白而迹不足累之也 葉爾瞻曰妙在獨與之遇
雨乃壯頄對症藥必先夬夬云者惟志果決方能獨行其密計坐
迹濡見慍于衆所弗惜也彼壯頄者其氣浮躁其志實未能堅決
但隨衆意行其剛暴耳故獨遇必以夬夬為主曰若濡則非實濡
也
蔡卿曰九三當決之時內之不足遂壯于頄則事未形而幾先露

必有凶矣若君子之夬其夬者自有獨行之法觀之于時審之于
心籌之于夙夜而斷之于幾微其心思所運有已知之人不得而
知之獨行如此雖遇雨可也若濡可也有慍可也而終則无咎淡
吉曰夫不信于心而苟同于人者惑也不白其心而求白其迹者
淺也皆不得言夬夬也微不以形迹自純不以形迹自明者宜不
能及此矣 啓象九三乾乾君子剛斷在心有夬夬象諸爻皆无
應而三獨應上上成兌之主而者和于兌之象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憂无夬夬之心耳心誠夬夬其謀必深始雖若濡終必決
去而无咎矣

加一終字所以决言其无咎也鄭孩如曰與其始之句于迹而見於孰若終之句于心而萬全也深避形迹而不顧國事者亦非忠智之士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也不中不正智德俱劣也故居則不安欲與衆陽競進然行又不進不能決以成功焉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悔之道也此不知牽羊之術耳若能遜衆陽于先而已隨之則因人成事庶得進而悔亡矣但恐聞牽羊之言而不信也

臀无膚二象一意不可對是欲進而不能進牽羊者代為之謀也

聞言不信策其不信正以激其信也　頃卿曰當決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乘而剛斷不足蓋大臣依違怯懦而不能決去小人者夬三陽已進勢不能止矣一陰在前有必消之漸矣惟效牽羊者從容和緩而隨以進則悔可亡只是聞言而不見信也時之能競人如此氣之難自克如此天下事何嘗不壞于此輩之人時之難乘而易失功之難成而易敗机括在此　方献夫曰三能進而欲其和四不能進而欲其果于二爻見決之道也

凡牽羊者從之使前則行若自前而力挽之則反不進若據本義則羊指君子牽羊使君子在前省來不必作先人後己說只是牽引同進行止與俱意潘雪松又以上六之陰如羊在前塗不可力

洗時惧

去惟順其已退之勢四與三陽從下而進也　取象无膚次且皆以兌毀折得之兌為羊乾處兌後牽羊象兌為口舌聞言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當決之時君子道長何以次且而不能進由其以陽居陰才力不足也不能進則宜從牽羊之言矣而又不能信者蓋其志有所昏聰之不明也

傳曰剛善而能用兌已以從義惟剛明者能之聰不明宜根位不當來惟剛果不足者暗而多疑是以聞言不信故不免于无膚次且也

程献可曰此爻時説牽羊者教其勿競進聞言者恐其銳進而不

信也看來此爻是剛果不足不能決小人者還是聖人因其次且而不能進故教隨陽以進而又恐其終不能進也故以聞言不信激之分明教他善其進之意居多戒其銳進之意居少但註中有志在上進句講中甚要分曉亦不必泥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五近上六心主狎暱小人不猶莧陸感陰氣之多乎是其咎也第恐心係不能決耳若能果決其決不牽比暱而又合于中行如所謂從而悦決而和者則可去小人而无咎矣

夬夬堅其必決之志耳中行因夬夬生來四字勿平盡君與小人狎暱已深信任既久一旦除之太速多生意外之變所以有中行

五上六不為所弔決只爲不係決夬夬始爲中行而无咎其說甚佳

之戒。

一說潘雪松曰莧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甚易九五以剛尊之主而決一陰如莧陸然特惧心係而不能決故策之曰夬夬蓋九五原為上六所深入象所謂揚于王庭者所以要夬而又夬始為中行而无咎謂夬夬始為中行非合于中行之說彥陵氏曰人君之去小人與人臣異人臣欲去君側之奸權有所制未免有所顧忌故必健而悅決而和為中人君權由獨制此念稍有係戀不決小人即窺其隙而中之故以夬夬為中 馮文所曰五最近于上勢接則彼易覊情昵則此難斷即過乎決其于中无過咎也天下有過剛而无咎者五之中行是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夬夬中行固无咎矣特以義之不可而決之耳其心豈能无係恋乎一有係戀即未光也人主不可不夬夬也此深責乎純心之主而欲其夬夬也未光由莧陸來以小人平素狎入之深恐其有未慊之心故于中行必曰夬夬耳 楊氏曰自古君子于小人獨公義不得不去而中不能不係私情故掃除痛絕君子僅得以行其謀而潛滋暗長小人復得以投其間夬未終而姤已萌矣故惓惓以未光為戒 敬承曰此光字與象光字義同蘇以心无所肆而光此以心有所係而未光也三與上應而專故曰夬夬獨行五與上比而昵故曰夬夬中行

上六无號終有凶

上六一陰居夬之極黨與盡矣聲勢孤矣何所號以自援哉終為君子所決而有凶也

一說上六黨與將盡而恃三為應恃五為比或號呼以求免故絕之曰无號亦以戒三五也曰不必惜其號呼彼之終當有凶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小人方互相援引之時自以為萬年之固孰知无號之凶終必決于君子禍不旋踵豈長久乎

唐凝菴曰剛柔勢不並長剛長一分則柔退一分剛長至有終陰豈可長久哉剝之終不可用夬之終不可長一盈虛消息之自然耳。

此謂女壯（不從程子說）

姤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夬盡而乾陰已盡去而此一陰忽生是君子滿朝偶一小人值于其間不期而遇故為姤姤僅一小人若寡偶耳將來牽引必且滅貞漸女之漸壯而制男焉君子此時用之是自貽害也當嚴為之絕勿與共事如女之壯而勿取可也

聖人名卦一陽始生曰復若期而至也一陰始生曰姤謂不期而來也姤有惡駭之意卽姤以往為遯為否為觀為剝為坤皆初六之為也然女壯而何蓋鑑其漸也言將來必壯盛而敵君子也然

朱子說

皆由君子用也故藉其勢以為壯耳陽授之柄所陰滋其類故至
一小人進衆小人皆進君子始受害矣故以勿用取女戒之　而
若曰女壯愉小人必害君子所以危君子勿用戒君子必當絕小
人以自防蓋慮人或輕姤進之小人而比昵之也
一說不以陰漸長為女壯而以一小人之寡敵君子之衆為女壯
楊氏曰渙一陽生聖人未敢為君子喜姤一陰生聖人乃遽為君
子慎復一陽不足以勝五陰而姤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
全彖合直　須看數箇遇字遇即時也不可與長即義也遇最微
而請義則大也君子宜急為計耳
吳氏曰彖詞雖慮小者之始至而勢漸盛彖傳又喜大者之居尊
而道得行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
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卦名姤者不期而遇之義也以一柔遇五剛是君子用事而小
人忽逅遇非所願也故名姤　詞曰勿用取女者蓋小人進而
用事皆君子與之柄而使長耳故當防微杜漸不可與長也
然論陰陽淑慝之分則是遇也不可有而論陰陽相須之机則
是遇也不可无蓋使天道獨陽无陰則生物亦幾乎息卦体一
陰忽生是天以純陽用事之日得地以助其化則燥熱濟以滋
潤而物咸章矣遡化以遇成功也使君道純剛无柔則治化亦
幾乎窒卦体以九居五是君有英明果斷之德而出之以中行
之以正則剛不過暴教化大行矣聖人以遇成治也　斯天人
相遇之善也然品物咸章已為剝落之漸治化大行即成禍亂
之階乃知一陰始生端甚微而勢必盛此識微之主防于未然
也姤之時義大矣哉不可忽已
首節卦本以剛遇柔得名而此曰柔遇剛蓋五剛无心于遇柔而
柔之敢于遇之也便見其為女壯意李元量曰夬之一陰不能為
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
故曰柔遇剛是姤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二節長是消長之長舊說作不可久與共事非也大凡小人漸長

必有君子任之如馴致堅冰之類與之長則長矣不可與長戒君
子也
天地兩節又于陰陽中看出好處來蘇紫溪曰天地相遇四句聖
人幹旋宇宙維持世道之盛心也姤于時為夏至是氣動于地而
上交乎天正萬物相見之會也造化不能一日无陰况世道也惟
顧其主張世道者何如耳九五剛遇中正則天德用事而中正
則有以善用其剛者不激不阿无偏无黨君子之道沛然行乎天
下而天地之道且恃之不毁茲其遇也不亦大哉　君德之剛合
于中正而大行是與天地之化並隆者而程傳以中正主二五君
臣相遇說本義以中正指九五主位說俱可從傳曰二與五皆以

陽剛居中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遇中正之君其道可以大行于天下也時說云以剛德而遇宅中表正之位則德因位顯而治化大行于天下矣不可從

姤之時此句接卦名來非贊姤之大也一陰雖微可慮者大也陸庸成曰姤之時有義焉最微而難識最大而不可挽也故以卦体所遇之盛正當咸章大行之時而忽有此姤則盛夏而一陰生大治而一小人萌孽豈非履霜識堅冰之至包羞起蔑貞之凶其義可知而不可言曰大矣隱言之也 鄭孩如曰天下方歌舞太平而已有孔壬小人潛伏其中而不自覺故聖人重之有形之患能使人畏者未大也无形之患能使人墮者乃大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姤之象也元后体此以遇萬民施命令以播告四方烏夫人君尊居九重固難與民相遇雖清問咨訪何能家至戶曉惟是數言下建使天下曉然知上意旨而君民之心始遇矣

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林氏曰四方既洞吾情意而兩成相遇即小人有煬灶之奸亦无所肅矣此雖聖主遇下之道亦是抑遏小人第一義 取象乾為施巽為申命告四方者所謂夏至之日施命令誥曰方所以防微陰也

爻合旨

程敬可曰卦以一陰遇五陽則初陰小人也五陽君子也然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為君子計亦不可令小人進故聖人亟於初止之又于二四五言包制之二五能包制也四不能包制也然亦必遇而後包制耳三與上皆與陰不相遇焉求善包之道惟五之剛遇中正上矣二則次之彼重剛者不中者皆不免于凶隔者也乃知有剛遇中正天下大行矣患存小人哉

蘇紫溪曰以柔遇剛甚无樂乎有此遇也但遇豈可一日无碩其遇之何如耳以陰陽之流行觀之復為天根陽含陰也姤為月窟陰含陽也不有天根孰為之顛不有月窟孰為之藏如陽不遇陰陰不遇陽則天地亦无以成咸章之化而況世道哉聖人之心天

地而已謂陰之可與長而不抑之固非也謂陰之可終絕而使之不遇亦非也故不可使之壯又不可使之躑躅何其峻也魚可包也瓜可包也何其宏也凜凜然有履霜堅冰之防而休休然有納污藏垢之量焉遇之也不謂之善遇乎堯工比周庶頑殄行三監不清殷士怙寵豈不駸駸乎躑躅之漸而侯明撻記引以並生敷告要因毖于式訓未嘗引繩而批根之也聖人凡以化之于包容之中而潛消其不肖之慮使天下之小人盡為君子亦如品物之並生于天地關而後快也故曰聖人之心天地而已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躑躅

初陰始生小人用事之初也猶可止之故戒曰天下不可无君

子為小人者能寢害正之心而自止不進如繫于金柅則得正而受君子之賜乃吉若乘浸長之勢往以肆害君子是自失貞疵凶立見矣但其勢必猖獗今雖微弱他日不可制者猶羸豕必至于蹢躅也君子可以弱而忽諸

一以禍福翁小人恐其肆害于君子一以後患儆君子恐其受害

小人繫者自止也註又以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只是防柅漸不利貞之謂羸豕也豕陰物孚必也蹢躅行貌　取象金柅過二之堅剛也巽為進退故有繫有往且巽究為躁卦故有跳跳行之貌小人極污濁亦善跳踉故取象于豕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小人依阿洪惣最易牽引故以繫于金柅止之

觀一牽字便是蹢躅之意聖人蓋逆知其蹢躅之孚而先為是以遏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二與初遇以用事之君子而小人在管轄之中最難得此机也猶魚之在包苴哉可待而制矣乘此制之消其不遂則陰禍不及庶可免咎苟失此机欲制而何及矣彼禍衆焰可勝言哉故以不利賓戒之

包有魚只說有可制之机制之還在无咎上胡雲峰曰剝五陰曰貫魚姤一陰曰包魚如包苴之包容之于內使不得逸于外也夫

今不制而使遇于衆始之孤魚將為剝之貫魚矣可畏哉

一說以包容解包字蘇紫溪曰古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君子激之也曰包有魚則以無容之量包之既不過亦不激无咎

一說賓字乃賓主之賓凡我同類皆主也初陰始來如賓焉既曰包恐君子太優容之過故曰包之則可賓之則不利也夫子以義斷之曰不宜以賓禮及之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包有魚者義當乘其机會而制之不可使及于賓也

玩一義字見非獨計其及賓之害也有虎兕出柙是誰之過意專其責于二也　唐凝菴曰不利賓正言其所以包之故也四與初為正應然陰在內則陰已為主而陽為賓矣二之包正以其不利賓也不利賓而使之及賓義所不敢出也　按一陰生矣行且一而二二而三與之遇者誰乎二不容辭其責也故提一義字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上下无遇性躁而勢孤也故平居无樂善之朋難乎其安上行无汲引之士難乎其進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雖不免孤危之厲亦何有黨邪之傷无大咎

徐進齋曰夬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趨而上姤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九三之志亦在乎初但初比二應四與三无係三乃介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剛

此主制小人言與卦旨合

進退不能。故曰无膚次且、　經縴曰、姤之初、即夬之上。姤之三、即夬之四。夬四惡相攻、思決之、而莫能自前。姤三愛相攻、欲遇之、而莫能自制、爲情異、而无膚次且之象同

看來此爻宜主制小人。説諸陽皆用心以擯陰。三見其勢之將至、欲坐而待之、而心則不安、欲往而制之、而勢又不能。以巽不果得之。所以厲也。以不爲柔牽、知危而止。可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其行次且者、上下无遇、是以孤立而行未進也、未牽、謂未得牽引偕進之人、亦佳。　宜以制小人言、行未牽與柔道牽相應。九三雖不得遂其行。然必不與小人同事。終不爲柔道所牽也。

此舊説以民言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六正應四所涖之民也、已遇于二、是民歸于人不我屬矣、爲包无魚之象。民心既離、禍亂從此起也、故曰起凶、

陸庸成曰、魚以象小人也。敢于非分之遇、則奸邪之小人不可有也。從以正應之分。則小人亦民也。不可无也。故三爻猶幸于遠。而四遠之則凶。

依此以小人言方與爻一意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豈有无故去者、非上之失道、何以致民之遠、則民之去已、實已遠之也

新説似不如舊説直

爻言民遠已、象言已遠民、　一説初陰之來已所可力制者不能包制使之跳梁天下。禍從此起矣。象言上人念切民瘼必思制小人无魚之凶由其遠民不爲之計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五以陽剛中正、主持世道、是以君子之領袖、而制始進用事之小人、猶以杞包瓜、勢若易矣、然彼方盛而我方衰、天實爲之、將何如以挽回哉、必含藏韜晦、深密其謀、潛制小人于聲色不動之中、則天運可回、而陽之消者、倏然來復、若從天而降也、有隕自天、

以君子制小人言、亦有作君説者、杞樹高大、能制下之瓜、蔓不實而自潰、比君子包容小人、而使不得逞也、　新説含章正是包瓜

程敬承曰、二謂之魚、五謂之瓜者、陰已生而成果矣、當時君子所可自盡其心力而爲之挽回、惟有此一包耳、包者、包之於範圍中、使不潰溢、象杞葉之包瓜也、含章者、不露才華聲色、而靜以制之、正上文所謂包瓜者、即此可以默回造化、而吾道之春復還、故曰有隕自天、謂非五之含章、不能轉姤而爲復也、

張陽和曰、夬一陰將盡決之也易、故揚于王庭、其道顯、姤一陰始生、遏之也難、故含晦章美、其用藏、

李去非曰、初六取象不一、于本爻則曰豕、于二四則曰魚、于九五則曰瓜、皆取陰物而在下之義、明其勢之將蹢躅、義之不及貿終

必至于太潰也以杞包瓜則勢不及實而不至觸獨矣不利賓恐其
失之踈含章恐其失之激也
胡氏曰卦本純乾乃飛龍之主只緣一小人進昔之潛龍化為羸
豕孚而蹢更事体大異動賴諸君子包制而五至于包而能含聽
自天之有隕其視乾九五之氣象何如哉為君者宜知所以謹其
机矣、取象姤五月之卦瓜以五月生杞以五月盛故有此象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含命也
九五含章由有中正之德涵養深厚故能才華不露藏以制之
也有隕自天由以挽回天命為志念〻不含所以能回天也
程敬承曰姤之時甚難處矣以一陰之微而忽之以五陽之盛而

欲勝之非善制之道矣故含章者大作用也此有大涵養者所能
也中正二字其幹旋造化之大樞紐乎然含章即是中正不自歛
其陽剛而恃才華以逞豈得為中正乎　志不含命全在含章內
着出沈德培曰制小人之道全重含章二字含章即是志不含命
含則不含〻〻則不含念茲在茲繫抱而不釋者只是要挽回天命
何時含置保下哉不敢放膽發露出來其欲〻含于中病者必其
割含不下者也深慮之人中心藏之豈不能挽回世道哉何伯
宗曰委于氣運之衰者是含命也而力爭于形迹之間者非志不
含命也謂之志不含則一念獨覺之中真有潛為之制而自通于
天者宜乎有隕自天也

欲承又曰夬姤俱一柔耳夬之五夬而又夬姤之五包而且含何
異哉也夬之不力則不盡塱其剛長也制之徒以力則不勝懼其
女壯也然一則曰中行一則曰中正總見夬所當夬而非激含所
當含而非縱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上九以剛居上既驕亢自高而无位又獨立无助蓋不問其當
遇與否而于世一无所遇矣為姤其角之象是不遇其所當遇
雖孤立而吝不遇其所不當遇則无傷而何咎
前解依舊說看宋宜以制小人言蘇紫溪曰三與上俱曰无咎遇
非正不遇不足為過咎也九五含章渾然不露圭角上之姤角

如夬之壯頓幾于淺露矣故窮而吝然儒者有云吾人當學子路
此上九无咎之義也　觀此益見九五剛遇中正之善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姤其角者由以剛居上驕亢絕物窮亦甚矣是以吝也
窮字從上字來惟在上故窮于遇而得吝然與其諂而遇毋寧窮
而吝矣

萃 ䷬ 坤下兌上　升 ䷭ 巽下坤上

纂言曰萃升皆自坤取義萃者兌之一柔說而為主于上故坤之
三柔順而聚之于二剛之下升者巽之一柔入而為主于下故坤
之三柔順而升之于二剛之上二卦之義聚散升降而已

亦擬萃亨氏

亦說物以大人

假充主乃歡萃說為權萬之說皆也澳時事不可從亨貞宜如此一氣說

亦可者為下四我請

萃 ☷☱ 兌上坤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順兌說君民萃也剛中而應君臣萃也澤上于地萬物萃也故名萃夫萃之時正孝子所以事親忠臣所以事君也故在王者宜假于有廟聚精神以昭祀事而祖考精神亦此聚焉在君子必利見大人覲觀光以亨其道第不宜妄希遇合而利于貞耳然假廟非徒聚精神也必用大牲以昭民力之普存則祭必受福而吉見大人非徒聚以正也必有攸往以樹千古之殊勳斯不負奇遘而秋處萃之道如此

以致格廟如見君立說用大牲假廟中事攸往見大人以後事皆

本、萃、乘。萃則精神聚故假廟萃則學問聚故見君萃可備物故大牲從其豐萃可有為故攸往樹其績。看來大人句宜說萃之時利于正道惟見有德之大人方可亨通而利于正如此說方直截。

當說似作四平看紛說曰聚之道有四神聚也人聚也物聚也事聚也神聚則當享廟人聚則當有主物聚則當施用事聚則當往

紛、

一說四事以王者貫下黃葵峰曰萃主者大一統之時天下既萃之日也王者天下既萃則當宗廟以祀祖考朝覲以觀諸侯吉禮以事鬼神典禮以同邦國此必然之理也如舜典格于文祖武成祀于周廟即假廟也舜典四岳日覲羣后四朝武成庶邦冢君受命于周即見大人也舜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武成庚戌柴望即用大牲也舜典命禹往平水土命稷往播百穀命契往敷五教命皋陶往明五刑命伯夷后夔往典禮樂武成脩五教崇三事立信義行官賞即攸往也

全彖合旨　全彖宜以順以悅剛中而應貫下而致孝享致以順悅也聚以正聚以剛中而應也順天命順以順以說剛中而應也是即天地萬物之情也而聚大矣、孝享聚正若不分貼俱承首節來說亦可言以此順以說剛中而應者假廟則為孝享利見則為聚正用大牲有攸往則為順天命也

程注可曰首節聚處即是天命下面不過因而順之耳順天命處依地聚處即是情要看得合一大抵萃之時皆神人之精神于我聚是乃天命我屬矣自非假廟利見大牲攸往何以洽神人而從帝眷哉至于能順天命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焉明是眷之精神通于天地萬物也天地即神萬物即人也總之天人于我聚而我所有以聚之耳　單重剛中亦可陸庸成曰人心不順以悅則不能萃如順說而不主以剛中即應亦妄萃也惟是人情不拂而所應者又剛中之主故一萃而亨利集焉

蘇子瞻曰不期而聚者必至之情也惟剛中則順悅而得其所聚之正者天地萬物之情皆是矣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卦名萃者聚之義也卦德坤順兌悅是民順以從君以悅以先民也卦体剛中而應是君誠于下交臣切于上應也必加此然後為聚故名萃　萃則王假有庙豈靡文哉致吾孝之誠享于親也利見大人豈干祿哉行君臣之義聚以正也用大牲利攸往一順乎天命耳天命者天理自然時而已矣禮隨時豐功以時建皆天命宜然所以吉而利也　夫觀卦而萃和上下矣觀詞而萃洽神人矣豈惟是哉陽倡陰和天地亦此萃也聲應氣求萬物亦此萃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况君臣乎天心地理萬物者哉

首節要見順必本于說應必本于剛中責成於君上去

二節致孝致字有深意蓋精神既聚而能致之者也孝在格庙先但于此時致以享耳聚以正即利貞曰亨者以得萃之正為亨也順天命猶言順時猶之二篇利也不利非其時矣一說順天命即在人心上說出蘇紫溪曰節曰天命謂性忠孝皆性也又曰帝天之命主于人心尊之親之皆人心之不容已者也用大牲以將假廟之孝敬如事天也攸往以達利貞之宗事君如事天也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曰順

求節玩一情字萃不在形迹有所以萃者情也情志若乘何由得聚徐氏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蘇紫溪曰人與天地萬物總是一個精神吾之精神不聚則天地自天地我自我萬物自萬物判不相屬吾之精神既聚則天與我一地與我一萬物與我一絪縕化醇之景象不在造化而在吾心矣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于地萬物滋茂萃之象也君子以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于是修戢戎器以豫備乎不虞所以保其萃也

戒不虞正除戎器之意萃之世人情紛紜或有意外之變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　唐凝菴曰取澤之畜以畜戎器謂之除防澤之潰以防不虞謂之戒

閩之師曰萃之時必有文事亦必有武備假有庙文事也除戎器武備也如是天下之心合矣

六爻合旨　六爻皆得无咎者何也萃貴以正以應為孚非應為亂无應為嗟為涕初之若號二之引吉孚以正也三雖无應而上乃其類亦不失為正也四必大吉五必元永貞皆以正也上雖无應而未敢安然亦不失為正也

游蘐溪曰六爻何以皆有戒詞也初戒乃亂二示引吉三戒嗟如

下以萃上為正而易于失正者下之常也四有不當之嫌五有匪孚之憂上有齎咨之恐上以能萃天下之衆為正而難于得衆者上之常也必修其元永貞之德然後為聚以正而有大人之亨乎

毘陵氏曰人之情莫眞于聚散曰號曰笑曰嗟曰咨曰涕洟此皆眞情所發見歸于孚所謂見天地之情者以此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應當有孚者也陰柔不能固守故孚不終心志惑亂二陰為比其萃妄矣然其咎也將何如而免哉呼號正應以求萃雖從龍龐定衆㘭聚而笑然號者正也笑者邪也但勿恤而往以從止則有孚克終无妄萃之咎矣

此示妄萃者以反正也洪覺山曰號嗟咨涕皆无所歸之詞陰柔之態也一握是衆人團聚之稱笑者兌說之象也或云棄家遁而就睞遠則笑昧本始而修晚節則又笑勿恤決其當自信也

一說鄭孩如曰此六爻亦當以比六爻參看比初爻言孚此亦言孚皆孚乎九五也比無他陽以分其比故初得以專孚於五萃有四陽又為初之應故初於五孚不終而亂萃於四夫四雖正應而乃權臣五雖非應然萃之主也不終孚於五而萃於四非利見大人之正也若號一握為笑者媚與媚竈之見勿恤而往從大人則无咎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乃亂乃萃應四之志亂也使志不自亂其雖得而亂之

汝吉曰堅其孚而往則志治矣卦惟二陽初應四二應五皆堅其孚以尊陽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閒是五其所事之君二陰同德之友也必牽引以萃則得以人事君之道不負民責矣吉无咎然此存賢一念乃忠愛之誠所謂孚也止此孚心自足上徹宸衷安用儀文哉猶祭者有其孚誠雖用禴可也

引即是孚孚者萃之本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于上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于外用禴之義也蘇氏曰上用大牲而下用禴以為有重于此者矣　夏祭名禴物未備惟以聲樂交于神明祭之薄也秋嘗則荐新冬烝則衆物備

一說引是引君當道九五匪孚君道未光故六二引之然引君豈在口舌必積孚誠乃吉而无咎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引而吉无咎者由其愛君許國之忠不變其初也不然其不亂萃者幾希

中此是孚紫溪曰人之心孚則不變不孚則多為物所遷孚則光不孚則多為物所蔽二孚故云未變五匪孚故云未光

馮敏卿曰保天下之萃者非大法小廉君明臣良不可也二之引

要補此意

小吝者以別初之往无咎也

吉、四之大吉、无小吝、恭也、二以孚為利、五以匪孚為戒、君臣合德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人必有可萃之德、有素萃之人、而後得所萃、六三陰柔无應、是无德而人莫與者、故欲依權勢以立功名、徒嗟如而无所利、為三計者、惟往從上六之故交、則得萃而无嗟如之咎矣、但陰極无依、乃三向所羞為交者、以不得萃而往、何柳從之晚哉、故小吝、要以理所當從、小吝不必恤矣、

往无咎、決其從上之從也、小吝惜其從上之晚也、玩初六之詞、見衆笑不必恤、而守正不可不堅、玩六三之詞、見小吝不必恤、而從上不可不早、

五行可曰、萃初三兩陰皆欲萃四者、聖人不欲其以不正相萃、故於初曰乃亂乃萃、於三曰萃如嗟如、深戒夫四之不可萃也、而又皆斷以往无咎之辭、往前進也、欲其舍四而萃五上也、以正相聚、何咎之有、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往无咎何也、亦以上居悦極、能巽以受之也、不然能強合乎、聖人慮其有疑慶之心、特言上巽、以堅其必往耳、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上比九五、下比衆陰、是大臣而任君民之萃矣、可復居陰不正、蹈邪媚之咎乎、故必事君臨民者、不為容悦、不為要結、如是大吉、而後君民兩无負也、乃得无咎、

傳曰、自古不正而得君者多矣、不正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桓、魯之季氏也、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　中溪曰、四近君、應初比三、皆有求萃于四之交、聚以不正、不无僭竊之咎、　象旨曰九四近臣居多懼之地、非君位而有聚物之權、咎之所歸也、故以大吉戒之、　游氏曰、貞以親上、義以使民、思患以杜覬覦之萌、謹度以防僭偪之漸、是謂大吉、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必大吉而得无咎者、由其居陰而位不當、君民之間、未必其出

于正、故欲其大吉也、

萃位、惟九五四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言不當也、胡氏曰、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者也、无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中正居尊、是以元永貞固之德、居崇高富貴之位、萃有位者也、德稱其位、固无咎矣、如是有未歸而匪孚者、至治之累、不免于悔、然亦奚必動兵哉、但自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匪孚之悔亡矣、

有孚、要覆頭位乎、天德之意已是人无不孚了、匪孚一段、不過備

民惴以增修其德耶如當民迎命帝而誕敷文德是已九四比群
陰在下以分其萃而五不得衆故有匪孚者　蘇紫溪曰五中正
何以匪孚以說孚累也五居說体或者粉飾徒工而實意不足便
是君道未光處元永貞者反而求諸心也乾元坤元總是生之之
心正有孚之本体也求此真心而常永貞固以守之則表衆如一
悔可亡矣
丘行可曰比一陽統五陰一則尊尊則衆陰順從惟五之歸故五
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則分分則衆陰有萃四者有萃
五者而五不得以尊其萃故有匪孚元永貞之戒胡氏曰比獨以
九五為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詞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

五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其終非此三德未必始終盡善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萬邦作孚君志乃光萃有位而猶有匪孚者志豈得為光乎
未光是不能自歉非病民也乃病己德之未洽也撰未光之志則
元永貞必有真修矣
易述曰乃亂乃萃不肯萃也萃如嗟如不能萃也志亂者謂其孚
之不終也未光者謂其心之匪孚也中未變則孚有終而志已光
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上當萃極而散之時處上獨立遠近无助危莫甚焉若能恐懼
以圖備省如齎咨涕洟則危者可平而无咎矣
此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者也周用齋曰古之人朋來則樂不
得于君親則怨然則號嗟悲泣豈過也哉其中不是空空憂懼有
儆戒修德意　自口曰齎咨自目曰洟自鼻曰涕　取象兌口齎
咨象兌澤涕洟象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萃之時得萃則安上六求萃不得豈敢晏然自安于上故憂懼
　如是耳
中溪曰五為萃主而上乘之故未安　陸庸成曰上之未安者何
也臨之二陽進居君相之位既為萃矣萃之進為觀則上非復六

之所宜居也故求萃於下憂泣以示未安未敢安然于四五之上
也　項氏曰六爻皆不嫌于求萃然則為上計柰何曰不安于上
而萃于五易上為晉則五光而上安矣故五曰未光上曰未安
皆非決詞明有可變之理也
升䷭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卦變柔上居四是以柔嘉君子乘時登庸也故名升夫君子既
升當得元亨吾見其用見大人也臣主初交情分即投勿恤見
擯矣由是南征而大有展布勳業隨頭而吉也此元亨也
用見大人升也南征亦升也勿恤元亨也吉亦元亨也要眷深一

中得君所以行道也不言利見而言用見何也利見宜見之用見者將變動而有為則見之。南征者離明于南而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會于南方故以向明行道為吉。看來一直說下更佳經敬承曰升之時宜見大德之人與之有為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則勿用憂恤而有前進之吉矣

全彖合旨 全彖總是柔以時升一句巽順即柔也剛中而應見大人南征即時升也柔字最重蓋升非難在于知時非難在于用柔以心之人從容和緩退藏之心常能勝其上人之心故能量時而進不失其時剛中而應也有慶也志行也雖非時升之元享貞而本于巽而順則皆以柔道行之也蓋位進之途絕元利于用

剛旨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卦名升者變自解來柔本居三今進而升于四是以柔嘉之臣乘機遘會適當其時矣故名升 而何以元亨也蓋君子之升既度其身又度其君卦德內巽是深潛縝密非欲速躁進者而外順又能從容審酌非當時不進者皆可升之德也卦体剛中是我抱匡時之略而應其君切樂道之誠又可求之會也其德其機皆利于升是以元亨 然升莫大于得君惟用見勿恤則千載明良之會以遭有慶也其莫大于行道惟南征吉則致君澤民之志以遂志行也皆所為元亨而非時升曷有此哉。

首節陸續曰柔本不能升故曰時柔謂巽巽之升非以其附陽以其遇坤也其升有時故謂之時升。

二三節陸庸成曰見大人南征升之所以大亨也巽順剛中而應又所以有慶志行之本也蓋內巽外順固足以俟時矣使應之不以剛中則巽順祇為媚悅何以達利見之節而壯南征之猷哉有慶即解勿恤宜志行即解吉字當一直說 紫溪曰見大人南征是一時事升之時君固慶于得臣亦慶于得君既慶矣安用恤此上輔明君而獨明出治世道升于大猷可必也此志未行安得有慶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以漸而長升之象也君子以天理之在人心得養則長災發則消于是慎以崇德自一念一事積而至于高明廣大興木之生何異哉

積字有積漸積累兩意 徑敬承曰慎德工夫全在積小上德本高大原于細微處發端君子慎德即于細微處從頭慎起而積之以至于高大幾希之存入危微精一之閑幽獨之謹致中和位育之全亦以為小而忽之雖欲積至高大何由焉 夫均一木象也在山則為漸之居在地則為升之積亦漸也 均一地象也明出則為晉之昭明木生則為升之高大亦亦晉也 語録云慎是徹首徹

尾工夫、木之生、日日滋長、一日不長則枯、德要日日進、一日不進
便退。沈德培曰、聖賢地位豈必遠求、只目下一念一事日日如
是、節節如是、便做成矣。積小下学也、高大上達也。
□來順不必作慎字解、朱子曰、因其固然之理而无容私焉、順之
說□以積漸勿助長說更佳、　取象順德坤地象積小高大巽
本象、
六五之合旨　汪行可曰、升卦之義、以卦變言、則柔以時升、六自上
升而為四也、以二体言、則以巽升坤、下三爻為升之人、上三爻皆
受其升者、以六爻言、則六五貞吉升階、居得尊位、為升之主、下四
爻則皆來升者也、

汪郁山曰、萃升二卦、群賢之萃、利見大人、有九五之君在上也、六
二正應故引、萃有用享之象、初之號、三之嗟、九四之吉、視其引類
與否為得失耳、九五當衆賢之萃、益修其元永貞之德、衆志固无
不孚、然群賢之升、用見大人、有九五之君在上也、九二正應故同
升、亦有用享之象、初之允升、三之虛升、四之上升、皆以同進而志
行也、六五因衆賢之升、益闕其太階平之治、衆賢固為之助矣、萃
極則有升、升極則冥、又皆持滿之戒也、
紀聞曰、初言允升、二言孚、三言无所疑、四言順事、五言正、上言不
息之貞、可見聖賢不求升于升、而求升于己、凡志之不合、與不孚
有疑、不順、不正、不恒者、皆不足以進德、不足以立位、雖升非易之

所謂升也、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當升而巽于二陽、故二陽信之、援以同升、志行乎于同類、
將揚達于朝廷矣、得君行道端由此也、信能升而大吉、
此後進之士得先達之士為之援引也、允信也、晉三衆允、下為二
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為二陽所信也、大字宜玩、凡大作用大建
立皆在此大字內、　象旨、所以為升者在巽、所以為巽者在初、故
言允升、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升大吉者、以二陽志欲上進、而初與之合、故藉其君揚而大

吉也、
上謂二三、如二以剛中孚君、三以剛正進、勝志皆欲升者、玩合志
二字、見君子援引不可虛聲動也。
馮大所曰、初允升、信于二也、二用禴孚于五也、信于剛則不為援、
孚于柔則不為亢、小臣行志、大臣納約、无不順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以剛中上交五、以虛中下應、是人臣所以自結于君者、孚誠
耳、何假外飾哉、禴祭乃利用禴也、此事君之正、非容悅也、无咎、
程欽承曰、臣主之間、煩縟不可、簡薄亦不可、要以孚誠為本、惟既
孚乃利用禴、以見匪孚之不可耳、楊誠齋謂臣有所當然則遂事

有喜見坐欵上而君臣道合意

而不為專。上有所重發。則銜命而不為悖。皆用禴之義也。二惟孚
以獲上。此初能附之升耳。　雷松曰、用見大人勿恤有慶。全重九
二之孚。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與初相孚。則得君而道可行矣。不有喜乎。
唐氏曰、喜即南征之吉也。象自五言言有慶。以君臣之位。爻自二
言言有喜。以升者之行。○呂仲木曰、主升之君而才能當升之臣
而順則天下之所疑也。孚而用禴。禴諸鬼神。且不疑。而況于人乎。
喜而後可知也。
九三升虛邑

无所疑正升升虛也

三以陽剛當升時。是負棟王斷國之才。而際皇路廓清之會。故
其升也沛然南征。不猶虛邑之升。蕩无阻碍者乎。
此已在位之臣
一說、黃葵峰曰、虛邑。非謂空虛無人之邑也。所謂禮讓之國。以謙
虛中[illegible]為心。以推賢讓能為尚。而無嫉妒屈曲傾陷之風。真
有虛邑之象。　取象。坤象國邑。坤体虛。故曰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升虛邑者。以陽剛當升時。既具才猷。又逢際會。豁然通達。何疑
碍也。
或曰、疑是己之疑滯。與人之疑阻也。于德无疑。賢于時无滯机。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以順而升。是人臣推誠上交。猶王者以誠事神也。為王用
亨于岐山之象。盖君心自格。臣職无愧矣。吉无咎。
坤体本順。又以柔居柔。至順也。順有積誠之義。升有上通之義。或
曰、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
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于五。而有通上之嫌矣。故在二言孚。在四
言順。其義可見也。　王指文王。以順道而升。此岐山之王業所以亨
也。岐山之業。始于太王。成于文王。故隨之固結。太王之始也。升之
順事。文王之終也。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與六之合

王用亨于岐山者。言人臣恭順不失。以事一人。事君如事天也。
故取此象。
曰順事。豈徒假飾服事之名者耶。
六五貞吉升階
六五當升居尊。有居陰不正之嫌。故必黜功利之私。崇蕩平之
軌。則天德純而王道溥。治化之升于大猷也。可不勞而致矣。其
吉如升階之易者。
所謂有純王之心。乃有純王之治。　一說以柔居尊本不正也。貞
吉者。戒之應剛中以為貞也。君臣一心。賢才並進。所以能升世道
如升階。　取象。坤為土。故曰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王者以致治為願貞吉升階則化行俗美治定功成願治之志大慰矣

象以二言謂之志行象以五言謂之大得志其義一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君子孳孳為善之心與小人孳孳為利之心一也陰居升極昏其于利欲而不知止何利哉昂若迸其逐利者而用于不息之貞乃為利也

此聖人轉移之也而若曰不息之貞四字連縱謂雖冥升之人而本心之天理有不息者此乃本体也故利于不已以求之工夫即在利學內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求升者豈不欲常享其盛哉乃在上而冥升則悖理已甚立見消退而富不可保矣

程敬承曰不息之心一也用之于升則冥用之于貞則利冥坤極也不息而貞乾也乾之不息故不消升不已而冥消之道也

困䷮坎下兌上　井䷯巽下坎上

陸庸成曰困德之辨也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井德之地也故曰井養而不窮象傳俱本之剛中以二卦爻之德言也剛中在困則為精誠之本体二之所謂亨祀五之所謂祭祀此也剛中在井則為静深之本五之所謂泉是也二卦獨上六與之以応吉贊之以无吉何也困不極則心不通井不上則功不成

謝疊山曰困井相表裏困為塞井為通困澤中无水井木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也

困䷮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陽為陰揜君子遭逢拂抑而正氣不得展舒故為困夫君子不能必其无困而恃吾有所處困者惟是太然自得身困而心則亨乃得處困之貞矣是貞也非有大涵養大識見者不能故惟大人迺能如此而吉且无咎也不然彼小人者一當困窮輙嘵嘵駁辯其不平之鳴適以招怨而不為人信耳是不能亨者也大人豈若是哉

舊說內明外晦非也通御篁亨字亨就是貞吉无咎就是亨有言不信發言以决其當亨也総見處困者必亨然後為貞

燕溪曰困德之辨亦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之心在世故之中而超乎世故之外通如是困亦如是此胸中一段獨得之妙不因困而有失非因困而後亨也貞順受其正也有言不信正小人所以異于大人也困不忘于心故不忘于言此是不能亨故曰尚口乃窮非徒欲忌言也欲其忌心也

程敬承曰不信非人不能信也信者安義命之實心也困而有言則心不安于義命矣益取困窮非又

看信字甚

加一番困窮也只是終身束縛其中而不能自脫身既困而心又困若益之困耳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卦名困者卦体剛為柔揜是君子為小人所揜正氣不伸故困也　然不免于困者君子也能善處困者亦君子也卦德坎險兌悅從處拂鬱之中大然自得身雖困而不失其心之亨也此辭所以謂亨也若此者其惟君子乎故詞曰貞而又曰大人吉者蓋歸之君子亦以君子有剛中之德也剛則不屈中則不倚所以處困能亨且為得正而吉也彼云有言不信者以困之所尚亨耳苟徒尚口乃憤激而自取窮也豈能亨之君子哉

首節胡氏曰塞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无所窮困之三剛皆揜于柔窮无所容所以為困

二節不失實所實俱妙困非能亨有所亨者沈德培曰吾心原自有所亨不是則腳踍方亨即困而所亨之道依然不失遂是見真守定之君子能之君子即剛中之大人蓋困之移人每乘其柔荏柔荏則沾恋沾恋則多牽纏故貴剛又乘其矜激矜激則虛憍虛憍則易至耗折故貴中剛與中食則隨流淨泥驕純何弗亨何弗貞尚口乃窮乃字要看困何足窮惟心失所亨而急于自明乃至于窮正亨對　趙汝楳曰其惟君子乎以貞故也不撓而折于困不躁而重其困斯剛中之為善處故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剛中之德不言而信所以能通尚口乃窮无可通之理矣　兌為口舌處險者用兌之說則可尚兌之口則不可　李膺范傍華吹枯嘘生亟為標榜卒貽黨錮之禍尚口之窮信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困之象也君子体之以處困為患難之來係于剛常名節者固有志也則論是非不論利害委命幹旋尤所顧惜于以遂已之志非困而亨者乎

命可致而志不可奪即是亨也

致命非心定要死只是拚一死去做事凡人做事稍有顧惜此志便不能遂矣　陸氏曰亨莫亨于志之通故致命遂志即是不失其所亨致命者立命在我致命而不致于命也遂即自得之謂

六爻合旨　丘建安曰困剛揜也卦以三柔揜三剛為象然剛為柔揜者吉而柔揜剛者凶下卦以初三之柔揜九二之剛則初三凶而二吉上卦以上六之柔揜四五之剛則四五吉而上凶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二剛爻之謂矣

陸庸成曰卦本以剛為柔揜曰困而六爻偏見柔為剛困即剛之困也亦非柔能困之故初困于四三困于二四上困于四五方且為株木為石為蒺藜為金車為劓刖何其甚也而剛之困也祇以酒食以赤紱未見柔之能困剛也夫柔本欲困剛而反困于剛彼方有慶有與有悅而我則不明不詳終身凶塗而已為之柔何堅

人予是棄其困極而告之曰汝動則悔隨之其庶幾悟而悔于心乎汝不思困君子君子豈欲困汝者哉惟既悔而改其掩剛之惡則株木可以為旂而石亦可以為柢此化凶為吉之門即是變小人而為君子之術聖人之旨微矣

蘇紫溪曰處困識命道矣文曰亨貞周曰有悅孔曰致命遂志安往非樂安往非天至于酒食之困焉而慶金車之困焉而終赤紱之困焉而悅葛藟之困焉而吉則生于憂患天且弗違矣不然幽谷之入不可出也蒺藜之據不可安也天下不能无困之時而豈有不困之心之无所累則排擠亦皆樂地心有所累則通顯祇為危機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初以陰柔居困之底是當險阻之地而才不足運用坐困者也為臀困于株木之象使明者處之猶可自拔以出于困而居暗之甚又智不能觀變終于困而已又有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

時說以首句為无才下二句為无智第來才與智非二件无智正是无才六柢陰柔者多暗宜重智邊故象曰幽不明也臀困是困于下而不能行乃坐困象下二句是无智而終于困耳　株木之有刺者人之体行則趾在下坐則臀在下坎幽暗于幽谷象三歲數之成父也　唐凝菴曰玩象其惟君子之義則惟陽剛在困能不失所亨耳陰柔必不能也况初三本為陰者其困極而不安宜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溺困者惟是智能察幾入于幽谷以其暗甚不能明義理識時務耳

幽故不明洪覺山曰困之善在陽也陽斯明而見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二以剛中當困時是王事賢勞以才受困且寵遇方來責任愈重不有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哉人臣處此當精白一心以圖報效之誠如享祀然乃為利也雖或所遭非時不能遂時立

功而不免征凶然忠臣報主惟知致命遂志之義必如是而无歉耳何咎

此爻總是忠臣自任以濟困征凶一轉甚言義不得避耳時說利用以下謂時不可為但竭誠事君則利若征行濟困則凶然此非德不足也限于時耳于義何咎哉不如前講直截程欲承曰征凶非不能濟困之謂所為多寵多危多榮多懼是已義所不得避惟自竭誠以圖報效雖凶何咎如以不能濟困為凶則中有慶說不去　此爻孔明似之南陽抱膝豈以漢相為樂而先主言聽計從信任愈篤其後鞠躬盡瘁雖或業終偏安然其一生忠義至今凜然有生氣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于酒食得君之慶也何以有是哉惟剛中之德足以濟困故有君寵之慶也

一説慶以福慶及天下言亦可游讓溪曰需于酒食者安常以待時困于酒食者居常皆憂時也憂時之忠困匡時之業所由成者故曰中有慶也謂天下之福慶由于斯也以中德有慶則雖困于酒食非所以為困矣昔人論唐之士夫能以憂道救世之心易其嘆老嗟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于亂亡此之謂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陰不中正不德不足不善處困者也故欲前推九四以上升既堅剛而難動退倚九二以圖安又剛鋭而難依為困于石據于蒺藜之象則危亡立至雖有上六之應終難保矣故又為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之象凶何如哉

困石反為所困也據蒺藜反失所依也入宮不見妻又失其安居也此失位无應之象

程𨑳可曰此爻宜以㭊掩剛上説以困石為主下二句皆原此句來小人欲困君子以有同心者為之應六三原恃上六為應而上六見三之進退兩難故不為之應耳子瞻曰小人易合而難久故困之三陰其始相與結交而掩剛其終初六之臀困六三之妻亡

取象兑為剛鹵亦有石象荀九家易坎為蒺藜三内体故言宮

上兑女故言妻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為陽而來配于上六上雖六之應而以六配六宮則是矣而非其妻故言入其宮不見其妻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據于蒺藜者以乘九二之剛據非所據也入其宮不見其妻者危亡立至不祥之甚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初六困甚恃正應者援之九四處位不當才不足以援初而其來徐徐不果初六安能就拯而前進哉祇為九二所隔而困于金車耳此四之羞吝也然正應有終合之理寬之徐者不終徐困者不終困而有終也

有以來徐徐作初六言者不可從唐凝菴曰四為初正應豈不欲疾援之哉要知初之困不可獨解二解則初自解矣其來之徐徐者困于金車耳前講惟四來徐徐故初困于金車此説四之來徐徐故初之困于金車二説俱集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來徐徐矣而志未嘗不在初也夫人弟患无志耳苟有其志則才雖不足終必相合而有與也

小象累而必言四之志曰有與則非困矣故困之道必求其與

一説蘇紫溪曰四五同為上六所揜進而見推豈君子直遂之時耶惟沉潜以養其晦從容以俟其幾故四曰徐徐五曰乃徐其

勢然也象曰志在下者以位雖上人而心則下人不敢自以為驕而犯于難也然四五合德天下之事終以舒徐濟之故曰有與又曰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為近習蔽也下則乘剛為強臣迫也故象劓刖夫臣下本備使令者既為所傷則无所用而反為困故象困于赤紱始之不悅也如是哉幸剛中說体是内英明而外善調故能徐以圖之制服近習駕馭強臣而有悅也至于有悅則臣下皆化矣不猶祭祀之誠而久當獲福乎

廬陵氏曰英主見制于群小多不能審而常以輕發而敗此爻徐

字極重徐字有不動聲色靜以俟之之意 朱君紱也取以為應于上之象赤臣紱也取以為困于下之象二臣位故言享祀以誠感其君也五君位故言祭祀以誠化其臣也利用祭祀由剛中之德來剛中即誠則无不格也 四五皆言徐以皆說体也且困時不可亟求通也 游氏曰困上卦三爻不能皆正而有終有說征吉者以皆說体而善處困也

一說利用祭祀不喪匕鬯之意知其不可力爭靜俟機會如此庶乎小人可去君位可安可主宗廟社稷之祭矣亦可從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五之劓刖為上下所制則主威不振豈得志之時乎乃徐有說者以不偏而中故順理常直足以馭下不終于困也利用祭祀者以此中直事神神必監之而福祉綏矣何臣下之難化哉

看來中直二字只重中字區處得宜為中惟中為不撓不激而理常伸故能去群小而有說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陰柔才弱也困極時窮也故欲有為則才力不及欲安息則時勢危迫為困于葛藟于臲卼之象動輒有悔无行不困也如此則不可征矣所以然者陰柔不振以至此耳當此而不翻然猛省非夫也誠能一旦悔悟變柔為剛則振拔有為可征而吉无復葛藟臲卼之悔矣

時當困極聖人全要人去做事故既動其悔心復與之以征吉 保欲來曰无口自言為曰曰動悔是自訟亦自悟也是悔機亦變初也知其動悔而悔豈遂悔而不動耶悔前之動不得通而更思變動以求通洪覺山所謂知悔而之吉是也征行也困以得行為通不但曰行而曰吉行則无不通矣所謂變乃通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于葛藟者陰處困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為吉行矣吉行則困斯亨矣

未當以陰柔言動悔消悔其吉全在于行聖人要人打起精神幹事耳 按六爻多以行聯義蓋困塞之時以得行為亨初言臀

吉……勝。四言車皆行具也。至此而曰吉行。飛亨途矣。然非養……
不及此

說曰不改井又曰改邑何也酌損益王者去法下不改也

周易會通卷之七

井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猶井水在下而上行也故為井

夫井養道也自古先王養民原有常法誰能易之即勢有推移時有變革而不可改者常在也故為治者誠能恪守成法從其開制度不无損益而成憲不改則率循无愆可人人守而天下皆沾澤矣猶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然守法要在慎終若行之未幾施復議改則功垂成而敗猶汔至未繘而羸瓶也凶

……會通……奉去

王養民說見守法之宜于治而當要其成也。傳曰井之體有常不遷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改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也井之德汲不竭注不盈无喪无得也井必用往者來者皆得其養井井也此井之道也井以上出為用幾至而不及上猶无用也此用井之道也。

蘇子瞻曰井未嘗有得喪繘井之為功羸瓶之為凶在汲者耳

既无喪矣又曰无得何也蓋變法者皆圖其得而不知所喪實多不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故曰无喪无得

井說以券德言

一齋陸氏曰井德之地也事有變而理不遷改邑不改井也本體自如无加无損居安資深應用不竭无喪无得而往來井井矣然敬又為聖學之始終也苟操之弗固至于幾成而敗則執德不恆

井養句以治道言

非汲井之无成功乎。

全彖合旨　程献可曰井養不窮用之有常也此養民之政王道也然王道根天德而流二五剛中有常久之天德矣是以功及于物施无不常也彼羸瓶者不常厥德而自失之耳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卦名井者卦象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是得水之精為土之潤以土之潤為木之華猶井水在下汲之上行也故名井是井也淺言之汲取于源泉者養在日用推言之汲取于聖政者養在樂利蓋道濟之恩人人被之莫竟其原世世飲之莫涸

其流者其殆君子養萬民而不窮者乎　然詞曰改邑不改井者何也二五剛而得中也剛則德性堅定而能持中則充養純粹而喜安所以成憲是遵也然其要在敬勉而有常汔至亦未繘井功尚未成正當兢兢持守者于此而敗其瓶則前功盡棄所喪多矣是以凶也此法之當守而又不可不敬以底其成也

首節釋井之名而因及其用井養句在治道上講更冠冕有在井上說者亦可　井是有源之水凡无源者其用易竭有源者其用无窮　一說巽木乃汲桶之木剛中主君臣言

蘇紫溪主學問說井是有淵源學問剛中是天德之剛渾然在中正學問淵源居安則資深往來井井正是左右逢源之妙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夫井養萬物而不窮君子養萬民而亦不窮焉澤壅而不流則竭即流而必自己出亦易竭故既慰勞之以君養民又勸勉之使民相養如是而澤之周也亦猶井養之无窮矣

勞民者制田里教樹畜也勸相者有无相通互相賙恤也四字不平勞之不已又從勸之要見愛人无已之心容保无疆之治

六爻合旨　馮文所曰道之成也必成于出故井以出為功也初之无禽泥蠐之象也遯世不見知之際也二之射鮒浮沉閭里之際也少有所見者也三之井渫潔其內而可食也四之井甃飭其

外而可汲也所謂修身見于世而猶未用也五之井冽寒泉則志高行潔用之上矣而所食猶未廣也至上六之井收勿幕則已推其美群利其有博施而有常井養之功為大哉夫井之成成于德也有遯世不悔之精神則有萬物皆覩之氣象君子之養天下亦在養其德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為泉六則陰柔也上出為功初則居下也德不足于己功不加于民此明主不賓衆人共棄也故為井泥而不可食則為舊井雖禽鳥不顧而況人乎初之无位无用甚矣

井泥即舊井无禽甚言其不食耳德不足用曰不食為世所棄曰

无食。胡雲峰曰、井、以汲而日新、泥不可汲、是為舊井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泥不食者、以初六居下、是人品汚下也、故舊井无禽者、為時所舍而不用、又誰尤哉、
徐進齋曰、人品卑汚、不可強于為善、无用于世、為人所棄、觀此可自勉矣、 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陽剛有泉而上无正應、則汲引无人、下比初六、則氣沍无収、故雖經綸素具、恥足道、腴自潤、而澤不及民也、取象于井、則為井旁穴出之水、僅能下注于鮒、取象于汲井、則如甕之敝、而

水漏于下也、欲井養不窮、得乎、
時說二句俱作功不上行之象、愚見下比初六、宜象井谷射鮒、功不上行、宜象甕敝漏、蓋九二本有泉者、但因上无應與、故下比初六、是恩僅施于、仰派煦沫之人、或閭里鄉黨之輩也、故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谷射鮒、非德不足、則无應與之故也、此德不能自達以澤及百姓也、若上有與之者、卽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三以陽居陽、具濟時之畧者也、在下之上、未居要津、以故民不被澤、徒使與論與嗟、知己稱屈而已、猶井渫不食、而令人心惻耳、惻之者、何、以九三本有可用之德、惜乎不遇王明耳、使遇王明、必將舉而用之、君民並受其福矣、豈終不食已哉、乃今可用不用、如之何不使人惻也。
可用以下皆惻之之詞
重、可用二字、胡氏曰、行道之人、為我而心惻、以此水可用汲、而不汲也、末二句正設為此詞、總見為我惻之意、 有以首二句為惜之、下二句為期之、亦可、從大抵君子不患時之不用、而患德无可用、可用在我、何憂王明不遇哉、 承菴曰不曰明王而曰王明者、惟明者能知其才德、汲而用之也、故曰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傅說岩野之胥靡、蘇子瞻曰、是井則

非敝漏之甕所能容矣、故擇其可用汲者、曰孰可用者哉、其惟王之明者乎、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不食、豈獨同儕悲之、雖行道之人、皆哀其窮矣、此未遇明王耳、苟遇求賢之明王、則身用道行、何君民不受福哉、
行者皆惻、我安得不惻、此以見人心之公也、故象曰、求王明受福、決詞也、此井渫必汲、必定理也、受福與三之福、○井渫可食、所以為福也、井不渫誰為惻者、○王不明誰為汲者、○則惜其无與、○三則望其王明、逆信有時哉、○
九四井甃无咎

甃所以禦泥而進泉也不必入功不及物也

四雖陰柔不泉而柔得其正為能反身自治不混于污象為井甃不失為清修也无咎

程敬承曰甃者甃而脩之也井而甃矣則舊井完而渐矣六四柔得其正近承九五之君巽木上水之始能甃而治之修而潔之則无污壞之咎无污濁不食之患而將有汲引上出之功矣　井道有体有用井甃所以立其体也　胡氏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〻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〻二之谷也渫與甃其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来不窮矣

五行可曰三在内卦渫井内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illegible]必不渫則污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污此君子内外交修之道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甃无咎以其自修如脩井也所以无咎

[illegible]曰甃謂已成說脩井是原其工夫修有除去不潔不使淺已遺[illegible]

洪[illegible]山曰四在水体矣而又有待于修何也四不患无水而患无井四井地也井修則水自冽而澤物之本自存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五有陽剛中正之德是人君淵泉之性純于豫養心源粹矣象井之冽而可食也由是以天德為王道盡人而含哺飲醇矣不猶寒泉之食乎

陽剛中正具以德言有此德則井冽矣曾在己言曰井冽自乃救言曰寒泉寒即冽也　潘雪松曰冽清潔也水清則潔而寒於四寒泉〻動于下者也九五之寒泉即九二之所出也三渫之四甃之皆修德以待汲九五是既三在上井冽寒泉乃得汲而為人食所謂出受其福者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過物然後[illegible]而濁故言寒泉以表潔也　胡氏曰井至此初泥已淺二漏已修井道全矣所謂井養不窮者正在此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illegible]寒泉之食者由有中正之德故井養繇心源而出也

[illegible]子田曰象獨揭中正字謂陽剛為泉陽剛而又中正所以為泉之寒〻故食也專以君德言不可說倶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上六雖非陽剛然當井道上出坎口不掩之時能普勞民勸相之功大井養不窮之惠聽民取之而勿禁也象為井收勿幕此大善而吉之道也可襲取能哉必其實有惠民之心而淵泉之德靜深有本故能時出不窮如井收勿幕而元吉矣使非有本則出之无本施之易竭何以得元吉哉

劉濂曰井道成矣收者收繘收瓶汲之終也勿幕者坎口不掩公其利也有孚者井中實有孚有常而不變源〻而不窮也　一說主大臣説鄭孩如曰上六以五為泉五之寒泉食者上之勿幕為

以大臣言亦佳

之也大臣能尊君利布下承流宣化之象坎体中實必本正指五
又然臣一体五之孚即上之孚々乃水之性也蔡爾華曰主澤多
為宜留有司所蔽收而勿幕即是元吉王道任于成也…志不
與天下不相流貫
而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在上則恩澤與天地同流矣非養道之大成乎
曰大成則非小補也潘氏曰井道貴上也上則水出乎井澤濟乎
物成井養不窮之功故曰大成　胡雲峰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
見井之用在上不在下上六陰柔非泉也而有收之之象上也初
井泥為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由修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

則井之功愈大　邵國賢曰井至于渫君子修己之極也井道之
小成也井至于收君子及物之極也井道之大成也

革 ䷰ 離下兌上　鼎 ䷱ 巽下離上

陸庸成曰前為家人睽由合而離後為革鼎由變而定故四卦反
對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鼎俱有文明之義故皆以離為上下而
兌巽遞處焉離為火々遇澤則熄出于木則焰

革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卦象有物理人情之兼故名革夫人情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
與樂成難與慮始一旦變革人未遽信必待已革之日事久論
定然後人心始孚甚矣革之難也然事有必革即一時未信何
恤哉要在革之當耳必其于俗便可推之皆準而元亨又必元
亨者于理協可垂為正常而利貞然後為人所信而革之悔亡
矣

主變法說已日乃孚就是所革皆正者若非正雖已日亦不能孚
此元亨與他卦不同言所革可通行也悔亡即已日乃孚也蘇氏
曰悔吝生乎動悔者革之所不免也特有以亡之耳由革之盡善
也　子產為政民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其政既成民歌之
曰子產其死吾其嗣之是其驗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

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何以名也水上火下勢各相勝而相息中少二女志各相戾
而不相得物理人情皆有革義故為革　詞曰已日乃孚何也
蓋人情駭于改觀必已革而後人信之也夫革何以得人信也
卦德內離文明既能照徹義理外兌和說又能不拂時勢大也
明之德而行以說道斟酌調停自然大通而至正矣以是而革
則所革皆當天心當民望其悔乃亡此所以信也　極而言之
天地以成化工者此革也陰革乎陽々革乎陰而後四時循環
為聖人以成世道者此革也湯革夏命武革商命而後天人順

應焉則革之道乃時之所趨不得不革耳時未至天地聖人不能強革時既至天地聖人不能不革革之時大矣哉

首節睽上火下澤特性各異趨耳此則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然則水竭有相害之勢矣故曰相息睽二女同居中上少下特志各異歸耳此則少上中下倫序有乖且成仇隙則有相害之心矣故不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所以變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事苟不至于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輕言革乎

二節重大明以說句所以革而信之者文明以說也下而亨正革而當悔亡皆根此句來故曰有湯武之德而後可革桀紂之命

張氏曰致其孚者在已日之前驗其孚者在已日之後

三節重時字總見天下事到大壞極弊時不得不與更始革非聖人之意也時也時之所在即大亨以正也天地之變運祚之移不過一革而已革不過一時而已故提出時字以贊其大　馮氏曰時義所至即義理所在也義理所在即天地之心天下人心之心也天地革而成時聖人因時以革而順天應人惟其時耳　游謙溪曰時之所極不變則窮道之既墜不續則絕此革之時所以為大而天地聖人莫之違也　楊敬仲曰湯武之變革即天地之變革變革而不與天地相似則失所謂變革之道三才一体動靜一体人情事變一体事變无窮即四時之變通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貞、元亨利貞乾道也上経惟隨具之下経惟革具之重革也明

革以天耳

天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曆明時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水決則火滅革之象也君子以天道人事關乎四時乃變革之大者于是制曆書以明之推日月星辰之度以考中氣節氣之分步盈虛消息之數以定二分二至之候于以明夫四時則在上者得以敬天勤民在下者得以因時執事矣

治曆正所以明時曆氣數之書時即春夏秋冬也而遲速以定推法歲積分以考贏縮有晦朔弦望之序有分至啓閉之期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氣朔不差寒暑不忒皆明時也

李西溪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歲者一歲之

革曆元者无窮之革

六爻合旨　李汝函曰下三爻時未至者也故初鞏用黃牛二必已日三必三就上三爻時已至者也故四改命五虎變上豹變革面初革之始得已即已不敢輕革故曰不可有為上革之終革道已成則不復革故曰居貞吉　紫溪曰變革之事重矣事出于急遽則先後易姓權制于獨任則謗讟易興慮不顧後則為烏喙之食計不便民則為治絲之棼聖人蓋慎之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順之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鞏用黃牛而不撫其圉時尚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彈其勞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孚必已日而不求其速致于圖回周密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

徐以觀其成焉聖人之慮何其難而令終何其久也後世簡君之革令行于棄灰安石之革利竭于手實其始也无已日之孚而其究也為莫大之悔矣

洪覔山曰革有相息相生之義其未革也在上者不可忽于所易故其有孚也由已其已革也在下者不可使之苦于所難故出有孚也在人已日乃革言三就有孚是不敢忽于所易故先言革而後言孚有孚改命未占有孚是不苦于所難故止言有孚而不言革由革而改由改而変淺深難易以次相及而革之道成矣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

初當革時若可革矣然居初既无權无應又无助此一命小臣

不可輕議革也惟中順自守而已象鞏用黄牛之革

革而不當非中也革而以驟非順也而新説謂黄牛指二也黄牛之革亦以變革言非謂皮也　唐疑菴曰革之君雖在五而二實主革者蓋六二文明之主柔順中正順其時之當革者也初居事始方在下位非可有為之人又未當已日之孚但固守以用二之中順不敢用剛而妄動也　取象離為牛黄謂二也離初爻上以麗乎二故固守也

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鞏用黄牛非畏事也蓋時勢不在不可以有為也

革之時人皆喜于有為故以不可戒之止其好動之念也　陸庸成曰革之始不可輕動故取牛之中順革之終可與樂成故取虎豹之変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中正文明有革之德矣上應九五得革之權矣何遽革乎未也猶必從容詳審至于已日然後革之以是往而革也有更化之吉无紛更之咎

已日與彖傳不同言事議革矣且姑俟一日而加詳審蓋寧遲緩无急遽也然詳審而未嘗不斷故曰征　胡雲峰曰卦曰已日乃孚爻曰已日乃革者君之革不待已日凡其所革已日而後孚耳臣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已日乃革之　取象日離象離日方中

蓋未已也故未可遽革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惟已日革之則思出萬全推準動化有嘉美之功也

要在慎所行耳嘉字從已日看出行即征也嘉即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是恃才過察躁于革者也以是而往必有凶矣雖事在當革而正亦不免于危厲蓋由躁動无以信于人也然其時當革所病者不審耳若能不恃剛明而熟思審處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人心見信而可革矣

貞厲甚言其凶也革至三而言就未即変政故曰言三就只是詳

審不必泥定三次然後成就或曰三就是詢謀僉同之意、 取象
三者、自初歷二以至于三也、
程献可曰、二三皆征也、何吉凶異哉、審而後征則吉。故、征吉、在已
日之後。征而未審、則凶、故、征凶在三就之前。革固貴審不貴躁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詳審之極、亦可以止矣、又何往哉、
彥陵氏曰、革之弊莫大于輕躁。聖人往往以詳審致戒、然已詳審
而。復遲疑不決、則緩以失機矣。曰行有嘉、曰又何之、皆勸其斷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四以陽居陰、承躡襲處、不无悔者、然由離而兌、時當革矣、剛柔

不偏、又革之用、所革皆當、其悔可亡、然天下有改革極當、而君
或以疑、民或以駭、未孚故也、又必以吾心之誠、孚于上下、然後
更改命令、而百度維新矣、吉、
彥陵氏曰、此爻先言悔亡而後言改命者、聖人慮當事者托言于
悔而生規避也。夫人臣自信、止此為國為民之心、此念既真、上下
自必見信。即改命亦何害。豈可避其悔而坐視不改乎、 林氏曰、
已日乃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在革前。 將革而謀謂之言、革
而行之謂之命、 改命宜改行其所議定者。 虛齋曰、悔亡但不
非事條不拂人心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去之弊而永收來日之功
也、

胡氏曰、下三爻方欲革者、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illegible]
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至蹈則曰凝命、革而後可改、而後可[illegible]
也、爻在離火兌澤之交、其更令改為秋令之時、乎自三至五皆言[illegible]
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故也、五[illegible]
未占有孚、
一說本義又必有孚、又必字反多一轉、四以陽剛居悅體、原有悃
誠諒于上下之意、悔亡有孚、宜一直說言革而當、則悔亡、而人信
之矣、改命而如是也、吉、蓋改于革言三就之後、不待別轉而後孚
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而吉、以四欲革之志本在于利天下、故上下信之也、
重、志字、彥陵氏曰、志在幽獨之中、毫不可欺、此念果然自信得過。
則天地見諒、況一体者乎、曰信志、欲四自求之心而已、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五為革主、當順天應人之時、陽剛中正有自新新民之德、蓋天
下之大人也、故革命而有天下、創制立法、煥然改觀、象虎變焉、
天下信之、又奚俟占決乎、吉、不假言矣、
此如湯武革命者、虎變、如制度一新、宇宙改觀、不徒繼位已也、占
是占決之占、非象占也、未占有孚、信在事先、非苟得而倖致也、
潘雪松曰、變者革之成也、大人盛德所致、天人集命、動成變化、[illegible]

待占決而後天下信從哉未占有孚言其誠也其誠素結所有為之事矣此所以為大人之革也 胡氏曰占在未革之先所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 乾龍革虎大人一也先郯擲穫元下見德故曰龍湯武征伐有威爲故曰虎 鳥獸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毨而潤澤是離夏革為兊秋故以虎変為大人象兊五與離二相應炳文明之氣自內而達外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轉移世道如虎之変則禮樂昭明人文宣朗其文炳然于天下矣

文炳者煥乎其有文章也孝陵氏曰湯武本征誅而得天下聖人不欲示人以隙故諱武而言文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六革道已成重熙累洽之時也故在君子則遷善敏德而光輝外見如豹之変在小人亦畏威遠罪而革面從君治至此後何為哉故征則躁擾而凶居則得正而吉利于安靜而已

上六從陽以革者也九五稱風易俗作成而変化之故豹変革面皆虎變文炳之為章于天下者革道成矣天下事未革患不善革已革患不義守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既已革當守正以自居 彭山曰三之征凶未革戒其輕動也上之征凶既革戒其輕動也革道貴貞彖詞大亨莫利于正六二中順貞之則也九三則貞厲終久又勉之以居貞居貞吉垂拱而天下治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豹變豈鼓舞于文教而道德積中英華發外小人革面是前之頑梗已化為順一惟上所從也

蔡氏曰文炳之文昭于天下禮樂風化之類也文蔚之文止于一身言動威儀之類也 虎文疎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

或曰風從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故取象別也 革面時說皆謂不能革心若心不革何以有孚順字即是孚也 項氏曰面者向也古諸面皆謂向盖小心嚮向遵王之道矣

觀六爻盖知聖人愼革也初戒革之早二戒革之專三戒革之躁四戒革之疑上戒革之過惟五則无戒辭以其為革之主所謂大亨以正革而當順天應人革之時者惟五得之

鼎 ䷱ 離巽上下

鼎元吉亨

六爻有鼎之形二象有鼎之用故為鼎鼎重器也人主所執鼎焉革命之後創立新制法物以養天下則治化大行德業之業在此始創矣元亨

有以定鼎言者有以保鼎言者 觀上卦以離火革兊金而鑄物象以成鼎体則宜主定鼎言而木火為鼎之用在人事則為經綸以調燮之耳元亨根調燮來但時說多從保鼎說則元亨者謂保鼎

于无疆天命永凝人心永戴也
漢溪曰彖辭曰元亨者二卦大有乾在内健也鼎巽在内順也其
離明之德同也居上光明而健順之資皆足以善治故皆曰元亨
曰凝命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主永合占　鼎重器也惟德可以主鼎巽聰明柔得中皆德也而
柔與得中又根巽聰明來聰明又根巽來蓋惟心思沉潛深入乎
義理然後能明目達聰成其聰明之德不然心不細入而理稍未
徹則心情世故有所不通而耳目蔽矣必不能溫柔也雖君位有
泰也必不能虛懷也賢臣誰為我輔也安所得元亨哉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十　經會通　卷七　十八

鼎何取哉卦体初陰下峙為足二三四陽中實為腹五陰對峙
為耳上陽横亘為鉉有鼎之象也卦象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
飪有鼎之用也故名鼎然豈可以烹飪而小之哉夫聖人主鼎
上凝天命有享帝之典下維人心有養賢之舉然享帝用犢養
賢用饔飧牢禮皆用鼎烹之而後可將其誠致鼎之用大矣哉
是鼎也惟有德者主之卦象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
是遜心觀理而耳目聰明之不蔽其德盛矣且卦变陰進居五
是徽柔之主居尊應天德之凝而鼎命維新也且卦体得中應
剛是純心之主虛中下賢德之盛而鼎祚有輔也以是德而主

位與命非

鼎所以能與鼎之重盡鼎之用而為享帝享賢之令主也是以
元亨
首節見鼎之重而主器甚不易也享帝享賢不可平對惟有鼎者
能享帝然享帝亦為主鼎設也畢非重鼎重主鼎也蓋聖人所以
凝命天命至重也器不可无輔惟養聖賢以佐重器則天命永而
帝可常享其鼎固矣
三節通節重德舊說分德位輔三平者非又有重德輔而位遂不
重以下二句與上句對者亦非柔進句重柔字上行不重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所受之

下　經會通　八　卷七　十九

命位不正何以凝所受之命故洗滌以正其內端拱以正其外
无時无地而不正于以凝乎天命焉
正有端莊安重意位非徒君位有君道在凝有安固不搖意　正位
所以凝命也　巽順聰明得中以修其身者是正位之謂也
房玄齡曰鼎者神器至大至重象人君大宝之位位天所命也鼎
三足而正立有三才定位之象　陸庸成曰湯武革命湯以碩謀
凝之武以敬勝凝之故正位者正吾心之位也　鄭氏曰革以改命
鼎以凝命即凝其改之者也蓋变革之後當端重以守之也知改
而不知凝則天下之亂滋矣　取象正位象離離為聽政之位凝
命象巽巽為命

六爻合旨　項氏曰、鼎之器雖全、鼎之用難妙、在初有顛趾之災、二有實而我仇之疾、三有雉膏而鼎耳革、四任重大而覆餗、惟五黄耳能舉鼎之重、至上之玉鉉、始能全其器而盡其用、故曰大吉无不利、嗚呼、難矣哉、无他也、不知鼎之顛、所以正位凝命之意微。故難如此。　徐喜曰、舉鼎者耳、耳、鼎之主也、安鼎在足、足、鼎所載也。陰卦貴陰、當其虛有鼎之用矣、抑初柔失用、二比之為疾、四應之為覆、終賤陰也、五柔得中、三越之為耳革、上舉之為鉉玉、貫中也、　經繹曰、鼎初滌濯、二三四有實矣、于是鉉舉耳以行鼎之、而鼎之用盡于此。

楊止菴曰、六爻皆以行為善、鼎器本止、止而后能行、苟不止、而驟

行則亦未能行也、先儒曰、鼎貴靜也、亦貴正也、所謂天下大器、惟始之以靜正、而后動、行斯正也。

李西溪曰、全体一鼎、分上下体為二鼎、上体之鼎有兩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体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四賴初為用、猶鼎賴趾為安、而陰不勝任、以致四之覆餗、然因其有負于四、而儆戒震動、以去陰柔之否、是象如鼎雖顛趾而出否、未為不利也、此與得妾以其子者何異、天下之因敗為功、因禍得福者、大率若此、舊染之污、不足為累矣、何咎、

此爻與九四相形、顛趾出否、應四之象、得妾以其子、又顛趾出否之象、見因敗為功、不可以顛為不幸也、取妾為室、于禮顯矣、而因得子、顛而利也、　讓溪曰、下之于上、甚无樂乎其苟從也、同出否者、所以正初志而勸從義也。

胡氏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鮒、鼎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　取象在下趾象、應四趾而向上、顛象、初陰妾象、巽下伏震子象、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顛趾、似悖臣道矣、而實未悖也、何也、失于始、自改于終、所以利出否者、正以舍舊圖新、從乎可貴之德、而不負所托、故未悖也、

未悖句且虛、從貴正是未悖、從貴者應四之象、取新者從貴之義、然只重取新、不重應四、蓋不出新、何由納、傳曰、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　易以陽為貴、陰為賤、

蘇子瞻曰、夫鼎、聖人所以正位凝命、烹而熟之、至於可食而後已、苟有不善者在焉、則善與不善皆烹而並熟、而善者棄矣、故及其未有實而顛之、以出其不善、猶為未悖、如待其有實、則夫不善已污之矣、夫顛趾而出否、盡去之道也、盡去之則患鼎無實、聖人之

非人也貴其求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考其素鼎以出否為利而指之太詳求之太備天下無完人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從其子之為貴則其出從妾者可忘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二剛中經綸素豫鼎有實之象也二五正應而密邇初陰不幸為小人迫求是初乃我之仇而為我之病賴二能剛中自守小人自不能近焉則德不虧而用有餘輔鼎凝命皆由之矣

葉氏曰初陰方求比暱聖人直指以仇仇則有疾疾可使即我兩著我字明二自為主也不曰使之不我即而彼自不能即所謂不惡而嚴歟　愚偶曰仇不善之匹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有實則天人上下所同恃以為享者也宜慎其所之而愛吾之惟慎所之則雖我仇有疾自不能浼終无尤也

慎所之恐其能即而陷我仇之疾也六五都舉鼎之柄二當慎所之以從正應不可二也我仇有疾何能為我尤哉大抵有實德者從以自恃而忽意于小人故教之以慎耳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三為鼎腹上承離体本有雉膏者也然舉鼎在耳行道在君而三越五應上是舍可事之君從避世之士道无由行雖有膏澤不得下于民也故為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之象固有悔矣幸其依正非果于忘世者苟能以義自守則明良遇合悔可虧也且革者變塞為通而雉膏見食也終吉

鄧伯羔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以耳鼎耳革失其耳必失其所以行之具也故曰行塞傳曰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既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上聰明而下巽終必相得故吉　取象五為鼎耳卦下巽上離三四乃變革之地故取革象離為雉此巽也而稱離象見九三鼎中之實乃文明之腴六五文明之主所以資者紀聞曰顛趾為四而顛也折足為初而折也耳革為上而革也相因而取者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鼎耳革則不仕无義矣

讓溪曰鼎與井之九三皆陽剛得正居下之上而五非正應在井則渫而不食在鼎則行塞而雉膏不食其剛之蘊不得施用同也井曰王明鼎曰方雨其有俟之道同也然井渫不食失在汲者故曰求王明受福也鼎之舉措在耳鼎耳革失在越五者矣故曰失其義也方雨虧悔陰陽相求而和是君臣之相求其道一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四以大臣任重公餗賴以維也宜求賢勝之乃下應初陰委任匪人至于敗乃公事如鼎折足覆公餗焉罪无所逃宜不免于

刑渥矣凶

初未有實故顛趾則出否而利四有鼎實故折足則覆餗而凶

蘇子瞻曰鼎量極于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為溢地四則溢而覆矣顛可正也覆不可復也李鼎祚曰餗雉膏之屬也京以享帝養聖賢非憑其私故曰公餗　此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大臣任重固以臣扶重弱自許今負托取敗于向者自許之信竟如何也

信如何此聖人善感動人處吋只任用匪人而周公以法論孔子

以理論四之罪真无逃矣

程欲承以三之耳革雉膏无用此君臣之義四之足折公餗盡傾沒生平之信夫信義之于人重矣失義與信則上負大烹下負吾鼎恥也罪也故聖人提此二字以喚醒人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處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是純德之主務以賢相猶鼎黃耳而貫以金鉉也正位凝命不假言矣但利于任賢勿二始終无閒而貞固焉耳

離中言黃盛中虛而對峙有耳之象金象九二之堅剛耳所以舉鼎者中色黃故曰黃耳鉉所以貫耳者陽質金故曰金鉉　程敬

與說更往

承曰耳惟虛故能受耳黃故能納剛正以自舉也　利貞戒詞或者為陰柔設耳　取象利貞貫鉉將行必正乃无傾覆也　或云鉉在耳上以舉鼎上九之象非二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五曰黃耳者言其虛己之誠出于內衷非矯飾襲取之所為也中即行中之中在任賢上則不可如時說以執中之中言中德至于充滿積實未發為實体已發為實用也云云

一說唐凝菴曰五无實以其中下應九二之剛而行之以二之既實為實故曰中以為實蓋五之耳本為行實而設也　鄭氏曰耳虛而鉉實鼎非鉉无以舉耳耳非虛无以受鉉鉉之實耳之虛中

受之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佐五以出治猶鉉貫耳以舉鼎也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是大臣出治不吐不茹正直與忠厚並行也玉鉉之象則獻為盡善相道得矣推準動化相業偉矣大吉无不利

李西溪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矣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体柔故貴剛上体剛故貴和離火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為貴也

蘇子瞻曰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于鼎盈而覆溢耳炎而不可舉非玉鉉不能此鼎所以養聖賢也　鼎以上行為成功故無吉

利，所謂大烹養而仁賢在位，馨香達而帝命用休也。
易述曰，井鼎用皆在五，成功皆在上，故井上元吉，鼎上大吉，皆以養為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居上而曰玉鉉，何也。蓋剛而節之以柔，與玉之溫而栗者一矣。故象玉鉉也。

文言相業，象言相德，然雖言德，亦在治理上見。葉氏曰，主鼎者柔而中，輔鼎者剛，而節君相一德，可以奠鼎于不傾矣。

一說陸粟東曰，五耳也，虛以待鉉，柔以內剛，君之聖也。上鉉也，剛以為質，柔以為用，臣之節也。君於臣惟恐其有所畏難而直不盡，故曰金；臣於君雖致其直，而恭不褻，故曰玉。

震䷲ 震下震上 艮䷳ 艮下艮上

陸庸成曰，震起也，艮止也。文王卦係起于震而止于艮，然上下皆震，獨初爻為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于始也。上下皆艮，獨上爻為艮之主，而義不及三者，止必要于終也。動不于最下，則无力；止不于最上，則未至。故震陽最下者獨言，艮陽最上者獨言。

震䷲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一陽始生，有震動奮發之義。二偶皆震，故名震，為長子，主神器而震動不窮也。危者使平，有亨道焉。震亨何如？蓋无事之時，常若震來而虩虩，極其恐懼，則足消未然之患，發言啞啞，而安然自如矣。雖有變故之大，如震驚百里，然心有定主，事有常度，不至失其所主之重也，猶主祭者不喪其匕鬯焉。震之亨也，如此。

震有二義，有變故之震，有人心之震，兼之。　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個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震驚二句只是說笑言啞啞一句。

易述曰，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惺，常自戒慎恐懼，而不能已。象震之來而虩虩，然不安寧，此真陽之動，所謂帝出乎震也。震動而懈怠弛之氣皆消，自然精神凝固，幾動安和，有笑言啞啞之象，笑言啞啞，即在震來虩虩之內，是乎震動中得審定之精神也。

平時敬畏，寧定臨事，豈便震撼，即震驚百里，變與大為而能不喪匕鬯，神明在念也。鬯在於與奏格无言同也，有主故也。故曰震亨。

匕舉鼎實之器，所以載牲而升于俎。鬯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震為長子，主器，故有奉匕鬯以祭之象。

蘇紫溪曰，主祭者誠敬于未祭之先，則中常有主，故不以震驚而懼主；治者憂勤于无事之時，則中有定算，故不以外患而動也。

全象合旨　全象只完震亨二字。洪覺山曰，虩虩非為福也，動心修身以求吾此心之天則耳，即法也。福之實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皆所以為啞啞，所有則者，亨之道也。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

邇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而曰亨者蓋國家安危係人主一心心能震動則必亨也震來虩虩者蓋福生有基恐雖非福乃所以致福也笑言啞啞者蓋恐懼之後觀變已精應酬自有法則故得從容安樂言笑自如也　又曰震驚百里言大变之卒臨遠近人心為之搖動猶雷震而驚遠懼邇也人情當此易喪所守乃主器長子獨能太然无失如不喪匕鬯焉則持重之德真足主持重器故出其德以守宗廟社稷而神靈有所憑依可以為祭主矣此震則必享也

恐致福四稱未致福惟恐可以致福也此句最重以下俊有則及

為俗主可是福

得惟備常以則至可畏者也此節本後有則來一直說下蓋惟其有畏時是以雖有意外之變而出吾凝定之神以當之可以不喪匕鬯尤廟之灵賴以安安而為祭主也可為祭主是解不喪匕鬯之意原无脱　出可長子已繼世出而為君者非許其將來也現一守字見宗社發危可以出而奠安　易以乾為君象震為太子象成其為子則君矣震之懼所以法乾之惕震之動所以法乾之健能動則健矣　長子將成其為君以主社稷之重可不懼乎故曰國家之安危在長子　取象震固雷象外卦為遠內卦為邇外而震遠懼邇象

畏誠君子无往而非敬天非因此時災至而始動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聲洊至震之象也君子以變故之來皆人所召故心存恐懼而修飾其身思省其過乃所以彌天變也

此君子以震作治也天威洊至聞者莫不恐懼而君子不徒恐懼必以修省繼之者所以盡畏天之實无非為宗廟社稷開安計也重修省邊恐懼而不修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即減膳徹樂亦文而已何以回天心也　雷連聲曰洊恐而又懼修而又省皆狀雷重震象恐懼即中庸戒謹恐懼也以心言修省以事言恐懼所以修省也　有以恐懼修省俱以心言者

淮海曰君子一生功夫只是恐懼脩省四字恐懼非遑惑也修省

非務作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自此心之不放曰恐懼自此心之不違曰修省可謂奉天矣

六爻合旨　蘇紫溪曰震義有二有震于事者有震于心者夷狄患難之變在事不在心戰兢惕厲之實在心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是故尸居龍見淵默雷聲君子虩虩之震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君子啞啞之樂也此謂震而亨也

汪郁山曰恐致福一句是一卦主意大要先事知戒斯可免臨事之憂臨事知慎猶可免後事之失卦之震來虩虩初之後笑言啞啞與震不于其躬于其鄰皆震于先事而懼之于始也二之勿逐自得三之震行无眚五之无喪有事皆震之已事而慎之于終也

[illegible]不能先為之慮不能後為之防何以恐懼而致福哉
[illegible]乎之震懼非特于禍福利害之謂也天而已矣恐懼者畏天
之所以修省者又四天之實事也如是雖天有卒然之變而吾存
心有主養之有定必不失所主之重貞可守社稷宗廟以為祭主
祈天以永命矣
項氏曰初四爻乃震所以為震者震動之震也二三五上四陰爻
乃為陽所震者震懼之震也　震六爻皆以震發端除九四外皆
有善終之道所謂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是平時能虩虩然恐懼修省也始于

[illegible]笑語自若而吉矣
[illegible]當升之義故爻詞與彖同而以吉贊焉增後字表初
[illegible]初字指也
[illegible]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illegible]與彖傳同但彼以君道言此以君子言須知初之致福慎于始
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二乘初剛是以柔弱而當強暴之憑陵震之來而危厲也勢必
不敵如彼何哉為二籌之惟有退避一策求以斷存但當棄其
所有遠遷以避其鋒而勿與争則中正之德可為善後之圖矣

是始也如喪貝而躋于九陵勿逐其終也所喪者不求自獲為
七日得
此如太王避狄遷岐而終能存周沛公避羽就漢中而卒以入關
者初為震主[illegible]二奮欲莫能當危可知矣億者籌度也係吝不
避非也避而不遠非也喪貝與不喪七[illegible]相反九陵遠避象桂
承曰升高遠避是順而退非追而逐此所謂善承震善處震者其
喪也乃所以為得也勿逐當連上為義是繫關字中正自守正于
勿逐處見得七日得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七數二中也臨川曰
有墮龍勿頃之達當有珠去復還之義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illegible]曰惟乘剛故厲也豈德不足哉
[illegible]震行无眚
六三[illegible]居陽不正是履災危而猶不知恐懼修省者則至變故愈
迫而精神意氣消沮渙散為震蘇蘇之象是其眚也皆由平時
不知警惕以至此耳若能震奮其行而恐懼修省焉則危可使
安无復蘇蘇之眚矣
人心正則壯不正則蘇蘇三以不正遇震故蘇蘇也蓋中无主而
不自振矣斯時也若无變計遂為禍患所縛四之震遂泥是也
有變計始能處乎禍患震行无眚是也行字重恐懼修省也
[illegible]於行亦從震耶人于震蘇蘇之時只振奮激發有改圖之意[illegible]

而行，使謂之无眚。潘氏曰：此初九之修威而三受震之益也。
皆由內出，內能修省，故得无眚。震蘇蘇是修省之震也。震行震起必震
也。二中正，勿逐而自得；三不中正，能行則无眚。
蘇蘇由以此震之來，其蘇蘇也。當避之如蹶其未及也，當自修如行。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何以震蘇蘇哉？由其處位不當，行也不正也。所謂安危利災，樂
所以亡者耳。
九四：震遂泥。
震剛德之首，初以剛居剛，震之所以為震也，故震而亨矣。四亦
震主，而失剛不正，陷于重陰之間，是溺于聲色利欲，不能自拔
者也，安能免于泥哉？終沉溺而已。
必從恐懼修省，憂危恐懼則莫能守，欲震動則莫能行也，震道亡矣。一
陷溺到底矣。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理，乃失其剛而致遂泥，豈復有光亨之
界乎？
曰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汝吉曰：震行則必光亨，
如雷行於重陰而出。
葉爾瞻曰：三發當實，猶需之貞；四發光實，猶需之光亨。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五以柔居尊，當震時，定才弱之君，雖國家之難，方大……
此易處難矣。五柔得中，既不躁率以激變，亦不委靡而……
此度必不惟宗社未至淪亡，且可圖恢復而有事也。
五在上震之中，前震已往，後震復來，數經事變，形勢不危也……
而行為震往來厲，然雖往來皆厲，而九四遂泥之時，非若初……
奮而如二之喪貝。五居位得中，陰中有陽，非二之純陰而乘初剛上
者比，故能无喪有事。蓋六五處震之成，以柔居中，靜而有主，動而
常定，无所喪失也。事即恐懼修省之事也，惟有事雖厲而亦安也。
善處震者，六五得之。不言吉而言无喪，得免于厲即吉也。陸氏謂
萬萬曰億，无喪言萬萬无失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往來厲，以陰處震，才不足以濟變，危與行會也。此正宜勵事
之秋，惟中德以善其事，而修省之密，且能為危為安矣，豈特无
喪已哉！
姚承菴曰：震時以震動為中，其事在中則必能震而有為，故曰大
无喪。周公因五得中曰億无喪有事，夫子恐心不急于事而惟
觀其无喪，故先舉其事中之言，其事在中，盡所以處震之道，故大
无喪也。
程敬承曰：六二震來厲，五往來皆厲，五之危甚于二矣，乃二則億
而喪，五則億而无喪，何也？二乘剛而五在中也。二能退而自守以

不妄動為中，故震者自得五。能震而有為，以不妄動為中，故危者自平。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於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上六陰處震極，无才而遇大變者也。故當震來而志氣索索然消沮，瞻視矍矍然徬徨也。以此而往，中先自亂，凶矣。然惟不早圖耳。誠能警戒豫備于震未及躬而在鄰之時，何雖此索索矍矍之咎，然終无應變之才，不能早防之，亦不免意外之患。如婚媾有言，況不防乎。益信防宜豫也。

矍矍根索索來，凡人驚震不寧，則目之所視，周章不定，為視矍矍。

卦凡四陰，皆陽所震為隣。然二三五皆與陽比，有受比之義。上六獨居卦外，不比于陽，有遠離事物以免于震之義，故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四于上同体，有婚媾象。四震動而終連及之，勢必至者，不可不畏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震而索索，由其中心未得，无所主而亂也。此必平時以畏勝之，乃得耳。所以雖凶无咎者，言震方在鄰，乃鄰所戒也，及此畏之，則畏在事先，有備无患，故无咎也。

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于其鄰，而于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也。　畏鄰戒，非真有所謂鄰者。古人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皆畏鄰戒也。戒方在鄰，而我先畏之，則必不入于畏矣。此豫之道勝也。

通卦凡二十一震字，義各不同。有雷震之震，以雷言，實指天變；說震驚百里之震，亦以雷言，實情事；爻說震來之震，本雷之象，言實有震動之義。卦辭震來及爻詞開首一震字，皆主變故言，而示人之當警。震行无眚、震不于其躬二震字，則又主人之振動奮發者言。蓋雷震之時，宜有此震，盡人事以承天變也。

艮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上下皆止，故名艮。在人則天理當然之極，衆動于此歸根，猶一身惟背為止也。有能止于理而不遷，如艮其背焉，則心此止一而止之外无心，心之外无物。由是靜也，渾然天理宅中，

而一切耳目口鼻之欲不汨其真，見理不見己也，何有其身乎。由是動也，純然一理運用，一切聲色臭味之感了不關情，見理不見人也，非行其庭不見其人乎。動靜皆定，內外兩忘，反之人生之初，毫无愧怍，何咎。

此聖學得止之妙。艮背止于理而不遷，不獲非无身，獲天理所當獲而不為有我累也。不見非无人，見天理所當見而不為物交移也。

蘇紫溪曰：人之患在知有身。夫身非離人以為身也，知有我即知有物矣。人非離身以為人也，不能忘物，即不能忘我矣。一點胸中全是物我二字紛擾，何以為止？惟艮其背，則時有動靜，心无

動靜獲所當獲即肝膽耳目皆非吾有獲而若无獲也見所真見即人情世故了不相關見而若无見也　程敬承曰艮非離行為止、非絶人求静于行庭二字見得惟行庭而不見斯真无人見矣故彖言止便言行

陸庸成曰人之精神動于意而逐于物者皆緣所獲因所見以馳騖有心不能无我有我不能无人故聖人忌言心而曰艮其背、寂然不動之本体也耳目口鼻四肢之發用皆在面惟背為不動故以背取象背雖不動而五臟皆係于背九竅百骸之滋潤背為之輸是以无用為用者也知其所而止之則取象在背而得理在心不言心而背之即心可知也聖人明以心作所而忌言心、活物也背認心不得然誤認背亦不得故以所代背此以知背非背此艮背非離身但无獲身耳亦非絶人但无見心耳故艮兼背以名卦猶咸去其心之謂也

取象无心之感為咸反身而立為艮一陽降在上背象也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背則无欲故曰艮背　孔穎達曰人所見者在前而背則无見之物也惟无見則不與面相對故不獲其身既不獲其身則相背矣雖近亦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卦名艮者止于理而不迁也然止貫動靜豈膠于寂棄行乎其所當行即止乎其所當止也不外一時而已時止則理與之俱止焉時行則理與之俱行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動靜不失其時焉則无欲動欲靜之心亦无惡動惡靜之心隨時惟真幾无障蔽其道何光明乎此艮止之妙也　詞曰艮其背何哉蓋此理隨時隨在各有當然之所即其所而止之也于卦何取焉六爻上下陰陽敵應而不相與有止其所之義是理欲不混淆應乎感而无與乎感也是以一理為主萬累皆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而无咎也此止所為內外動靜為之兩忘一順其時而已矣

全彖要看得止字與時字道字所字合一蓋時在即止之道、在即止之所、與道與時與止俱是一樣聖人恐人枯守此止而墮于寂滅故以時止時行發止之義時止非止時止則止方是止也時行非以行為止時行則行方是止也時字與二則字何等圓活行止不以時猶然有行止心了却不是止行止在時不在我此心原自凝然不動方是真止程敬承曰艮之義非一于止而不行也惟吾之真止不迁而已真止之不迁在我之起念不起念不在行止也惟行止以時而非以我則因行因止都无行无止我曾不一起念也太虛中何意必固我之為障其道豈不光明　盧中菴曰光明正是他止的景象所謂湛然止水瑩然明鏡空空洞洞之意

背說謂有止之時有止之所非止也

只在內外兩忘而此心澄然无事上見得若心寄于行止則有所牽制便不光明矣楊敬仲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當其時猶未為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為光明而後為得易之道

艮其止止字即背字下所字謂所當止也非方所之所所與時非二件止之時所在止行之時所在行時行時止即止其所矣非謂時無定而所有定也有定即方所矣上下作內外看不相與即從敵應看出蓋止非與應相絕但有應即有與應而曰敵只是主乎理而不牽于務是以不見人已而吾心光明之本体依然不失耳

卦入一層

洪范山曰艮其背何以曰艮其止也人身雖背无動故无欲无欲而止者謂之止其所是謂之上下敵應不相與凡八卦六爻皆敵應獨于艮言之者蓋艮之象兩人相背而立兩不相見故无與也初四不相與故不獲其止之身三上不相與故不見其行之人身止于內不涉外境事止于外不入內境內外兩不相與各止其所故无欲　要識得心學原無方無体玩一時字可見楊敬仲曰止得其所者无所也无止也本无止本无所今曰止其所者止于无所也无所則无止无所之止真止矣此由妙于時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相峙各止其所艮之象也君子以人心之動起于思妄動

有位字妙

不出非不須于外之謂

起于越思于是以之止思焉非不思也思不出其位而已終日思終日未嘗思時行時止而實无行无止一不動之体也亦如山之止耳

聖人恐人以不思為止故說一思字以見心之官則思但思不出位即是止体位是心位止之所不出位即止其所　王氏曰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鑑之照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為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心之用无思則沉空有思則逐物无思而无不思无不思而无思千聖之絕學也

有卿曰思自有本位從本位而有思則自然時止時行而動靜不失　劉調甫曰不出其位以時為位也是故能六位時乘時行時止止于无位之位也其思亦何思何慮之思也

蘇紫溪曰易之咸言感也艮言止也咸非徇物止非[illegible]之于理而已感之以理則常感也而常定焉止之以理則常寂也而常通焉故咸曰以虛受人艮曰時行則行此動靜合一之妙也无得于理而徒以有心與之故以逐物之心為感斯有客感之紛以絕物之心為止斯有坐忘之馳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也去聖賢遠矣合六爻觀之咸拇動也咸腓動也咸股動也咸輔動也何也為其徇欲也艮趾靜也艮腓靜也艮輔靜也艮身靜也敦艮靜也何也為其徇理也至若咸其脢者以定靜為萬艮其限者以句由為守知靜而不知動知常而不知變較其守[illegible]

狥物之流。而心之有累。其去妄動无幾矣。噫知咸之未始不為艮。則日酬酢日泛應。如天地之感而未嘗勞。知艮之未始不為咸。則日忘我日忘物。如太虛之澄而未嘗廢。非達于動靜有无之間者其孰識之。

陸庸成曰。卦以艮背言。通全体之止而會其極也。爻則各隨其所處以為艮。是一体之止也。然人身惟背不動。五官百体莫非動物。爻各于其動處止之。故下五爻皆閑于一体。而未能盡止之道。獨上為成卦之主。于當止之地而能止焉。所謂止于至善。聖人以為非形之可拘。故曰敦艮吉。與悔亡无咎之詞獨異。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六陰柔有貞靜之性。艮初正能止之日。故念慮初萌即能止于理。不動于欲。可无咎矣。此即貞也。但心學不徒知止于始。而貴安止于終。永守此貞。不以始終渝焉。乃為利也。

潘雪松曰。在下象趾。在足為行之始。以六之柔而靜。艮其趾而不行也。故无咎。當止之初。恐其不能不動于欲也。脚跟不定。全体皆差。艮止之義。從脚跟下用力者也。故以永貞為戒。虔欒菴曰。止之力在終。故于初而欲其永耳。 玩一永字貞。要于敦艮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正者。心之本体。妄動則失矣。初能艮趾則能止于方動。而本来之正体未失也。

巽說與成宣夫相合

洪覺山曰。初居不正。何以為未失正也。下未可動。而六又以在初之心未動于欲。故可不失其正。永者不失之謂。敦之始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二當腓處。而居中得正。是天性常定止之。波蕩而不拯者也。艮腓之象。然君子之心。必人己兼成。而後為快。三位乎上。是二所隨也。三失所止。是二當拯也。顧陰柔僅能自守。不能匡救于吾儕成物之分量終有虧也。豈能快于心乎。

一說腓不能自止。隨止而止者也。艮主剛。故其隨在三。然在艮思艮本不欲隨。但行止不得自由。隨不能拯。豈能快然。甚矣得止之難也。以有隨也。隨則不止矣。然則欲快于心者必識止。无所止。而後止得自由。象動靜不失其時由己故也。 心不快。即非靜体。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不拯其隨。豈二之過哉。三不肯退而聽乎二。二安能如之何也。二之病〻于過柔。三之病〻乎過剛。二與三皆有心字。二不能拯乎三。故心不快。三不肯聽乎二。故厲薰心。

一說咸之三曰執其隨。夫子曰志在隨人。此隨字宜以隨人言。蓋君子艮止之學。原以我御物。不以我隨物。六二艮腓則不能拯而反隨之以行。此心役〻。安能快然。象曰未退聽也。言未能退而聽命于心也。夫君為主。則百体從令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人之一身趾腓身輔皆可止也獨限為一身關要時伸不
可止也是事當變通時行時止不可拘泥者而三以過剛止之
膠固而不知通則于事勢物情大相乖睽而困心衡慮無息纏
自安也豈但如二之不快哉象限一止而分列其夤危厲至于
薰心也
此惡動求靜之味强制所反動其心者告子之流也三以一奇橫
一卦之中有限象一陽間隔四陰有列夤象限分上下夤列左右
各止其所无相資相待之意故薰心乃六四象列夤薰心事勢
窮促物情齟齬伸不能縮不能身窮而心躁也 時行時止乃安
心之法玩初六正字則時止以止為正時行又以行為正二艮腓

從于有動之心而不知止三艮限倚于有靜之心而不知行皆非
正也六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人知厲薰心為列其夤所致而不知艮其限即所以厲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四以靜止之性當靜止之時一身之視聽言動與時俱止焉
則靜不失時其道光明何妄動之咎
唐凝菴曰三以限分上下為兩截四艮其身則通上下為一身矣
耳目手足渾身是止非有所之止矣 鄭孩如曰四當心處不曰
心而曰身者心无乎不在者也有在則為血肉之心矣趾也腓也

身字妙解

此見聖賢之學與佛氏異

若墮体黙聽便在身外覓止矣

艮趾維行艮腓不行也艮輔雖言猶不言也

而心在焉限也背也輔也而心在焉曰艮其身而後見心之大全
而後見心之不滯于一處此所以化形色而為天性也 程敬承
曰咸四艮四皆心位而皆不言心蓋咸不可有感之心艮不可有
止之心也有咸之心則不能化往來于一心矣有止之心則不能
通上下為一身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其身豈枯寂哉亦以衆動萃於厥躬而妄動亦起于厥躬即
從躬處止之耳所謂靜亦靜動亦靜也
躬乃身之動于行者凝菴曰爻言身象言躬者伸為身屈為躬無
爻象之身與躬而言則是屈伸無用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當輔處而以陰居陽似有失言之悔以其得中故心本安靜
而言不妄發 必中乎義理之次第悖出之悔亡矣
葉氏曰輔者言之所出在頰兩傍不待動之類者而先艮其輔止
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有序為止 非緘默之謂也 序者
義理之適中也 洪覺山曰慎其所止者惟言與行而已言有序
則其行可知趾腓股者行意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何以艮其輔哉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五有中德故言不妄發
必當理也大哉王言由于一哉王心也

象詞之善此爻備之

艮輔非在言上用工當默而默心之時止為之也當言而言心也
時行為之也

上九敦艮吉

上九陽剛則德性堅定止極則真積力久故動靜各止其所而
始終不渝敦厚于止者也此德盛仁熟其道光明者乎吉

彥陵氏曰諸爻皆取象人身之一惟上九成艮之主且在艮終當
得全艮故以艮字與之而獨許其吉艮身猶有矜持之迹在敦則
不依形而立矣渾身皆心化形合神是之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是之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聖學度始易厚終難敦艮則能以厚終矣故吉也

終即止之極厚終操存完固若加厚然唐疑菴曰厚終正與初爻
止貞相應蓋末路易失故步難持惟上得止之終則通上下為一
身合行止為一道蓄之欲厥止大學之止至善皆在是矣 白氏
曰逐爻本動各強止之獨上九不由牽制而自敦厚不動以保其
終也

漸䷴艮下巽上 歸妹䷵兌下震上

紀聞曰漸男方求女之事歸妹女將歸男之事以未成夫婦而名
卦咸男女初合相與之情恒男女成配久處之道以既成夫婦而
名卦

陸庸成曰以巽之長女而艮以少男下之是漸有女歸之義所謂
之子于歸也故其吉也惟其貞也以兌之少女而從震之長男是
為歸妹女悅男而動所歸者妹也故有凶无利也不貞可知也

漸與歸妹俱由三四兩爻言之則漸本否卦因三四之交而否反
為漸九居三六居四也故三欲其順相保而四順以巽也歸妹本
太卦因三四不交而太反為歸妹六居三九居四也故三須而四
待也

漸䷴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下止上巽求進而能止方進而不急故名漸夫六禮備而成婚

漸進莫如女歸為士者不聘不起不傾不應不傳贄不臣一如
女之歸焉乃吉也此貞也所以敦廉恥持禮義也守此貞而勿
苟且以赴功名乃利也

此重始進也漸即是貞照咸卦看仲虎曰咸取女漸女歸皆以貞
艮為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
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 時說有以漸了又要貞主未進方
進時看謂謹于進止又必審于出處也不如前說為長

全彖合旨 時說以其位節申利貞順巽節申漸進以象融洽又
以得位進正兼君臣言亦非釋利貞之本旨

全彖宜重君子邊進得位節不必攙入君臣見君子正邦之功惟

進以正者放之所以進不可不正也况爲君者德夷剛中正明良
遇合之會可不以正進乎此所以止而巽而不窮于動耳止巽進
以正也動不窮正邦有功也則漸之吉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卦名漸〻進也漸進莫如女歸君子如之則吉也 何以曰利
貞哉卦变進而得位往而建功立業必有功也所以然者何也
進以正也進正則可以正百官正萬民邦莫不正矣所謂得位
有功也此所以利貞也 又以卦体觀之九五以剛居中是為
君者其德剛而不過戚而不猛以正而主正邦之治矣况臣可

不進以正也 惟卦德艮止而巽順是既恬静无求而又紓徐
不苟乃能善其動而不窮于行道也此所以進正而成正邦之
化哉利貞之義可見矣
首節女歸吉釋漸進即包利貞意在内以下俱釋利貞也 二節
下二句中上二句朱漢上曰位者待用之宅進而不得其位則无
所施位過其才則力不勝進而得位往必有功進得位就是正位
就爻位上正意未明故又發出正字以見得位之所以有功也
大抵君子之進正已而已〻不正未有能正人者故正邦必進以
正也 其位與進得位不同専指五也剛中以君德言前謂君善
以下賢為中主下賢說者 止而巽所以漸進也上文止說漸進

未見所以漸處故又以卦德言重止字得位在此正邦亦在此所
為動不窮也
彖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以漸而長漸之象也君子以德必積累而後成俗必
漸磨而後化于是以居之法畜德優游厭飫无欲速焉以善之
法化俗涵育薰陶无督責焉皆体漸之義也
要得漸意居與善即漸也胡氏曰居德象艮之止不漸豈能止
善俗象巽之入不漸豈能遍入 居德者居之以善〻俗者善之
以德 潘雪松曰居謂存諸心也賢德謂純美之德居賢德有止
而不迁之意化之入人風之動人必以其漸習而後安浸而自化

非教令之所能也居賢德以善俗漸之道也居賢德君子自修
而不勤砥礪而不至精美何以謂賢德隆教化厚風俗皆從君子
之身来非夙知而暮成者所能望也
六爻合旨 楊止菴曰漸以下止上巽為義而彖以女歸為辭則
女嫁之象婚姻之道也爻以鴻漸為辭則士進之象出處之道也
婚姻者夫婦之始出處者君臣之始而取于止巽之象巽為進退
艮為止于進退之間合而言之巽順而知止者乃其所以為漸也
然而女歸士進皆以正焉故彖傳以正釋利貞而象傳亦每以正
言之何者漸不以正則敗節犯義凶咎隨之矣九三是也是乃漸
之所以進也

漸進也六

□□曰漸者進有次第不急遽也彖言女爻言鴻蓋臣事君女
從夫鴻從陽皆以漸其事相類臣不二適女不更嫁鴻不再偶俱
以正其道亦同

楊止菴曰六爻多言鴻象則以出處言下三爻艮為山故初曰干
二曰磐三曰陸皆以山下水際鴻之進而止者言之上三爻巽為
風為木故四曰木五曰陵上曰逵皆以木上風中鴻之進而巽者
言之此皆言鴻之進也然有漸而不急遽之義焉初言干進之始
也過此而磐又過此而陸又過此而木又過此而陵又極而逵此
之謂次序不急遽也仕進者如是則能知止于進退之間君臣之
義明矣象傳曰止而巽動不窮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初六始進无應是一新進之士名實未孚所處不得其安猶鴻
之漸于干也吾甚爲小子危矣危夫有誚毀之傷也然士固有
躁進見擯者不免于咎初固進以漸也即有言亦何咎哉

時說以抑于下寮為厲而以厲與言平對分為二件非也有言即
厲也即未得所安也然以艮止之初能不躁進于義无咎則厲且
坎之矣　洪覺山曰漸何以象鴻也鴻水鳥不落南翔氷泮北徂
出則有時居則有序不與群鳥爭啄于稻粱而不知害是漸之義
也鴻始進于水涯近人多驚故厲驚則鳴故有言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總是得所安飲食句是足上句意

提一義字見所遭不棄君子不必避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六二中正有德矣應五遇君矣是以德隆而位尊功高而祿厚
居之不危享之无愧如鴻漸于磐而飲食自適也將成正邦之
功矣吉

盤象位之安衎衎象祿之適詞平而意連不對更佳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德足以享厚則為得之以道而非徒飽矣故衎衎而處之
安也

程敬承曰君子之志原不在溫飽二與五以中正之道相應而共
成正邦之功可謂素飽乎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九三過剛不中无漸進之德上无正應无與進之人則其進也
剛愎自用人莫之與无以安其位矣如鴻漸于陸則欲進无以
遂其進外不能利其行猶夫征不復也內不能舒其懷猶婦孕
不育也凶何如哉此過剛之為寇耳必採其過剛歸于中正則
進不妄而人亦應之征者復孕者育乃為利矣

禦寇妙解

夫征婦孕皆進也不復不育不遂其進也禦寇示以自反也乃反
其過剛耳　劉濂曰夫征不復者少男无應而上比于四務進而
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婦孕不育者長女无應而下比于三失守而

私欠故孕則不敢育。
程敬承曰三為艮主自應能止然以過剛之資當漸進之時聖人慎其進而紀難也故有物戒之詞焉无孕皆凶言不可進也利在禦寇言可止也大全曰鴻不亂群止則相保固知剛進為逆止為順禦寇者止道也亦順道也 利禦寇時說言過剛之道无適而可惟利于禦寇不利于漸進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夫征不復者剛愎自用遠衆獨立與群類乖離也婦孕不育者有剛无柔陰陽失和失生育之道也利用禦寇者能禦其過剛則順止巽之道故群類相保其進不終鴻漸于陸矣

相保如上講以人言如衆講衆人已言為已進

道止巽之道葉爾瞻曰漸時士君子類從漸進之道三獨過剛不中是流衆類而獨行失其進之道也故難進耳豈非偏于剛者為心冦乎利用禁止之則剛歸于中乃為順德而與群類相保守其漸進之道亦可以遂其進矣
胡氏曰卦詞女歸吉以三四兩爻也爻詞夫婦凶亦以三四兩爻也卦以两体論巽女歸艮之象爻以應否論當相應之位者為正不當相應之位者為邪四女无歸三男之女也特相比而相得為私情之合耳此卦但言女歸不言取女不得與咸例論謹始之意已可見于言外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六四乘剛是大臣進居高位不幸在剛暴小人之上而見逼不安難免咎也幸其順巽善處彼雖暴不得加矣猶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而因以稍安也何咎哉
仲虎曰巽為木處艮山之上九三之前三以一陽橫亙于下有桷之象鴻漸于此則愈高矣鴻趾連不能握木木雖高非所安也得平桷而處之則亦安矣象大臣遇強暴而能自全者或者幸得之詞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或得其桷以四性順而体巽能順于陽而巽以處之所以進而得安也

順是待人和易巽是防患周密二字不可平揚氏曰順巽則不會逆不忤物故處高危而得平安之道程敬承曰進之道不可任剛三比四而過剛不利于進惟順而止可以相保四乘三而遇剛亦不安于進惟順以巽可以免咎象曰止而巽動不窮觀此二爻可見矣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居尊鴻漸于陵之象然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以生育也二正應在下乃為三四邪謀間所隔君臣乖睽治功閡成猶婦之三歲不孕也然邪終不能勝正上下交而德業成吉

婦不遇其夫則无孕比臣不遇君二乃五之婦也二欲歸五三近止之歷四而五有三歲不孕之象 胡雲峰曰三以四為婦非正也婦雖孕而不敢育女歸不以漸也故凶五以二為婦正也婦雖不孕而三四不能勝女歸以漸也故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得賢弘化人主深願特始為讒間所以暌隔耳惟終莫之勝則明良道合夙昔之願得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上九高出人位之外蓋賢達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也雖无用于世矣而清節高標足以廉頑立懦而表儀一世猶鴻漸于陸其

羽可用為儀也有功名教矣吉

漸之極人皆趨于事功故表之以樹氣節 胡氏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群而不失其序進退可法者也而獨于上爻言之要其終不可亂也 一說以賓師言不作隱者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其羽可用為儀者以志意高潔功名富貴不可得而亂也此其志可儀也

胡雙湖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于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无用之地亦足為人之儀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于此當有取焉

歸妹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又其情以悅而動是女子情勝而不計其匹偶之宜者故名歸妹所歸在妹不正可知矣但見女歸之始非禮法之所容以征則凶既歸之後非室家之所宜更无攸利

歸妹者少女自歸于人不待時又不待禮正與漸之女歸相反故漸則吉而歸妹則凶漸則貞而利歸妹則匪貞而无攸利

程敬承曰征往也以悅而動自徃求合故凶漸進以正可以正邦所歸在妹且正家之未能故无攸利

有主仕進言者士人守道猶女子守身女必六禮行而後歸士必君聘加而後出歸妹是士之枉己求售者以是進身始則敗名喪節終則不能正人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卦名歸妹豈細故哉蓋人事之男室女家即天地感應施受之大義也何也天地不交則氣化窒而萬物不興苟男女不交則形化泯而人類滅息故歸妹雖為女道之終而實人之生育于此始也所以為大義也 既曰大義无不正矣何以謂之歸妹而征凶无攸利也惟夫以說而動是女子私情相合而非大義

看終始字是

之正所以為歸妹也甚為女子醜也由是而禮教瀆矣故征
凶者以其位皆不當是行涉淫僻固非大義宜有也由是而唱
隨悖矣故无攸利者以其以柔乘剛是婦制其夫亦非大義宜
有也豈人道之終始可若是哉
全象就歸妹說以大義貫首節歸妹當婚姻字看既曰天地又曰
人〻字宜玩所謂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
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也人道相生相息與天地並
皆賴此歸妹也非大義而何傳曰女之歸男乃生〻相續之道男
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前者有終後者有始緒而有始相
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不必泥女之終人之始也

二節說以動在女子身上說三說主而比震初有悅以動之象蔡
卜甘曰悅以動為歸妹止而說為咸无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公
弘象成曰取女吉〻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〻在征也以征
罪女
三節晁氏曰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
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
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于婦〻制其夫之象行皆不順故
无攸利征凶无攸利彖詞獨歸妹兼言者天地之大義重之也
易述曰說而歸之术嘗待也不以漸也此女歸之不正也女狃說
而忌其順男率欲而失其剛始合不正必敝其終永終知敝安得

慎始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則澤隨猶女之隨男而動歸妹之象也婦者終也夫婦之
道當永其終則必始合以正可終也若以情之相悅而動則一
時苟合後必有乖離之敝是故君子知之所以正始刑家而思
永有終也
重在謹始　胥𦚢曰天下事但取襲于一時者即情可合相依于
久遠者非理莫全君子知夫婦之間永終之道也婦妹之初致敝
之原也思其終不得不度其始念其久不得不慎于今不然敝不
在後而今已胚胎之矣敢不謹歟

六爻合論　蘇紫溪曰男女之交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德
有貴與賤其所遭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大都若此矣上世之
君虛己求賢故卑宮惡食建鞀置鼓而不以為勞也康功田功克
宅由繹而不以為屈也此尚德不尚餙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
之與臣往〻相求而不相值故有若女无實士无血者既有其君
而恨于无其臣有跛能履眇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于无其君是
故薄書米鹽之賤往〻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巖海濱之墟往〻為
高士之托迹而求賢之疏公車之詔往〻為賈名干進之資而天
下嘗患无才矣雖然亦須士之自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自貴也
秦之士也賤自賤也然則為君者固不可无虛中之誠而為士者

其可无愆期之待哉。

陸庸成曰、歸妹六爻、俱无夫義、獨六五震体之中、為長兄之妹、而有中德、故為衆娣之女君、所謂正室也。初二則皆有賢德而為之娣者也、三則淫奔者也、四則待年不字、而上則棄婦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无應、位列陪臣、為歸妹以娣之象、陽剛之德、不能大展、僅效一職之能而已、猶跛之能履、不能遠到也、以是而往、隨分亦可自盡、吉。

六爻宜主仕進言、時說多主歸妹言、今並存之、以後爻象皆然、女歸為正室者、居上也、有應也、初居下无應、側身奉君、不當正室、嫡為從嫁之媵妾而已、故曰以娣、初剛、本能行、而以娣自居、行不敢□故曰跛能履、吉者、蓋跛不能專行、必有倚傍、娣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以娣、其位雖卑、其德則賢、以陽剛有恒久之德也、故謂之跛能履者、以此恒德而相承其君、則因分自盡、可獲吉也、

程敬承曰、凡事惟得其恒者吉、故長男長女之配、合卦名恒、歸妹恒之変、而曰以娣、不居其正、以是為可恒也。謂以久于娣為心、終其身不敢有他念也、跛能履吉、以其相承而不敢專也。

任氏曰、娣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无僭上之履、而嫡妾之分明、妾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无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象傳于初曰以恒、于二曰未変常、惟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剛中、有賢德也、而正應陰柔不正、遇非其君、豈能大展謀猷乎、猶眇者之能視、不及遠也、當抱道而隱、利幽人之貞可矣、

九二賢女而為正室矣、惜所偶不正、不能成内助之功也、故為眇能視、苟鄙薄良人而改節、失助便非婦順、又當利幽人之貞、蓋幽人无賢君、猶女子无賢夫也、幽閑貞静、原是女德、故以為喻、楊誠齋曰、幽則至静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渝。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変常也

平生所安、是其常也、利幽人之貞、則抱道守正、而不変其常矣、幽人以終隱為常、女子以從一為常、守分居正、持之終身、未変常也、

孫質菴曰、以命言、則初薄于二、以德言、則二賢于初、然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也為娣、其孔子之委吏乘田乎、二也非配、其孔子之魯衰督定乎。

一說二亦為娣、其不言娣者、仍初九之詞也、陽本能行能視、而不敢正行、不敢正視者、安為娣之分也。取象、初在下、取履象、二在初上、取視象、婦道行不踰域、窺不出戶、故履不直前、視不遠矚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六三陰不中正為悅之主是无德而狥利祿者此明主擯棄士
類蓋稱終身于可賤而已象不正之女人莫之取而反歸為娣
也蓋甚矣
須待也无適故須然雖待而猶不得所適反歸以娣終于卑賤非
如初之居卑職也蓋女之德莫貴于陽剛中正莫病于陰不中正
莫貴于以正而合莫賤于以悅而動三以少女從長男以悅而動
媒妁不通采吉不納徒以情不能含妄意待之而匹配有常可妄
待哉不得不及而歸蓋一失其節歸而已賤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歸妹以須言其居位不當是德不足而行可鄙故人无用之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陽剛居上体而无正應是剛正之士不遇賢君寧過仕進
之期而不仕如歸妹之愆期焉所以然者非懷宝而迷邦也正
欲藏器以待時耳是遲歸自有時也
愆期非人不我娶乃我不輕許而愆期也愆期即是遲歸遲歸自有
時遇其配則時可歸矣非以常期為時也
三四皆无應也三急于從而反歸以娣四不輕從而遲歸有時何
也三陰柔四陽剛也陽剛在女子為賢正故能待不能待也士之
自貴自賤如之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者志豈不欲行哉蓋有待而行正以待夫時也
志字宜玩貴與賤在人之志耳愆期之志貴志也此動必以正不
以說妄動者正與六三相反　惟恒德為能有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柔中應二是純心任賢以誠不以文也猶帝乙歸妹其君
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焉盛德蔑以加矣猶月幾望焉財得人
致治何吉如之
帝乙商之賢王最能重婚姻之禮雖帝女至貴不得失柔巽之道
有驕貴之志故聖人特取為言君女君也貴人之歸豈假容飾以

悅人娣媵者以容飾為事者也良者良在德不在袂也月者至陰
之精而群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象德盛也　仲虎曰下三陽
皆以女德稱六五陰尊而謙降女德之盛无以加此矣
一說幾望而光未盈象柔德居中而謙也望則盈矣陸氏曰月與
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也婦遜夫之象也五雖貴高常不至
于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吉宜家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誠心下賢如帝乙云云良也以其居上体之中有中德之貴也
以貴而行下賢之典誠悃有餘安事文飾哉
德以中為貴說一貴字則華靡在所輕耳　凡能把外面許多艷

侂侈大的輕看。須是內面有個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士之仕也猶女嫁而乘筐士娶而刲羊也其有德而仕也猶承筐有實以成嫁刲羊有血以成娶也上六陰柔无德居中无應欲用于明時而德不足以見知婚娶不成之象也女乘筐无實士刲羊无血爲何有匡濟之利哉

上與三陰不相應故不曰夫婦而各以士女稱之承筐刲牲所以承祭祀也乘筐无實刲羊无血宗廟不享未成爲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因其无終不以歸妹許之

蘇子瞻曰歸妹男女皆易悅柔皆乘剛此豈无終敝者哉上六則敝之所終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必有名存實亡之象无實无血皆實亡之禍也象曰歸妹征凶无攸利上六處其終故備其凶之全也君子知其敝可不思永其終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无實言其无德而空懷欲進之心何異于乘虛筐乎

豐 ䷶ 離下震上　旅 ䷷ 艮下離上

陸庸成曰上篇爲噬嗑賁下篇爲豐旅四卦俱得之離明故大象俱有用刑之義蓋光明克斷王者德也雷厲電照王者勢也知晉爲晝明夷爲夜則豐之爲日中可知矣山上火爕旅人征也守雖依明旅人情也知家人爲內睽爲外則旅之爲客可知矣

勿憂勿空也宜日中正要之皆辰

重明不可過正切時弊

豐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以明而動智識精明才猷振起以此圖治何功不大故名豐々則天下一統亨孰如之王者至此可喜也而盛極當衰亦可憂也然勿徒用憂惟宜持盈守成明動不過其則如日之中而不昃焉則豐可常保矣

此戒于方盛也王假之照註王者至此或曰惟王者能至之蓋盛大之業非小康之世圖伯之君所能及也此何等世界似无可憂而曰有憂道焉憂其極盛而難保耳宜日中正保其盛也日无常

中之理聖人特借以言治道耳　豐而宜日不可過動之意日而宜中又不可過明之意蓋天道日中則昃世道盛極則衰不以盛大自侈宜守常不至于過盛也

全象合看　全象重明宜照天下即是明以明而動則非妄動尚大則妄動矣此過用其明也宜日中者明不可過用也蓋日惟其中方能遍照天下若過盛則昃而天下之物有遺于所照矣明惟其中斯能普照天下而照天下者自然不敢尚大若過用則必尚大而天下幽隱必不能半照矣試觀日有昃月有食天地有虛者以過中而盈故不能保其常盛耳況人主處豐可自有其盈成乎故用其明以照天下則可用其明以尚太而騷動天下則不可以

蘇紫溪曰君子不能使造化无日昃月盈之時而能存其日中常盈之心則能處消息之權不為造化用而能用矣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卦名豐者卑昔一統治功盛大時也何以致之君德莫先于明不明而動其動也妄卦德明以動是聖智渾為神武動罔不臧治功所以盛大也故豐但王者至此每遏冊其明而有尚大之心所以曰王假之者言王者至此志驕氣滿而尚大也是則可憂也是必此心常在天下而明用以燭民隱不用以誇廣大則豐庶可保也此詞所云宜日中也 何也盛極有必衰之理況日過中則昃月過盈則食雖以天地之盈虛亦與時而消息不能常盈也況人囿天地之中鬼神乘天地之變化者能常盛而不衰乎此所以大不可尚而明不可妄用宜日中也乃保豐之道也

首節明動不可對須玩以字

二節尚大大字與前大也大字相應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志意高遠不期大而自尚大也照猶照管之照敬承曰人主一心尚照管天下自有許多兢業之意上云宜日中下便云日中則昃危之也吾曰日中正恰好日中便當昃此處切須仔細何如大

可憂

末節不重盛極必衰正見豐不可恃而貴先時之防以保其盛也如聽命于時則非矣盈虛二字不平正天地之盛衰也時氣机也人以人事治亂言鬼神即天地之運用風雨雷雷之類

蘇氏曰豐者極盛之時也天下至于極盛而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者不憂其不至而憂其已至也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者至足之詞也足則餘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无豐豐非聖人之事也 毛氏曰豐大也亦盈也惟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中故不昃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為大反是則為盈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威照並行盛大之勢豐之象也君子以保豐在治其獄蘇法電之明以折獄是非曲直惟明克允也法雷之威以致刑輕重小大惟斷乃成也則天下无遁情刑遺濫保豐之道也

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的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敕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于上必有過錯故云折獄致刑

蘇紫溪曰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情偽微曖難以盡知法之輕重出入難以曲當必折衷于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悉畢照然後致之于刑則天下无冤民矣 獄者刑之未定刑者

獄之已成。姚承菴曰遏惡揚善以防釁孽之萌所以保有折獄致刑以消奸宄之氣所以持豐捻為世道慮也。

六爻合直　顧椈曰豐以五爻為豐主二之發若發乎五也四遇夷主欲得初以輔五也九三不知從五而遠應上六故有折肱之患五得中豐暗而有可發之明六則豐暗之極而不可輔者也初九去五上最遠不受其暗故不言豐蔀　彖言日中宜照天下而二三四爻皆不免日中見斗見沫之異明之過反為不明也君子不憂蠱而憂豐者以此五中正與離日相對故不言其蔽上則過中日昃時矣

紀聞曰爻惟以剛遇剛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无疑以剛遇

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相信初與四皆剛故有配主之无咎夷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又不免豐蔀見斗之象二與五皆柔故有孚未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未免有往得疑疾之事惟三與上以剛遇柔故三折右肱上至三歲不覿有孚發若遇其夷主皆吉此人臣事暗君之訓也來章此暗主用臣之訓也六五以謙接物故雖六三非應而必來上六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為用此吉凶之斷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豐之時非明无照非動无行本相資也初為明之始明有餘而動不足必得動者配之而後往可成功也仰幸于四而遇之也其動可資是遇其配主矣夫才力相敵若有相嫌之勢而既為吾配雖旬何咎哉往而相從能成其豐而有尚盖明動相資則能和衷而致豐矣

以初九為主配者合而有助之意初之明得四之動以為助故初謂四為配主也妙在遇字遇則配配則无咎而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初與四雖旬亦何咎哉但不可過耳降已以相從則可苟憑陵其上而求勝之則兩賢相厄豈獨一身之災其如社稷之慮何

程敬承曰初與四均敵而以為配主是自處四下也處下則不過旬矣旬則配而與之均過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上人之

心可乎　蔡晋江曰雖旬无咎者一德咸有而成治也過旬災者兩賢相厄而成黨也彼以畱天下之公此則營一已之私也或曰明不可過過則有昃食之災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為離之主明臣也日中之象應五暗主震動于上精忠无以自見是正當日中乃為雷震所障蔽昏而无覩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往而諫之彼方自是其暗而吾為發其明彼方有好大喜功之累而吾為惕滿戒盈之言得无疑乎得无疾乎惟積誠以感發之而後蔽可開也吉

豐蔀由君心尚大來尚大則明不足照天下矣故緊接日中句往

賁屬內部　离外內發　則部徹矣

衍以下示以格心之義　了凡曰疑者明之反也二五皆中虛故有孚發而曰若者以非發〻之也正與豊其蔀相反〻疑為孚反蔀為發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有孚發若發五之暗〻于志耳此志惟積誠可動非可口舌爭也

程敬承曰信者疑之對也君以疑吾以信則志可發矣發如樞机之發轉移惟我耳發〻其明也君雖暗而此心自有真明也志發則疑什而又何疾大抵事暗主猶可暗裏發明事明主最怕明終成暗此五之來章猶賢于上之自藏也

五主豊昏　闇何以致　豊於蔀說　以四為累　主作人臣　敝君沉湎　合卦言

九三豊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三以至明應上之暗君受蔽甚矣為豊沛見沫之象雖有剛明將安用之不猶折其右肱乎此固君之暗也于三何无

沛之蔽甚于蔀故沫之見甚于斗蓋蔽愈大則見愈小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于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　肱臣象也

一說鄭狹卿曰日中見斗見沫者言不見日惟見斗與沫耳日君象斗六臣之象沫即斗槩斗之輔星太陽無光斗沫獨明群物皆不蒙照大臣近君壅蔽其主之象

象曰豊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保豊大事也豊其沛則主德既昏大事去矣夫大事既去則雖才足股肱王室然折其右肱豈終可用乎

潘氏曰六二雖當豊蔀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可大事故發若之孚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无可修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哲也

子瞻曰蔀蔽也蔽之全者也見斗暗之甚也沛旆也蔽之不全者也沫小明也明闇雜者也六五之謂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陰也而六五處中居暗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用六二之適五也適于全蔽而甚暗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則求蔽也切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于明暗雜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大事也君子不畏其蔽而畏其雜以為无時而可發也為之用乎則不可不為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以示不可用而後免也

九四豊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以大臣近暗君明而受蔽為豊蔀見斗之象此時發主之蔽保時之豊非得同德者助之不能也幸初九在下其明可資乃夷主也宜下遇之與之同心共佐則吉矣

此大臣求賢共濟者夷主之明可以開君心之暗全在遇之始吉

胡雙湖曰配者彼來為我配也夷者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

鄭東谷曰初視四為配以下而上也四視初為夷降上就

下也
一說蔀猶如以惟四豐蔀故二豐蔀惟上豐屋故三豐沛大臣好
動喜事而君信之則君明障而群臣之明亦無以自達矣四陽剛
非小人只好動喜功而暗於事幾五與同體為其所惑與入於昏
故有豐蔀見斗之象四惟有剛德終能求夷主之明以自助故吉
吉者四之蔀徹而五之蔀亦徹也象曰位不當也於動體而為動
主故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豐其蔀者以近暗主處非其位也日中見斗者明為暗主所蔽
幽暗不明也此雖君之過而臣亦與有責惟求同德共贊則明

動相資君志可發豐治可保乃以吉行也
一說豐蔀與二同獨九四釋之詳者四之豐蔀與二異也二之蔀
在五二明而五暗四之蔀在己以陽居陰故曰位不當曰幽不明
能遇初而資其明則吉矣吉者震動則行行所以吉也猶行于幽
暗之中得明者以引而行可免于昏迷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暗君也然天下章明之士如配主夷主有孚者皆可匡扶
盛治為五計者毋曰豐其蔀也來而致之己雖不明而能用天
下之明則豐亨豫大之慶主聖臣賢之譽蓋有矣何吉如之
在二曰往以君則暗也往得疑疾在五曰來以臣皆明也來則有
六五柔暗之主未必能如此聖人設此以開之耳不徒曰吉而曰
慶譽者勸之以破其自用耳　項御曰以豐致暗之主豈非昏當
但氣燄熾六二須太陽遂受其陰暗而不覺耳然得位得中而離
明之賢位適于五五能虛己來之蓋離震合体終能大有為者豐
時亦大氣燄亦大障蔽亦大隱憂一來章遂亦慶亦為休大定功
之主信乎用賢之效也
一說以章指二二日中之時五日中之位正相對二有文明中正
之德章明之賢也初三四皆陽剛五能用二則景征矣
程獻可曰二自往五則得疑疾五能來二則有慶譽二之不往雖
曰積誠以感分明待其來也至于五能來章則二之積誠見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來章之吉則能保世滋大矣天下不有慶乎
又以有慶譽為人君之吉象復以六五之吉為天下之福慶蓋兼
天下之明為明摠天下之動為動慶莫大于此者經繹曰夫君子
以庶明勵翼為其明也必明自己出晦己上是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處豐極震動而與離遠是好大喜功窮奢極欲自恃其
高大而聰明志慮反以自恃失之蔽其屋者適以部其家也
自蔽矣其究障蔽之深一物无所見終身不可反也猶闚其戶
闃其无人三歲不覿也喪亡必矣凶

此說无人[illegible]二言

此極究尚大之害豐屋五句一連意總是自蔽而暗之甚也豐屋自處于高大也蔀家陰暗也豐屋者非以蔀天下是自蔀其家也窺戶无人其心自以為照天下不知反窺其戶无人[illegible]亦莫見也一說窺戶二句承豐屋三歲承蔀家謂[illegible]无以[illegible]人內隨无以自通豈不有九三為之應哉折其右肱[illegible]无人[illegible]自惜而不能用人終无發其明者矣　潘氏曰自蔽如此人誰親之故內暗終无以自通也　一說蔀家內不顧夫身之危窺戶二句外不恤乎人之叛。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豐其屋者言其務高自恣如屋之高而翔于天際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豈其无照心哉自有而自蔽之也所謂大智者乃大愚也秦始隋煬是已

旅 ䷷ 離上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山上有火去而不留猶旅无定居也故為旅夫人一至于旅勢孤親寡縱善處者不能大通僅小亨而已然是小亨也豈為俯仰異人之哀其窮而資之哉自有處旅之正道惟守是貞則可以小亨而吉也

旅是寄寓于外凡客處皆是在旅而亨故亨小小亨如即次安懷資裕也遯原无大小也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處旅離貞失所安矣

曰旅貞吉者言旅自有貞不可須臾離也

夫子應四民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

全彖合旨　程敬承曰諸說謂柔順止明四字並重非也六五一柔在外承乘皆剛旅而遇剛最難相與非柔而得中何以能順而處之剛柔之道以止為本外順乎剛所主在人所內得其止所主在我有主而麗明以動非妄動者羈孤窮困不足以為累矣此皆旅之貞也旅之時義也故贊其大　有重柔中者惟柔中故能順剛止而麗明皆柔中妙用也亦佳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何以小亨也蓋旅之時所居非便安所遇非故舊外之處人內之處己皆出于正而後可卦体柔中順剛是處人不屈不亢足以制強梁之悍卦德艮止麗明是處己隨寓安靜有以達權變之宜此旅之貞也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之時固有旅之義矣非柔中順剛艮止麗明不能處也其時義大矣哉

剛明時說俱以人言柔止俱作處人言細玩不盡處旅之道還當以柔中作外不失人艮止作內不失己旅主外故加一外字處旅貴柔而過柔則屈得中者恭而有禮也孔疏柔處于外弱而為客

之象焉所托不得其主得主而不能順從則乖逆而離散何由自
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陽則是得其所托而順從于
主又止而麗明動不癈矣故能于寄旅之時得通而正不失所安
也
末節賛其大以見處旅之難非貞不可也貞正也得中順剛止而
麗明皆正之義也小亨非大而貞則大　游讓溪曰諸卦離在上
皆曰柔進上行今曰得中乎外就旅取義也外謂外卦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過而不留旅之象也君子以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
燎獄者罪之所旅留則淹滯故法火之照山之静而明慎用刑

輕重出入既无慢易于是又法山不留火而不留獄或罰或宥
无淹滯焉此得用刑之道也
明慎所以用刑也用則不留　大抵獄之遲疑皆因未嘗明慎以
定其罪耳　傳曰明不可恃故戒于慎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
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象義曰易言刑獄未有不取諸離者動而明明罰敕法之象也明
以動折獄致刑之象也明以止无敢折獄之象也止而明明慎用
刑之象也　洹詞曰觀六十四卦象獄起于訟終于中孚責當聽
訟之初雖守噬嗑之法猶无敢折獄惧乘快之濫也旅在中孚緩
獄之前雖得豐之情猶用明慎慎濟禁之瘦也銑謂自旅以前聽
訟也中孚死中求生必非怙終之賊仁心如是民將无訟矣
六爻合旨　蘇紫溪曰古者丈夫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童觀
闚觀且以小人女貞視之故在鄉井之日常少而在逆旅之日常
多極而言之百年須臾吾生亦旅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亦
旅也然處旅自有道矣孔子言恭敬忠而推之夷狄不可棄中庸
言素位而行乎患難夷狄玆其為處旅之善道哉自素位之學或
闕而剛柔之稟各殊一于柔者以旦夕之寓為百年不遊之光景
而徘徊瞻戀瑣瑣不休一于剛者以燥氣加人以獨斷任事至焚
次而不安得資斧而不快焚巢而終于號咷也非善處旅也傳曰
柔中順剛止而麗明豈直行旅而已哉即終身可矣

仲虎曰處旅之道得中而已卑則取辱高則取禍皆非中也六爻
以內言之初不及乎中故瑣瑣三過乎中故焚次以外言之四不
及乎中故不快六過乎中故焚巢二五得旅之中故內則无尤外
則得譽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初六陰柔則志淺居下則行淺鄙猥細瑣无所不至旅瑣瑣者
也怨懟紛傚皆由于此故曰斯其所取災
瑣瑣猥細之狀非與人較利也不徒曰災而曰取災不徒曰取災
而曰斯其所取災明瑣瑣所致非外來也　詩曰瑣兮尾兮流離
之子初六有焉　取象艮為小石故瑣瑣

六二不言吉者得童僕貞即是吉

彖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而瑣瑣由其志无遠大猥陋已甚所以災也
久賤其行象鄙其志、字妙𥹆子之旅志在行道商賈之旅志在
貿遷凡旅各有志也 洪氏曰旅以謙順為用以正志為主位卑
而志存焉可尚也鄙瑣不立則災自取之耳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旅以次為安以資為用以童僕為賴即次而居安懷資而用裕
得童僕貞而无欺有賴惟六二柔順而與物无忤中正而處置
得宜故備旅之善如此
取象以陰居二即就其舍承陽有實故懷資童謂初艮為小子故

僕稱童一說柔弱在下者童也謂初六取強壯處外者僕也謂九
三取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貴得人得童僕貞則即次益安懷資益裕旅雖覊寓終无尤
也
諸理齋曰旅不合于人者也不信童僕則愈孤矣童僕且不信也
則不合于人豈人之罪哉罪在我矣故得童僕貞曰終无尤也由
有處旅之德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道尚柔而三行之過剛於道用下而三肆于人上以之待人

六二以得童僕貞為句則貞宜屬童僕

則不遜以之御下則寡恩也故焚其次失所安也喪其童僕失
所賴也危道也雖心无邪私而貞亦不免此危厲矣況未必貞
乎
傳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
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
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如此則危厲一說厲謂以嚴厲失
之也 取象潘雪松曰二即而三焚二去離火稍遠而三近也二
得而三喪二去初稍近而三則遠矣其相反者二柔得中三剛不
中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人不得安于家而安于次非得已也今又焚之亦已傷矣此時
正宜撫其童僕緩急依賴可也乃當旅時而過剛與下刻薄寡
恩義當喪也何足惜哉
已傷胡氏謂見傷于上而復不改以待下也
廬陵氏曰喪其童僕孰不曰人之无良而聖人曰義喪不尤人也
焚其巢孰不曰數之適然而聖人曰義焚不怨天也故曰正已而
不求于人則无怨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用柔則不過剛能下則不忤物雖不能如二之即次懷資
而隨寓皆安不至托身无所也隨事有備不至受人侵侮也此

以羈旅之臣看更佳

旅之少安者也但所處非即次之地所與非倚伏之人安能快
于心乎蓋其志不在于處資斧也
看來于處二句不對更佳不快承于處來觀象可見趙汝楳曰處
對行而言旅而言處旅于此因處于此也資斧無得若安矣然旅
貴于行〻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今僑寄于此雖得資斧終不免
為旅人故我心不快
一說鄭孩如曰下体庶人之旅求貨利者上体君子之旅求功名
者以九四比五而用柔能下道塗旅處之間得有所依可无不虞
之患然不能賴其薦援未得其位而行其志故未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之志在得位以有行耳四旅于處而位未得則其處也終非
久安之所其志不能自伸所以雖得資斧而心猶未快也
未得位是原下文未快之故未快是以未得位為未快非以資斧
也 洪覓山曰得其資斧則得其童僕可知而曰未快何也承不
得位言也夫以二而安于旅可也以四之才九之陽而猶未離乎
旅不得有為于時非其志也故曰我心不快必若五之陽剛中正
而已以應援輔佐于其間以永終譽命則庶乎其快之矣 姚舜
牧曰李孟之待孔子之所以行也國中之授室孟子之所以去也
心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五為文明之主雉之象也在羈旅之臣觀光我國思應運以行
其志若射雉然夫遠臣入國素不相孚豈能明良遇合故一時
不无屈抑如一矢之亡終將與論傳播朝端物色以此而致譽
命一矢之亡何足惜哉
人君无旅故以五為君以射雉為旅臣譽令聞也命受命也 或
以六五離明之君失位在外必求文明之賢以為助故有射雉之
象卽古者弓旌招賢之謂在旅之時君臣皆失其所不惟君擇臣
臣亦擇君故一矢亡而終以光顯令德復安正位則所獲多矣
唐氏曰二終无尤五終以譽命兩終字相應蓋言旅人與旅于人
者到底獲尊獲吉矣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終以譽命言其聲譽著聞上逮于天子也
程欽承曰始亡矢而終譽命柔中之德能上逮也此益見旅道之
貴柔也不然何六五上逮而上九上焚也 或曰以人君之旅言
則上逮為天命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旅之于火猶鳥之于巢上當旅焚其次猶鳥焚其巢失所安矣
故在旅人始而驕樂既而悲傷為先笑後號咷也所以然者驕
亢自高喪其順德而不知始喪牛于易耳故焚巢而號咷也凶
何如哉

趙氏曰三與上相應而體皆剛三焚次上焚巢皆剛心烈氣不能消釋先咲者意氣之粗揚也後號咷者失安身之地也鳥以巢為安身人以知止為安身不能止以麗明何怪其焚巢而號咷我喪牛于易所以號咷之故也　人生惟客氣最害事知柔順之易喪而剛猛之離磨則知涉世之道矣　取象鳥者離象巢者附麗至高離之上象焚與咲與號咷皆離火象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

胡氏曰為旅者不免訃得喪故下卦曰得曰喪上卦曰得曰亡

周用齋曰旅最下則以瑣瑣取災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高亢卑鄙皆非處世之道也況處旅乎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依倚在下任上而无人所容義當失所安矣此皆剛心猛氣任性為之而若罔聞知也故曰喪牛于易也

終莫之聞自恃其剛而失吾心之真聞非聞則豈至此我亦恐人自造禍害猶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蓋終身不悟者

利往二爻一氣相通見大人就是從陽

巽☴☴巽下巽上　兌☱☱兌下兌上

陸庸成曰前為震艮取一陽之下而上也後為巽兌取一陰之下而上也巽順兌說皆陰德也以陰為主不可以訓故亨利之占巽以從剛而兌以剛中　按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胡氏曰八卦之重上經乾先坤次之坎先離次之下經震艮先巽兌次之皆重陽也

巽☴☴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陰伏陽下其性務入上下皆巽故名巽夫天下事惟陽剛能大有為巽陰為主則才量才識皆不足以當大故僅得小亨幸其以陰從陽則陰得陽助猶可利有攸往其利有攸往者利見夫陽剛中正之大人也蓋大人德望才智可資以有為也

馮厚齋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卑以其下于陽順以其承于陽伏以其藏于下入以其進于下其象為風亦以其委曲而入于物无所不順也程敬承曰巽與旅皆小亨何也旅道用柔巽亦主柔也柔皆順剛故吉利稱焉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剛

[illegible]大人
[illegible]巽也。其義何如。曰君人者莫重于命。重巽則施命以誥四方。而反覆丁寧。深入乎人心也。夫命令數施。因王言之大。而中正以觀天下。心之本德有不足。雖日取命令申之。能使天下順治。而亨利哉。卦体九五剛也。巽乎中正之德。初四柔也。順乎九五之剛。是人君有神武之資。而出之以不偏不倚。行之以无反无側。建中表正之志行矣。由是臣若民皆順其剛中而化于中。順其剛正而化于正也。夫柔順剛則從陽矣。而所以從之者。從其剛巽中正也。此正所謂大人。而柔宜往見之也。是以巽小亨。而又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illegible]節朱子曰。巽卦是于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申命非是[illegible]命只是丁寧反復之意。巽風也。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如風之動物也。　程敬承曰。命之入人。有在未申之先者矣。上下之間。兩情睽隔。而徒以命令申之。誰其信從。故曰重巽以申命。巽入也。重巽深入也。人心其孚。命乃行。未有不巽而命行者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正申明其義耳。

二節。程敬承曰。此節還重首句。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明九五之為大人也。柔皆順剛。順乎此耳。蓋偏剛不可有為。惟巽乎中正而志所欲為。无不可行者。則安見柔之順之。不可資以為大也。苟非陽剛中正之大人。見之何益。是以巽雖小亨。猶得陽之助而利往。而

涌面六渙人順剛而剛巽句正見剛之所以宜順也書一滚說下小亨二句不必分項

[illegible]見此大人也。故論成卦則以柔為主。論卦才則以剛為貴。帝[illegible]小亨利利見。皆指初四之柔。以為成巽之主。其所亨而利者。非上從陽剛之中正。其能然乎。柔順乎剛。巽乎中正。此所以為巽乎。　若剛不順乎中正。不可為大人。若柔不順乎陽剛。不可有攸往。徒以一陰潛伏為巽。而不究乎陰在二陽之下。陽在二五之位。則巽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看來柔之性。常過乎巽。失之不果。而不行。故宜順乎剛。試觀剛能志行。以能巽乎中正耳。則為柔者能順乎剛之中正。則僃柔之過巽而就乎中正矣。所以行无不利而攸往也。宜其利見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行相繼。无物不入。巽之象也。夫風不继。无以深入萬物。命不繼。无以深入萬民。故君子行事。必先叮寧反復中其命令。使天下曉然知上意旨。然後從而行事焉。則民心既入。而順從易矣。

紫溪曰。重在申命上。必申命而後行事也。商之盤庚。周之洛誥。諄諄語言之間。聖人何心哉。欲民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苟无其心。而徒鋪張于命令之煩。則无荆之。詔不能叩。㢘耻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戢。㴞濤之弊。雖申命何益哉。　程敬承曰。行事即行其所命者也。命之不行。必其心有不相入者。申命然後行事。貴其入也。入不在詔令之煩明矣。　行字亦要玩。前輿曰。法教百端。令行為上。貴其必從。故申命行事。

六爻合旨　丘氏曰巽之為卦以中正為善二得中而失正三四得正而失中初上則正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也惟以九居五巽乎中正所以貞吉而為申命之主歟

經緯曰初進退自巽過也上巽下巽于人過也三不能巽四能巽而未中也二五中矣二巽于人而中五巽于道而中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可以制事不可以主事初六卦之所以為巽者也陰柔居下卑巽太過進退不果何所利乎惟用武人之貞則沉潛剛克庶于事有濟而利也

進退不果于進而退也武人之貞果敢之為正也　張而若曰武人非貞然以過斷而矯太柔之失則亦為貞矣

陸庸成曰巽于處事則為躊躇故過則疑而欲其果斷初柔下故也巽于承君則為精恭故過則諂而貴其精誠二得中故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進退不果是志疑于可否故當幾寡斷也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疑者以決而進退斷然定矣志豈不治乎

敬承曰志疑則亂武人之貞易亂而治也巽在內心故傳累以志明之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九二處陰居下不厭卑巽然居中不至已甚者是人臣能謙卑

時說謂揣順人在道處而似而機矣

遜順恭敬不違而其心之懇到意之丁寧无非欲達其誠于君非[illegible]祀者用史以祀用巫以報至于紛若之多此皆道達誠意雖煩不厭事君以之則有格君之吉无自失之咎矣

巽狀過巽也紛若即所以為過巽也二句虛看不是兩件時節要玩一用字其過巽者正用以達誠也總是巽由中出周公之意恐人議二為卑之已甚故言此巽在牀下皆出于中心之誠如用史巫紛若以對神明者對君父言而何咎若此念稍有參雜不惟主上見疑而諂媚之咎亦不免矣　取象巽為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床之象也床人之所安巽在床下不安所處也　巽之至也其及為覡為巫

時說以不諂不亢言中者非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紛若之吉以二有中德則其巽也本精白以對揚豈為諂哉

得中巽根中心而出也惟得中則无惡于巽矣陽在中中實之象

九三頻巽吝

恭遜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九三剛而不中上而不下非能巽者即勉為巽不過矯偽一時而已故為頻巽頻巽則頻失能无吝乎

渙六三頻復巽九三頻巽皆作輟之謂屢失屢渙渙在失後故无咎屢巽屢失失在巽後故吝　取象三在上下巽之間巽而又巽有頻象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由心出九三巽非其本心也即勉為巽有時而窮能无頻矣
所以吝也
夫其實不能巽至于不得已而巽未幾而故態露矣故曰志窮志
疑者可以治救之志窮則有吝而已此不能取則于五之中正也
不能久即窮志窮巽之志窮非窮高極滿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六四相臣也陰柔无應承乘皆剛才弱不勝其職宜其有悔而
悔可亡者用柔能下所謂柔順乎剛者也順剛則得陽剛之助
而群賢彙集資其才力可以建功如田之多獲足備三品之用
矣
此大臣謙恭下士獲多士以為用者不必如時說以悔亡為既化
強暴田獲為又來豪傑也二陽不是剛暴小人乃負才剛介之君
子田武事有剛德之象于以濟巽柔之所不足也正初所謂利武
人之貞也
蘇紫溪曰解曰田獲三狐去小人也巽曰田獲三品親君子也
取象巽為近利三倍故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廣搜多士如田獲三品則衆思咸集而功被上下矣
即象詞陰得陽助利有攸往也玩一有字見功在天下收之者相

臣介甫曰田者興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盛者也柔而可大
有功巽乎正而德所附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尊位而居巽体是繼世之君承先朝之積弊宜有悔也然
德剛健既能更中正又善更故能飭治振起以歸于正而吉矣
吉則積習掃而悔亡文治新而无不利矣以是觀之始而有悔
无初也既无不利有終也則惟貞之故也然貞豈易言哉必丁
寧于先而先庚三日至再至三數思碩慮又揆度于後而後庚
三日長慮却顧務圖遠猷此為善变所謂貞也所以吉也
此爻全重貞字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先庚後庚中正之道
所謂貞也先庚慮其无初也後庚欲其有終也總是詳審慎重之
意乃華時一念分為兩行言也不可錯認註变前变後之謂
巽者蛊之漸也巽而止則蛊矣辭與蛊相似五居巽体巽有命令
象又有蛊壞象而以剛中正之道渙號更命得其貞正故吉吉則
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矣先庚後庚申命以防蛊也潘雪松曰更
革以順民心興之慮始未有不駭聽者故未令而先示之詳未至
已日則必有不孚者故既令而申令之審則巽乎中正而能如此
所以言也又曰凡有变更未能申命行事而遽然更新有初也未
必有終主終而言故有取于重巽之義先庚後庚是謂申命所以
有終也　後庚癸也癸居終重圖終遠　鄧實曰先揆度三日重

且以命令言與前解巽正且中命行事有

甲也甲者始也先後庚三日重庚也庚者更也蠱亂而治有從終之道故曰終則有始巽変而通有始終之道故曰无初有終

傳曰蠱言甲巽言庚甲者事之端也庚者事之變也十干戊已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蠱者從新以造事言故取諸甲巽者行權以更事言故取諸更出令以変更其舊見天道運行之不容已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変更而得吉者由其位正中而有純德也正則无回惛之心中則无躁率之念故可寧揆度而有精詳深遠之計而吉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君子行已有度畢遜中常有决斷者在所謂資斧也上本陽剛

以居巽極而失之巽而无制懦而不立剛斷喪矣為巽在牀下喪其資斧之象是雖施于當巽之地而貞亦召悔矣凶

二之巽牀純臣也巽而不失其剛巽由中出也上之巽牀嬖臣也過巽而失其剛巽不由中也蠻无精誠日以諂諛為歡與用史巫紛若者大不侔矣故雖貞亦凶况不正乎

程敬承曰旅九四以剛居柔因得其資斧巽上九以剛居柔曰喪其資斧何也旅貴於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於過柔故以剛居柔者失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強者用之為正畢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謙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在牀下者居卦之上巽窮極而已甚也巽甚而至于失斷于理為必凶也

洪氏曰巽與兌二同而吉凶異二中而上窮也故失其所為巽者矣上窮者巽体之終極也是故行諂與恭似言遜與諛似而誠偽邪正不同可不審乎

兌 ☱☱ 兌上 兌下

兌亨利貞

陰進陽上適其所望喜之見乎外也故為兌兌者説也説有亨道而正則所以説也故人君以恩養民民罔不説能无亨乎然非煦煦驩虞可致亨也大公无私出于王道之正乃為利耳

説萬物者莫説乎澤澤兌象也澤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説而以恩養萬民所以萬民皆説第不可如伯者之違道干譽耳

伊虎曰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感則説矣而相感易失于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説説則亨矣而相説亦易流于不正利貞者戒詞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无心之感兌取无言之説

全彖合直　陸庸成曰上下皆兌是兩情説也亨可知矣王道不令人喜縱説下便涉驩虞故必利于貞貞者何也説本業道而宰之以剛中是情依性而出天人之所共協既已得民之心自當滑其力并得其身何不忌之有忌所以為勸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

矣故聖人大之盖惟正故大惟大故勸也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卦名兌者兌之義說也上以順感下以順應太和洋溢而說也說固有亨道而曰利貞何也卦体二五以剛居中三上以柔居外是中心誠順而外能和說說而貞以行之焉所謂說以利貞也說而能正則揆之天理而順驗之人心而應以此率民趨事民知勞之者所以逸之也說而忘勞矣率民犯難民知死之者所以生之也說而忘死矣夫說而順天應人說之大也至于忘勞忘死勸何如哉此非有術以使之非違道以干之由正而行而正者人心之所同有故上倡而下翕然應也幾乎神矣

前節釋名義類咸兌者无言之說以說解兌明兌本為說特聖賢感天下之心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去言而為兌耳

二節重剛中以貞為主柔外說也本以剛中誠心出之即是正順天應人忘勞忘死此正也大亦大以正勸亦勸以正也潘氏曰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柔外其說之道乎剛之為德不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天中至正不可移奪是為剛德其中則剛外則柔所謂說以利貞也說而能貞天人合矣則于民何不得逸之說也勞之亦說也生之說也死之亦說也民孰不憚勞亦說不忘死忘勞忘死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民以說自勸天下皆在歡欣鼓舞之中矣是以聖人大之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互相浸潤亦相說之義兌之象也君子以澤必麗而後相滋人必友而後相成于是以朋友講習焉辨論以講之体驗以習之則理與心相說而滋益大矣

時說以人已相益言非也只重自心受益習與論語時習之習字一樣不徒在言語上習也講兌象為口舌也習重兌象理義之說心說之至也真說資朋友而得也

程敬承曰兌取无言之說朋友何以講習為也講明義理而習之不輟自得其解如論語所云時習而說之固在誦言文字外也

朋友講習講而習之或一義而反覆紬繹或衆論而參比協合使理致明白工夫真切則惟力以行之耳若獨學无明則聞見孤陋一曲之學自誤且以誤人

六爻合旨 李九我曰悅貴剛貞初二和兌孚兌說以正也三上來兌引兌悅不以正也四以下比六三而有商兌之疑五以密近上六而有孚剝之厲悅之不正可不戒哉

潘雪松曰陽爻曰和曰孚曰介皆剛詞也陰爻曰來曰引皆柔詞也陽為實中實為孚二五皆陽在中故二為孚兌五為剝雖所用不同其孚一也

通氏曰六爻則剛中而柔外剛中以立体柔外以致說析之則三

上偏柔而失其作四剛則善矣五不言兌若不可心乎說心乎說則害者紛至可勝道哉諸爻皆有義而无象詞亦簡畧與他卦異

初九和兌吉

初陽居下而无應其為說發皆中節順乎性情之正而絕无偏黨之私悅之和者也則大公无我可以通天下之志矣吉

程欽承曰人情一着于世故則不和之兌初作發于自然者所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何往不吉

馮時可曰初以陽德處下无欲於三无嫌於二是樂易君子撝退溫恭以待物之象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人心有私則疑生疑則不謂和和兌之吉者言其任初念以待天下而不為私焉則吾之行无疑于心而天下之人亦无疑于我故吉也

張雨若曰重初字人心惟初念最公轉念則非矣惟初則情識未參其流行處直從本性上一直發出更无一毫粘帶未有所疑累也行即發見流行之行　鄭氏曰和兌即和而不同之和以陽剛而无係應故也信心信理而出行之于外者未與心疑使有係應便不能自决疑于是又疑于非不覺流入于同而失其和矣不曰无疑而曰未疑以初九不與陰比九五雖中正而不免于剝故着一未字深見和之難也　陸氏曰初行未疑二信志未疑即信也惟和就行上見孚必自其志言之則和孚之別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又與三陰相比而為悅宜有悔也以其剛中則所說者一出于中心之誠有孚兌焉則至誠能動而終可无悔矣

九以悅相與必有悔張子曰私係于近悔也誠于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　按孚兌是君子同德相悅小人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不然鮮不為六三所惑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說不根心非信也二之孚兌莫非誠心懇至而无一毫虛假于

其間所以吉也

信志以己言時說有主人說者游氏曰行未疑者已能自信之志則以无纖毫疑之矣

六三來兌凶

小人之說君子也必度君子為何如人而後可免于凶和兌如初孚兌如二豈可妄說者哉三以陰不中正來就二陽以求說亦取凶耳

抑己而從初二曰來上无所必也牽四五而從己曰引下有可動也　章氏曰立身不端徒以柔媚求說于人即此便為凶德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商兌之
不信也
初未疑
信志相
曰介疾
隔閑也

説之道貴剛柔則易流初和兌而吉以剛正也二孚兌而吉以
剛中也三來兌而凶以陰不中正處位不當也若剛中正必知
自守之爲貴矣
頂卿曰和不能如初之分孚不能如二之誠欲孤立也則妄説之
情不能自已欲相説也則非道之求人所不契故不免于來兌之
凶
按彖曰説以利貞順乎天而應乎人初與二乃天理人情之説得
利貞之義也六三非天理人情之説失利貞之義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以大臣近君而下比六三柔媚之小人若以其悦己而係戀

之則事上之心分矣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悦四于此和能如初
之无疑也有商兌未寧之象然体本陽剛能介然獨斷知柔邪
之不可近而疾惡之則進于兌説之正而有喜矣
頂卿曰商兌未寧不決與不安之心合也四所可嫌者在商兌所
可幸者亦在商兌商兌者喜之先見者也決之以開示正道預防
邪心也　孫氏曰三之來兌本下趋四重兌異体自有介限之別
而人情昵邪則遠正疾惡則親善此理欲公私之大分不可不審
于從也故決之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係焉能絶去柔邪豈獨四之喜哉

天下國家之慶也
汝吉曰其疾惡以義決其進善也必果其有慶也能无喜乎
九五孚于剝有厲
上六陰柔九五近之是君側小人巧于媚説以蠱惑君心悦之
者將以剝之也最可懼也人主不知其可懼狃于悦而信焉是
孚于剝也則心志迷亂實階之厲故戒之
剝陰剝陽也陰之剝陽非若六三來兌顯然賊害也善匿其情以
爲悦害既不顯而每爲剛正者之所信最能惑人最能陰剝善類
雖剛正之君決非柔媚小人所能動而不能不狃于匿情矯僞以
不求説爲説者故有孚剝之戒　以剝字當人何等詞嚴義正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孚于剝由其德正而位當自恃其不足燭奸權足制命小人莫
敢誰何故孚之也
易述曰夫五位正當者也卦亨貞由之以主説体恃其剛正有孚
剝之危聖人畏孔壬遠佞人良有以也
上六引兌
上六爲説之主窮説之巧引正以比于邪此諧臣媚子固寵容
身之術也君子當知所戒矣
此正九五近之而名曰剝者其説移人聖人之所畏也　丘氏曰
三以柔居剛爲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説故曰來兌上以柔居柔

為上兑之夫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兑來兑之惡易見故本爻凶
引兑之情難知故比當戒蓋引兑之吉凶在九五也九五知厲則
上六其兑矣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一上六引兑則包藏禍心蹤跡詭秘能使人入于其說而不自知
也得為光乎
曰未光則小人之心術可畏矣非責小人也揭以為君子防也

渙 ☴☵ 巽上坎下 節 ☵☱ 坎上兌下

陸庸成曰渙離也節止也井困之反也前由困而井鬱極而通也
後由渙而節散極而聚也渙者不私已以得民節者不侈已以裕

下

渙 ☴☵ 巽上坎下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世道渙散之時也故名渙時至于渙若難
得亨然散有聚之机猶可亨也而其道先收人心次談經濟此
時神州變亂九廟震驚王者當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既使人
知反本而人心有係屬矣又當展已之經綸涉川以拯其溺焉
然涉川可僥倖哉秉至公以匡扶貽大義以收復必利于貞斯
可以得亨矣
時說王假二句平對謂濟渙之大者在合神民之渙利貞雙承上
二句看來渙時只以聚民為主假廟亦為聚民設也不可並重故利
王假有廟收拾人心一大机括也人心既收何渙之不可合故利
涉大川此涉川與蠱同欲其奮馮河之勇不可畏難也正萃渙之
事然僥倖不可成功故有利貞之戒惟利貞可以係人心而萃之
也利貞單承涉川言　李際山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
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
為招携之術皆統攝民心而堅凝之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
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既渙矣何以得亨卦變九來居二而得中是英雄得用武之地

可憑藉以為安而不至困窮也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
四是能散其私而心存匡濟且得豪傑為助而不至孤立也之
兩者所以亨也　至于假廟豈靡文哉乃王者萃精誠于中心
念兹在兹而以孝享格廟也　涉川豈倖功哉卦象乘巽木于
坎水之上是康濟之才具之有素故能拯溺而有功也
首節舊分三段剛來是據其形勝柔得位是才並文武上同是協
力有人但本文語剛柔本是平對依程敬承作二件看可也自上
而下曰來自下而上曰外四本渙其群者已志于安集戡定三惟
能渙其躬存心濟渙其志正與四合故曰上同
王乃在中以廟中言似淺程敬承曰九二在上卦之中是剛實在

忠為中心誠實之象以至誠享廟故神來格也。游讓溪曰當渙之時王在廟中豈惟聚己之精神己哉將格以揚謨烈之盛衰痛以作臣民之思而後大義布昭群策衆集蓋濟渙之首務也渙與萃反而意同谷渙成萃之大无如假廟

乘木有功要看一乘字有濟險之才巽時順勢无所艱難之詞也如乘舟者順風而往則險失其所為險矣當渙之時聖人只要人奮力往濟故曰有功所以鼓豪傑向用之思

彖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攤蕩離披渙之象也渙之時神靈渙散无主矣先王享帝于郊而為民昭報立廟于國而為曾孫用虔[?]所以合鬼神之

渙正合天下知帝命未改將為奉天主也又知祖功宗德未可渙忘將為承祧主也而陰聯人心實係于此

程敬承曰先王欲合天下之渙莫先于享帝立廟此仁孝之道尊尊親之教所以示天下心有本始而聚精會神于此不至渙散也 王龍溪曰合渙在收人心從人心在使人知所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天則人思尊思尊不敢以下而犯上知祖則人思親思親不敢背死而忘生聖人神道設教之大端治渙之道也

六爻合旨 蔚然溪曰渙之為義以人各有心不相聯屬曾通天下之事至于破壞皆由此也故勢隔九閽則興利除害之情壅事分爾我則引手濡足之誼疎太臣養交則背公死黨之徒出小臣顧身則分猷背感之念微此皆人心陷溺世道坎險而不收拾渙也者渙去下險而巽以行之如風行水上凍結冰釋而水流溢也是故初六乘壯以拯二九二奔机以就五背渙也三渙其躬四渙其群小臣不背公大臣不營私也上六渙其血絕陰私之盡也而五位王居則渙汗其大號日降其德意以煦待澤之民而後天下四海關節脉絡无不貫通精神意氣无不聯屬茲渙也固所以為聚與而本原于格廟在中之一誠

陸庸成曰合渙之六爻而濟渙之策備矣其一曰得人初无才而能順猶吉也二曰得地二因奔而遂頤故悔亡也然人臣非无才无地之患所患私己以愛力植黨以背公則渙不濟若三之渙躬

四之渙群直可謂矢精公之忠堅從王之誼者然天下非无群臣戮力以忠所患君意辭而不宣君澤壅而不流則渙不濟若五之渙號繼以散財斯可謂激忠義之心廓浩蕩之恩者以諸臣之勵勤而有五之正位坎之害所以遠而斯民咸拯于水火之中矣今而後得覩太平何咎耶正位者正居尊位而不疚也

洪覺山曰象詞因渙以求其聚爻詞則因渙以喜其散是故上下三陰所以俱善而无咎者在渙之時為其能散小以成大散已私以成濟渙之功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初居渙始渙未深而事易濟宜用拯也无濟渙之才而順乎九

二資其才力以濟時艱、用拯而得壯馬也、渙必有濟言、
蘇紫溪曰、渙之初、人心離散未有所歸、如泄泄然、悠緩因循、而不知極其救溺天下、其何賴焉、馬壯、言其急拯也、二剛中之才也、
六爻獨初不言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始而拯之、則不至于渙矣。
彖曰涉川、爻曰用拯、大川之風波、則宜乘木、大陸之險阻、則宜乘馬、其為濟險之具一而已。　取象坎為美脊之馬、象二剛中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才弱而得吉者、以其順九二之剛、資人以濟也、要在為之早耳、

九二渙奔其杌悔亡
濟渙者先據形勝、九而居二、失其故居、似有悔矣、然剛來不窮、都上游以控制天下、得形勢之便、猶人奔其杌而安也、則可乘杌、觀變而畜恢渙其悔亡矣、
奔者、來之速也、杌所憑以為安者也、二剛自外來、有奔象、得中而安、是奔其杌也、蕭何取漢中、鄧禹守南陽、諸葛定巴蜀、皆是此意、
易述曰、二剛動乎險中、不窮于險、雖有二陰阻隔、不為遲疑、故言奔、奔者、二象壯馬也、
象曰渙奔其杌得願也
據形勢以濟天下、渙時之願也、今奔其杌、自可漸圖興復、得其願矣、

渙其躬與□躬同義

願以濟渙言、非徒以得所安為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人臣之義、无以有己、六三雖不中正、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以天下為己責、而鞠躬盡力、不恤其私、渙其躬之象也、則于臣道无愧、何悔之有、
諸理齋曰、凡人欲冒險難以收人心、少頃其私、即不能矣、忌私不必定是忘身、不以恩怨定功罪、不以喜怒行賞罰、皆是无悔、此心无愧也、以義理言、不以利害言、
周用齋曰、躬者一人之私、群者朋黨之私、三以陰居陽、所私者小、故渙其躬可以无悔、四以陰居陰、所私者衆、故渙其群得元吉也、

悔小而吉大、躬與群之辨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其躬者、志在天下國家之外、報主之念重也、
程敬承曰、天下國家、非身外物、特對私己者言、則躬屬內、而天下國家屬外耳、六三能渙其躬、則已之私可散、以成天下之公心矣。无內者也、惟无內、故謂之志在外。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也、四當濟渙之任、下无應與、是大臣能散朋黨專心事上者也、元吉矣、夫天下之渙、皆由

時説渙有丘又多一番偶大義實似而戕矣

人自為群不相統一是以渙而弗合今私黨既散則能激發人
心人各解其黨而合為一統若丘陵之聚矣此真老成之妙算
國士之良謀豈尋常思慮之所及哉
渙群散一己之私交渙丘散天下之私交承上句来只重渙其群
人臣欲混一天下先去渙一己之私交以激發人心小群渙大羣
自合此四之用心妙處故賛之曰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能渙其群而元吉者非其心之知識昭融而光度量恢廓而大
何以能之此正匪夷所思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大號即且渙王居之説宜一貳説下

天下之渙始于人心之離而人心之離始于財聚財當渙之時
而欲收拾人心非散財不能也五中正以處尊位為能散其號
令以渙王居焉則无屯膏獨肥之患可以收天下之心而无咎
矣
時説二句平重非也渙王居即渙大號內事傳曰財散則民聚何
以聚人曰財則濟渙不當散其居積乎約説曰謂之汗者人君
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无
不被而及之亦猶人心之汗出于中而浹于四体也陽實為居積
象人君當渙之時非發散財之詔以散其居積无以收天下之心
心如是乃可免咎耳 汗乃心液汗一發則百骸九竅之纏結盡
解矣朝廷德惠盡發之號令則民心之纏結无不渙矣 巽有號
令象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王居无咎者由其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也有位則有能
散之權矣非德以居之秖以自封耳能渙而得无咎哉
位字不重只重以正居位蓋大賚而天下歸心世主所難以在居
位而正者耳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之時天下紛争生民膏血人心甚憂惕矣上九以陽剛居渙
極能渙生民之傷害而去之使斯民皆出乎憂惕則渙不終渙
而功成矣无咎

漑人臣濟渙言當渙時海内分裂而生民塗炭所謂傷害也國家
危急而人心震驚所謂憂懼也蓋上九陽剛才可為渙極時易為
天運人事兩得之矣故去且出而无咎也 取象坎為血卦又為
加憂 一説逖字作遠字解使斯民遠出于湯火之中即象所謂
遠害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海内分裂而生民塗炭害甚矣能濟其渙而血去焉則害遠矣
節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坎為流水澤為止水下澤以注止水之流節止而不行也在人則立身制用限而不過故名節則裁制得中自可通行而无弊故亨然不可過也拂情逆性至于不近人情則苦矣豈能通乎不可守以為貞也

節者所以調有餘不足而歸于中也原非矯情而過也節亨之節自然之節也節則是中中則必亨可貞也斯謂之節也苦節之節矯情之節也苦則非中非中則不可貞不能亨也亦不可言節也舉太過者示戒維節道于不窮也　苦者味過乎中也義取磨遜之潔陳仲子之廉非不正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胡氏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為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

〔全彖合旨〕全彖反復發明見節貴中正不可過節之意居多人皆知不節之為害不知過節之為害也玩行字通字見得財齎流通過節則壅人主不濕托言節儉而都豐豫于大內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何以亨也蓋節道貴中偏剛則太儉偏柔則太奢皆非中也此卦以全体言剛柔均分以二体言二五得中是以均而不偏者節于其間節而得中者也所以亨也亨則不窮矣　如所謂苦節不可貞者則非天理人情所安其道非中窮極而不行者也烏能亨乎　是可見節貴可行勉強行之則苦矣惟因人情而制宜使人欣然悅烏乃為貞也觀之卦德以兌之悅行坎之險安于節而說以行之也所以然者何也惟節道之中正也蓋九五當位主節而其節也酌中正以通行于世矣通則何至于苦而窮哉所以悅以行也　節道之善如是則其節與天地合矣蓋天地陰極陽生陽極陰生節以中正故四時不窮于運而通也人君法天地之節貴出有經亟須有式節以中正之制度則用財不濫不濫則不至橫征以害民而制度可通行矣是其節即天地之節其制度即四時溫涼寒暑之宜自然而然非若過節者之不可貞也所以不窮而亨也歟

首節亨字即下文行字通字得中即下文中正　節非節省誠恐傷財而節制之耳大抵剛主裁制柔多縱濫剛柔分是豐儉適宜也而字兆分與得中為一串東勿作二意分對得中獨舉剛者蓋節道以剛為主剛能止尤最易過故取二五之得中以明節道之善

恭按補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節之人德行之不節患无用中之人耳

二節吳應回曰剛得中而能節乃為九五之甘柔失中而過節則為上六之苦故物得中則甘失中則苦此節則亨而苦不可貞也

三節說以行險時說俱云說則易流遇險則止節之義也若此則行字毫无着落且此卦所以成節者以止水節流水之義其功

在易兮反謂遇險則止與卦旨不合夏官明曰說以行險係在當位中正之上分明以節之善言也聖人因人情之流嚴立防閑以限制之與險何異然其所為險者以和說平易之心行之故曰說以行險 程敬承曰中節之謂和和者物情之所甘也說也不說則苦矣和者天下之達道也通也不通則窮矣中正以通非即悅以行險者通之乎處險而能說困之所以不失其亨以說而行險節之所以不窮于苦

四節正是發明中正以通之義天地之節正在四時成氣序推遷即節也天地之中正以通也聖人之節正在制度制度內已含中正意有制度而後不傷不害聖人之中正以通也即所謂說以行險也不害承不傷來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節之象也君子以民用民行不節則流於數有多寡度有隆殺則為制之自車服章采以至宮室器用各有限制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也節民用也德存于心行見于事則為議之自民彝物則以至進退周旋皆為擬議使心不過思動不踰則也節民行也皆為節于天下也

數以為度以辨于數為用皆有自然之限德以為行以軌于德百行皆有自然之限制裁制于心議擬議于心也无非求合于中正而已 楊氏曰民侈受之以節節苦受之以中中无形受之以

節以人心防人欲足而猶未也約民以制數節也先民以躬為制也故曰制度數為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六爻合旨 陸庸成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可以知節道之貴中矣大抵通處味甘塞處味苦而因時以調劑者中也時不一而中一時不一故二不得狃于初之塞中一故四當安于五之甘塞極必潰故三受焉甘失反苦故上受焉

程敬承曰節者中也所以節天下之過而歸于中也中則甘甘故可行而通過中則苦苦則不可行而塞九五主節而吉通六四安節而亨承甘也惟其中也不節之嗟毋論矣上六過節而苦方且行之一身而艱安能通之天下而順此夫以不中而成塞者也君子所以貴知通塞也知通塞者時也時即中也節道貴中洵哉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初九剛正則德能自守節初則時未可行故能節而止守其制數度議德行之具而不敢輕試象不出戶庭也則知止不殆何咎之有

蘇氏曰戶庭門庭不宜分戶外門內謂之節如門有限人一般總自有箇中道戶有出入時有通塞時通則行闢戶之乾也時止則止闔戶之坤也初居卦始戶正當閉閉其兌塞其門則為知時二以剛居下戶值其闢乃知入而不知出知退而不知進則為失時兩爻時字最重 初前遇陽陽奇有戶象二前遇陰陰偶有門象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節之道通則行塞則止也知時之塞而不敢求通此初之所以
中節歟
初之不出謂知塞可也無言通者以見初非知塞而不知通也且
知時之宜塞而塞則通之理寓焉所謂中正以通是也蓋塞當其
時則塞節所以為中正也然其塞也乃所以為通歟 洪覺山曰
初念无塞故知塞知塞則知通而不必于塞屬爾也是故不出户
庭可也不出門庭不可也
程敬承曰通塞之通所彖云節道之通通也者自一身而通之天
下者也塞而不通於節道乖矣此不出門庭所以為失時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時可行也以隱為高不知制民數度議民德行以有為于
天下故象不出門庭絜身亂倫凶何如也
初前遇陽當户而塞不出可也二前遇陰如門斯闢高亢自賢所
以致凶 蘓子瞻曰澤上有水節以澤節水者也虛則納之滿則
流之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通而不當塞故初之无
咎言當塞也二之為凶言當通也惟二塞極而不能通故三泛濫
而不節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君子不能違時能不失時可為而不為自失机會甚矣故凶

張南軒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識變時通則出為是其不出者非也
時塞則不出為是而出者非也是故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初
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節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陰不中正居說之極非能節者以行已則蕩而无檢以制
用則靡而不經至于德侈而敗財淫而傷乃始為之憂嗟此自
貽伊戚耳又誰咎哉
此在說極上取義說極則悲故嗟也 取象節之成卦在六三一
爻今坎水出兊澤之上非三所能節者故有不節之象但見其兊
口之開故又有嗟若之象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以不節而致嗟自取耳又誰咎哉
洪覺山曰此無自咎之詞也常人之為不善一遇險困莫不懲艾
嗟嘆思改其所為者故聖人以无咎補過與之所以勉也
六四安節亨
九五主節于上六四以順正承之度數德行一惟成憲是遵安
五之節而无勉強者也則動无愆違罔弗宜矣亨
安者順而无強之謂 蔡氏曰五之節道中正以通四之順德率
由不忌其言也安言順上下皆得其道矣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安節之爻吾以知四之承上眞崇術為下之分然者道之所在乃安下而承上[illegible]守中[illegible]強乎其提出道宗見得事涉[illegible]難緝紛不安[illegible]上節之而此故下由之而使 揚氏曰九五方以甘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近臣安節以承其道此天下所以崇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九五為節之主而有中正之德其為節也裁不強世制不病民節之甘美者也盡善而吉矣以此而行天下安之往不有嘉尚乎

甘謂人情之甘悅而可從者他爻之節其在我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 陸希聲曰聖人性乎情故違節賢人制乎情故守節苟能通天下之情不違其禮守極中之節不失其時以此而行聖人之所尚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甘節之吉以其居位中也中則存心不偏故能調劑天下王道乎康而甘美矣故吉也

節而甘即中節之和居位中即未發之中以德言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節之道中則甘過則苦上居節極乃節而至于苦即事所當節殊非人情所宜而凶矣然雖有悔而終得亡之蓋苦節之凶猶勝不節之嗟也

蔡紫溪曰苦與甘對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者不可以繩天下而僅可繩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須其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制太甚刻厲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何亨之有然人若其苦而我自甘其苦焉之微可以共德焉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是故聖天子賢公卿不可无甘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无苦節之心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解與彖詞同 荀爽曰道昌有窮節云苦者窮之也繩一人未可以分天下勉一時未可以通萬世皆窮也

中孚䷼巽上兌下 小過䷽震上艮下

陸庸成曰乾終于夬姤坤終于萃升而後皆六子迭為卦矣今卦之將終也以兌巽為中孚以震巽為小過而坎離互終焉又通中孚因重之畫則中虛似離通小過因重之畫則中滿似坎此既濟未濟所以次也

中孚䷼巽上兌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卦体中實中虛一心之孚也卦德下悅上巽兩情之孚也故孚

中孚夫孚既在中則至誠所感何人不格何事不濟雖人至頑

巽如豚魚之无知亦可感之得吉况有知乎雖変之難圖如大川之至險亦可涉无不利况平居乎然非硜〻小信可感物而涉險也正而不諒亦能通信所當信而合于貞乃為利耳

豚與魚喻人之難感如有苗傚象涉川如忠信行蛮貊利貞〻即在信中不是信之後又用正也感所難感如豚魚見天下无不可感之人濟所難濟如大川見天下无不可濟之事信乎孚為貴也又恐硜〻者執小信以自堅故點出貞字示人貞正善成其孚也

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極其孚也今之乳字也一邊從子

全彖合旨

程敬承曰孚合虛實而虛為主故柔在内先為什利涉而曰舟虛〻之為貴尚矣利貞應天〻无形虛之象也天无心虛之理也應天者與其太虛合也與虛合則孚矣孚則貞矣

郭氏曰全彖以君臣言亦可便于作文首二句兼君臣發化邦總承中孚之至豈惟化邦以之及物以之濟難无往不利然不正之信未有能化邦者况及物濟難乎故必利貞以應天然後可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卦名中孚者以卦体言二柔在一卦之中而中虛二剛處二体之中而中實夫中虛則一物不容中實則萬理皆真此信之本也以卦德言下悅以應上〻巽以順下夫下悅則臣以悃誠媚茲上巽則君以忠信順從上下交孚則風行天下乃化萬邦之作孚也此信之化也故名中孚　由是頑巽之民无不喻誠維如豚魚无知而信自暨及之也故曰豚魚吉也由是實木運于虛中應變不窮如卦象之木乘水而舟虛以濟也故曰利涉大川也　然又何以利貞哉蓋孚命于天至誠不二而實純粹以精或意見未融念慮偏主即非正而不可以言孚惟中孚以利貞乃與維天之命相應也此所以人无不格事无不濟而為化原也歟

不可分木與舟為二

首節玩二而字宜一串說心无私欲中虛也无欲處純是天理即中實也虛而實純化之原也下說以孚上〻巽以孚下天下有不化于孚乎孚乃天之命人之性天下有一人未孚必我之孚未至故必孚乃化邦然後謂之中孚不可以化邦為孚之效

二節信及豚魚須玩一及字及即到義誠不到彼不能感也　蘇紫溪曰萬物之性其天偶不容僞海客忘机而鷗鳥相狎其天同也中孚則與造物者遊而物相忘于无競之天何豚魚之不可感也　鄭氏曰天則真人則僞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真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然後為吉

乘木舟虛重一虛字程敬承曰木在水上舟楫之象也舟外實内虛是為乘木舟虛諸說分乘木為實為才舟虛為虛為誠誤矣舟惟虛故乘之者可濟陸庸成謂孚乘才而出虛其中以運之是也

極其盡吾心而无憾意

虛舟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舟惟虛故可遊于水心惟虛故可遊于世舟虛无心者也

末節潘氏曰誠者天之道也原无不正中孚而自則皆天機之自動誠感誠應如信于豚魚與虛舟之往來澤中初非有心而為者矣應天與天相合也彥陵氏曰天命於穆不已只一太虛人溯此為心原无僞妄何嘗不正其不正者實以有我之私也完此虛體則意見不執反于天命之初无少謬矣故曰乃應乎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彼此相入中孚之象也君子体之以中孚惻怛之良莫如好生一念故于獄之可疑者審之又審以求其生而姑緩民之死焉則中孚之意有溢于法之外矣

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然後盡于人心也議獄緩死不是兩項事議獄正所以緩死也王聽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大抵議生于疑疑則當緩楊誠齋曰元悪大憝不在是典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理獄成而孚輸皆中孚惻怛之意也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兩无憾也

潘氏曰中孚之感莫大于好生不殺舜之欽恤舜之中孚也有虞之民協中刑措天下之中孚也　取象議獄兌象緩死巽象

六爻合直　程敬承曰孚貴中也不中不足以語孚二曰靡五曰孚存陰之和中心之願也斯其孚乃化邦之原乎初重始交无他則孚矣四戒私交匹亡則孚矣六三茫无定主而徒取信于敵戰上九勝不知變而徒執信以求通皆所語于孚之中哉奚以應天奚以格豚魚非化邦之道矣

李清臣曰中孚謂居中者孚不中者不孚也二五俱中故五有孚孚如二鶴鳴子和然主卦之美全在九二以有誠于幽隱之間也

章氏曰中孚取象不獨豚魚最親切鶴鳴翰音亦然二居兌澤故曰在陰上為巽風故曰于天孚于中也則鳴鶴自有子和孚于外也則翰音徒登于天然則中孚可以人為與之哉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孚信之道貴乎審初初所可信无如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一意信之則始合以正定志以寧吉之道也如有他焉則二三之心非所以定交而成其孚矣安能燕而安乎

此只在卦之初止說道理象所謂志未變可玩也陸庸成曰定交在初防心亦在初初之與四孚也不患交不固而患心不一虞者防心之法也有他則來美衷了凡曰有他非謂舍四而有他也既從四而心復有他也燕是中心安裕處意分兩路便不閑適虞吉欲其審于始也无他不燕恐其變于終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九虞吉者以其當中孚之初而初念最純係心于一而志未

變也。

虞吉從初孚得來未變即是无他孚之至也。在初則未變而終則不可知矣故戒其有他欲堅其志于終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二五中孚相應君都臣俞藹然于賡歌喜起之間象為鶴鳴子和。所以然者何也。以六二有懿德也。懿德在我自有以動其愛慕之念是我有好爵彼亦係戀之也。此所以交孚欤。

相應孚也所以相孚德也。爻意主感。鳴先而和後吾先而爾後。鳴鶴在陰喻幽隱之誠也。誠无幽而不達。故和者遠。好爵无人而不有。故縻者衆。縻者孚而不可解者也。曰我又曰吾與爾我實有以孚彼耳。　鶴鳴子和者天機之自動也。好爵爾縻者天理之自孚也。潘雪松曰誠之感人妙在幽隱之間。誠不微于幽隱猶外飾非中孚也。在陰以喻幽隱之誠子和以喻同聲之應。　取象鶴知夜半信鳥也。聲長而聞遠由其發于中者大故孚之遠也。處于內体居重陰之下故象在陰鳴者兌象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人心好德稍涉勉強即非中孚之實。惟誠由于中心之願故不期應而應如鶴鳴子和也

程敬承曰鶴之鳴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願出于中中乃孚之至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夫人相孚必道同志合相為資助而後行有常度。三居悅極不信不果者。上為信窮必信必果者。以我之无恒應彼之不適是得敵也。敵則不相配而相觸。尚安望其有定主哉但見或鼓而起或罷而止作止无常或悲而泣或喜而歌而哀喜靡定其何以濟事耶。

此因失其親而无以自主者。夫人自己操持不足苟得一圓融鼦者為之佐猶可使之有主。三不中正習性无常不能任事者乃與信窮之上九為敵又不能輔人任事者兩拙相當是以作止哀樂漫无常度而顛倒舛錯乃爾。此三之過上亦與有責矣。　愚見看來敵者均敵不相下也豐之遇配是彼此相當故謂之配此之得敵是意見相左故謂之敵惟相左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各不相下如此。本義不能自主謂我欲如此彼又欲如彼非由我自主也。時說謂我不能自主而惟敵是從故无常非也。三原是无常者非因人而无常也。若從上九上九乃執極者豈无常哉。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或鼓或罷者由位不當而无德故无恒若此豈徒咎于敵哉。

爻兼罪上外无賴而冥行象專罪三中无主而妄動。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居陰得正德之盛也位近于君位之盛也德位兼隆似迫主矣。

為月幾望之象。自非狗國之臣，鮮不植交而忘君者。四乃絶去私交，而精白事主，如馬匹亡焉，則不疑不忌，何咎之有。

傳曰：月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必至，故以幾望為至盛。馬匹亡，不為黨也。此大臣絶私交，而一心于君者。

一說：月幾望，以中孚言，不以位言。雷松曰：月本无光，借日以為光。六四柔体之虛，而承實剛，如幾望之月，于日光无所不受。陸氏曰：四惟得正，其中孚之虛体，幾與中孚之實體相當，如月之幾望，然一意孚五。三雖同類，以其不正不能應天，故絶之，而獨上孚五，故象馬匹亡。夫孚道在一，惟馬匹亡，則心一，而得中孚之象，故无咎。

两馬曰匹，謂對也。　取象，月陰象，幾望近中象。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馬匹亡者，言其絶初之黨類，而盡中孚以事上也，所謂義无私交，乃心王室者也。

絶字下得妙，惟絶故能上，未有一心為公，一心為私者。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中正居尊，下應九二，交孚之固，有非讒邪能間者，為有孚攣如之象。孚乃化邦之所由致也，何咎之有。

六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在二曰靡，五曰攣，皆固結不可解之象。說而巽，孚乃化邦，正在此爻。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有孚攣如，惟其剛健中正，居尊位，正得其當也。有信任賢士之實德，取人以身也。

蓋以正指德，當指位，非也。宜俱以德言。易述曰：人君之孚，當洽于臣隣，而后貫于億兆，以化成天下，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天下事理，常與時勢上下，而不可膠于一定。上居信極，務執其信，而必欲行之，初不度時之可否，勢之順逆，如翰音非登天之物，自信羽族之能登天，而強欲登之也。以是為貞，則拂時忤勢，賊身而已，凶。

胡氏曰：雞鳴必先振羽，故曰翰音。或曰：中孚之卦，取中之孚。飛而求顯，鳴而求信，非中孚之道，所謂信窮失位，信不由中也。　取象，鶴知夜半，雞知旦，皆有信之物，故中孚取之。巽有雞象，在卦上，登天之象。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音登于天者，守孚至于窮極，而不知變，必敗于信矣，豈可長乎。

如宋襄之仁，尾生之信，皆不可長。或曰：虛聲外飾，中實内喪，天下其孰信之。故曰何可長。見誠于中者可久，飾于外者不可繼也。

趙氏曰：信由中，則此感彼應，雖幽隱而必和；信不由中，則聲大實喪，雖撒翔而不長。故邦家之聞，不如内修之達。〻者鶴鳴在陰

之類也||者||音登天之類也。

小過䷽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故為小過夫以義而言陰過于陽非分也然勢之所在則陽亦不能制而亨矣但當安守柔順之貞乃為利也利貞何如但可置力于本分之內而為所當為至于大事而力不堪者不容越也然所為雖小事亦當收歛謹密不居已于亢而居已于卑如鳥音之下而不上則所處得宜事无不當乃大吉也

小過如臣子之勢有過于君父僚屬之勢有過于官長天下亦有

此等時節過者勢也故亨不可過者理也故戒以利貞卦詞雖有許多說話總不外利貞二字可小宜下正所謂利貞也以其人言之三分有二文王之小過也以服事殷文王之利貞也　或曰小過以事言不以人言謂行貴得中而氣或稍偏必矯枉過然後得亨理所當過即是時中如寧儉寧固之類　夫存以沉潛之性者謂陰柔的人過于謹密周慎也　陸庸成曰小過之時用靜吉用動凶之時君臣俱弱矣上動下止上作而下不應矣陰盛陽孤小人制君子矣此用靜之說為君子計也然而小人亦不得倚時以陵君子故先與之以亨即戒之以貞而且曰可小事不可大事若曰才力只可小就若大事則俟大者為之耳其曰大吉者非為小者許也小者能貞于小事而安于下之宜則大亦吉矣不在小也小既順大又何患矣

全彖合看　蘇紫溪曰卦詞只是發出小過之意彖傳擬一時字最妙事有大小惟其時之可而已處事有上下惟其時之宜而已時當大事則以大事為貞是可上而上也時當小事則以小事為貞是可下而下也宜也時當小事而欲為大事是不能下人而強欲上人也非宜也不宜上宜下即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言原无二意飛鳥之象不必添內實外虛字言是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固人道之宜也而觀之于物有飛鳥之象焉鳥飛已過而遺之音過之象也鳥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人情事理猶是也上

則逆下則順也逆即逆時順即順時正與時行相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卦名小過而詞曰亨者卦体陰多于陽是分處其小而勢過于大運其能亦可无阻而得亨也　曰利貞何也蓋小過之時當量力安分不可妄為故審理而遵守乃與時偕行也時行何如二五柔得中柔本不足任事而得中則能知時不過以處小事所謂與時偕行也可以吉也三四失位而不中惟剛斯能有為而失位則无任事之德不中則昧時措之宜以任大事非所謂

與柴溪說合

與時偕行也故不可也又何取于飛鳥哉卦体内實外虛有
飛鳥之象鳥故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者當小過之時挾一
上人之心而處于驕亢則于理為逆持以下人之心而安于卑
遜則于理為順順則與時偕行也貞也此所以亨
首節過而亨因其過而善用之故亨前講小過字以人言若以謙
容之過言亦可須玩下意蓋事有待過而後亨者故過而亨也
二節時字全彖大旨不徒曰利貞又加一過字蓋時當過而過非
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 陸氏曰違時則中者亦過適時則
過者乃中中趨時所以宜過過當時所以得中與時行者過之貞
也 姚氏田小事在日用常行温克過慎之人皆可辦得大事関

天下國家非剛健之才沉毅之守不可克勝其任者故聖人示人
量力而審處可不可只爭箇中中則過而不過失中則過而已矣
彭山曰小事吉謂小者可過也不可大事謂大者不可過也當
小過之時而過于大則力不能任而為所不當為矣有飛鳥之象
鳥鳥逆風而為逆此與人之亦小謙大者同隨風而下則為順此
與人之量力安常者同見小過之為順不當強為其大也 飛鳥
之象或曰才小而張大者 取象卦之全体内二陽象鳥身外初
二五上象鳥翼而初上其翰也鳥舒翼而飛有過之象鳥鳴立則
首向上飛則首向下飛鳥遺之音此又以鳥音取小過之象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非不可甚過恐不必入講

山上有雷地遠聲微小過之象君子以小過之時豈能為驚世
之事但就一身之中如行已如居喪如制用无関于天下國家
者皆小也皆不妨于過也故行寧過乎恭而不過乎傲喪寧過
乎哀而不過乎易用寧過乎儉而不過乎奢此皆小事而宜下
者也與時行也
吳氏曰山上之雷震于高處然其高不能及天上之雷但能小過
于出地之雷與澤上之雷而已故名小過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乃
大過之事恭哀儉三者雖過亦小過之事 晁嵩山曰時有舉趾
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墻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
以出血時有三帰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

足以矯時勵俗也 吳草廬曰三者非有取于過也恭以救驕哀以
救易儉以救奢救其過以補其不足趨于平而已所謂時中也
取象曰行曰喪曰用皆見于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
之節以象艮也
六爻合旨 程敬承曰卦名小過而以小者為踰越大者之事則
不可也是聖人所深戒也故六爻中惟取其弗過而遇者不取其
弗遇而過者何也過則已上已亢逆道也此飛鳥之所以凶密雲
之所以不雨也聖人弗過之訓于三四惓惓焉謹之則不可過之
一言盡之矣
初六飛鳥以凶

初以陰柔之躁性上應強援又居過盈之時是以志氣驕亢上
而不下有飛鳥之象則滿極招禍以致凶矣
此小人依勢自逞而立致禍敗者小過之義上逆下順初柔本下
從四而躁動失宜下之義以如師能左右之以之凶以飛致凶也
不好全在飛字鳥音宜下而飛則上也陸庸成曰初凶而上加從
背鳥不宜上之故也　蘇子瞻曰小過之君弱是以臣子痛自賊
以張君父也初有以臣迫君之象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飛鳥以凶自作孽不可活也亦无如之何矣
如何是其觖解敵之義仲虎曰大過有棟橈象棟之用在中故于

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之象鳥之用在翼故于初上言之然初二
五上皆翼也何獨于初上言之鳥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
飛于初已凶飛于上可知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為純德之臣其進而事君也過三四而遇六五
是免去驕亢獨秉溫恭有過祖遇妣之象如此則不陵迫其君
而適得為臣之分是不及其君而遇其臣矣何迫上之咎哉
過丢去也祖比驕亢遇適合也妣比柔順不及不敢陵迫也遇臣
合臣分也此宜下宜順也一說祖指三四強臣也妣指六五柔君
也取象陽在上者父象尊于父者祖象三為父四在上為祖五

此與不可大事之不可同

可見九事不可過惟君子防小人不可不過

陰而尊祖妣之象二五相應同德過三四而遇五有過祖遇妣之
象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不及其君者以臣之分不可毫髮過君及則過過則干臣紀矣
游氏曰臣過其君非坤道矣小則有專恣之嫌大則有僭迫之禍
故不可也　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者惟此一爻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剛正之三衆陰欲害所當過者在預防也乃自恃其剛弗過備
焉則小人得以投間而中傷矣凶
聖人以此戒三謂當陰之過也而防之不當以陰之比也而狎之

防檢一疎傷害立至或者不虞之意也傅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為
先從之有乘間意或曰不過為備而反從之唐五王惟失此義中
武三思之害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陰之害人甚矣雖過防猶懼不免況弗防之不至小人者或
過而一肆害于陽凶將如何
如何乃危之之詞所以動君子使知過防之不可已耳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四當過時可以无咎何也蓋以剛居柔寧安于下而順毋過于
剛而逆也既弗過剛則適合其宜矣故无咎也若去柔而更以

此位不當
一爻是好處
與他處異

剛往弗遇則過試有厲而當戒然則將以處柔終乎剛不可過
柔亦不可過如戒往厲而執柔之過以為常是天下事无時可
用剛也烏乎貞、有時在柔又有時在剛惟其宜耳勿用固執
也
陸君啓曰過以時行則適與時遇矣與時過則仍弗過矣過則弗
遇矣故有以過而遇之者二是也有以弗過而遇之者四是也有
弗遇而過之者上是也吳氏曰陰柔過盛陽剛但宜下退不宜上
進四居柔則能下也三居剛則好上也下則凶或可免上則凶不
可免矣陸庸成曰三四俱失位而不可大事者故均止之曰弗過
又三儆其防蹤則召寇四其遇往則致咎亦為大者慮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弗過遇之者以剛居柔為位不當所以弗過于剛而適合其宜
也往厲必戒者蓋往則過剛而以傲取敗剛終不可長用也所
以必戒
九四本不當位但在過時乃為過恭則亦過而不過乃為宜耳
不可長肉勿用永貞應已包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以柔弱之木處太高之位又當陰過之時已過矣是以
天下之事日入于非雖欲經濟其何能為有密雲不雨自我西
郊之象此時或得陽剛為助可也乃弋取者又六二之陰柔以

典龍妙合

无能之臣輔不振之君安能濟乎密雲而終不雨以此
不雨見无成功象五不能有為也自我句輕弋者求取之意彼謂
二穴陰也象二不能為也　或曰時值小過宜下不宜上陰至于
五過甚矣乃居尊自亢澤不下究則欲潤澤生民必下求巖穴之
士以為輔也故勸其以求助抑之以下賢　取象陰陽和而後雨
艮陽止于下卦而不交而六得五位陰已過盛故象不雨飛鳥在
穴不飛者也陰類也中虛有穴象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密雲不雨者以居尊過高負勢自驕不求賢以為輔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六居動體之上又陰過之極故其施為動作弗合乎宜而違理
逆常又過之甚者與飛鳥之宜下者不同矣不猶弗遇過之飛
鳥離之者乎則凶必甚天災人眚雜然並至是之謂矣
胡氏曰六二陰柔中正故曰過曰遇九四陽弗過而遇乎陰上六
陰弗能遇而過乎陽四无心之過上有心之過也初之飛鳥已凶
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不特曰凶且天災人眚无不有之然則
陰之過豈陰之福哉　離遠去也穿雲沒影之謂是謂二字有味
无妄之災君子以為猶福也惟災自我作是之謂災眚耳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陰當過時宜下不宜上者也况可至于亢乎宜犯天人之忌也

王註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于亢也過至于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托災自己致復何言哉 六五已上謂已過也上六又過甚故曰已亢兩已字俱是已甚之已亢字即象詞逆字 仲虎曰此爻與四相反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无復遇之期故四言遇而上言弗遇

既濟䷾離下坎上 未濟䷿坎下離上

仲虎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而離後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凡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未濟

亦且取義于坎五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險之時最多也 陸庸成曰天地交則泰不交則否而天地之用見于水火故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否未濟之純未濟者否之雜以卦蛊觀之坎離錯綜即是否泰互見耳 按既濟之上即未濟之初未濟之五即既濟之二既濟之善在初未濟之善在終既濟之險在外未濟之險在內既濟之終止則窮未濟之不續終則不利

既濟䷾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為卦水火相交主佐協力位各得正施為當可太平既已濟矣

者小字住

故名既濟夫既濟則盛時已過雖望大有為也僅可蒙安而亨太平之餘休其亨也亦小矣然小亨豈易得哉必思患預防不忘戒懼固守其貞可也所以然者蓋既濟之初心尚警懼所以可吉及既濟之終則怠心生而紀綱廢弛已瞢於前矣亂所必至此所以利貞也

舊以亨小作小事亨以初吉終亂作天運言非也有以未濟律之說可從者来俱以人事言為佳 陳潛室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蓋既濟之尾乃未濟之首有儆戒无虞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既濟終為未濟故又曰終亂 胡氏曰創業之主以憂

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未幾而終亂迭見聖人所以于既濟之時深戒之也

全彖合旨 全彖重人事上曰亨小而終亂之意在目前矣此時非利貞以保之不可貞只是憂勤謹畏曰正曰中皆貞也大抵治之未成雖欲止焉心弗止也治之既成无所有事止心于是生矣故雜卦曰既濟定也可知終非能亂而乱之者止心也止則窮矣

大象思患預防所以通之為不窮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而曰小亨者蓋時以濟名則豐盛已過而伏衰之漸但可

剛柔正而位當

小有亨而已。此時而非守之以貞、雖小亨豈能保乎。故詞曰利貞者、以卦体初三五皆居陽、二四上皆居陰、其剛柔各得其正而位當也。剛正則不至好大生事、柔正則不至好逸滋弊、此保濟之善道、所謂貞也、所以維治亂之世于不窮也。　而惟其初終有兩念、故治亂无定時。其初之吉者、以六二柔中、是柔而不過、憂勤而不懈、所以吉也。　逮其後柔漸靡、爲怠荒无所事事、而止心生矣。止者治道之窮也、此不可不利貞也。

曰小亨者、國家當極盛時、亨之大者既通、總有好處、都是尋常。故曰亨小、非謂小事也。　剛柔正兼剛柔言、而初吉則单言柔得中者何也。創業之主、專要做事、故貴剛。守成之主、最忌多事、故貴柔。

柔則持盈守滿、而得中、又非因循而止、所以吉也。止則過于柔而非中矣、故其道窮而亂。　看来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時。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雖天運、皆人心造之也。處无事而止心生、則亂從茲起、處多事而戒心生、則治從茲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治亂者、人之心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既濟之象也。君子体之以保濟于是、戰兢恐懼、以思其患、而謹微杜漸、豫爲之防、則有備无患、濟可長保矣。

思以心言、豫以事言、一串說、思患豫防、離明知險、所以常濟而不[illegible]終止之心、既濟之功也。既濟无功、惟思患預防以爲功。[illegible]以思爲治亂之源、得失之幾也。　程敬承曰、既濟本无患、正惟无患、乃生患、患生于无、每隱而不及覺、故貴于思。思者思其終也。患生于无、亦卒而不及持、故貴于防。防者防其始也。防之豫、則終无患矣。豫防不過是守貞。

六爻合旨　蘇紫溪曰、既濟之時、至盛時也、乃免以利貞、危以終亂、何哉。蓋經營禍亂、不足爲憂、而養安无事、深足爲畏也。聖人知其然、故不幸其在天、而欲繼之以人。濡尾曳輪、謹其始也。衣袽日戒、慮其終也。喪茀勿逐、堅其守也。禴祭受福、昭其信也。皆君臣兢兢以保既濟之盛者也。不然、濡尾不戒、至于濡首、終止之亂、人自

爲之、天何尤哉。嗟夫、猾夏之禍、不在鬼方、而在欲竇。深淵之陷、不在濡首、而在迷心。于逸于樂、動色于虞庭、玩人玩物、陳規于周后。聖帝明王之時、其慮深矣。故曰防乎其防、是爲易之大綱。

程敬承曰、六爻之義、初吉終亂、盡之時遂分下三爻爲初吉、上三爻爲終亂。似太拘泥。愚謂保濟之道、惟思患預防勝矣。初之曳輪濡尾、慎動之始也。二之喪茀、戒行之亟也。三之勿用、防外患出也。四之衣袽、恐內治疎也。五失時而不戒、故受福不如西隣。上止極而終不戒、故濡首而不可久。其防其防、其君子所以保濟而永无不濟者乎。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既濟之初其逸欲未萌止心未起謹戒此其時矣何如而後无咎哉必長慮郤顧而不敢輕動如車將行而曳輪如狐將涉而濡尾則敬慎不敗可以无咎

此憑初字說道理危者使平也曳輪濡尾其心常若如此若真曳輪則車不能前矣若真濡尾則狐不能濟矣只是一點敬慎之意慎則終能前終能濟矣故无咎 輿之行在輪曳輪則不前獸之涉必揭其尾濡尾則難涉未濟象也蓋既濟之初而有未濟之意所謂思患預防也 要識得曳輪濡尾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居初能戒如曳其輪則防患預矣而釁孽不萌宜无咎也

義者宜也義字正與道窮相反

邵國賢曰既濟之貞言乎其既濟也其道有三故尾可濡茀可喪鬼方可伐也未濟之貞言乎其未濟也其道亦有三故尾可濡輪可曳大川可涉也持重奮發因時而動並行不悖如是哉既濟之窮則之于未濟故曰濡其首未濟之極則反于既濟故亦曰濡其首言乎之不可玩也與險之不可不戒也至矣哉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臣必得君而道行猶婦必得茀而可前行也二以中正應五宜得行其志者但五居既濟之時狃治安而忽于任賢二雖有志何能行哉有婦喪其茀之象然中正之道豈容中廢何必汲汲求行久當見用夫不猶喪茀者勿逐而七日得乎

胡五峰曰五雖與二應而不汲汲于求二者處既濟之時剛中反為中滿故也二欲自行其道不可得[illegible]不汲汲于二二守中正之道亦不汲汲逐之然極則必變變則必通不然[illegible]但失其在外者逐其自失其在我者矣夫我常自失身乎七日得之是六七則復始七日得即自勿逐得也 [illegible]逐二字重人情以得喪動心不免逐逐急于求合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之以勿逐

七日得即在勿逐者出佳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何以七日得哉保濟以中中道在二含我其誰何必逐而後得也

語中要得勿逐意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是治安之日而或有不庭者以間吾治則用以伐之高宗伐鬼方之象也夫高宗當中興之時挾全盛之威以伐鬼方猶必待三年後克則兵可輕舉哉誠不得已用兵則當慎于擇將而小人勿用也

伐鬼方象全盛而用武也下二句是戒詞鄭東谷曰九三內治已濟必欲用陽剛以求功于外者聖人恐其失之躁動也故為之戒

以高宗之賢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成功之難如此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捨內治而事遠功皆出小人啓之也故戒以小人勿用小人居盛不虞其衰成功不慮其難者也　孫氏曰遠而為中国患者莫甚于夷狄近而為中国害者莫甚于小人用小人以治夷狄是去一亂復生一亂也或曰三年克之不貪近功不幸苟勝有箇周慮萬全愼而持久之意此善用其罰者　取象坎險在前上六陰柔有鬼方之象離為戈兵有伐之象由三爻至上有三年之象密比四陰有小人勿用之象高宗之事不在五言而在三言取其中興者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三年克之師老財匱困憊甚矣苟為得已可輕舉乎

程傳言憊以見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當既濟之時以柔居柔是過于敬畏者故致治保邦之畧无不備具而心猶不敢寧也防之又防象乗舟者慮舟之漏而預備衣袽猶恐漏至而不及覺終日戒懼不以衣袽自安也此大臣計深慮遠為國家保太平者

二句一串說皆取象于舟自濟上來上句以事言下句以心言蓋承平日久釁孽易萌即防閑已周隱禍常伏故備患之具不失于尋常而慮患之念不忘于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大象思患在預防之前此終日戒在預防之後　朱子曰以柔居柔能思患預防蓋是柔善底人心不粗便慮事細密　取象張中溪曰六四出離入坎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故取漏舟為戒繻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也蓋居三之後離明盡而坎月方升之象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何以終日戒也心有所疑懼也誠恐一念不謹禍患旋至故罔敢自恃其有備耳

疑非疑惑之疑乃疑懼之疑汪咸池曰天下之治亂生于心終止則亂能疑則濟

疑與止字相反

程敬承曰九三善用其剛所防在外患六四善用其柔所防在內治其為思患預防一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天下大福惟君享之五雖居尊其時已過而天命人心莫之挽留豈若二始得時而天與人歸乎其象猶東鄰殺牛其祭雖盛不如西鄰之薄祭實受福也

東隣指五殺牛盛祭居尊之象西隣指二禴薄祭在下之象受福得時之象玩一實字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于紂而私于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无受之之道耳

一說東西者彼此之詞言人君當既濟時享治平之盛驕奢易萌而誠敬不足故借兩隣祭禮以示警惧使五知所戒也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蓋教五以祈天永命之道非君失時臣得時之說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来也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禴祭者非五之位不如二也不如二之始得時也惟得時所以實受其福吉方来而未艾也

重一時字吉大来正以時言大来有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意其與五之時已過者何如也

程敬承曰凡物彼来此受吉之大来以二之實受也實受者誠實以受之禴祭可享非誠不能格也

浮咸池曰五當濟時不肯思患預防至時不在我而卒使二收其福可為人君之烱戒矣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正亂終之時雖以陽剛極戒備猶恐不保乃以陰柔處之忽而不戒是以亂愈極而險愈深如狐涉水而濡其首也不亦危乎

所謂終止則亂也濟何以濡首蓋自以為濟而息弛念勝不至載胥及溺不止矣此即是厲洪竟山曰濡尾則猶有可為之時至于濡首則身首俱在坎中吾見其溺而已是故君子濟世必以身在

與舊解異

濟之中如六爻尾首俱濟而又能自拔于險欲不至以身沉溺乃可成也 取象坎為濡上為首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濡其首厲則危亡立至豈能久乎

何可久愈見患當豫防至此則无及矣

或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而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的端倪五殺牛則太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朱子曰好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卷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的意出来

未濟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為卦水火不交六爻失位是人心不協人謀不臧事无所濟故名未濟夫以天運言未濟終有可濟之理將来必亨然而致亨亦須人事何如耳時方在險撥亂為難以謹畏之心求濟則終濟矣如不自度其才小力弱而鋭然冒險漫无所畏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豈能濟乎故无攸利

未濟非終于不濟也特云未耳有待而濟也周用齋曰凡事每成于老成練達之手而多敗于少年剛鋭之輩故以小狐象之狐能涉水濡其尾則不能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氷而聽懼其陷也小者未能畏懼故勇于濟勇于濟必至濡尾而不濟矣 或曰紀綱

昧於法度，粗舉而即息于存心，疎于處事，如小狐汔濟而濡尾焉。

易述曰，小者才不足，狐者志不果之稱，狐尾豊于身，濡則身隨以溺，小狐力未強，汔濟而尾濡，則不能終濟，无攸利。

全彖合旨　全彖見未濟之必亨，始終重人事上。首節以人事得亨，二節首四句見人事當盡，末二句見人事未嘗不善，人自敗之耳。周用斋曰，柔得中也，天下豈終于不濟乎，濡其尾，故不終濟也。雖然，剛柔應也，天下豈終于不濟乎，得中則舉措當，相應則心力協，此濟世之道也。項氏曰，于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發解上文亨字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有致亨之理。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

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何以亨哉，蓋未濟之時，非小心謹密，處置得宜者，不能濟也，今六五柔而得中，柔能謹慎，中則協宜，所以亨也。　小狐汔濟者，是時事方殷，尚未出險之中，此時正宜畢力維持，謹始圖成，以收永濟之利，而乃濡其尾，无攸利，則始乎不謹，卒乎不克濟而不續終也，然則天下事，將遂已乎，要在得協濟之人耳，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謀猷不臧，然剛柔皆應，可與同心協力，終有濟矣，此未濟之必亨，在人之續終耳。

郭鵬海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則敬慎勝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攸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之貞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應，則交濟之功也，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可見濟事无可輕忽也，時既曰不當位，而又着剛柔應之善，可見得人无不可濟之事。

物字快得廣君臣上下俱在內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不交，不相為用，未濟之象也，君子以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推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居之方也，于是以慎辨之，因器命名，緣分定制，使親疎貴賤，各得其序，尊卑大小，各安其分，而居方焉，則民志定，而天下可濟矣。

天下未濟時，物多失方，貴賤混淆，名器倒錯，不為之辨，孰肯各安其所，而不相侵犯也，然不慎，則不能辨，慎守最重，時當未濟，无事

不要謹慎，况辨物居方乎。　象旨曰，水火異物，辨之使群分，水火異方，居之使類聚，夫始以異物各止其所，既以同居各適其用，其未濟者終濟矣，或問曰，此與同人之辨何以異，曰同人別其所同，未濟致之各異。

經繹曰，易首咸虛无心以受人，終既濟思患預防，表无心之心不可无也，首恆卒不易方，終未濟慎辨物居方，表无方之方不可過也。

六爻合旨　馮文所曰，未濟之為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重，三四兩爻，任其責者也，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為利，四居離而發坎，故以伐國為功，三以位，四以才，拔難樹功，上下所

倚藉也若初之濡尾二之曳輪或自量而不能濟或自避而不急濟未可語此也五居其成而言君子之光若以濟任人則可見者惟光也上處其逸而言有孚飲酒者以濟聽天則所事者惟飲也濟雖在人而德不可不修獲福在天而義不可不盡貞吉者勉其修德也濡首者戒其遠義也天人之道盡于茲矣

張獻翼曰未濟緣既濟立象故濡尾濡首兩卦既同而伐鬼方與曳其輪先後一位爾諸爻之義內卦皆未濟之事欲人之謹于求濟外卦皆已濟之事欲人之謹于處濟也

初六濡其尾吝

凡欲濟天下者才足矣位得矣時可矣乃能進而有為初以陰柔居下當未濟之初是无才无位而又非其時也能進而圖功乎濡尾之象也吝可知矣

所謂小狐者此也新進喜事不度勢量力急于求濟而反不能濟也

徐氏曰既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体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故雖濡尾亦終濟矣而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体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于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于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事必欲始而後可以善終初之濡尾雖時不可為也亦由不知敬慎故耳

[illegible]氏曰極者終極之謂初知當濟而不自審其續終之難也　王氏曰未濟之始ゝ于既濟之上六也濡其首猶不反至于濡其尾不知紀極者也猶曰无休已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而才臣貞靜者少乃五柔君而二以陽剛應之宜其過也而居柔得中能盡恭順退守而不敢進如曳輪然則得臣道之貞而可成濟時之功貞吉

程敬承曰坎自有曳輪象所以曳輪乃其自曳也自止而不進也此豈其才不足以進正以柔君而處艱難之時非過剛冒進者所能濟故寧詳審无躁急者濟之正道也所以吉也夫二何以能貞吉也艱難之時以謹密不急濟為中九二居柔得中所以能審慎而行其正也得正故吉　如唐之郭子儀李晟是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以九居二非能正者而貞吉何也以其柔中宅心忠順故能感禍不專而行乎為臣之正道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陰柔不中正以淺才涼德之身當未濟而往鮮不仆矣故

凶此非時事之難病在獨力不足耳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則英雄之助可資也苟能借力共拯則未濟者轉而濟矣何涉川之不利哉

既云征凶又言利涉何得失相矛盾若是蓋征者自行猶陸走則用已力涉者乘物猶水濟則借舟力此自用不足用人則裕在三之自審也　王註二能拯難而已比之棄已委二載二而行溺可得乎何憂未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征凶者由其處位不當无才德也

位不當是才力不足苟不藉陽剛之力而欲以濟險難矣故獨征則不可聯二以涉則利也

既濟六爻不出卦名獨未濟六三言之未濟六爻皆位不當亦獨六三言之以未濟由六三故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四大臣任撥亂之責而以剛居柔為失其剛志欲有為而不免于沮喪不貞而有悔也故勉之以為能貞則難无不濟必无不愜吉而悔亡矣其貞何如未濟之時禍亂未平正戮力勛勤之日是必以剛決作其震發奮然為國家撥戡定之烈至于積久以圖殫厥心力乃克有勳如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焉此所謂貞也所謂吉而悔亡也

有以變化氣質言者似與濟時不合

以大臣濟天下言　貞字宜虛講下二句正是貞也時說講貞字皆云光明正大以為權陷廓清順天應人而不徼幸成功將下意講盡則下講便重複矣　震動也濟天下非剛健不能所以轉未濟為既濟者正在此爻蓋既出內險必當遠征而後濟天下事然始出于險其德未盛未可遽求成功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有三年受賞之象　陳氏曰伐鬼方用剛者也故曰震未濟之世利用動故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世利用靜故憂其伐鬼方之憊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之時以濟世為志既能貞而悔亡則濟世之志行矣

說一志行見得未濟之時至此方可濟也非奮發能如是乎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主濟者也文明內蘊本体極其虛靈矣居中應剛與賢樂為之輔矣故能洗心浴德而本体粹白瑕纇盡融貞吉而无悔也由是而暢四支發事業所謂闇然日章之君子也煥之為禮樂文章一皆誠則形形則著根于實德而非矯飾也天下文明何吉如之

舊亦主變化氣質說然玩无悔二字與悔亡不同乃是與之非矯偏歸正之謂也　潘雪松曰六五以柔居中貞其固有非戒也悔其本无不待于亡也文明之美發揮于事業故曰君子之光雖体本

[illegible]而乗承應皆陽剛君子相助以濟而成光輝王註所謂付物
[illegible]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成君子之光是也貞吉
无悔以天德言君子之光以王道言貞即有孚提君子二字則有
孚之意光字内已含不是光又必本于有孚也此二句乃申贊之
詞擬只完得箇貞字

陸庸成曰六五僅乗得中耳當未濟之世乃以貞正而吉以孚誠
而又吉以光輝而又吉備三吉而无一悔其盛于他卦何也為文
明之主而能虛中以臨照百官推誠以任賢佐故諸臣戮力大臣
端拱安得不變未濟為濟而四表上下其被格寧有涯哉光即孚
醞之而發越暉即光布之而炳燿非有殊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之光而本于有孚則功業彪炳天地將為昭矣其暉无不
吉也

言君子便見光本于有孚矣非光之外别有所謂暉也堯之欽明
其光乎堯之被四表其暉乎光而言暉昭其盛也暉又言吉贊其
妙也唐凝菴曰孚在内則光有体光在外則孚有用表裏相稱實
德充盈光輝昭著莫非心精之發越安得不吉貞吉之吉吉在五
暉吉之吉吉在天下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未濟之極時當濟矣復何為哉正宜與時安息待天命之自至
如孚于飲酒焉則无僥倖欲速之咎矣然謂之有孚于飲酒非
盡諉于天命正緣人事已盡所以能自信耳若自以身處事外
不以事警心飲酒而至濡其首信非所信矣天下事何由濟乎

有孚本六五有孚言六五有孚孚于陽剛與之共濟功成矣時至
上九自未濟而之濟矣而上九才過乎剛求濟不已則患必生非
所以濟也故云有孚于飲酒即需所謂飲食晏樂也孔明之吟嘯
于先子房之辟穀于後皆得乎飲酒之義也若過于自信自樂則
為劉伶阮籍之濡首矣人心易放故聖人戒之是字對非字看義
所當為之謂是是即指孚說失是即所謂孚失其孚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義之品裁謂之節即是之所在也今從而不返如飲酒而至濡
首則信時之過无所取裁亦不知節甚矣

不知節即為失是與初不知極相應陳氏曰義自有制度法則故
謂之節節也義也是也一理也

程敬承曰乾之初九以勿用始未濟之上九以失是終何也无用
為用而卷舒操縱總歸于是斯陽德完局也　胡雲峰曰既濟以
中道離之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之時時即所
謂中也未濟上九之節節即所謂中也堯之授舜只一中字易三
百八十四爻只一時字易于小象之末曰中曰時易之大義畧可
見矣

揔論　蘱紫溪曰上經終坎離以其為天地之用也下經終既未濟以其為坎離之交也然謂之既濟如花之既開生意將盡謂之未濟如花之未開生意尚含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其生生不窮之机乎夫欲生生不窮舍水火无由矣水生于天而成于地火生于地而成于天以水之潤濟火之燥則非以火濟火以火之烈濟水之寒則非以水濟水一陰一陽互為其根此天地人身所以生生不窮也然水火非外物也吾心之中其津津然下潤者皆屬之坎其烱烱然上照者皆屬之離坎之潤也五官百体无處而不融洽離之燭也四肢萬化隨處而有光輝故其明也為知極為知節其誠也為貞吉為行正其誠而明也為有孚君子之光萬古此坎

離萬古此生生何窮之有故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又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應則交相資而未嘗无辨則不相射

全經揔論　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于水火上篇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馮厚齋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体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始也

周易會通卷之九

繆昌期當時甫閱
熊秉鑑元明甫
程策獻酉甫　訂
汪邦柱砥之甫
江楠楚餘甫　仝輯

繫辭揔畧

經繹曰大哉乎大傳是天人貞一之統也二傳之首原天地之知能一神明之德而贊其易簡易簡者天地之至德也確然隤然貞一為觀以知始而作成卦以象此爻以效此而聖人之知能出焉

進而本諸天也二傳之終極卦爻之法象盡變通之利而歸之德行德行者聖人之易簡也至健至順知險知阻以神明而默成象卦所象爻所效而天地之至德存焉反而約之身也又曰天地之道貞夫一聖人之德以致一貳者疑之易也者明天道察民故因貳以濟其行反之使貞於一者也貞於一而道矣乃其贊卦爻也廣大準乎天地德業致於聖人至矣而約之君子之擬議易體之立焉其贊蓍策也本天地之數極深幾之神又至矣而通之日用之酬酢易用行焉其發擬議變化之端要何思何慮之則惟樞機於言行司契於人心約之精義約之利用約之畏慎謙密研幾而時動也以致一也此可以觀德行矣

程敬承曰作易以道陰陽成變化是聖人前民本旨而實非聖人杜撰之書也乾坤變化之理先見於天地而妙於自然自然者易簡是已在天地為無心之造化在人為率性之知能成位天地惟其易簡理得也而此理之得失分則吉凶悔吝之迹異矣聖人觀象係詞係此者也而象因乎變變妙於動動即為道道分三極而合之為一天詞判吉凶悔吝而君子體之惟一吉得此一者易簡之功也出乎易簡便入於險阻故詞有險有易豈別有指耶無非教人憂悔吝震无咎以趨易避險云耳固知易之道盡於易簡準於天地而用於聖人聖人以易而知故合天地而無不知以簡而能故與天地合而無不能範圍也曲成也通知也聖心之神易以

易道故自神易而能彌綸天地也夫彌綸天地之道何道乎一陰一陽之道也无體之易乃從陰陽生生而名易无方之神乃從陰陽不測而名神洵矣易為道陰陽之書廣大而易簡者也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然則易其至矣乎豈非聖人之所以德崇業廣者乎存之於心則道義之門也擬議之於言動則變化之成也而變化之道何以知之觀天地之闔闢知之也聖人衍天地之數於尸而致天地之用於人故尸蓍之變化无窮而天下之能事已畢酬酢祐神即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此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而易道之所以神則聖心之神為之也易其聖人所以極深研幾而神通志成務之用者耶向非本之乎洗心之神知何以明天

道而察民故何以興神物而前民用而所謂立象設卦係詞變通鼓舞誰之功乎故曰此聖心之神為之神盡則吉凶民同患之意盡而會其意得其神是在神明默成者耳夫神明默成知變化者也即能成變化而无庸擬議者也所謂易簡理得斯其人乎吾固謂易道只一易簡盡之故下傳復原象爻以論吉凶而歸之於貞一一即易簡之謂也象像此爻效此此外別無造化功業別無神明物情別無通變神化亦別無所謂吉凶悔吝而辨君子小人之微隱者貞于理之一而不容二也是故感戒憧憧一致故也豈獨屈伸感應之致一而動靜一也小大一也安危一也微顯損益亦一也小人失此一如困三鼎四噬嗑初上均凶之屬也君子得

此一如射隼苞桑知幾而復損一而益均吉之屬也乃知聖人作易後天不若先天之無言者曷故哉懼衰世之民不明于理之一而其心貳其行困濟不得已剖吉凶報失得令不罹於憂患云耳是故九卦皆處憂患之道也道之屢遷又以明憂患之故懼人心也而統一卦之時物則是非辨而吉凶決蕪六爻之變動則當否異而吉凶生大哉易道未有危不平易不傾者此何莫非懼人以終始而免人於凶咎乎總之聖心本易簡以知險阻知以理之一也係爻彖以決吉凶情遷雖不一而究歸於理之一也其惟辭寡者乎斯之吉人即前所謂默成其人而易簡理得者乎嘗總為之說曰乾易坤簡天地之所以成化也是天地之易也亦聖人之所

開口說天地乾坤未言体乾坤而參天地前後相照

以成象爻也是聖人之易也易簡而理得聖人即天地也易簡而知險阻則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而百姓之得以與能也係詞二傳以易簡始以易簡終嗚呼盡之矣

上繫

天尊全旨　此章言伏羲作易之本原與君子體易之要道也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者易之道也易未作而已形于天地之間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者天地之道也易既作而悉具于卦爻之中然而天地與易總不外乎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者何也易也簡也易道盡于乾坤乾坤盡于易簡君子之體易簡亦体易之實功也

程猷何曰通章以易之乾坤為主歸重易簡以夫子係詞開口便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見得有天地而卑高動靜方物象形種種悉具有乾坤而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亦種種悉具是乾坤所在即天地所在也未有易先而理在天地既有易後而理在易矣而總根于自然之易簡非有所安排造作也天地所以生成者此易簡也易之所以摩盪者此易簡也聖賢所以崇德廣業者亦此易簡也俾此易簡而與乾坤合則其德即天地之德業即天地之業而成位乎中矣總是論易書之作無非發明乾坤之理要人為聖賢以與天地參耳　此章俱就先天之易言故曰易簡何也一部易書只是剛柔二畫摩盪而成何等易簡故夫子剔出易簡以示人而末節成位乎中分明是指羲皇作易之聖人

李氏曰前四節先言天地具乎易理繼言易理見于天地以見易書之易即天地之易後四節言乾坤分見之理及聖賢無体之學以見天地之易即人身之易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易之為書聖人所作也非聖人私智所為也天地開原有易理聖人因而摹寫之耳且觀易乎摩盪之後有乾坤矣貴賤矣剛柔矣吉凶與變化矣然乾坤豈自易始哉天以純陽位上而處尊地以純陰凝下而處卑一健一順已有乾坤之實矣乾坤不

是易定乎自是有貴與賤非位于易也地與萬物之卑者陳于下天與萬物之高者陳于上則易中卦爻列于上為貴列于下為賤者已位此矣有剛與柔非斷于易也天與凡物之陽者性常主動地與凡物之陰者性常主靜則易中卦爻陽動稱剛陰靜稱柔者已斷此矣吉凶辨于詞豈始于詞哉觀于事之一念向善而衆善咸集一念向惡而衆惡皆歸以類而聚人之善與善交不入惡黨惡與惡交不與善謀以群而分聚分而善必吉易之順理而吉也聚分而惡必凶易之逆理而凶也吉凶不已生乎變化起于蓍豈始于蓍哉觀于日月之升沉星辰之顯晦在天成昭回之象山川之流峙動植之榮枯在地成經緯之形

象形之陽化陰者蓍策之陽窮于九化為少陰之八也象形之
陰變陽者蓍策之陰窮於六變為少陽之七也變化不已見乎
造化自然之易如此
此夫子從伏易後追論畫前原有易如此鄭氏曰通節重乾坤二
字若貴賤剛柔變化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吉凶二字外
未嘗有是名目皆夫子彖傳象傳標出蓋六十四卦總是一箇乾
坤而此乃其中所具之物件不可以貴賤等與乾坤並列也陸
庸成曰乾坤之于易為門為緼是剛柔變化所包含而從出者也
故乾坤定乃列貴賤之位此位非剛即柔断不相混故辭各指其
所之而吉凶生焉總之剛柔変化其闢假令変化不可見則乾坤
或幾乎息矣此之易理原在天地俟聖人仰觀俯察而得之耳句

句有陰陽字
天地重縱順不重尊卑恐碍下卑高也　卑高兼天地人物陳者
鋪列有等級也位者以次相序自不容紊也貴賤兼内外乘承言
凡剛必動凡柔必靜常者常性也對変言動而無常則易衰不
得為剛靜而無常則易躁不得為柔惟常則一剛一柔断然不相
雜乃為不已之德置陰陽言剛柔者貭可見氣不可見也　方嚮
也物人也方即物情之效其動物即方向之成其形也吉凶本善
悪而生所聚善悪之漸積也所分善悪之異黨也蘇子瞻曰方本
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于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

在字皆得法

或以变属象化属形

剛柔即乾坤作[illegible]次天地之[illegible]一部易書皆此変化耳

之生于同也有成而後有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于
相形也　象者乾道之流行故屬天形者坤道之結實故屬地象
形即変化所在且象形各自有變化非合象形而為変化也易述
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耳其實
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于上也形者象之体質留于下也張氏曰
成象成形須得變化意假若日月無往来星辰無顯晦山川無潛
伏潮汐人物无老壮榮枯則滯而不通造化幾乎息矣故日月星
辰山川動植之屬者天之象地之形也其往来顯晦潛伏老壮榮
枯之屬相推而不窮者象形之所以成也変化見則天地之妙用
顯矣

呉因之曰首節不是畫前之易只是造化即易意故易一作而造
化之象形无不具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
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是故聖人因之以作易焉夫天地間只陰陽兩端而萬事萬物
之理莫不悉備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剛柔立矣由是
剛摩柔而生太陽少陰柔摩剛而生太陰少陽兩相摩為四矣
太陽與少陰相摩而生乾兌離震太陰與少陽相摩而生巽坎
艮坤四相摩為八矣是之謂剛柔相摩易之小成也由是以乾
兌離震為夫以八卦推盪其上卧自乾至復三十二之陽卦立

矣以巽坎艮坤爲主以八卦推盪其上則自姤至坤三十二之
陰卦成矣非此謂八卦相盪易之大成也至此則易道大備而
凡乾坤也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也無不具其中矣 則夫造化
所在何非易理之著見乎但見天地間雷霆之鼓舞也風雨之
潤澤也日月推迁寒暑代謝也孰非是陰陽之變化生人生物
哉 由是陽而健者乾道乾道所成則男焉陰而順者坤道坤
道所成則女焉而陰陽之变化満盈乎天地之間皆易理之变
化呈現于天地之間也至此則易書造化相為流通信乎易非
聖人之強作矣
是故節聖人作易之事指横圖言摩以相生言两物相摩也盪以

相交以不止于两也伏羲畫卦時就他一上加二却象似摩以一
交八却象似盪此形容字眼非真摩盪也摩在八卦未成之先盪
在八卦已成之後摩盪即变化也楨卿曰看来天地原只一乾坤
乾坤原只一變化此造化自然已成之易也故易之始作也只一
剛柔而已有剛柔也不能不相摩相摩而斯有八卦有八卦也不
能不相盪相盪而斯有六十四卦剛柔者乾坤之撰名摩盪者変
化之妙用易何嘗外于乾坤哉 紀聞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
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体也後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
流行之陰陽変易之用也
故之二節言既作易之後見宇宙之間徹上徹下俱是易理非造

化在易之說也但時說皆以成象成形平對殊非書脉且乾道坤
道此二句已含易簡一章關鍵宜一直說下謂天地間千變萬
化總不外此陰陽易書摩盪之後凡宇宙鼓者潤者運行推迁无
非是理之流形生人物之散殊如此說方得書脉 鼓之四句在
造化上說不宜着物二之字軽一者循環不窮之謂寒暑句跟日
月来亦可 吴氏曰震為雷離為電霆即雷也巽為風坎為雨伏
羲圓圖左起震而次以離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之
以風雨也風不能潤風而雨故只言潤離為日坎為月艮山在西
北嚴凝之方為寒兌澤在東南温熱之方為暑左離次以兌者日
之運行而為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而為寒也曰鼓曰潤

曰運行曰一寒一暑此正摩盪之妙
乾道節乾坤當陰陽看男女舊説無人物言有单指人言者更與
易簡之旨相合蓋乾坤之道生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
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也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
不可以語健順故男女以人言也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乾坤乃
人固有之理而德業所由成也 蘇氏曰玩二道字二成字則人
之道一天地之道會易理而配天地者非人其誰 姚承菴曰在
人形質為男女德性為易簡夫子要人形質上識有易簡之理故
先成男成女隨說知始作成為易簡云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乾坤當父心貫易簡在氣機上看不可着物

然是乾坤之道最廣大又最要約以分見于天地者言之彼乾天也有父道焉不特成男而已氣始其形理始其性盡男女皆主宰而資始之也乾其知大始乎坤地也有母道焉不特成女而已氣成其形理成其性盡男女皆作養而成就之也坤其作成物乎　于始物可以觀知盡物始之若甚難矣不知乾健而動者也即其所知氣至遂著理行遂通蓋物物始之不必物物經營之也何易如之要之乾之所以成始者惟此易而已于成物可以觀能盡物成之若甚煩矣不知坤順而靜者也凡其所能皆因天之氣固物之形因天之理全物之性蓋物物成之不必物物創造之也何簡如之要之坤之成終者惟此簡而已

言乾坤之理以起下文無体之意不復主易言也重下節易知簡能正見天地德業之盛成位于上下處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然無而倖也存乎人焉彼易簡者吾與天下同為良知同為良能也誠能法乾易以存心而克去艱險則明白坦夷盡人皆可知矣法坤簡以處事而謝絶紛擾則依直要約盡人皆可能矣惟易知則我以是存心人亦以是存心凡天下以心相信者皆吾心也惟易從則我以是成能人亦以是成能凡天下分于為善者皆吾功也有親則因信從之衆其精神更无古今矣不可久乎有功則因偕率之廣其作用直瀰宇宙矣不可大乎可久則其德日新之盛德是賢人之德也可大則其業富有之大業是賢人之業也　德業至于賢人而吾之易簡一乾坤自然之易簡矣知天下之理有不得乎至于天下之理得將見天以易始物成位乎上地以簡成物成位乎下吾以易簡体物成位乎中何愧哉可見易書之理即天地之理天地之理即吾身之理人當求易理于天地又當求易理于吾身

陸氏曰知始作成天地之大業也易知簡能天地之盛德也夫变變化化之內而易簡之精蘊焉乃知人之良知一易也良能一簡

也法乾坤者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惟易簡在聖人故凡乾坤之所知始而作成者莫非聖人所密藏如得貴賤之理于高卑得剛柔之理于動靜得吉凶之理于方物舉变變化化者一以貫之矣夫是天地定位聖人成能而作易以與天地準非成位乎中者孰能與于此哉

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物有乾坤此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蓋人自有生來易簡之妙合下稟受所謂良知良能是也此良知良能何人不可知何人不可能只因自生情識所以生出无限艱難險阻耳故從易知易從說起直說到有親有功可大可久无非形容易簡之妙以易知二句為主下數句逐一敷出非有先後俱是本

体備証工夫不是向外尋討者、 天下事不可一毫著意亦不可一毫着力。易只是主乎理而不着一念。簡只是循乎理而不着一力。易知易從倶着心言、且慢説人知人從、能易簡就是易知易從。惟易知易從方是易簡、非謂易簡了然後易知易從也。 易知、即是親、謂天下本然之情與我常相通、非人來際我之謂也、易從、即是功、謂天下當然之事與我常相合、非人來助我之謂也、 久即至誠無息之久、萬古一日、良知之本体如是耳。大即善與人同之大、成不獨成、良能之分量如是耳。程氏曰、本義云有親則一於内何也、蓋易知之心既與天下共知、則一而不二、其精神更无古今、當世而有親者此心即當時而在也。千百世而有親者此心即

后世而在也。所謂堯舜其心至今在者、故曰可久、若説因人之信而自信益堅、則遯世不知、將自悔乎、 賢人、猶言過人、若説賢而未聖、則可大可久之外、豈復有加乎、体易工夫已到極處、下節再无工夫、故直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是足上之辭。
末節易簡即與乾坤易簡合一了。天下二字重、曰天下之理便是充滿世界之道理、亦是天下公共之道理、然皆性分所有的本是現成、惟易簡則卑者高者動者静者類聚者群分者成象成形者、萬有不同之理、无不收拾盡矣、得字最要、理會在我之理、即是天下之理、更无兩様、成位乎中者、成人之位于天地之中也、夫生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如此方能成人之位而無愧于人、與天地並立為三、不必説到贊化處、其中云者承乾坤之理、總天尊地卑而言也、

聖人設卦全旨 程氏曰、上章言先天之易、原始于剛柔摩盪、而歸諸易簡之理、至論聖人体易而不言工夫、曰久大德業、曰理得成位、亦從先天論也、此章言後天之易、究析于詞占象変、而歸諸三極之道、至論君子學易而不廢工夫、曰居安樂玩、曰吉無不利、亦從後天論也。 張彦陵曰、上章言聖人之昼卦、此章言聖人之繫辭、然辭實不外于象、象實不外于道、象之所在即道也。聖人繫辭全是借象以顯道、道之所在即天也。君子學易、全要渇道而合天、從象字剔出一道字、從道字提出一天字、見君子與天合一。方

究學易工夫。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伏羲画卦、吉凶之理、固黙示其微矣、然有画無文、民用弗彰、周文聖人、于是取先天六十四卦而布列焉、統觀卦象、則時有消息、而係象詞以明一卦之吉凶、析觀爻象、則位有當否、而係爻詞以明一爻之吉凶、則易道大備、而利用彰矣、 然所以觀象係辭果何本哉、蓋辭固因象而係、象又因變而著也、卦爻之奇者為剛、剛進之極、則柔推夫剛、而陽化為陰、化所由生也、卦爻之偶者為柔、柔退之極、則剛推夫柔、而陰變為陽、変所由生也、是其變化之間、消息當否、无不具焉、所謂吉凶已寓此矣、觀象

係辭非本此哉、
上言辭所以作辭作而占在其中下言変所以生變生而象在其
中、
聖人即要發出吉凶得辭而明意妙在觀字觀羲周文心印羲皇
之易處作易之事全在此節。
剛柔節是原觀象繫辭之由相推要發出活動的意思與剛柔相
推變在其中又自不同推是自内推出外非有兩物對待而相推
也如陽窮于九自然有箇八隨後而來陰窮于六自然有箇七隨
後而来如推出来一般相推即是變化生无兩層朱子曰陽化為
陰只是恁地消縮去故曰化陰変為陽其勢浸長漸有頭面故曰

変、
胡氏曰易之道不外辭占象変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繫辭
而明吉凶變化变也變由象而出故曰相推而生变化　要知剛
柔相推之時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于此聖人所
觀ゝ此也聖人所明ゝ此也蓋吉凶悔吝雖係于詞而其原實起
於変、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变化者進退之象
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此言卦爻象具而易道備矣天下之理有不模寫于其中乎是
辭之吉者即人事惠迪而得之象也辭之凶者即人事從逆
而失之象也辭有自凶趨吉之悔即既失而困衡憂之象也辭
有自吉向凶之吝即既得而安肆虞之象也　象變之中柔変
趨剛者即造化退極而進消而復息之象也剛化趨柔者即造
化進極而退息而復消之象也既變而剛即陽明用事晝之象
也既化而柔即陰晦用事夜之象也至若剛柔變化流行于一
卦六爻之間九六迭用所謂動也其三極之道乎蓋三才各一
太極而太極各縣陰陽動于初二即地道之剛柔交錯也動于
三四即人道之仁義並行也動于五六即天道之陰陽迭運也
易理無該囿如此、
二節時說以辭占申上觀象繫辭象乎人事象変申上剛柔変化

[illegible]於造化有来不必分項只云詞占象變具而天下之理悉備其
中總見易之至精至實而人不可不學也故下文即接以君子學
易之事是故二字貫下二節象非相似乃形象之象凡人行事逆
理而失則凶順理而得則吉困心衡慮則能自訟而悔安意肆志
則必召辱而吝處安也憂虞分貼方明白朱子曰悔吝是吉凶交
互處悔者吉之漸吝者凶之端且吉凶悔吝四者循環悔便吉吉
便吝ゝ便凶ゝゝ又悔正如剛柔変化剛而化ゝゝ即是柔ゝゝ而變ゝゝ
即是剛亦循環不已
變化即变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已成進退者造化之
消息晝夜者造化之斷明　六爻之動只以九六為剛柔不以初

二四五上為剛柔、變化也、三極之道、亦只一動、故以六爻之動為道、非以六爻為三極也。 象滯而不神、道則變動不拘、動即道也、道至極也、極一而已、命于天地人為三、故曰三極、蒙引曰、語道体謂之太極、語太極流行則謂之道、易有太極推原于卦爻未生之先、此言三極之道、推究于卦爻已動之後、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君子可不學乎、是故身之所處、有為持循之地、而安適不變者、則在易之序焉、卦爻之中、剛柔往來、陰陽消息、莫不有當然次

敘、所為居身準也、居安在此、則一身皆易矣、心之所寄、有為悅繹之真、而沉潛玩味者、則在爻之詞焉、蓋爻之詞、假象明理、稽實待虛、莫不有精蘊旁通、足為悅心資也、樂玩在此、則一心皆易矣、 然豈以動靜間其功哉、是故靜而未卜筮也、則觀其書決憂虞之象、而玩其吉凶悔吝之詞、此居安樂玩矣、動而已卜筮也、則觀其剛柔相推之變、而玩其吉凶所決之占、此居安樂玩矣、蓋易之理、即天之理、動靜合乎易、則合乎天、是以自天祐之、而無不安、動無不順、不亦吉而无不利哉、

孫質菴曰、聖人因變以觀象、因象以係詞、不惟盡造化人事之形容、抑且具三極大中之至理、而易誠不可以不學矣、是故君子所

安樂[illegible] 之[illegible] 言居易也 其工夫之 詳則在觀 象玩詞 變玩占

居而安者在剛柔變化之易序、所樂而玩者在吉凶悔吝之爻詞、其躬行心得只是一箇易理。 居安樂玩、不是君子去居而安樂而玩之、上文說六爻之動、三極之道、則此卦爻之序列分明、三極之道之昭陳、此卦爻之係詞分明、三極之道之闡發次第燦然、義理瑩然、足為君子之居安樂玩耳、故君子居則云云、動息于斯而不能舍也。 吳因之曰、居安亦非墨守之謂、只是左來右去、千翻萬覆、凡事、循理、做得恰當、不泥定卦爻之迹、而運用精髓處渾是卦爻所著當然之次第、究竟亦無他道路而已矣、爻詞雖不如象詞之約、都一爻自有一義、一事自為一理、其員轉推移周流活潑處、不啻烟雲過目、頃刻萬狀、蓋易道趨時、而趨時之教尤盡洩于

六畫、君以隨時從道之心思潛思暗想、真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故曰樂而玩者爻之詞、居斯安、匪安不成居矣、樂斯玩、匪玩不成樂矣、

未卜即象辭、變占不可兼、辭占即在象變內、象變即易之序、未筮為象、既筮為變、辭占即易之辭、未筮為詞、既筮為占、 胡雲峰曰、象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宜、動靜无非易即无非天、故吉无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無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此獨言吉一者、蓋學易之後、自無凶悔吝也、無凶悔吝即吉

天只有占 卦一定事易 之凶悔吝 亦要人設 到吉利處 故必吉利 乃見學易 達天也

詞卽卦爻之詞只重詞便該卦爻不可分三項

也

蘓氏曰君子身與道俱卽與易之序俱而忌其為象心與道契卽與易之詞契而忌其為言曰觀象曰觀变非徒觀也觀此道也曰玩詞曰玩占非徒玩也玩此道也有得于道則三極自我立而天且弗違矣　陸庸成曰三極分之則三合之一天也易著之有吉凶君子体之惟吉也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彖者言乎章全旨　首章以画卦言有望于賢人之体易前章以繫詞言有望于君子之學易此章則合卦爻詞而言其通例泛示衆人之用易也

程氏曰通章重詞是統言卦爻之詞之通例也彖詞言乎象爻詞言乎變自吉凶悔吝无咎之詞係而卦爻之精蘊關要之聖人係詞其言吉凶甚辨其憂人最深其震動人最切其指人以所之之路最明無非欲人謹其介而防之于初知所悔而改之于後所之者向易不向險向吉不向凶而歸于无咎耳此卦爻之詞之通例也係詞之功大矣其實辨吉凶一句足以賅此章之旨指其所之卽辨之以示人處而憂悔吝震无咎無非吉凶與民同患意也

吳因之曰言象言變言失得言小疵善補過猶是易書平易通達之教至憂悔震无咎則聖人所以潛移天下黙奪人心尤開物成務之至妙而用意之最深者通章非徒叙列通例全要發出聖人憂世覺民之心　自其所示曰言自其所示之包含處曰存々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先天立象意已盡矣何文周二聖又繫詞以盡其言无非覺民意也彼文王繫彖果何言乎言乎全体之象也周公繫爻果何言乎言乎一節之变也　彖爻詞有吉凶者蓋言彖变中有時之消位之不當為失々則凶也有時之息位之當為得々則吉也又有悔吝者蓋言彖变中有向于得而未得尚有小疵則内生愧艾而成悔也向于失而未失已有小疵則内咨尤鬱而成吝也又有无咎者蓋因象变時窮位極不免有過矣于窮極之中求其一節之變通卒能因位轉移隨時斡旋而善補也

首節須把羲皇畫卦說起方與卦有小大相應姚鳳格曰聖人觀象而係彖詞故彖以言乎象々者奇偶純雜内外消長之形象乎物之體者也聖人觀变而係爻詞故爻以言乎變々者隱顯貴賤當否比應之殊趋乎時之變者也　彖非无變但在全体尤渾淪明白故專以象歸之爻非无象但在逐節隨時可見故專以變歸之

吉凶節吉凶悔吝无咎卽上文卦爻詞所言者第上分言此合言其有失得小疵善補者以時位才力之不同耳卽所謂象與变也　吉凶者失得已定悔吝者失得未成猶可改也故曰小疵至于善補過而无咎則有得无失矣　善字極重々既有過卽如玉有

瑕疵衣有破碎非磨淬極工則瑕疵未净非彌縫極巧則破碎之痕尚在不得謂之善補善補者反之早救之力委曲圖回過而後于無過完完全全方謂之善補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是故爻有貴賤易列之而以次分布者則存乎六爻之位焉統言之外貴内賤也析言之乘貴承賤也彖有小大易齊之而以類分定者則存乎六十四卦焉陽爲主者其道公而大陰爲主者其道私而小也夫貴賤與小大雜陳則有必得之報而吉凶生矣易辯之而使知趨避者則存乎詞焉卦之詞失得著乎全

依爻之詞失得著于一節觀之而吉凶居然知矣然吉凶未判之先易嘗于悔吝戚然憂焉果何存乎存乎介也蓋介者易中陰陽消息之間即人心理欲之分于此憂之則必遏欲存理悔吝免矣吉凶已成之後易嘗于无咎惕然震焉果何存乎存乎悔也蓋悔者易窮則變之机即良心萌動之關于此震之則必舍舊圖新咎可免矣

三節舊說相承以位申變以卦申彖吉凶悔吝无咎各申上文亦是但此章專重辭上列貴賤二句只是引起下三句見得有卦爻斷不可无辭以辨吉凶耳易辭搃爲辨吉凶憂悔吝震无咎正辨吉凶之幾處无非欲人有吉而无凶也　貴賤以内外承乘分小大以陰陽分此名分不容混淆者吉凶所由生也但其理未易辨別之者必待明而後明憂危惧也介者理欲之分途震驚動也悔者良心之悔覺介在事前悔在事後　易凡言无悔吝即寓介之意言无咎即寓悔之意憂盱豫之悔存乎遲速之介也憂即鹿之吝存乎往舍之介也震其臨之无咎存乎憂而悔也震頻復之无咎存乎厲而悔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合而言之卦分陰陽有小大矣詞別吉凶悔吝无咎有險易矣然詞所以險易者亦隨卦之所向耳蓋小卦之情其道私其類惡所處有從欲之危是以不向于失則向于小疵而凶悔吝之

詞隨之矣大卦之情其道公其類亂所處有順理之裕是以不向于得則向于補過而吉无咎之易詞隨之矣詞與卦豈有二哉卦爻詞之通例無餘蘊矣

此節搃言詞出于卦正所謂彖言乎象也而爻可推矣　卦有大小好卦便是大不好卦便是小如復如太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卦詞有險易大卦詞易小卦詞險如休復吉之詞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之詞自是險　楊誠齋曰讀謙復之詞者如行夷途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詞寬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遯剝之詞者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栗也其詞艱險而

聖人以斷之之失且凶也 所向處是情情有險易亦隨之
不要說所向有大小大卦詞未必皆易小卦詞未必皆險此只是
大槩說耳 吳因之曰此見聖人係詞无非示人之向往當由乎
易而不可入于險也不險其詞則使天下懈怠而无震懾之心不
易其詞則使天下危懼而无自全之策險易自當兩存而不廢故
曰詞也者各指其所之 質卿曰大之不能不易小之不能不險
此理有自然事有必至是之謂之也詞惟各指其所之則趨避者
有定準就理者无他岐天下後世知有大道而不可欺以邪徑
有易地而不惑以險途者全在于此

易與天地章全旨 陸庸成曰前三章函卦係詞則易之事備矣

此與下章俱是贊易此章曰天地之道下章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此曰神無方下曰不測之謂神此曰易無体下曰生生之謂
易但下章用謂字以別之似別為一章也此章看數故字下章看
數謂字道統神易而得名神則兩者一之易則一者兩之此三字
又二章之目也 彌綸天地之道是綱下三節至晝夜之道而知是
綜是彌綸處故每節必首天地字曰天文地理曰天地相似曰範
圍天地其生死鬼神知仁化育流行皆具之天地者也道即天地
之道通知即彌綸者而會通之也此句是聖人用易小結故神无
方而易无体是通章贊道之大結正見所以與天準也
程故承曰易與天地準于聖人用易處見得聖人用易以窮理盡
性至命亦是一套事窮理處即是盡性盡性處即是至命不必陀
把理性命三字晰縷要說渾淪融活潑窮理者求天地之道于萬
殊盡性者會天地之道于一本至命則栽成輔相而天地之道自
我立矣 蘊氏曰首節是知天地次節是似天地末節言天地之
造化在我固莫得而窺其知亦莫得而窮其似此所謂彌綸也要知
之三節亦自貫串與天地相似承上文來知之明則体之至也知
仁合一猶天地之動靜始終聚散合一也道至此則何不可範圍
曲成通知乎通知是渾融為一之意非漫曰兼之而已故贊之以
神无方易无体其曰用易者聖人一身无非易猶易為体而聖人
為之用非必用易書而後能爾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天地一陰陽也易之作以道陰陽也不與天地準乎故統觀其
外則無陰無陽有以彌之而全体无遺析觀其內則分陰分陽
有以綸之而條理不紊惟準之故能彌綸為然則理性命无不
畢具而待聖人之用者在是矣

天地之道即下文幽明死生鬼神仁知與夫天地化育萬物生成
不外此陰陽也準者準其道也彌包綸外綸在彌中舉理性命无
不包羅而其中一一脉絡不紊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聯絡妙

彌綸不紊

以聖人用易窮理者言之幽明者陰陽之顯晦而所以然之故
者理也人知聖人知其故而不知聖人以易之理仰觀經緯之
天文俯察一定之地理則知天文之夜與下地理之北與深幽
也所以幽者陽變陰也天文之晝與上地理之南與高明也所
以明者陰變陽也幽明之故以易而知之矣死生者陰陽之聚
散而其說之難明者理也人知聖人知其說矣不知聖人以易
之理推原人物之所以始反觀人物之所以終則知始之生者
氣化之凝陰變陽也終之死者氣化之盡陽變陰也死生之說
以易而知之矣鬼神者陰陽之屈伸而其情狀之妙不可知者
理也人知聖人知其情狀矣不知聖人以易之理究其陰精陽

氣與為有象而成物魂遊魄降散入無形而為變則知精氣之
聚乃造化自無而有神之來而伸也陰變陽也遊魂之變乃造
化自有而无鬼之往而屈也陽變陰也鬼神之情狀以易而知
之矣易固聖人窮理之書也
惟天地之道彌綸于易故聖人以易證之天地間見得易道透徹
故于天地間更无障蔽知此幽明死生鬼神不離陰陽曰故曰說
曰情狀不離陰陽變化鄭氏曰聖人以陰陽之理觀察原反推究
乎天理始終精魄之際因見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總一陰陽而有
以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而体認之則天地之道彌綸于聖人
之一身而與之相似不遠矣 三知止是一知幽明死生鬼神一

[illegible]

總舉幽明死生鬼神

言者以此理最難知也

以特天地間有此名色随在言耳若論其實則知幽明一句便

宜

天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文易見故可觀理難知故用察幽
所天上地下之不可得覩者也明即天地萬物陳列于耳目者也
始以未生之前言終以既死之後言原推本也反歸覆也精
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嘘吸為魂精氣合則魂魄合
而凝結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為变变是魂魄相離此
雖獨說游魂而離魄之意自見矣魂漸漸散去无所不之故曰游
自其可見聞者謂之物自其不可執着者謂之變 情狀猶言氣
象情无形而状有象也陸氏曰聚散處即状所以聚散即情 故

字說字情狀字還做所以然為是或曰幽明即故觀察即知不做
所以然下做此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
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以聖人用易盡性者言之聖人高明配天博厚配地而與天地
相似則以此參彼而不違何也天之高明為智地之博厚為仁
天地之道智仁而已然皆陰陽之理具于易書者也故聖人以
易盡性亦智仁而已言乎其常智周庶物而濟之以道濟之仁
則智不過于空虛矣言乎其变巽以行權而立之以中正之極
則智不流于變詐矣然聖智不拘局知豪行也便游于仁義禮

之天理而默契乎元亨利貞之天命則見大心泰何憂之而
飲其盛深矣聖仁不慊亦濟不流也從容于素位之境而一敦
夫天理之心則貞存勝負不能變而仁其為篤矣至是則智
與天同其高明仁與地同其博厚故曰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也
易固聖人盡性之書也
前講猶依舊說而新說此節次上言幽明死生鬼神而皆知之于
易而見易之道即天地之道也聖人作易故其道與天地相似相
似故不違此句且虛講知周等項正是相似處智周道濟與天地
同事功旁行不流與天地同變化樂天而知命則益无所違于天
安土而敦仁則益无所違于地 程敬承曰知周即上知其故其

說其情狀之知无物不知是謂知周天下者萬物之會也道濟兆
有道以濟天下萬物也隨知周之所至而處置得宜非增非減无
論无陂何過愆之有蓋道本无過道濟故不過也道濟似不必把
仁字代他道蓋合仁智而一之者旁乃旁通之旁非旁殊也而行
不流謂應變旁通而不流溢是也知周之人經權常變隨其所行
無不通達豈其溢于理之外而流焉如水之在盂稍過則流不過
可何流乎聖心旁通而不流豈有所係累而不樂何者旁通理之
適也適于理即通于天而樂矣樂天即爾知命命即幽明死生鬼
神屈伸代謝于天地萬物之中者是也非吉凶禍福之謂也曠然
天游之心直透徹于理之所以然而渾忘乎感遇之適然焉得有

憂到此无憂地位覺在在自得處處皆安何土非適何適非仁故
曰安土敦仁安土乃所以敦仁也辟如桃仁杏仁必安之土中而
後能厚培此生意生意培得厚自然暢茂條達而無彫瘁之患所
以能愛 潘雪松曰非樂天何能安土安土者隨寓而安心无係
累如是方能敦仁方能愛愛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仁也不能安
仁必擇自安之地則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何以能愛堯舜之得位
孔顏之不遇其敦仁一也其能愛一也其樂天知命一也 能愛
能字宜玩博施濟衆聖人豈能必哉 上二句合言知仁下二句
分言知仁益深益篤者非真有漸次上二句涉行事上說下二句
說到心體乃見精微之蘊而為知仁之極也

絲繹以知其說其故其情狀是三知者知天知人之盡天下之大
知也於易焉知之易而知也不憂能愛情反之性性復之命也於
易焉具之於體易焉能之簡而能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
神无方而易无體
以聖人用易至命者言之天地之化一陰陽之氣乃命之流行
不能无過聖人以易範圍之如治曆明時体國經野使各有節
制不過乎中焉蓋為天地立心矣萬物者一陰陽之形乃命之
賦予不能皆齊聖人以易曲成之如正德厚生撙節愛養務委
曲成就无少遺缺焉蓋為萬物立命矣晝夜之道一陰陽之變

乃知心之循環、雖以通知也、聖人以易通知之、如明也幽也神也、
不特知其為晝之道、而且知其夜之因幽也、死也鬼也、不特知
其為夜之道、而且知其晝之因、其代明終始于一心者乎、先天
地萬物晝夜皆命也、孰主宰是、其神乎、孰推行是、其易乎、聖人
範圍曲成而通知、則心與命一矣、可見聖心之神、一陰陽不測
之神也、主宰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或在此、或在彼、无方所之
可求、聖心之易、一陰陽變化之易也、運行于範圍曲成通知之
際、或為此、或為彼、無形体之可拘、易又聖人至命之書也、信乎
易與天地準、而聖人不能外之以為用也、
前講亦依時說、看來此節宜承上節來、至于似天地而不違、則可

以範圍天地、而不過、但似天地處、以本体言、範圍天地、以功用言、
萬物天地之生成、晝夜天地之顯晦、曲成通知、正是範圍實事、
有以通知為主者、亦佳、陸庸成曰、範圍是天地位也、曲成是萬物
育也、周知仁之極功、與天地相似之實驗也、非其透徹天地之道
極為易之道、而通知晝夜、何以有此析分之、則知其故知其說知
其常變合之、則通晝夜之道、而知此莫非易之彌綸、具有天地之
道、故易之神以方求之不得、易之易以体執之不得、而與天地準
也、　神易有在聖心說者、有在易書說者、俱可、如單出一節、或二
句可獻聖人至命上講、蓋神易是命、神无方、易无体、聖人之至命
也、若出全章、則宜以此贊易道之妙、正所謂與天地準者也、

範圍就是不過、曲成就是不遺、吳因之曰、講範圍要得其宗主、地
意講曲成要得提挈萬物意、言範圍則曲成亦在其中、然範圍實
際、畢竟在曲成萬物上、範圍曲成、不徒經制作為、此是性命上感
召浮來、如中庸盡性贊化一般、　晝夜之道、即天地萬物之道、凡
幽明死生鬼神皆是、然溪曰、晝有晝之道、乾為動直、坤為動闢、于
人為感通、夜有夜之道、乾為靜專、坤為靜翕、于人為寂息、晝非自
晝、而為夜之根、夜非自夜、而為晝之根、道固然也、通者與之無間
陽也、聖人夜氣有息、旦晝有為、靜而復動、、而復靜、直與晝夜之
道潛通而無間矣、是知也、即洩以自知之知、乾知大始之知、非聞
見之知也、　龔氏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受命於陰陽、而從

役于晝夜、其徹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
涵蹄從未嘗知其為晝夜也、故成然止、冥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
通乎晝夜之道者則異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
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為神、其用為易、　朱子曰、通者無適若、通
晝不通夜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　葉氏曰、通知可見
範圍曲成、全出于聖心一片虛靈境界、因說歸神易、神言聖人主
宰處、而在不測、易言聖心流行處、千變不窮、神自无方、易自无体、
无方无体、只是形容神易之妙、陸氏曰、神即易而寓、故无方、易隨
神而化、故不測、
範圍天地三段要識得與上下兩節相貫串處、如上止說聖人之

知其道此則能從天地之化皆不過上止說道瀰天下故仁能愛
此則萬物萬變其曲成上止說知幽明死生鬼神此則合晝夜盡為
其通知前所謂知有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也此所謂知者則
神无方所易无形体也
一陰一陽章全章　程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說來上第言彌綸天
地之道耳此則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上第言神無方易无体耳
此則直指陰陽之生生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生生之易无體也
不測之神無方也總之見一陰一陽之道所以為至妙也故章首
一句是通章大綱下文不過歷數以示人為曰此一陰一陽之道
也在賦受則為性善在造化則為盛德大業而總謂之易在物生
則曰乾坤在人事則曰占事而總謂之神神易道之至妙至妙者

十贊會道　八　卷九　三十

也皆道則皆陰陽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只陰一陽字最活是
旋轉不窮意所謂動靜无端陰陽无始此道所由名也陰陽相禪
則相繼繼則流行于天載極純而无雜善也陰陽相繼則相成成
則体具于人物各正而不偏性也性則合知與仁而一之者也仁
者見之云云鮮矣曷不于造化顯藏之机觀焉仁而曰顯顯即知
之用也用而曰藏藏即仁之体也顯而藏藏而顯以鼓萬物之出
入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所以為極至矣夫大業外也而
就所藏之富有者探其大盛德內也而就所顯之日新者徵其盛
此見內外互根陰陽迭運其生生寧有窮哉陰生陽陽生陰生而

已如環无端是之謂易也成象效法何物而非陰陽
何事而非陰陽只一陰一陽耳而兩在卒不可測也則謂之神而
已矣論道而至于神斯其為至妙妙者歟上章論易彌綸天地
說到神无方易无体此章論道不外陰陽說到生生之易不測之
神蓋惟其生生所以无体惟其不測所以无方也　自天尊地卑
至與天地準逐句言道則逐句都是陰陽都秘此二字並不說出
至此乃點破示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見道不外陰陽也又恐
人泥陰陽求道故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以見道不泥于陰陽也
其實陰陽不測就在一陰一陽內　要識得天地之間本一氣之
流行而有動靜耳靜則為陰太極之体所以立也動則為陽太極

三贊會道　八　卷九　三十一

之用所以行也離陰陽言道不可滯陰陽言道亦不可　一說陰
陽成兩兩個一字乃別出道之所以然處天即此而賦予為善人
即此而稟受為性是人人具有一陰一陽之道雖為偏見不知者
言也夫天地以陰陽鼓萬物其德業之盛大能使人各一性而不
能使之全其見於其知故覺民以贊化育者惟聖人任其憂而天
地不與易於是列乾坤之蘊闢占事之門而易作矣易非他也即
一陰一陽之道生生相推而生變化者也然即此生生處道行其
中而人不知故謂之易安得就易之無体而測之不可測非有外
於陰陽也一一循環無體自無方所謂神而已矣易即作易之易
神即著蓍之神其易其神即是天地間一陰一陽之道

右一字住

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之〻〻其來尚矣自今言之一陰一陽之謂乎蓋道者太極下
然之理而陰陽即太極所乘之机也太極之靜固一陰矣靜極
而動又一陽焉太極之動固一陽矣動極而靜又一陰焉陰陽
迭運循環无端而道之体用于是備矣
一所迭運意陰陽只管迭運即此是道不必添一個言有主宰之
者只依孔子口氣一直說下而朱子恐人誤情氣為道矣所以形
上之意故本義云云程氏曰陰陽原非兩物故揔歸之于一
而不分所以顯而藏之而顯所以陰生陽陽生陰所以在陰又在
陽在陽又在陰孔疏謂无陰无陽乃謂之道无是虛无虛无是太
虛不可分別惟一而已故以一為无也一即太極也一不可言即
此一者靜而生陰是為一陰動而生陽是為一陽可言也故曰之
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
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大[illegible]之[illegible]于天地散見于事物無非合陰陽為言者也故自
天命之流行賦予者言之方天地純靜而動而氣之方行此時
理未着于人物渾然太極之純粹所謂善也及至真精妙合成
男成女是氣之結果凝成而理隨以立此秉彝各足之真所謂
性也天繼善陽之事也成性陰之事也一陰一陽道在是矣

善性雖無人物此且以人言

見也二字指而即謂之二字指識

然天命雖全而稟受或偏以人之稟受言之彼得陽之流動發
越者仁也仁者所見便謂道之全体盡于仁不知有智也得陰
之貞靜收斂者智也知者所見便謂道之全体止于知不知有
仁也至若陰陽所乘駁雜不純者百姓也百姓日用非不囿于
仁智之中但不著不察不知有所謂仁智也夫仁智者既有所
偏而百姓又一无所見故君子智仁合一之道鮮矣夫仁之動
陽也智之靜陰也百姓日用不知而陰陽未始不在也一陰一
陽道在是矣

此見一陰一陽之道即在人性人當体其全耳繼善是于造化流
行處分陰陽仁知是于人氣稟有偏處分陰陽其實陰陽二字不
容分屬繼分屬便是智仁之偏故一陰一陽就交處言之陰陽交
然後生物故隨說繼之者繼字還是兩箇一字所謂天命不已也
成性則所謂物與无妄也无統天而為義々生心而為性其陰陽
流行初无斷絕曰繼其陰陽稟受各涵生理曰成善者性之原性
者善之實善性皆天理中間雖有剛柔善惡中偏之不同而天命
之本然无不同知繼善成性之本体則工夫始與天命合一始能
于生之至善而不滯于意見之偏此君子之道也不能見此全体
[illegible]免其真中正落于偏倚故仁者偏于陽智者偏于陰仁與知遂
分而為二至於百姓則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一陰一陽之道皆
離道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徵水曰性而曰成原是完全的統交通人物去便滲氣稟纔落
氣質便有偏全統有偏全便分仁知仁知豈不是道但把一陰一
陽完完全全的道獨以所謂仁知者當之謂仁便丟了知謂知便
丟了仁欲君子之道鮮君子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上文所謂
天地之道也　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說知者
仁者仁與知分而為二　二見字是心中偏見非真見也謂之二
字言其已偏却不自知其偏而謂道止于此非謂此道為仁為知
也　此仁智乃聖人所定之名非彼自謂仁智也若彼知己之為
仁為知則亦自知其偏矣　此皆落于成性之後而未覩乎繼善
之初也　吳因之曰學者之病莫大乎即未到之見以為真蓋未

到之者猶可言也即未到以為真則終蔽矣所以聖人把道仁知
擬人且與日用不知之百姓一類同看蓋一偏之敝甚于全体
之蔽也
淮海曰聖人之見即仁智之見但聖人不落于仁之見知之見仁
智則落于仁之見知之見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之日用即聖人
之日用但聖人知此日用百姓不知此日用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
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然氣稟雖偏而化工則全自氣机之出入言之天地以生物為
仁也方元亨時生生之功由內達外顯諸仁為天地以成物為

用也及利貞時机緘之用由外入內藏諸用為此氣机也所以
鼓萬物之出入也然造化无心氣至自出氣斂自入此聖人獨
心思以造天下者不同矣夫顯仁德之發也盡萬物顯之其德
盛矣且不與聖人同憂則至仁无迹莫得以德名之盛德何至
哉藏用業之本也盡萬物藏之其業大矣且不與聖人同憂則
妙用无端莫得以業名之大業何至哉顯仁陽也藏用陰也一
陰一陽道不在是乎　夫論業嘗于其外藏用何以稱為不知
造化无无体之用時而藏用舉萬有生意包涵无外故究其施
其施必密此因內知外謂之大業也論德常于其內顯仁何以
稱為不知造化无无用之体時而顯仁舉萬象茂榮暢達莫掩

故探其源其源必深此因外知內謂之盛德也盛德陽也大業
陰也一陰一陽道不在是乎
此承上文見造化陰陽之互根以破仁智之見也潘氏曰仁言顯
即用是体用言藏即体是用發明道之體用一原顯微无間總是
一陰一陽之妙蓋顯即陽之敷而主宰乎陰者曰顯諸仁則全体
呈露而不落聲臭藏即陰之靜而附麗于陽者曰藏諸用則大用
顯行而无所作為顯而藏藏而顯不可以意見見不可以耳目知
此所以知者仁者滯于偏而不得其全不著不察之民由其道而
不知　一說通即一氣說下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其理燦然无
隱而所以然之妙不可得而測是以鼓動萬物泯然无心非聖人

所謂易間也而天地之德業斯其至矣至乃申贊之辭不以顯藏爲盛大不憂爲至亦可

陸庸成曰聖人有憂所以天地无憂聖人之憂吉凶與民同患之憂也徧見不知者多而憂乃滋矣生生以下乃聖人作易之德業所以釋其憂也

富有節于藏用時見得富有而曰大業于顯仁時見得日新而曰盛德正所謂陰陽互根之妙仁知合一之道也

藴氏曰造化不自以為有即物而有故富如使自以為有此其富有畛矣富有者未嘗有日新者未嘗新新者物耳　雲峰曰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此即所以為生生之易

生生之謂易

以陰陽之循環言之亦可以見道也陰不窮于陰陰又生陽則陰易為陽陽不窮于陽陽又生陰則陽易為陰生生不息而造化人物談之矣孰非道也

此句乃一章柱子與一陰一陽之謂道相照應見得上五節是分言陰陽動靜之兩端此則合言陰陽動靜之無端也　虛齋曰陰生陽陽生陰在天地則為消息盈虛之類在人物則為動靜榮瘁之類其變皆无窮也易字該得廣

趙氏曰此節之意徹首徹尾是中間一箇大關鍵處若專就本節論兼造化人物相生之理立說若兼上文言則賅成之相兼仁知

抑用德業之互根[illegible]生生所在若兼下文則法象之相禪占事之相因亦皆生生所在易者變易之名

看來此句純以氣序推說言承顯仁藏用來不必兼人物為是

一說陸庸成曰易即道之變化也未畫為陰陽以其陰陽之生生者擬諸形容而畫以象之為乾坤乾坤立而易行乎其中是以有蓍策之數有數乃有所值之爻占者占卦之占事則事業也所謂功業見乎變也此便是聖人憂民之所托而鼓之舞之以盡其神處故曰神無方而易無体易所以彌綸天地之道也道則一陰一陽之謂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以生物之順微言之亦可以見道也彼物生之初胚胎始露僅有彷彿可象此則輕清未形屬乎陽也謂之乾及其既生形色象貌森然呈見此則重濁有迹屬乎陰也謂之坤夫成象之乾陰而陽也效法之坤陽而陰也此道見于生物者然也

此承上生生來擧物之乾坤見天地間无物非生生也擧筮之占事見日用間无事非生生也法象有微著之分乾坤即陰陽二字成者物之端倪也效者物之象貌見也不是乾成坤效也

通上文而論繼善成性以付受言有在天在人之分顯仁藏用則專主在天之化言成象效法則專主生物言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以人事之始終言之亦可以見道也彼事變方來未有定向則
抱著兩易究極七八九六之數以知未來之吉凶此則猶決意
猶不謂占矣占既決矣則吉凶已明於是推行于云為之際以
善其事變于不窮此則務成業定不謂事矣夫占乃事之未定屬
乎陽也事乃占之已決屬乎陰也此道見于人事者然也
占是占卜通變者道乎事之變而無滯也非卦爻之变而程敬承
曰生生之易論其理也有理斯有數乃陰陽消息數也惟極
之可以知來占之義也非實指占卜之占也通變通數之变亦易
變也變有不與時偕極者通之即成天下之事非以所占卦变而
通之也蓋此章全是論陰陽之道恐未及畫卦筮尸以後事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合造化人物觀之妙哉斯道皆陰陽之所為也而所以為陰陽
者豈可測乎以為陽而陰在矣以為陰而陽在矣无在而無不
在吾以歸之于神求道者知不外乎陰陽又知不倚乎陰陽斯
得之矣

此通結上文與首句相應一陰一陽之謂道指本體言生生之謂
易卽變易指用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指体之微用之妙言蓋有本
体乃有是變易之用此皆陰陽之所為欲測之不可得者則至微
至妙故曰之謂神　趙氏曰兩在不測不可謂道在陰又在陽只
是陽中含陰不可測其為陽陰中含陽不可測其為陰神者变化
之極不可以形詰者也總上文而言則綱維乎繼善成性之中法
用乎顯仁藏用之際變化于陰陽生生之內流行于乾坤占事之
間節節有一陰一陽之道則節節有陰陽不測之神非道之外別
有所謂神也

經繹曰有生者有作生生者夫何作之有故生生謂易也无作之
體物无不体成象者乾乎而何象非道也效法者坤乎而何形非
道也事之未来極尸之數以知其来占乎而人與知皆道也占之
既決即占之变以通其變事乎而人與能皆道也皆一陰一陽之
道也在陰非陰在陽非陽方陽倏陰方陰倏陽豈有方哉有方可
測无方不可測也故不測曰神也

夫易廣矣二章全旨　陸庸成曰說易者未說破陰陽縱自天尊
地卑說到與天地準似以懸空一說破陰陽便覺上上下下无時
无處无物不是這簡故前章贊造化曰盛德曰大業曰至矣哉而
歸之生生之易此即贊易之廣與大又曰其至矣矣皆不外陰陽
之道也前曰繼之者善也此曰易簡之善前曰成之者性也此曰
成性存存前曰顯仁藏用此曰專直翕闢前曰盛德大業此曰崇
德廣業前曰生生謂易此曰大生廣生曰易行乎其中總是天地
之所有者皆易之所有非易有之也陰陽有之也此聖人所以用
易為效法之書也歟

廣大章全旨　此章三節一氣相承說首一句是骨子以言乎遠

[illegible]

□廣：狀他廣大的模樣，次即推廣大本于乾□而本於變
□以配天地，至配四時日月，至德□配天地中[illegible]以[illegible]日喻
廣大至配天地極矣，然不說到四時之運行、日月之照臨，則天地
之為廣大處猶未見得，不推到至德處，則天地所以為廣大處猶
未盡得，故究極言之，兒得易之廣大，原本乾坤廣大而來，而其理
之精微密通于乾坤之所為乾坤處，非直配天地形体之廣大已
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
地之間則備矣

易之為書也，其中涵蓄无涯，廣矣；其外包括无遺，大矣。蓋易不

外陰陽而陰陽無体事物，以言乎遠耶，雖千載六合，此理隨在
各足，有限止矣；以言乎邇耶，雖瞬息几席，此理炁待安排而後
咸正矣；以言乎天地之間，精及无形，粗及有象，上際下蟠，皆是
物也，易之廣大悉備如此、
愈遠愈見其充周不禦也，愈邇愈見其精實靜而正也，言天地而
曰間，則事事物物，以巨細畢擧，无一不在其中矣、
一說陸庸成曰：靜而正者，即不禦中之真際也，所謂寂然不動，而
天地全收，意念不形，而萬物咸賴，其遠之所磅礴處，纖悉呼吸，種
種各足，故天地之間何不備焉，是易之廣大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illegible]

□以備也。

□易之廣大本乾坤而來者也。今夫乾者天也，天至大矣，安從
生乎？方其靜與坤別，生物之心專一不他，及其動與坤交，生物
之用直遂不撓，是以乾一之氣，下行坤函之中，萬物皆資始矣，
大不于是生耶？坤者地也，地至廣矣，安從生乎？方其靜與乾別，
萬物之生意翕受无遺，及其動與乾交，翕法之宏攻數闢无隱，
是以坤二之量，順承乾一之施，萬物皆資生矣，廣不于是生耶？
乾坤之廣大如此，易正模寫乾坤也，此所以廣大歟、
欲說易之廣大，先從乾坤說起者，乾坤易之原也。易本乾坤而作。
乾坤廣大如此，則易之廣大有由矣，不曰天地而曰乾坤，以性情

言，上文天地以形体言，動靜以化机言，廣大以生物言，　絶意于
為專也，不可復回直也，歛之无餘翕也，發之必盡闢也，翕即氣之
專者藏于此，闢即氣之直者出于此。
彭山曰：乾靜專，坤靜翕，譬如人在家，乾則端居于內，而坤則為之
闔戶；乾動直，坤動闢，譬如入出外，乾則遂意直行，而坤則為之闢
戶，此皆乾為主，而坤從之也，廣大皆以動而為用，然必靜為之体。
程子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
張氏曰：專而後動，則如遊刃有餘，迎鋒輒解，故直；翕而後動，則如
源泉未泄，一決沛然，莫闊。以不專之心應物，是以塊解牛也；以不
翕之心應物，是求鑑于滿也、

要知專者收歛凝固至于萬有俱息群動俱消連生之意俱似藏息設使稍有未純乎靜不可言專翕者合也聚也舉萬有生意皆翕合凝聚于其中不可窺測无少滲漏故乾氣一施舉生意發洩倒囊而出不容蓄亦不遲滯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惟易之廣大由天地而生則易之理一天地之理也與之配合无間矣由是推之四時措行于天地而廣大之中有變通則配四時爲其剛柔之迭運即其屈伸相感而寒暑推迁也日月貞明于天地而廣大之中有陰陽之義則配日月爲其對待而流行即其精不可二而明未嘗息也天地有至德而廣大之中有易簡之義則配至德爲其確然易隤然簡者即天之大生健而易廣生順而簡也此所謂遠不禦近不遺天地之閒无不備者故曰廣矣大矣

以廣大配天地作主變通陰陽易簡皆廣大中所有四時日月至德皆天地閒所有配非配合只是相似意

天地本上文乾坤而言四句皆要就乾坤上來廣大生于乾坤之動變通生于乾坤之交乾陽也坤陰也乾易也坤簡也　一陰一陽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不是陽變而通于陰陰変而通于陽也義是名義之義剛稱陽柔稱陰即義也　易簡極是純粹故曰善舊說俱云乾坤易簡配人心至德如此則與上二句倒了上二

易配天地禁何天地反来配易不可從宜說易之易簡配天地之至德天地至德不外易簡此易簡即廣大之本也必待擬以而形事以而擬豈能廣且大耶　紫溪曰配至德即乾易知坤簡能之至德夫其大也而未嘗不易廣也而未嘗不簡此天地人所爲妙也天地而匪易簡何取于廣大之象形人心而匪易簡何取于廣大之虚器　彭山曰廣大該乎變通変通該乎陰陽之義陰陽之義該乎易簡之善易簡之善所以爲廣大之本也善至于配至德則易道盡矣故賛之曰易其至矣乎

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易簡而理得此論乾坤之廣大結之以易簡配至德然則易固不在乾坤而在吾心矣

全旨　項氏曰夫易廣矣大矣一章總目也遠不禦即直與闢也靜而正即專與翕也天地之閒備矣即大生廣生也而其所以廣大者由于乾坤乾一也靜而守一則其氣專而无不閉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无不利此乾所以爲萬物之父坤兩也而閉者爲翕言與乾俱閉也而開者爲闢言與乾俱開也此坤所以爲萬物之母專與翕所謂靜正也直與闢所謂不禦也大生廣生即天地之閒無所不備也大者无不統也廣者无不承也自廣大而至易簡約至所以爲廣大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其能変通也所以変通者陰陽二物而已所以爲陰陽者至易至簡也陽一而已豈非天下至易乎陰兩而已豈非天下至簡乎天地之閒至大者天地

不變者四時至循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書具此四者豈不謂之偹乎

看来専翕處即是天地之易簡惟専而後直惟翕而後闢天地雖廣大批至德則其易簡矣人心之靜正如乾之専如坤之翕則易簡之善是亦天地而已寂然不動則自専自翕所謂靜正也

易其至矣乎章全旨　此章以首句為主夫易聖人句又一章大綱知崇至末言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見易所以為至也知崇禮卑效天法地未可露德崇業廣至道義之門方貼德崇業廣須要把德業知禮成性道義名目看得一貫成性是人心固有者統言之也道義是成性所出者道義蘊于心為德道義措于事為業是

存性所有也知禮只當得知行字眼人莫不有性惟知禮未至則成性於存存道義無自而出矣德何由崇業何由廣成性存存即在知禮中知禮是存性的工夫

程氏曰此章承上易簡至德説来故曰易其至矣乎易理之至于聖人崇德廣業處見以乾之易知為知故知崇如天以坤之簡能為能故禮卑如地易知簡能即吾人已成之性也成性存而道義出非即所謂易簡理得者耶

陸氏曰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至矣况易易之至可得而言語形容乎故不言聖人之用易不足見易之至也廣大之內極其精微又極其切實而精切處又極其變化日用之民罔爲不知仁智之士何爲各執夫非易知行之易從而大德業如聖人誰與于此哉故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德之高明者莫如知之崇為易知道中庸者莫如禮之卑為易從崇卑合一知禮渾融便是成性獨存而聖人之心其日新富有者已與天地故曰效法非真效而法之也即以易之配天地者配之也觀天地之易則知聖心之易故又從天地設位形出聖人來天地設位便是天尊地卑而易行乎中便是為高卑為動靜為聚分為象形者即迭運于尊卑之內乃易之原而性之府也聖人用易而知禮一貫則成性存存者同于穆之不已而道義之門一變化之不測矣率性之謂道措而宜之之謂義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理塞天地通性情其殆至極而无復加矣乎何也語德崇業廣莫如聖人而易則聖人所以崇之廣之也彼道義具在吾性而存性以裕道義之施者則在知禮也聖人窮易理于心使本体昭融其知崇矣体易理于身使踐履篤實其禮卑矣然知不徒崇也效天之高明覆物无一理不在洞察中焉禮不徒卑也法地之博厚載物无一理不在体驗內焉

易是易理上章云生生謂易是理也在天為天道在地為地道在人為人道聖人所為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即此生生之理而

所謂兩見易簡設天地即是配至德此句與前章句句照應

已崇德廣業豈一一模放易理為之天地間只有一理明得此理透徹便是知崇行得此理切實便是禮卑卑下也實也卑下總看實無虛浮 陳氏曰知崇即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的事禮卑即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的事若一向于高明而不著實則窮騁崇幽流于清虛而無執守憑依之實地須是約之以禮禮者履也躬行實踐也 崇效天者蓋天下固有識見明敏知識通達者矣只是獵象揣摩依形測度終落在臣子裏惟效天則天理于萬物之上而聖知亦獨超于象數之表法地者地包細微不遺一針不走一線而聖禮亦不忽于纖悉細微之際 效天法地不過形容知行之至耳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如是而德業之盛不與天地同流乎彼天地設位而其間陰陽之生化往來變化行乎其中矣此天地德業之崇廣也聖人知崇如天禮卑如地則其成性原于天者率之由之存存不已是以千變萬化而渾然之道燦然之義皆由此門出矣道義出于成性非即易理行于設位中乎此聖人之德崇業廣也然孰非資于易指而易不其至矣乎

天地設位因上文效天法地而來承上聯下之詞此句輕成性是實成的性不留作壞的存存謂常存而不失所謂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者至此更不須著力把捉求合道義只任意發出孰非當然

道義句與前章廣大則備矣應

之道合宜之義欲即所開即義故曰道義之門此便是心易正至神无方至易无体而謂化境也正見聖修之極意聖修處說得越精微越與妙則易道之精微與妙自可相形並見矣

程敬承曰易之行有變化不窮之妙而曰行乎其中是天地崇卑之外无易也乃知知禮崇卑之外无道義也只知禮一耳以性之本体言則曰成以率性之功夫則曰存存而又存即在知崇禮卑中見得蓋非以一知見一踐履為存以知與禮合知禮與天地合而謂之存存也知禮與天地合而道義尚有遺于其中耶是故存則一定不易之体立出則千變萬化不窮之用行

聖人有以章全旨 全章言卦爻之用首二節將言其用而先言

卦爻之所由起三四節則贊易之可用而君子用之也下七爻亦人用易之例例者舉此以例其餘豈止七爻已哉通章重擬議一節章首並舉卦爻末言爻不言卦者以卦爻一理耳

聖人有以四節 承上章言君子体易道于言動之間也上章存存是原之功尊德性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道問学也惟存存則擬議者自明惟擬議則存存者益熟相須合一者也 道義之門[illegible]之變化變化之成即道義之時出

[illegible]而惟聖人能用易亦惟聖人能作易非聖人強作之也聖人能見天下之所不見于同見之中而又便見吾之所獨見故立卦立爻非聖人不能作也夫天下至賾至動非人所同見乎而聖人

有以見之何以也以陰陽之理也見至賾乎至一見至動乎至定則聖人之以也爲卦之本必天下之賾該焉擬其可象象其所擬擬不出乎見如龍馬風雷之屬宛然取象之物與形容相宜故云象也象爻之相雖天下之動畢焉觀其可行行其所觀亦擬不出乎見其衆動會通處即是典禮係辭之斷即是行典禮所謂易以貢也故云爻也夫理無形而有形者恃易之有象也事無窮而有窮者恃爻之辭也誰得惡之而誰得亂之是象辭也擬議之原而變化之府是使天下得見其所不見而與聖人同見者象辭爲之牖戶也象出爲變辭決爲占擬議之精恍然見物宜之從來而不泥于象躍然見典禮之通行而不悖于詞則易之所謂不可惡不可亂而變化无方者不在易而在我之言動間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羲皇立象非无謂也仰觀俯察見天下之物至賾不齊莫不有陰陽之理存焉于是以至賾之物各有形容擬之于未畫之先各有所宜象之于既畫之後物有純陰純陽之形容則畫奇偶之純以象之物有雜陰雜陽之形容則畫奇偶之雜以象之是故謂之象

賾以物言如天地雷風水火寒暑之類參差雜亂故曰賾只在覆載間見得此見字要看得深非淺淺聞見之見程氏曰仁知之見扭于一已見其偏也聖人之見通于天下見其全也　擬者象之未形擬之在心可知而不可言象者擬之已定象之在畫可象而可執形容含有物宜在物宜發出形容來象非是卦乃卦之象也如畫乾之卦以象天畫坤之卦以象地有此卦則有此象象者象天下之賾也此節不重畫卦重畫卦本于陰陽二節不重係詞重係詞本于一理蓋下文不可惡不可亂張本全在此處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周公立爻非无謂也聖人遠求近取見紛紜不一莫不有至一之理寓焉于是觀衆理之統會者求一理之可通即通處之可行者立經常之典禮爻有循典禮者則係詞以斷其吉所以效其動之得也爻有逆典禮者則係詞以斷其凶所以效其動之失也是故謂之爻

動就人事言如婚媾祭祀涉川利往之屬觀會通行典禮且就天下之動上說未說到易至係詞句方是係之易也會通一事中有會有通會是衆理聚處事理閙若不于會處理會只見得一偏如何可行須于會處理會其閙自有通處通即會中之通也會中可行者便是通通即可常者也聖人據其可常者立爲常法而曰典禮典常也禮是天則之不可易者亦常也行即立字意得失之異吉凶之殊也係辭斷之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

蘇氏曰聖人作易自眞見中來也有以字要玩味天下之賾與動

聖人之見原非天下上尋求

人誰不見之而不見所以賾所以動之理雖見猶不見也聖人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見天下之至靜故有以見天下之至動則賾與動不在天下而在吾心矣此之謂真見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象有見于賾而立是象言天下之至賾雜亂不齊能无惡乎然陰陽之象皆本于陰陽之理則名雖不越而意味深長玩之不厭矣爻有見于動而立是爻言天下之至動紛紜萬變能无亂乎然吉凶之斷惟觀其會通之理則事肆而隱而隨事隨物截然不亂矣

言賾見來惟能見故能言言者著也至者理之極至處也賾之至

處有至一者存不可惡也動之至處有至常者存不可亂也在物爲典禮上見 此承上文言聖人所言至賾至動之理皆本于實見而人心所由安定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賾不可惡動不可亂易之言動何如變化也誠君子所當擬議者矣是故言不遽言也擬于易而後言焉動不遽動商議于易而後動焉始由象詞以明其理而擬議于未言動之先又由變占以決其機而擬議于將言動之際以此而淺深詳畧各當其宜用舍行藏各適其可言動之変化成矣象爻之不可惡不可亂者又不在君子乎

上夫在擬議上以字有力不可以成変化爲擬議之效

此以學易者言也擬是心裡擬度當言不當言議是外面商確可行不可行不在言動上求在自心會動于靜會賾于一 聖人于象擬之後成學易者如何不擬之後言聖人于爻必觀會通以行典禮學易者如何不議之後動程敬承曰聖人作易自物之宜會之通得來擬議即擬議其所宜所通也浔其所宜所通者爲言動則語黙動止各適其可而変化成矣成變化即易之変化了非徒拘拘象爻者之所能也故擬議之功至精也

吳氏曰擬議不是一一求合他全把我心神意念運用這段精髓與義而獨會于意言象數之表要之一時盡之矣時然後言即是擬之而言時然後動即是議之而動隨時変易時措皆宜即是成變化

鳴鶴在陰七條揔意 舉七爻以見例所以發明擬議成變化之意鳴鶴言言行之感應極至于動天地故不可不慎慎即擬議之謂也同人言感應之道在于同心同則不害其異迹心也者又言行之本而慎所由出也白茅所以慎之之道也謙亦慎也勞謙謙之至也亢龍則非謙矣密亦慎也不出戶庭密之至也負乘則非密矣

陸氏曰擬議者將若之何孰爲居室而召千里孰爲以異而成同孰爲可久之術孰爲可居之功孰知亂之有階孰知盜之自致能使千里應者莫如善也能不嫌于迹之異者莫如同心也慎之至

則導物可重用矣厚之至則德禮可存位矣言語之慎密杜亂者
杜其階也名器之不假彌盜者彌其招也知此而言動何変化之
不成乎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
行君子之樞机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可不慎乎
中孚九二曰云云蓋言誠信感通莫大于言行也君子居室之
閒非大庭廣衆之際使出其言符乎實理而善則千里之外心

悅應之況其邇者有不應乎使出其言悖乎實理而不善則千
里之外心非違之況其邇者有不違乎知言則行可知矣故身
在宮闈而音旨一出民即屬耳言未有不加民者近在几席而
舉措一動民即屬目行未有不見遠者非即樞一動而户斯闢
机一動而矢斯發乎言行信君子之樞機矣故樞机之發而善
則遠邇皆應為榮之主不善則遠邇皆違為辱之主然豈惟民
有從違哉言行而善則作善降祥天地亦吾應矣不善則作惡
降殃天地亦吾違矣言行又非君子所以動天地乎夫闢應違
召榮辱動天地如此則言行所係匪細核也可不慎所出乎擬
議此文則知乎係之道矣

本文言誠信感通之理所該甚廣此專以言行什者以誠信感通
莫大于言行也舊說君子以在位言言是命令行是政事按居
室照在陰字則言行俱屬隱微不可以命令政事言言出而天下
屬耳即是加民行發而天下屬目即是見遠此節宜主存誠說中
孚謂誠精于中而信孚也觀在陰居室字見人當慎獨以修言行
而進于誠也 居室即在陰義出言即鶴鳴義千里應即子和義
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善不善即誠
不誠也應違應違于心也 遠近皆天地之心榮辱皆天地之道
識其主自知動天地者就是此言行安得不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

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同人九五曰云云蓋言君子大同之道不于其迹而于其心也
據迹而觀或出而事君或處而獨善或默而藏猶或語而論列
若不同矣原心而論則出非徇君處非忘世默非避禍語非沽
名二人之心有不同乎惟心同則說莫能間雖金石至堅其利
足以斷矣以同心而發于言則意味相投雖蘭之至馨其臭不
足以擬矣擬議此文當知大同之道矣
文本謂二五先異後同此則以心同迹異言之迹即號咷象心即
後笑象先後字勿泥二人泛說非指二五雖重同心即是同理
同則心同也二人同心各人成一箇是即同道意不但情好而已

平圍之曰同心斷金蓋兩人各各是到理上去信理愈直則兩人相知相信亦愈篤其交如攣固景象直是割不斷截不開故曰斷金同心之言兩人各自說箇道理〻中之言極耐咀嚼極耐涵泳我所言正彼所欲發而彼所言亦我所欲發如出者言出處者言處而各陳其進退之宜出不以處爲圂處不以仕爲通也默者言默語者言語而各陳其顚晦之情默不以語爲辯語不以默爲隱也故曰如蘭

楊誠齋曰出處同道則禹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于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

蘭雜壯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大過初六曰云云蓋言君子敬愼之道耳彼物措置諸地已安矣又藉之以茅則安全益至何有傾覆之咎乎此其心蓋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至微而藉物則至安是其用誠可重矣斯術也乃過愼之術也愼斯以往而處大過之時凡制治保邦无非周悉萬全之計何失之有擬議此爻則知凡事之貴愼矣

天下事類成于愼而敗于忽況當大過之時〻事艱難愼心稍有不到便有所失故有取于愼之至言寧過于畏愼也　无所失只說不失于理而不敗自在其中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謙九三曰云云蓋言君子善處功名之際也彼勤于王事可謂勞矣今勞而不伐于人成其王事可謂功矣今有功而不德于己此乃器識恢弘厚之至也九三所謂勞謙者正言以功下人不伐不德也其心何心哉蓋以德欲其盛然則功與勞特德之徽耳何可以伐而德也禮欲其恭然則伐與德乃禮之累也豈以伐而德哉夫是謙也凡以致恭而已初非爲位計也然人道

所惡以長保其位矣擬議此爻當以功而下人矣

吳因之曰自古豪傑所難者不在勳猷而在德量德量全在性靈中陶洗滌潔淨精微渾然无迹此厚之至三字是一節議論根子蓋有厚德則勞謙其剩技耳　孫質菴曰德盛禮恭要相承看大凡薄德之士恒以所得自滿不自知其德之未盛故以所得凌人不自知其禮之當降惟德欲增而日進則禮欲減而日恭　蘇紫溪曰勞與功在外者也德與禮在內者也在內者湛然沖然而天下之事功一无所與在外者𥁞然赫然而吾心之性分一无所加故曰德言盛知有德不知有外物其器量深也禮言恭惟見我之不足不見我之有餘其持守謹也此所以不伐不德也蒔說以功

勞為德者非　前講德字以功勞言者来以心德言更住
亢龍節與乾同即此爻而擬議之則知處窮極者不可不變通矣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節初九曰云云　蓋言君子慎密之道耳口舌乃召禍之門故亂
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為臣謀而不密其言則群奸起而
中傷其臣矣臣謀去奸而不密其言則災變至而禍及其身矣
以至事關利害机藏隱微不密其謀則人皆悪其成而樂其敗
欲事之成得乎夫失臣失身害成皆所謂亂皆始于言之不密
是以君子慎密其言而不輕出也擬議此爻當知所以慎言矣

先王出處之節言此及于言者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也夫子因
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　唐高宗謂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是
君不密則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是臣不密則失身也
寇準欲去丁謂被酒漏言是幾事不密則害成也幾事正在可成
可敗之際此而不密是事可成而吾自害之矣害成害其成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奪之矣上慢下暴
盗思伐之矣慢藏誨盗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之所由招乎觧六三曰云云　蓋言負也者
小人勞力之事也乘也者君子御德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則處非其據盗思起而奪之矣所以然者蓋小人而處高
位上則慢君下則暴民此謀利之徒得執為詞而思伐之也是
猶漫其藏所以教人盗冶其容所以教人淫而于人何尤焉易
曰云云　正言六三不中不正竊居高位而為盗之招也作易者
不歸罪于為盗而歸罪于致盗此所以為知盗也擬議此爻者
當度德而居位矣
知盗在一致字所謂招也　楊誠齋曰司馬安能盗魏曹操教之
也蕭衍安能盗齊蕭道成教之也蓋盗非能盗小人之有也小人
實教盗以盗己之有也此謂知盗非知奪伐之盗也知教奪伐者
之盗也冶如陶冶之冶習其容也

通章以變化貫

周易會通卷之十

天一地二章全旨　舊說以𥶡法分看大意全重河圖

天地由圖而載法係于聖人由圖而出新說程敬承曰此承上章擬議成變化說來大意謂人之用易不外揲蓍求卦之法而蓍法之變化即天地之變化蓋大衍之數原從天地之數而得揲蓍之法即大衍之數之用也夫圖數只一陰陽耳聖人衍而用之蓍法亦只陰陽之變化耳五十而必虛一變化也分二而必掛一揲四而必歸奇變化也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皆天地之數也三百六十變以化以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千變萬化也當期當萬物皆天地之數也成易成卦小成變化之端引伸觸類變化之極畢能事而酬酢佑神變化之妙用也總皆天地之數也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蓍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滚贊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承變化之道即是神此指蓍法之變化為神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搃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

易為揲蓍求卦而作然蓍數起于河圖故首即河圖論之　前兩節是箇圖說天地之數也大衍句正指蓍策之數本天地来自分二至畢矣皆言揲蓍以求卦之法而顯道節則語其法之功用足以酬酢祐神與前數之功用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相照應末嘆其神見非聖人強作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昔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于河其背上旋毛有自一至十之數人知其為河圖之數而不知其為天地之數與夫數之何者屬天何者屬地也自今觀之天純陽其數奇而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則皆天數地純陰其數偶而圖之二四六八十皆偶則皆地數此圖數也尸所由衍而卦所由卜與天下之至神焉故造化之全功即數備之彼一三五七九屬乎天是天數五也二四六八十屬乎地是地數五也五數在圖各有定位豈不相得而有合哉一與二云云與十奇先偶後而其序不紊殆如兄弟相得而生成之功各專其一矣一與六云云與十奇施偶承而其交无間殆如夫婦有合而生成之功妙合以兩矣然此特自其分數言耳若積天之五奇其數二十有五也積地之五偶其數三十也合天地之二數則有五十有五之全矣不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哉天以一三五之數生水木土地以六八十而化成之地以二四之數生火與金天以七與九而變成之是變起于天者化成于地化起于地者變成于天所以成變化者此數也一二三四五生數也伸而神也六七八九十成數也屈而鬼也然始生雖来而伸既生則往而屈既成雖往而屈方成則来而伸矣所以行鬼神者此數也功用之妙如此

此二節似扎子作一圖說上節即河圖逐一分俵意已盡了下節又將此数朶而言之積而言之而積之說就是天地間變化鬼神捴之不出此数自此而五十而四十有九而三百六十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都從此圖中衍出可見河圖為数之宗而易之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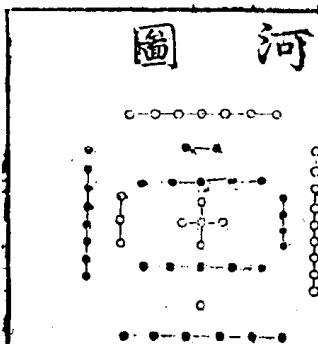
天地間只是一箇理做主本一氣之流行而其流行之序若有分限節制而不可過者数之所由起也如一年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俱是氣之節次處所謂陰陽自然之節限捴不出奇偶之次第非真有一二三四数目寄寓在天地間也首節言圖数皆天地之数正見圖数即造化意下面相得有合成變化行鬼神根子全在上節言憑他左来右去交錯互見却是天地祇是造化

二節相得有合重在有合上相得特原起耳言這五位原是秩然有序陰陽各得其分于是陰得陽以為偶而不患于獨陰不生陽得陰以為偶而不患于獨陽不成兩相配合之妙出乎其間矣惟相合則天数合于地地数合于天天地之数已完全大備而无遺綮天地之全数而不出于有合之内豈不足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乎

就此数之相得有合正見成變化而行鬼神處非謂相得有合了然後有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地間惟兩故化惟一故神兩相㴱而各有合神化豈可勝窮哉要诀所以二字天地所以生生不已者妙處全在五十之後又有五蓋五十其原数五其生数五十之極而又起五其終始窮之玄机乎　就五行之生成出来則曰變化就五行之所以生成而為主宰處則曰鬼神陰陽奇偶之外无變化變化生成之外无鬼神實非二物也

郭青螺曰變化在陰陽似无成迹可見而盈虛消息之机可驗于物生之榮枯生悴故于變化上着箇成字然究其所以變化處屈伸往来於迭運而莫可端倪者故于鬼神上着箇行字　成變化非以此数能生成水火木金土也生成者陰陽而此数所以發陰陽之義者故能成之　或曰變化如乾道變化之義不當以五行分貼變化鬼神俱就氣机言不可以生成萬物答蓋此言圖数中具有成衍之理未說到生物處也

河圖

本義云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于外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圖數既具造化之全功故聖人作易而立為尸策之數焉尸策之數有五十矣何自而起蓋河圖中宮有五十之數五者生數之極也故以為衍母十者成數之極也故以為衍子以五之一而乘其十則為小衍小衍之一其十矣以五之數各乘其十則為大衍大衍之五其十矣此大衍之全數也及用以筮兼用五十則倚方而變不行故虛一以象太極止用四十有九之策則圓神不滯變化无方矣至以所用之策信手中分于左右手畢何象乎左以象天位上也右以象地位下也宛乎兩儀對待矣

取分右之一掛于左手小指之間果何象乎觀于左猶人依參乎天也觀于右猶人俯兩乎地也儼乎三才並立矣掛一之後兩手猶未知盈縮也于焉取兩手之策各四四揲之非象春夏秋冬之運以成歲乎四數之後左右各有奇零也于焉取其餘策扐于左手第三第四指之間以成變非象氣盈朔虛之積以成閏乎蓋積策之餘以成丈猶積日之餘以成月也然不特一扐而再扐者何蓋一歲間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三歲固成一閏矣必至五歲而再閏則前之日无餘然後別起積分以為後日之始也曆法如是故尸之揲也掛一之後既揲左而扐左又揲右而扐右則前之策无餘然後別起一掛以為後揲之端亦若曆法有再閏也謂之象閏不其然乎

此節至末講意　按大衍之數承上河圖而言此數之祖也其故聖人則之以制筮焉取其中宮天五乘地十之數而大衍之其數得五十即此五十之數置一不用其用四十有九不用者乃所以為不用之用也其始也分為二則象兩而兩儀列矣取右一策懸掛于左手小指之間則象三而三才立矣隨取左右之策四四揲之所以象四時也隨取左右所揲之餘歸而扐于左手三指之間所以象日之餘之閏也餘者歸而四十有九之策盡于此矣然後別起一掛象再閏之後別起積分也掛扐已備其揲過去的似皆无用之策然就此過揲尸數總六爻而計之則為乾坤之三百六

十可當期日矣又總六十四卦凡陽凡陰之爻而計之則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可當萬物之數矣玄矣哉衍之為法也卦爻之變化天行之功用萬有之生成豈離夫五十虛一之神乎是五十虛一者蓍數之所以妙易變之所以成也故以一變言則四營成易以十八變言則成卦以九變言則八卦而小成引其變之端而伸之則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觸其變之類而長之則每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夫其始不過四營耳變變化化變无窮用亦无窮天下之能事不已畢于此乎至于道顯行神云云此正所謂畢天下之能事者也此尸變妙用之極與數之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何以異曰知變化云云變化者衍也深贊夫衍之玄也夫

此御言聖人衍圖中數之所用以揲卦各有所合也且未說到求卦 衍出於河圖河圖之數起于數也必從中宮起故圖從中起之意 數起于一偏于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也 衍必之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虛其一而不用就五十之內以一為宗也有一之不用以統四十九之用故自分二掛一至于為三百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此四十九之變化而一不與焉以明十百千萬无非生于一然一不化而為十百千萬也故一正用之所從出豈曰置之无用之地已哉其用以字直貫到底 程子曰五十數之成成則不動故損一而為用邵子之學所謂從動處起數也象太極之說不必用 虛一掛二揲四歸奇乃天地

玩一用字便含多少變化

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各正性命于天地也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為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

扐字已無初扐再扐閏字已包三歲五歲然猶只渾渾說故下又曰五歲再扐以申其意 再扐者蓋一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三歲而餘日凡三十有六則去其六而用三十日為一閏積五歲而餘日又二十有四則合前六日而又得三十日為再閏非再閏无以盡扐之餘非再扐无以盡策之餘後閏後扐意不重 氣盈朔虛者三百六十日一歲之中數也天行疾于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為氣盈月行緩于日一歲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十二朔常不足為朔虛故一歲共餘十二日也閏分所積餘而分為一閏再閏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蓍既揲矣而過揲之餘策亦有準者蓋策由河圖之四象生也太陽居一而連九則陽數九也太陰居四而連六則陰數六也揲尸三變之末凡四為奇三奇則九而為老陽之爻策亦四九三十六總乾六爻計之則二百一十有六矣凡八為偶三偶則六而為老陰之爻策亦四六二十四總坤六爻計之則百四十有四矣合之凡三百有六十與期之日相當焉蓋一歲中氣盈

朔虛雖有不齊而三百六十其常數也二老有此數則錯綜于六爻者即迭運于四時也數有以体天地之撰矣

不特乾坤也二篇過揲之策凡陽皆乾陽爻百九十二皆以三十六計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凡陰皆坤陰爻百九十二皆以二十四計之得四千六百八策共萬一千五百二十與萬物之數相當焉蓋天下之物氣化形化雖不一而萬者其常數也二篇亦有此數則陳列于二篇者即並育于兩間也數有以類萬物之情矣

乾坤二篇之策者掛扐之外見存之尸數也如三奇則三三而九則連掛一共去十三策仍策三十六也三偶則三二而六則連掛

一揲去二十五策仍策二十四也此為過揲之策也凡四為奇四即三也一其三而為奇也凡八皆偶八即二也兩其四而為偶也故三用其全三還是三也四用其半四藏為二也積而數之三二而六老陰数也三三而九老陽数也兩二一三則為七之少陽兩三一二則為八之少陰如以二少筭之亦為三百六十合上下篇亦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前則掛扐之數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周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總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 此與下節策數皆生于四象也尸數生于河圖之中數策数生于河圖之外數合而觀之筮法之妙皆于造化之歲功有準焉非數也易從而成之行之哉

前備剛柔摩盪之變化一出乎易簡剛柔三極之變化一準乎三極然則今之蓍卦所象所當一一與三極合者夫孰非易簡自然之妙乎三節總是四營之事故下直接四營而成易一句雖云過揲之策即是揲之以四一項中策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尸既揲而卦可求矣故有一變之易而非自成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則或四或五成一変之奇或九或八成一変之偶易自此成矣夫一變之後歷以三変固成爻也又必積以七十二營則十有八変然後由初及上而内外以備貞悔以

変成全在引伸觸類

全卦于是成矣 此大成之卦也未有内体不立而外体生者方其三十六營以成九变九變以成三畫則八卦之小成自是大成亦即此重之耳揲蓍求卦之法以漸而成如此 由小成而大成六爻具矣則老少形而動靜異其変可考而知也于是有此卦則有此変引而伸之則自此至彼其出不窮一卦可変為六十四同此卦則同此変觸類而長之則以此例彼其变皆通每卦皆可变為六十四卦变既極則蓍得以廣貞神之用而爻得以周易貢之宜凡趋吉避凶之能事无不備矣

自分而為二并下二節俱是揲尸之法至此方説求卦上法既言成易成卦矣又言八卦者有内体而後有外体由小成而後為

大成蓋其序也上言一変遂乘勢説到十有八変中間内体未及發也故足之以此句 此三節重變字成易一変也成卦十八変也小成九變也変之所在正卦所由成也引伸又是成卦之終考変占也 事何以曰能盡天下事皆人所能為聖人成能百姓與能故曰能事下文道者能事之所以然德行者能事之當然顯而神之者使之然實不知其所以然

郭氏曰四営二句自一變説至十八變為一卦之変化八卦小成以下自小成説室大成為六十四卦之変化天下之能事畢変化之成也可與酬酢可以佑神正所謂畢天下之能事而変化之極功也

此與成變化句相應正見畢天下之能事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畢天下之能事何如彼吉凶之道寓于能事之中隱于无形難乎顯矣惟因尸得卦而有辭則彖言象爻言變道以辭而顯矣趨吉避凶之德行措于能事之際滯于有迹難乎神矣惟因蓍得卦而有數則趨若使避若翼行以數而神矣故百姓不能前知易則受命如嚮儼然賓主對待也鬼神不能告人易則代之開物成務若于神明有相也蓍卦功用之大如此亦祢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說尸卦之用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豈非顯道秘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豈非神德行顯道固所以神德行執尸變言此便是與人酬酢而助神化之功通節宜一氣說下

程敬承曰按通章節目雖多其大綱只二語盡之前言天地之數成變化而行鬼神後言聖人行天地之數盡天下之變化而佑鬼神要之成變化乃所以行鬼神酬酢乃所以佑神非兩層事蓋百姓頤愛孰識吉凶非尸數之變若顯與之相應對孰神趨避故一酬酢足以成天下之變化而即此是神之佑也鬼神之行也噫又何神也

或曰註云助神之功此神非鬼神明矣二句俱以百姓言謂告百姓以吉凶而顯與之相應對者可與酬酢也啟百姓以趨避而默與之相贊助者可與佑神也 右神字不同

仁可數法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妙哉尸卦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也苟能緣法通與而不泥于法則知法之所以進退離合皆自然而然與之為而為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此節單發尸法尸法即變化變化即道道即神不重人知上言人知變化之道方知得他妙處此神與上節不同非有神以主之也只是變化出于自然與下章惟神也神字同

陸庸成曰此章提醒人處全在成變化而行鬼神句天地間无非變化鬼神之妙用總天地之數其成之行之究然可見聖人即數以用之蓍法其各有象準者若天地之數默運于法中故能成易成卦引伸觸類其顯道神德行處便是天地之變化鬼神蓍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逆贊而嘆之曰知變化云云為乎蓋指蓍法之變化即是神之所為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總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

蘇子曰神之所為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鬼神之行即在成變化不在卧而知之可也指以為神則不可

又總評通章總言天地卧圖以著數所以啓聖人之獨智聖人因數以作易所以終天地之全功尤祗天地數之原也尸策數之行也卦畫數之聚也河圖則所以洩天地之秘而開尸卦之先也此皆一神之所為也

易之神正聖人之神

易有聖人三章　前章言蓍法生于河圖之數而變化一歸于神則神者非人之所能為也聖人之功幾泯矣功之泯者道不彰則所謂極深研幾吉凶與民同患與立象設卦係詞通變鼓舞這既精神總屬于空豈易能自告而蓍能自神耶故下三章隨繼之曰聖人之道曰聖人以此洗心曰聖人之意見易之神實賴聖人而著也每章貫之以神俱是神之所為生出耳

易有聖人章全旨　此承上章神之所為句說來蓋自四營以下詞占象變俱有矣詞占屬卦象變屬蓍至精至變已極變化之道矣尚未發明易道之所以神為聖人極深研幾之功故直接上句易有聖人之道四四者一之為也有者无之歸也至精至變皆聖

心之神之妙用也知此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夫易之作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則知聖人之精因易以示是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占象變是已故人之處事而用易以言者尚其精切之辭心之應事而用易以動者尚其化裁之變動之有成績者為制器則于剛柔之定象尚之臨事需決為卜筮則于得失之占報尚之易作于聖人用周于天下如此

別一道字已狀神字在內尚取也其字指聖人四者只以一事貫言者講論此事之理動者心之謀度欲為此事制器者動之已成欲此事之見諸行也卜筮者欲審此事吉凶也○擬之後言尚辭也議之後動尚變也象常知數占事知來尚象尚占也變指七八九六象指老少數靜制乃心之裁制也器者有定理凡取諸就規矩一如成器之制卜筮是借蓍取決疑之意如卜相之卜原筮之筮此節泛言易之可用無居動兩端不指筮言下文二節方就筮易上發明尚之之意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然人所以尚辭尚占者何哉以辭占至精耳君子將見諸躬行而有為也將措諸天下而有行也吉凶之來物未知故抱尸問

易以言所行所為之事易則受人之命隨叩隨答如響之應聲无留待也且應之極周焉所問之事或遠而天下萬世近而几席瞬息幽而氣數推遷深而念慮萌動舉來物吉凶遂知无遺此无他由辭占之理潔淨精微極天下之至精故能如此向非至精則實之不精何以待虛佇之不該何以應用叩未必應語未必詳安能應之速而无遺哉惟辭占至精此以言以卜筮者尚之也

二將字有味天下事有未然者其机寂惟未然而將然則離于寂而已向于動行已然者其机顯惟將然而猶未必然則涉于顯而尚礪于微故須問易　來物謂將來吉凶人之所問正以求知此

也。至精者上通鬼神下通物理所无一理不具精及无形粗及
有象而无一理或遺細微曲折縝密詳盡无所滲漏之謂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
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人所以尚象尚變者何哉以象變至變耳彼四營成易是為一
變奇偶所由分也于是即左右之所歸三以數之于前合先後
之所扐五以數之于後則其策或四五之寡或八九之多皆辨
之不差矣三變成爻必有其數老少所由別也于是分之左右
而交互以稽其實列之低昂而揲挈以合其歸則其數或九六
為老或七八為少皆稽之不紊矣參伍以變特一變耳由是通

三變皆此參伍則天地之文遂成矣蓋天地著造化之迹而文
見焉形分陰陽之老少也變爲既通或純乎奇偶而老陰老陽
之畫成或雜乎奇偶而少陰少陽之畫成其剛柔之交錯猶其
象形之變化也錯綜其數特一爻耳由是極六爻皆此錯綜則
天下之象遂定矣蓋天下有事物之感而象立焉不外動靜之
兩端也數爲既極將見或九六多而以少者為動老者為靜或
七八多而以老者為動少者為靜其陰陽之消息猶其事物之
動靜也若此者蓋由象變圓神不滯極天下之至變故能如此
苟非至變則滯于陰陽膠于動靜孰能成文定象如此哉惟象
變至變此以動以制器者尚之也

參伍錯綜俱是假借其模樣以明謹審之意參伍以變凡變皆如
此〻但就一變說逆其變三變皆參伍也錯綜其數六爻皆如此
此但就一爻言極其數六爻皆錯綜也參伍者既考其左手歸奇
之策復考其右手歸奇之策猶筭數先以三數之後以伍數之也
錯綜者謂將三變之策布而為三挈而為一也交而互之或以一
變之策而與再變相交或以再變之策而與三變相交是即一左
一右揲而挈之是將三變之策揲起來計數看是九是六或是七
是八所謂揲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變者數之未定數者變之
已成三變已成則有老少故曰成文〻者陰陽老少也文六爻已
具則有動靜故曰定象〻者卦爻動靜之象　天地之文如日月

星辰山川土石揔是陰陽老少之變〻既通則奇偶錯陳老少間
雜究如天經地緯燦然成章天下之象不過陰陽動靜數到完處
則動靜已著究如人事紛紜而天下之象遂定上云通變成文雖
已成陰陽老少之畫然此時安知老者為動少者為動乎未定也
惟極數然後象遂定　至變者七八九六不膠于一動靜老少不
拘其常屈伸往來進退離合无所留滯之謂也　程敬承曰天地
間陰陽變通本无定在之可拘而消息盈虛自有至理于其間象
變本此至理來所以變一通而文遂成數一極而象遂定
潘雪松曰非精則粗非至精則猶未離乎粗非天下之至精則精
猶可比擬非變則滞非至變則猶未離乎滞非天下之至變則變

前三遂字已含有神字意

猶可方物。此從剖得明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

其孰能與于此

然精變之妙孰非神所為乎。凡物有心則有思有為。蓍卦无心

何有于思何有于為也方其蓍未揲而卦未求詞占隱于无形

象变藏于无迹求物文象之理寂然不動及其尸動于分揲掛

扐之餘卦成于十有八变之後則受命如嚮而来物周知通变

極數而文象畢渙若是通天下之故正其无思而无不思无為

而无不為也若此者以辭占之精象变之变動中有静而不滞

于動静中有動而不泥于静極天下之至神故能如此使非至

神寂則淪于静矣感則滞於動矣孰能寂而能感如此哉

夫詞占一卦也象变一蓍也蓍卦皆易也章内前後四易字皆同

夫子欲形容其感通之妙故先以无思无為起語妙在寂而能感

上寂然是易之本体一感遂通正是无思无為之妙用惟寂故无

不通其无不通處常是寂此易之神所以无方神即精变之自然

在遂通上見上同遂知遂成遂定便是遂通天下之故

沈氏曰人所憧憧不静者非為天下耶人所憒憒不通者非天下

之故耶故者天下所固然也不動也其動者事变之日新耳亦天

下所以然也至寂也其不寂者静蓋之迹象耳有以未問未命未

通未極言寂者幾之寂也易之寂精之中又含精焉精之又精而

如此变々方見神无方處

能物焉变之中又包变焉變之又变而孕有默故一發其緘一觸

其机而遂通遠近幽深造化人事之故此天下至神也神故无思

无不思无不思而卒无思无為无不為无不為而卒无為朱子曰

寂然者无時不感感通者无時不寂也藍田曰寂然之中天机常

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静寂感二字要看得一貫感是自内感不是

外面将物来感也　按首一節辭占象变雖云四者而其下文所

論則皆占也是以節占之事也参伍節占之法也无思節占之理

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夫詞占象變皆易也何以若斯之至精至变至神也蓋来物隱

極研本聖心精变来

于无形所謂深也聖人極之于詞占之中是詞占者聖人所以

究極乎幽深之理也精之至而能神者此也文象隱于未判所

謂幾也聖人研之于象变之際是象变者聖人所以研窮乎几

微之理也变之至而能神者此也

上言用易之事已畢此言易為聖人所作以申首節見易之所以

精变神處下節易用于天下申前二三四節見之端尚遠極未形

之理則曰深遠動微之會則曰幾夫極非極之使淺也深无不濬

之謂極研非研之使者也幾无不中之謂研　要補出神字庶下

節惟神也方有根據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

以是知詞占一深也象變一幾也凡深出于自然一神也惟極之而深故闢焉以言之下吉凶以明而天下之志為能通之惟研之而幾故通變極數之後趨避以決而天下之務為能成之惟深且幾之神也故遂知遂成遂定遂通而聖人不知其所以通所以成也天下莫知其何為而通何為而成也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其神之至妙至妙者歟

惟深本極深來即天下之至精惟幾本研幾來即天下之至變惟神承深以通志幾以成務來即精變之至妙處神本无疾无速无行无至只是形容神之妙處不用人加耳

程敬承曰志之弗通必有深求而不得其解者深一極于聖人研天下之迷者開矣務之弗成必有幾微而岐于兩可者幾一研于聖人而天下之息者奮矣極深研幾總謂之神神非思慮所及若思為在感通之前則感應皆思為之擾便觸途成碍矣 末要補出通志則以言以卜筮者尚之成務則以動以制器者尚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而詞占象變之尚夫人者不知誰之所為

揚氏曰易何為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于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深故以吾先知遵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為治未亡知亡轉亡為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務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與神也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經綸萬變而半武不出戶豈待疾而速行而至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于一心推一心之神于大易此易道所以神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然非聖人不能有此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極深研幾之謂也易道之神一聖心之神作易之功大矣

聖人之道應前章變化之道此之謂應前章神之所為

謂之聖人之道則至精至變至神俱要根聖心來此之謂內聖以神宗為主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非有寂然感

通之神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

本義此章專言卜筮

夫易何為章全旨 通章重興神物以全民用一句上章言易道之神皆聖心之神此即接上言聖心之神寄于神物之神洗心退藏興神物之本也其始則造化生之而其條則太極立之者也定吉凶成亹亹神物之功用莫大矣合而觀之神物之興也上因乎天而為則之象之下利乎民而為示之告之斷之總所謂明天道察民故興神物以全民用者也乃其本則聖心之神智先之與

蔡氏淵曰此章言皆屢見疊出而其實天道民故盡之矣易之書原乎造化天道也易之用周乎天下民故也天人之理盡于

太極、太極之理具于聖人之洗心、易之原也、而其實則皆神之所為者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夫易有卦爻以立体、有蓍龜以達用、何為者也、以物之迷于兩可、則詔之吉凶、顯衆開焉、務之墮于猶豫、則示之趨避、凡務成焉、以至天下之道、散于物、見于務者、吉凶貞勝、易則冒焉、易所為也、如斯而已矣、是故聖人知易可以開物、故制卜筮以通天下之志、使吉凶不迷、知易可以成務、故制卜筮以定天下之業、使趨避不息、知易可以冒道、故制卜筮通志以斷其心之疑、定

業以斷其事之疑、使義理不眩、易足以周民用如此、
夫易何為者也、无思本无為、而天下之為、莫非易為之也、開物成務、本上章通志成務意、總之謂聖人作易為通志定業斷疑設也、此節為卜筮而發、開物三句且泛說、聖人三句方著卜筮說、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夫易之用周于天下、而易之理具于聖心、是故易之所有、蓍卦爻耳、蓍之揲也、老少无定位、動靜无定体、妙于兩在而莫測、非員而神乎、蓍之既揲、有卦焉、淑慝之辨、得失之分、確然一定而

闡神故能 通志成[illegible] 故能貞[illegible]能 易貞吉凶 斷疑[illegible] 聖人皆作 易者

退藏以下 正說洗心 [illegible]之分物

燭照、非方以知乎、人辨之于位、有爻焉、時位屢遷、當否異用、變易涵是、三者之德于心、而渣滓盡融、一心之中、无非易、一易之外、无所僟、若以此三者洗濯其心焉、故方其无事也、欲神智变易之德退藏于靜密、與寂然不動者同体、及其有事、而吉凶憂民之不能趨避、與民同患也、此心隨感而應、未来之吉凶、難逃其先見之明、已往之吉凶、不出其素藏之蘊、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同用、此无卜筮而知吉凶也、若此者孰能與于此哉、惟古之生而聰、无不聞、明无不照、睿以通微、知以周物、得蓍卦之理、不假蓍卦之物、如神其威武、不假殺伐者、乃能與于此也、

上言尸卦爻之用、此言尸卦爻未作之先、此理已具于聖心矣、乃聖人心、易之妙、作易之本也、 首三句輕引起、就卜筮上舂、貞便神、方便知、易便貢、員則流通不滞、而兩在莫測為神、方則一定不易、而是非可見為智、易則各因一節、而以吉凶獻出為貢、 洗心无、工、夫聖人一心原具此尸卦爻之理、而一塵不存、如把此三者洗、滌其心、至潔淨至精微也、洗字、是形容其澄澈之妙、非真把尸卦爻洗也、洗心中、淵涵神知、卻渾然不見有神知、其退而藏之于密也、與天地之靜專靜翕一矣、朱子曰、密是主靜處、萬物出焉、心中渾然此理、別无他物也、退字藏字俱有味、如人退入去藏在密室中、誰能窺之、

程敬承曰聖人妙處惟藏之密即寂然之体神知之合也德合
天地與神而心無寓民物民所患者吉凶聖人隱隱通之矣蓋
聖心自有卦爻吉凶故吉凶與民同患惟患其不即凶惟患其
或罹乃其關幾有先而未兆理有定而可據惟取此心密藏之神
知一一坐照之故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神以員神也知即方知
也所謂用神而不用蓍用知而不用卦也　洪覺山曰洗心退藏
于密自然心合卦爻與民同其吉凶而无二理故能與民同患故
能知來藏往故能明天道察民故故能興神物以前民用　神以
知來以蓍之德知來即占事知來知以藏往以卦之德藏往即象
事知器　陸庸成曰夫神內啓知故言知來知含于神故知來之

知即以藏往蓋知含于神從可坐照天下之來而知不離神其未
來之理在退藏中莫非往也是感遂通來嘗不寂聖心與蓍卦之
易一而已與于此指伏羲也　聰明睿知即神智意神武不殺承
聰明睿知來聖人聰明不以聞見睿知不以思慮即神武之威不
以殺伐神其武也无卜筮而知吉凶之爺也　揔之以四字言則曰
聰明睿智以二字言則曰神知不着字眼言則曰洗心其為心易
一也要識得此節通是聖心未用之易即同患知藏皆預料他如
此至下節方是作用之實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
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明天道二句不平說而字可見

可見物不自神其灵在人心也

聖人有心易如此是以心通造化明天道之消息知周萬物察
民故之利害天人皆知則知蓍龜洩造化之秘而斯民趨避之
用宜有以開其先于是因蓍與筮因龜興卜使民先事而知吉
凶亦得與神智之能矣至于考占之際尤以此齋焉而用志不
分戒焉而操心无斁使以吾心之神合蓍龜之神以蓍龜之知
驗吾心之知而知來益精藏往益徹也不有以神明其德夫
是以字承上洗心來惟有洗心之妙是以有尸卦爻之易也明察
即神智之用聰明睿知之待也是自然的无工夫　神物若以為
神耶則既物于物以為物耶則神所寄焉故曰神物民用即上通
志定業斷疑也前字佳顯崇此俗昧于趨避得神物而前耳民用

前此聖人之患釋矣　以此齋戒又以此洗心之待也言以此卜
筮而齋戒非卜筮時致齋戒也神即知來之神明即藏往之知項
氏曰其齋即洗心也其戒即藏密也其神明其德即與民同患也
程敬承曰聖人以此齋戒諸說謂聖人自用易恐與上下不貫愚
意是言神物之興非徒以卜筮推測而謂之神也以聖人齋戒神
明而謂之神耳聖人之心豈待卜筮蒔齋戒聖人之德豈待齋戒
後神明想其洗心密藏當自湛然肅然无倦不與鬼神通亦无息
不與尸卦之神知合若以此之神助我之神以我之神啓此之神
故曰神而明之存乎聖人沈德培曰洗心不可知強而名之曰齋
戒密藏不可窺強而尊之曰神明揔之一境耳信乎神物非聖人

不能興以聖人之德故自神明也、
雪松曰、有思則與物雜、故欲齋〻者所以齋不齊之思、有為則與物敵、故欲戒〻者所以警不虞之患、人心本神本明、本與鬼神合其吉凶、非自神明其德、何以啓神物之靈、非自齋自戒、何以能神明其德、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蓋以此教天下也、德神而蓍卦之用神矣、　折衷云、聖人句主作易說、以聖人作易時即謹于考占、以神明其德、使卜筮不繆、是以前用也、考占是作易時考其當命何占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变、往来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自聖人興神物以前民用者言之、是故天地一陰陽也、陰陽一動靜也、方靜而机歛于无、如戶斯闔、陰之事也、謂之坤、動而化達于有、如戶斯闢、陽之事也、謂之乾、繼闔而闢、氣序相禪、有更相互換之義、非变而何、闔往闢来、如環无端、有流行不滯之机、非通而何、夫化育流行、物生于其間矣、方其始生、僅端倪可見、輕清未形、乃謂之象、及其既生、則形質已具、重濁有迹、乃謂之器、此生物之序、蓍龜生其中矣、聖人因蓍為植物之神、制為四十九策、使人用以筮、因龜為動物之神、制為七十二刻、使人用以卜、此聖人之神道設教、古今則之、不曰法乎、法既立矣、由是神物利用以出、民咸用出、神物利用以入、民咸用入、此則百姓自然之日用、不知誰之所為者、不謂之神乎、至于神、而聖人與民忘其用矣、孰非明天道察民故中来耶、

與前解異　象器分乾坤其旨　有以象器指尸龜者

此節正見尸龜之為神也、如云聖人明天道而與神物以前民用、則盡天之道、周民之用者、神物也、天之道、乾坤变通盡之、見象形器而神物生、則乾坤变通之意、盡之于神物矣、神物本具是道、而聖人修之以立法、神物利用出入、而百姓用之、以盡神民生之用、周之于神物矣、

乾坤以陰陽言、戶生〻之戶也、变以一歲言、通以萬古言、乾知始僅乃為象、坤作成斯乃為器、是闔闢变通之机、生乎蓍而蓍具之、則闔神之用、包含而未剖耳、在制用者立之、而有準故為法、在用之者由之而不知、即為神、至是則乾坤闔闢变化之妙、在斯民日用中、而齋戒神明之用、自聖心而通于天下萬世矣、此節三箇用字、俱應前民用〻字、看来前言尸之德、則神物與制而用之皁指尸言、不必兼龜說、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聖人作易、既有蓍龜以妙其用、必有卦畫以立其体、以卦畫之序言之、是故陰陽之变、所謂易也、要皆理為之宰、是易有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則畫一奇以象陽、靜而生陰、則畫一偶以象

陰太極生兩儀、兩儀一太極也、陽儀之上加一奇一偶、則太陽少陰生焉、陰儀之上加一奇一偶、則太陰少陽生焉、兩儀生四象、四象一太極也、太陽少陰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乾兌離震生焉、太陰少陽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巽坎艮坤生焉、是四象生八卦、八卦一太極也、八卦既生、則六十四卦不過因而重之耳、 其用有不具乎、是八卦也、雖未斷其吉凶、而時之消息位之當否、吉凶已前定矣、是吉凶也、雖未有所趨避、然得失之報明、而利用出入之有資、大業已造端矣、孰非太極推行哉、此尸龜所由神其用也、

八卦次序

八卦：一乾　二兌　三離　四震　五巽　六坎　七艮　八坤

四象：太陽　少陰　少陽　太陰

兩儀

太極

邵子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也、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六十四卦次序放此

此推言卦畫所自出也、重易有太極句、闔闢變通易之流行、太極即易中之太極、不可泛指造化之理言、蓋卦爻之理、即太極也、兩儀四象八卦、俱是影此理名目、兩是陰陽、儀者以此奇偶二畫、即是陰陽之儀形也、四是陰陽老少、象者以此再加四畫、即是陰陽老少之模象也、卦者謂以此理懸掛而示人也、三生自然、都是畫卦時說、下節八卦已兼六十四卦看、凡係辭稱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定吉凶、即通天下之志、生大業、即定天下之業、二句不平、但此都從卦中自有的、不涉卜筮、 此二節總見神物之用、因是以行也、折衷云、上節倚立、下節用行、而宗義云不必分

張南軒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生也、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其生生者所謂闔闢而變通者也、太極之所以生生者、又其所以闔闢而變通者也、至于吉凶既定、无疑趨避、生出極大之事功、此生生之妙、非有所以生生者為之主耶、極者理之至處、太者大之至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然尸龜功用之大、豈易言哉、凡物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太

乎天地運行于天地中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昭著于天地間皆懸象者明也而莫大乎日月至若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誰非崇高惟富有四海尊為天子者為尤大智者作法巧者創始誰非制作而備水火動植之物致斯民之用立大小方圓之器利天下之民惟聖人為尤大天人之功用如此而神物可知矣至若理散萬事雜然賾也能探討之理伏幾微淵然隱也能索出之理妙于氣數者深也鈎之使明理限于時勢者遠也致之使近乎以定天下之吉凶而得失之報明成天下之亹亹而趨避之不倦若此者惟夫尸以筮龜以卜前民者无加矣莫大乎尸龜焉

兩承上大業未正言易中之大體

上言定吉凶生大業此卦爻之功用也而非尸龜則无以勣故此舉造化人事之大以形容尸龜功用之大見尸龜之用參天地配四時並日月與富貴同尊與聖人合德也天地四時日月盡乎造化矣富貴聖人盡乎人事矣龍子膽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地所不及富貴制之富貴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著龜決之尸龜一段講尸龜處須粘着聖人說補出致用利天下方佳

如以五穀為粒食以禽獸為鮮食以薪供火以水供渉之類是也

立成器是制有成之器也如教人網罟以佃以漁舟車以濟不通矣以威重門擊柝以待之類是也兩句對說可或以立成器在備物致用做出亦可　賾隱深遠總之是天道民故分四平看皆卦爻所具吉凶攸關者也如事理雜揉謂如此做又該如彼做謂之賾探者討而究之以歸于一也如事机物兆尚潛藏而不露謂之隱索者攷而求之以洩其秘也根于理數入于性命不可窺測者為深鈎則曲而取之使淺而易見也如在千里之外千百載之後不可逆料者為遠致則推而極之使近而易知也　一說賾者常隱探討至賾而索出其隱深者嘗遠鈎取至深而推致于遠李九我主此　亹亹根吉凶來朱子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卜筮成之也

定吉凶二句與前節吉凶大業相應宜串讀

此節要玩箇大字易之理本于太極天下之至精也易之用通乎天下天下之至大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然易雖作于聖人而原實由于造化故惟天之生物也尸有圓神之德龜有伏藏之智而幾聖人從而則之尸用以筮龜用以卜不過則天之所生耳卜筮中有變化非元自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各有變化故聖人效之而九六迭用剛柔迭居焉卜筮中有吉凶非元自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垂象見吉凶故聖人象之得斷以吉象休徵也失斷以凶象咎徵也蓋由當時龍

宜照陸說
以尸言

馬負圖而出于河神龜載書而出于洛九宮八卦皆兆其數陰
陽進退旅居其中而道之變化幾之吉凶于此而斷天蓋以此
理著于圖書而聖人則之耳何莫而非天道之自然也
此揔上文言尸龜立而天道人事之用已備豈不至神矣哉然皆
本于造化也以天生神物二句為頭下面变化吉凶卦画皆卜筮
中有者皆根神物来有神物則有往来闔闢之变而陰陽之变化
天地之变化也有神物則可以定天下吉凶而卦爻之吉凶天象
之吉凶也有神物則有儀象八卦而奇偶之成文定象河圖洛書
之文也
此章因莫大乎尸龜句河出圖洛出書句遂于興神物制而用之

併此節俱以卜筮並言細味章内数易字與尸之德即儀象八卦
等而論華宜以尸言興神物制而用之便指尸此節不指尸而為
只帶言耳然作易本于河圖何以言洛書也亦以理一而已闢書
之縱横黒白不出陰陽易之儀象不出奇偶則也非規之模倣也
書與数也即擬形容象物宜也語一陰陽字便破圖書之義矣
物求而謂賜書以作易　尸龜圖書皆有迹故曰則日月有象故
曰象変化屬氣故曰效　陸庸成曰尸之神天人参焉者也聖人
又因天地者也用蓍以筮即則天之所生蓍策之变化即效天地
之運蓍卦之吉凶即象天之所見蓍数之大衍與参伍錯綜即則
天地之圖書於是揲蓍求卦之後因得以見所示聆所告知所断

而天地之用無不備矣
圖数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此是五
生数統五成数而同居其方数之体也則圖以画卦虚五與十為
太極奇偶各居二十為両儀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
四象之数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艮
巽為八卦也　洛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
獨居中此是以五奇数統四偶数而各居其所数之用也則書以
叙疇實其中五為皇極前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後則
六三徳七稽疑八庶徴九福極也　先儒有謂羲皇格天而出圖
神禹格地而出書以河洛分天地不可從

洛書

按書與圖實相表裏其中五即圖之中宮數也圖以生數統成數書以奇數統偶數故圖主合書主分分者未始不相連也圖一六居下書則一六連矣圖二七居上書則二七連矣圖三八居左書則三八連矣圖四九居右書則四九連矣圖太陽一連九者書一九對位也圖少陽三連七者書三七對位也圖太陰四連六者書四六對位也圖少陰二連八者書二八對位也然何以缺十圖之中原為成數之終以衛五而居況書之八位相對皆得十數者故缺也五獨在中凡往來交錯數各十五以分陰陽老少則何者乾鑿度之說不可廢也

姚承菴曰世謂河出圖聖人則以作易洛出書聖人則以叙疇不知此圖書相為表裏無非易之理也則圖可以作易則書亦可以作易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其位主於合而其序主於生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其位主於離而其序主於尅圖著其充以象而存數之體對待之易也書著其圖以數而呈象之用流行之易也虛實其中恍乎太極也離合進退宛乎四象也析其四正補其四隅依稀乎八卦也故曰聖人則圖書而作易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既作則有象辭占矣何非前民用哉吾見揲尸之後易有陰陽老少之四象純乎老少者示人所值之卦也雜于老少者示人所值之爻也所值卦爻各有所係之詞彖言象告人以全体

也爻言變示人以一節也至若詞之所告定之以吉凶所以斷其趨也定之以凶所以斷其避也至此則志无不通務无不成疑无不決矣故曰夫易云云已者也

此正興神物以前民用總結上文與首節相應示即通志告即定業斷即斷疑彖詞占便指揲尸言潘雪松曰此循蓍言尸之神然尸之所以神者以其能取出卦之方知六爻之易貢者以示人而定吉凶之占使人得以生大業此所以神也

三句宜串說重吉凶上有象必有詞有詞必有吉凶玩一定字斷字總見通章卜筮也易无非欲人趨吉避凶以奉天道而已

陳氏曰統而觀之可見聖人作易本于一心原于造化以立卦爻之法象而裁尸策之变化者无他道也不過使人卜筮以知吉凶成事業而已始之以開物成務終之所以示所以告所以斷也故曰易為卜筮作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大有之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何哉以盡保有之道耳祐者助之義也順者天道能順則從理无違天必眷矣信者人道能信則誠一不二人必從矣上九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身所履者信而動必以實心所思者順而慮以下人又尊尚六

五信順之賢此皆滿而不溢盡處有之道而合天也是以云云
利也
易只言天夫子兼言人者天心與人心一也合得人心便合得天
心循信思順就上九下從六五上有此他無以制行求信在心曰
循順在事曰思內外交致信順之極也此非循滿不溢者不能獲
福于天豈偶然哉
按此非錯簡也言人于此四象所以示係詞所以告者依其吉凶
斷而行之則天无不祐助故引上九爻詞以證之
子曰書不章全旨　此章重一意字前三節言聖人作易之事惟
立象以盡意而以乾坤二節申之後三節言用易之事貴得意而

忘象而以極贊四句引之作易用易皆非聖人不能也　按一部
易書乾坤二卦包盡及論到極處則又併乾坤忘之所謂聖人之
道以存一敬神明中會之耳
程敬承曰前數章贊易之神曰无方曰不測曰不疾不速利用出
入詳哉其言之矣尚未論及用易者之以人而神也故語立象盡
意而歸諸神語得意忘象而歸諸神明之人不有其人而易道豈
能自神哉故神者道之入于无形者也神明者德之体于不言者
也人之神與易之神合其斯為至妙至妙者歟
細分之節節以立象盡意為主乾坤節見象所由立形上節見意
所由盡夫易二節不重只是原卦爻引起下文耳以作易言則曰
謂是变通因化裁推行而後有也以用易言則曰存是化裁推行
因变通而後然也自成自信自变自通斯所謂神明之人即前立
象盡意之聖人也故又曰存乎德行　玩開口說書不盡言言不
盡意便知此章大旨惟不盡意故欲立象以盡意惟不盡意又
欲得意而忘象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变而通之以盡利
鼓之舞之以盡神
子曰書以載言而言之煩悉非書能盡言以達意而意之含蓄
非言能盡然則聖人憂世覺民之意終隱而不可見矣曰非也

聖人涵天道民故于一心意欲宣之覺世也以言之所倚者淺
而象之所示者深于是画一奇象陽画一偶象陰則体貞對待
而包含无外用妙流行而变化无方言與書不能盡者以象盡
矣然意之所包有情偽情偽未盡即意未盡也由是即此象摩
盪之設為六十四卦則消息異時而小大判當否異位而淑慝
分情偽有不盡乎意之所發有言言未盡即意未盡也由是即
此象發揮之係彖詞以言材而全体義蘊係爻詞以言变而一
節義彰言有不盡乎然卦詞既立其体使不有達卦用聖人之
意窮矣于是即象之趋時者制為七八九六之变通之可行則
吉趋凶避行无不宜而利盡矣由是即象之变通者作民行之

情妙為鼓舞所以趨向避莫知誰之所為而神盡矣盡利盡神
聖人之意有蕴蓄耶
重立象盡意而設卦係詞變通鼓舞則象之愈演而愈詳也盡情
盡言盡利盡神則意之旁通而曲盡也聖人何意吉凶與民同患
之意也此意非言所能盡又不能使天下默喻吾意則有立象以
盡之情偽象之淑慝也言象之精蘊也變通象中闡發之秘也鼓
舞象內自然之用也盡利至于入神意无餘蘊矣
立象以奇偶言設卦以六十四卦言朱子曰盡意不獨聖人有這
意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盡情偽不是聖人有情又有偽自
是卦上有這情偽情只當善惡言 係詞根情偽來情者吉詞偽

者凶詞盡言者凡他書所載一事自為一事一言自為一理不能
相通易是稽實待虛只依卦爻之象說介道理在此使天下之事
无不該天下之人无不可用也故曰盡言 變通以占言因卦
陰陽老少之變而得其通行不滯之理趨避從違由此以決故曰
盡利楊氏曰盡意盡情偽盡言者皆所以為天下利ゝ即是詞之
利无所不宜也恐其利未盡又于往來之變通之 鼓舞不出變
通之外有此變通之利則民皆樂于趨勇于避若聖人振作而興
之此民生自然而然不知其誰為之使是為盡神
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
易ゝ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然立象所以盡意者以此乾坤二畫其能包含夫易變而為易
之縕耶試觀乾列于左坤列于右雖未陰變陽化而所以化陰
變陽者已立乎其中矣向使毀此乾坤之畫而不立則何者為
陽何者為陰變化之体不可見矣變化之体既不可見則陽何
以化陰何以變ゝ化之用或幾乎息矣夫變化必不可息此所
以必立象也
上文立象盡意只說介大槩尚未說到立象所以盡意處故此舉
乾坤以申釋之以見乾坤二象不可不立也至下節方說出盡意
前三乾坤以兩畫言末乾坤以陰陽變化言四易字俱指變化舊
以首易指易書

縕與門別縕是從他包蓄處說門是從他生出處說 乾坤立而
易立乎其中是象一立而設卦係詞變通鼓舞皆自此出也乾坤
毀至乾坤息是象不立而設卦係詞變通鼓舞亦自此泯也 要
之乾坤變化那有息時特反言以明乾坤為易之縕必不可无二
象之立也下節形即象也而道器融貫變通事業出焉則意盡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象立而意何不盡耶故此乾坤之在卦爻也陰陽之形也自其
超乎形而不以象囿者形而上也斯則太極真機主宰是器者
謂之道以圖乾坤之精也自其泥于形而可以象求者形而下

也斯則奇偶成循承載是道者謂之器器因乾坤之迹也因此
乾坤自然之化而裁之為七八九六之數則或七或九陰變為
陽或八或六陽變為陰不謂之變乎亦乾坤之為變也推此乾
坤化裁之理而行之于日用動靜之間則吉凶明而事无疑趨
避決而行无窒不謂之通乎亦乾坤之為通也至于舉此變通
之法措諸天下之民使民皆因筮求變因變求通則務无不成
業无不定謂之事業矣事業又孰非乾坤之妙用哉曰道曰器
易之体所以立也而情偽與言盡此矣非聖人意之著乎變通
事業易之用所以行也而利與神盡此矣非聖人意之推乎信
乎乾坤為易之緼而立象足以盡意也

此節正是盡意承上言乾坤為易之緼則易中所有何者非此乾
坤程敬承曰象形也奇偶二畫是也當初聖人畫象本以該載道
理特理无形而奇偶有形有形者即以形天地間之无形者故形
一耳非果有上下兩層也道與器亦一耳非果有精粗兩岐也蓋
自易之畫言則為形上而曰道自易之畫言則為形下而曰器大
意謂此象立而天地間之无形者有形者俱載其中以明乾坤二
畫包蓄无盡耳是故有自然之變通有自然之事業特因化裁推
行舉措而後見原非待此而後有也此二象足以盡意也
道器俱以形言只是上下間分別一箇界限分明器即道道即器
有分別而不相離也蓋指器為道不得離器言道亦不得蒙引云

即今把這卦爻看上面都有一層道理在而卦爻不過其象貌耳
　化是陰陽本有的經聖人裁過便為變化已是漸次將變了變
便變了如陰窮于六將化為陽聖人裁之為陽畫把陰的頭面都
改換了故謂之變　有變而當動之爻象明矣據此當動者而推
行之即是通通是通其變之化裁者　化裁推行舉措一說俱屬
聖人事業亦屬聖人之事業桃鳳梧曰只說易之所有方與首節
有別不必着聖人　看來道與器即乾坤為易之緼變與通即易
行乎其中有道器以為体有變通以為用與天下之民共由使之
利用厚生便是事業
陸庸成曰惟乾坤為易之緼故形上之道即形下之器所有惟易

立乎其中故遂接化裁之變通非徒數也數乘道徒道與器俱
舉措非徒法也緣法得器緣器正道此聖人之意所以盡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聖人立象意固无不盡矣得其意而善用之又存乎其人也此皆
　推卦爻所由立而知易不易用矣是故夫象云云
是故夫象接上文申言象所由立見此象非形下之器乃道之所
以待人行也不曰是故夫爻者爻因象而係不得與象並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共下節六存字皆用易之事

卦象天下之至賾故極賾者存乎盡情偽者也爻效天下之至動故鼓動者存乎盡言者也

聖人見天下之賾皆道也見天下之動見動之皆道也惟見道于賾而立卦故卦可用以極賾惟見道于動而係詞故詞可用以鼓動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由是揲尸之時因陰陽自然之化而裁為七八九六之數也則存乎卦爻之變焉凡四為奇奇之純雜不同皆陰變陽也凡八為偶偶之純雜不同皆陽變陰也裁之而七八九六分矣極數

之後凶化裁可行之理而推于出入云為之際也則存乎卦爻之通焉變在于卦卦必有當動也變在于爻爻必有可行也推之而出入云為利矣然执易以求變通恐用易而未忘乎易也若夫不離變亦不滯變行夫通不泥夫通神應而妙明覺而融則存乎其人焉所謂其人者必沉潛淵默而變通自成且不假意言而變通之理油然乎契此正神而明之者也則存乎德行焉蓋經精微發事純熟吾心有自然之變通故卦爻變通不得淡也不則成未能也況默扎信未能也況不言哉能由聖人之象寓聖人之意取信乎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也

極賾鼓動化裁推行四句俱輕只引起末二句耳蓋變乃聖人所裁以盡利者人亦裁此而已通乃聖人所推以盡神者人亦推此而已神固妙不測以[illegible]所形融也神明是吾心本体神妙萬物何象之固神无不測行[illegible]之物化裁推行不過吾心之用耳默成二句正是神明處无所作爲而變通之理渾然完具不假言說而變通之理真知无疑德行得于心[illegible]行以德為行深養深而神化備矣所謂知來藏往之人說說作易終之盡神說用易終之神明信乎變化之道一神之所為而已

程敬承曰默深潛玄邃之謂蓋與俱无之境也默則神完而德全故曰默而成之不然稍有洩漏便有虧欠矣信何以不言也人心疑則有言不疑而何言焉見之真而行之篤得諸心而体諸身不

待言也亦不容言也道還于默而心冥于神至矣哉所謂神明其人乎又曰成變化猶事擬議曰默成則併擬議忘之矣形上之道渾无形聲默即道之真体也默成神之所為如此耳此章一篇雖雜出其大旨不過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總意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故首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欲學者自得于書言之外也而終之曰神明默成不言不信則易果非書言所能盡而人當得意忘言求之身心之外矣

上下係首章皆舉易簡末章皆言德行但下係末章言易簡并言德行上係末章言德行不言易簡偏此所謂德行者即為易簡耶

上係詞共十二章前六章贊易之道後六章贊易之用易之道在造化易之用在尸卦也

周易會通卷之十一

繆昌期當時甫閱
熊秉鑑元明甫
程　棨猷可甫　訂
汪邦柱砥之甫
江　栅楚餘甫　仝輯

下繫

大卦成列章全旨　係詞上章言易之剛柔變化因乎造化之自然自然者乾坤之易簡也聖人體之為久大之德業所以成兩間之位也下章言易之卦爻吉凶貞夫天下之至一至一者亦乾坤

之易簡也聖人運之為仁義之功業所以符生德之大也通章重貞夫一句而一即易簡吉凶固由此貞勝而卦爻實效而象之大生之德非易簡而何聖人以義治天下治之以易簡也見得此理在易書不為小天地不為大而憂世覺民之情繼天立極之政其功用一而已

以吉凶貞勝句為主

帰宿聖情只在極是下傳俱此一句渙直貫到成

程敬承曰此章論卦爻之吉凶而歸諸易簡因轉到造化功業固知聖人本易簡而立爻象其以闡吉凶而弘功業也乎故究竟歸重于聖情見詞一句何言之易有爻象因有剛柔剛柔迭變因有當否消息故聖人因而係詞係詞者原本于憂世覺民之情而辨吉凶以詔天下隱然示人以所當動也惟動也故吉凶悔吝生焉

剛柔立本、動之根也、変通趨時、動之妙也、動而妙之乎時、々而準之乎貞、惟貞則吉、匪貞則凶、故曰貞勝、言以貞為勝也、貞也者、動之所以一、一既乾坤之易簡也、當初聖人立象係爻、无非像此效此、故爻象一動而吉凶遂見焉、所謂定天下之吉凶也、功業亦遂見焉、所謂成天下之亹々也、讀聖人之詞、因可見聖人之情、揔是不忍人迷于吉凶、而欲生天下萬世于不窮耳、故天地以易簡生萬物、徳之所以大也、聖人以仁義生萬民、業之所以弘也、聚人理財、利使天下趨也、正詞禁非、害使天下避也、何莫非吉凶與民同患之心、為之是故聖人作易、使人知吉凶也、聖人用易、亦使人知吉凶也、其憂世覺民之情、不與天地好生之心同乎哉、故曰究竟[illegible]歸于聖情見詞一句、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易之作、聖人以吉凶詔天下者、而吉凶原于爻象、々何立也、由八卦先後有序、次第成列、則乾坤列而有純陰純陽之象、六子列而有雜陰雜陽之象、々不在八卦成列之中乎、爻何立也、以八卦小成為主、加為大成、則初二三成爻于内、四五上成爻于外、爻不在八卦因重之中乎、此易之体所以立也、

两節揔是正説卦爻、不可分象詞変占、雖云上節説卦、爻下節説吉凶、要識得変動即在卦爻中、胡一川曰、此與下節皆相承説因重、即是因八卦之成列而重之、相推是因々重之剛柔而推之、係詞是因相推之得失而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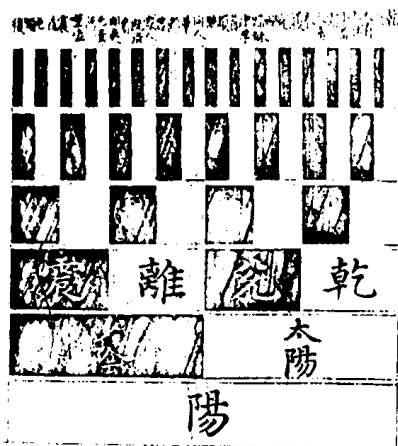
成列因重、就画卦時説、成列是小横圖、成自是一奇一偶、生到三畫也、象只是卦之形体、猶云模様耳、未説到天地雷風處、此時雖是三画之卦、只可言象、不得言爻、々者交也、有変動之義、非六画究具、未見變動、故必因重而後有六爻、因重是大横圖、因八卦之列而重之也、

成列因

六十四卦　三十二卦　十六卦　八卦　四象　两儀

乾　離

太陽

陽

此圖下三畫即八卦成列、上三畫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為八也、若逐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為十六、十六分

重次序

巽 艮 少陽

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然之妙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卦爻既立則卦爻一剛一柔也然是剛柔迭相推盪剛推乎柔則剛變為柔矣柔推夫剛則柔變為剛矣變不在剛柔相推之中乎于是聖人因相推之時位息而當者係詞命其吉消而不當者係詞命其凶而占者所值當動之卦有卦詞可觀所值當動之爻有爻詞可玩矣動不在係詞而命之中乎此易之用所以行也

卦爻之奇偶即是剛柔剛柔便會相推而變在其中此就爻象現成者言卦爻中凡剛皆柔所推出凡柔皆剛所推出此便是變就卦爻交錯上言 繫辭因變之時位來但據卦爻觀只有辭那見其動乃其係辭而命之內要深慮遠惟恐人不知吉凶而趋避則示人所值當動之占正在此此還未動乃預計其動也不可謂占之已决而為吉凶動後方見占數在其中皆非外至之詞可見聖人作易自然處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夫動則有吉凶矣有悔吝矣故詞之吉凶悔吝皆因動而生也彼其尸已揲而卦已求則或動在卦或動在爻詞各指其所之矣

此照常解動以占言

承上言動既在係詞之中動則有吉凶悔吝所以吉凶悔吝生于所動之中也動乃揲尸所值者不涉事為上如元亨利貞必因乾

之動而見潛龍勿用必因乾初九之動而見也動以用言即變之所之而變之位有當否故其詞有吉凶悔吝也此句是足上文之意蓋占以詞寓詞以占顯交相成也

上解動指爻言

若論道理凡人之吉凶悔吝皆生于動不可不慎也可以動而動焉吉所從生也未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所從生也 蕪紫溪曰動在其中生乎動天下之動三動字俱同易之詞原是聖人見天下之動而繫之者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此即動在其中之謂非當動爻象之謂也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吉之先見當其不動也尚無所謂吉又何有於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而紛紜雜亂也凶與悔吝始生於其間矣

此解動指天下事言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以卦爻之動言之其動也以見在之剛柔立其本位不相移奪由是變通于揲尸之後而所以趨夫時者也蓋位有定而時无定剛變而通于柔者趨夫進極而退之時也柔變而通于剛者趨夫退極而進之時也

承上文動字而來二句不宜平還重趨時上剛柔自所蓍之卦見在者言變通自揲尸之卦變動者言此變通與變在其中之變不同立本不是立變通之本就本卦定位更易不得者以見本之來當動也下文一字易簡字俱從此立本中有出趨時承立本來時有往來消息而變通自然從之自首節至此及下文節節相承看

綜欽承曰上數節言卦爻剛柔變動與卦爻詞之吉凶悔吝矣此即承上言卦爻之剛柔立本者也各有定位而不易也剛柔之變通趨時者也隨時變易而不窮也剛柔變通之間吉凶悔吝生焉貞勝者也正則常勝而不已也說到貞勝而歸于一此足盡卦爻吉凶之妙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剛柔變通則卦爻動而吉凶生矣是吉凶也豈循環无定者哉又豈對待相勝者哉蓋天下有常勝之道貞是也吉凶无常而貞有常此趨避之準也　是何也理一則不容有二至常則不容有變也天地之盈虛消息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觀日月之晦朔弦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明天下之動得失憂虞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勝非貞夫一者乎順夫一則吉逆夫一則凶此所以貞勝也

承上文趨時而言吉凶以貞爲勝因言貞勝者以其理之一時說皆云吉凶迭勝非也夫凶能迭勝矣焉得言貞貞者正也即利貞之貞正則吉不正則凶惟正能勝萬變也陸氏曰言吉不言貞令人有幾幸之心言凶不言貞令人有苟免之意故吉凶萬變惟是以貞爲勝蓋約吉凶于貞則吉凶之詞始可通之萬世而无弊

潘雪松曰吉凶至變而天下有不變之常貞是也貞者事所歸結

處也物于有覺之幾則爲吉之先見而无有于凶守此貞常之理則紛紛紜紜擾擾而要歸于吉故曰貞勝

天地日月影起天下之動耳天下之動便是卦爻的樣子貞則更无有二蓋天下原只一箇理亦只得一箇吉從此不徙與吉持衡乃吉之反耳故曰貞夫一要見有獨而无對者在所以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而常以貞爲勝也　天地貞觀不止謂形体如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與夫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顯道以示人者

游讓溪曰貞勝以上言卦爻吉凶皆生于剛柔之變化日月以下則推言吉凶之故皆定于乾坤之理所謂以道義配禍福也

吉凶至末總意　此數節當以天地貞觀二節為關鍵自吉凶貞勝節以下是從卦爻吉凶推本到乾坤上去自爻也以下是從乾坤易簡說轉到卦爻吉凶上去言乾坤易簡正所謂一以貞天下之動者而卦爻吉凶端不外此爻也者二節句句與首三節相照應至功業二字又轉生到造化功業上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夫吉凶貞勝固由于一而一之原則出于天地夫乾天也確然天下之至健也是以理行即達氣始必亨示人以生物之易矣

坤地也隤然天下之至順也是以承天之理為理因天之氣為氣示人以生物之簡矣　而爻象非取法于此乎是故爻倚于因重人知其效天下之動也不知奇而陽者效乾之易偶而陰者效坤之簡而乾坤之示人者示之爻矣象具于成列人知其像天下之賾也不知陽息陰消者像乾之易陰息陽消者像坤之簡而乾坤之示人者示之象矣　有爻象則可因尸以求卦矣尸方揲而卦方求則參伍錯綜而爻象隱然動于尸卦之內尸既揲而卦既求則成文定象而吉凶昭然見于尸卦之外夫爻象動乎內所謂剛柔相推變在中者也而由是可以基開物成務之功〻業不因變見乎吉凶見乎外所謂係詞動在中者也而由是可以見憂世覺民之心聖情不因辭見乎是則有乾坤而後有卦爻有卦爻而後有吉凶卦爻吉凶其闡天地之秘而神聖人之用歟

此二節承上文貞一來乾得一為乾坤得一為坤易簡即至一之精凡爻效法乎此凡象肖像乎此安有不出于一者哉此吉凶所以為貞勝也陸氏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至一之精不容出以示人者也由其不可見以意其可見則就確然隤然處無非易簡之理可做可像者因重之所以有爻成列之所以有象也

乾坤與貞觀不相干易簡就生物上說確然隤然是健順之德所以為易簡處

爻之奇偶倣夫易簡也蓋百九十二之陽爻皆一而實自是健而易之理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虛自是順而簡之理卦之消息像夫易簡也凡乾震坎艮為陽卦諸陽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陽長而陰消也像乾之易凡坤巽離兌為陰卦諸陰爻在內而為主者皆陰長而陽消也象坤之簡

爻象節承上有卦爻必有吉凶吉凶必藉尸卦之變而後著也故與以尸卦變占言之爻象即所值當動之爻象曰動乎內謂方在[illegible]變之中此時爻象猶未值也動則變而未成內則隱而未見吉凶即前所命之吉凶曰見乎外謂及十八變成卦之後此時

以爻象行爲彖本卦上聖

吉凶則已定也見則有迹外則有形也內外字當先後微顯字看功業即趨避之事以彫斲言非已成之功業只據変而預計之耳変以爻卦方動者言即動乎內之変然功業非変亦終于隱耳聖情聖人欲人趨避之意以作易言詞即吉凶之詞然聖情非詞亦終于隱耳

看来四句不平宜一直說爻象本易簡而来則爻象一理也順理則吉逆理則凶而通志成務皆在于此特其於動則未見耳故爻象一動于爻卦則吉凶即見而功業隨見此非聖人之情不及此

程敬承曰爻象繫承上文效此象此而来大意謂聖人本易簡以立爻象而吉凶便見功業便見无非恐人迷于趨避而教人利

此說不主揲爻言更與聖情相合

于出入所謂吉凶與民同患者也要以爻象吉凶功業總以一理為自動乎內者乾坤闔闢之機也見乎外者順逆得失之報也而変在動中何以有可見之功業変自不窮于趨避也于是而聖人之情見矣吉凶貞勝之理托之詞以闡明于天下使人得以占之象而成事業而其情始釋然矣如此說覺明受何必牽合上文拘泥本文對偶乎因本義爻卦二字而遂云通節在揲爻上者誤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夫易固有卦爻吉凶矣自今言之在易則有卦爻吉凶在天地則有造化在聖人則有功業不可與並參者天地有大德非法

通節以生字貫

象之謂也造化運于无心而生生不已者是也聖人繼天地立極而法其好生之心則必居夫可為之位以非聖人之大寶耶乃其守位則以人為得天地所生之人而天位其永膺矣聚人則以財為公天地自然之利而人心其樂附矣至若導之以生養則財不可不理也而理財者必正詞以詠之禁其非以防之不外乎義而已義者裁制起于一心調劑妙于萬化理以義財九賦九式有規矣正以義又六德六行有訓禁以義又五刑五罰有章而功業與天地參矣作易聖人其功用豈與此有二哉

上言卦爻吉凶由天地而来由聖人而作此舉經世聖人與造化同德者以見作易聖人其功業與天地参无非以生萬民而已以

易簡生生者天地侔天地好生之德者聖人財者生之本理財乃導民生養之事正詞以教民修德禁民以防民滛蠹皆所以全生生之德也　諸名公說仁字俱不指民言謂天地大德無生長收藏言顯仁藏用是也顯仁為仁固生也藏用為義亦生也天地生物此仁義聖人代天生民亦此仁育義正並行不悖而已自太宰曰位直讀至曰義方與大德曰生相當　看来仁字更重天地本德曰生者仁也聖人成位乎兩間者一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參天地仁被萬民則財宜理也正詞禁民曰義者皆理財中事皆所以成其仁也　財是百物總名辭是條教命令之類聚歛有經費出有法無并无所肆其開闢邦國不得擅其節制此之謂理財辭法

大抵聖人制器自然與易象相符初非見諸象而後合也

以象魏懸于鄉黨州之詁言布之典冊上言之以為命下守之以為令此之謂正詞俗不得僭上賤不得踰貴有以率其怠倦有以糾其漸侵此之謂禁民為非程子云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治之而爭奪息皆以義為之也

程敬承曰聖人憂世之情一也其作易也關吉凶以覺民其用易也合仁義以生民理財者導之利使天下蒙其福也即吉也正詞禁非防其害使天下免于禍也即凶也无非吉凶與民同患意也

陸氏曰有噓有吸皆生也有聚有禁皆仁也有吉有凶皆正也大生之所不及聖人之仁乘乎位以縛天地之生大寶之所不及聖人之情見乎詞以並聖人之位

古者包犧章全旨　通章論制器尚象之事而必先之以作八卦者見聖人驗陰陽之消息以作易而顯微无不該故制器利用无不取諸易也故首節原象之所由立下皆詳尚象之事然所尚者為類不同或取象或取德或取音或取義或取名總來不越神明之德萬物之情二句意

蘇紫溪曰以其序推之食貨足而人文興矣人文興而舟車輻湊矣服食器用周矣養生送死必无憾矣書契一立而天下同文矣五者之道何者而不在易書中哉然其要則由于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耳聖人之心則曰神明聖人之治則曰神化至變而通之而久皆神明之妙自然而然耳神超乎器而器寓乎神謂

人之制器而非精神之運不可也物猶人也飢而思食寒而思衣者人之情也朴而趨于文淳而趨于漓者人之情也人情欲生為之安之人情欲養為之遂之人情避害為之去之人情厭常為之新之即制作日更孰非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耶故謂聖人之制器取之易可也謂聖人之制器運之神明而順乎人情物理可也

看來此雖為尚象而發亦承上章末節而來繆氏曰作書契以上事非聖人私智也取于十三卦之象而後成亦非一聖人能為也歷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然此十三卦皆聖人經世大法即上章理財正詞禁非之事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古者羲皇之王天下欲作易以前民用而不虛作也仰則觀經緯之象于天俯則觀一定之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而希革毛毨者求其故觀天地之宜而寒暑高下者求其實近取諸身之性情形體遂取諸物之飛潛動植固无往不驗矣見得天地間不過陰陽消息于是始之一畫以分陰陽倍之三畫而成八卦微而神明之德一陰陽之理也易卦真與貫通焉如健順動止震艮乾坤通之也悅陷麗入兌坎離巽通之也顯而萬物之情一

陰陽之迹也易卦直與相當焉天地雷山乾坤震艮類之也澤
火風水兌坎離巽類之也顚微畢具聖人制器尚象不本是哉
通節以陰陽消息貫陰陽各有消息故曰兩端聖心原妙契陰陽
此疏觀造化不過欲驗之耳
潘氏曰聖人作易无大不極无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也近取諸身物理咸備遠取諸物性命各正驗
陰陽之消息為卦爻之法象通神明而不為幽類萬物而不為迹
此易所以為冒道之書也通神明之德者卦畫立而有以盡陰陽
變化往来不測之妙也類萬物之情者卦畫立而有以盡陰陽感
應生生不已之机也德不可見故曰通情有可見故曰類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以制器尚象之事言之上古之民未知鮮食也包犧氏乃教人
得麻為繩結之以為網罟以此佃于山林漁于川澤若此疑取
諸離離象為目網罟之兩目相承者似之離德為麗物之麗于
網罟者似之
此主伏羲言民以食為先上古未有耕稼民皆茹毛飲血則鮮食
乃其先也故教之以佃漁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詞是見得器
有卦之象非因見此卦而制此器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
取諸益

上古之民雖知鮮食而未知粒食也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
除鐵而為耜揉木使曲而為耒耒以運耜耜以起土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樹藝此疑取于益焉二體皆木取益之象上入下動
取益之德天下之益莫大于耒耜又有取于益之義也
何謂包犧包當作庖犧即伏希也史稱伏希養六畜以充庖廚且
以為犧牲故曰包犧何謂神農以其始興農事也作典也炎帝時
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于是始為耒耜程氏曰飛走之類實害
禾稼惟網罟佃漁之制立然後耒耨之利見于天下耜耒首也耒
耜柄也耨耘也耒耨者執耒而耘也利字內有百谷用成意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

噬嗑
網罟設而有禽魚耒耜興而有菽粟使非市以通之則有无不
能相濟而天下之利壅矣于是教人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于
各市地聚天下之貨于各市纏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
則鮮食者得資粒食粒食者得兼鮮食各得其所矣此疑有取
于噬嗑焉卦德上明下動日中則上明為市則下動也卦名噬
嗑取之音似市合之音似嗑也
上二節開其食之源此節通其財之用也日中者取其遠近之民
可期而至也市不止一市乃五十里為一市之市也天下字不必
拘定天下之民貨聚于一處只是市各致其民則天下之民无不

日中為市各聚其貨則天下之貨无不聚矣貨字宜指百物言但今世藏聚承上本邑耳民不同業貨不同用致而聚之噬而嗑之之義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民食足而民利興矣文明之化猶未起也神農氏沒黃帝堯舜相継而作斯時也風氣漸開人文漸著朴陋之習不容不變也聖人因其時之當變而通之以文明之治使民悅其化之更新趨之不倦矣惟不倦則民宜矣何以然哉正以變通者神妙不

測變而不見其迹神而化之也故民相忘于不識不知安以為宜宜故趨之不倦也要其通變宜民之妙亦循乎易理耳蓋易理窮則必變變則推之皆準而通通則傳之无弊而久聖人之通變神化合乎此耳合乎易則合乎天是以自天祐之民宜不倦而吉无不利也然其通變之實何如上古之時衣草木羽皮陋亦甚矣聖人于是制為上衣下裳而非之則服式有章而禮義風興天下治矣若此者疑有取于乾坤蓋乾易坤簡變化而无為衣裳之制順治无迹亦何為之有哉

十三卦制器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于黃帝堯舜言之者羲農之時民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蓋未識上下尊卑之分于是三聖人者体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有義截然于天高地下之間而天下治斯時也其世道一新之會而黎民於變之机也然非通變宜民以至天祐无不利則堯舜之无為幾非其時矣通節重時之當為上 變者時而已矣世道至此時而當變也因其變而通之所以趨時也通之也者通其所欲趨者也故其民習之不倦通之也者通其所宜便者也故其民安之為宜神化即通變也特其通變妙于自然故申之曰神化非兩層也使之若或使之也 易窮三句泛論天地間變化之理在世道上看大凡事物之理終始相仍時勢衰微之極其行不通處便是窮窮則數盡必更勢重必反豈容難故究然一變了變則可承而通

易乃變化之理非易書

之通則法宜于民自然守之豈不可久黃帝堯舜之時民厭朴鄙漸入洗漓是其窮也窮即是風會之一變于是三聖人以禮義之教通之是變則通也既通則自此一通之後衣裳之制不復更易何其久也此其所以使民宜之而天下治吉无不利也

順時而制衣裳便是變化便是无為變化无為俱在垂衣裳內不可分垂衣裳為變化天下治為无為天地之變化時至而行无所作為聖人之通變亦因時順理无所容心故取諸乾坤

朱氏曰十二卦分而乾坤合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神農時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至是尊卑定位君逸臣勞乾坤无為六子自用 蘇紫溪曰言通变神化而獨詳于黃帝堯舜

上黄帝堯舜所獨取諸乾坤諸卦之宗也黄帝堯舜千古人
文之祖也大抵皆至此而開其先之俗至此而變也
以下九節皆三聖人制器尚象之事而通變又九節之楷自黄裳
而後為之舟車為之重門擊柝為之臼杵弧矢為之宮室棺槨為
之書契以代結繩皆所謂通其變也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
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禮制既興則遠邇觀化然川途阻塞則文教不通舟車可无興
乎于是刳木中虛而為舟剡木末銳而為楫舟以載物楫以運
舟舟楫之利既興則不通者濟矣疑取諸渙爲渙之象木在水

上亦舟浮水上也　于是因牛之性順服而馴之引重馬之性
健乘而駕之致遠服乘之制興而徒行者利矣疑取諸隨爲卦
德下動上悅猶物勞人安也
制木至大過節宜遠樂俗繼之以養生制外安內繼之以送死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能无患乎故設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
之則暴客雖欲乘間有以待矣此疑取于豫之豫備也
上二條言興利此言禁暴上古民風淳謹外户不閉至此有流而
為暴客者故云云郭門城門為重門擊柝以警夜而防姦盜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民粒食矣猶未精食也于是斷木為杵使之可舂掘地為臼使
之可容杵臼之利既興萬民享精食之利矣此疑取于小過之
下止上動也
上耒耜開粒食之原此杵臼精粒食之用　以濟者万民得此以
濟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外有擊柝以待暴客內有杵臼以精粒食使无以威不軌雖有
險詐宗乎有衆能食乎于是弦木使曲而為弧剡木使銳而為
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之不軌若是者疑取于睽蓋睽乖然後
威以服之也

弦木以絲弦木也弧木弓也此非聖人之耀武特以人有乖異故
威之暴客是害之小者雞鳴狗盜之徒是也此是害之大者欲窺
伺乎天下者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
取諸大壯
兵器既制民患禦矣宮室不興民居何以奠乎是故上古之世
宮室未興冬則穴居夏則野處風雨交侵民无安息矣後世聖
人易之以宮室上有直承而為棟下有兩垂而為宇風雨可无
患矣若是者疑有取于大壯蓋壯有壯固之意而宮室之制則
壯固而不搖也

棟宇者棟也宇下也避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帡幪故棟宇不
可不圖

上文要看數箇為字始為之制也此下要看三變字始易其制也
皆變之不可以□蓬斗南曰此三條俱屬上古事蓋弦木以上制
古所未有而不可無之器穴居以下變古所已有而不可用之器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
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宮室既制民居奠矣葬埋不舉民孝何以教乎是故古之葬者
棺椁未起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土以識不樹木以衛衰
麻哭踊之期亦無定數後世聖人易之棺以周身椁以周棺而

日月之數喪期之數無不周矣若是者疑有取于大過蓋大過
有過乎厚之義而送死大事宜過于厚也

厚衣以薪無衣衾棺椁之美也不封不封土為墳不樹不植木為
識也喪期無喪服之期乃喪哭之期也易以棺椁不復仍衣薪之
陋也

鄒聖與曰杵曰棺椁所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所以依于人者過
厚也然養生不足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惟送死足以當大事故
取大過之義

上古結繩而治后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
諸夬

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使不繼以同文王道何所終乎蓋
上古民淳事簡凡事惟結繩以記驗之而百官萬民亦無弗治
後世則官邪作而民偽滋可復以結繩治乎于是聖人易以書
契言不能記者書記之事不能信者契驗之由是綜核明而臣
紀肅百官治矣是非審而情偽彰萬民察矣此疑有取于夬之
明決焉統而觀之始于伏羲終于堯舜由朴而趋于文矣始于
結繩終于書契由略而極于備矣御備于聖用周于民尚象之
功豈不大哉

結
繩大事結大繩小事結小繩也書字也契約也書契一制則六
典庶府有定紀而黜陟可稽版籍契券有定數而情偽可稽百官

有而察其使情萬民無所隱其姦慝以治以察矣治察以在上者
言明決取明以燭奸決以去偽也蓋夬乃君子決小人之卦而造
書契亦以決小人之偽而防其欺也

李九我曰重門至末是防外資內而繼以武備養生送死而繼以
文治

又總意　鄭氏曰黄帝堯舜其號名雖殊其所以應時而趨變化
為民而已執久則釋視久則瞽事久則弊不更則斁故通其變者
使民不倦而已非常之變黎民懼焉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川行
而涉陸行而塗也為之舟車以通之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為之
宮室以居之為之棺椁以易藁裡之陋為之書契以單結繩之簡

為之衣裳以辨上下。為之弧矢以威不恪。患至而為之備。事来而為之應。法之所未備。聖人不強易。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凡此者。所謂通其変也。如天之運。如神之化。在而不言其所以在之迹。宥而不示其所以宥之事。其效至于民无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此之謂使民宜之。物則備而有窮。道則通而無弊。易者道也。故窮則変。変則通。通則久。天下之事所以易朽而易壊者。変而不能通也。道之所以自古而固存者。一闔一闢。往来不窮也。故常久而不已者。天地之道。而自然無間。荘子謂之命。此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歟。

是故易者章全旨　玩是故字。是承上章尚象之意。而併及詞占。

[illegible]全体而言。以見象无不誣也。是以聖人制器而象也。通章要繫。於惟有象。則後天之詞不外是矣。彖詞言材。而象之全体以著。爻詞效動。而象之一節以彰也。是吉凶生焉。悔吝著焉。孰非因象而後有哉。胡雲峰曰。材者象之質。動者象之変。吉凶悔吝象之消息得失也。　如舊説。象詞占並重。摠見有象詞則理以具。而易之体立。有吉凶悔吝則占以決。而易之用行。所以全民用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羲皇作而圖學啓。于是有大成小成之異。〻〻豈有他哉。奇偶感列。莫非陰陽純雜之象而已。然象非滯于迹也。陰陽之聚散

太極之彷彿。以擬其形容而已。此先天立象以盡意也。　文王係彖。果何言乎。蓋德体象変。卦之材有不同。彖因發揮其全体之蘊。于以言一卦之材也。　周公係爻。又何言乎。蓋情偽利害。天下之動不齊。爻則彷彿其酬酢之迹。于以做天下之動也。此後天係詞以盡言也。　有象矣。有詞矣。是故或以象告。或以情言。而得失之報。明吉凶由此生焉。憂虞之故。昭悔吝由此著焉。人之考占用易者。本之此矣。

易者陰陽変易之名。則陰陽変易之形象。所謂易也。象有全体一節。卦爻皆在其中。總名之曰象。此句輕。下句重。謂象之所擬皆實理之形容。故曰像也。如六畫皆奇。乾之形象。六畫皆偶。坤之形象

[illegible]之象像純陽至健之理。坤卦之象像純陰至順之理。子瞻[illegible]像也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違者因似以[illegible]不遠則又見其似之者。而日以遠矣。　材。質也。雖有善悪而[illegible]亦同之。　動亦爻中所具者。動至賾。故詞亦至悉也。效。呈也。[illegible]悔吝。无非此理。此理之未形者。聖人像之象。此理之未發者。聖人闡之詞。復何隱而不明。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不必以占並説。只如八卦定吉凶之例。無承卦爻言。　潘氏曰。象爻發卦象之蘊。則本體自勝之幾。自不能已。[illegible]吉凶因動而生也。吉而向凶則以[illegible]自其幾而發見。故曰著。此所以能貞天下之動也。

庸成曰作易者所以告人吉凶悔吝也當立象盡意繫辭焉以書凶悔
吝之理已備具于内矣乃象以言材則德係象変擬擧其既分以
知也然以初而辨淆息當否各闡其歸易以貞也故吉凶悔吝其
隱于象者發無遺蘊于詞天下之民何志不通何業不定哉
陽卦多陰全旨　此章專以陰陽論卦畫而分別君子小人之道
見陽當統陰而陰當從陽不可以二何也作對姚承菴曰別君民
以正名分而辨君子小人之道以維世教則奇偶画数之多少蓋
實有義存焉夫道在君子則微陽猶足以御世道在小人則獨陰
不能以自持此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作易之微權歟　周用齋曰
数則有奇偶道則有淑慝奇偶是粗迹所謂易者象也君子小人

之道是精義所謂象者像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
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乾坤之卦純乎陰陽其画无多寡矣至于震坎艮皆索諸乾而
為陽卦宜多陽矣其画乃一陽二陰而反多陰巽離兌皆索諸
坤而為陰卦宜多陰矣其画乃一陰二陽而反多陽　其故何
也陽卦之數奇一陽二陰合為五画五奇數也陽卦所以多陰
也陰卦之數偶一陰二陽合為四画四偶數也陰卦所以多陽
也　然存數則存理其德行何也易之大分陽貴陰賤君民
之象焉陽卦一陽二陰是為一君二民一人御極四海歸心其
一心而大君子之道也陰卦一陰二陽是為二君一民政出多
門民无定主其道私而慝小人之道也此多陰者所以為陽卦
多陽者所以為陰卦也
舊以六子卦画言奇偶時說皆泥四画五畫說看来依張氏解亦
依陽卦奇以奇為主陰卦偶以偶為主以之為主則不得不少以
少蒞衆者易之理也　看来奇者乾道乾一而實有衍之象故曰
陽卦偶者坤道坤二而虛有比附之象故曰陰卦　德行即道理字
下面二道字即德行也陰陽即陽卦陰卦陽統陰是君象陰從陽
是民象一君二民是大道為公之世如唐虞三代天下一統何等
陽明世界此是君子之道二君一民是民无定主之凡如七國爭

雄五胡雲擾雜亂晦冥不成世界此是小人之道
易曰憧憧章全旨　全章无分截止篇舉八爻明君子言行之法
此篇舉十一爻明天下事物之理皆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可觸
類而通其餘矣
十卦以咸為末自咸以下困解噬嗑與否皆言利用之事豫復損
益皆言精義之事困不利而解利噬嗑初九福而上六禍與凶而
否吉自一心一事至于天下之用皆盡于此矣豫言知幾之早復
言省過之速損言心之當一益言道之當豫精義入神之功亦盡
于此矣
吳一源曰咸後九卦皆發明理之貞夫一而不必憧憧耳往來屈

併无二致也天地所以成造化內外出入无二致也聖人所以臻神化推之事々物々何莫不然故知動靜之一致則能藏器而待動知小大之一致則能謹小以无咎知安危之一致則能危以保其安知顯微之一致則能見幾而作不遠而復知損益之一致則能損而得友彼非所困而困非所任而任忽小而惡積求益而或擊皆昧于屈伸之義以取凶憧々往來之害大矣

翁采舉十一爻以无心之咸始以立心勿恒終通章以心學言更隹以幾字作骨以一字貫穿程敘承曰咸九四心學也无心之心至一也一之体微而思慮勞焉則危原伸往來之間有微危之幾焉得其幾則藏而動危而安昧其幾則不度勢而困不懲小而滅不量力而折矣大哉幾乎非精義入神孰能知之故曰知幾其神正以幾之動最微一之乎微而无危也吉之見最先一之乎吉而无凶也若顏之庶幾亦以其心還而一于善而其行反而一于吉也一于吉則用利而身安矣故知幾者致一者也致一者天地萬物之道也得此道則損即為益失此道則莫益而或擊之矣何者立心勿恒也勿恒之心乃憧々之思所必至者危乎危乎孰與識幾之微而致之一者乎

宥卑以利用安身貫者亦佳言聖學一貫俱是利用安身之道困于非據何獲滅耳折足覆餗立心勿恒俱是不得利用安身之道者藏器待時小懲大戒不忘存保知幾庶幾致一皆得利用安身

貫以聖學為主造化物理乃證佐耳

之道者

憧々往來四節總意　此明感應之理出于自然以破咸之憧々二字而造化物理聖學總不外是　程敬承曰天下所以不用思慮者蓋原理本无二故亦曰同歸曰一致總言理之一也造化同此一氣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屈伸相感而利生聖學同此一理故精義入神以致用內與外一故也利用安身以崇德外與內一故也從精義利用以往便與天地之神化相契合天與人一故也渾乎其一故自可以致用可以崇德可以窮神知化何用思慮哉

看來不可將造化物理聖學三平重聖學上而聖學重致一上洪氏云君子之學在致其一一致百慮者何思何慮也用百慮以求致一者朋從爾思也何思非不思也思在同歸一致而不在殊途百慮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是也至于窮神知化則何思何慮之體以復而自然者不可知矣

陸庸成曰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之中无不同焉无不一焉神化之所自出也故天下至虛而至变之名從无起有皆由心造理自同歸心原一致歸宿處不妨交錯寧一中何礙因應彼憧々之思慮所為迷其歸一之源秖逐幻妄之境不惟喪心併喪天下故貴會于一與同之朕則宇宙間神化飛揚盡露太極可使人心造物通為不二真力于一與同之宗則心極內圓神變化總完

統二而言猶在同與二一致轉出殊與百

太虛可使下學上達共為兩忌天下何思何慮乎吾觀諸日今夕之往所以為来朝之来吾觀諸月今夕之来所以為来朝之往蓋前之屈即後之伸也吾觀諸寒暑析膠之寒不生于寒而生于烈日流金之暑不生于暑而生于堅氷蓋今之伸即昔之屈也吾觀諸物尺蠖之屈以屈為伸龍蛇之蟄以蟄為存屈伸則亦有同矣則亦至一矣可見天下自往自来寧必憧憧哉然則吾人之心豈其用之無用之地惟用之于崇德而已德崇于用而不知其所以用畢竟是何思何慮也天乃為德之盛歟

易曰憧憧往来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易曰憧憧往云云者何也蓋言天下感應之理順其自然何必心之擾而思哉何必思之深而慮哉蓋理原于太極本同帰也但事物之散見不齊其塗不能不殊耳而同帰者自若也理根于人心本一致也但此心酬酢不一其慮不能不百耳而一致者自在也君子亦由一理以善天下之施而普之無心順之無情耳何以思慮為哉

思是心之運慮是思之精帰是帰宿致是極致同帰以理之在事物言塗是所當行之路一致以用之在心言慮是心之裝念天下事原只一箇理但行將出来有千蹊萬徑耳人只一箇心但用將起来有千條萬緒耳此都是自然而然順此自然一了百了何用思慮重在同歸一致上致就以歸為致慮就以塗為慮何慮與百慮不同何慮人為之慮百慮自然之慮也要識得同帰一致皆理也思慮以理而無理外之思慮終日思而未嘗思終日慮而未嘗慮也

程敬承曰人之憧憧往来有過馳思天下耳孰知天下安係也天下寥廓盡屬之天下而不屬之我何處可容吾思慮哉帰本自同奚役于塗之殊致本自一奚嘗嘗于慮之百人第因天下應天下以天下還天下可矣而憧憧思慮妄所用之要玩天下二字

蘿紫溪曰往来是吾人不能無者所病者憧憧也但順理以往来者則思而無思慮而無慮如造化之自屈自伸著意于往来者則營營以思營營以慮殆不覺其繁且擾矣同歸二句明其不必思慮也所謂一以貫之也何思何慮者一也有思有慮者二也不得其帰而索之殊塗則岐路愈多不得其一而求之百慮則膠擾愈甚憧憧之害也下文言造化往来物理屈伸皆自然而然正為吾人學問張本

日往則月来月往則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来暑往則寒来寒暑相推而歳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嘗觀之造化矣日往則月来月往則日来日月相推則或明于晝或明于夜而明生焉寒往則暑来暑往則寒来寒暑相推則

由春而夏由秋而冬而歲成焉日月寒暑之往者非有心往也
氣机消而屈也日月寒暑之来者非有心来也氣机息而伸也
屈以感来者之伸以應往者之屈相感不已而明生歲成之
利生焉是造化之屈伸往来一感應自然之理也
此往来字即承上憧憧往来字説一節要模寫得自然意思如云
日往而月自来月往而日自来是也蔡云往則自来不待思而来
也相推即明生歲成非後一層　往来之序在外可見屈伸之氣
在內不可見自然之常理在屈伸用相感相字不必泥只重屈之
感伸不可説伸又感屈一屈一伸即是相感楊氏曰往則氣消矣
故曰屈所以感乎来来則氣息矣故曰伸所以應乎往其感也往

而屈者必有其應其應之来而伸者亦復為感相推之而功用不
息焉不感則不應即非利矣利猶功也明生歲成就是利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
又推之物理焉彼尺蠖之屈正以求伸而行也尺蠖无心也龍
蛇之蟄正以存身而奮也龍蛇无心也物理且然聖學同然矣
彼心之裁制為義而神即義之至妙者也君子精研其義至于
幾微必察以造于妙不容言之地則有真知樹有妙用而千変
萬化從此出矣用不于是趺乎義之泛應為用而身則用之由
行者也君子利其施用置于身也不[illegible]以游乎无入不得之态

工夫在精義二字不可平看

則有實行斯有真得而高明廣大從此極矣德不于是崇乎此
下学之屈也
尺蠖四句諭物理如此以下併下節俱言聖學自然之理求信求
字不着力尺蠖不屈則不伸龍蛇不蟄則不奮皆出于自然非有
心也　吴一源曰此專言感之利以示人正欲人養靜以一動忌
感以待感也而伸之利在言表矣　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亦是功
時候工夫全重精字利字精義故入神入神方為精之至利用故
安身安身方為利之至精即惟精之精神即合一不測之神精義
而至入神則往屈来伸不見其迹只是寂然不動本体而已何嘗
有一毫思慮哉然寂而感感而通無心于致用而用自致矣利用

即不習无不利安身即静而能安利用而至安身則其神不勞其
形不擾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高明廣大俱自安閒无事中来无
心于崇德而德自崇矣
精義正于一致處透其本原故義之窮會至神而不容思慮者無
不精到是為入神入神故泛應不測其曰致用者乃一致之所自致
也潘氏曰精義入神以致用蓋得其同歸者而殊途皆會得其一
致者而百慮皆通自无憧憧之擾矣　看来重精義二字二段詞
若平意實聯合程敬承曰精義二字是一頭顱義者入而出出而
渡入者也精義而入于神是到微妙人不知得處此微妙處即千
変萬化所自出而用自致矣用自精義中来伸伸做得[illegible]此身

□不受經柢之病而安言安而心在其中矣精神寧謐燭理□□
□大公□同自驗為一德之所以崇也利用乃致用所就德即精義
而有得于心者○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義未精而求精用未利而求利此机在我者也我所知也義精矣用利矣過此則机非在我也非我所知也至于窮天地合一不測之神而心與无動无靜者同机知天地推行有漸之化而行與一闔一闢者同運此則義精于无可精利用于无可利德極其盛是以本吾心自然之神通極于天地之神本吾心自然之化妙合于天地之化也此上達也伸也何非精義利用昌克

緣此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耳奚思慮為哉

過此〻字即上精義利用工夫以往〻字即下窮神知化境界然德有淺深理无精粗窮神知化亦豈出精義利用之外但精義利用猶待思勉到那窮神知化則无待于思勉耳神化只一理以存主言曰神以運用言曰化德盛非崇德之外別有盛德只是由崇德造到熟處耳

如前講俱依舊說分承精義利用來而窮神亦貼精義知化亦貼利用崇德亦分內外皆承來既重精義則過此〻字宜單承崇德者言德至于崇則精義之功成將復何所施吾力究吾心哉故過此□必更求知也過此有知則非自然之知雖憧〻矣益矣窮非實之窮〻盡之窮也窮盡則神由我主分明是窮神知非知識之知□契之知也知契則化自我出分明是箇化此皆德之崇都養到極盛處而自致耳何思慮之有

方魯嶽曰學以義為主精義以致用則用利而身安此皆所以崇德也聖學止于崇德不必過此而有知至于窮神知化則德盛自致所謂下學上達何必過此而談神化乎

葉爾瞻曰此節一氣說下過者轉境不畱之詞知曰或知非一定之真知是起念所迷所謂意障也未之或知智識俱忘是為神化神化不必指天地即心之神明變化吾德之自一自同神也吾德之自殊自百化也非有神可窮而窮之即神非有化可知而知之

即化非乃德之盛而稱神化者德得吾之心非添設一心而言盛也盛德神化不過還得何思何慮之本体而已

沈德培曰殊塗百慮往來屈伸都是義之條分縷析處從此只管精入神處直到窮神地位則一者同者在我始見天下不必于思故聖人不思而得謂之天道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易曰困于云〻何也子曰君子之于天下進而有成退而有據身名兩全者既度其身又度其人也今九四剛而在上如石不

[illegible]用也三不自量欲去之以為功適以貽譏而名必辱九二雖而在下如蒺藜不可依也三不自擇欲依之以剛災祇以貫禍而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雖有上六之應如妻之象身且不保妻其可得見耶

劉備處衆論而伐吳卒為陸遜所折辱豈不辱其名劉表不可依而依之卒為曹操所攻奉身无所妻子離散豈不是危其身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易曰公用云云何也蓋隼者鷙害之禽也猶小人之奸險也弓矢[illegible]器也猶君子道德為威也操弓矢之器以射禽鳥人也而用道德之威以去小人者則存乎得時用事之君子焉[illegible]子以忠信為甲胄以禮義為杆櫓解悖之器素藏于身然後待可為之時而動則動中机會何不利之有是何也器者動之乎時者器之用惟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則其推行有余其設施有權動而不括矣是以不出則已出則无克以除不有獲乎上六所謂云云者語成器于身待時而動者也

節末釋悖說有獲以上泛論末句方釋夫詞重藏器上不與待[illegible]極住天地藏諸用聖人藏于密君子藏器于身大抵[illegible]藏而後用前衒于外鮮不敗者惟藏器而不輕動自[illegible]時至則動矣何不利之有動利者動而不括者也是以獲之而悖可解也何不利且慮說至有獲正是无不利也成器要根藏字來器亦不成發于輕試也藏則涵養深磨錬熟大器成矣成而動所以獲也動字內有時字

吳因之曰能待然後見其能藏從來君子欲除小人者何嘗不負一才畧只為倖倖自見急于成功不以時動故敗乃事此由不能藏以待耳　要玩一人字天壤間撑持全在人此其人即藏器于身之人非徒自恃才具喜于有為之人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illegible]仁可恥而小人不恥不義可畏而小人不畏然則小人以禍[illegible]乎非也但彼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就其欣利避害之情術可勸之以福歆之以无咎故小懲于前大誡于後小人之福也

易曰云云正小懲大戒之謂也

重一懲字小人不可動以仁義此可歆以利害然以利誘之更甚于以害懼之也懲非小人之福而大誡乃小人之福[illegible]即善積而名可成惡去而身可保故必止惡于初過此則惡積而不可掩雖欲懲之莫能懲矣福者對罪大而言也此是聖人生物念頭開小人以自新之門　見利二句不平須知小人之罪皆由貪利求利不過貽人世之陷阱也見利而勸自然不顧仁義所以觸忌犯憲

于冒三尺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善乃成名之基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乃滅身之階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所謂積者豈小以積大也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一不善以為无傷則凡不善皆以為无傷惡自此積矣故惡積而不可掩是以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云云此之謂也

重惡邊積字宜玩惡起于微禍成于著小人豈一旦罪大莫解哉

[illegible]然位其初為不善也豈无畏忌之心不過以小惡為无傷非為其无所懲誠果无所傷而後浸浸不已以至惡積罪大[illegible]皆以小惡无傷做成許大禍胎滅趾不防必至滅耳此大誠者所以小懲也　惡即不仁不義而不去不為之心即不恥不畏之心也

孔氏曰即精義以致用者致用之至也即利用而安身者安身之至也不能有見于其始事至而後懼禍萌而後悔者則其次也若[illegible]初九是也過不能止則為噬嗑上九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未然之防自古記之是故心若危者所以安其位者也心若亡者所以保其存者也心若亂者所以有其治者也君子有見于此故四方无虞可謂安矣常若危机伏焉宗社鞏固可謂存矣常若亡形兆焉綱擧目張可謂治矣常若亂階倚焉夫有思危思亡思亂之心必有圖安圖治圖存之策是以身安其位而國家可保于无虞也易曰云云此之謂也

危亡亂皆就心說安危以位言存亡以國言治亂以世言首三句泛論其理下就君子說不忘危必能保其安于未危不忘亡必能固其存于未亡不忘亂必能致其治于未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兼危亡與亂之禍也身安應安其位句國家可保應保其存有其治句　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所以能休否而保國祚則不忘之一念係之也

前章言身安而德崇此章言身安而國家可保至末章又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則利用安身一句足以貫九卦之旨而憧憧思慮者非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位欲當德謀欲量智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當然後安反是則位必傾謀必敗任必仆鮮不及于禍矣易曰云云言其才德之

然知力之小而不勝其任也
德知力皆限乎稟而不可強聖人豈厚責以不能哉責其位而
不量己過分而不能勝任耳自古人臣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
由不勝任之故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
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
夫之望

天下事莫不有幾知幾者其神乎即交際觀之上交易諂下交
易瀆君子不諂不瀆是必能于諂瀆發念之初覺之早絕之力

耳其知幾乎然所謂幾者念慮方動而尚微而一念之善吉已
先兆其端者也豈易知哉惟君子見吉之幾即作而趨之不俟
終日之久而速赴焉果何本哉易曰介于云云所守之介如石
則靜極生明不用終日斷可識凡事之幾微矣但見天下事有
潛勝而微者即有顯著而彰者有巽順而柔者即有勇敢而剛
者君子无不先知其幾而圖彰于微圖剛于柔此誠見超物表
巍然萬夫之望也非天下至神孰能與于此哉

知幾至終日總言知幾易曰以下是知幾之由知微以下是贊知
幾之不可及神言心之神明非如鬼神之謂知幾其神句是一節
總領

知此存微彰四字與見幾而作更緊

時說指恭與諂私與瀆初分處為幾非也幾其在上下交之初乎
君子正當上下方交時私欲初發念慮就轉頭禁足不令過這些
子落在諂瀆窠臼中是謂知幾幾者動之微欲動未動之間也此
時此心只有箇天理只有箇吉正當吉之先見而隣着凶此處須
理會正好及早回頭若到形見勢彰更怎生奈何得故君子凡事
一見其几即便斡旋轉不善而就于善不俟終日之久而後知也
此便是見幾而作者謂見事之幾微即須動作以應之介于石
三句所謂神生定也衆人見亦于多欲故識在事後君子神清于
无欲故識在幾先初見其幾之微則逆知其後之必彰即于微處
圖之初見其幾之柔則逆知其後之必剛即于柔處圖之此正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處萬夫之望以其知幾合神也

蘇紫溪曰幾曰神皆心也神所以運乎其幾也自動靜有无之
間而至幽至微也則謂之幾自其通動靜而不可測貫有无而不
可窺也則謂之神非神而明之不可言知幾也言知幾而明之以
上交下交何也豫之時上下皆溺于豫故上交者多失之諂下交
者多失之瀆而不知逸豫之甚凶咎之媒也此非知幾也上交不
諂不以逸樂之情諂乎上也下交不瀆不以逸樂之情瀆乎下也
不諂不瀆何以為知幾舊說謂諂不諂瀆不瀆之關非也此心未
上交而知上交之理當如是此心未下交而知下交之理當如是
此正知微之顯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不宜多一凶字凡豫前

知幾出似吉而□□□，遠凶而就吉，无復祁□，故特言吉也。微字□中庸之莫顯乎微，舜之道心惟微也。動而顯者其吉已見，人何待而知之。動而微者其吉先見，非聖人不能知也。知微知彰□何□以孔程之說為當。孔氏曰，凡物之体，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于神道。程子曰，知微則知彰矣，知柔則知剛矣。大都微者彰之始，未有微而不彰者。柔者剛之始，未有柔而不剛者。君子知其微，又知微之必達于彰，知其柔，又知柔之必達于剛，所以為知幾也。　望，是超出萬夫非人望之望。

陸氏曰，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由

貞知得也。括之幾一而已。知幾則神，庶幾則復。幾者動之微，惟微者道心也。最初一念，止有天理萌動，故有吉无凶。先見其端之謂幾。稍後一念，便涉惟危，遂吉凶互見。能見于先見者，行與吉會，知幾者也。能見于互見者，趨吉避凶，庶幾者也。然在豫貴固守，故曰貞吉。在復貴乎奮，故曰元吉。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人心純之則一，淆之則幾。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彼其克復功至，與存不舍，而常覺之自心，止之自心，不待失而後復也。易曰云云，即顏氏之學也。

此合上節，一是介而知幾，貞体也。一是明而復幾，元体也。元即剛下所起也。分靜動見之，知几者无動而非先見其吉，庶幾者動无悔而卒亦歸于吉。庶几不作近道說，庶幾即上文知幾。上言知几，此言顏子庶幾，分明以知幾歸顏子也。弟自其一關，故曰庶耳。幾者曰吉之先見，而顏氏之庶幾，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正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先見之中，如大明將升，魍魎畢照，何不善之不知哉。　潘雪松曰，非真有不善也，使顏子待不善方知，非庶几矣。惟能先見于善不善之前，故能知不善不復行不善也。此是心体常覺，當下便是，故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此心所以為神也。常人不能當下默識此体，故遠于復，故悔，則有不善不能知，知而復

行矣，是謂不神。聖人知幾者无他，只得此先見之心体耳。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下事兩情專一而後成，故天地以氣升降，則萬物氣化而体質凝實矣。男女以精施受，則萬物形化而生生不已矣。夫天地兩也，絪縕兩而一也，惟一故醇，而造化所以无窮。男女兩也，構精兩而一也，惟一故生，而生物所以不息，此致一之道也。故易云云，言去一者之間，所以合兩者之專，即天地致一而化醇，男女致一而化生也。

絪縕以氣交，化醇亦以氣化。構精以形交，化生亦以形生。天地升

降其氣絪縕萬物化矣醇而未漓言萬物則男女在其中矣天地
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无窮並天地男女兩相
與上化醇化生不過帶說致一謂專一合兩者而為一也鄭孩如
曰此節雖猜交道但承上知幾二節来則一者幾之未分者也致
一而不使分則有善无悪矣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
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
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
勿恒凶

夫求益貴乎有恒故君子動以率民不遽動也身有順理之安

而[illegible][illegible]言以令民不遽語也心有和平之善而後語求以取民
非[illegible]求也上下之情意交孚而後求修此三者立心之恒可知
矣[illegible][illegible]動則民從諂則民應求則民與益道全矣若危逆以動〻
必[illegible]理[illegible]其與之忙迫以語〻為悖道誰其應之交未定而求〻
民必以[illegible]應已誰其與之莫之與則必奪君之有而傷之者至
矣易曰云云者正以危以動懼以諂无交而求立心勿恒是以
凶也

重在君心〻之恒三者俱就平時自修之道非臨時如此故摠謂之
恒修者脩之于平日也脩到安身易心定交處其動其語其求自
行无不得矣故曰修此三者故全〻是完全无缺即民與民應而

之偽也危動以下正與上相反兩介民不與不同上是偽與之
與下是取與之與以易對懼其義可見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懼
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

摠繳　陸庸成曰惟損乃得見致一之為真初求益反凶見无恒
之為妄幾摠引之以示安身之道于義貴精不誠不明憧〻何補
宜身名之俱失罪惡之難解危亡之相踵矣

乾坤其易章全旨　此章論先後天之易倫夫理而妙夫用通章
重因二以濟民行句陰陽二字是一章骨子首節以伏希畫卦言
二節以文周係詞言伏希非不能詳以告人而太上淳龐何待于
言文周非不欲忘于无言而民偽事煩言有不能不悉者惟時有

盛衰故易有詳畧聖人立教惟其時而已夫易二節俱是後天係
詞以後二節無先天後天者非是

陸庸成曰天地間至賾至動无非陰陽變〻化〻究歸于一人日
用其陰陽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情偽錯出趨避皆迷聖人像其理
以立象復闡其象以立言衰世之意即是无言之蘊不過于陰陽
道理剖决示人則寧獨聖人之情見乎詞哉体撰通德意之示人
固已深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
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伏羲畫卦始為乾坤两畫其易書卦爻從出之門耶何也乾坤

皆以撰為陰陽者乾体一而實性動而健陽物也坤体二而虛性静而順陰物也有陰陽則相摩相盪陰陽合德矣而八卦六十四卦之剛柔有体質焉顯而天地之撰陰陽變化之迹也剛柔有体則有以体之形容其似矣微而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理也剛柔有体則有以通之而發揮其妙矣此先天立象以盡意也

乾坤易之門至有体言諸卦由乾坤而成此乾坤為易之門也門與緼不同緼是易所包蓄門是易諸卦所從出也乾坤以兩儀二画言陰陽謂之物者乾坤是聖人所畫形質以象陰陽既有形質便是物　合德是奇偶相交蓋宇宙間无獨陰獨陽之理陽之動

即陰之根陰之靜即陽之根未有不合于陰而成陽者未有不合于陽而成陰者易模画其陰陽却有五根不已者在為八卦為六十四卦俱自合德中来也天地之撰合同而化者也神明之德合一不測者也使陽自為陽陰自為陰則天地或幾乎息而何以為神明哉撰如雷動風散之類德如健順動止之類總来不外陰陽体一之体此出来與形青抽画相似通即曲暢旁通之通是發揮其義使通達條暢也

葉尔燡曰以体根本上有体々字来以通即体之所通也撰猶事謂造化作用事蹟推出以示人者天地之撰无非神明之德以体天地之撰者便以通神明之德々通神明乃見陰陽合德之妙

陸庸成曰陰陽合德其門内之絪緼総是一机為五根而剛柔有體其從門而出者則摩盪之變化遂成諸卦而不窮矣乃知風雷山澤皆乾坤之無盡藏健順止悅皆乾坤之無二道雖德言撰則形下無自成之器離撰言德則形上無自神之氣撰者發陰陽以效質德者妙陰陽而寓灵此立象固已盡意也哉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夫先天之易本陰陽以盡意矣後天之易豈外陰陽以盡言哉是故周文係詞其稱名也或假物象或寓事情雖紛然雜出莫非陰陽至理之所在也何差謬之有此何意取于稽其事類蓋緣皇風下衰情偽日滋古今希覯之事聖人一々經歷之是以

思不得不深言辭不得不詳耳然則稱名之雜非聖人意也時也

此以下論後天之易稱名是卦爻中所稱事物之名不越是于理无差謬類即卦爻中所稱之事類意是思慮也衰世之意謂衰世民滴事煩聖人經歷許多情狀而後思慮及此若上古盛時思慮何嘗及此也

陸氏曰有種々之物斯有種々之名不包羅悉舉則所以道陰陽者不備故于旁撰處立名即于通德内示意此非聖人憂深慮遠饒衰世之風則立象足矣何必煩稱耶　撫氏曰陰陽二物也其合也未嘗不雜其分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未嘗雜也故曰陰陽

不必拘泥於開而去說

合德而剛柔有体合德故雜有体故不越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夫易因雜而不越矣而何理不備耶如陰陽消息天道之已然
者曰往易則彰其一定之理吉凶悔吝人事之未然者曰來易
則發其几先之兆顯而事為陰陽之迹也易則[illegible]以根極理
與顯者微之幽而性命陰陽之理也易則言理必托諸事故幽
者闡之天下名分不可亂也易則因陰陽定分而稱之各當其
實天下物類不可混也易則因陰陽成象而別之各從其類以
至是非可否皆本陰陽典常之道以發之言何有不正耶吉凶
趨避皆自陰陽得失之情以判之辭何有不斷耶是易也体天

地通神明无不備矣
夫易之字只承稱名之易來蓋彰往察來大都是詞上發揮乾是
下節也着詞一邊　上二節俱本陰陽說來此數句亦以陰陽貫
彰往即藏往所謂明于天之道也察來即知來所謂察于民之故
也　微顯是于至著中寓至微道理即神德行也闡幽是于至微
道理闡明在至著中即顯道也朱子曰顯者是粗迹便推原幽隱
的來說幽者微妙便就顯處發出來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
顯總是一箇物事　開者于各卦爻之下皆係以詞而開陳之當
名乃名分之名如君臣父子貴賤上下之名各當其分也辨物如
火炎上水潤下牛順馬健之物使各歸其類也正言辭也如元亨

[illegible]以當往察來以彰察亦不可乎

利貞潛龍勿用之例皆正言示人也斷詞占也或曰吉凶曰利不
利皆斷詞告人也開字直貫至此以見其開陳之備〻矣總承上
言其精粗隱顯俯仰遠近無揔无遺非是視先天之易為尤備也
　葉爾瞻曰往寓乎來〻而出于往故彰往察來著而字聯往來
有顯有幽故更着而字聯所謂彰察只在名物言詞故又著而字
聯
陸庸成曰易冒天下之道則彰往察來盡之矣天下之來其得失
憂虞之未然者總不出于往之理盈虛消息理有固然極著來
之朕也惟以往兆來即來藏往故顯著處却是渊微幽深處却又
闡發名必稱實物各有所論道理毫无四互論占决极无兩可体

撰通德言〻皆陰陽則皆陰陽之往來何不備焉惟其彰往察來
无不備如此故擬形容以象物宜則名小而類大矣觀會通以行
典禮則旨遠而詞文矣中以曲者乃樂玩之府隱于肆者乃通变
之門民雖二失得雖殊天下之動不貞于一乎哉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
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自所備之中詳論其妙其稱名也擬議一物之小而所取之類
皆陰陽变化何大也其立旨也包涵三極之遠而所發之詞皆
陰陽錯綜何文也易之言多委曲矣而于理未嘗不中易之事
常敷肆矣而于理未常不隱皆所謂雜而不越者易詞之妙蟠

兆一濟字明若始于了豈陳終于未濟其義可知矣

此其用豈有他哉聖人憂民二于趨避而欲以濟其行之所不及故作易定吉凶以告人而明失得之報也此後天之詞所以廣先天之教而開物成務者也

有六句正與雜而不越相應句句有陰陽取類者陰陽之類也詞文者陰陽之章也曲而中者陰陽之變也肆而隱者陰陽之精也須抑揚其辭以贊其妙重取類大等邊言稱名雖小而取類于陰陽甚大不可以淺近卑吾易也其旨雖遠而其文燦然有條不可以高遠荒吾易也言雖委曲而皆中于理豈高遠之書哉事雖横陳而本于至隱豈淺近之書哉此後天之詞不越乎先天之卦也

文者遊之顯對遠字說只是顯出其理以示人耳非謂本旨渾

朴而詞却文彩也　因二二句亦與衰世之意相應上古之世人心出于一故俗淳事簡有得无失有吉无凶衰世之後人心出于二故淳者瀉簡者繁愛惡情僞相攻相取而吉凶雜出于其間矣聖人因民心之二而欲濟其行故得則示之吉失則示之凶此報一明則趨于行者明微于疑二于心者會歸于一聖人之為世道至矣　程敬承曰理貞夫一而民二之有失得故二也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歸乎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也此其所以為衰世之意耶

易之興也章全旨　此章三陳九卦以示人處憂患之道見作易者之有憂患也反身修德處憂患之道也聖人无憂憂德之不脩不以所遭為患而憂所以處患者无其德故首敘先言在人為九德序稱不容紊者次節贊其德之妙于數而字見之末節發其德之用于數以字見之聖人所以彌憂患者誠至而所以與民同憂患者誠預也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始于伏羲而中微于夏商之末至文王係彖易道大明是易之復興也其于中古乎然文王係詞而當羑里之囚操心危慮患深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當憂患作易則易之為書无非教人處憂患而已

易憂患以憂患天下之于前章因二二句相承更緊

省來此承上衰世之意來則憂患二字宜照蘊紫溪不必扯文王

與紂即憂悔吝者存乎介及吉凶與民同患之意聖人之心无日不為身計亦无日不為世道計吾德未進吾業未修其憂患在一身民志未通民務未成其憂患在天下是故日乾夕惕无怠无荒皆此心之憂患自不能已耳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然處憂患之道无如反身修德試舉九卦明之德修于踐履而履與謙有焉致禮治躬則德有依據可日進于高明非德之基乎然始基不足恃也惟謙則知敬謹而心有持循非德之柄乎又參于存養而後與恒有焉謙以行禮則制外養中善端浚矣

涵得本意

一念之復所萬善之根柢故復為德之本然復而不守雖得必失滑一善當拳拳固守也故恒為德之固持守雖固私欲未盡去乎損則懲忿窒欲盡去其人欲之私又為德之修矣克治雖嚴天理未盡純乎益則迁善改過充長其本然之善又為德之裕矣德雖裕于常未必不變于困惟處困之亨不亨吾德之至不至可辨矣德雖亨于困未必不渝于終井則德性堅定終身于斯而不变矣然可與立者未必可與權巽則順入于理隨時制宜而為德之制也

此言九卦之德之序履謙在践履上說復恒在存養上說損益在修治上說困井在成德上說巽在應用上說 人之修德先務躬行實践所践履之際必藉此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以為憑藉依據之地然後德由此立故曰德之基基積累之所始也 一說履即践履不以禮言言践履從實地上行可以自下積累而上矣 謙不必說禮只說践履為是曰基猶然始基尚未學積驕心傲氣不盡恃也當執持此謙柄者心所執持也 復德之本本根也彼者陽之始生良心為道之根也擴而充之在我而已本與基不同基以行之積累言如築有个基趾本以善之根柢言如木有根本枝葉從此生也 固者物莫能傾也恒立不易方故曰固 脩者去私裕者長善 德至于有餘裕工夫已到非困安所驗之處困而亨養之現也故辨德以困也 人到得處困不能拔他胷中涵養已定无丧无得動靜常凝可與立也故曰地 地與困不同困是就所得而守之猶是勉強地則自得而居之安乃成德境界施用之妙皆由此出矣 既可與立則胸中有个把持自能巽順于理以制事變御裁制也如利刀之裁制布帛隨其短長无不如意也朱子曰巽只是低心下意凡要制事須是將心入事裡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將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錯了

程敬承曰九卦之序先履德以下為基也践履之始所積无幾謙以持之有基无壞矣践履如是執持如是斯善端可得而復復即存養本源也過此又要守得住又要修得力又要充得滿夫萬善完滿亦萬境順逆何處困之不亨是可以驗吾德矣德至于處困不移則常永貞固有居安資深之意然後能巽順于理以裁制事變也要識得順理制变妙在善入巽順而入徹于幾微非有一定不動之見者不能故本義用然後二字 張幼于以前八卦皆治已而以實践為先後一卦始應物而以順理為主蓋濟民行之最要當先者也 一說九卦重困謂困與憂患相應始之修德于此乎證後之体用于此乎始也故困非所以修德為諸德之辨

姚承菴曰六十四卦皆可處憂患而特取九卦者凡人當變故時自然收斂撙節從履謙約束其身心以至神明變通處故取九卦言耳

復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
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九卦之妙何如禮非強世若甚和矣然天理民彝之極毫不容
增減而至爲能謙則我自卑而人自尊之我雖自晦而德自顯
著也善端初復亦云小矣然理欲之介炯乎不昧辨于物也德
既有恒雖處紛雜而吾德中存獨覺其意味之長不厭也損主
懲忿窒欲初固難矣然克治既久習心潛化後何易也益主遷
善改過所充長矣然善復吾固有過去吾本无曾何設也困則
身窮而道不與俱窮无入而不自得者何通如之井則安定不
摇而可待天下之感是体雖靜而用則動也巽則稱物之宜而

泯其應用之迹是用雖顯而机則藏也
此贊九德之妙須抑揚說重下半　和而至謂順乎人情止于天
則也　尊而光謂德不可踰名不可沒也　復小非以一念為小
舜曰惟微孟子曰幾希此心全体自是小而不容淆也所謂几希
之微聖狂之路人禽之關也　雜而不厭人生動用酬酢事变非
一而常德固守于己毫无厭斁不以外而喪所守也如曰避囂以
求靜非能靜者矣　先難後易忿難平欲難遏而猛省一着自漸
漸熟而安之何難也　長裕不設着於處俱在損之先難時集至
于益不過長其善心以造于充裕之地不用安排着力而然設者
修張也不設則无修張欲速之意乃所以為益也　困窮而通處

困而說也窮其身不能窮其心超于困之外不謂之通而何
井居其所不動也遷者移此及彼之謂泉之用也惟不動之為動
故於使說到於發不窮特就在体內發說其能待天下之用耳
巽為德之制如持權以稱量輕重者然但權变在我神机在心有
非人所能測其際故稱而隱者委曲善入不露形迹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
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九卦之妙如此其用何如行已非禮則乖戾不和是禮所以和
其行而使之中節者也行禮非謙則倨傲无本是謙所以制乎
禮而出之以遜者也以復而用之則己自覺悟而良知不為私

欲所蔽以恒而用之則久暫不搖而天德不為事物所奪用損
之懲忿窒欲而己私物誘之害遠矣用益之遷善改過而進德
修業之利興矣用困之窮而通而怨天尤人之念絕矣惟井体
能遷則安而能慮故析經事而知宜惟巽德為隱則入而善出
故達變化而知權凡卦之用如此要皆反身修德事也何憂患
之難處哉
此
九卦之用根上節來惟和而至故可用之以和行以用也進德
以行始却非可矯強為者故用履以和之　制節制也人情驕亢
多過節而失禮惟謙則卑以自牧可以制伏驕亢之氣而歸于天
理自然之節故曰謙以制礼謂謙乃得礼之本然非謂禮過于矯

[illegible]而用謹以制之也 自知一說自知猶自主也人心放逸在外方寸中便无所主善念既復則中常惺惺而自家有主矣 一說善端之存獨知之契也謂心獨覺而不蔽也 一德者一其所復之善謂心不二而能久也 遠害遠其害于德者非修到易處未必遠也 興利興其利于德者即有自裕无待外索殊求其利也未必興矣 寡怨困而心亨之驗也自得于心故怨尤之意消辨義井養不窮之用也井以安靜為体中有定体故辭度之慮精辨者是非可否辨別精明不爽毫髮也 巽在辨義之後辨到精微委曲處細心以入自能從心以出也行不定在一處行权亦不是外義而行即善通乎義而自適其輕重之宜不泥亦不離者也

洪兖山曰德始于踐履而終于行權行權之為用大未易言也游氏曰行權者大過人之業蓋處憂患而能極天下之變患者矣乃其為德則曰稱物之宜潛隱不露彼以英心盛氣臨事者豈過人之術哉

程敬承曰處憂患之道非必身當憂患以是道處之觀德必辨于困則平時修德工夫在未處困之先可知

陸子靜曰九卦之陳履謙復恒損益所以豫其內困井巽所以制其外復而先以履謙蓋履上天下澤而人居其中尤辨一身所以舉錯動作之由謙以自持使精神之聚于內則此心斯可得而復本心既復謹始克終以得其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為

大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于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于道有左右逢源蓋至此則順理而行无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无往不入矣

易之為書章全旨 此承上章說來上是論處憂患耳此論處憂之故欲人常自戒慎而不涉憂患之途也通章總是贊道之屢迁重變字易一变也易之有辭亦变之所為也二三節是变之警人末節正教人善用其变要看不可為典要與既有典常二義融透不可為典要者固此卦爻之变也既有典常者亦此卦之変也卦爻未始有定変而変未始无定理所謂會通典禮是也易中言貞神易貢即言方知言貞勝即言貞一言立本即言趨時曰度曰故

曰次即不可為典要内求始无典常在也非变則貞而辭則方也一說屢迁以变言二三節以詞言末節示人由詞以達变也亦可從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変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変所適

易之為書其可遠乎所以不可遠者以其為道也屢迁屢遷何如道不外九六也九六変動不居方所周流于一卦六虛位之間以兩位言則或上而或下也以一位言則易剛而易柔也此豈可以一定之典要拘之哉惟変所適而已変在上則上変在下則下変為剛則剛変為柔則柔変之所在道之所在也其屢

故即是承
出入之度

迁如此、
為書句一章大旨屡迁又是一節總頭不遠二字諸說多影响盖易道至变也而至常也不即不離與之為一始得稍差些子便覺陽遠く則非是耳如此說方與苟非其人二句意相連屬位未有爻曰虚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画往来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虚言屡迁故不居不居故虚如乾之初九忽上而居坤之上六則坤变為剥坤之上六忽下而居于乾之初九則乾变為姤是位之屡迁也如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生爲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爲是慣之屡迁也何典常要約之有惟变所適而已適即迁也下文適于出入之間則貞其度而外内之知懼遵于憂

患之際則明其故而尊親之如臨何也屡迁之中遂生得失大抵來于度則得背于度則失憂患之故由度乎也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然非幻而未有則也其出也以度而使人知懼于外其入也以度而使人知懼于内不特此也于出入以度之中與警懼人處在在憂患又明其凶咎悔吝所當然之憂患與夫所以致憂患之故使人常懷兢惕惟恐一失其度或陷憂患之中雖无師保以訓之保以輔之如臨之以父母而不敢忽也易令人畏如此如之何可遠耶

其出入以度二句緊承上惟变所適來遂出適入即道宜出宜入的確不可渝者故以定則言而曰度度即无定中之有定即下所謂典常也度之所在順之吉逆之凶令人凜凜有懼心焉知懼謂獨知之地戒謹恐懼也使謂神机自動若或使之也

但言出入猶參禍福兩途那言憂患更奮與緊警策而戒懼之至比上深一步矣故云云　子瞻曰憂患之來不明其故則心有苟免之心而幾于避禍矣故明憂患又明所以憂患之故師者教之道保者保其躬也此以禮法繩于外者言臨父母以愛敬本乎天性者言以明知懼之心乃道之自然不能已者非生于外之嚴憚也此二節俱就变言總是明屡迁之道度即道也出入有度正其道之屡迁体事而无不在也下節又者言卦爻之变明于其事

欲人知為憂患而避也明于其故欲人知憂患所由致而得避之之方也亦以其道之屡迁体事而无不在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凡人不能違变則抱尸問易之餘因所值之卦爻由詞以度其理則出入之度憂患之故昭然于詞之中不可為典要者既有典常之可守矣夫以不可為典要者為典常之可守則至常而至变者必其神明嘿成之人心具一变方能通易變乎不窮也不然屡迁之道豈行乎哉

時說謂变无常而詞有常故教人沿詞以求卦爻之義如此則变與詞有二矣不知詞之所指即道之所迁道以屡迁為常可率詞

行有活潑意

而㨾也。故知常者通變者也。无二理也。方即度字，典常即方也。即以變為常也。沈德培曰，其有典常者，即是不可為典常者也。即就是不可為典要。如何可以泥得。故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說一介被字，便含終意。說一介既有字，便含未了意。說一介於字，便含无先說一介常字，便含未始有常。夫无方之方，必員神者能肖之。无常之常，必超脫者能貫之。　其人非泥詞拘方而謂其人以會典常于不可典要之中而謂之其人也。蓋易道以變為常，行道必通常為變，不然，踰度固遠也，循循度而謂毫釐千里亦遠也。雖行而實非行也。故易之遠遠于无其人也，有其人則實實能行，而易在我矣。

陸庸成曰，易之為書不可遠，非書不可遠也，道不可離也。然人不能遠易而亦鮮能行易者，何也。至變而至常，人但日鼓舞于易之中，未有神明默成者也。凡百家之言，不可為常，則亦不可為度。其可以為常，則必不可為變，皆非道也。道則有定体，无定用，故屢遷者變也，不可為典要者也。變之所遵者度也，㨾之有典常者也。体三極之道于變動之際，會貞一之理于趨時之閒，非其人孰能行。

易之為書也原始章全旨　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雖以卦爻並論而語意重爻一邊。首論六爻之始終，次論爻之初上，又次論中四爻，分二四三五陰陽以見遠近貴賤安危之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其致意在中四爻，而四爻之中又在二五，居二体之中也。時

宜一氣說下卦既以始終而成便見六爻相雜

物二字是總頭，二節以下俱發明時物相雜之義。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易之為書，有卦有爻，卦之質何以成哉。必原一画之始而要六画之終，則貞悔全，內外備，而一卦之質成矣。若夫卦之六爻，或陽位陰居，或陰位陽居，而相雜也。惟其時物耳。蓋陰陽二物，各以時成，故時乎陽則陽，時乎陰則陰，初无定体之可拘也。

時說謂上二句論卦，下二句論爻，不知六爻不出于一卦。衆，原始要終以為質者，正論六爻所由成耳。　通節以觀，易者言卦爻據見成說，非聖人立卦生爻時也。原要二字不著，及始終即初上也。言始終則中四爻在其中矣，非下三画為始，上三画為終也。　相

雜，如初三五陽也，而陰或居之，三四上陰也，而陽或居之，非剛柔相閒也。　時，六位之時，指卦中逐爻言，非趨時之時。剛柔即是物也，時當剛而剛，便是剛之時物，時當柔而柔，便是柔之時物。此節揭一質字以定其大体，又揭一時字以看其妙用。体有定而用无定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自時物見于初上者言之，初則其理幽隱而難知，上則其理明顯而易知，何者，初在卦為本，本則微露其端，故難知，上于卦為末，末則已闡其蘊，故易知。故遐想聖人當時係初之辭，必擬其當假何象，當著何占，不輕率也。至于係上之辭，不過因初之象

占卒成之耳。何待擬議哉。
其初上。時物之難拔不可說。質未明。質已成。蓋此乃成質。後係辭八時。只以四中所具之理。言難知易知。以後人觀易言也。初擬卒成。亦以後人逆推聖人之係詞而然也。卒竟也。竟初所擬之意。以成其終也。如乾初爻擬其陽之下。曰潛龍。至于上之亢。不過因乎初而言陽之極耳。坤初爻擬其陰之生。而曰履霜。至于上之戰。不過因乎初而言陰之盛耳。餘可類推。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初上二爻。固足該始終之時物矣。若夫陰陽贜亂之物。雜而陳之。剛柔中正之德。撰而出之。如物之純德之善。則辨為是。物之

雜德之惡。則辨為非。若此者。不兼中四爻。則物雖雜。而萬物之情。豈盡類乎。德雖撰。而神明之德。豈盡通乎。是非雖辨。而得失之報。豈盡明乎。信非中四爻不備。而初上未之備也。

此言中爻之時物。若夫二字。承初上來。雜物如潛龍見龍之類。撰德如初九陽剛在下。九三剛健中正之類。辨是與非。如初潛二見。各以其時是也。上之亢則非矣。此即類萬物之情。通神明之德。明失得之報也。非中爻不備。是得初上非不有之。然擬于初者未詳。成于終者幾盡。惟合中四爻。則其時物之相雜不一。而詞占之擬議甚詳耳。　德與物是非要看一串。德即物中之德。是非即物與德之是非。

要與要終原求中四爻未必前辭與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六爻既全。則吉凶存亡之理具矣。噫。人欲究極天道存亡。人事吉凶。玩六爻之詞。居然可知矣。此特自衆人言也。知者惟據彖詞觀之。則吉凶存亡之理。雜陳于時物間者。已識其槩。而所思過半矣。然天下不皆知者也。中四爻可不備乎。

存亡者。陰陽消息。吉凶者。人事失得。承上是非來。臨楨。是非則存亡吉凶。要之則可知矣。要者。得其要也。居者。无待于動也。知者二句不重。甚言六爻不可不備也。見得天下知者幾人。使六爻不備。則百姓之愚將有貿貿者矣。故末復以中四爻論之。

龔蒼括曰。彖者原始要終以為質者也。故智者觀之無待於爻。蓋

所要愈約。則所知愈易。中四爻者。六爻之要。而彖者又一卦之要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以二四爻言之。二四皆陰爻。皆能為柔順事業。固同功矣。然位有遠近之異。故其善有不同。二非无懼。而譽常多。何也。四位近君。動有偪之嫌。故多懼也。觀四之多懼由于近。則知二之多譽由于遠矣。夫柔之為道。非附陽剛不能自立。不利遠者。二柔也。而遠于五。大要得无咎而多譽者。以其用柔得中也。惟柔中則張弛合宜。不過于柔。故多譽也。觀二之多譽由于中。則知四

八分明析于不中矣
二節中言中爻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前雜物數總論中爻之位不
曾分析何如此從因同辨異功者力量所能善者賤位所值善即
善懼所謂德行也譽與懼皆人臣隨位自盡之善物也用者德之
所也柔中只重中字言其才質雖柔而其用則中也柔而不中安
能多譽乎 要識得多懼多譽不在位而在德居位者亦以德為
貴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
耶
以三五言之三五皆陽位皆能為陽剛事業固同功矣然位有

君臣之異故其善亦異三非无功而凶常多五非无凶而功常
多何也五君位而貴則操得為之權故多功也三臣位而賤動
有掣肘之患故多凶也要而言之三五皆陽位以柔居之則委
靡不振君臣胥失其道三固多凶五亦不能多功也不亦危乎
以剛居之則剛毅有為君臣各得其職五固多功三亦不至多
凶也其有不勝耶是知遠近貴賤所謂物也剛柔中正所謂德
也譽懼凶功是非之辨也自非中爻何以悉備哉觀彖者可忽
意于斯耶
五君位也何事任與三同也君相總以天下國家為事故其任大
責重同也若柔懦便不勝任惟陽剛方能有為耳蓋二五皆剛位

經道守貫

亦以九居三以九居五是謂以剛居剛其才力更无險柔之雜
以六居三以六居五是謂以陰居陽則其才力便有未到處矣
二四言其善不同三五不言者雖以凶則不可言善亦由二四皆
臣可以比量三五君臣之際善則稱君不敢較也觀上節末句然
到柔中此節然到剛則人臣以德為本可知矣
廣大悉備章全旨 此章與見易之廣大悉備意天下之理三才
盡之易之三畫已具三才六爻總是三才自爻以下名物不一莫
非三才之散殊此易所以為廣大悉備也此與上章皆言周公分
爻之事亦自有易後看得作易時有此道耳
胡雲峰曰前章始以質言此章末以文言卦必舉始終而成體故

曰質爻必雜剛柔以為用故曰文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
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易之為書也其統之无不包析之无不盡廣大而悉備者乎何
也天下之道盡于三才方易三畫成卦上畫有天道焉中畫有
人道焉下畫有地道焉三畫具三才矣又兼此三才而兩之故
有六畫六畫非他也上二爻即天道之陰陽也中二爻即人道
之仁義也下二爻即地道之剛柔也六畫亦三才之道矣
廣大悉備是一章骨頭悉備又承廣大來言易書含蓄條多包括
得盡而其中无一不具也有天道以下言三畫也是三才六畫也

凡三才易之小成大成无非此一理之統貫。豈不廣大悉備。廣莫如地道。大莫如天道。悉備莫如人道。其盈卦也仰觀俯察近取而衍者也。無兩即是因重言無此天地人之道而加一倍焉。是兩之也。三才有兩。不惟有天道而人無有天道之陰陽。不惟有人道而又兼有人道之仁義。不惟有地道而又兼有地道之剛柔矣。

方魯岳曰。天地人謂之三才。天不能覆萬物。非才也。地不能載萬物。非才也。人不能一體萬物。以天地之心為心。是不才也。希聖人法天地。庶幾免於不才也已矣。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太易備三才之道。則爻之所在。即道之所在矣。故道之變動不物所流六虛。所謂之爻。爻者交變之義也。爻之比應承乘。有遠近貴賤之等。故爻不專謂之爻。亦有名為物者。以爻之等猶物之有齊故也。物之剛柔雜居。有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之相間。故文不專謂之物。亦有名為文者。以六位錯綜。猶兩剛之經緯故也。以至是文也。有以剛居柔。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柔居柔。剛居剛而位不當者。則其義亞有得失。而吉凶生其間矣。可見爻者道之變動。物者道之散殊。文者道之昭著。吉凶者道之淑慝。莫非三才之所貫也。易之廣大悉備信矣。

此承上三才之道。歷舉易中所有之名物。莫非三才之著見也。以久作主。物文吉凶皆根夫來。有等相雜不當。皆根變動來處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承乘比應。宛然卑高之陳。剛柔雜居。燦然文章之著。其文之當者无論矣。惟不當而時位之得失滋多。故吉凶生焉。亦三才貞勝之理乎。　變動不是陰變老少。亦不是初剛二柔。只是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盈。初潛二見三惕四躍。因盈取義。便是變動。　物即惟其時物百物不廢之物。文即柔文剛剛文柔之文。不當非謂當即吉。不當即凶。不當內自有吉凶之不同也。不可添出當位來。以剛居剛。以柔居柔。是為當位。亦有以剛居剛。以柔居柔而不當位。若大壯初九。同人六二是也。

蘇紫溪曰。天之陰陽消息無端。地之剛柔變動靡定。人之仁義邇

運不居。而爻以効此也。故曰爻。有爻則上下以辨。貴賤有差。是三才閒之物。所以羣分而不紊也。既象其物宜。則剛來文柔。柔來文剛。三才之文。所以經緯而成章也。然是文也。豈能一一各當哉。天地之文。不能皆祥而無災。人道之文。不能皆得而無失。而吉凶生矣。信乎易之廣大悉備也。

易之興也全旨　此原彖辭所由具。而因以見聖人憂世覺民之情。蓋原易興于中古。遂連贊易之為書者三。一則以有詞而變始有歸。一則以有詞而彖爻始著。一則以有詞而三才始顯。皆未直指文王也。故復原易之興。而以文王之盛德當之。又復因其憂患作易而繫之以詞危。使天下知懼而咸納于无咎之域。則衰世之

易傾惕人以易致傾二句總是繹危

其在斯乎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之復興也其時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其事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文王以是德當是時遇是事故其所係之詞皆有警戒之意而危焉詞之危也何如蓋以危懼為心者易則係之以平而謂其有和平之休若或使之平焉以慢易為心者易則係之以傾而謂其有傾覆之禍若或使之傾焉夫危易以異而平傾頓殊玩其詞味其意自不得不凜凜于心可見詞之危矣然是危平易傾之道所該甚廣凡天下百事平者皆生于危傾者皆由于易非有廢此哉然聖人發之于詞何也以危懼之道啓人畏慎之心慎之始又慎之終大要使之保其平而免于傾總歸于无咎也此之謂與民同患易之道也

易興于末世興于盛德者須玩一當字非末世則民偽不滋非盛德則易道不備非文王因羑里而處憂患則憂危慮患之心不深故易詞之危當自履憂患中來上危字以警戒言下危易以人心言危平易傾就詞言而人事暗構危言之不足則反其詞而為易傾益以惕人之危也危者作事必圖萬全理當得平安故易詞係之以平如吉利无咎是也易者凡事无所顧慮理必致傾覆故

通章以易簡知險阻言

易詞係之以傾如凶害悔吝是也使者易使之也點一道字見得世无偶至然禍亦无倖免之禍必理所當然非聖人擬理示以危厲之意使人知所警而不蹈凶幾非謂遇禍始懼也 百物不廢正是道之大處懼以二句指出詞危緣故夫禍莫大乎平平莫大于无咎危其詞正懼人叔終始使人不敢生一易心而要歸于无咎耳 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者常人始乎憂卒乎怠故易其懼人不以始為易而以終為貴 无咎乎禍也懼而要无咎即危平之意易之道即教人以危懼求平安者也故善用易者惟存一懼心而已

馮常伯曰二道字相應平傾事也所以平傾由于危易此精蘊處

此以簡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章全旨 全章在知來截上言聖人具心易之妙不假易而知吉凶下詳聖人倚易之事使人以易而知吉凶末節不過即人之詞以明易詞之以情遷耳

程敬承曰易簡知險阻是通章骨子說之研之者易簡也定之成之者易簡也象之占之者亦易簡也成能與能所以使人就易簡之驗而出險阻之途也至末段見發情遷之義蓋情即險阻之情而天下吉人常少其餘若叛若躁若誣若疑若失守皆險阻之類也吉凶情遷无非教人就人情中知險阻耳易簡理得則聖人作易以教人之本也

此所謂无
上蓋而知
吉凶者

陸庸成曰上章言无猶此章又言吉凶吉一而已凶乃多途故吉之先見只云吉事有祥耳至于為險為阻而凶害悔吝轉轉相生非乾坤聖人誰早知之又曷能預定之其能悅能研之能由知險知阻之知也故成能之能由知器知來之知也知以啓能能以示知皆恒易恒簡中自呈之靈明自運之變化无非各指所之以告天下而已八卦以下乃聖人本獨知以成能者也 象变不一則其情亦不一易情无窮而總窮于吉凶卦象之告情之蘊也變動之利情之符也爻象之情言因卦象而有定吉凶之情迁因变動而无定然无二情也即情迁之中自有不遷之情故凡易之情于相得可概見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太極之理一也分布于乾坤而体會于聖心自其心純乎理有乾之名自強不息極天下之至健也至健則不可屈撓其本德而見之行迎刃立解易矣而于危机所伏則不冐進為知險焉未嘗以易心處之也自其心順乎理有坤之名安貞无為極天下之至順也至順則无煩擾其本德而見之行行所无事簡矣而于憂患所值則不輕試為知阻焉未嘗以簡心蹈之也

此承上章言聖人得處憂患之道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乾坤非二聖人也聖人合陰陽以成德自其秉乾之健則會易知之理而恒易自其秉坤之順則會簡能之理而恒簡易本无險故險之瑞舉歸坐照簡本无阻故阻之幾无不前知觀于水天為需義不困窮則乾之知險也險莫如水也山地為剝順而止之則坤之知阻也阻莫如山也

易簡自无
險阻而曰
險阻只為
上文憂患
而言

知險知阻全自易簡中得不必着意去知之也以知以實何等現成若要去知便非易簡蓋由易簡以避險阻則險阻无隱情矣非待已險而知險已阻而知阻也 彭山曰至健至順者健順之極而不見健順之迹也恒者恒久不已也若乾不知險其為易也不能恒若坤不知阻其為簡也不能恒不能恒易恒簡則非健順之至矣 程紀曰健則遇險亦易是為恒易順則遇阻亦簡是為恒簡

非承極矣

蓋于嚮因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當有也是故處下以傾高則高者畢見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則險阻无隱情矣

能説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故无事而易簡所涵理自融洽吾以觀其悅心之妙焉有事而易簡所應幾无詳審吾以觀其研慮之妙焉由是不險阻而吉也此悅且研者能定之而亹亹成其趋趋之以易簡而已矣險阻而凶也此悅且研者能定之而亹亹成其避避以易簡而已矣

着天下
又一补

所說首節聖人得乾坤之理而前知也二節聖人所以前知之故
以有心易之妙也三節有可知之理以明聖人所以悅心研慮而
前知者正在此也今據新說此節發乾坤之能事正見至健至順
者知險阻而不陷于險阻非推原所以知也上節易簡使是知之
原知　悅心研慮使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事未來時這事理見
得精透毫无牴牾阻滯自然徹忻決洽是悅諸心既理會得了事
到面前又把所知之理更去研磨一番熟思審處不使有毫厘之
差是研諸慮　時說吉凶二句照本義分屬言悅心則吉凶之理
皆其胸所素識故險阻與不險阻必先知之而有以定吉凶若使
理不融貫則不能裁決事幾如何定天下之吉凶研慮則參伍錯

綜也以有斷險阻亹亹避之不險阻亹亹趋之若使慮不研審則
遇事怠忽如何成天下之亹亹省來此說最穩但如上講不分屬
亦佳　要識得通節根易簡來悅非安排研非強探一易簡也吉
凶藏于无形至難定也亹亹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一
易簡也
蘊然溪曰聖人之心以乎天下聖人之慮以乎天下既自知險又
使天下之不陷於險既自知阻又使天下之不困於阻故曰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總是易簡自然之功用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此其自然之知豈待卜筮哉亦理之先見耳天道有變化而消

息以殊人事有云為而得失以判此理之著于明者可象也天
道有吉必有禎祥以開先人道有吉必有休徵以呈兆此理之
通于幽者可占也聖人以吾心之定理而象貌之則險阻之一
定者灼知其故矣以吾心之先見而占度之則險阻之未來者
預識其几矣此皆聖心之易簡藏往知來故无不可象得无不
可占決也
朱子曰此節上一句是說理如此下是聖人即理上知得在陰陽
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惟其理如此故象之而
知已有之器占之而知未然之來　天地間只是箇理聖人亦只
是知得這箇理其所以悅心而定吉凶研慮而成亹亹者不過以

此理而之成之耳理之所在所謂心與理會以乎此也所謂理因
感發以乎此也所謂悅心研慮即此象字占字意所謂定吉凶成
亹亹即此知器知來意　變化即乾坤闔闢往來之變化云指言
為指行即出入進退與日用應酧之類人事與天道相符則吉事
有祥矣有吉事即有吉祥如在變化則先見于垂象在云為則先
動于四体大抵天下事皆本此心之天理而出皆是吉事非下吉
亦稱凶事不必增入凶事一定曰器未定曰來象是比方之謂以
其理本一定故一比方而可知占是考究之謂以其事應未至其
幾甚微故必考究而後知此言易簡者无不知也
一說象事占事通頂吉事有祥說潘雪松述曰變化即乾坤闔闢

往來之變化變化顯設于人心則云為也人心應感至神言云行
動无停机无滯迹如天道闔闢往來變化之自然此幾也善之先
見而為吉端者故言吉事有祥〻未有形而已見于心故謂之象
象之所見即事也事之所成為器故云象事知器占者因象而占
驗吉凶謂之占事所占之事即象事也事應未至其幾甚微考究
而知故曰占也
蘊氏曰天道變化无停机也人事云為无定迹也而其吉事之有
祥者則在吾心焉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以此吉事而
象之則千百世既往之事不過此理以此吉事而占之則千百世
未來之事不過此理何者而遺于聖人之知哉聖人而知器知來

則天地之道惟聖人知之天地之化惟聖人贊之是天地設位而
聖人成能矣百姓之愚皆能定吉凶成亹〻此之謂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也此所謂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illegible]而知吉凶聖人能之而非百姓與能也易可无作乎是
故天地設位則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者之理行乎其中此天地
所能也然无心之化難以告人則其能有未全者聖人以知器
知來者作為易書是天地所不能者得聖人而成其能矣由是
人欲定吉凶成亹〻也既先謀之人以審是非復抱尸問易謀
之鬼以決趨避則知器知來不惟聖人能之雖百姓之愚皆可

以易知器以易知來得與聖人之能矣
與聖人作易使人亦得以知險阻也從天地講起天地乃易之
原也所謂易知簡能也聖人无卜筮而知吉凶何消用易但要百
姓與能則易不可不作耳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
與聖人所已成之能至于百姓與能則人〻皆能趨吉避凶就易
簡之歸而天下不墮于險阻矣楊氏曰百姓與能此之謂易簡而
天下之能事畢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聖人作易何知易有八卦或以純陰純陽之象告或以雜陰雜
陽之象告易有爻彖或以全体之情言或以一節之情言然象

之所告情之所言莫非吉凶如何見之蓋卦爻中剛柔雜居則
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而吉凶可見矣象之所告〻以此也情之
所言〻以此也非所以成天地之能而百姓得以與能哉
此與下節正聖人成能之易所以使百姓與能者也總不外象詞
變占八卦以象告畫卦之易也爻彖以情言係詞之易也變動以
利言推變之易也吉凶以情遷定占之易也　八卦合六十四卦
合內象指卦畫未有詞也故曰告情是卦爻所具險易之情如下
愛惡情偽是也言即言象之所告剛柔二句總申乃所以告所以
言也
程欽承曰聖人作易成能不過欲人知險知阻趨吉避凶耳而吉

以何自見也。當初聖人畫為八卦、僅以陰陽之象告耳。未必百姓愚遂能知險阻之情也。惟有爻彖之詞、乃始以情言。于凡象告中、則柔交錯而當否互異者、吉凶居然可見。此百姓所以與能也。見得聖人係詞皆本于卦畫自然之象。而爻彖所發、乃情之不能已耳。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夫有象詞必有變占於揲扐之初、老少未定、所謂變動也。此雖未成卦爻、而趨避之利已寓、非以利言乎。及求卦之後、所占決已著、必有吉凶也。此則因卦爻之情、消息當否之異斷之遷徙、非以情遷乎。情遷何如。卦爻有愛惡相攻者焉、愛相攻如中正相與、故吉生。惡相攻如不中正相與、故凶生。有遠近相取者焉、遠相取、如有他不燕、而悔心生。近相取、如乃亂乃萃、而羞吝生。有情偽相感者焉、情相感則為道義之交、而利生。偽相感則為私邪之合、而害生。凡易之情、近相得、固為貴也。遠不相得、亦无害也。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致凶者此也。或以偽相感致害者此也。即以不善相取致悔吝者此也。夫悔吝利害、皆吉凶之屬也。而各惟其情如此、故曰吉凶以情遷。

此主尸卦上看、變動是卦爻所值之變動、即爻象動乎內、吉凶是卦爻所值之吉凶、即吉凶見乎外。一是變、一是占。是故以下係吉凶情遷之實、亦由變動來。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是吉凶固以愛惡之情遷矣。至若悔吝以遠近之情遷、利害又以情偽之情遷、則悔吝利害非吉凶之屬乎。情偽遠近非愛惡之屬乎。此三者總之凡以致吉凶。然而位近者吉凶尤多、故凡易以下槩以近明之吉凶重于利害、重于悔吝、故總之是箇吉凶以情遷。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

通節皆言情遷、而首句以利言者、謂爻之變動、本欲人趨吉避凶、而先不知其有吉有凶之不同、則以情而遷易。蓋以爻詞明人情之險阻、故係之下四者、而後知所以趨變動之利也。　愛惡以德言、如中正相與、其情便和諧得吉。不中正相與、其情便拂逆得凶。蘇子瞻曰、順其所愛、則謂之吉。犯其所惡、則謂之凶。夫我之所愛、彼所甚惡、則我之所謂吉者、彼或以為凶矣。凡吉凶之紛紛者、生於愛惡之相攻也。　遠近以位言、相取言相求也。非以承乘比應而相求、便是相取。此句專說不好者、遠相取、或至于遠實、近相取、或至于妄求、皆足以致悔而取羞也。　情偽以應言、正應而感、情也。已信而人皆信已、則利生焉。不正應而感、偽也。已不信而物莫能信、則害生焉。　近謂比爻、陰乘陽承、謂之相滑。近而不相得、則必有乘違之患、而凶或害之。曰或、且然之詞。其不免于悔且吝必

天害之而悔則趋于吉且利也吝而不悔則遂凶聖人不得不以利言之而使人知遠害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不觀人之詞乎夫人心叛正理者詞慚愧而回互中心疑正理者詞支離而不一有德之吉人言不妄發而詞寡无德之躁人言必傷煩而詞多本善而心欲誣之譖毀附會詞浮游而不實有守而內自喪之理虧氣沮詞屈抑而不伸人之辭以情迁如此易詞亦猶是也此百姓所以與能而知險知阻卒不出于易簡之理也聖人之功大矣

上文易之詞由情生此以人譬之人之詞亦由情生也　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吉者靜躁者動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人情大約此六者斷桑之變盡于此矣上係以嘿成為結下係以諸辭不同為結吉人辭寡其嘿成之旨歟　相攻四者人情之見于動也而卦爻變動如之愁技六者人情之見于言也而爻彖之詞如之所謂爻彖以情言者如此　易之詞吉一而凶害悔吝居多人之詞吉人詞寡一而慚枝種種居多可見不言默成者吉人之所以知險阻而係詞盡言无非因人情多變而教人知險阻耳不然聖人心易之妙只一吉事有祥耳烏有凶害悔吝哉使天下而皆聖也易可无作矣

動與靜出入相應

沈德瑞曰先天只說得象尚未經險阻如何有許多情後天既云以情言又云以情迁種種愛惡情偽遠近攻取之類皆痛發世上奇形怪相崎嶇險阻聖人雖處變而不失其常憑他變怪百出吾心只是平常所以謂之易簡而知險阻也默成不言此易之祖而後面只管不能已于言情轉多險阻愈甚其能忘于无言相視而嘻乎愛惡相攻節吉人詞寡節皆以發明末世之多情多變此險阻之途所以滿天下也聖人到此烏得不盡言也

汪都山曰係詞之言易簡三其義一而已矣上篇言天地以易簡而生人物易之原也中言聖人以易簡模之文象易之實也此言聖人以易簡具為德行易之本也天地也易書也聖心也一而已

說卦傳

吳幼清曰、說卦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　何根淵曰、易有三畫之卦、有六畫之卦、三畫卦有三畫之象、六畫卦有六畫之象、六畫之象、如頤噬嗑及井鼎之類。合上下體而成之者、三畫之象、則說卦所列是也、先說尸數卦爻為作易之本、次說六畫兼兩畫三才之道。次說伏羲八卦方位先乾坤後六子以明六子之功用皆出于乾坤。次說文王八卦方位始震終艮而又盛稱六子之功用。次說八卦之德、次說乾馬之類以明遠取諸物、次說乾首之類以明近取諸身。次說乾坤為父母所以得男女之由。終又以八卦為餘而廣說之、所以類萬物之情也、

昔者聖人章全旨　此章總言聖人作易之功大、備自尸說起耳。首章只就尸數卦爻、俱有道德性命之與、陸庸成以此章由生尸得數由數得卦由卦得爻而道德性命之與莫不具焉、則知易之作也、原為道德性命而作、使非尸數卦爻、何以洩其藏而盡其蘊乎、故下章遂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尸數以妙用、有卦爻以立體、尸何自生也、蓋由聖人在上王道昭明默助化育之功、故靈秀鍾于草木而尸生焉、此所以有尸也、

[illegible]指伏羲[illegible]是[illegible]、其下生尸起數立卦生爻皆作易之實生尸本非作易事、然作易必端于此、用尸者、以尸生而備天地之數、合天地之理也、不曰化育而曰神明者、自其主宰運用言也、蓋一闔一闢而運用莫測者、神明也。　說文曰、尸、蒿屬、生千歲三百莖、長丈、覆以祥雲、而與天相合、守以靈龜、而以類相從、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一說神明即上係神明之德、生即生爻之生、乃大衍之法所由生也。幽贊者、顯相之反也、實主之言、贊者通之、神明之德、聖人通之、聖人以其包括性命之理。神而明而制為尸法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尸必有數、何自而起也、蓋天之體圓、圓者徑一圍三、三各一奇、是天原有三數也、聖人以陽全之理裁之、故參天而為三、地之體方、方者、徑而圍四、四合二偶、是地原有兩數也、聖人以陰準之理裁之、故兩地而為二、然後七八九六之數、皆倚此起焉、九者、三三之積、六者三二之積、是九六之數由分天地之參兩而起矣、七者兩二一三之積、八者兩三一二之積、是七八之數、由合天地之參兩而起矣、易所以有數也、

徑圖

△　三三各一而雖合故曰奇

□（徑圍）　上與下合二左與右合二故曰偶

此是因天地之數而起尸卦之數、參兩二字不甚著力、天一實而

偶以二虛而陰數立、天數本三、從而定其為三、地數本兩、從而其為兩、此是聖人因自然之數栽之倚、是蓍策數若七八九六也、二老之數、則參兩之積也、二少之數、則參兩之交也、倚數說只說倚此而起、非即就揲只說也、

全考云、天地之正數、一二三四五止矣、此生數也、至于六則各有所配也、非正數也、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數、而不用成數、夫參天則一三五是矣、一與三與五非九而何、兩地則二四是矣、二與四非六而何、此九六之義也、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數既形矣、卦斯立焉、何自立哉、觀陰陽之變動而立之耳、卦既成矣、爻斯生焉、何自生乎、觀剛柔之發揮而生之耳、卦爻既具、則天下之理何不備哉、彼所稱共由曰道、同得曰德、而義則道之散殊也、易則于進退存亡之道、剛柔健順之德、旁通其情、融會其旨、而无少乖逆、且于和順之中、一一條理不紊、析之極其精也、不其理于義乎、是道德與義合之為理、賦之為性、而命又性理之原也、易則窮事物之理、而旁燭无遺、盡人物之性、而區處曲當、且于性理所從出者、一一根極渾合无間也、不有以至于命乎、聖人作易之功何如哉、

舊說觀變發揮、乃揲已成之卦爻、統觀全体、看其陰陽或純或雜、方知所值何卦、便是立卦、又于其中細觀一節、看其剛柔或老或少、方知當動何爻、便是生爻、說甚明顯、但在尸數上說、是用易了、宜在聖人作易上講、變據卦上陰陽而言、所謂變動不拘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者也、作易聖人、本觀察變化之道、象于天地陰陽、而立乾坤等卦、變无定則卦体亦无定、而名隨以別矣、故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既觀象立卦、又就卦中剛柔而位、或上或下、細細闡發出來、而生變動之爻、故曰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道德以下、就易言、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那道德、因其自然、无少乖戾、无少拂逆、統言一卦之体也、就其中各指所之種種分曉析言、六爻之用也、如乾為天道、而健為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

其義也、陰陽剛柔之在卦爻者、既有以彌綸之、則于天下之理无不窮到、而理統于性、无不曲盡、且至極于天命之精微矣、道即三才之道也、德即散箸之德也、義即道德之時宜、燦然各別之道也、道德與義只是一理、而成性又道德義之門也、命又性之原也、

徐進齋曰、如乾為天道、而象之元亨利貞則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以一卦統言之、所謂和順也、就六爻析言之、所謂理也、善觀易者、推爻義以窮天下之理、明卦德以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則進退存亡得喪之天道可以知、而天命在我矣、

張南軒曰、義在我也、命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之易不作矣、惟不知義命、此聖人不得已而生尸倚數立卦生爻、凡以

天下不知義命者設也故下章遂接順性命之理

昔者聖人全旨　上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遂言順性命之理以明上節易中具有性命之理之意亦據見成卦爻論聖人作易如此非原作易之由也　程敬承曰上節言六卦六爻耳而卦之六畫全備爻之六位分布尚未明其所以故此又發揮之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昔者聖人作易而卦爻具豈徒迹象之粗哉將以模寫性命之理順而不拂耳何以見之蓋性命之理散于天地人之間是以

天道所以立曰陰與陽地道所以立曰柔與剛人道所以立曰仁與義是三才之道皆性命之理也易何以順之亦以易之六位六畫无非此理耳當其畫卦三畫已具三才又兼三才而兩其畫故易有六畫然後一卦之体成矣卦成則初剛二柔即地之剛柔並與三仁四義即人之仁義並用五陽六陰即天之陰陽並運性命之理不順于全体中乎于六畫又細分之初三五為陽二四六為陰而一剛一柔迭相為用故易有六位而剛柔間雜以成文章矣章成則初剛與二柔相間即地之剛柔交錯三剛與四柔相間即人之仁義相濟五剛與六柔相間即天之陰陽迭運而性命之理不順于一節內乎易誠性命之書矣

陰仁義剛柔皆性命之理天道非陰則亢非陽則慘而非陰陽交濟亦不神地道非剛不闢非柔不闔而非剛柔並與亦不全人道非仁无愛非義无制而非仁義相兼亦不妙是三才原以兩而立故易兼兩而為六非聖人故為之兼兩也三才原交相為用故易迭用而成章非聖人故為之迭用也此所謂性命之理也

與者相與為用不可廢一也立者兩相對而立天地人无獨必有對向使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天道便廢而不立矣地道人道做此

分陰分陽即是迭用柔剛分者陰陽之自分迭用者剛柔之自迭用非有分之用之也　按三才皆言性命而性命獨屬于人以參天而地者人為之也故位之成章止言陰陽與剛柔而不及仁

義仁即天之陽地之剛義即天之陰地之柔也言陰陽剛柔而仁義在其中矣

胡雙湖曰易為斯人作也性命之理天所賦于人人所受于天之理也三才之道雖有陰陽柔剛仁義之殊大抵以立人道仁義為主蓋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肖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莫不有三才之道焉仁義之道立即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体以順性命之理也　程氏曰天地人三才許大世界一陰一柔一仁如何撑得來是故陰必與陽合柔必與剛合仁必與義合方補湊而成道而三才始有所植立而不墜要之有陰不可无陽有柔不可无剛則人可知矣可以人而漫无斷制乎

天地定位下全旨　此章專詳圓圖伏羲始畫八卦列為圓圖之
圓而圖之蓋欲以象渾天之儀氣序之運陰陽消息之數也若用
橫圖所列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無以法造化萬物消息之數
矣八卦定位此是一小圓圖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卦就是大圓
圖首節指卦位對待之體因著其交變之妙八卦句是大圓圖亦
即此小圓圖之所成耳非上四句為對待下一句為流行也數往
二句按小圓圖而分計其位序之順逆數句推本其當初規橫
圖而圓之由出之序如此蓋恐人拘順逆分半之說而不知易之
所由出故云云見其左右各別實不曾相斷也
鄭孩如曰上章言聖人作易順性命之理聖人以為使人知其順

而不知其逆將至於沿流而忘源逐末而忘本故又指出逆之一
字以示人還反之宗而得其所歸宿也凡自內而外者為往往者
隨流而出其勢順卦之自下而上自內而外由一而二而四而八
而十六而三十二以至六十四是也凡自外而內者為來來者溯
流而反其勢逆卦之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由六十四而三十二而
十六而八而四而兩以復於一也一者性命之宗也不知性命之
順者雖以蕃衍於生成不知性命之逆者無以冥合乎大道易以
太極為宗乃歛入逆收之數非生出廣衍之數也數與倚數數字
同音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夫聖人之精因卦以示八卦之蘊因圖以發當初伏羲畫卦乾
坤象天地也艮兌象山澤也震巽象雷風也坎離象水火也若
使天地不交水火無處則庶類無生成之用品物無變化之理
而天地人事幾乎息矣今按圓圖求之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
異体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射而相資八卦變化
之用如此于是因而重之使八卦交錯以成六十四卦焉則易
之卦爻與天地並既往之事將來之機皆在其中矣
林氏曰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
東北此造化自然之迹也聖人作圓圖何嘗擬其方位而填八卦
于此只是因八卦橫列無以象陰陽消息之運故中分八卦左右

圓列而卦位適當其處若出于安排布置者耳此先天之易所以
為妙也　天地定位天地原是定位之物故乾坤相對便為定位
通氣等做此天地定陰陽之位六卦之相交者皆本于此則乾坤
雖對待而未嘗不交者亦默寓其中矣　通氣者山以融結之氣
下通于澤澤以滋潤之氣上通于山所以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相薄者交相助益動則隨迅則烈也　不相射者水得火濟其寒
火得水濟其亢不相滅息也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者析而觀之
一卦各與八卦相交合而觀之則見乾坤坎離相為上下震兌巽
艮互為錯綜而成六十四卦之相交耳　至于八卦交錯而天地
之無有終窮矣然皆本于乾坤之交也首四句對待中即具流

行不可分上四句為對待八卦句為流行

伏羲八卦圓圖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是圖也自左數之起震至乾皆卦之已生者其迹已然何其順也自右推之自巽至坤皆卦之未生者其朕難窺何其逆也然據成列之中固有順逆要其生出之序則皆逆也有乾一而後有兌二而離而震巽坎艮坤皆自无而有不可預見者故曰易逆數也

首二句從中數之有順逆下句從頭數之則皆逆此按圖論則為八卦生出之序若以理論大意謂聖人作易正為知來而作知來者逆故歸之于逆數承上言八卦交錯而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亦交出于其際凡所以彰往察來者无不備矣就其數之在往者則往既彰而知之為順其數之在來者則來必察而知之為逆聖人作易以逆觀來事以前民用非逆數而何謂聖人用此[illegible]以逆數知來事也

陳潛室曰圖從中起者萬事從心出之義卦從復起者天開于子之義 程敬承曰震歷乾陽之舒也出向前為往順而達之者也巽歷坤陰之歛也入退後為來逆而收之者也有來而逆者是為用後之仁貞下之元而後往而順者旋轉无窮息故圓圖乾後不能不巽而坤後始有震大圓圖夬後不能不姤而剝後始有復皆逆之所以為順此易理之自然不易者也聖人之心易退藏而神知亦逆而入斯順而出也逆之玄机妙用天下之理盡之矣

沈德培曰上章言順性命之理此言逆數蓋理順而數逆也如此說則逆數數字不作上聲讀

此章按圖說義此八卦八方排列是世界中千古一大格局其中往往來來是世界中千古一大變化然總之來而不窮故易為逆數是知來世界中千古一大神知

乾一

朱楓林曰圖從中起以震巽中分為往來也左方起震歷離兌至乾四三二一皆進而得已生之卦猶今日追數昨日數往者順也右方起巽歷坎艮至坤五六七八皆進而推未生之卦猶今日逆計來日知來者逆也然本易之所成則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如橫圖之序。以圓圖之右方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先天方圓之位人知其中起于震巽始終于乾坤矣亦知其妙造化之全功乎彼震象為雷巽象為風震巽相待是雷動乎物發其生意也風散乎物解其鬱結也此始物之功乎。坎象為雨離象為日坎離相待是雨以潤物而枯槁賴以滋潤也日以晅物而陰溼賴以燥烈也此亨物之功乎艮德為止兌德為說艮

兌相待是艮以止物使生意收斂節而不過兌以說物使生意各足愜欣交通此成物之功乎。然果孰綱維是乾為造物之府凡雷動風散之屬皆乾統攝而分職以聽者也非所以君之乎孰翕受是坤為養物之府凡雷動風散之屬皆坤包涵而兼時以出者也非所以藏之乎六子循其序。乾坤統其全此方圓卦位妙造化之全功也。

此章以方圖言八之字撿物上章以天地居首序尊卑也此章以乾坤居後揔成功也上以體言此以功用言也上章以乾坤為始後言六子此章先言六子以乾坤居後而後始造化无窮之道也天地定位圓圖乾坤從南北之中起。雷動風散方圖震巽從圖之中起

雷風言造化始物一氣之開先也而日言造化亨物一氣之暢也艮兌言造化成物一氣之收斂也乾坤言造化終物一氣之貫于始終无閒也。乾坤當天地看乾于物无所不統是君之也君非知始。六子之化如百職受成于天子也。坤于物无所不容是藏之也。藏非作成六子之化如百物貯藏于府庫也。只是六子各得一職而此無統之耳。自動至晅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入機出无于有氣之行也。入有于无質之具也。故以象言故以卦言。

程敬承曰坤之藏也入以收出之功也而藏取于坤者靜為物府也。商歸藏所以首坤也。艮之成也入以備出之倪也而成取於艮

者止為動因也。夏連山所以首艮也。要之坤之藏即藏其生出之根。與艮之成終成始亦无異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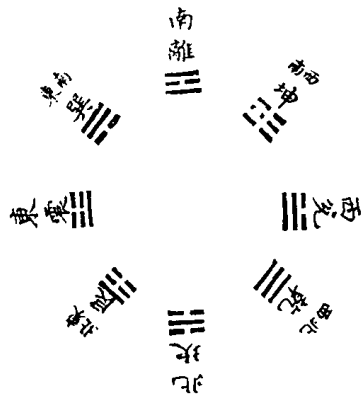
伏羲八卦方圖

一	☰	乾	乾君	
二	☱	兌	兌說	
三	☲	離	日晅	
四	☳	震	雷動	中起于震巽
五	☴	巽	風散	始終于乾坤
六	☵	坎	雨潤	
七	☶	艮	艮止	
八	☷	坤	坤藏	

帝出乎震章全旨　此章指文王圖圖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運。起震終艮為造化流行之序，所謂後天之學也。首節言帝與卦位以出入，說氣机，說不着物上看，帝不可見，故二節言物之隨帝以出入，因其可見以明其不可見。下節申解上節，故着幾箇故字。

一說首節着物上看。出乎震者，帝以震出萬物也，故下文曰萬物出乎震，若曰帝自出則齊乎巽相見乎離，亦帝自齊相見乎。

[illegible]

文王八卦方位

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萬物隨帝出入圖

以帝字貫震巽等不著力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先天圖圖有以立對待之体，文王取而更置之，象一歲之運焉。是故天地宰化生之机，而无聲臭可測者，謂之帝，其出入安在哉。惟八卦之位起于震也，帝于此出焉，生意萌動矣，继以巽也，帝于此齊焉，化机均布矣，次巽者離，帝之相見在斯，光輝明盛而化機為之宣著也，次離者坤，帝之致役在斯，委力效用，而元氣為之長育也，坤後有兌，兌則帝所說之方，實理充足，而惟欣交通矣，兌之後有乾，乾則帝所戰之處，陰陽相薄，而肅殺相攻矣，以至次于乾者坎也，終歲勤動，而帝乃慰勞休息于斯焉，次

于坎者艮也一元奏效而帝乃生克嗣續于斯焉此節出而齊齊而見帝也出也至于役則出而入也端也說而戰戰而勞帝之入也至于成則入而出之端也

帝者天之主宰朱子所謂太極者萬物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太極不變而變者陰陽也而出謂陰陽從此變動而出也出者發露之謂太極初分陽始于震陰始于巽變動之始一陽生于二陰之下故曰出乎震出則必齊齊者畢達之謂一陰順于二陽而與之並行以畢達于外也齊則必見陰積于中而陽獨盛光輝發于外也見則必役致猶委也役猶使也養也坤陰盛代陽有終也有養則必說兌陰將收斂以從陽自為忻洽也言語詞也說極則必戰言自巽至兌皆陰卦而忽與乾遇故陰疑于陽必戰肅殺之氣與生育之氣交相搏擊也戰則必勞勞勞去發勞動之餘而休息之坎陰而陽蓄藏于中為之休息也既勞則有成成者完全之謂艮陽止于外而陰在其中前變從此究後變從此起故下既曰成終又曰成始蒙引曰起震至艮者一歲之周而循環在其中矣

看來帝只是一氣机耳出者氣之自靜而動齊者氣之自微而顯相見者氣之明盛致役者氣之涵育說者氣之充足戰則氣之肅殺勞則氣之休息成則氣之靜動相交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

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欲知帝之出入于萬物之出入觀之彼帝乘乎震也物于震乎出焉蓋震居東方于時為春萬物始生之候也帝乘乎巽也物于巽乎齊焉蓋巽居東南于時為春夏之交萬物至此生意漸盛故齊也者言萬物之鮮潔整齊也離者明之義也萬物至此暢生意于南訛之景而相見矣所以然者蓋離乃南方之卦于時為夏品物咸亨之候也聖人位必南面以聽天下紀綱政令一向明而頒布之亦取離明意也何以致役乎坤坤者土也土旺于四時而盛于夏秋之交坤居西南正其時前此離方之火得土以制其烈後此西方之金得土以制其寒故萬物得土膏之潤益以涵育是帝悉其力于萬物而不靳也故曰致役乎坤至于兌位居西方正秋之卦也萬物氣充理足而歡忻交暢則物之所說也戰乎乾何也蓋乾時際秋冬西北之卦也造化陰盛陽衰已成相薄之勢焉此則帝之所戰也坎之象水也何以謂之水以坎位居正北于時為冬正水氣用事之日也是卦也非坤之後非乾之戰乃慰勞休息之卦萬物至此莫不歸根復

命也故曰勞乎坎位居東北者艮也冬春之交也萬物至此而
既往者終其化將來者肇其机也故曰成言乎艮夫 自震至
坤物所由出也而可驗帝之出自兑至艮物所由入也而可驗
帝之入造化之功見于後天八卦矣
此節即物之生成以見帝但主卦位言然位者氣机流行之地有
位即有時在而德亦與矣曰東方等者此據方圖以分其時非
謂物但出于東方齊于東南云云也
東方春木主發生故物始生也 潔齊者生意畢達鮮潔整齊非
渙向之始出未伸也 明就氣机明盛言物至此形色種種煥然
明盛也聖人三句輕南面指位嚮明指德治則有設施作為涵德

說卦會通　卷十十　十七

培曰首提震而中忽出聖人伻離之治可見文王全重出震繼離
明以動之道即乾之乘龍御天百凡宜嚮明振作以大其緝熙之
光耳 地字當一土字看乃五行之土氣夏秋金火之交物之生
意全賴土滋育以向于實也致役乎坤非謂坤役已養物正謂帝
于此時致役耳 生意不向于實則神情不遂故說言乎兑兑正
秋也養而至此堅好具足物物欣暢也 乾陽而西北陰陰陽相
逢交相搏擊而萬物于此亦必內有所戰故曰戰乎乾 水乃五
行水氣非地中水也勞慰勞也如人有勞者為之慰安而休息之
使得息肩也陰陽相搏之後非復長養之氣萬物必得水以歸息
而坎于五行水也北方之卦乃安存慰勞之卦也萬物各保合太

可見土旺于四時

和以歸休于此故曰勞乎坎 物既勞而休矣豈遂已乎艮居東
北時介冬春萬物之所成止于艮也止則復生終則含始也終始
之間嗣續承接故稱成焉此是動靜相生陰陽无始造化流行不
窮之妙處
蕭紫溪曰文王於伏羲八卦取震兑而東西之取坎離而南北之
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移艮於西北移巽於東南者豈无謂哉
即天所以生成萬物者也先天之易主于對待而成象成形之変
化見焉後天之易主于流行而四時五行之妙用彰焉先天卦乾
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又在震乾為
震之父震為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

說卦會通　卷十二　十八

位尊一乾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後其用以主宰言謂之帝
主器者莫若長子後天卦位宗一震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
其用皆尊陽之意也
震巽離皆以生長為事帝之出也而夏秋金火之交有坤土則出
之中為入之始兑乾坎皆以收斂為事帝之入也而冬春水木之
交有艮土則入之終為出之始蓋火氣太熱物无由成水氣太寒
物无由生惟土氣中和故為萬物之所由出入也 陸庸成曰要
之八卦之德各一其性八卦之次各一其位春夏秋冬各一其時
木火土金水各一其氣帝為四時之綱而物則生且成于四時之
內帝為五行之府而萬物則終且始于五行之中此化之所以无

端命之所以不已也 胡雲峯曰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為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為春之生生生克克變化无窮孰主宰之曰帝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乾坤之功散于六子六子之用揔于一神神也者无在而无不在无為而无不為寓于物而不倚于物其殆妙萬物而為言者乎嘗于六子之化見之彼動萬物而使之蕃生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而使之舒散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而使之堅凝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而使其利遂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而使其充足者莫潤乎水終始萬物而使之斂其實啟其机者莫盛乎艮此後天六子能変化既成萬物矣固神之所為矣然实本于先天對待之体也故惟坎離得偶水火常相逮矣則燥潤者具震巽得偶雷風不相悖矣則動撓者具艮兌得偶山澤相通氣矣則說成者具然後陰陽合而自无向有為変則動撓與燥而成萬物之始自有向无為化則說潤終始而成萬物之終矣苟无其偶則

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安能変化而成萬物乎可見流行于一而神之用行對待于兩而神之体寓体立用行生成変化而神无不在焉故曰神妙萬物

上數章分言先後天此則合言先後天而統之一神也後天之易流行以為用而神則无定用先天之易對待以為体而神則无定体能変能化而莫窺其変化能成萬物而莫測其成物此神之所為而為先後天体用之妙也

首句是揔贊動萬物莫盛乎艮以流行之卦氣言六子之分職易之用也然而用必有体故水火主句以對待之卦位言六子之交合易之体也前以四時之次序言之後則推其所以成用本于陰陽各得其偶末句合体用而一之者也 舊說以神屬後天以化屬先天言此章發明後天功用之妙其舉先天對待者亦只是發明後天也不若前說佳 看來此章雖說卦有流行之用本于對待之体其實說造化不可拘定羲文卦言大抵造化有流行自有對待六子有各一之用自有互濟之机惟合先後天之圖學其為造化之理則一也非必拘定文卦之流行本于羲卦之對待也去乾坤而專言六子非舍乾坤也六子皆乾坤之功也猶大君統治六卿分職神則其治道也神非指乾坤乃乾坤之妙運處陸氏曰所以然之変化不可見故名之曰神姚氏曰凡有專氣者有所其一而不能相通如雷專于動風專于撓但可謂之動物撓物

八卦謂之妙物妙萬物者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
乾六子之体用總之一神耳　雷以發其生意風以散其鬱結久
濕則腐故火以燥之火日也久旱則枯而物不得成故澤以說之
澤天澤也而聚之澤也水北方水德用事之水也說者生意向內
由澤之沾濡而始滋潤者根抵既堅由水之滋息而始凝也元氣
一奮而物隨以動意氣一發而物隨以撓故俱著疾字終始萬物
惟艮無主其事故獨下一盛字惟艮一其用而又互合其機然後
陰變陽化為動為撓為燥為說潤為終始而既成萬物也非神之
至妙至妙者歟

一說黃葵峰曰此章以後天本先天立說者牽合非肯玩故之一

字乃承上接下之詞其語意蓋上文只著六子之各司其用至于
相逮相通不相悖正是六子相須為用處乃見合一不測之神所
以能變化而盡成乎萬物也初无許多推本層數鄭孩如曰六者
各司其職而莫疾莫熯莫盛者固妙六者又非單行之物而相逮
相通不相悖者又妙行神之官有六而綜之行惟一一故神也
蔡君謨曰獻動章六子統于乾坤見乾坤之廣大此章乾坤寄于
六子見乾坤之易簡天地定位章六子出乾坤之門見尊卑之有
序出震章乾坤錯八卦之內見變化之无窮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言八卦通神明之德也嘗于性情見之乾純陽也故天德之
剛內不屈而外嘗使性情健矣坤純陰也故柔順之然內不亢
而外不擾性情順矣陽動陰下震也震動奮發故有激昂之志
陽往之氣性動情亦動也陰伏陽下巽也巽稱而隱故有沉潛
之体宛轉之用性入情亦入也坎陽陷于陰是德藏于中用藏
于重性情不亦陷乎離陰麗于陽是文明內蘊英華外發性情
不亦麗乎陽止陰上為艮則一真在我萬感俱化靜固止也動
亦止也止非艮性情乎陰見陽上為兌則順理則裕作德日
休根心悅也生色亦悅也悅非兌性情乎

朱子曰八卦性情俱就卦畫陰陽上論好一邊不可說入天地生
物與人之性情上去性以存主言情以發用言　胡雲峯曰夫子

欲于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說其性情如此　乾純陽坤純陰震
坎艮皆索諸乾以陽為主巽離兌皆索諸坤以陰為主
項氏曰動陷止皆屬健入麗悅皆屬順凡物健則能動順則能入
健順者其体也動入者其用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陷麗者
其勢也健者始于動而終于止順者始于入而終于悅陽之動志
在得所止陰之入志在得所悅者其志也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易之八卦蓋取諸物也試以物象之乾純陽至健馬性健而行
不息故乾為馬坤純陰至順牛性順而勝重載故坤為牛震陽
動陰下為龍以動奮之身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也巽陰伏陽

下為雜以入伏之身出降於天氣重陽之表也坎外柔內剛豕外污濁而內剛燥象之離外剛內柔雉外文明而內柔怯象之艮以一陽止二陰之上似狗之外剛能止而內柔媚也兌以一陰說二陽之外似羊之外柔能說而內剛狠也

此見物物無非易以一物象一卦至廣八卦則天地間物物可以取象也。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易之八卦蓋取諸身也又以身象之乾積陽在上而覆物首會諸陽尊而在上也坤積陰在下而載物腹藏諸陰廣而有容也震陽動于下足亦在下而動也巽陰居下股亦兩垂而下也坎陽陷陰中如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矣離陰麗于陽如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矣手剛在前能止物艮陽止于上故為手口開于上能說人兌陰見于上故為口

取象不可專泥形体要講得濶大如講坤為腹有民胞物與之度講耳目聽德惟聰視遠惟明余放此首以君之坤以藏之足發于下為動手持于上為止股下岐而伏口上竅而見耳外虛目內虛各以反對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

之少女

知易道陰陽也亦知易道名分乎今觀文王八卦次序于乾坤以父母稱于六子以男女稱此何以故蓋乾本純陽至健象天也物皆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本純陰至順象地也物皆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至于六子得乾坤之畫而成者也本諸乾者皆陽也皆男也本諸坤者皆陰也皆女也彼震是坤初求于乾而得乾之初畫体一而實性動而健男之象也所得之最先不謂長男乎巽是乾初求于坤而得坤之初畫体二而虛性靜而順女之象也所得之最先不謂長女乎卻是乾再求于坤而得坤之中畫坎也性情形体猶之震也坤再求于乾而得乾之中畫離也性情形体猶之巽也而次于震巽謂之中男中女而已坤三求于乾而得乾之三畫艮也亦猶震之乾道成男也乾三求于坤而得坤之三畫兌也亦猶巽之坤道成女也而次于坎離謂之少男少女而已易其正名定分之書乎

文王八卦次序

乾 父　☰　→　艮坎震

坤 母　☷　→　兌離巽

震	坎	艮	巽	離	兌
長男	中男	少男	長女	中女	少女
☳	☵	☶	☴	☲	☱
得乾初爻	得乾中爻	得乾上爻	得坤初爻	得坤中爻	得坤上爻

此以純陰純陽為父母之別以所得陰陽之先後為男女少長之別乃解乾坤之所以名父母震坎等卦之所以名男女只主八卦畫言不主揲尸言索者陰陽相求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為男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為女稱者尊之之詞謂者猶彼此相謂不敢同于尊之詞也大抵男女分于所得之陰陽少長列于所得之先後原二老既尊卑之有等推六子又長幼之有倫六子皆本乾坤来惟有父母斯有六子此取諸人倫也

乾為天章全旨　陸庸成曰前言八卦之性情所謂以通神明之德言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所謂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乾父坤母而六子男女之序定焉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後取八卦之象廣之凡首句為取象之始如為天為地是也其下俱以類取者也或以卦畫或以卦德或以先後天之位或因象而轉為義或取其性或取其變至于取象也自天地象形以及造化人事飛潛器用无不備焉亦逴逴散見于六十四卦之下此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歟要識得此孔子廣文王未盡之義只錯舉為例如乾言君而坤不言臣乾言員而坤不言方坎言血而離不言氣離言乾而坎不言濕之類可見也有一卦之中句相因取象者如乾為寒因為冰巽為繩直因為工坎為隱伏因為盜艮為門闕因為閽寺之類可見矣其間所取雖多不過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二意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此廣八卦之象也以乾象廣之積陽至健惟天故為天天体圓故為圜人之至尊者君父乾道統天君[illegible]父物之至貴者金玉乾德純粹為玉堅剛為金乾者氣之冽而寒極則冰凝乾在後天位居西北于時為冬故為寒為冰赤者陽之色而盛陽則大赤乾在先天位居南方于時為夏故為大赤取諸動物則純陽不雜健之最善者為良馬而健之最久者為老馬純陽不撓健之最堅者為瘠馬而健之威猛者為駁馬取諸植物則陽之体實木果之實也陽之体圓木果之圓也

潘氏曰乾為天而貫四時故在秋冬為寒為冰在夏為大赤純陽而健為馬在春為良夏為老秋為瘠冬為駁乾取象无所不包其于地其于人其于物其于稼其于輿其于木惟乾无之　瘠馬謂骨之峻非羸弱也駁馬鋸牙食虎豹　一說大赤謂坎中陽為赤乾純陽加大實以別于坎也　木果謂以實承實者以員而在上則果蓏亦員而在上也更詳

全考云按本義荀九家者後漢荀爽字慈明荀淑第六子時人言荀氏八龍慈明无雙有集九家易解十卷九家指漢淮南王安所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

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以坤象廣之積陰在下為地作成萬物為母時乎動而闢也敷
布發生之澤為布且含弘光大為釜時乎静而翕也收藏化育
之恩為吝嗇且賦形有定為均性之極順為子母牛厚而能載
為大輿自其卦爻之偶而燦然有章謂之文自其偶爻之多而
雜然不一謂之衆柄者持物之具坤无不持載為柄黑者純陰
之色坤本純陰為黑
一說質柔而廣平為布虚而容物為釜静翕而不施為吝嗇動闢
而廣為均奇為質偶為文奇則寡偶則衆坤以中黄之質出精華
之氣自下而升昭于天為文偶爻多如物之生于地者衆也　一

說文衆根順字來文坤德之順為文即黄裳之文禮樂文章也坤
德之順為衆即西南得朋言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也柄权能造物
震為雷為龍為玄黄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决躁為蒼筤竹為萑
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于稼也為反生其
究為健為蕃鮮
雷起于地龍起于淵震陽自下動故為雷為龍乾之色玄坤之
色黄震乾坤始交故為玄黄即其時而觀陽氣始施為旉萬物
畢出為大塗自其人而觀一索得男為長子陽進决陰其動也
躁為决躁取象植物震居東方而其色青一蒼筤竹之色也震
下陽實而上陰虚一萑葦之積也取象動物則二陰上析馬之

開口善鳴也一陽下動馵之馵足懸起作足挹起也上陰之白
為白馬之的顙也陽反動于陰下故于稼為反生萌芽自下而
生也陽長必終于乾故其究為健中上二爻皆变為陽也既变
為陽則陽氣極盛而草木蕃鮮矣
决躁之字已含巽卦究為躁卦之義　為蕃鮮出震之時未必蕃
鮮既变為健則陽氣極盛蕃即草木蕃鮮即鮮潔之鮮
胡雲峯曰乾為木果結于上而圓坤為大輿載于下而方震為决
躁巽為進退不果剛柔之性也六子中獨震巽有其究二究蓋陰
陽之始也然震之一陽望其究歸于乾巽之一陰望其究歸于震
則扶陽抑陰之義也　震為長子而坎艮不言者尊嫡也于陽之

長者尊之也兌少女為妾而巽離不言者少女從娣為娣于陰之
少者卑之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
為臭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
躁卦
物之善入者木氣之善入者風巽德為入故為木為風一索得
女故為長女伸木使直者繩引繩制木者工巽德為制故為
繩直為工而少陰色白故于物為白為長者取象于風行之遠
為高者取象于木性之高陰為主而性多疑故為進退為不果
陽外達而氣上行故為臭寡髮者陰血之不升廣顙者陽氣之

上盛眠之白為陽黑為陰巽一陰二陽故為多白眼陽主義陰主利巽陰為主于內而又善入物得利之多者也為近利市三倍其究則三兩皆變為震其為決躁之卦矣

木風皆取入意德直工以意相因而取自德制上來長高從以德之入而取諸物於木風來進退二句一意以性之疑而取諸人寡髮主取身之象近利取人心之欲陰主利之而方離日之中為巽居東南與離相近故云近利市三倍謂得利三倍近利之至者也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于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

曳其于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

水內明外暗坎內陽外陰為水溝瀆者水所由行坎水流不盈為溝瀆自其陽匿于中隱而不露則為存心之窕潛隱不露也不為隱伏乎自其陽在陰中抑而能制則為克己之勇矯偏歸正之不為矯輮為弓輪乎陽陷陰中則陰陷不寧心所以加憂也坎体中實則私欲錮心所以病耳所以痛也而水逕而聞則為血之流焉得乾中畫則為色之赤焉陽明在中于馬為脊之美躁在內于馬為心之亟上畫柔為首之下而不昂焉下畫柔為蹄之薄而行且曳焉坎為險陷在輿則多眚矣自水類磨之逝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故又為通為月焉陽匿陰中在人為盜未免有穿踰心矣其在木也則為堅而多心蓋堅取其剛多心取其剛在中也

隱伏者心術隱微事机藏伏也曲者更直為矯直者更曲為揉弓輪者矯揉所成也蓋弓体彎輪体圓木性則直非矯揉烏能成之心耳以虛為体坎中實故心不靈耳不聰　為血卦為赤血在人身水之屬赤其色也乾為大赤得乾中畫故為赤曳者曳而不進也　胡雲峰曰乾為馬震得乾初之陽故于馬為善鳴馵足作足的顙震陽下而陰上也坎得乾中之陽故于馬為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坎陽中而陰外也坤為大輿坎與多眚坤中虛而力能載坎中滿而下无力也　姚承菴曰多眚有三說一說柔在下而不

任重一說坎中滿而下无力一說坎陰陷而多阻礙一說盜字要說得高妙夫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其為用也陰矣所為疑鬼疑神即偷取日月之精陰竊木鳥之功若季子之揀練揣摩也者此得天地之殺机而陰用之者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槁

火內暗外明体陰而用陽也離內陰外陽故為火日者火之精電者火之光離為大故又為日為電再索得女故為中女甲冑外堅離陽在外為甲冑戈兵上銳離陽在上為戈兵陰在內而中虛于人為大腹火炎上而乾躁于卦為乾卦鱉性靜離中畫

柔而靜故為鱉蟹性躁離陽剛而躁故為蟹蠃善罷離陰罷陽

故為蠃蚌中虛離腹中虛為蚌龜具五行八卦有文明之象離

德文明為龜木中虛則必上槁離中虛而上乾故于木為科上

槁

乾卦在造化上取其火足燥萬物日足暄萬物也科空也　姚承

菴曰日秉陽精何以屬離而中虛月秉陰精何以屬坎而中實曰

惟陽為日而陽中有陰含光以為明惟陰為月而陰中有陽借日

以為光此日屬離而月屬坎固陰陽互藏其宅之至理也

胡雲峰曰坎內陽外陰水與月則內明外暗離內陰外陽火與日

則內暗外明坎中實故於人為加憂心病耳痛離中虛故于人為

大腹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

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

艮一陽隆起于地之上為山一陽橫上為徑路徑路者山上小

蹊也一陽峻立為小石小石者山上卷石也上陽連亘下陰雙

峙為門闕陽畫在上一木之果也陰畫在下一草之蓏也艮德

為止為閽者止人之入寺者止人之出也人之止物者指物之

止物者狗也鼠剛在齒鳥剛在喙艮剛在前也不為鼠為黔喙

之屬乎不有堅而多節者剛在外也艮剛在外不于木為堅多

節乎

植生曰果木實也蓏生曰蓏草實也閽寺閽人寺人宮中門

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之不

應出者　坎之隱伏在君子為隱在小人為盜艮之剛則為堅則

鼠皆一義而二象也黔黑色喙口吻也鳥喙多黑不可枚舉故統

以之屬二字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為

妾為羊

坎水塞其下流遂取諸物象于澤也三索得女近取諸人象少

女也其德為悅與巫之以言悅神口舌以言悅人者象焉其時

為秋與物之全者毀剛者折象焉中觀人情柔附于剛必決柔

也兌一陰処于二陽之上為附決下密地宜土有下堅剛而上

濕鹵者兌一陰在二陽之上故為地之剛鹵陰少而賤也于人

為妾內剛外說也于物為羊

為毀折取諸卦位在造化根肅殺之威為附決取諸卦體在君子

有疾邪之勇潤氣故為剛鹵陽在下為剛陰在上為鹵下土堅硬

則其上鹵濕剛鹵之地不能生物鹵者地之死氣也

一說附決謂以柔悅附于剛決之君子如蜀兌是也

前章乾健也至此觀八卦之性情稽諸遠近驗諸彝倫八卦之象

固可見矣然必如此之廣其象乃能盡其蘊也

序卦傳

始乾坤終既濟未濟者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也蓋文王既立卦名

從而次其先後之序如此夫子作傳以發其蘊只先借卦名以
叙其相承者不為无義耳
湯嘉賓曰序卦之義不必牽紐上下文相貫只隨各項立説大抵
不以相因為序則以相反為序氣机上説也好治道上説也好聖
學上説也好人情物理事変上説也好如物不可以終否以自然
者言如有大不可以盈以當然者言如屯者盈也則粘帶上文如
蹇者動也則粘帶下文如師者衆也則承上起下指揮如意天花
亂飛易未可為典要也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
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

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
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文王序卦始以乾坤何也天開地闢而後絪縕化醇物類群生
是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而乾坤即天地也易首乾坤此之謂矣
天地既生萬物則盈滿天地之間者皆萬物也故乾坤之後
受之以屯屯者雷雨交作有盈滿之義也又物之始生也　物
生之始知識未開是物生必蒙也故屯之後受之以蒙蒙者蒙
昧之義也人為物之穉也物穉不養何以遂生是不可不養也
故受之以需需者以飲食宴樂為義有養道焉然飲食者人之
大欲欲之所在人所必爭故需之後受之以訟訟者必有党以

相傾故訟之後受之以師師者衆多之義也
自有天地至衆也止是相生相養之説下是相争相亂之説　序
乾坤而以天地為言見乾坤即天地也萬物字兼人物人物生必
蒙物指人言物穉可養責在開世覺人者　不徒曰飲之食之而
曰飲食之道蓋正之謂也玩一道字則需于飲食以俟其自得之
有不必強求者　飲食生之道也人欲之流自此始矣欲之不遂
則爭小爭以訟大爭以兵故受訟受師　受訟有立明察之官以
聽之意　受師有用大兵以平之意以衆起還以衆定也　衆者
朋党也如晋明兄弟爭田援引數百人是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物畜然後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衆必有所比必四海而仰一人而衆統于一矣此比所以次師
也比者比輔之義也然民之比我謂我能養之也則導之而生
養遂者宜施于既庶之後矣故比之後受以小畜民既富矣礼
教可興也則教之而倫明者宜加于既富之餘矣故小畜之後
受之以履履則有礼而上下辨民志定天下各安其所矣故履
之後受之以泰
此段言庶而富富而教太平致矣主王道言　因飲食而生訟以
爭訟而起師此非世変一轉而為坂泉涿鹿之會乎非蹟比之聖
人孰能定之韓氏曰衆起而不比則爭无由息必相親比而後得

者也比只説衆後下一意、一説畜不以養言、物相比附則為聚
畜聚也、言情義聯屬不相離散也、物聚則分殊、分殊則禮立、然
後安、謂人有禮以相處、然後彼此各得其分而安也、曲禮所謂有
禮則安、无禮則危也。

楊誠齋曰、乾坤天地之太初、屯蒙人物之太初、有物此有養、故需
以養之、養者生之源、亦争之端、争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
悪、比以附其善、畜以生治、履以辨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
哉、故曰古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
同人

泰者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通義、然通極必否、故受之以否、否
必協力求濟、故受之以同人、

泰者通也、属上句則人事之通、属下文則氣運之通、治亂相仍、
如環无端、物安有久通久否者哉、故否次泰、同人次否、大泰而驕、
所以致否、否而畏、所以復泰、否是上下不交之卦、不交則異、故君
臣同心済否、　按傳中言不可者二、不可終通、不可終否、以勢言
也、不可以盈、不可苟合、以理言也、

胡雙湖曰、小畜履後、乾坤自相遇成泰否、然乾坤十変方泰、何其
難、泰一変即否、何其易、履其交會處、此者宜知警戒、為変化持
守之道可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
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誠能公好吉悪、不拂天下之心、與人同焉、則近悦遠来、普天率
土、皆吾有矣、故受之以大有、然有大者一有驕盈之心、有能保
乎、保有不可以盈也、故受之以謙、有大能謙、則天祐人助、長守
其有、而樂以天下矣、故受之以豫、

此
見致有、保有、享有之道、歸到君心上、與人同、是好悪同民、謙者
畏天勤民持盈之道也、此豫字取豫樂意、就享治上説、即始于憂
勤、終于逸樂意、下豫字取人心和悦意、

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

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
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君能享所有以致豫、則應運者响臻、希光者景附、人必随矣、故
受之以随、然以喜悦随人者、必将同心協力而有所事、故受之
以蠱、蠱者壊極而事于飭治也、夫有事則勵精圖治、而有撫揭
之大功、故受之以臨、蓋以陽臨陰、有大之義也、物大則奇勛偉
績、有以聳天下之觀瞻、故受之以觀、上有可觀、則下觀而化、天
下无不服之民、而治化不隔矣、故受之以噬嗑、以噬嗑有合之
義也、

此
既就治道言、豫必有随、治人從也、随必有事、治法修也、而後可

大治功成物大可觀治道盛也可觀有合治化洽也　大有天
下之衆又能謙順則人心和樂群工隨之以喻忠臣從随之以後
志矣蠱者事也非以事訓蠱乃有事也　物大物字指功業言功
小者不足觀必大然後可觀程欲承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以天
道臨人所以大而可觀　在上无可觀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
能有合乎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
故受之以剝
凡人皆有所合直情而行之則為苟而相瀆易離故天合人合
者皆有禮以飾之故受之以賁賁者文飾也物至于飾非无文

不行固有亨道然一于致飾則文滅其質而亨以盡反不違矣
故受之以剝剝者剝去其文而反之質也
此段作文質之一變致飾上以文救質盡矣下以質救文　語曰
无故而合者无故而離蘇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
也苟則易合易合則相瀆相瀆易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相敬則久故觀
而後得合又不可苟以禮飾情斷不苟也　賁者文明以止之謂
飾亦人不可少者但不好在一致突致是極靡也如上講亨是可
行盡是不可行姚氏曰此亨字即亨嘉亨字亨本極嘉的禮之實
也致飾其文則實意漸消而无復存然後亨則盡矣故次剝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以凡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還陰極則陽生剝窮于上而復生
于下也故受之以復
自賁而剝以人事言自剝而復以天道言　楊止菴曰終盡在上
終盡之地凡剝處終盡之地是為卦極物理極則窮上窮則反下
一剝自上反下是為初生復一剝生自下復于上故次復復則剝
未漸為純剝也
一說此段不主造化言自賁至復俱以文質循環看剝謂實喪也
下終盡盡字根上盡矣盡字来謂文勝滅質故剝賁極反本故復
一說剝至无妄俱就造化上講　一說剝與无妄俱就人心上
講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
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
過
天理復還則人欲悉退而妄復无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无妄則
誠矣好善必萬善皆備惡惡必纖惡不留德由此積矣故受之
以大畜物既畜必優游以俟其化是可養也故受之以頤頤
者養也有大涵養而後有大設施養則可動不養則不可動故
受之以大過
此以聖學言大畜分上是德由此盛下是業由此生　以復字貫
善端復而人心退聽則无妄矣无妄則此心止有善端矣由善端

充積之不可畜乎由充積涵咏之不可養乎有本作自有作用大
畜者又養盛之徵也看來淺即是无妄畜者畜此養此畜此非謂
无妄一心畜養又一德也 可字極妙聖賢要在所養中心有妄
所畜皆非欲養而成聖賢得乎 游氏曰後以誠之識以畜之順
以養之曰畜曰養皆誠也本末兼焉者也夫然後誠與才合而大
過人矣 程氏曰其畜大其動亦大不惧无悶要自涵養中來非
矯矯于意氣者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
離者麗也

物既過乎大中之極則舉動悖理陷于險矣故受之以坎坎者

險陷之義也既陷于險必附陽剛以求濟而險可出矣故受之
以離離者附麗之義也

上大過是好的由所養而動世視之為大過而事實中也此終過
是不好的惟求其過而不反于中是過之大者以情才過動言受
坎見亦大數者以中為貴也受離則濟大事者以人為本也坎離
相資水火共濟此天地一大關也故為上篇之包果云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
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
下然後礼義有所錯

下經首咸者何也蓋自有天地則氣化形化然后有萬物有萬
物則分陰分陽然後有男女有男女則陰陽相配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則生育相成然後有父子有父子則嗣續日煩无主乃
亂然後有君臣有君臣則尊卑貴賤分以定然後有上下有
上下然後礼以定其倫義以制其宜礼義有所施也是天地萬
物男女者夫婦之所由始父子君臣上下礼義者夫婦之所由
致夫婦所關大矣咸者夫婦之道也下經所以首咸也夫婦之
道乃人道根本天地常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
之義也

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蓋乾坤與咸初无所受故也 錯施
訣也項平菴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制

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礼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礼義者非能
制為人倫也有人倫而後礼義行其間耳 夫婦終天地萬物之
功始人道綱維之要故首咸夫陽主倡婦陰主和陰陽倡隨之義
彖天陽地陰相交至久不變故次恒 按乾坤有生之本也咸恒
人道之首也楊氏曰乾坤萬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上經終曰離
者麗也咸恒陰陽麗而合合則父母之道生焉故咸受離 始乎
下經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
其所也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
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晋晋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夫婦之道固當久矣若夫久處盛滿者造物所忌久居大位者
禍机所伏是物不可久居其所也故受之以遯遯者退避之義
也然物无終遯之理將来必有壯盛之時故受之以大壯既壯
則不止壯而已必有晋用之日故受之以晋晋者上進之義也
使徒一于進不知盈虚消息與時偕行則傷之者至矣故受之
以明夷夷者傷之義也既傷于外必反于家而即安故受之以
家人
此以君子出處言自遯至晋因君子之退而冀其進用也晋至家
人因君子之進而戒以知止也　不可久居又借恒之名泛論物

理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遯也　壯是壯盛謂衰則必盛消息相須
既遯則必壯晋謂進一步而建功立業斯不為徒壯也一說壯指
進用晋指功業　進有所傷程清溪曰晋以自昭明德悖明而進
必有所傷當晦其明故受明夷明宜傷也文王羑里明而順也鄧
伯羔曰晋與漸皆進而有别進必有帰者先以退進必有傷者先
以壯也　閻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
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返于家人乎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
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治家无法使倫理不正以致家道之窮則必越礼傷恩而情義

乖矣故受之以睽睽者乖異也人情乖離則骨肉相戕内難作
矣故受之以蹇蹇者險難也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必散故又以
解受之也
此以家道言　有孚威如正家之義孚威不立家道之窮也　乖
必有難就家人上說　一說此乖字就衆人言　程敬承曰蹇則
反身修德求在我者也正己可以正邦豈終難哉可迎刃而解矣
故受解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解者緩之義也緩則晏安勝而兢惕微德驟業廢寧无失乎故

受之以損損則懲忿窒慾不已其功將人心日微道心日長寧
无益乎故受之以益益則迁善改過不已其功將裕内利外流
于既溢若决江河不亦决乎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之義也
此以聖學言前解解散也此解怠緩也上損損德業也是害字下
損損去忿慾也是好字　一說緩承難来謂人情逃險難則思極
濟出于險難則生懈怠　一說損而四句指盛衰循環言決者
满溢而决隄防也張氏曰自睽至夬主世道說可見盛衰循環之
理然必從家道說起者天下國家之本在家也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

以困〻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小人既去則君子之朋至而相遇矣故受之以姤〻者遇也君子既遇則同德相聚而成羣矣故受之以萃〻者聚也君子既聚勢必上升于朝故受之以升若貪位慕禄而不知止則進必見摧取困窮矣故受之以困身既困辱于朝則必退處而反于下故受之以井〻者在下之物也
此以君子進退言其進也以小人既決也其退也以求進无已也
舊說聚謂聚于朝升謂升乎大猷但謂之升〻字作治進升而上升宜又作進用恐不貫串不若前講融貫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〻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

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井之常久必渟汙法之常久必滋弊故欲更化善治則井道不可不革故革次井革弊而无其位則不尊不尊民弗從故鼎次革主鼎而非長子則不信不信民弗從故震次鼎
此以治道言　井道常道也革者非革常道也革其壞常者也革物莫若鼎賤下主器者謂欲釐天下弊政須是主天下重器者而後可也　長子乃世嫡傳国家継位號者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〻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〻者進也
震陽生于下動之義也物无終動之理發舒之後継以收斂故受之以艮〻者止也動極復靜也物无終止之理收斂未幾發揮隨之故受之以漸〻者漸進也靜極復動也
此以造化氣機言　動靜相生動則有靜〻則有動上動字即動闢止字即靜宜　程清溪翼曰天行至艮而止一歳生成之終〻于艮始于艮也故受之以艮元行无首可止乎哉故受之以漸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帰者必大故受之以豐〻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〻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〻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〻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學問之道漸進不已則理有帰宿故受之以帰妹進得所帰則學臻盛大故受之以豐〻者大也苟過求之高遠則必失醫驕中正之則故受之以旅〻者寓于外也既陥于異端則必不容于聖賢而自不已其反正之机故受之以巽〻者入也理入于心而後天机浹洽故受之以兌〻者説也惟説而後發散在外睟面盎背故受之以渙
此以學言帰者道之帰宿大者道之擴充窮大失居是求道而過高者旅无所容是陥于異端而反正者悦者悦在心散者樂散在外
一說帰與大謂人君得民心之帰而国勢昌大　窮大失居謂人君好大喜功而以驕奢失国不若前說佳

濟字須貼小過上說方佳

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渙者離也人心可終離乎則當立防閑以節之制度數議德行
故受之以節節道既立則度信其制礼信其議民將喻誠于我
而不忍悖也故受之以中孚　有其信者則言必信行必果而
過乎中矣故受之以小過
此以然民言節者制之于外孚者信之于中節從其所上能信
守之則下亦能信從之矣所謂節而信之也　信字有单指君者
有单指民者　人不可无信者有其信而必行死救要信更不度
量時勢膠于一定能无過乎謂以小信妨大義也此之過過在有

字必字亦只小過而已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有過人之才者必有過人之事而于天下功業无不濟矣故受
之以既濟
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濟則窮矣物窮則必復失天地人物无有窮而不通之理故以
未濟終焉未濟則不窮也
既濟是完局了說至此窮矣豈造化人事物理便向住乎易者変
易而不窮也故終之以未濟留此一段未完之局于天宇以待濟

此乃動靜相生陰陽交変萬化為无窮也觀此則六十四卦
之終實為乾坤之始所謂貞下起元生生之謂易也此易之最妙入
神處　以未濟終畢竟是无終意所謂終則有始也觀六十四卦
始于乾而乾却无始終于未濟而未濟却无終然則世運安有窮
時學安所結局可觀易而知矣

雜卦傳

此篇雜述六十四卦之剛柔動靜吉凶禍福而反覆對擧以見其
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對謂之雜者自乾至困非但言上經自
咸至夬非但言下経至于雜中不雜如乾坤咸恒例蓋以卦兩反
對反觀各以類言也　邵二泉曰序卦序言之也雜卦錯言之也

于序之中復錯擧其反對者序言之其義如此錯言之其義又如
此序也錯也互為經緯者也
項氏曰有序必有雜序者天地之定体雜者天地之大用也有序
而无雜則易之用窮矣故以雜卦終之此既濟之終後之以未濟
之意也
陸庸成曰序卦之後終以雜卦者天下有定序即有交錯自然之
理也然各以深求之殊无隱義以淺觀之殊為自然序卦雜卦其
孔子六十四卦正変之圖欤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觀臨之義或與或求
純陽之卦為乾而德則剛純陰之卦為坤而德則柔是乾坤之

画反對而義亦反對比臨四海道行則樂師統三軍動衆則憂
是比師之卦反對而義亦反對臨則容保无彊以惠與民殺
思无窮以善與民有與之義觀則建中而民于我求忠表正而
民于我求正有求之義是画反對而義亦反對
諸子相曰剛柔者質也樂憂者情也與求者事也剛柔位天地之
德憂樂分治亂之情與求明上下之分　楊止菴曰比自師而変
樂從憂生其樂宜也樂以天下也師自比而変憂從樂生其憂宜
也憂以天下也　以我臨物有盛德被及之意為與然與所以應
其求物來觀我有尊心仰慕之意為求然求所以視其與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震云云不行是才雖足以有為而尚在窮居不能遂勢奮動
天屯乎人也蒙坎云云光明是資雖暗昧駁雜而好學近智自
能多識明通人勝乎天也
此就卦德取義首句以行言謂動乎險中而能固守不失其所為
之貞也二句以明言謂質雖暗昧而學在我能破愚為明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陽起于下靜極而動其化机之出乎艮陽止于上動極而静
其化机之入乎損下則君不能獨富雖未遽衰其衰之始乎益
下則君不致獨貧雖未遽盛其盛之始乎
起止天道通復之机盛衰世道治亂之漸　按雜卦言止者五處

止也大壯則止節止也大壯之止與遯之退相反謂陽德方盛故
止而不退也此止有向進之象非若艮之止而終也節之止與渙
之離相反謂遇而止之使不散也此乃人止之非若大壯之自止
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以艮畜乾乾健本難止而今能止者時也福之出于偶然
者也无妄以乾而動禍非自取而或自外至者灾也禍之出于
適然者也
沈氏曰偶獲之福不足喜當思所以杜其萌偶值之災不足惧當
思所以善其動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萃則聚于下而不往以隱為高升則往于上而不來以仕為通
謙則虛己下人自視不勝其輕豫則志得意滿自處不勝其怠
上句以出處言下句主君道言居下曰聚降下曰來輕是自小
也怠是自大肆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以合天下之間如有物見食去其不宜有也武以戡亂乎
賁以成天下之文如无色受采飾其不可无也文以餙治乎
或曰食色人所不免順中有物故曰食賁尚質而不尚餙故曰无
色　程敬承曰食也去有間而歸无間洽之順也无色去有文而

兌見而巽伏也
兌陰外見是剛而接乎物也皆然見性情之真巽陰內伏是陰
而未與物交也雖然藏机緘之妙
此以人心發感言以陰為主兌則內柔外見其情而說人也巽則
外柔內隱其情而巽物也人心之動靜達道之和大本之中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則无事之時惟悠守舊章可以因則因也蠱則廢壞之後當
更化善治可以革則革也
上下相交而无故无所用飭上下不交而有故則不從依隨守

成性與惟其時而已 則飭者一蠱則宜飭治也易述曰惟无故
而偷安故有壞而修飭
剝爛也復反也
剝者陽極于上生意漸盡潰爛而歸于无也復者陽生于下生
意復萌由无而反于有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明出地上而為晝天下之文明也明夷日入地中而見傷兩
閭之閉塞也
以世道污隆言 程敬承曰明一也晉上明而下順麗乎明而煩
于時所以為晝明夷內明而外順晦其明而蒙于難所以為誅縛

明夷為誅則知晉為賞矣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則養物不窮道之通也困則剛遇柔掩道之塞也
井以不掩為功困以見掩為困也
項平菴曰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
咸恒為始以此見卦雖以雜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經之首則未嘗
雜也
咸速也恒久也
咸者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何速如之恒
者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也教思无窮容保无疆何久如之

此以王道言感道隨時變通故曰速常道萬世不易故曰久 程
敬承曰虛以受故速方不易故久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渙則民心携貳无所以合之故離也節則議禮制度有所以限
之故止也其人情之離合乖解出乎險外從容暇豫之時也蹇
在險中危急存亡之秋也其所值之休戚乖睽皆情意不相維
繫而外也家人者恩義親自相聯屬而內也其親疎之不同乎
否則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太則小往大來君子道長何其類之
相反乎
緩非遲緩之緩乃縱散之意外非內外之外乃外之也以情之親

辣言類者見相反之事多也 葉敬之曰鮮眹似渙睽家人似節
一離一止一緩一難一外一内正否太之相尋而相反故次之曰
否太云云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四陽進而消陰陽之盛也恐其恃壯而失防陰之道故欲
陽之止而不進也遯以二陰進而消陽陰之盛也恐其逐進而
肆害陽之心故欲陽之退而不來也
一使之止于方盛一使之遯于方衰无非為君子謀耳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
多故親寡旅也

大有之勢合六合為一家何其衆也同人之情聯億兆為一体
何其親也革以去其積弊有除害之義也鼎以取其維新有興
利之仁也小過者言過乎中行過乎正過而非信也中孚者言
爲有物行爲有恒信而非過也豐勢盛而喜有為其故多也旅
窮大而失其居其親寡也

大有同人俱指君以尊親言 一説君得民而人帰于我曰衆臣
得君而我同乎人曰親小過中孚一説小者之過乃謂之過若過
之大是罪悪而非過矣中孚之孚乃謂之信若外之孚則色取而
非信矣以理欲言 一説多故非事故之故謂豐盛則故舊合聚
旅則親戚離

離上而坎下也

離為火火性炎上坎為水水性潤下

潘雪松曰乾陽而在上坤陰而在下者陰陽之定位如人之首上
而腹下也離女而在上坎男而在下者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如
人之心上而腎下也是故腎之精升而為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
精降而為液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而附于陽故炎上水陽物
也而藏于陰故就下然則日為陰月為陽乎曰日則陽矣而日中
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月之精則陽之神也故曰離上而
坎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小畜以一陰當衆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止寡不敵衆也履以
和悦躡剛強之後欲進而得遂其進柔能制剛也需則安分待
時見机不進也訟則越分求勝與人不親也

畜是小人畜君子履是君子楽小人需是静俟義命訟是動争是
非履而不處者其周公乎需而不進者其仲尼乎

大過顛也姤遇也漸女帰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
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
人道憂也

大過剛過而本末弱是人臣力小任重至于顛也姤遇也以一
柔而遇五剛女子之不正也若漸則正矣止乎下而巽于上是

女歸必待男之禮備而後行也順者養德養身皆以正也既濟則禮備樂和綱舉目張天下定也歸妹者女歸夫家得終身之托女之終也未濟者三陽失位未得終身之配男之窮也夬決之也以五剛決一柔也如此皆陽德大行而君子之道日以長陰邪屏息而小人之道日以憂矣是時也豈非世道之慶哉

正也是學術要之養正定也是事功要之底定一則學不入于龐雜一則治不入于功利　潘氏曰大過者亂之極也亂之原必起于姤姤者小人之初長也漸者小人之窺伺君子也順者君子遺變而自養也既濟者君子之善處小人也歸妹者小人之遇合也未濟者君子之失位也小人窮其勢必決故受之以夬此一節自大過以下皆以男女為言至夬而明之曰君子小人則其意斷可識矣聖人作易示天下以无窮之象教人以撥亂反正之法是故原其亂之始生于姤而極其敝之上窮于夬以示微之當防盛之不足恃自夬而乾有終而復始之義也

節齋蔡氏謂大過以下卦不反對嘗以其例更而定之大過對順一頤一正既濟對未濟一定一窮歸妹對漸一女之終一女之始姤對夬一陰之長一陽之長　自乾坤至困三十卦當上經之數中雜下經十二卦自咸至夬三十四卦當下經之數中雜上經十二卦上三十卦終以困柔揜剛下三十四卦終以夬剛決柔柔揜剛君子不失其所亨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夫子係十翼終之以夬其心欲使君子常得勢小人常退哉則天下清明扶陽抑陰聖人之情見乎詞矣　始乾終夬一陰決進則乾也故夬終貞始元所謂貞下起元貞元之會如此

易經會通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邦柱江柟同撰邦柱字砥之萬歷丙午舉人柟字楚餘皆休寧人其所徵引至一百七十餘家然大旨本爲舉業而設故皆隨文衍義罕所發明其所標舉有全彖合旨有六爻合旨有二卦合旨有繫辭合旨亦皆不出講章窠臼至於卷首列取象之義分正體互體變體複體積體移體半體似體反體伏體對體諸例自謂偶有巧合者錄其一二實則隨意立名徒生轇轕而已

易芥八卷

〔明〕陸振奇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芥八卷》提要

重刻易芥序

易之為書廣大精微羲文周孔開天明道以成之濂洛關閩窮搜力索以發之而易遂無遺蘊鄭夾漈以三墳之書漢魏不傳至宋始出伏羲則山墳曰連山

神農則氣墳曰歸藏黃帝則形墳曰乾坤而明劉文安公以為淺陋而鄙近猶揚子雲本論語作法言本周易作太玄徒費辭說亦何取乎爾吾友陸子渭璜本其家學窮經攻苦馳騁文闈

余竊欣共所得有自一日以易
芥示余曰此家庸成公手著汝
錫公發剞仍雲公重刻聿今七
十餘年流失無存僅餘一編恐
又漫滅謀再鐫而請序於余余
讀之廣大彌綸直如恆河沙萬

千無數一芥不遺精微諦當凡
屬理象數渾淪吻合針芥自投
散之六合卷之一言納須彌於
芥子實大有功於易道非經生
之業非卜筮之書亦豈若劉文
成所謂徒費辭說何取乎爾乎

哉余混跡薄書垂三十載幾不
知筆墨為何物然服膺是書之
足羽翼經傳而併多吾友之克
承家學也敢以不文之詞辭是
為序

乾隆十六年歲次辛未孟冬下

浣年家眷弟金鼎錫頓首拜撰

易芥原敘

陸庸成爲諸生時著易芥八卷甫成以眎惠惠讀竟乎抄藏之葥庸成曰此亦何減子雲太玄恨不令桓君山見之矣丙午庸成舉孝廉未及上公車卽世明年冬漳南鄭思軺觀察偶駐南屛從余索庸成生平因以所撰行述進且問何以知庸成觀察云常山詹濬源方伯將刻易芥屬以敘故耳未幾觀察歸閩而庸成胤子昌胤童年能與此文損饘粥之羨餥青以傳而以敘屬惠以惠所及見古今譚易者數十家譚象者出吾家康成譚理者出王何朱周程蘇三子則本王何毘其說朱子遂兼康成而卲子遂兼言數迨於今始合爲一其所謂一者逢掖進取業也非理非象非數大都飷飣五百字以倖一日之知而易道衰庸成故工逢掖業而所爲易芥固不爲逢掖言言理言象言數大都靈心自會其說不必今古有而投之無勿合也夫易道無不有而徧言之則須彌之芥也其弊漏諸子之譚是已易道至大而小用之則坳堂之芥也其弊膠逢掖之業是已惟是象會象前理入理窟以當於四聖之旨而逢其源以謐於諸子之譚而融其奧則鍼芥之投也易芥具在爲須彌乎爲坳堂乎余不敢知乃於余一見而投則鍼芥也前乎千載後乎千載有二心耶有二易耶庸成甫卽世世甚願見其書如漳南常山諸公者不可數計程敬承司寇著宗義採其十三讀者無不醉心焉司寇庸成舉主也盍不必覆醬瓿而俟千載明矣然則昌胤洵不愧童烏惠豈其桓君山乎友弟鄭之惠孔肩書

易芥原序

嗟乎先生往矣而易芥始行於世余受易於師門者也帷中口授余輒退而筆之冊而余友孫質父亦于先生有九事之質存先生論說恒什之五六今余友亦往矣易芥一書予睹記先生積十餘年攻苦嘔血而得之者也士大夫聞而慕之競欲廣其傳謝不可益先生之名籍甚而自歫歃如也易之理或盡此先生之意未盡此也嗟乎先生往矣余師事有年每見先生支扉鎖日類枯衲語及經術外輒面赤類處子架上貯古今易疏解幾逋屋子日蠹蝕其中而見地微妙不爲法華轉當

其忍至寢食可廢忽而理解牆壁點首是書也如蜂釀花香味色相都無可覓但覺中邊皆甜更名之曰蜜而知味者自得之也眞十餘年攻苦嘔血而得之者也而先生之意未盡此也尼父生知猶假數年而謂先生意盡是乎三立有期一息弗續曾泉可作長恨何窮余每爲查舜才道之未嘗不欷歔相對也幸先生有令子弱冠善易能繼先生未盡之業鐫易芥垂成舜才謂余論先生意中事大似盍著之篇嗟乎世之知先生者猶知先生未盡者也天乎復何言哉門人柴紹熀百拜撰

重刻易芥原序

家伯祖庸成公以易舉丙午高第平生有志於聖賢經濟之學悉於易發之惜乎未及用世早沒所著易芥一書汝錫伯父刻之以傳歲久板亡學易家往往旁搜不得以爲歎恨余小子鴻業家藏印本嗣刻以廣其傳而繼先人之志焉日展讀之嘆曰大哉易乎淵乎庸成公之爲是書也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生生爲易宇宙之所以至今不毀者此也而設位成能開物利用由斯焉起彌綸天地開蓋無往而非易之理公之爲是書也其所包該不能徧舉今姑論其一二其言泰否同人大

有謙五卦無一凶以爲易之盛開之者泰終之者謙此君子之所以存心也謂惟困爲德之辨故亨貞必君子亨莫亨于志之通也此君子之所以立命也循虎尾於天澤禮之大也通師貞于周禮兵之深也并以示分田之制節以爲理財之書曰木可爲庇石可爲祚此化凶爲吉而變小人爲君子之術知此則漢唐宋朋黨之禍不興而朝廷可安曰乾之潛坤之括不可思議益居所無事而根柢是知此則朱陸異同之見不立而學術可壹曰龍以不見爲神勿之精神其孰能窺之則蓍縣之妙用也曰亢復爲潛終則有始非有始也無終也則蔡

嶺之秘文也葢一書而貫天地該民物要綜六籍旁通二氏易之道大而公書乃足以盡之是故不讀易不知道不讀公書亦不能知易夫豈經生括帖之學與教玄虛之談所得以髣髴其百一者哉小子何知竊嘗誦習但于管窺之餘而聊述其所見如此茲刻是書成不但以慰庸成公之靈四聖人之神明當亦有以式憑之歟

姪孫鴻業頓首拜撰

易芥後跋

禹自成童時初究心經義集架上書見易芥一編則　高伯祖庸成公手著也敬閱數四覺易理無窮卷中所搜剔闡發悉由胸有實得於凡天地陰陽之蘊聖賢德業之根具有以洩其機而宣其奧其中有前人所未發而獨發之者有前人所已發而未盡而更暢其義旨者歷聖精微真嚌其胾矣禹嗜而不厭伏誦二十餘年彌覺其味無窮洵易學之真銓也特此書久行於世即今

國家崇儒重道

御纂經書以頒天下而易芥內亦有所採擇乃經生家購求於坊竟無是書蓋是書於萬曆庚戌年　曾伯祖汝錫公初發剞劂積歲已久自應曼漶後伯祖仍雲公於康熙二十二年復刻以傳又緣歷任直隸湖廣携至署中竟流失他方不復可考禹甚恐先人手澤所以羽翼聖經者或致湮滅而又慮世之欲見是書者如飢如渴而莫或慰也爰取家藏印本偕再從弟謙校正付梓以廣其傳以繼先人之志云

乾隆十六年孟冬錢唐陸肇禹渭璜頓首謹跋

通卦名釋略

乾從干之乙取春木之盛也乾知大始于木之發生見之坤從支之申取夏秋之交土之旺也坤作成物于土之成功見之坎以一陽之陷天一所變也離以一陰之麗地二所化也陽性動而一陽起衰陰之下故爲震陰性入而一陰伏堅陽之下故爲巽止兼背以名艮戒有意之失也說去言以名兌懲尚口之窮也天地不可不交也通則泰塞則否也水火天地之用也互則既濟別則未濟也雷風有相與之機亦有相助之義故恆益同利焉澤山有相感之氣亦有相剋之理故咸損異用焉

履者禮之始儼天澤而作儀豫者樂之原法雷地而宣化賁以敷文如火之蘊于山而惡其著也師以閑武如水之行于地而惡其擾也比畫以五偶統于一奇列爵惟五開封建之規井畫上卦五而下卦四方里九區示井田之制節者理財之書說于入不若險于出也噬嗑者用刑之書明于情尤欲斷于法也上止下動頤象也故已不役而民可養內險外止蒙意也故眞不壞而聖可作物莫忌于不相用事莫大于互爲功故火澤分見則睽並見則革也水上于天則雲隨天行故需以俟其雨也既下于天則逆而行矣此人情之必訟也需無爲訟有言也火出于地則明因地遠故晉以晉其光也苟入于地則幽不明矣此世道之見傷也晉爲晝夷爲夜也臨觀萃升全盛之卦也臨之二陽既浸而長勢必爲萃之君相四五是也爲觀之君師五上是也至于升而柔代之者陽至上則降故柔升也蹇不蹇于險而貴其能止困不困于險而貴其能說坎水在雷上爲雲故雲雷鬱而孕者屯坎水在雷下爲雨故雷雨作而結者解風出山而其行有漸君子所以無躁仕山藏風而其入必蠱后人所以利新圖動而說者民從君謂之隨說以動者少女從長男謂之歸妹風遇水而易散則外渙也

風遇澤而常凝則中孚也飄沙漫空天上之風離係崇岡峻極山中之天難窺此畜之所以有小大也四陽居于內所御太輕四陰制于外所向太迫此過之所以有小大也陰有時而有衆陽則大中之五能有其大也陽有時而同一陰則得中之二宜人所同也當天下有雷而人心猶敢戲渝者乎妄之无也畏天之威也當雷行天上而正氣有不激烈者乎大之壯也動與天俱也鼎重器也難凝而易遷誰知顚趾折足之虞豐盛時也難得而易失誰存見沫見斗之戒風自火而近曰家人文王刑于之化也火去山而遠曰旅孔子轍環之象也天

不忌山山不能犯天之高則不退而遯者遯之微也地屈于山山反能處地之下則有而能謙者謙之善也方剝而倏復矣方夬而倏姤矣四者陰陽消息之大樞也陽不能無陰猶陰不能無陽故剝不于盡也碩果而天心見焉夬不于終也無號而躑躅乎焉夫寧獨四卦然哉乾之元乃无首坤之戰乃大終彼謂易爲扶陽抑陰必盡去陰而后快未之有矣去之不如用之之尊陽也故天用地而泰男用女而咸雷用風而恒火用水而濟則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生生之謂易宇宙所以至今不毀耐

易芥卷一

仁和陸振奇庸成著

後學柯　海朝宗
曾孫　廷機旬源　校
元孫　肇禹渭璜　閱

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故文王之易首乾坤山澤通氣故下經首咸雷風相薄故次恒坎水也離火也既濟未濟水火互也水火不相射故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

䷀乾下乾上曰乾䷁坤下坤上曰坤

傳曰乾坤其易之門耶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毀則易不可見故乾坤首易而乾首坤乾六爻皆爲龍坤合卦乃爲馬故乾爻曰六龍坤馬曰地類然則龍馬負圖之說有取于龍馬以其爲天數地數卽乾之龍坤之馬也出於河天一生水而地二成之也蘇子曰變化而自用者龍也馴服而用于人者馬也故乾坤象焉

乾

象探卦之性爻效卦之情故曰旁通情也乾坤諸卦之則也乾之元亨利貞又自坤而下之則也元亨利貞作

四德謂照文言可知然元爲之首惟乾四德備焉純粹
精矣諸卦卽兼此四字者餘加一字卽不渾全故與其
四字備而未純不若偏而獨舉亦有偏舉而雜見亦有
全无而純疵故分有者得四卦焉大有之元亨大壯之
利貞鼎之元亨兌之亨利貞是也全有而雜舉者得五
卦焉屯隨臨无妄革是也全無者得七卦焉觀剝晉姤
非艮歸妹是也其偏舉而雜見者諸卦皆然

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初地道之始故曰潛三人道之
始故曰君子五天道之始故曰天示則也

龍以不見爲神其能見能惕能躍能飛皆在于潛故勿

者我勿之也毋徙露其可用而使人物色也勿之精神
其孰能窺之遯世曰潛出世曰見天下有道則見見猶
未得位以時當用出而聽人之用故在田也大人惟九
五五之利見臣民共焉此獨于二當之者與五應故耳

乾一而已曰乾乾體乾而乾也乾自不已體乾者自不
息如云健而又健是二乾也在淵居靜以審動也乾天
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險莫如三四之地故僅
曰无咎然人事之得莫大于无咎而吉次之故乾爻不
言凶亦不言吉純粹之中雜一吉字亦不得也有吉便
有凶對矣吉以歆善非純乾可用也故人道備于三四

止曰无咎噫可以無大過其聖人乎五之利見大人所
謂聖作物覩不待驅之也利見二字其自然之感乎
亢者時之極也雖聖人不能使時之不亢也悔猶天心
之復也貞下起元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悔震无咎者
存乎悔

乾爻至上曰悔故外卦稱悔坤爻至三曰貞故內卦稱
貞而餘爻不再見以示例也他卦則雜以示變也然乾
不及貞坤不及悔者陽無內陰無外也

用九非六爻皆同變也同變則純坤是無乾也何以稱
龍且老陽變而爲老陰斷無此理夫用九止就占者所

値之爻其一爻變也老陽變則爲少陰而巽離兌皆少
陰卦也故初變爲巽是姤也二變爲離是同人也三變
爲兌是履也然悔猶貞也四變仍爲巽是小畜也五變
仍爲離是大有也六變仍爲兌是夬也乾陽惟能變故
亢復爲潛終則有始非有始也無終也乾之四德迭用
不已故貞下起元非元始有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首
得無首之說矣至此曰吉其爲占者開鼓舞之門乎

元卽太和之氣載性命而出之者也元無始就萬物所
資以始乃見元也天道之下濟其可見莫如雨然資始
曰萬物流形曰品物始猶渾淪形可區別也

知終之始者知無終無始者也終始之可見者其時乎六位之時成有定一心之時措無窮故易位而爲龍羣龍無首而此曰首出庶物天德不可爲首而此曰御天无首者天德之用不測首出者天德之體常尊寵非大明終始者孰能知之

資始之時理隨氣具由變而化氣隨理足故物物之性命各正不偏便保合太和太和即資始時一元之氣也性命原合太和而來惟各正故保全而復相合也由物乃見乾之利貞

自强不息其君子行此四德乎

元者善之長亨利貞皆善也長者統亨利貞而爲言也善之通處曰亨其炳郁者會聚于此善之宜處曰利其蹔爾者調和于此善之成處曰貞其紛紜者植立于此仁即元也體元無形故就其肫肫充滿者易元而爲仁長人者其善之長固足以長之也全體皆仁則秩序之原宰制之府斡旋之地豈更有二體乎

分爲四德統爲一元故論乾之四德者必首元以統天則君子之行總是仁以行之可知矣苟又有箇健以行仁是元爲善長而更有一善爲長之長也覩傳中說元便說乾元其旨深乎

不易乎世七句總形容龍德之潛而中著樂則行之一句方見龍之變化即前了潛故曰潛龍

神明不測之德盡于庸庸盡于誠誠者天之道也善世所以德博不伐故化

德體也業用也業本于德無二心亦無二功總是忠信心結果修詞之修即修業之修移其詞說以爲躬修故曰修詞則忠信之誠始植立不壞至者至善之體也幾者體之微也終即至善之用所究竟處義則幾之散殊存故可居

九九而用變正是貞之極而後歸于元元之所爲終始

相因而無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以見乾道變化之則

乾元者三字爲提綱不與亨利貞平看故三節竟以乾始貫下情即性中所含之情即各正保合二句意不言二字即當貞字看蓋歸根復命默而成之也

剛健中正不作四項平看純粹不分貼上句乾體剛而用健其剛健則中正其剛健而中正處極純粹其純粹則至精精者惟精也究竟六字總歸一字也精故不容名言自非六爻之發揮其孰旁通之然可得而旁通者精之蘊而爲情者也其可見情矣其不可見精矣

學問寬仁俱就成德言故曰以曰之非次第功夫也存

主爲居運用爲行不曰行仁而曰仁行卽由仁行非行
仁之謂歟
大人者參天地而立人極故與天地合德句提起下正
極言其合德也先天後天正是時乘六龍以御天處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聖人能知之早不待亢而知
也雖然悔者其知之門乎
坤
元亨利貞雖乾坤有同德然乾重元以元爲統坤重貞
以貞爲安故乾之文言由元者善之長說起坤之文言
由至柔至靜貞字說起何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然

乾元始物而无其始故用九曰无首坤貞成物而有其
終故用六曰永貞坤之元皆是乾之元故曰順承天曰
承天而時行然坤之貞亦非坤自爲貞故曰以大終曰
无成而代有終坤非乾敵明矣
坤爲牝馬別其爲陰類且順之至也故貞不外于柔順
但陰性多躁躁則不能守惟其守此順德而不變曰貞
非順而又健也健乾德也順坤德也貞則各極其至而
言坤之以西南得者後天卦位更坤之北而居西南則
萬物皆致養焉艮居東北爲陽方與坤位相對故曰往
則喪朋後蹇解二卦俱利西南者蹇則陽入坤體而居

五解則陽入坤體而居四皆取致養意也又蹇獨云不
利東北者艮在下也又解蹇二卦獨五曰朋來四曰朋
至亦得朋之義
天地生物止一氣流行大凡乾施坤受受所以傳而布
之物也故方施爲乾施及于物卽屬坤坤有以成之也
非乾旣資始了坤方去資生始之之氣機在乾而行于
坤故并資生亦卽承其始氣而發育萬物此造化合一
之功用也
坤之德合無疆以其厚也然厚而載物何獨于亨物時
見之正于萬物形形色色乃可見坤之無不載而所以

載之者厚也惟含弘之厚故光大
坤以藏之不獨利貞時其靜也翕爲易見也卽元亨時
亦主于藏故元猶醞釀之也至咸亨處盡發越矣而正
見其厚必曰含弘必曰包萬物益其厚德之所藏非發
越所能盡也若乾則主施爲君但曰雲行雨施而已
坤德利貞而曰牝馬何取也由牝馬地類可識坤德之
柔順由牝馬行地無疆可識柔順之利貞也君子攸行
法坤貞以行也乾之君子行此四德坤之君子止曰安
貞
後天卦位起震而終于艮故曰乃終終則必反也又坤

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東北其阻地也故艮東北爲止也安貞非安而且貞安于貞也安行之安不習无不利也
勢力也地勢非厚德乃厚德之形也東西南北無喪無得混一之規模也博厚配地君子之心極乎
乾初爲復習養之極乃爲純乾剛長也坤初爲姤剛致其道乃爲純坤姤之時義所以大也馴致者不及其始疑之初而摧折之是順而成之辨之不早也
易分陽宜居上陰宜居下故乾惟九五爲乾之主九居五也象則曰乃位乎天德坤惟六二爲坤之主六居二

也象則曰地道光也
撰德非中爻不備坤德之厚惟含弘故中四爻曰直曰含曰括曰黃
直者順之極也稍不順即枉如其直而出之則方中稍曲便牽之不方矣直方故大不習者大而化也化故光
地道含萬物而化光
迭遞柔剛曰成章物相雜曰文故三之有章五之有文以陰居陽也然純坤之德不恃陽以爲用故章欲含文則在中且以含爲貞
無成有終非始雖無成而後必有終也無成即于有終處見之其不敢專成者正其代君以終事而不爲始也是即安于後得主利之貞者歟
陽宜在上故乾以初爲無用之地陰宜在下故坤以四爲無用之地括囊非專在言語上以默爲主一切經綸俱韜藏不露也是主靜之至也凡動便有利害故咎譽半焉逃乎咎者譽之媒遠于譽者咎之招此則出於利害之途其咎其譽兩無所涉括之時義大矣哉乾之潛坤之括不可思議者與其乾坤之妙用所居無事而柢抵是者與
黃中德而中德之所發自是謙卑遜順故曰裳夫天玄

而地黃黃原是坤德上衣而下裳裳原是坤體故六五雖以陰居上位而實不失乎坤道其獨稱元吉以此
坤爻陰盛之極久不見有陽之尊矣故聖人急出之曰龍其云龍戰于野非陰與陽戰乃是陰盛之極陽不肯讓他故陽與之戰畢竟陽爲主陰爲客然陰當戰時是幾於忘巳之分不知巳之爲陰故敢與陽敵也聖人又急出而明之曰爾雖與陽戰爾非陽也乃其血也血何得與龍爭勝負乎故其血二字爲句觀後釋文可見又曰玄黃以明陰陽之分也
用六亦非六陰俱變隨占者所值一爻言也如初用爲

復二用爲師三用爲謙四用爲豫五用爲比上用爲剝各以坤體爲主而以震艮坎相盪而用之是老陰變陽少陽也是坤柔之體雖變而有不變者存正善用其柔順處而謂利于貞者斯可永矣故曰利永貞依然是柔順之貞也以陽使爲貞也以大終者變而能通通則可久然坤是坤貞之德永未嘗變其乃順承天乃終有慶者歟又曰其貞之謂終

坤作成物　文言從坤貞說起然亦不必泥定首節釋貞次[illegible]入次釋亨及末釋元也坤德維厚凡化育從仁厚出然厚中之發生又總是承天之施故特剔出一

時字至柔至靜坤之厚德也有常者柔靜之不變也含萬物者柔靜之所蓄也時而動剛德方時而後得主利時而化光則此至柔至靜者順焉無拂惟是承天而行可以盡坤道矣坤道盡於一時

所由來者漸矣聖人畏一漸字漸之極變爲歸妹卦書之反對也歸妹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以柔乘剛也柔乘剛亂無底矣然由來者漸也

直體而方用用還屬體者也故義與敬對功夫止在敬字惺惺之中裁制寓焉味一立字可見

誠者乾之道也敬者坤之體也仁者乾之行也義者坤之用也以坤六二與乾九二參看乾二爻曰存誠此曰敬乾二爻曰仁行此曰義微矣哉

前曰以時發疑于不含矣不含何貞此明其弗敢成之心終含而不露也故曰含之以從王事

天地不閉極則變化不閉括者閉之眞境

通理者一心之內具有彌綸方成爲中是至順之所出也故曰美在其中體者禮也履之爲禮禮主于卑故爲裳其暢四支也禮運於一身發事業也禮達於天下正是居體之符凡此皆通理者醞而釀之故曰美之至

必戰者陽主其戰也

易升卷二

仁和陸振奇庸成著

後學 王大造堯夫 湯在簡帝臣 校

元孫 肇周渭璣 閱

䷂震下坎上曰屯 ䷃坎下艮上曰蒙

乾坤之後即繼以屯蒙何也蓋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是三才之始也惟天地開闢之初而人值其時為洪荒之世故曰屯為混沌之民故曰蒙屯者世之蒙蒙者人之屯可見屯非兵爭雲擾之謂乃未開治之天下故曰草昧蒙非私錮物蔽之謂乃未學識之赤子故曰童蒙

屯

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此則剛柔始交而難生何也當天地絪縕萬物初生未有人為以經綸之故天造草昧險阻多端如洪濛世界湯湯懷襄之際是為難生曰屯也惟能動故當得大亨惟在險而動故必利貞貞于乾則各正保合事之幹也貞于坤則至柔動剛至靜德方也以此濟屯何屯不濟勿用有攸往非不為也不妄為也利建侯動之大也貞之道也經綸之寄也經者範圍天地綸者曲成萬物所以參贊而處位于中侯之事也動之道也貞之大也

卦曰勿用有攸往故初之居不輕往也二之班不得往也三之幾不可往也四亦班如而曰往吉者蓋其求婚媾也所謂建侯非乎求得其人可以往矣故象獨以明歸之也凡陽為馬初三五皆陽而乘之者皆有乘馬之象故二四上全取焉

初九以能動之才抱經綸之志而居巳以貞此衆望所歸當應人之求而為侯耳二則守有餘而才不足故利用靜不利用動惟貞乃得之三則妄于欲動併喪其貞矣獵人先遣虞官商度鹿之所在然後不虛入三无應妄動非无虞入林乎幾者動之始不待往而後舍也舍在未往之先往則舍之晚矣

二之班如以妄媾而阻其進四之班如因正媾而遂其圖故屯之貴于貞也五爻云小貞大貞貞寧有二哉但用之小則猶吉用之大則不免于凶何也屯其膏故也小惠有可偶及而至仁不能博施故又曰施未光

蒙

蒙非蒙昧也昧何以亨蓋蒙者人之初也其覺性在中聖人之全體已孩而領矣但內若險而外若止蒙而未

開也有以開之則節險之處逢不竭之源即止之處窮不遯之極如磨鏡者去翳而明自現非始有明也故爻曰發蒙發在其中者使著耳曰包蒙包其所固有者使自得耳曰擊蒙擊其所本無者使全其良耳就童心可証聖體而養之以正便是聖功是眞能以亨行時中也有初筮之誠則屢問非再三雖終日言可也有再三之瀆則始問非初筮雖不啓不發可也要之告所以達之不告亦所以憤之安知憤之非所以達之乎以亨行者蒙之亨由教者以亨行之也亨得其時之中則行不得其時之中則不行時中者乘其鬱極所通而施當其機

因其深淺而各隨其候之所至此先覺之任非剛中如二者不能矣養正之功全是涵育機括非督責之謂故狀蒙之象則曰山下有險象蒙之功則曰山下出泉泉出于山下其源也達于四海其流也聖功不于其流于其源此果行育德之功養之必于蒙也

蒙欲其發發欲其豫初者發之豫也書曰朴作教刑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用說桎梏不失其在寬之意也故初云用刑二即云包納惟能爲包者乃能爲發非專尚刑也以用刑爲尚則上之擊蒙者而已納婦即在包蒙中無所不容故雖陰柔之甚亦納之化誨也剛柔接者

二本剛而五以柔接之乃能師道立而善人多接不但體貌直是順以巽之謂接夫二曰納婦則宜無不可取之女矣而三即曰勿用取女何也納者無類之心勿取者不屑之教可見陰柔之病不失爲蒙而貪利之情所喪非小聖人所以戒見金也遠于實者非實遠之無初筮之誠故吝也卦以童蒙具有聖功初三四非其質矣當之者其順巽之五乎克明克類乃可克長克君耳包者容其發之所不遂擊者攻其發之所已窮然有于擊之法得順之機其以禦寇則可禦止也艮爲止

䷄乾下坎上曰需䷅坎下乾上曰訟

需訟均曰有孚此有孚之始也夫兌說巽順合爲中孚此何以有孚也乾一而實坎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皆得孚義二卦乾坎互焉皆有孚也然均之涉大川也需何以利訟何以不利以健遇險不徒貴不陷而貴能往往乃可濟以健乘險貴在能惕而不貴于入入則自陷矣需貴有恆故爻言終吉者二訟貴謀始故爻亦言終吉者二

需

需非怠緩之謂故非實心守正者不能需也光者孚之神也實心之徵也惟明則通故光乃亨然孚必本于貞

而吉利者孚貞之效也
天下之能濟險者必不犯于險而後能從容有濟故曰其義不困窮乃知涉川之功人以爲正中之所致不知不陷之所需也不陷故僥倖之圖黜欲速之念忘斯可語于執中守正耳在前之險非至健孰知之而又孰濟之

升而未降則天下望雲而俟雨緼而未施則君子藏器以待時飲食宴樂非苟而已也本之以孚出之以貞天下莫見吾之所爲而亨利將自至

乾之剛健不可遠也坎之險地不可狎也故乾之于坎

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于乾順之則出穴敬之則終吉是惟乾能不陷于險而陷于險者還須賴乾以有濟信乎需非陰柔者所能爲也然處需之道又莫如敬故聖人于三上皆以敬示則焉

坎水爲險郊遠于水之地也宅于水而資舟備難者也宅于郊而馮河犯難者也恒德爲常稍失常則犯難矣淸自水出曰沙近水者未溺沙須則溺近難者未際言出則隙二惟寬而得中能窒其隙而不蹈也[illegible]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三自致之故也三不敬愼故災在外而我逼之四能順聽雖已入坎穴而猶可出也

血坎爲血也彖象之義其備于九五乎曰需于酒食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曰貞吉有孚光亨貞吉也曰中正以正中也雖在坎中不言涉大川而利可知矣乾之三陽豈肯爲一陰用哉即上亦所不敢望故曰不速而得藉其用者敬之力也

訟

訟者公言之也大人之中正訟者所尚以稱平者也然非健者不敢訟非險者不能訟故訟爲爭端人心皆敵國矣訟之不已師乃起也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凡事有始焉有中焉有終焉未訟須謀其始上也既

訟而中止之猶吉也訟而終則凶矣要之終而著其凶以明始勝之不足恃也要之終而著其吉以明中止之未爲屈也爻之初三上皆以終言之聖人戒訟之意不旣深乎

險者狡而工于爭健者强而力于爭陽實陰虛剛來則實而陷于陰故爲有孚之窒得中則能懼而知止故有惕中之吉涉于川猶可泳也入于淵不可出也駕險乃以自陷也

天左旋水東注違行也其象爲訟止莫若在初仲尼聽父子之訟不咎其訟者而咎上教之不行此民之訟也

甘陵南北部之禍始于其徒之相非此士之訟也牛李朋黨之禍始于其進之相傾此臣之訟也吳越世讐之禍始于一矢之相遺此國之訟也漢武之禍始於平城之宿憤此天下之訟也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如哉

初陰柔居下大抵才弱者有暫忿而無遂心處卑者敢于僨怨而不敢于大訴夫寧捐忿而弃釋其怨此亦天下之至屈也而爻曰終吉象曰其辨明則天下之至伸也初之辨明于終上之終褫不足敬屈伸之理此足以觀矣

九二正所謂剛來得中者也以孚窒故訟以惕中故不終訟況其所遇乃中正之九五則一見大人即愧悔不暇不克訟歸而逋宜矣二爲險之主也內體皆其邑人也方訟于五株連不既衆乎今歸而逋則其邑人三百戶免災亦宜也夫二且逋故邑得安堵焉況三之陰柔會其有爭心故曰食舊德食舊德者安其自有復即命者聽其固然苟爲吾舊三百之邑可甘苟非吾命鞶帶之錫何羨此三四之所以貞而吉歟五惟中故鑑空下無覆盆之寃矣惟正故衡平下無梗陽之賂矣大人在上雖錫或有而終必褫豈非終凶之明驗哉

䷆坎下坤上曰師䷇坤下坎上曰比

地中有水曰師地普容故水忘其險焉行師者如水行于地中而莫知也地上有水曰比水善下故地與之順焉善比者如水比于地而相安也師以九二一陽統衆陰比以九五一陽爲衆陰所歸故皆以剛中也貞者尤師比之善物也戒不貞于師之初莫如律戒不貞于比之初莫如孚而師以小人亂比以匪人傷師之五利于田禽之執比之五甞于前禽之舍師欲其有名比欲其無意也

師

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而後世乃曰兵詭道也悖經甚矣失律曰凶小人曰勿用而後世乃曰用得其道徂詐咸作使又曰以逆取而順守之悖經抑又甚矣夫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弒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貞即在衆人之心也衆所欲往先聲奪人矣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其丈人乎然非五之應非五之懷萬邦而三錫命非五之專任使而不參于弟子雖丈人亦不能收師中之功

甞觀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言掌邦政何也貞之謂也九伐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兵爲毒故未甞明民以用武也軍藏于六鄉弗謂軍將藏于六卿弗謂將以

蒐苗獮狩隱其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鄙譯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于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于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猶于刑官之士師此正寓兵于農之意况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爲不先六卿皆將則畜將不爲不預何待刻晝兵號而明示以毒天下之具哉故容民卽以畜衆兵滿中外居然若無所謂厳至險下大順也唐人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用寓兵于農府兵寓農于兵而兵有定額將有定員宜將驕卒惰之爲患與

書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所以用律也輿尸則轍亂旗靡失律之故也左次以退爲進亦未悖乎律之常也齊桓伐楚而次于陘春秋之所與也五陰柔非輕敵好大之主但患其多疑耳故輿尸之凶所以破其疑而堅其所任也小人勿用因論功之時而嚴其戒蓋所以使小人得列于倖賞者始用之非也用小人得免于失律之凶輿尸之敗亦國家之福矣而可復用以亂邦乎

比

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非比之善物乎承貞者元必承于貞而後爲統天之德也取元於乾取承貞于坤非九五之以剛中顯比其孰能之剛中卽元承貞之德蘊于心而本無屈撓月剛本無偏倚曰中

建國親侯則一人作孚萬國效順者水比于地之理也封建之法列爵惟五以一陽馭五陰似之又離爲萬國公爲一家亦水比于地之理也建之而枝幹固親之而脈胳通矣親諸侯所以親民也爲天下比者有元善之本有封建之制則德澤法度其備矣乎

築仕在初考終亦在初此比之所以先有孚也誠心烝缶足乎我後能通乎君也他吉之來豈待終乃見哉于

初已卜矣內比外比雖以內外卦取義然豈山林朝宁之謂蓋內者吾所自有也比以吾所自有乃爲達道之貞故曰不自失外者不有其身公爾忘私也比以效忠于外乃爲致身之貞故曰以從上三驅失禽置失得于勿恤者狀蕩平之王心邑人不誠泯知識于大順者狀熙皞之王化前禽卽後夫也謂上六

䷈ 巽上乾下 曰小畜　䷉ 乾上兌下 曰履

小畜與履均之五陽而一陰故均以一陰取義小畜之六四陰爲小而五陽爲其所畜也履之六三履乾之後是位正當者虎愬愬者尾而六三履之也小畜在卦則

曰不雨在爻曰旣雨履在卦則不咥人亨在爻曰咥人凶益卦統論其理爻各因其時也象于小畜則文德之懿畜于一身化畜爲蓄非畜之善乎履則禮制之辨達于天下化履爲禮非履之善乎

復陽自下復也夬以陽決陰也用復之善以處小畜則初二以之故曰復自道曰牽復見不爲其畜也用夬之道以處履則九五以之故曰夬履見太恃于履也

小畜

小畜而陽猶可亨者以乾健之德本不受畜于小人而畜之者又以巽外遜不敢顯制君子猶居中用事而志

行所以亨也凡能爲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爲雨今不能制而初自復道矣二自牽復矣三又終反矣則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僅成密雲之狀而不能爲雨也至于四之有孚與五之有孚相合志則上九亦無如之何矣彼旣雨我安得尚往故處也君子征凶則非復志行之時矣

復之象曰出入無疾初之自道所以于義吉也曰朋來无咎二之牽復所以不自失也三爲四畜不能進而與之爭去大畜之九二與說輻者遠矣四之有孚孚于五也君有攣如之固則自免傷懼之虞而畜可成矣

五之富而能用其鄰者以能推富于人不獨富耳惟不獨富乃見攣如之孚可見君心之不孚于天下大抵獨富之心隔之然又行進焉者昔孔文仲對策有曰易之小畜德之小者也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道之大者也則皆曰不富以其鄰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方道有餘者不假于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

履

履虎尾者事剛强之君也然以說應乾是人臣能本柔順之心循天澤之分故推禮可以馴之爲履虎尾不咥

人之象夫履和而至人臣自盡者莫如禮而格君者亦莫如禮况九五雖至剛未始不中正則建中表正乃禮制之所自出以是履帝位方且光明之治著于四方何疚之有

天澤之象取以卑承尊也蓋民志淆于不辨故志不定則民不生敬不安于爲下詎肯俛而承上故記曰人情有禮則安初率之以爲素二由之以爲坦上反之以爲旋安于禮也

聖人甫言禮即慮其弊爲靡爲奢而預設其防故初曰素二曰幽人富貴之場而不改吾素則願乃御行處紛

華之境而不失吾幽則中不自亂曰獨曰自明其志之定在我也幽人以心言就纓簪之列而蘭芷之佩自馨當鍾鼎之際而簞瓢之味自永故不亂也三以眇跛之質近夬履之君强欲當天下事而頓失其說應之道逢虎之怒宜矣二則幽人三則武人也武人可爲于大君之前乎四處多懼之地而能懼故愬愬雖非志也終吉則志行矣位之正當才大勢高自恃其足以決去小人莫敢誰何是以夬爲履此貞道也而厲亦半爲難然有夬履而後有小往大來之泰則夬履者聖人之所與也兌說之臣多隣于諂媚欲以惑剛明之主難矣其旋則

素履坦坦之行要之終而罔虧也吉爲元吉惟在上故也吉莫吉于無愧慶莫慶于克終

䷊乾下坤上曰泰　䷋坤下乾上曰否

自泰及否同人大有謙五卦通卦爻無一凶字其易道之最盛乎開之者泰而有終者謙非君子其孰維之馮奇之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否即繼之故泰不易致亦不易享也

泰

泰否之六爻以往來分內外而不分上下故用事之趣在于內也否泰之反其類者內外消長而已矣大壯與夬陽極盛矣皆過于中而惟泰爲中道何也天不能無陰地不能無柔人不能無小人但欲內外各得其分而已故消長者道也往來者道之與時爲循環也正恃勝而使邪無所歸則物窮必反惟君子居中制命小人在外聽命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故曰泰然後安

當天地交泰之時元后亦何爲哉然撫天下之民則當有左右之責材成若溫閏定時決川平土之類輔相若寅日餞月順四時之序而平秩之順十有二土而蕃毓

之之類天地之道由一氣渾淪內分別區處出來宜即道中之宜不過因之耳非過不及之說以左右民者先儒謂民爲泯泯然無知之衆聖人以贊天地者提挈之使得各遂生以復其性此元后謂萬世之泰也

君子小人一人進則皆以類從之故泰否之初皆有拔茅以彙之象然類不同則茅亦異泰茅蘭也否茅莠也蘭雖拔不改其芳莠一拔難剪其蔓類相反耳志在外外謂民泰以外卦爲民五爻中以行願故中行者五也得尚者二以包荒之中道得尚之也尚猶配合也馮河不遺朋亡總是包荒之量故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荒

爲地包如天蓋亦于卦象有取也馮河取其斷不遐遺
取其周朋亡取其公以光大者包荒之內無一物得而
遺之亦無一物得而隘之也
地道无平不陂天道无往不復知艮山兌澤之變遷則
平難恃矣知坎月離日之互推則往易返矣而況于人
乎世道之否泰天地之往來爲之也故天地可交而不
可際天地交則下濟上行而世道開其治之始天地際
則此亢彼戰而世道開其亂之始自非人以艱難之心
處貞固之事挽回于早斡旋于微則此際一斷即不可
續消不久矣能安享其福乎

翩翩者見向之往者今聳而來也不富而隣從者甚于
從富不戒而類信者速于信令則時可知矣
保泰之道莫如用賢不啻用也而尊之不徒尊也而從
之帝乙歸妹者貞能下己以從賢也歸妹者天地之大
義君臣之所以交也婦之于夫有百從而無一違曰帝
乙者自古帝女不下嫁下嫁自帝乙始也乎惟克邁乃
訓爾交修予罔予棄高宗順從之願也嗟夫泰之君願
爲賢者婦衆之君願爲賢者蓋中孚之君願爲賢者子
尊賢之義亦何隆歟

否

天地閉賢人隱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避天下
不可避之難曰儉德避難儉之時義大矣哉
泰之爲否以內小人也聖人能使小人變爲君子則命
可回矣當初之進也聖人不急止之且若予之者誘之
也與泰初之象同而不即別其爲小人者欲化之使貞
姑洞其迹使不自異也但改往爲貞改外爲君蓋一旦
以君子之具付之承當則彼且欣于爲君子而深樂于
聖人之予我者不以我爲小人也此變小人之微權也
二則導之以承三則動之以羞夫使小人能承順君子
而又羞爲小人何至爲君子之害哉此四之所以有命
而五之所以休否歟
泰之內卦天也故曰包荒天包地之量然也否之內卦
地也故曰包承地承天之分然也承與羞在小人而包
容之則在君子命亂于泰之上六而復治于否之九四
故天之命全賴人事之无咎以應之則轉否爲泰而泰
之以祉元吉者疇類皆獲焉故曰志行
鄧伯羔曰苞桑非固結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
喻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其堪繫重乎上爻傾否
則泰可喜矣猶有懼心爲其心猶以否念爲先以喜傾
否之念爲後君抱其亡之戒臣懷后喜之思泰方至而

能保否何日之有渴異謂願陛下無忘在河北時郭崇韜謂無忘職于河上之時得五上之義云

䷌離下乾上曰同人䷍乾下離上曰大有

同人之主畫二是也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大有之主畫五是也故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二卦與師比同曰同人其情親也大有其勢盛也情同故能令人伏令人乘令人號且笑勢大故能令人思艱令人懼敗令人憂害而免咎然二卦畢竟離不敵乾故同人曰應乾又曰乾行大有曰應乎天又曰順天同人以貞爲要歸大有以元爲首出

同人

蘇長公曰野者無求之地也立于无求之地則凡從我者皆誠同也彼非誠同而能從我于野哉誠同故亨而可以涉川苟不得其誠同與之居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

同莫同于不相混故各類其族則名分定矣同莫同于不相爭故各辨其物則名器彰矣物因族別辨從類生此君子通志之道也

人與人在野更無分別所以別之而天下不大同者其故有二或且築而封之覘人判若外域者門也有我之障也惟克己者能出其門或且昵而私之於人强生區黨者宗也有物之偏也非忘物者必溢于宗使二亦能不于宗而于野則伏戎乘墉之寇何自起乎雖然律之以大同則二之于宗爲吝道者其迹似吝耳若論同心一德之交亦何可使異己者間之故必大師以却讒構之黨而後明良可合也卽非于野之同奚妨君子之貞哉故象曰中正而應象曰以中直也傳曰二人同心惟其貞而已吝道者雖吝亦道也二非吝則五不笑至于戎已敗攻已困五笑而二之吝亦釋矣

禿翁曰李白以從永王璘故論死郭子儀請以官爵贖

而脫之白又坐事繫潯陽獄宋若思以三千兵劫而取之嗚呼世無同心之朋君子將安所託命哉此于郊之同聖人不取也

大有

元德統天爲善之長故惟元爲能有大而亨彖傳曰大中者大字卽從大有來故同人止云得位得中楊敬仲曰中無大小聖人之中亦無以異于賢人之中而剛健如天文明如天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其變化正大則非賢人之所及也是謂大中元者大中之本亨者大中之道

大有之世保終之道慎于履始必有克艱之初而後有天祐之上故初曰大有初九上曰大有上九獨本末見大有焉始不垂戒終難考祥聖人之意著矣

二本乾體而曰大車以載者蓋乾而處之以坤也人臣之道坤地坤象爲大輿其德爲載物以明人臣無乾也

三之用亨積誠以格也初曰无交害小人則有交有交則有害矣四處大有盛滿之地頂燭天地斷變之幾是能用謙保有明之遠也辨之早也晢之精也聖人與之至矣人臣有交則私故害大君有交則虛故孚威如者德威也威不足以言之故曰如大有上九不見致禍之由而福集焉其合諸臣之无咎君道之吉而爲言者歟

䷎艮下坤上曰謙 ䷏坤下震上曰豫

謙爲德之柄而豫爲滅德之階故謙爻極著謙之效豫爻極著豫之戒然豫由謙來故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謙見于外之順而豫之象傳言順動者四蓋有旨哉謙以三爲主爻故以象之君子有終與之豫以四爲主爻故曰由豫又象曰剛應志行而象曰志大行也然余謂謙有三之勞謙不可無五之侵伐以征不服知侵伐之皆爲謙則知天地之變盈流謙正是天地之謙不是天地之盈況曰勞謙見其能任故能謙也豫有四之由豫不可無二之介石不終日知介石之善處豫則知天地聖人之不過不忒刑清民服只是天地聖人之順非是天地聖人之豫況曰由豫見其豫歸于人但由于己也謙可鳴豫不可鳴鳴者聲之間也謙之二處中則由中之鳴故曰中心得上在外則從和于外故曰志未得豫之初應四而鳴恃其配以爲樂故曰志窮鳴者心志之間可自欺歟

謙

謙之亨也惟君子能有其終昧道者觀近知道者考終于其終觀之天下之必亨者未有不歸于謙者矣此天

道也地道也神人之道也道有必然天地鬼神不能違而況于人乎

乾本在上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艮其道光明坤本居下其分卑也今居上者其氣上行也承天時行故上行謙者君子進德無窮之柄也如登艮山企而愈高如行坤地術而愈遠故爲光爲不可踰乃是愈歛則愈光愈下則愈不可踰進而無已孰限量之若曰謙爲保守之術失其旨矣

王畿曰君子取有餘以益不足以善同人則賢不肖平矣以位下人則貴賤平矣謙者內止而外順此平施之

道也
謙卑而不可踰初之卑以自牧直是客氣消融以謙自養也安身之地莫如卑養心之道莫如謙也二之中心得謙德積于中而自達于外也勞不足以服民不自以爲勞而能謙萬民所以心服非服其勞也不遂則者人之道也平施之準也五有天下之富而無富天下之心故曰不富言不以天下驕也臣隣之謙皆樂爲之以樂爲不富者以也侵伐以征不服當萬民皆服而有不服者非以力服人也誠出于謙雖侵伐亦不爭之天故无不利也坤有國邑之象上六貌謙而實不至則所服

者寡矣夫六爻雖有失位無應乘剛才弱而皆無凶咎悔吝者謙之驗也

豫

豫者人心之和也順者人心之良也不順則不和順而不徵之于動則順不孚而和不暢順在一人之心惟動則通于天下人之心天下人之心即天地之心見焉故大順達于天下而大和布于兩間天地如之不是指三光六符之效直是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亦如我而不違耳人知豫之時而不知豫之時義故歎其大大其義也使人於豫之時思其義則天地聖人之順動只此義而

已豈不大哉因是推之凡彖傳之稱大有三體或止嘆時如大過之時大矣哉之例是也或嘆時并用如險之時用大矣哉之例是也或嘆時并義如豫之時義大矣哉之例是也夫卦各有時時各有用亦各有義止言時者因所值之時或逢治世或遇亂時出處存亡此道豈不用者因時之用也經權常變全在斡旋斟酌推移作用甚廣義者蘊于時之中可思而得不可指而示也已然而有未必然未然而有必然得意常住之鄉失意豈終墜之地恢弘妙理非可浪猜故用廣而顯也義深而微也所見之卦則餘可推矣

不曰雷出地上曰地奮者雷是陽氣之聲奮是震動之狀雷既出地震動萬物故物各被陽氣而鼓鬯爲豫也所謂雷以動之奮之謂也樂以和神人大樂與天地同和知和之義則知崇德殷薦之說夫建侯行師刑淸民服作樂崇薦只是一和和由順生不順動而求豫舉念便礙矣

世道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二之得吉者其中正之守超于豫外故能靜處以觀動定中之明見幾決矣四之志大行者其天下之豫由我致之而我未嘗有豫故能開誠布公其勿疑者亦此心之明體有入豫而不惑

于豫者乎不然者志窮于中則口不勝嗚神亂于中則目不勝盱心溺于中則意不勝契聖人于是幸其悔而猶憫其遲焉憫其成而猶望其渝焉所以出人于人心之危者何如也五亦有豫之疾者也而幸乘四之剛賴匡救以貞其疾又居中而良心猶有不死者故雖疾猶恆得不死噫豫之時義大矣哉

易芥卷三

仁和陸振奇庸成著

後學　成　城衛宗
　　　包　全藍田　校
元孫　肇閃渭璜閱

☳震下☱兌上曰隨　☴巽下☶艮上曰蠱

剛來而下柔此動彼悅故為隨剛上而柔下下巽上止故為蠱然隨備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為要故曰大亨貞爻亦首貞吉焉蠱止云元亨利而不言貞且爻又云不可貞而貞守不更見焉何耶隨無故也無故而動悅則必言貞以防之蠱則飭也當動而巽止則聖人最欲激之使幹不復言貞以阻之

隨

民隨于野臣隨于朝隨我者也而我為天下隨者無隨人之理而有隨時之宜故隨而元亨矣又必利貞乃无咎貞者時之隨也必貞乃能隨時必隨時乃為貞其義又難言矣時者易道精微之用也惟聖人能不失時故曰大矣哉

兌正秋也雷收其聲之時也雷入于澤為隨入于地為復嚮晦以當一日之運故君子法之以宴息養一日之

陽待一日之用也冬至以當一歲之運故先王法之以
居靜養一歲之陽待一歲之用也一身之夜氣培于息
天地之元氣培于閉
人心本廓然何宇宙之人不歸胞與而隨則心失其官
矣心失其官不獨初也凡有隨者皆有渝而初其始也
聖人曰當隨之時不能無隨矣亦碩隨時之義何如耳
能不入于情利之私雖隨亦貞也貞則惟賢惟德以爲
繫則一出門皆有功之交何失之有若小子是係是以
情動也非貞可知也即丈夫是係吾猶懼其爲勢動也
故必戒之以居貞也至于四之隨君雖貞亦凶矣何也

雖其所獲于君者皆職分所宜吾猶懼其格君未必乎
而自靖自獻未必盡合于道故也能明此又何咎乎五
不言隨而言孚君無隨臣之理也下交謂孚五之孚臣
爲同德之相信上之係民爲誠意之固結

蠱

郤國賢曰治蠱曰蠱猶治亂曰亂治荒曰荒故蠱爲有
事也涉大川非獨勇往直是酌其深淺度其廣狹身入
險中以求必濟小心惕厲之極也
人之情畏其媮蠱與巽一也巽之所以不爲蠱者有九
五以主之也故蠱象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

而巽之五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一陽生于
子盡于巳陰生于午盡于亥陽爲君子爲治陰爲小人
爲亂甲庚之先後陰陽相反故易取以寄治亂之運也
甲有六甲庚亦有六庚先甲三日子戌申也申盡于巳
而陽盈矣盈將生陰故受之以後甲後甲三日午辰寅
也寅盡于亥然後陰極陽生无人以挽回其間而聽治
亂之自趨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巽則不然先庚三日
午辰寅也後庚三日子戌申也庚之所後甲之所先也
故先庚盡于亥後庚盡于巳先陰後陽先亂而後治故
曰無初有終惟九五幹旋其間故係之于五爻也考之

蘇子瞻亦詳此說而更辛丁寧之論姑從字義耳
振民以起其卑巽之疾育德以化其苟止之病風言振
山言育先朝積弊故曰考而初承之懦主釀亂故曰母
而二與五應故二幹之然初幹其始厲所以作其精神
也厲于始庶幹之可以無弊故曰終吉二以任事之臣
幹畏事之君利在導不利在激也故曰不可貞三則過
剛所處既非二之任而厲不如初中過于二是疾貞也
將無悔乎乃其承考之意與初則同故亦得終无咎幹
而終无咎猶愈于裕而往未得也裕者鑿于悔而不知
其鬥于吝也然雖裕猶見吝猶知往也往則晚矣非無

甚于辭者也要之有三之病于競不可無四之病于緩
適相濟也諸子協力以承考而九二要之以中德五何
爲哉前愆盡而美與彰上又何事哉天下之事事者有
人而我可高尚矣艮山比其高巽風振其逸響志之
可則所以継蠱既治之天下者遂矣治天下如一家故
爻通以父子爲喻

☱☷ 兌下坤上曰臨 ☷☴ 坤下巽上曰觀

臨觀二卦俱以二陽爲義自二陽初進而臨于地故爲
臨及二陽進極而爲天下觀故爲觀此皆扶陽之卦也
陽之初長即慮八月之凶始爲初二之進即爲五上之

觀恐其速消而又喜其速長也臨之六爻吉居其四而
无咎者二可謂甚盛矣觀之卦爻並不言凶然亦不言
吉止五上爲无咎者臨以勢言而維持者在我觀以德
言而人之望難塞也臨之六爻俱言臨觀之六爻俱言
觀

臨

剛曰浸長浸之義取地中有澤也二陽居兌之下其進
也得之滋潤之后自有勃發之機故云浸而長又即曰
說而順者見其進之不躁也又曰剛中而應見其進之
不苟也此元亨利貞所由係歟元亨利貞惟乾爲然故

曰天之道天道爲陽爲君子有君子而不以天自處
乎既以天道自處便當知有長必有消亦天道之固然
使不以貞維之凶立至矣八月有凶非歷數八爻之謂
凡日陽象也月陰象也八少陰之數也七少陽之數也
故言陰衰之期曰八月言陽之期曰七日

澤之潤萬物有與而無竭君子所以敎人不倦也地之
容萬物有受而不隔君子所以保民無外也

初二皆言咸臨咸感也由相感而相臨也初咸四應爲
此說彼順又說順必以貞則吉故爲咸臨貞吉以九居
初無不正也應之者至臨而位當亦無不正也二感五

應爲剛中而應剛中則不必言貞故止云咸臨吉然未
順命見其以正自持不以唯諾順君命也乃應之者知
臨以行中未始不虛己以順賢也說而順又不足言矣
三无應尤說之極以我而求臨乎人故爲甘上亦無應
居順之極舉天下皆在所臨之內故爲敦

觀

上示下[illegible]之謂觀便有政敎之施聖人恐人認作尊
相遠故特揭不薦[illegible]若淵徵玄穆處示人以觀[illegible]
觀者顯也不薦顯若有不顯也顯而不顯者神道[illegible]
乎其于盥時顯若孚于不薦顯是爲恭不顯篤[illegible]

六爻俱在觀之一字內甚妙惟盥而不薦孚信顒然爲是中正示人上以神感下以化應之際所存者神則所過自化此下觀所以化也故神道設教即中正以觀天下內則出神字以見大觀之原耳教莫神于觀感而致令爲迹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於穆不已此天之神也聖人何爲哉順帝之則篤恭不顯則聖人之神也省方觀民設教蕃庶之觀我其顯者之入人者微我之觀民其顯設之示人者著所謂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

諸爻之觀皆以觀五也五以大觀在上闚觀者但觀其

似不見其眞童觀者但見其小不見其大爲足與于中正之觀哉觀我生先儒以生者釁也返觀在我之覺念也進退之決在六三故自三以下退而不進自三以上宜進不宜退也四何待觀我生直進而觀國之光可矣用賓于王則天子之大觀將觀爻之而後知童觀闚觀之足羞也君國子民之謂君子君子者中正之稱必返觀无咎而後設教者神亦必以民驗已而被化者遠觀帝之治以比屋也觀王之治以羣聚也然則省方觀民其亦所以自考歟其生亦指五也由上視五故曰其惟天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未中正則啓沃之道有齡

故曰志未平上九殆相五以爲觀於天下者歟

䷔ 震下離上 曰噬嗑　䷕ 離下艮上 曰賁

噬嗑食也故爻中多以膚肉之噬爲喻賁無色也故爻中多以尚質之象爲得噬嗑者刑罰之教也賁者禮樂之化也必先威而後文可施

噬嗑

天地生物有爲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爲民之梗者必用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之梗雷電以去羣生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

考之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

典司寇以五刑之法詰刑罰而辨罪之重輕司刺以三法求民情斷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蔡刑者所以取中也司刺曰斷中士師曰受中小司寇曰登中無非以中用刑也故卦之利用獄不獨有威明之善使非五之柔得中孰爲刑之主哉皐陶作士舜必告之刑期無刑康叔司寇成王必告之辟以止辟故必有好生之君而後有奉法之臣然立法者必明辨其罰之差等而嚴勅其法于先庶使天下知而不敢犯耳

以初上爻爲見噬者所以示小人之始終也始于小過終于大咎禍不于趾必及于耳可不戒歟中四爻爲用

刑者而俱取象于膚肉與胏何也此古之肉刑也古者五刑皆是肉辟曰墨曰劓曰剕曰宮曰大辟是也故周之治以封建井田肉刑相輔此象之所由取也滅鼻即劓刑也刑加于剛暴之人雖噬之易必法之嚴也三之遇毒小吝才弱故也百捄非舜則四凶未易去司寇非孔子則正卯未易誅然得无咎者位雖不當而罪當也四治難治之獄而用重刑爲乾胏然以剛居柔得剛直之道爲金矢猶必艱貞乃吉既吉矣聖人又曰未光也明刑措之有愧也五于天下無難治之獄而用刑惟寬爲乾肉然以得中爲黃金猶必貞厲无咎者明天子好生之心也

賁

大抵質爲剛德文爲柔德而一剛一柔之交俱從乾坤之變畫來下卦本乾而上六之柔來文九二之剛是質爲主也上卦本坤而九二之剛上文上六之柔是文爲主也即此剛上柔來便是天文之交錯不必補入四字也然天文之煥雖在交錯之際而節宜之妙則於穆之精人文之著雖在情分各得而等殺之宜則固有之體故時變可察而天下之化可成也周官畵繢之事雜五色曰玄與黃相次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賁天玄地黃火赤山青

取離明于庶政取艮止于折獄火隱于山故也使火在山上則明愼用刑無留獄矣

初與四爲應四不可無翰馬之求初不可以乘車爲寵何也四求初爲寇又柔來文剛也初趨四爲任已又剛上文柔也故舍車而徒義安其在已不乘六四之車也乃知徒步以當車當之心猶不如舍者之爲樂義也初非丘園高蹈之士乎寧獨三妄與之媾四爲翰馬之求六五所以束帛下賁者正以初在也雖戔戔之薄禮文吝嗇而求賢自賁終得潤色皇猷故曰終吉曰有

喜也二以陰柔无應而從九三之剛則剛柔相須以成賁故曰賁其須九三亦因二之賁得其潤澤爲濡聖人恐其溺于文也故又必永貞吉在濡而能勝之以質是終無弊也故曰莫之陵上九賁極復于无色維世之志乃大得矣亦惟剛故

䷖坤下艮上曰剝　䷗震下坤上曰復

天理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死止顯有陽耳曰剝見其宜有而去之曰復見其本有而還之也然陽之所以自完于剝而善處于復者莫如順之一字故剝之止以順而復之動亦以順也順則天行之數有消必有息有虛

必有盈故不利往于剝者未有不利往于復者也剝曰天行復曰見天地之心葢天行迭運不能使陽之不剝天心不改能使陽之常復也

孫吳江曰龍蛇蟄而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之旦晝梏而夜氣不息可知天地之心見于復而已存于剝陽之來復不待于七日而已在于碩果之不食矣

剝

不利于所往爲順止者止而不往以俟時也與遯不同常靜以俟之耳如夜則安靜以俟晝冬則安靜以俟春見天行之數無往不復能止于剝始能動于復斯君子

之尚天行也

以君民言之則上依下之擁護以爲宅厚下所以自厚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小人賴君子之葢庇以爲廬剝君子所以自剝也

卦皆純乾初二三四五皆變剛而爲柔者也聖人之慮深于剝矣于初二也必曰蔑貞凶示剝牀剝辨貞猶無恙可及止也如必蔑之爲快凶將在已不獨在君子也至四而貞已蔑矣故直言凶也以見前言之必有驗也于衆人剝陽之中得一應陽者輒冀其去邪從正誘之曰剝之剝其剝陽者也轉凶爲无咎何憚而不爲哉剝

陽者誰也環我之上下而處者皆是也曰失上下教之以斷也剝至于五則又極矣倂剝之一字聖人亦不忍言而別取一義以爲存陽之計開小人遷善之門貫之者五也幸陰聽陽寧獨免蔑貞之凶哉曰寵曰無不利聖人以暗爲君子之心托明爲小人之策也又曰終无尤何也破小人之疑猜示君子之宏量必不追咎汝而尤汝之昔也五又何憚而不爲也有三有五而上之碩果乃得以獨存聖人猶慮其危也又示之曰君子小人相爲一體非相敵也君子非爾弗載爾非君子弗葢載之則爾其民也君子亦得輿矣剝之爾其小人也亦自

剝其廬矣魚民象在天文民爲魚星京房云衆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坤爲大輿

復

復通卦爻不言貞以惟貞能復也陽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長也而一而有餘曰陽象七少陽之數又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而復凡七也以其既去而復來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屈之久者伸必銳銳則助長而速消矣故動以順行乃善復之道惟順故自長也天地生生之心時時不息一剝即復更爲可見然于復見

天地之心非大明終始者孰能見之冬至之日涸陰雖冰于地上一陽已萌于地中非聖人不能知而養之謂之至則反而來矣迎其眞脈培其天機外之關閉而吾心之出機併杜也商旅之不行而吾心之情欲更有不行者也后不省方不漏明于外而反照于中也

卦之所以爲復者初九耳故諸爻皆覘法于初而復者也初仁而二下之初道而四從之一隣一應復之最善矣五之中以自考則又能于不遠之復而更敦之故能于祇悔者得無悔也則中體之獨存也當復之時苟不

至如上之迷復則雖三之不中不正亦能以自新然其頻復可謂以危得之矣而于復之義爲无咎是初九一陽之復旋有以作衆陰之復豈非天下歸仁之說哉初爲仁爲道故獨曰元吉元者善之長天地之心也吉莫大焉不遠之復正是克己功夫故傳以顏子當之不誣矣

䷘震下乾上曰无妄　䷙乾下艮上曰大畜

无妄災也大畜時也无妄以六三言故以或係之牛爲災大畜以上九言故以何天之衢爲時然二卦以乾爲上下而震以一陽居无妄之始艮以一陽居大畜之終猶之剝復以坤爲上下而艮以一陽居剝之終震以一陽居復之始也合四卦而乾坤之上下備矣故頤與大過去乾坤而以震艮巽兌爲上下終之以坎離也

无妄

无妄之卦心學之精也在復之後爲大畜之基其精微之旨不離下經之有咸艮也程子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卦動卦也靜不礙動以道心爲主而偶于无妄則實理之自然乃爲无妄誠者天道也惟微者道心也太虛無我之境乃在一眞自如之中復則不妄矣故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也此爲主于內者非

有我之所得主亦非去有我者之所得主自然而然者也如雲翳空如塵蒙鏡雲消塵淨虛明自在即動而健矣此有主者衆理自爲之役非以主役也況物欲安得而撓之即剛中而應矣此有主者人心自爲之通非以主道也況形骸安得而隔之于衆感衆應之時得无感泛應之體方是常主方是眞主方是道心而爲天之道方是率性而爲天命之性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則爲知天命着一念爲即落人心存心養性修身以俟則爲立命動一念爲即爲巖牆桎梏惟一允執厥中則爲受命豈一念爲即爲困窮故匪正

之眚亦云无妄而不利于往者不以天命往也无妄而
不可往非吾所謂无妄也何也成性存存變化自神至
動至賾卦爻從出天命流行肅殺不滅无妄而不可以
往道心息矣生機絕矣天下棼棼而不合矣若以爲妄
從並有物欲形骸之累若以爲无妄又曾不覩動健感
應之神故有妄之不可往易見而无妄之不可往誰卽
知之故曰天命不佑聖人所以破萬古之蔽而塞異端
之門戶也
于復見天地之心于无妄見萬物之理然不震動則伏
者不可得而見也育物必因其時時而以茂對之在我

者不茂則時不可得而對對時者有爲主于內者也內
與外相對吾心之萬物不皆備則天下之萬物不可得
而發育也先王之所以盡性而盡物性也剛外來而爲
主于內初是也曰无妄往吉以明非象所謂无妄之往
也則正可知天佑可知象曰不利有攸往二曰則利有
攸往彼欲往而不利此無心而自得耕穫菑畬之俱忘
正无妄之心也春耕秋穫一歲菑三歲畬因時于天因
利于地豈得爲妄而種種計功之念是爲欲富豈得非
妄蓋吾自有固有此外來之富有者原非吾有也富者
附也附我而有者也六二未富之心與九四固有之貞

正互相發也六三則无妄矣九五則又无妄矣上九則
亦无妄矣初以无妄則往者也三何以災五何以疾上
何以眚視吾之所以无妄者何如耳災偶生于係牛則
非自取君子所以安命也疾可愈于勿藥則由外寇君
子所以順命也仲尼被匡人之圍信天之未喪而不嘗
康子之藥愈見其爲慎疾也上之有眚則逆天命者也
雖知富之不可未知窮亦致災无妄有眚其无者未必
合于人心而其有者先自戾于天命也

大畜

大畜之取義廣矣總之體全而用弘其畜最大故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利貞也良馬逐利有攸往不家食
吉也何天之衢利涉大川也此體用合一之學歟剛健
者乾篤實者艮輝光者二物之相磨而神明見也以止
礪健以健作止而德之變不可勝窮有此大畜之德然
後足以佐君止健此卦上九剛上則有其位矣而虛心
以下賢何賢之不爲用故健可止此非大正者不能正
无大小惟德未盛者未必盡正之道故以全盡之者爲
大正也天者時而已辨事以時爲大
多識以畜之識之在彼體之在此古人言行之原卽心
而是

大畜通六爻言故逐爻俱無畜字

六爻以相應爲相畜内卦是受畜者以自止爲義初慎災而見幾二得中而獨善雖以三之畜極而通也猶必以艱貞爲戒外卦是爲畜者以止之爲義四禁惡于未形五清源而自化然後上之不畜而通也始見道之大行而甚慶又不足言矣何之爲言驚辭也大畜之世制畜方嚴忽焉亨通故驚喜曰何天之衢亨通至此也有脫輻之守斯能爲輿衛之閑故无尤合志但分通塞而非二人有童牿于始斯能爲積牙之策故有喜有慶似分廣狹而非殊道初之與上本末也又有初之利已斯能馴致于天衢故六爻皆無凶埤雅云以杙繫豕謂之牙

䷚震下艮上曰頤　䷛巽下兌上曰大過

震艮爲頤取一陽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陰皆虛故有頤之象巽兌爲大過取一陰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陽皆實故有大過之義飲食人之資宮室人之庇頤飲食之道也聖人以之爲萬民之養大過宮室之象也君子以之爲四國之棟故頤與大過之時皆歎其大

頤

子輿氏曰兼所愛則兼所養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于已取之而已又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善說頤者也此所謂觀頤自求口實者也夫養德養身豈是二項功夫性命形骸豈作兩邊恭看故自求口實亦非觀頤外事不過就中抽出言之耳始終重一貞字惟養之以貞則吉矣然觀其正卽觀其所養者何如大體小體之必考也觀其所養卽觀其自養者何如能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否也斯于人心見道心之宰就嗜欲証義理之性而貞吉可知矣凡道理未有正而不大者故既言養之正又極言養之大天地無不正之化育聖人無不正之經綸

言語慎其吐飲食節其茹惟口出入之關也言語敗德然身欲愛護亦莫如慎飲食傷生然德欲淡泊亦莫如節

惟陽德爲能養而爻惟初上二陽乃初則養一已而不足其靈舍也上則養天下而有餘其厲勝也靈明之天本自足貴貌業之字利賴無窮士當自養宜寶爾靈當其養人无忘爾厲庶兩得之矣中四陰皆賴陽以養者也以上資下之養爲顛二言顛又言拂者賴初之養故顛非其正應故于經爲拂也三與上應亦言拂者自悖其養道之正也故不言經且明之曰雖貞亦凶也四止

言顚不言拂初爲正應也五資上九之養其體順故不
言顚而言拂者非其應也五賴賢以養爲貞故不可涉
大川戒自用也上以陽居養之成故于五則不可涉于
上則利涉也頤之四五居君相之位四以顚吉五以拂
吉皆任賢之效也德在初取而施之光者則在四惟初
位卑故不主施四則施之者也養在上順而從其養者
則在五惟上位高故自能施五但從之者也

頤下三爻俱言凶上三爻俱言吉

大過

凡陽大凡陰小泰之陽盛極矣但云小往大來但云此

內彼外故不爲過過則有亢陽而陰不得以爲承是有
知如之天而無代終之地也此亦大者之過也猶之屋
材焉大者爲棟小者爲宇本末既弱棟能無撓乎雖然
處大過之時而有可行之道其惟剛中巽說者耳撓猶
可支則斡旋之責又有在矣蘇子曰易之所貴者貴乎
陽之能馭陰不貴乎陽之凌陰而蔑之也人徒知陰過
乎陽之爲禍也豈知陽過乎陰之不爲福也哉夫陰以
養陽也陰衰則陽失其養故曰大過

剛過是大過之本色非所以亨也亨處全在中巽說三
字而巽說又總不離中體中者意氣不用純是德性也

德性之沉潛內運爲巽其和順外宜爲悅則靜無不察
之變動無不投之機何大過之足慮乎此大過之時所
以大也否泰豐蹇之會皆由人造盈虛消息之數豈盡
天行曰大矣哉惟身任其大者能知之夫未事無獨立
遯世之操則臨事必無剛中巽悅之用懼與悶皆自心
之境無懼非是氣魄能支无悶非見識趣能遣此是君
子隆一身之棟而後能隆天下之棟

初上處本末之弱皆得无咎者一敬愼而不敗一含生
而取義也愚者有備能與知者同功有其心而無其才
亦可以无愧初上之謂也二與五亦棟具也而俱象于

楊者白楊堪爲棟之材也但二五之陽俱無陰應則不
得潤澤而皆枯枯楊故皆不得言棟也聖人猶冀枯者
之再生也于是各于比爻取義二比初爲女妻故生稊
五比上爲老婦故生華空華不久終于無用而已然則
棟非三四而何夫初上者棟之所寄也所寄在彼而棟
之隆撓見于此初六不撓乎下則九四棟隆上六不足
以相輔則九三棟撓各以其應也惟棟之隆也雖以白
茅之質亦可藉于重用惟其棟之撓也雖以滅頂之涉
亦不能以有成信乎大過之時大矣哉

䷜ 坎下坎上 曰坎 ䷝ 離下離上 曰離

坎離于先天則一東一西陰陽之正中也于後天則一南一北乾坤之正中也于卦畫則乾坤中畫之交也于卦序則上下中分之際也

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內陽而外陰故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

習坎

坎曰習坎險不重則平陂之勢分而趨避之情見智者可得而遠也如需可以不陷蹇可以能止非眞險也習坎則遠近無可避之地智愚無自脫之人而後天下之

眞豪傑出焉其維心亨者乎處坎與處困俱身之不免而心之亨不失惟心之亨不失而後身得以終免也心亨者剛德在中常通不塞所謂遭百折而不回歷九疑而愈信

險非水也善行險者莫如水故徵水德之靈長必于其行險觀之夫世知有常形者爲信而以無常形者爲不信然而方可斷爲圓曲可矯爲直常形之不可恃以爲信也如此乃水雖無常形而因物以爲形者可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得道者必觀焉惟無常形是以遇物而無傷惟莫之傷也故行險而不失其信則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水之信惟內明外暗故得全其信君子以其外暗者蒙險難而不避以其內明者抱剛中而常亨

天道易而險自難升地道簡而險自難踰王公法天地之易簡而險自不可不設因其時善其用險之所以爲大也

司馬君實曰水之流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夫六爻俱在坎中誰非險地但才德不足者既在險而復自入焉如初與三之坎窞是已王肅云窞坎底也坎

中更有坎智者處坎而擇其淺愚者求脫而反陷于深如隴西之游愈躁愈沉耳初最下故習坎二字初獨當之二雖在險中而不失其所亨故小得三云來之坎坎者之往也下坎未脫上坎且廼也酒坎玄水也樽酒簋貳相際之禮也禮取其薄當坎之時惟薦以誠質如用缶然不尚飾也納約自牖乘君之明于一隙而約言以納之也亦以當坎之時故不得用史巫之紛惟貴于納牖之約也剛柔之際因多艱之世而自合也君相之所以无咎也五在險而有中德如坎水之行險而不失其信者故曰坎不盈則轉陂爲平何難之有聖人猶曰未

大也未可遽大施也知二之得小則知五之未大矣上
之居險極也初三併而爲一人凶何如哉

離

火之爲物不能自見必麗于物而後有形故離象爲火
離德明也必以正亨必以順吉何也人臣之道也凡重
卦以內卦之主畫爲主爻離則六二是也故坤之五曰
黃裳元吉離之二曰黃離元吉而五不言黃亦不言元
以明二之爲卦主也此彖之利貞畜牝牛皆爲臣道所
謂立朝以正直忠厚也二之得中道亦此之謂也乃重
明以麗乎正則獨指君道盖兼三才以廣麗之名義也

或曰六五不得言正夫正即王公之位不以德言也重
明言德而正言位若柔麗乎中正則中正以六二之
德言

不曰兩明而曰明兩作見非有二明乃相繼之謂也明
德繼續而不已則光明自照于四方六十四卦獨此稱
大人蓋古人之明明德于天下者歟

火性最躁而銳故前明之始有錯之象後明之始有突
之象漢賦云翔陽逸駭于扶桑之津故明之始升患其
太驟然初猶在下而可以敬畏維其敗四則逼君且于
火爲重故不戢自焚祇成煨燼而已六二黃離之義已

備于彖而三何以言昃也初者日之朝二者日之中三
則昃而爲耆耋之年夫人一日之計在于朝朝氣銳故
謹防其錯二之得中是高明當晝之時也三過中而昃
窮途不可久矣詩之山有樞所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三之謂乎五爲四之暴臣逼處憂
懼交至而得吉者此成王閔予小子管蔡難大之時也
宜卒乎三監而吉也上之出征其周公破斧東征四國
是皇者歟離爲甲冑爲戈兵故終之以征義而曰正邦
是豈得已哉洪範八政師居其末此卦必至于突如者
无所容涕且嗟者懼其王公之不保而上乃出征以正
之殲厥巨魁脅從罔治信乎其不得已也

仁和陸振奇庸成著

門下後學祝豪龍山
元姪孫肇參魯傳　校
元姪孫肇鼎渭璜　刊

䷞艮下兌上曰咸　䷟巽下震上曰恆

咸恆二卦亨利貞則備矣而不言元元蘊于性而不可見者也感與久則情之可見者也故皆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貞者二卦之樞與也貞于感貴以無心而爲咸貞于久貴以立心而爲恆然二卦之彖皆有完義而二卦六爻初無全德者何也咸惟其虛不虛則不能受諸爻各執一以爲感故意必因我之私結而爲志志者虛之忌也曰志在外曰志在隨人曰志末是也獨于初三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幾無貞矣故特于四爻示之以貞四當心之處也恆惟其方舍方則無以立諸爻各隨地以爲恆故欲速遷就之私似貞而實非似貞者方之忌也曰貞凶曰貞吝曰貞婦人吉是也獨于初三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無以求貞矣故特于二爻示之以久中見因中可求正也二卦爻之最善者僅得无悔悔亡而已然悔亡愈于无悔咸四爻之悔亡非爻之有也

咸

剛柔之升降處指其氣機之交感也而本體則不動故卦德之止而說止體也說用也說由止出所爲居靜以運動寂然不動而感自通此所以爲感之道也發皆中節謂之和无反无側謂之平聖人所以妙其感者即人心之同然故不期應而感無不通藹然蕩然亦如萬物之氣化形生和平之應各肖其感亦如二氣之相與者乎彖傳言感象傳言受感非將迎受非留滯何也常虛之體我不能不與物接聽其自往感亦因應也物不能不與我接順其自來受亦感通也虛故止隨感隨受故說

說

居止也順乃所以居也順事物之來以爲往非惡動求靜而後爲居也艮體爲止止宜居而二失之兌體爲說說宜感而五失之

四當心象而爻不言心心非可與衆體並見也是不囿于形者也得之則爲貞失之則爲思故可執而有者四以爲心而不知其祗爲思也虛生明故光虛能容故大人之感應未有不從心者心有所感下則動足上則動口非盡妄也初當艮趾而拇動上當兌口而舌動以明感不從心故皆妄也

恆者一也无二三乃一然未見執一而能恆者執一以爲恆則滯處難通窮時易厭故知雜而不厭之說可以語恆矣假如剛上柔下豈非定分之常然使判隔而泥于常豈是可久之道惟名分則各居其所而情未始不相通其見于造化則雷風有相與之機見于人事則與動有相應之義而後上下皆可維之萬世无弊也故曰恆卽所謂久于其道也經權常變闔闢動靜總不能越于道外故日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天地所以爲恆久而不已也終則有始循環于无窮日月之所以代

明四時之所以錯行聖人之所以无息此皆道也不終于終而有以始之故不已而利于往也已則宜反不已則往而不反也

浚于初而振于上者其巽震之本末乎浚巽之入也振震之動也三爻爲貞而不恆四爻爲恆而不貞五爻則恆矣貞矣而在婦人則是者夫子則否

䷠ 艮下乾上 曰遯 ䷡ 乾下震上 曰大壯

陽大陰小故遯曰小大壯曰大遯之利貞戒小人所以爲君子也大壯之利貞戒君子尤所以爲君子也

遯之四陽雖多勢則外往二陰雖少勢則內來是大往小來其漸爲否而其極爲剝故二陽長于下則臨小人矣二陰長而陽安得不遯乎故及時而遯者當我有可爲之權小人未有能爲之力而早見其幾使小人不知吾之所以遯方是遯而亨與時行也遯止言時足矣又曰時義之大義者宜也事之制也隨時以遯而得其宜又決之早謂之時義剝之彖曰君子尚消息盈虛與時行也而況于遯乎識得此義方知其大天地無遯則不復

遯之最善者莫如遠小人不惡而嚴知此之爲遯則不

言遯可矣舜與共驩同朝旦與管蔡共國孔之見貨孟之偕驩小人日在前而我自遯得此義者其六二乎二亦不言遯所處不可遯也但論其志耳志之固也小人不能勝我而亦不見我之所以遯此謂不惡而嚴

張橫渠惡作憎惡之惡極是

處遯惟陽剛則能決乾之三爻是也然孰知黃牛之執柔亦自固而臣妾之係雖剛亦不可大事乎

嘉耦也有六二之配而能遯其去係遯遠矣猶懼其係也故欲貞貞曰正志

大壯之利貞不特爲防小人設也貞則爲君子不貞何以與于小人以所存爲所發故曰剛以動不失其剛動之初便是大者正也萬物之情容有不正故止曰天地之情其性之正者不可見而性發于情者則可見也非禮勿履總歸一貞禮者貞之矩也所以攝情歸性而所動皆剛德也獨九二言貞不言壯乃能以禮礙躬善繼壯者歟

大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无壯大者正也故四陽有貞五上无貞然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不言壯貞之全也

大壯之壯本屬君子而反爲小人所用者以君子之用罔有以授之柄也太恃壯者小人將乘而用焉故君子自謂用壯不知我之壯已爲小人用而我所用乃罔也非壯也罔無也壯反用于小人故無

䷢ 坤下離上 曰晉 ䷣ 離下坤上 曰明夷

離明坤順晉與明夷一也何以晉之反爲明夷蓋離東方也坤北方也自北而東晉也自東而北夷也天道生于東死于北故後天更震于東更坎于北

晉

坤爲馬爲衆故象錫馬蕃庶天子所以崇德報功也離爲日又居三故象晝日三接天子所以明目達聰也用承也康侯承此于天子也當清明之時而本之以順德又遇謙沖之主故能爲然

摧如與愁如不同摧自人阻愁由我生然愁亦非怨尤也憂道之不得行也初之貞與二之貞亦不同初恐其未貞而勉之故復勸之以裕二因其本貞而堅之故遂大之以受二得坤道之純以中正者以德受之而無愧也茲介福指此錫馬晝接言也

處遯惡後故尾者厲處晉惡先故上者厲當晉之時聖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是

何也剛則競進故臣道貴順君道貴柔也

凡先言悔亡者則所以悔亡在下文如睽之五爻正與晉五爻類蓋五之悔全由恤得失之心來能勿恤則心體光明矣故小象之往有慶尊承勿恤言也況五本爲明體惟以六居五故純其心則爲體陽而用陰雜其心則爲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此王弼之辨乎

明夷

地掩夫日夜之象也晉爲晝則明夷爲夜可知也其當紂之時耶紂之時舉國失日故文王身際其時而係彖辭曰利艱貞周公亦身際其時而係爻辭曰利箕子之

貞孔子遂直揭其義而曰文王以之箕子以之蓋文王
正當殷之末世未可顯言至于周公而事已定蓋孔子
更無所避諱矣

以用也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之道者箕子也
大難以天下言内難以一家言紂之難遠能及天下而
不能及文王近能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
善也明不可息方爲正志

以蒙難則曰晦其明以莅衆則曰晦而明其義自別初
九之遠引其二老之避居海濱者乎見義何早也六二
之順則其文王之事紂乎見囚者傷殷也閎天之徒脱

之者焉壯之拯也馬壯謂初九九三是拯我者也小心
翼翼天王聖明者順以則也九三其武王之象乎恭行
天討南狩也取彼凶殘大首也陳于商郊俟天休命不
可疾也夙夜祇懼無畏寧爾貞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得志越志志大得也六四入則受傷出則獲意其微子
之去乎六五則箕子之奴上六則紂而已五君位也曷
不使紂居之而使箕子居之者以明紂弗克有此位也
故曰後入于地也明夷之時貴于艱貞以自全故義不
及比干

䷤離下巽上曰家人䷥兌下離上曰睽

家人内也而聖人欲其各正睽外也而聖人欲其相遇
然家人言貞不言凶既貴于貞不得言凶以乖之也睽
言遇不言貞　貴于遇不得言貞以泥之也

家人

家人巽爲長女居上離爲中女居下有小星貫魚之序
故繇曰利女貞夫女不自貞必男端于軌而後能正内
也男肅乾剛女秉坤柔就是天尊地卑之大義其曰嚴
君者卽在正位看來惟正乃見其嚴耳父母之謂仰指
男女正位言之故註曰亦謂二五也一家者天下之象
一家之人正而天下之所以爲家者其準定于此然而

知風之自則其本在身之言行兩端言以明倫爲有物
行以惇倫爲有恆

巽德爲巽離德爲明通卦諱言明者以見家人非用明
之地也初謹其始當在志之未變上厚其終不越反身
之修

婦無遂事言有從也婦職饋祀言有恪也婦以順爲正
非二之順德不足與此

嗃嗃非九三惟九三過於嚴乃家人畏懼而嗃嗃也知
嘻嘻之失節則未失者節制猶存

富家非務財用也順所致也大凡聚而私之則逆而曰

剛尊而布之則順而日充又曰不寶珠玉而寶粟帛衣服身而肥家不以吝嗇而以樽節皆順德之富家者也

假格也有家而王假之則是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關雎桃夭何以過焉假有家即文王之刑于寡妻也

幾言乎便要威者畢竟治家以嚴勝和也然威曰如則德威非作威也威生于反身故舜之觀厥刑文之刑于威克愛也威如之謂也

睽

當睽之時而欲圖大事非變革則不可故得三善僅可小事睽之反爲革

火澤之睽于動處見之二女之睽于志見之既睽而不能合者世道人心之睽也必睽而乃有合者天地男女萬物之睽也故以吉則小以用則大

象示異中之同象示同中之異處同人者則類以辨之處睽者則同而異之易之道也

睽莫睽于人心故濟睽莫先于同心初以四爲馬四以初爲元夫分不相應而德同也二尊五爲主五親二爲宗三以上爲其人上以三爲婚媾當睽時而相應也諸爻看三遇字初不求遇四而四遇初三不能遇上而上遇三亦惟睽之時下援上則難上交下則易故也獨二五必二遇五而后五往二者君臣之分也且當睽時故二曰未失道然亦必五之能往也故五曰有慶

見輿曳者上見之也與見豕之見同始因疑而生見繼因見以爲眞見不亡則睽不合甚矣見之爲害也

䷦艮下坎上曰蹇䷧坎下震上曰解

八方之位以得土氣爲主後天卦位坤爲土居西南而位于八卦之中坎正北艮東北蹇下艮上坎則絕地也故可止不可往而利西南不利東北解坎下震上由北而正東既東則轉東而向西南易易矣不復之東北矣

故曰无所往其皆利西南者取致養意也又蹇艮下坎上每用一而易之以坤則地山爲謙水地爲比也解坎下震上每用一而易之以坤則地水曰師雷地曰豫也此西南之所以利與蹇解俱從坎生而重在艮之能止震之能動故二爻俱不言凶

蹇

蹇以止爲智非不往也止之中時用出焉置身於事外而居靜以觀動乃可以審衰旺之形決從違之準畫張弛之略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莫先於已故反身修德解莫先於民故赦過宥罪初

上三四俱不利於往而獨二五不言往者其身任蹇者
也故二多一蹇而五言大彼酌量于往來者指有其終
者也

凡陽主才陰主謀故陽必就陰恐恃才而妄也陰必連
陽恐過謀而无能爲也陰爲內陽爲實

坤门西南得朋蹇之利西南以五爲義故曰朋來解以
四爲義故曰朋至惟朋來而來譽來反來連者皆往有
事矣自非中德之操持在險愈堅而豪傑何以響應若
此此上之所以奏碩功而利見也

解

欲出蹇則利用動以解之既解則利用靜以綏之故取
西南致養之義所以培植國脈維持元氣也賴震免者
賴坤以安坤靜也衆惡其擾靜則得衆曰无所往曰來
復總以見西南之爲利也餘孽尚存速往而反夙即來
復也復之卦曰來復取震之一陽解震上而陽居坤體
之下故義同也

在險而動者于造化爲屯故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
動于險外者于造化爲解故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
拆甲者始出未申正屯之際也拆則萬物出于震矣解
言時不言用其用已顯也

雷合於電則以折獄致刑行秋令也雷合於雨則以赦
過宥罪行春令也

蹇解二卦獨初六以无咎全者以義論也天地初解易
於不交人我初解易於不合故解者散也難甫散而人
心易散矣當蹇之時人心漸[illegible][illegible]反者連者朋來者剛
柔不相期而相求所謂同舟風波胡越一心及既解而
散可知也惟解之初而六與九應剛柔交際益得雷雨
作之大義焉故獨云无咎

解則險已盡平矣而不知天下有至險未解者方且高
張于君側方且援引於庶位此非攸往之所能收功也
則小人是已狐者小人之妖拇者小人之賤隼者小人
之鷙負乘者小人之僭三狐不獲則中直不來拇不絕
則朋不至小人不退則君子解之之道未盡負乘之隼
不射去則悖亂無已而寇戎無寧日矣

夫卦利于靜而自二以上皆用動者以解小人固无妨
於來復也當解之時百姓之過罪可原而小人之奸患
難恕

䷨兌下艮上曰損 ䷩震下巽上曰益

損益聖人之所以定賦中邦也總言損繼之以益損有
四善惟有孚者得兼之故彖曰損而有孚然自非懲忿

窒慾之主必不能虛中以受天下之益而損之道乃上
行矣夫損本取民而損益十二爻中未有言及貯賦者
獨益之上九甫求益而凶立至聖人之不言有無如此
聖人心乎爲民故損以損民得名益亦以益民得名而
寃也君亦與焉故曰其道上行曰其道大光夫損非額
外之征即什一而賦皆損也益非獨租賑貸是因民利
而利之其益乃大也本眞實不忍取民之心以議取然
後取民有制則出之爲良法而何咎定之爲常經而何
不利然損之利有攸往也必有孚而元吉无咎可貞僅
乃得之益則无往不利矣非獨處常即大川亦利涉焉

聖人之貴益不貴損也但无損不成益故損先
損
理財之道善理其入不若善理其出苟不得已取之而
得已用之其能給用乎用不給勢必妄取其不孚甚矣
故以祀典之大而尚酌用於二簋則用之道可知也其
曰享者不享其物享其孚也亦惟當損之時應有此用
也試就卦畫上看出損益之時則知損益盈虛與時偕
行而已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損其盈必不能益其虛
然盈極復虛虛極復盈則損益亦迭爲之變總之與時
偕行耳苟上已處其虛而不損下以益之則虛何時而

益上既損民以益其虛矣而復用之太侈則虛將在下
而上之盈亦不可保此二簋之用聖人參酌于盈虛之
數而應有時者也知時者謂之知易朱子曰懲忿如摧
山窒慾如塡壑損之所爲先難者歟
益人者不必其損已但論其志而已故損之初曰尚合
志二曰中以爲志上曰大得志益之四曰以益志五亦
曰大得志陰柔之疾爲刻取爲吝施爲糜費其疾一日
不損則民受一日之害故初之益上莫如損上之疾猶
恐其緩也故利用遄然初遄于爲人須酌其往不若使
四之自遄于爲已乃能瘳厥疾也

夫彌已之剛正以補陰柔之主則以損爲益故往欲遄
守已之剛中以裨虛中之君則以弗損爲益故征則凶
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于浮沉皆損
其剛者也二居兌體征則以兌說行之也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凡乾有三人之象變而爲兌有朋
友講習之義去一而兩專兩專而一致
惟虛以處中者乃能受天下之大益而不溢於量故損
以六五益以六二當之十朋之龜乃兩間之神物禎祥
之先告此非意想可希冀故曰或益此惟德動天故曰
元吉亦惟天眷德故曰自上祐

夫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卦之四善也而上九僃爲益下故也又曰得臣无家謂得臣之心各不有其家

益

益卦九五曰有孚惠心可見損民固本乎有孚即益民亦以孚爲本苟无其孚是驩虞也然有是惠心者君而布而導之下者臣故二五中正所以益也中道即中正之道以德而運爲才者也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又即以卦德卦畫看出益之時來

風之入也最微故片善不遺纖過必剔雷之發也最迅故遷無間念改無停機

益之下卦損之上卦也可逆而觀也自上下下則受益之極者莫如初故當爲報稱之圖也損之上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下則益不上壅益之初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上則益不下壅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其理可通于此矣

夫十朋之龜損六五之所有也而益之六二亦或以此益之非僭有也非濫予也兩間之神物禎祥之先告君之所弗克遂者亦與中正之臣同有焉即謂之益二可也然五則直曰元吉而二則必永貞吉以則臣之分雖弗克遂而不敢居也惟二永貞于王宜其爲王所用與之享上帝而天亦益之以吉也書曰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協從又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二五之謂也

卦惟二五言中餘則否而獨復之六四與益之六三六四言中何也人心以中爲體當復之時能復便爲中當益之時能受益能益民亦便爲中然以本不中之人就心而信其中不足凴也故俱就行上說曰中行三之中行以實心爲已四之中行以立法爲民惟志在益民雖遷國民亦依之不特公從之也爲卦九自四而徙於初而六居焉故有遷國之象

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上以此感下亦以此報也上存之爲心下被之爲德

風雷曰益雷風曰恒恒之九三於益爲上九故曰立心勿恒即所謂不恒其德者也彼則或承之羞此則或擊之

䷪ 乾下兌上 曰夬　䷫ 巽下乾上 曰姤

天地間陰陽迭相消息而不相有无者也故陽消于剝而不能剝碩果旋剝而復來陰消於夬而不能夬无號旋夬而姤至夬以五陽決一陰而聖人猶爲君子慮之之以聲其罪協其衆操心危防已豫而後可往然且通五爻不言吉得免咎幸矣而總之以健且悅者爲夬之

得其中故爻以中爲善姤以一陰遇五陽而聖人已爲
君子[illegible]物之曰壯戒之勿取而深著其遇之時義獨
初陰有吉而五陽无吉亦僅免咎吝矣而繼之以制於
發不露其機者能包之故爻以包爲義

夬

自邑衆陽之所宅也戎小人也衛告五陽自相防衛而
不利輕即于戎蓋小人如戟如矛即之則是我往以力
求勝也徒遂爲我敵矣
夫壯之長則爲夬故夬初與大壯之初同九又進于壯
矣故多一前字因咎在其時與五夬必勝于未往而

後相有攸往初之咎其不勝在往先若九二則惕號莫
夜備之全也有戎勿恤靜制動也斯誠先得[illegible]于勝以
待敵之可勝即不往而勝固已在我矣
三之見壯于頄者避相應之嫌懼其濡我以免同類之
慍也而決則不和矣不和者反噬惟但存夬夬之心即
迹與陰合暫不見諒于君子而終能決小人此聖人爲
九三計者也
惟健能決故以陽居陽者爲夬夬則三五稱焉二居柔
无實以得中也四失中又居柔失所以夬者矣故四之
不能夬全在以陽居柔是百鍊化爲繞指聖人憐之而

告以牽羊之術彼又不信何也非其耳無聰則心不明
也信者明之決凡陽在外似聰而四陰在內實癈也
柔脆如莧而又在陸陸人所行踐其莧之不可復存明
矣但以近于君側昵寵難制故欲夬夬中行既昵始絕
故中未光

姤

一陰之姤其禍將長者蓋五剛无心于遇柔而柔敢于
遇之也姤者乾之末坤之始故曰天地相遇以四時言
之則建午之月品物咸章相見乎離之際也天地相遇
重在以地遇天而承其施剛遇中正重在以臣遇君而

陰其化剛九二中正九五其曰時義者蓋姤之時有義
焉最微而難識最大而不可挽也故以卦體看所遇之
盛正當爲咸章爲大行之時而忽有此姤則盛夏而一
陰生大治而一小人萌孽豈非履霜識堅冰之至包羞
起戕貞之凶其義可知而不可言曰大矣哉隱言之也
初之貞吉見凶聖人之權詞以諭小人也恐其困于係
而思逞也故歆之以貞吉懼之以征凶又恐小人不若
于訓使君子係之一不固則君子危矣故又以蹢躅戒
君子其曰柔道牽者柔雖有漸長之勢然尚在下而賴
君子以牽進故君子得乘其機而係之也二于初最近

係之者二也故二包有魚使九二投其甘而牽進以賓于王家則躑躅之害熾矣故不利賓猶恐其爲所惑也故斷之以義

姤之初卽夬之上消于上而復息于下者也故姤之九三夬之九四也其象同但行求爲柔道之牵引故亦无羸羊不信之大咎

魚以象小人也敢于非分之遇則奸邪之小人不可有也役以正應之分則小人亦民也不可无也故三爻猶幸于遠而四遠之則凶

杞雖高大何能制必潰之瓜故能包之而不能使之毋

潰也是挾章美以臨小人非默爲挽回之道也聖人教之以含其章則潛消靜制不動聲色而小人之隕厥命也若自天奪之矣乃知天命無定我之志不舍命眞有如奪彼而予此者姤五月之卦瓜以五月生杞以五月盛故有此象

䷬坤下兌上 曰萃 ䷭巽下坤上 曰升

上經爲臨觀下經爲萃升故臨之反則萃也自臨卦初二二爻之陽至萃乃居君相之位觀之反則升也自觀卦五上二爻之陽本君師之位今坤以柔上升之故爲柔以時升四卦俱以坤爲上下而巽兌迭處焉然二陽在臨之始則咸臨之吉而有餘在萃之位則求爲无咎而不足所處太盛故也升本以五上之柔而王者用享之占反在六四蓋四自觀時已爲用賓于王至於升而四之柔不與時偕極其順德何如故五上言升而四獨不言升仍觀之位也正是文王翼翼小心爲用享岐山之象

萃

萃有二亨一吉三利故卦莫盛於萃其曰順以說剛中而應說在王弼之疏矣蓋人心不順以說則不能萃如順悅而不主以剛中卽應亦妄萃也惟是人情不拂而

所應者又以剛中之主故一萃而亨利集爲萃天下之精神以格于廟乃爲以天下孝以天下享也聚以正者以順而悅剛中而應爲聚也損之二簋剝之不利非其時矣故大牲攸往順天命也天地萬物不相離皆情通于一故也

澤聚于地上無坊則流當萃而無坊則民生心故戎器之除所以坊也此亦教思容保中之長策歟

萃之六爻皆得无咎此上下篇所僅有者也然聖人喜萃而惡妄萃故同人貴貞萃亦貴貞正應爲孚非應爲亂無應爲嗟爲涕初之若號求孚于正也二之引吉引

君子當道也萃之時上用大牲而下用禴有其中之孚也三雖無正應而上乃其類也上巽者兌之上爻反而下爻則有巽之體也四必大吉五必元永貞乘以正也上之未安上者何也臨之二陽進居君相之位既為萃矣萃之進為觀則上非復六之所宜居也故欲求萃於下憂泣以示不安未敢安然于四五之上也

升

見大人南征升之所以大亨也巽順剛中而應又所以有慶志行之本也巽順剛中亦與萃彖傳同義蓋內巽外順倘足以俟時矣使應之不以剛中則巽順秖為媚

悅何以遂利見之節而壯南征之猷哉南征者離明于南而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會于南方故以向明行道為吉

順德之順原是順字卦本坤巽坤順也巽亦順也而為長為高順德者德之得其養也馴而致之何可限量

柔以時升則初六當升而在下故上允之而得升也剛中而應正謂二故孚可用禴也升虛邑三以陽之實馮坤之虛升可自信不待上之允之也故无疑卦之順德全于六四故王者用之也獨五言貞以五原不正又君位以柔升之故必貞而升乃吉也天下之升未有不息者不息則消不息而能不消者惟貞而已乾象曰自強不息

䷮ 坎下兌上 曰困 ䷯ 巽下坎上 曰井

困德之辨也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井德之地也故曰井養而不窮彖傳俱本之剛中以二卦爻之德言也剛中在困則為精誠之本體二之所謂享祀五之所謂祭祀此也剛中在井則為幽深之本原五之所謂泉是也而九二乃以井谷何也巽乎水而不能上水反以下注无與故也

困井二卦獨上六與之以征吉貴之以元吉何也困不

極則心不通井不上則功不成此初爻所以有幽谷之入井泥之舍

困

惟困為德之辨故亨貞者必大人必君子亨貞亨于志之通故致命遂志即是不失其所亨致者立命在我致命而不致于命之謂遂則自得之謂

卦本以剛為柔揜曰困而六爻偏是柔為剛困即剛之困也亦非柔能困之故初困于四三困于二六困于五方且為株木為石為蒺藜為臲卼何其甚也而剛之困也秖以酒食以金車以赤紱未見柔之困剛也夫柔本

欲困剛而反困于剛彼方有慶有與有說而我困不則不祥終身凶途而已爲之柰何聖人於是乘其困極而告之曰汝動則悔隨之其能幾悟而悔于心乎汝不思困君子君子豈欲困汝者哉惟旣悔而改其揜剛之惡則株木可以爲庇而石亦可以爲祐此化凶爲吉之門即是變小人而爲君子之術聖人之旨微矣

紱乃縢之蔽也君臣同德相應貴促縢于一堂故以爲喻朱者南方之色二居坎體坎離相對取自外來之義故曰朱紱方來赤乃乾也乾爲君又兌與乾同方非自外至故曰困于赤紱劓上之鼻刖四之足是鋤奸剛暴

處之太激而反爲威權所困也故惟徐與二合則同德共乎奸暴自去矣享祀者臣以誠格君爲享祭祀者君以誠饗臣爲祭

井

坎爲水巽爲木木者汲之器也器不入乎水則與无水同入水而不能上乎水則與无汲同今卦有體有用故名井夫人心有資深之源有時出之泉猶之井也剛德在中自足以應用不匱雖仰給盡萬方而心原如故所爲用有遷而體常居其所也故改邑不改井禹稷之井濟世而非不足孔顏之井自贍而非有餘故无喪无得

井在我所以井之在人亦聽往來者自取汲耳君子但患淵源之未濬不患及物之未宏苟心幾斷啓微泉汔至而逢源尚待于深造則亦未繘井之日也遂急以應人之需而淺以供人之酌鮮不羸汲者之瓶併汔至之功亦總歸無成而已

飲食皆以養民也君子取象于井而制之恒產故勞民以驅之農併勸之使相爲養是井田之政其耕用而食者卽取象于鑿井之飲者也

初之時舍谷不在時宜乎爲將之舍也二本陽剛有泉而以其井爲谷則用不上行而下注也上行者井之澤

及百姓下注者谷之用及鮒魚故甕敝漏者下注之象以明甕漏之過非羸瓶之凶也至于九三居下之上泥既不停而下亦不漏猶未爲人所食是以不窮之具而置之無用行人能惻之亦不能汲之必將求王者之明以燭其賢而展其澤則無一夫不被其福矣故曰並受其曰求王明卽承行惻說所謂師錫是也甃以治井修之以俟泉之自通也獨九五言泉言食體用備矣惟洌故寒泉之性寒不清未有能寒者溫必其濁者也至于上六水已出井井道收其成故爲井收然苟已成而輒冪之何以爲不窮之養何以爲大成惟收而弗冪則容

保無疆之道故有孚元吉

易汴卷五

仁和陸振奇庸成著

元姪孫　文燧士京　肇禋汝皆　校
元姪孫　肇冉渭璜　閱

☲☱ 離下兌上 曰革 ☴☲ 巽下離上 曰鼎

前為家人睽由合而離後為革鼎由變而定故四卦反對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鼎俱有文明之義故皆以離為上下而兌巽迭處焉離為火火遇澤則熄出於木則欲

革

上火下澤各從其性曰睽火下澤上交息其用曰革中女前少女後為不同行中女後少女前為不相得天下之事苟天道不至如水火人事不至如二女則未可以革聖人之言革也豈得已乎甫言革便慮有悔悔與孚恒相有無者也必可通可常者乎在未事而後皆準皆化者乎在已事也是惟文明之德深灼當革之幾而以說則又動中其竅斯為大通至正所革之當其悔乃亡耳乃孚故乃亡乃者緩辭也慎之道也

澤中有雷常也有火變也常則隨故向晦宴息變則革

則治暦明時火能爍入水而奪其潤故一陽至於冬而有盛夏水能濡入火而奪其烈故一陰至於夏而有隆冬因革象得治暦之法爲暦者時之度數也革之始不可輕動故取牛之中順革之終可與樂成故取虎豹之變

離爲牝牛順物也黄中色初九以陽居初於中順無所取義而六二中順所謂黄牛也初之時不可以有爲惟堅守其分用聽于中順者之革耳九爲堅剛有守故曰鞏離爲日二居離之中爲巳日之象可革之時也行有嘉應五也五方虎變故征吉也三應上者也上之革道

巳成征而與上議革則上且征凶三安得不征凶三雖貞亦以征而厲故上六以居貞爲吉何也所革之言巳三就矣巳革而有孚矣又何待征乎又何之者之征也四之改命與湯武革命不同乃明示令甲之謂也在卦則巳革而有孚悔亡在四則悔亡有孚而後革故其吉也是信志之革也四巳信志而有孚則五未占而有孚尤可決矣以說道新命而下以文明應之故爲大人虎變虎以域中風動言炳者光四表也豹以一身文德言蔚者布四體也

鼎

革者以離火鑄兌金故革之後而鼎出焉既成鼎體則又以木火爲鼎之用

鼎象備而烹飪行鼎但如此而巳則鼎何足重故惟聖人能用鼎其烹之也極於享帝而又以享帝者養聖賢則又烹之大也蓋聖人有沉潛聰明之德膺暦數之位任陽剛之佐是明德惟馨而恭敬爲實者巳孚於烹飪之表故能享能養而元亨

湯武革命湯以顧諟凝之武以敬勝凝之故正位者正吾心之位也

初之趾與四之腹相應腹陽過溢而趾陰太弱故腹覆

則趾顛矣然孰知吐故之所以納新也于初爲否于四爲餗故初利于顛而四凶于覆巽爲長女而在下有妾之象二三四皆鼎腹也在腹之下者沉重之具也故曰有實在腹之中者粹美之質也故曰雉膏又離爲雉爲上卦之文明也在腹之上者浮溢之物也故曰覆公餗有實而不慎所之則三之越五應上爲耳革之失義四之任重應陰爲覆餗之失信者可鑒也然三之悔猶可黔而四之覆者難收矣耳五也耳革而行塞則不仕無義也黄者五耳之中德鼎實固賴耳以舉而耳無鉉以貫之又不能自舉五得中應剛是黄耳而又以貫金鉉

也正位凝命非五而誰卦言元亨爻言利貞卦義合五
而始備上爻爲鉉而五兼有之者鉉不離耳又五君位
鼎之極也剛柔相節玉之德也此渾厚精明之怡五于
上見之也

☳☳ 震下震上 曰震 ☶☶ 艮下艮上 曰艮

震起也艮止也文王卦位起於震而止於艮然上下皆
震獨初爻爲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於始也上
下皆艮獨上爻爲艮之主而義不及三者止必要其終
也動不于最下則无力止不于最上則未至

震

震之爲義各指所之卦之名震者以造化之鼓動言也
虩虩之震人心之惕於未然也百里之震洊雷之震天
變也來厲往來之震世故也震行震拔其行也震于鄰
震之必至未至而恐及也

虩虩是愼獨之敬非徒懼也啞啞是中節之和非後樂
也淵默雷聲而後順帝之則可知也以若人而猝驚之
以天變其則自如故曰不喪七鬯外卦爲遠內卦爲邇
內外皆震有驚遠懼邇之象出帝出乎震也不失七鬯
者不失其所以爲主故可爲祭主出震繼乾則先郊廟
之儀也以恐懼之心而修省方是敬天之怒

初爲成震之主國之長君也彖辭與彖傳之辭正謂初
也故兼備其義加一吉字者別其爲爻也

二臣也故來止以內卦之震五君也故往來兼內外之
震也必有則方能不喪故身試於震遂而喪不喪可心
億也如二則億而喪乘剛故也五則億而无喪得中也
爲二計則宜安於无事高躋以徐觀其變而失者必得
爲五計則宜急于有事修省以復底於平而危者可安

震於其鄰庶不至於躬也然及鄰亦非未然之防也故
六三之婚媾已不免蘇蘇之眚矣益以庇其身則近蚤
庇其家則已遲耳

艮

艮兼背以名卦何也是猶成去其心之謂也人之精神
動於意而逐於物者皆緣所後因所見以馳騖種種向
前罔顧厥后有心不能無我有我不能無人人我交紛
何時止息故聖人忌言心而曰艮其背背非背也寂然
不動之本體也耳目口鼻四肢之發用皆在面惟背爲
不動故以背取象背雖不動而五臟皆係于背九竅百
骸之滋潤背爲之輸是以无用爲用者也知其所而止
之則取象在背而得理在心不言心而背之即心可知
也聖人明以心作所而忌言心心活物也著認心不得

然悅認背亦不得故以所代背此以知背非背也艮背非離身但無獲心耳亦非絕人但無見心耳故曰不獲不見證於行庭之際此以知其非絕人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獲乎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何見乎此寂然不動之地常定常靜曰感曰應一片虛靈境界毫無翳蔽何光明乎止其所而又言上下不相與者上下猶人我也人我一牽於情便爲相與有與于外而其所中遷矣無與然後見止於其所即所也止于位者先止其思妄獲妄見皆思爲之動也

卦以艮背言通全體之樞而會其樞也爻則各隨其所

處以爲艮是一體之止也然人一身惟背不動五官百體莫非動物爻各於其動處止之獨止其所者惟上之敦艮乎

艮趾者主靜之學也艮腓者求靜而不能禁其動也艮限者離動以求靜告子強制其心之學也艮其身飭躬者也艮其輔謹言者也皆艮也而非其所故以敦艮終焉厚者人性之初也敦則終如其初是成已成物之學也必成已成物者而後可語於无我无物

䷴艮下巽上曰漸　䷵兌下震上曰歸妹

以巽之長女而艮以少男下之是漸有女歸之義所謂之子于歸也故其吉也惟其貞也以兌之少女而從震之長男是爲歸妹女悅男而動所歸者妹也故有凶无利也不貞可知也

漸與歸妹俱由三四兩爻言之則漸本否卦因三四之交而否反爲漸九居三六居四也故三欲其順相從而四順以巽也歸妹本泰卦因三四不交而泰反爲歸妹六居三九居四也故三須而四愆也

漸

進得位指人臣言以正者得位之本正邦者有功之驗其位與進得位不同專指五也剛得中君道以下賢爲

中有君如此可以出而仕矣此進之所以得位而以正也止而巽者漸進之德其有功正邦乃動之所以不窮者歟

居德者進之以漸善俗者漸之以德

鴻陽鳥而水居者也處艮之山則飛漸高乘巽之風則舉愈遠故自干而磐而陸而木而陵而陸取其進之有漸亦艮爲山巽爲木故也君子之始出在下位也小子得而詬厲之得君行道委蛇于退食而有餘矣則初二之謂也三四本非正應九三以過亢之資離初二之羣而妄與四親失好合之道也然四亦无應鄰于三又人

巽體三盡去其剛暴之習順與順相保庶其无寇我者
乎五之與二君臣同心始睽終合者也婦孕不育爻而
非其應故也婦三歲不孕應而不得爻故也身不可見
而名可仰不與時漸進而獨以退爲高不用于世而未
嘗不可用爲儀者上九之一爻而已

歸妹

泰爲天地之交故歸妹亦是天地之大義而三四兩爻
所謂天地際也六下九上是爲天地不交矣又曰人之
終始者正明其爲大義也夫婦原以人合而生人相續
不窮前者有終後者有始與天地生生不已同故曰人

之終始不必泥女之終人之始也家人曰天地之大義
是唱隨歸妹曰天地之大義是訢合
文哀禍魯叔姬辱身董祁愬夫夏姬滅國終之敝也知
之不于其終也
歸妹六爻俱無夫義獨六五居震體之中爲長兄之妹
而有中德故爲衆娣之女君所謂正室也初二則皆有
賢德而爲之娣者也三則淫奔者也四則待年不字而
上則棄婦也初二本有能履能視之才而如跛如眇則
安于娣之分也不敢正履足隨君之所步不敢正視目
隨君之所之故曰以恆曰未變常常即恆也二不言以

娣者仍初九之辭也古以賤妾爲須故天文有須女星
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始帝乙歸妹與泰五爻同
者以歸妹獨六五得泰之中德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
望者月遜日也婦遜夫之象也歸妹之凶而无攸利也
上爻處其終故特著其敝焉

䷶離下震上曰豐䷷艮下離上曰旅

上篇爲噬嗑賁下篇爲豐旅同卦俱得之離明故大象
俱有用刑之義克明克斷王者德也雷霆電照王者勢
也知晉爲晝明夷爲夜則豐之爲日中可知矣山上火
焚旅人征也守雌依明旅人情也知家人爲內睽爲外

則旅之爲客可知矣

豐

以見大之哲而運以圖大之才所以豐也既大矣過察
者反傷明過察以好動者多妄作尚大而大不可保此
王者之所憂也然精主患其不憂明主戒其徒憂宜日
中者宜照天下而已御臨大君之宜宜照之謂也側陋
未揚非宜也何以來章乎覆盆未察非宜也何以折獄
致刑乎陽極于午得毋爲亢乎陰生於午得毋爲姤乎
自非繼明緝熙之德不足與照天下之宜則時無息不
消故爲戒必于方盛之時

斷至明不至則獄斷不能折而服明至斷不至則刑威不能致而果

初明四動以同德相濟如不无勃不成玄齡无如晦不決故曰配曰夷言同德也皆曰主者四爲遠臣之所爲主初以遇臣爲所主也象以日中爲宜照而爻曰見斗見沫何也言尚大之自蔽也五闇主上闇臣二四事五而五方尚大三應上與之同列而上亦尚大故君豐其蔀以障於外而上又加沛焉併其內皆障也君方見斗於日中而上且見沫焉闇之極其甚也此取象之別也然二可以有孚成啓沃之功四可以資人成協贊之益

而三獨折右肱不可用權奸擧肘于右終无以自通於君也六五雖柔闇然柔能下士而居五又能行中故借衆賢之明以照天下則慶集一身而譽滿四海矣五之吉臣二四之所爲吉也象止言慶不及譽防人主好名之累也夫方五之蒙於蔽也上六蔽之是以豐屋蔀家欲與天无極及五之來章而君心悟矣君心悟而上六无處所矣故闃戶无人向之豐其屋者至此豈復覩汝家之有人跡乎此以知豐大之世不慮有奸臣而慮无明主

旅

旅之所以小亨者正旅之貞道也旅而小亨焉斯已吉矣夫旅之貞最難取疑其爲竊也進疑其爲下也留疑其爲濡也去疑其爲逋也自非柔止之雅操剛明之偉庇何以亨而吉哉然旅之亨小而時義則大何也義莫大於貞當旅之時而益著也

旅皆逆境莫甚於四之在獄明而止愼之象也火行而不處不留之象也

內體三爻爲商賈士庶人之旅外三爻爲諸侯卿大夫之旅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次者旅之居資者旅之用童僕者旅之役二以柔順中正備有之三

則躁而近離有焚次之象以過亢待下有失童僕之義夫次焚則資亦盡于火僕喪則資亦竊之逃矣四則官旅也上承六五暫羈閒曹旅于處也雖有事權未得安位以行其志故不快也六五獨不言旅所以示王者之无外也大則爲少康宣王次則爲小白重耳離雉也外體三爻皆乾其象若三矢而中忽變陰是一矢亡矣人君出狩豈能無失然含乾之剛健得離之文明故終以射雉獲譽命之上逮頌聲作而中興之業爛然非六五曷克有此上九則夏之太康隋之煬廣而已離畜牝牛上剛失之

☴巽下巽上曰巽☱兌下兌上曰兌

前爲震艮取一陽之下而上也後爲巽兌取一陰之下而上也巽順兌悅皆陰德也以陰爲主不可以訓故亨利之占巽以從剛而兌以剛中

巽

姤之巽曰施命告四方渙之巽曰渙汗其大號葢至柔而入人者深莫如風故命者君之風也

巽主柔而柔所以亨利者又實以剛爲主剛中正者在上而風行草偃是爲志行此剛也卽大人也柔皆順之則剛倡柔隨亨利可知矣

巽于處事則爲躊躕故過則疑而欲其果斷初柔下故也巽於承君則爲靖恭故過則諂而貴其精誠二得中故也頻復則无咎而頻巽則吝併其巽亦僞耳初與四皆柔順乎剛者而四獨悔亡有功則柔之爲道不利爲遠四得正而近中正之剛故卑而有獲也獲云三品下三交也九五剛巽乎中正卽彖所謂大人也巽未甚于蠱而實爲蠱之漸故以更化改弦爲貞先庚後庚貞之道也甲者十干之首極亂返治故曰終則有始庚者干之過中始息未熄故曰无初有終又蠱彖當遇之始巽五當時之終也四之獲品爲得賓初之利武爲得夰上以陽居巽極是初疑四悔交集厥躬凶也固宜

巽爲進退不果其究爲躁卦故利武巽爲木故牀巽之過也其反爲兌兌爲巫巽爲近利三倍故獲三品巽爲白故庚

兌

上下皆兌是兩情悅也亨可知矣王道不令人喜纔說悅便涉驩虞故必利于貞貞者何也悅本柔道而宰之以剛中是情依性而出天人之所共協既已得民之心自當得其力并得其身何不忘之有忘所以爲勸勸民與民勸相去遠矣故聖人大之

兩澤相麗則水泉相資而不竭朋友相講則義理相資而不窮

兌而行之以和則是非可否交相濟而无牴牾之謂也凡疑起于理與心不相和巽之初以陰居之故疑兌之初以陽居之故未疑初曰行未疑二曰信志者未疑卽信也惟和就行上見孚必自其志言之則和孚之別也剛中之孚彖所謂貞也三之來兌求悅于初二而不得必且因四以媚其君未有不蠱惑者則君心膏肓之疾也所恃介而膈之使不得近君者惟九四非商度裁制以普其防豈能寧於心乎夫四之能膈者三也而不能

使五之不近者上也上之引兌其逢君長君者何所不至蔑蔑貞之剝機于容悅之內可提甚矣五方自恃其才勢莫可誰何而孚之則四之有慶其奚補于五之有厲哉

履之九五有夬之厲兌之九五有剝之厲俱以位正當之故陽決陰曰夬陰剝陽曰剝

☰坎下巽上曰渙☰兌下坎上曰節

渙離也節止也井困之反也前由困而井鬱極而通也后由渙而節散極而聚也渙者不私已以得民節者不侈已以裕下

渙

坎險在內而巽於外將任其渙而已乎聖人不得已就卦變處取出用武之地佐亂之人而倡之以假廟之大義是激發衆志聯屬人心第一策也而復巽木之才堪為板蕩之舟楫何虞渙哉利貞者既非淫祀以邀福亦非行險以倖功故象止曰在中有功而貞可知矣

內卦坤也而乾之一陽來居於中遂生水而成坎水生而不窮故曰剛來而不窮外卦乾也而坤之一陰得位于外遂成風而為巽以上同于五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立廟使天下知有本也又推而上之以享帝本之本也合渙之六爻而濟渙之策備矣其一曰得人初无才而能順猶吉也二曰得地二因奔而遂願故悔亡也然人臣非無才無地之患所患私已以叟力植黨以背公則渙不濟若三之渙躬四之渙羣眞可謂矢靖公之忠堅從王之誼者然天下非无羣臣戮力之患所患君意鬱而不宣君恩壅而不流則渙不濟若五之渙號繼以散財斯可謂激忠義之心廓浩蕩之恩者以諸臣之勛勸而有五之正位坎之害所以遠而斯民咸拯於水火之中矣今而後得覩太平何咎耶正位者正居尊位而不

疚也逖王弼云遠也

九五為卦之主故取巽體之風以申命取下坎之水以流仁錢猶泉也坎為血卦上處巽極故去而遠之

節

坎水流行兌澤受之又兌為口滿則必溢坎流而不盈皆節之義也夫人之情發于性而中節為和故節宜甘和者達道故必甘始通和發于中故必得中者能甘中無形故形之以制制度者如須有式節有經之謂

剛柔分是分坤之一柔以居下卦之上而為澤分乾之一剛以居上卦之中而為水然剛柔均矣而又非剛與

柔逝爲政也剛爲主而柔不與焉故又曰剛得中指二五也大抵柔易流而剛能止故節道必屬于剛說以行險言悅以見苦之反也孔穎達云其道窮者正由苦節則物所不悅行險以說則爲節得中可見悅猶甘也險則得節限制而悅以行之故其道不窮惟五當位以操節之權而又中正是所謂剛得中者往而有尚何不通之有不窮故通

天地之節即于兌坎見之兌金肅殺坎水嚴凝惟秋冬之藏閉固而後春生茂

制者以中爲衡而立法以防限之議者以巳爲標而立極以倡導之故議又所以制之本也

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可以知節道之貴中矣大抵通處味甘塞處味苦而因時以調劑者中也知塞而併見其知通者初也如宜通而守塞二失時矣然通不離塞非尚通也過通則溢三之所以嗟耳節甘而不覺其苦者五也此承上而若安四善隨矣然苦化爲甘非尚苦也自苦則窮上之所以凶耳

時不一而中一時不一故二不得狃于初之塞中一故四當安於五之甘塞極必潰故三受爲甘盡反苦故上受焉

䷼兌下巽上曰中孚　䷽艮下震上曰小過

乾終于夬姤坤終于萃升而後皆六子迭爲卦矣今卦之將終也以兌巽爲中孚以艮震爲小過而坎離互終焉又通中孚因重之畫則中虛似離通小過因重之畫則中滿似坎此既濟未濟所以次也

中孚

中之孚也惟虛故實盈心者神明之舍舍不虛神明將何宅焉中孚所發上行之則順下信之則悅巽悅交孚所謂風以動之澤以潤之而化可知矣化邦內便信无不及涉无不利及者見孚之無不格也舟虛者孚乘木

而出虛其中以運之也惟天不容僞人心即天故感之不應者僞隔之耳不貞不得爲中孚

議獄兌象求其入中之出緩死巽象求其死中之生皆本中孚惻怛之心來

孚者人我相孚之謂而孚貴于貞故六爻有不變其孚而以無他則吉者有絕其正應而得免朋類之咎者有德相合而交孚無間者有分相應而爲敵爲登天者信一而所以信異故必利于貞

定交在初防心亦在初初之與四孚也不患交不固而患心不一虞者防心之法也有他則變矣二五上下相

腸而辭開自相感召其辭歌喜起之風乎同此心者同
此德也艮貴曰好爵惟明艮之過所以有攣如之乎也
六爻獨九五言有孚孚之主也三與上四與初皆正應
也各居內外之極爲信之窮故曰敵也大臣義無私交
故曰類也飛且鳴謂之翰音是執小信以嘵嘵自鳴于
人也二鳴陰而子和上登天而不長乎之兩相反者又
兌爲口故鳴遠巽爲風故音高

小過

小過之時用靜吉用動凶之時君臣俱弱矣上動下止
上作而下不應矣陰盛陽孤小人制君子矣此用靜之

說爲君子計也然而小人亦不得倚時以妨君子故先
歆之以亨卽戒之以貞而且曰貞者就小事言也才力
止可小就故也若大事則俟大者爲之然大者亦于時
有不可矣所謂可小事者如飛鳥遺之音非小過之象
乎四陰爲翼而外張二陽爲腹而中實宜下不宜上者
上則震動下則艮止也故已過而上則太亢爲逆下則
雖過猶順也其曰大吉非爲小者許也小者能貞于小
事而安于下之宜則大者吉不在小也小旣順大大
何患焉

時有舉趾高之莫拔故正考父矯之以鼎牆時有短喪
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
晏子矯之以敝裘則過恭過哀過儉之微意歟

初下也宜吉也而曰飛鳥以凶者四陰爲翼而初上則
翼之最銳者故初之飛雖下而欲上輒有遊騖高位之
心上六則飛極其高矣初凶而上加災眚焉不宜上之
故也九三以陽居陽稱祖九四以陽居陰稱妣六二過
三遇四雖欲上近于君然安爲臣之分故終不敢叛而
靖恭在位者臣道然也三四俱剛失位而不可大事者
故均止之曰弗過又三微其防疎則名災四喜其遇往
則致咎亦爲大者慮也陰陽和而後雨施六五當小過

之時以陰居上故雲止西郊而已自三而四至于五則
爲兌兌正秋也故曰西郊弋取在穴之二是爲无陽何
以雨濊蓼上非饒巖則雲漢與商郊終矣
通六爻觀之過而遇者二也弗過而遇者四也弗過而
過者上也過在小不在大也又二得中四不可大事上
不宜上也于二四上以示例也

䷾離下坎上曰既濟䷿坎下離上曰未濟

天地交則泰不交則否而天地之用見于水火故泰者
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否者未濟之純未濟者否之
雜以卦畫觀之坎離錯綜卽是否泰互見耳

既濟

既濟而亨小何也時之可爲者已畢効于前此僅亨及其小者耳曰利貞何也初三五皆奇剛純而无雜二四上皆偶柔純而无雜故必參錯而競綜協乃利也柔得中原指六二夫二屬臣道似无君矣故變上下之卦爲初終是離六二實以初爲義也始之以柔得中則不好大亦不過肆故吉終則漸入於怠荒而不自知故亂見其吉慮其亂守其貞斯思患預防之道乎濟因坎險而得名故既未之六爻其首尾俱以濡爲義又坎爲輪亦濟險之具也初九有大才而操小心當既

濟而恐若未濟義之所以无咎也詩有翟茀六二以賢臣遇賢主而九三隔之故喪其所以前行者然中道在我疑間自消故靜俟之則得也七日者來復之期也二即離之六二故與黃離之中道同三則離之上九故亦有出征之義處治世者利用靜故即以賢君伐小醜必克以三年不亦憊乎四則初吉已過矣天下之亂无其形而有其情矣衣袽者補罅塞漏之具也繻職計過不遑起居戒之備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安得不疑疑故戒六五當既濟之時惟儉惟誠可以保濟禴者離也西者坎也取離有牝牛之象取坎有樽酒之義故下爲離上爲坎竭下之脂膏以豐于祀不如就上之菲足以自薦于神也時不可過豐故也明德馨香庶其受福乎益持盈以虛保益以損六四已有終日之戒矣而況于五奈何不戒不戒則載胥及溺所謂尾之不圖首將何及上六之終亂可不鑒歟

未濟

處既濟者不患無才患无持守克終之心處未濟者不患無心患無進爲克終之才柔則沉潛觀變得中則愼密圖幾故亨也要知未濟卽是既濟之初故初吉曰柔得中未濟亨亦曰柔得中也既曰不續終矣又曰剛柔

應者見卦猶有欲濟之人心能濟之善道其所以亨者寧獨柔得中已哉

取同人之辨物法有恆之立方然物各有方在愼其辨耳苟人人無越畔之思庶不求濟而自濟矣

既濟之初九以濟之才當既濟而猶若濡故无咎未濟之初六以不濟之才當未濟而安於自濡故吝坎爲輪又爲曳九二之曳輪非無才者也以得中行正是以翼翼之小心圖蹇蹇之大事宜其吉矣未濟不見於諸爻而獨六三指之曰未濟蓋彼雖坎極似將出險矣而一濡之一曳之彼又以六居三是未濟之所以亨者何在

而可言濟乎三於此再征則上入於離其坎險之未濟
者誰爲濟之故凶必身在大川而求涉焉則利明其責
之不容免也伐鬼方一也在既濟則宜勿用而防三年
之憊在未濟則宜震用而享三年之賞濟求生事未濟
貴有功也六五僅柔得中耳當未濟之世乃以貞正而
吉以孚誠而又吉以光暉而又吉備三吉而無一悔其
盛于他卦何也爲文明之主而能虛中以臨照百官推
誠以任用賢佐故諸臣戮力大君端拱安得不變未濟
爲濟而四表上下其被格寧有涯哉光即孚暉之而發
越暉即光布之而炳燿非有殊也上九巳賴六五出險
有濟矣需之飲食宴樂此其時也若方濟遂溺與既濟
之上六同濡則桀之酒池甚于堯之洪水其不傷財害
民者幾希故曰不知節節以制度

易芥卷六

仁和陸振奇庸成著

後學王　逵及之　校
元姪孫　肇鏊駕軒
元姪孫　肇閑渭璜　閱

繫辭上傳

二篇之辭周文所係也此曰云繫辭也天尊地卑章乃
上下傳之綱故例不可見上傳次章即云繫辭焉以明
吉凶末章云係辭焉以盡其言下傳首章即云繫辭焉
而命之末章云其辭慙辭枝之類遂以繫辭二字名篇

天尊地卑章

易首乾坤乾坤之始止是剛柔二畫而乾坤交錯不一
亦總是剛柔之變化此便見易簡之妙柔易簡者理人
于剛柔變化中剛出精與以示人也故下傳首章亦曰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而繫之曰示人以易示人以簡
也

乾坤之于易爲門爲緼是剛柔變化所包含而從出者
也故乾坤定乃有列貴賤之位此位非剛即柔斷不相
混故辭各指其所之而吉凶生焉總之剛柔變化其間
假令變化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此易之理原在

天地俟聖人仰觀俯察而得之耳
聖人于成象而得風雷日月焉于成形而得山澤焉是
六子已與乾坤並見矣象即形之精華發于上形即象
之體質留于下象形之變化未始不出于一而但兩于
所在也故云在
剛柔兩則交交則生由兩而八自然之勢也卦雖有八
循此剛柔也兩相錯故曰摩八則貞卦為主而餘卦次
第加其上故曰盪震之雷離之電巽之風坎之雨離坎
之日月寒暑其自鼓自潤自運行者誰非相盪者耶其
不言艮兌者何也山澤形也非象也形不可以運動且

雷霆風雨亦山澤之所出也而成男成女則并及之矣
相盪之際得剛畫者乾道也于是為長男為中男為少
男得柔畫者坤道也于是為長女為中女為少女八卦
之成也則乾坤亦秉於剛柔而剛柔之始也則乾坤實
統乎六子故相摩以下止以乾坤言之
呈象之謂乾乾知之也效法之謂坤坤作之也乾確然
示人以易矣坤隤然示人以簡矣知始作成天地之大
業也易知簡能天地之盛德也夫變變化化之內而易
簡之精窺焉乃知人之良知一易也良能一簡也法乾
坤者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賢則下聖人一等也

能易簡在聖人故凡乾坤之所知始而作成者莫非聖
心所寄狀如得貴賤之理于高卑得剛柔之理于動靜
得吉凶之理于方物羣變變化化者一以貫之矣夫是
以天地定位聖人成能而作易以與天地準非成位乎
其中者其孰能與于此哉
聖人設卦觀象章
易之所有辭占象變盡之聖人觀象以繫辭象即剛柔
之象也所謂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然無蓍策之變
則其占不決故通變以定占而變化生然後所值之吉
凶有定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繫之以辭裁之以變

莫非人事天道之形容故均謂之曰象觀者以是觀之
之謂也聖人觀于未有辭變之先而理已具衆人觀于
既有辭變之後而理自明也舉得失憂虞進退晝夜便
是三極之道渾涵于內矣六爻非九則六其相推變化
處即動是道則象又不可得而名也見乃謂之象形而
上者謂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是即此每卦六爻之
動其迭遷皆次第而有序有令人居安其中終身由之
而不能外者蓋君子尚消息盈虛無往非易序也身之
所安必由心之所樂則六爻之義易以貢玩之有不盡
者在矣故君子靜則觀聖人所觀之象而玩吉凶概係

之辭動則弁觀聖人所我之變而玩吉凶所値之占是居動之間無非樂玩之實際而所由居之安者乎三極分之則三合之一天也易著之有吉凶君子體之惟吉也故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彖者言乎象者也章

彖言乎象一章屬于觀象係辭之後是卽係辭明吉凶一句而剖悉之也故統論卦爻之辭發明象變之精蘊以覺人耳自其所示曰吉自其所言之包含處曰存總是因貳以濟民行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指卦之所之正以指人心之所之也

卦之德方以知故彖言象六爻之義易以貢故爻言變彖爻之所言不過吉凶悔吝无咎而已而吉凶悔吝无咎又各隨象變中或得或失或小疵或善補過而言之也就所言之內探其所存則聖人係辭之本旨可見故爻言變也非位則變不彰易之列貴賤者存乎位彖言象也非卦則象不立易之齊小大者存乎卦吉凶言失得非辭不著故辨之存乎辭悔吝言小疵非介不明故憂之存乎介无咎言補過非悔不悛故震之存乎悔然卦統乎爻者也辭又因乎卦者也聖人之情見乎辭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首章曰吉凶生矣故次章曰明吉凶首章曰變化見矣故次章曰生變化次章曰設卦觀象故此章曰彖言乎象次章曰剛柔相推生變化故此章曰爻言乎變卦會六爻之變而成象故言象爲著爻析全體之象而互變故言變爲著亦非判然也介在事前悔在事後如憂耼豫之悔存乎遲速之介憂卽鹿之吝存乎往舍之介是其類也如悔冥豫而有渝其咎可免悔甘臨而旣憂其咎不長是其類也指之以險易俾後人不迷所往其所得免失去疵改過之路歟

易與天地準章

前三章畫卦係辭則易之事備矣故易與天地準及一陰一陽以下俱是贊易此章與下章非二也此章曰天地之道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曰神無方下曰不測之謂神此曰易無體下曰生生之謂易但下章用謂字以申之似別爲一章也此章看數故字下章看數謂字道統神易而得名神則兩者一之易則一者兩之此二字又二章之目也

彌綸天地之道是綱下三節至晝夜之道而知總是彌綸處故每節必首曰天文地理曰天地相似曰範圍天地其生死鬼神知仁化育流行皆具于天地者也神易

者易之神易是總結而贊之
準卽準其道也彌包綸外綸在彌中與幽明生死鬼神
仁知化育流行之道無不包羅而其中一一脈絡不紊
也
惟天地之道彌綸于易故聖人以易証之天地將見得
易道透徹故于天地間更無障蔽是舉易之與天地準
者全其于性中有何不與天地相似乎知之盡仁之全
皆性也則皆易也由是範圍曲成俱從仁知中來乃仁
知之實用則始之所謂知幽明生死鬼神者原無許多
分別直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矣道卽天地之道通知卽

彌綸者而會通之也此句是聖人用易小結故神无方
而易無體句是通章贊道之大結正見所以與天地準
也天地之變變化化曾無主宰是而爲神者易之神無
方與之準曾無術環是而爲易者易之易無體與之準
也
文一觀而可推理必察而始著幽明之故非迹也有所
以然者在焉仰觀察而知之也人日在乎有生之中而
求其何以死則愈不明惟原其初竟其反不足怪也
有起必有滅有成必有毀如春生必秋殺也陰陽之精
氣凝聚而魂附魄以效靈故爲物非委形也及精氣消

散則魂離魄而遊而物乃腐朽爲變其聚其散可知鬼
神之狀其倏聚倏散有所以聚所以散者可知鬼神之
情情卽狀而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是也非物變便
是鬼神也鬼亦能神神不離鬼鬼之伸卽神神之屈卽
鬼也張子正蒙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
物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
象不失吾常斯言得鬼神之情狀矣
以其天所予者而會之聖人便與天地相似何遽之有
故聖心無非是易則無非全天地之予我者知之所務
到而道隨次洽其間纔與萬物一體之原不過差旁卽

旁通之謂非旁蹊也經權常變其行之無不通達奚其
流既與於移之天相默契而融之爲一則天之所以命
我者何不洞然而有憂乎坤厚載物惟安故敦也此心
隨處皆安則不忍人之心隨處皆完故有觸卽應有決
卽遂仁在中也樂天乃似天安土乃似地然仁運之而
彌貫知履之而皆實仁知又未可分貼天地也
由是舉而措之天地之間孰有出于易之外哉天地一
氣渾淪其化之推移自有定理故就天地以範圍天地
則七政齊四維奠而不過矣萬物自生自成何嘗不並
育然因物而使之各遂其生以復其性則曲成而不遺

矣範圍是天地位也曲成是萬物育也因知仁之極功與天地相似之實驗也非其透徹天地之道總爲易之道而通知晝夜何以有此自吾人呼吸之近以至元會運世皆幽明也皆生死鬼神也則皆晝夜也析分之則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合之則通晝夜之道而知此與其易之彌綸具有天地之道故易之神以方求之不得易之易以體鋭之不得而易與天地準也神即易而備故無方易隨神而化故無體

一陰一陽之謂道章

自天尊地卑至于天地準逐句言道則逐何都是陰陽

却秘此二字並不說出至此乃點破示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止言陰陽似屬乎氣一與一爲迭運便是道兩箇一字乃剔出道之所以然處天即此而賦予爲善人即此而稟受爲性是人人具有一陰一陽之道雖爲偏見不知者言也夫天地以陰陽鼓萬物其德業之盛大能使人各一性而不能使之全其見啓其知故覺民以贊化育者惟聖人任其憂而天地不與焉於是列乾坤之蓍開占事之門而易作矣易非他也即一陰一陽之道生生相推而生變化者也然即此生生之道行其中而人不知故謂之易安得就易之無體而測之不可

測非有外於陰陽也一一循環無體自無方所謂神而已矣易即作易之易神即蓍策之神其易其神即是天地間一陰一陽之道

此陰陽二字不容分屬總分屬便是仁知之偏見故一陰一陽就交處言之不着形迹所謂形而上謂之道也陰陽交然後生物故隨說繼之者繼字還是兩箇一字所謂天命不已也成性則所謂物與无妄也元統天而爲善善生心而爲性其陰陽流行初無斷絕曰繼其陰陽稟受各函生理曰成故夫善者性之原也性出于善而性則已落於氣質中矣乃知孟子之論性善亦論其

繼者耳性落於氣質則人遂緣氣質而爲見仁知兩家各自謂道之全在我而却是一偏其謂之仁謂之知者由人指其所見名之也君子之道何如曰成性存存易簡之善配至德

仁是天地生物之心用即生物之妙用吾于復而見天地之顯者機爲於姤而見天地之藏者機焉仁曰顯用曰藏正是陰陽之互根故點出以破仁知之見也聖人有憂所以天地無憂聖人之憂吉凶與民同患之憂也偏見不知者多而憂乃滋矣德業二字生於首章知可久之德可大之業從易簡來則天地之盛德大業可知

就蘊者探其大說發揮微其盛猶是五根之道乎生生之易以下乃聖人作易之德業所以釋其變也

陰生陽陽生陰兩箇生字卽從前兩箇一字內看出易卽道之幾化也未嘗爲陰陽以其陰陽之生生者擬諸形容而畫以象之爲乾坤乾坤二畫包舉八卦奇畫非耦所以成其象僅彷彿而若見如天之懸象也故謂之乾偶畫非迹所以效其法實布列而有準如地之成形也故謂之坤乾坤立而易行乎其中是以有蓍策之數有數乃有所値之變占者占卦之占事則事業也所謂功業見乎變也此便是聖人憂民之所托而鼓之舞之

以盡其神處故人曰囿于陰陽之中見其相易而莫測其故如萬物鼓于顯藏之內而泯其端謂之神而已矣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易所以彌綸天地之道也道則一陰一陽之謂也

夫易廣矣大矣章

說易者未說破陰陽縱自天尊地卑說到與天地準俱似懸空一說破陰陽便覺上上下下無時無處無物不是這箇故前章贊造化曰盛德曰大業曰至矣哉而歸之生生之易此卽贊易之廣與大又曰其至矣乎皆不外陰陽之道也前曰繼之者善也此曰易簡之善前曰成之者性也此曰成性存存前曰顯仁藏用此曰專直翕闢前曰盛德大業此曰崇德廣業前曰生生之謂易此曰大生廣生曰易行乎其中總是天地之所有者皆易之所有非易有之也陰陽有之也此聖人所以用易爲效法之旨也歟

易以道陰陽也陰陽之理廣無所不具大無所不統也愈遠則愈見其充周愈邇則愈見其精實靜而正者卽不繫中之眞際也所謂寂然不動而天地全收意念不形而萬物咸賴其遠之所磅礴處纖悉呼吸各有其邇則各有其靜正故天地之間何所不備焉是易之廣大

也從何而生則生生之門其乾坤耶一而實者惟其靜與坤別確然而專專故有不動動斯直所云乾知大始者此也二而虛者惟其靜與乾別隤然而翕翕故有不動動斯闢所云坤作成物者此也大生廣生易之所以生生無窮也

易之廣大由乾坤生故乾之大參天也坤之廣兩地也凡天地之所有皆廣大之所有又何者而不配乎陰陽之數在易爲變通在天地爲四時陰陽之稱在易爲義在天地爲日月陰陽之理在易爲善在天地間之人爲至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章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易之至況可得而言語形容乎故不言聖人之用易不足以見易之至也廣大之內極其精微又極其切寔而精切處又極其變化日用之民罔焉而不知仁知之士狃焉而各執夫非易知可久易從可大德業如聖人孰與於此哉故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極高明者莫如智之崇爲易見道中庸者莫如禮之卑爲易見崇卑合一知禮渾融便是成性獨存而聖人之心其日新富有者已兼具一天地故曰效法非眞效而法之也即以易之配天地者配之也

觀天地之易則知聖心之易故來從天地設位形出聖人來天地設位便是天尊地卑而易行乎中便是爲卑高爲動靜爲聚分爲象形者即迭運於尊卑之內乃易之原而性之府也聖人用易而知禮一貫則成性存存者同於穆之不已而道義之門一變化之不測與率性之謂道猶而宜之之謂義

聖人有以見天下章
惟聖人能用易亦惟聖人能作易非聖人强作之也聖人能見天下之所不見於同見之中而又使天下見吾之所獨見故立卦生爻非聖人不能作也夫天下之至賾至動非人所同見乎而聖人有以見之何以也以陰陽之理也見至賾于至一見至動于至定則聖人之所以也易卦之老少天下之賾該焉擬其可象象其可擬總不出于見如龍馬風雷之屬宛然取象之物與形容相宜故云象也易爻之相雜天下之動具焉觀其可行行其所觀亦總不出于見其衆動會通處即是典禮係辭之斷即是行典禮所謂易以貢也故云爻也夫理無形而有形者恃易之有象也事無窮而有窮者恃爻之辭也誰得惡之而誰得亂之是象辭也擬議之原而變化之府是使天下得見其所不見而與聖人同見者象

辭爲之牖戶也象出爲變詞決爲占擬議之精恍然見物宜之從來而不泥於象躍然見典禮之通行而不悖于詞則易之所謂不可惡不可亂而變化無方者不在易而在我之言動閒矣擬議之準下七爻其例云

鳴鶴在陰通下七節
即以七爻之雜舉者觀之或類取於鶴鳴或義兼夫號咷或纖及白茅而喻同負乘宜可厭惡也衆不以爲誣君子不以爲怪何也其假象而非實也或斷其无咎或斷其吉或斷其有悔而致寇宜其雜亂也時有所必歸位有所自至何也有典禮而非泛也

擬議皆將若之何孰爲居實而名千里孰爲以異而成同孰爲可久之術孰爲可大之功孰知亂之有階孰知益之自致能使千里應者莫如善也能不嫌于迹之異者莫如同心也慎之至則薄物可重用矣厚之至則德禮可存位矣言語之慎密杜亂者杜其階也名器之不假弼益者弼其始也知此而言動何變化之不成乎

天一地二章

前曰變化見矣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便見蓍策之變化即天地之變化也故又曰擬議以成變化然終不曾獨發蓍法之妙得數而神數即本河圖天地之數來則變化之道不顯而神之用或幾乎息矣

漢書律曆志引此章天一至行鬼神也六十四字相連班孟堅之後不知何時離逖天一至地十廿字在於後章故程朱正其錯簡

此章點省人處全在成變化而行鬼神句天地間無非變化鬼神之妙用總天地之數其成之行之宛然可見聖人即數以用之蓍法其各有象準者若天地之數默運于法中故能成易成卦引伸觸類其顯道神德行處便是天地之變化鬼神著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發嘆而贊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益指蓍法之變化即是神之所爲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總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

河圖之數自一至十而已其爲五十有五與大衍五十均不外此十數也從圖黑白圈分則白者二十五黑者三十然由中外之位看來第一層天十六地十四第二層天四地六第三層地十而中之以天五故數從中起則中五不得稱衍而止云五十也十爲成數之極故附五而環居惟五十之數特見焉猶土之寄旺於四時也五居中央屬土土無專氣雖坤爲土但言用事有獨旺耳北方水也一六居北是爲坎南方火也二七居南是爲離東方木也三八居東是爲震西方金也四九居西是爲兌此四卦者陰陽兼也不及巽艮者四卦居方位之正有專氣也乾西北也則居一連九坤西南也居四反而連六與乾交也巽東南也則居二連八艮東北也居三反而連七與巽交也四卦所以補四隅之空循環於四正之交是中五不動以役衆動而十爲五之衛如北辰之衛太乙故五與十不與也此見文王八卦圖圖實始于河圖之位也程子曰數始于一備於五小衍之爲十大衍之爲五十呂氏曰參天兩地而爲五故十者倍其五也五十者十其五也二說近之矣夫一三五皆

天故曰參天二四皆地故曰兩地五者參兩之合也故數備于五又一三五皆奇積而爲九故九稱老陽二四皆偶積而爲六故六稱老陰一二四則一奇二偶積而爲七故七稱少陽一三四則一偶二奇積而爲八故八稱少陰一二三四備而成十十者數之全實不出于五也又各以五爲主而以一二三四五遞加焉則爲六七八九十乃天地之交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其曰天數五地數亦五者言中外分數天地各五可見天地之數皆衍於五以爲宗也五位者指一二三四五言也相得者正以天地之數得序不亂也各有合則天一合地

六司北地二合天七司南天三合地八司東地四合天九司西而天五合地十司中之謂也惟此相得有合者止五位而總之有五十五數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皆五位爲之也五位即五行五行之生尅非陽變則陰化而變化處即是鬼神屈伸其間非以變化作五行又有懸空之五位生出此五行而成之也

五位是生數是參兩之所以定位也爲天地之正數五十者皆五所衍故天地之數總之五十有五併五位亦在焉其大衍之數則除五位而止曰五十又聽一不用者數生於一就五十之內又以一爲宗示尊也有一之不用以統四十九之用故自分二掛一至于爲三百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此四十九之變化而一不與焉以明十百千萬无非生于一然一不化而爲十百千萬也故一正用之所從出豈曰置之无用之地巳哉

京房云五十者謂天干十地支十二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乘實也荀爽云卦各有六爻以八卦言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有九也其論亦奇然强自相通也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頼者五十也見天地之數大衍之直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无窮然衍之止

自五十也又曰其一不用者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夫無不可以明無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說亦甚暢矣

一二三四五河圖五位之數也固已除五得五十矣其曰分二掛一象三揲四五歲其數猶並見焉示不離此生數也

老陽之策其存者大抵一變有四二變三變皆三則十策矣又通三爻掛一之策爲十三除十三策故其揲餘者共三十六策凡過揲曰四九者九箇四也老陰之策

其存者大抵一變有八二變三變皆七則二十二策矣又加三次掛一之策爲二十五除二十五策故其揲餘策共二十四策凡過揲曰四六者六箇四也其云三奇則九每一次奇作三算也其云三偶則六每一次偶作二算也乾爻六每爻有三十六策坤爻六每爻有二十四策通二篇乾坤之爻各有百九十二爻則亦合得此策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惟此蓍策之數無不與天地間之數合故其成易成卦而引觸爲六十四亦皆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矣可見蓍數卽圖數也圖數卽天地之數也天地之神見於變

化而神之爲變爲化其理莫著于圖而用莫效于蓍能于蓍得數知變化之道者有不知神之所爲乎

引伸觸類非待人之能也此十八變者逐爻之端了引如變在某爻則旋引而之彼卦之爻逐卦之爻可觸如變爻與某卦之爻類則旋觸而卦卦之類無窮故卦卦可變爲六十四卦也道者能事之所以總行者德行之當然顯而神之者使之然實不知其所以然神妙變化而爲言故知鬼神之行卽在成變化處蘊子曰神之所爲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樹變化之間神無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爲神則不可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章

前章言蓍法生於河圖之數而變化一歸於神則神者非人之所能爲也聖人之功幾泯矣功之泯者道不彰則所謂極深研幾吉凶與民同患與立象設卦係辭變通鼓舞道殷精神總屬于空豈易能自告而蓍能自神耶故下三章隨繼之曰聖人之道曰聖人以此洗心曰聖人之意見易之神實賴聖人而著也每章貫之以神俱是神之所爲句生出耳

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有以見天下之動而作易故聖人之行易皆有之而有之可見者莫如辭占象變爲

著故指其道曰四然四者可見者也而不可見者行乎其中故詞占之至精不易窺象變之至變不容測而有之以爲道者卽無之以爲神自非聖心之深而幾者涵易之體聖心之極而研者達易之用則何以通志成務至神如此哉故知易有聖道之四者非徒以辭占象變之謂而極深研幾之謂也

擬之後言尚辭也議之後動尚變也象事知數占事知來尚象尚占也

以言者人之命蓍也故易爲受命來物者言動之符也卽遠近幽深處之未來者若來而有形故曰來物至精

者深融合一之妙遠近幽深所不得而析亦不得而消
者也精故自深
四營爲變三變卽一變之所適也三變有數十八變卽
三變之數所極也參伍錯綜心之致其詳也昔之論參
伍錯綜者以九宮言之見于乾鑿度曰太乙行九宮九
宮之數以九一三七爲四方以二四六八爲四隅而五
在中宮經緯四隅交絡相值無不得十五者陰陽老少
皆分取于十五老陽取九餘六爲老陰少陽取七餘八
爲少陰其說甚確觀此四字可知前章之河圖此章之
洛書實相表裏皆聖人所則以作易也至變者圓轉屢

遷之妙變故自幾
章內前後四易字同前曰遂知來物遂成文遂定象便
是遂通天下之故已含有神意不知其神全在寂然內
推勘出所謂洪鐘之音叩時卽未叩體質鑑之用照時
卽未照體惟寂故能无不通其无不通處常是寂此易
之神所以无方也神不在精變之外
註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夫極非
極之使淺也深無不濬之謂極研非研之使著也幾無
不中之謂研志不引之深路則不適務不協於幾直則
不成惟深惟幾卽是至精至變自聖心言故曰深曰幾

至于神不可得而二也故總之曰神不疾不行卽由適
志成務上見之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章
夫易何爲者也無思本无爲而天下之爲莫非易爲之
也蓍揲而卦見卦立而爻生聖心之神知在焉民是以
神于出入而用無不前可見此蓍曰神物曰謂之神曰
莫大乎蓍而并及于龜皆專言蓍之神也然蓍之所以
神者以能數出卦之方知與六爻之易貢者以示人而
定吉凶之占使人得以生大業此所以神也但功必賴
聖人而著故始終不離聖人楊誠齋曰天地出于易而

易非出于天地聖人作夫易而易不作于聖人則聖人
者助天地而代之能者也
蓍之德含卦爻於未兆陰陽不測之謂神也圓而神者
圓故神也卦則因蓍所值觀變而立方以知者有定也
爻則所值之卦發揮而生易以貢者無定也爻獨言義
卦包之也聖人以此方圓之德洗其憂世之心斂藏其
心於靜密之地如造化不藏用則不能顯仁故聖心者
神知之舍也其洗濯之極寂然不動乃可感而通天下
之故雖其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但患天下之志不通業
不定耳乃聖心之神知固有不待蓍卦而然者又何患

之足以累心哉夫神內啓知故言知來知含于神故知
來之知即以藏往揔歸出于神縱可坐照天下之來而
知不離神其未來之理在退藏中眞非往也是感遂通
而通未嘗不寂聖心與蓍卦之易一而已與於此者指
伏羲也
明察正其聰明睿知之符前民用者先占而後事也民
用前而聖人之患釋矣其以此齋戒又以洗心之符也
神即知來之神明即藏往之知彼則無待而此若有待
非有待也蓍之物不自神也其靈即在人心也吾之心
能神明夫蓍之德則蓍亦神明而應之吾之心將草莽

夫蓍之德則蓍亦草莽而應之故蓍德圓神非聖心之
神明不能名其神明也洗心曰齋防患曰戒
闔戶節是蓍生於闔闢變通之中而其用始神易有太
極二節是闔闢變通又生于蓍之中而其蓍始神此其
功用爲莫大而聖人因而與之也
乾坤以陰陽言戶生生之戶也同一戶而闔闢便分陰
陽故變者一而二通者二而一也二不能一則往窮於
伸來窮於屈矣乾知始僅乃爲象坤作成斯乃爲器是
闔闢變通之機生乎蓍而蓍具之則圓神之用包含而
未剖耳在制用者立之而有準故爲法在用之者出之

而不知即爲神
易者揲蓍當度之易也太極者儀象之宗先闔闢而存
所謂渾沌之初也兩儀則乾坤從太極之戶出矣四象
則由儀而見矣七八九六僅見其端也八卦則又由象
而列爲形器矣是於蓍之圓神內取出卦之方知也定
吉凶則制用有所値矣生大業則出入咸用以之矣是
蓍又于卦之方知內取出爻之易貢也
可見天地兆蓍之原聖人致蓍之用故言造化之大始
于天地人事之大終于聖人而繼之以蓍及龜也闔闢
則天地著矣天下之器非富不聚也制器之權非貴不

尊也然苟無聖人之德不能制器以利用此聰明睿知
之聖爲能創法也故蓍龜之神知乃得以前民用舉天
道民故至賾至隱至深遠者人人覩於目前而功業之
大爲何如也哉
是故蓍之神天人參焉者也聖人又因天地者也用蓍
以筮即則天之所生蓍策之變化即效天地之運蓍卦
之吉凶即象天之所見蓍數之大衍與參伍錯綜即則
天地之圖書於是揲蓍求卦之後民得以見所示於所
告知所斷而天地之用無不前矣
抑考之庖犧氏時圖書並出皆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

非洛書也書之數一三五七九皆奇也于五行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何屬耶二四六八皆偶也于五事五紀三德庶徵何屬耶若置陰陽而徒具數之九又奚必縱横其數黑白其文耶今按書與圖實相表裏其中五即圖之中宮數也圖以生數統成數書以奇數統偶數故圖主合書主分分者未始不相連也圖一六居下書則一六連矣圖二七居上書則二七連矣圖三八居左書則三八連矣圖四九居右書則四九連矣圖太陽一連九者書一九對位也圖少陽三連七者書三七對位也圖太陰四連六者書四六對位也圖少陰二連八者書二八對位也然何以缺十圖之十原爲成數之終以衛五而居中況書之八位相對皆得十數者故缺也五獨在中凡往來交錯數各十五以分陰陽老少則向者乾鑿度之說不可廢也

易曰自天祐之章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盡之難見之難也聖人使天下得以見吾之意何慮言之不盡也然不立象不能使天下見吾之意也象立故卦可設辭可繫可變通可鼓舞意盡于象故情僞可盡利可盡神亦可盡總不出立象以盡意此乾坤二畫實爲變化之宗二畫非徒形也即形而超焉皆道見形不見道爲無故形列而易行乎其中自有化裁之法可以推行聖人所爲變通盡利也舉措謂事業聖人所爲鼓舞盡神也其所謂設卦繫辭即由物宜會通來者也用易者各因其所謂以各識其所存固人人見聖人之意矣若得意忘象其神一知來之神明一藏往之知非其人之德行孰與于此

情僞象之淑慝也言象之精蘊也變通象中摩盪之機也鼓舞象內自然之用也鼓舞不在變通之外或曰如以鼓聲作舞聲愈疾而容亦愈疾聲不已而容亦不已誰使之者

縕畜也即天地絪縕之縕陰陽相縕而物生乾坤二畫生生之祖也是變化停毓之原也乾坤幾息者生生之妙息也息正對生言惟乾坤爲易之縕故形上之道即形下之器而有惟易行乎中故遂接化裁之變變通非徒數也數乘道往道與器偕舉措非徒法也緣法得器緣器証道此聖人之意所以盡也然未及卦詞故復提象爻以申設卦繫辭之意因以爲用易者地耳卦象天下之至賾故極賾者存乎盡情僞者也爻效天下之至動故鼓動者存乎盡言者也化裁就蓍策內陰陽自然之化或七八或九六裁之爲用動用靜之準所

謂惟變所適者乎而變始有所值則行有可推矣前謂之變通者變通因化裁推行而有也存乎變通者化裁推行因變通而施也此作易用易之別神明者神明乎變通得其意而忘其象也默成二句正其神明處成即成性之成固有之謂也信乃信心之信合一之謂也德行得於心以爲行所謂知來藏往之人歟說作易終之盡神說用易終之神明信乎變化之道一神之所爲而已

易芥卷七

仁和陸振奇庸成著

後學金溥南淮
元姪孫尚大山　校
元姪孫肇鼎渭璜　閱

繫辭下傳

上下二傳皆夫子贊易之辭也道因辭顯辭以數神易也者其天地聖人德業之府乎故曰可久可大在天地爲盛大在聖人爲崇廣上傳終之以功業德行此復曰功業曰大德易所爲冒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仁義禮智信性命盡之矣子之贊易何不備焉

八卦成列章

下傳首章與上傳次章相應故前曰卦象曰繫辭曰生變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此亦曰卦象爻曰變在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總之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故二傳之名繫辭益微也夫

易有象爻體先用立也有變動用隨體出也象則形容之擬盡矣爻則廣大之備悉矣據卦爻定體安見其變知其相推而變則在中者可覩也據卦爻之辭安見其動知辭繫變而命則在中者已寓也動固在於辭之中

弟虛以待之而辭實生乎動之表始斷以定之君子樂玩之辭命之者也衆人擬議之辭生之者也可見卦爻之剛柔其立成列因重之本乎剛柔之變通其趨相推不窮之時乎吉凶之示其由立本趨時者貞勝而無已乎貞勝者何一而已矣一者何易簡而已爻非徒效天下之動效此易簡之一而動也象非徒像天下之賾像此易簡之一而賾也故動在中者動乎內生乎動者見乎外是以天下各得一以爲動而趨避之功著同患之情釋也天地生生之德非聖人孰參而贊之哉

貞勝貞觀數貞字解者皆覿面失者也夫貞之爲義上傳未發而特揭於此蓋貞者二篇係辭之權輿非即利貞之貞乎既云吉凶迭勝則何以爲貞又何以謂之一夫言吉不言貞令人有冀幸之心言凶不言貞令人有苟免之意而貞蔑矣二篇之辭以貞吉者十九以貞凶者亦十一猶有既吉而貴貞有雖凶而必貞者有小貞吉大貞凶者有貞而不期于吉凶者要之吉凶萬變惟是貞爲勝義約吉凶于貞則吉凶之詞始可通之萬世而無弊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而不觀之天地日月乎消息盈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運非貞觀者乎晦朔弦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照非貞明者乎天下之動

得失憂虞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勝非貞夫一者乎貞則更無二故後章釋咸四爻之貞吉曰一致而百慮微矣

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至一之精不容出以示人者也由其不可見以意其可見則就確然隤然處無非易簡之理可效可像者因重之所以有爻而成列之有象也

以易簡生生者天地體天地好生之德者聖人天地之大德顯仁藏用是也顯仁爲仁固生也藏用爲義亦生也第不與聖人同憂耳聖人之德必以業顯故位爲之寶而仁育義正並行不悖所以與天地參歟然財不散則仁不流而天下亦不知有義矣大學言仁義必徵之散財有以夫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章

案帝王世紀云太皞帝包犧氏風姓也炎帝神農氏姜姓也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帝堯陶唐氏伊祁姓帝舜姚姓言黃帝即及堯舜者略舉五帝之終始則少皞顓頊帝嚳在其間也取包牲以充包廚謂之包犧故鮮食始焉

此章言聖人作易舉天地之間無不遠觀所謂有以見

天下之賾也陰陽消息所觀既頁斯所取益實故近取諸身如乾首坤腹震足巽股坎耳離目艮手兌口是爲遠取諸物如乾馬坤牛震龍巽雞坎豕離雉艮狗兌羊是爲始作八卦每卦盪之成八指六十四言也如作乾則凡內主乾者皆屬於乾之例故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曰始作乾履兌睽歸妹中孚節損臨曰始作兌同人革離豐家人既濟賁明夷曰始作離无妄隨噬嗑震益屯頤復曰始作震姤大過鼎恆巽井蠱升曰始作巽訟困未濟解渙坎蒙師曰始作坎遯咸旅小過漸蹇艮謙曰始作艮否萃晉豫觀比剝坤曰始作坤

近取遠取二取字起下蓋取者凡有十二蓋之爲言疑之也非眞尚此象制此器也所謂易者象象者像耳蘇子曰諸蓋取之卦以意求之則不合以象求之則得故但擬其象不必深求其義也教民食肉自包犧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益之象曰木道乃行市設而彼此相通有噬嗑之象衣裳之制始于黃帝備于堯舜乾之彖曰首出庶物坤之文言曰正位居體衣裳之疑有取也渙之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隨之上六云拘係之乃從維之有絡馬首穿牛鼻之象耒耜耕稼之始杵臼脫粟之始睽之上九曰先張後說弧原有弧矢之象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將衣裳治之乎傳曰服之不衷詩曰彼其之子此以知德有之以爲治也嘗考其衣裳之制矣繪于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焉繡于下裳有宗彝火藻粉米黼黻焉夫明目達聰無遠不燭日月星辰之照臨也恭已無爲山之鎭也難名莫測龍之變也命九官以熙庶績華蟲之文也宗廟享之宗彝之孝也惟精惟一藻之潔也光被四表火之明也六府孔修烝民粒食米之養也誅四凶而不疑舉十六相而不惑黼之斷也定天下五服十二州內華外夷黻之辨也故服以象德非聖德之似乎十二章由十二章而聖德爲之昭焉故也德之不足而垂拱何以能神化宜民使天下治乎

是故易者象也章

聖人因二以濟民行作易者所以告人吉凶悔吝也當立象足以盡意而吉凶悔吝之理已包具於內矣乃象以言材則德體象變總舉其概方以知也爻以效動則消息當否各闡其歸易以貢也故吉凶悔吝其隱於象者發生顯著於詞而天下之民何志不通何業不定哉

陽卦多陰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非取必於畫之四五以湊奇偶之

數也卦必有主畫陽卦以奇爲主不得不兩其偶陰卦
以偶爲主不得不兩其奇乾爲君故凡乾畫皆有君象
坤爲民故凡坤畫皆有民象至於因重卦繳有不然者
陰亦或爲君陽亦或爲民陰居其要則衆爻爲之歸甚
有一陰可以令衆陽乘其勢也甚且爲泰之主曰六五
爲大有之主亦曰六五者有中德也此必曰二陽爲君
以爲陽畫又曰小人之道以卑陰卦

易曰憧憧往來章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之中無不同焉無不一焉
神化之所自出也故天下者至虛而至變之名從無起

有皆由心造理自同歸心原一致歸宿處不妨交錯寧
一中何礙因應彼憧憧之思慮所爲迷其歸一之源秖
逐幻妄之境不惟喪心併喪天下故冥會於一與同之
原則宇宙間神化飛揚顯露太極可使人心造物通爲
不二致力於一與同之宗則心極內貫神變化總完太
原可使下學上達共爲兩忘天下何思何慮乎吾觀諸
日今夕之往所以爲來朝之來吾觀諸月今夕之來所
以爲來朝之往蓋前之屈即後之伸也吾觀諸寒暑折
膠之寒不生于寒而生於烈日流金之暑不生於暑而
生於堅冰蓋今之伸即昔之屈也吾觀諸物尺蠖之屈
以屈爲伸龍蛇之蟄以蟄爲存屈伸則亦有同矣則亦
至一矣可見天下自往自來寧必憧憧哉然則吾人之
心豈其置之無用之地惟用之于崇德而已德崇于用
而不知其所以用畢竟是何思何慮之天乃爲德之盛
歟崇德者何如亦曰精於義使自入於神耳惟精惟一
精義正于一致處透其本原故義既徹則義之精會至
神而不容思慮者無不精到是爲入神神故泛應不測
其曰致用者乃一致之所自致也神以致用固時措皆
宜何不往焉任其往來思慮不擾吾身常安而德日崇
矣過此以往由是而之焉之謂也義之與用無往非然

此內眞機知之或寡蓋德由心得未許或人知也彼其
入神之後神爲我宰化自我出德之至盛即崇亦難言
之而又孰能知之信乎思慮之煩在天下則無有在吾
心則亦無有吾心也天下也一也同也何思何慮
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
出眞知得也總之幾一而已知幾則神庶幾則復幾者
動之微惟微者道心也最初一念止有天理萌動故有
吉無凶先見其端之謂幾稍後一念便涉惟危遂吉凶
互見能見於先見者行與吉會知幾者也能見於互見
者趨吉避凶庶幾者也然在謙貫守固故曰貞吉在復

貞覺耳故曰元吉
石者至靜無欲故靈明變化石不如心之圓堅確凝定
心當如石之介心惟凝定則靈明自生知微不知其彰
非知微也知柔不知其剛非知柔也潛亢無二義霜氷
不二時剝在姤壯夬在復非趨凡入神者其孰知之
知之未嘗復行者以証知也此念而覺此念隨往往念
亦忘覺念常照乃謂庶幾
惟損乃得見致一之爲眞幾求益反凶見無恆之爲妄
幾總引之以示安身之道於義貴精不誠不明憧憧何
補宜身名之俱失罪惡之難解危亡之相踵歟此十章

之旨也
乾坤其易之門邪章
天地間至賾至動無非陰陽變化化究歸只一人曰
剛其陰陽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情偽錯出趨避皆迷聖
人像其理以立象復闡其象以盡言衰世之意即是無
言之蘊不過於陰陽道理剖決示人則寧獨聖人之情
見乎辭哉體撰通德意之示人固已深矣
乾坤爲易之門吾於闔戶闢戶之往來見之乾坤指奇
偶之畫畫有形質故曰物成列之物則有等之物也往
來之物則時物之物也陰陽合德其門內之細縕總是

二機爲互根而剛柔有體其從門而出者則摩盪之變
化遂成諸卦而不窮矣乃知雷風山澤皆乾坤之無盡
藏其有體者足以體其撰也健順止悅皆乾坤之無二
道其合德者足以通其德也離德言撰則形下無自成
之器離撰言德則形上無自稱之機撰者滌陰陽以效
質德者妙陰陽而寓靈此立象固已盡意也哉夫惟有
種種之物各有種種之名稱名雖雜不離陰陽之變態
不包雜悉舉則所以道陰陽者不備要知於體撰處立
名即于通德內示意此非聖人憂深慮遠挽衰世之風
復上古之盛則立象足矣亦何俟于煩稱乎乃知易曰

天下之道則彰往察來盡之耳天下之來其得失憂虞
之未然者總不出於往之理盈虛消息理有固然往
者來之朕也惟以往兆來即來藏往故顯著處却是淵
微幽深處却又闡發名必稱實物各有所論道理毫無
回互論占決初無兩可體撰通德言言皆陰陽則皆陰
陽之往來何不備焉惟其彰往察來者無不備如此故
擬形容以象物宜則名小而類大矣觀會通以行典禮
則旨遠而辭文矣中以曲者乃樂玩之府隱于肆者乃
通變之門民心雖貳失得雖然天下之動不貞於一乎
哉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章
上曰衰世之意夫世衰而易興則世之衰者道之隆也非有憂患易未必作則遇之艱者天下萬世之幸也惟處憂患而作易適當小畜之將故次小畜之後有履而修德者自履而下其九卦中之行因正始之修德於此乎証而後之體用于此乎始也因與憂患相應因非所以修德故爲諸德之辨又曰窮而通曰以寡怨
中古之時事繁民澆非盡象可循故卦爻之辭與焉惟易興于中古則連山起于神農歸藏起于黃帝周易起於文王無疑矣不然則夏殷固皆中古也况神農亦號

連山氏黃帝亦號歸藏氏於夏殷原無取義耳
聖人無憂憂德之不備不以所遭爲患而憂所以處患者无其德自履而下錯舉卦名其首節則序有不容紊者次節則贊其德之妙于數而字見之末節則發其德之用于數以字見之聖人所以與憂患者誠至而所以與民同憂患者誠預也此易之興于中古也
言易興于中古宜及卦辭而但舉卦名何也羲皇止有畫而已未有名也卦名由中古閱歷而後備亦即畫之所示以定名也如六畫皆奇即是乾字皆偶即是坤字之例至如小畜明夷睽等名豈是上古景色况有履

虎尾同人于野比之匪人辭這名以爲何者益信卦名爲文王所命故但舉九卦之名以驗中古之易也
甚所蹈也本則其原也固言久也地則合衆德而承載之存體以待用者也此四字之別也復何以云小以承復者當萬念之一念也舜曰惟微孟子曰幾希此心全體自是小而不容溷也井以辨義惟至靜者觀衆動而不亂巽以行權惟善入者妙出機而不詭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章
易之爲書不可遠非書不可遠也道不可離也然人不能遠易而亦鮮能行易者何也至變而至常人但日鼓

舞于易之中未有神明默成者也凡百家之言不可爲常則亦不可爲度其可以爲常則必不可爲變皆非道也道則有定體無定用故屢遷者變也不可爲典要者也變之所適者度也揆之有典常者也體三極之道于變動之際會貞一之理于趨時之間非其人孰能行之
此章總是贊道之屢遷其曰度曰故曰方即不可爲典要內未始無典常在也非變則圓而辭則方也遷則不居不居故虛如乾之初九忽上而居坤之上六則坤變爲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于乾之初九則乾變爲姤是位之屢遷也如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生焉

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焉是貨之屢遷也何與常要約之有惟變所適而已適即遷也適於出入之間則貞其度而外內之知懼適于憂患之際則明其故而尊親之如臨何也屢遷之中遂生得失大抵東于度則得背于度則失憂患之故由度乖也率辭以揆其方則所謂觀會通以行典禮者森然既有典常矣此作內作外之準而非語夫行道者也道何以行亦行道之人能言之耳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章

易之爲書列卦成爻而繫辭以明吉凶者也卦必兼始終以全其質矣始終之中有定位而無定居則九六之趨時妙始終而爲物焉惟其爲時物者不一故初上之辭以本末分難易初在卦之始上在卦之終也然初擬而未詳上竟而易盡非中爻孰與冃天下之道哉合六爻觀之而天道存亡衆彼吉凶舉盡此矣然彖者卦之材也知者不必徧觀六爻覩全體之象而六爻之義已在範圍又況神明默成者乎迺讀爻又自有法非獨初上之本末異也總之中爻而剛柔則異即均柔均剛而所以處之者又異四以近多懼固也二又非以遠故譽也知二之无咎以柔中則知四之懼又不獨以近矣三

五之位皆在高危故不曰善而直曰多凶多功君臣之分也然知剛勝柔危則知天下亦容有克位之臣亦容有疚位之君矣此中爻之時物在觀者之自得焉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章

廣莫如地道大莫如天道悉備莫如人道其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而得之者也故三畫已具三才不兼兩則不見其迭遲之妙雖六不出于三有妙於三者是畫即道也分之則三才各別合之則三才互見亦或有天在下卦而成壯亦或有地在上卦而成泰五爲君則天道爲人道矣二爲臣則地道爲人道矣變動不居所謂易以貢者此也故曰爻爻者效三才之動者也承乘比應宛然卑高之陳剛柔雜居燦然文章之著其文之當者無論已惟不當而所位之得失滋多故吉凶生焉亦三才貞勝之理乎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章

前原易興于中古遂進贊易之爲書者三焉一則以有辭而變始有歸一則以有辭而象爻始著一則以有辭而三才始顯皆未直指文王也故復原易之興而以文王之盛德當之又復因其憂患作易而概之以辭危使天下知懼而咸納于无咎之域則衰世之意其在斯乎

盛德備九卦之德也當紂之事正處憂患以作易也故其辭危惜見乎辭也或人情嬉豫之時而恍然若患禍踵至或人情錯愕之秋而穆然若思維獨到危者平之幾也危言之不足則反其辭而爲易傾益以惕人之危抑夫禍莫大于平平莫平于无咎觀乾爻皆聖人也更不言吉而言凶僅稱无咎葢可知矣聞有言吉而後无咎者矣未有无咎而後吉也聞有言吉而復言凶者矣未有无咎而復凶者也此聖人雖係辭以明吉凶而要歸于使人无咎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章

上章言无咎此章又言吉凶吉一而已凶乃多途故吉之先見止云吉事有祥耳至于爲險爲阻而凶害悔吝轉轉相生非乾坤聖人能早知之又曷能預定之其能悅能研之能由知險知阻之知也故成能之能由知器知來之知也知以啓能能以示知皆恆易恆簡中自呈之靈明自運之變化無非各指所之以告天下而已八卦以下乃聖人本獨知以成能者也象變不一則其情亦不一易情無窮而總窮於吉凶卦象之告情之蘊也變動之利情之符也爻象之情言因卦象而有定吉凶之情遷因變動而無定然无二情也卽情遷之中自有不遷之情故凡易之情于相近可概見也

夫乾坤非二聖人也聖人合陰陽以成德自其秉乾之健則會易知之理而恆易自其秉坤之順則會簡能之理而恆簡易本無險故險之幾舉歸坐照簡本無阻故阻之幾無不前知觀于水天爲需義不困窮則乾之知險也險莫知水也山地爲剝順而止之則坤之知阻也阻莫知山也平日之悅心易簡渾融臨時之研慮險阻灼見悅心者洗心之境也研慮者研幾之致也

變化云爲俱以人事言也節下三句運用事字雖吉凶趨避莫非事也凡事之初其吉端之見何甞無祥所謂

有開必先者其理至定爲器在象而知之耳其理未形爲來在占而知之耳惟聖心之易簡藏往知來故無不可象得無不可占決也聖人成能者成天地之能百姓與能者與聖人之能

象占是剛柔之畫而雜居不一含有吉凶則所謂情言卽言象之所告而已變動者陰陽老少之策情遷者爻占決之詞也

項氏曰相攻相取相感之情總屬於相近之情相感者情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言悔吝相攻則事極矣故言吉凶然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僞

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之情明之。

註曰近几比爻也或有相違而無患者得其應也相順而皆凶者乖于時也存事以考之則義可見矣此二說者互參而存焉。

知人之辭因情而遷者吉一而凶則多其所謂吉辭者。又主于寡而不主于多則知不言默成者其吉人之所以知險阻與上係終之以默下係終之以寡噫善學易者其在得意忘言者哉

易抃卷八

仁和陸振奇庸成著　五世姪孫　璧以成　堃新址　參
堅慎康　陛欽哉　璽仰止　訂

說卦傳

從前只說蓍之神數之妙卦爻之變化不曾說蓍所以生數所以定卦爻所以值此章一一詳究之故名說卦傳又後章或言卦圖或言卦德或言卦象皆陳說之謂也

昔聖人之作易也章

此章由生蓍得數由數得卦由卦得爻而道德性命之與無不具焉則知易之作也原為道德性命而作使非蓍數卦爻何以洩其藏而盡其蘊乎故下章遂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闔闢變通天地之生蓍也分揲掛扐聖人之生蓍也聖人之生蓍無非闔闢變通之機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故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蓍也亦聖心之神明有以默助其神明也河圖之一三五天數也三積之而為九二四地數也兩積之而為六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倚依也

天地之道不在數也依之而已疏云此倚數在生蓍之後立卦之前蓋用蓍得數而後布以爲卦故以七八九六當之取奇于天取偶于地故以參兩爲目不以一目奇者張氏云以三中含兩有以一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言其少也數既形矣卦斯設焉特觀變而立之耳卦既設矣爻斯生焉特發而明之揮而指之耳

卦爻原具于易此曰立曰生由揲蓍起數而有者也陰陽乃剛柔之未定剛柔即陰陽之已成方其參伍錯綜或三三爲太陽或二二爲太陰或兩二一三兩三一二

爲少陽少陰是陰陽之變也老少分則純雜著所值之卦始立卦既立則剛柔已有定體矣未知所生在何爻也取此剛柔而發揮之如所謂一爻變則占一變爻二爻變則占二變爻仍以上變爻爲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四爻變則占之卦之二不變爻仍以下不變爻爲主五爻變則占之卦之一不變爻六爻變則占之卦之彖辭

道即三才之道也德則易簡之德也義即道德之時宜燦然各別者也陰陽剛柔之在卦爻者既有以彌綸之則于天下之理無不窮到而理統于性無不由盡且至于天命之精微矣聖人作易之功何如哉道德與義只是一理而成性又道德義之門也命又性之原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章

天地總以氣爲升降者也人得天地太和之氣因稟天地一中之理而爲性性之本原即所謂命也性命獨屬于人以參天兩地者人爲之也故六位之成章止言陰陽與剛柔而不及仁義仁即天之陽地之剛義即天之陰地之柔也三才曰立者賴道以植立不毀也必立而後運行不窮耳天雖以陽爲主必與陰而參用故通復無端地雖以柔爲常必與剛而迭行故翕闢無量人雖

以仁爲心必與義而並運故喜怒哀樂即是陰陽剛柔之循環而性命不二分陰分陽而剛柔爲之迭用是適均之中有錯雜之妙故曰成章蓋陰陽剛柔相通爲一而仁義在其中謂之六位成章即三才之章也正是易順性命之理處

天地定位章

先天之圓圖大小一也八卦之圖由相錯而因重之遂成六十四卦則凡所以彰往察來者無不備矣往者來之契也故易以前民用皆逆數也

天南地北然後下濟上行而易立乎其中矣此出彼契

則山澤互其氣此迅彼烈則雷風鼓其機此燥彼濕則水火配其用是八卦之變化既兩相爲資必且旋相爲逆故交錯不窮而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亦錯出于其際焉就其數之在往者則往既彰而知之爲順其數之在來者則來必察而知之爲逆然易正爲知來而作故卽往皆以兆來非逆數而何

雷以動之章

雷以動之節就上圖位之列對舉六子之用而總攝乎乾坤非方圖也故本義云此卦位與上章同夫天地猶一人之身也雷者天地之聲欬也風者天地之噓呵也雨者天地之膏液也日者天地之煖氣也惟聲欬足以鼓動萬物故滯者見賁者散噓呵足以揮散萬物故秘者挻鬱者舒膏液足以潤澤萬物故槁者滋瘠者腴煖氣足以晅燠萬物故幽者晰沍者蒸由是秋而止焉則各正性命冬而說焉則保合太和乾何爲哉六子有所由宰其君之者歟坤何爲哉六子有所從出其藏之者歟震巽坎離之用各以其象言之而艮兌不言山澤以山澤之象于四時之功用無與也乾坤不言天地隆其德也

帝出乎震章

後天之圓圖非更置伏羲之圖也卽其圖之流行實當一歲之週遊先後天相表裏者歟

帝者造化之主宰猶易有太極之謂也欲託帝之出入必于萬物見之然指萬物之生成卽認爲帝之出入亦不可故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震于方爲東于五行爲木于時爲春巽者震離之交也

離于方爲南于五行爲火于時爲夏坤者離兌之交也

兌于方爲西于五行爲金于時爲秋乾者兌坎之交也

坎于方爲北于五行爲水于時爲冬艮者又坎震之交也惟土寄旺于四時而獨旺于夏秋之間故坤當之且土膏脈起于冬春之際故艮當之然坤土顯而艮土隱故艮不言土坤言地者土功之最著也

帝曰致役坤曰致養何也帝君也坤臣也君之于臣役之而已坤母也物子也母之于子養之而已生意不向于寔則神情不遂故說言乎兌乾陽而西北陰羣陰之方陽忽相逢必戰其戰不力則其生物不殖故戰乎乾萬物得水以歸息是坎爲慰勞之也夫震巽離皆以生長爲事而夏秋金火之交有坤土則出之終爲入之始兌乾坎皆以收斂爲事而冬春水木之交有艮土則入

之終爲出之始燕火氣太熱物無由成水氣太寒物無由生惟土氣中和故爲萬物之所由出入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章

神之妙萬物也去乾坤而專言六子非去乾坤也六子皆乾坤之功也所以然之變化則不可見故名之曰神也六子有各一之用故自有互濟之機先後天圖學其爲造化之理則一也非以後天之流行本于先天之對待也

元氣一奮而物隨以動噫氣一發而物隨以撓故其用俱最疾也火曰也降于天曰澤行于地曰水說者生意

向內由澤之沾濡而始鬯潤者根柢既堅由水之滋息而始凝終始萬物惟艮獨也故稱盛焉萬專一其用而又互合其機然後陰變陽化爲動爲撓爲燥爲說潤爲終始而既成萬物也此非神之至妙至妙者歟

乾健也通下五章

本義云言八卦之性情所謂以通神明之德盲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所謂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乾父坤母而六子男女之序定焉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復取八卦之象而廣之凡首句爲取象之始如爲天爲地之例是也其下俱以類取者也或以卦畫或以卦德或以先後天之位或因象而轉爲義或取其性或取其變至于取象也自天地象形以及造化人事飛潛器用無不備焉亦往往散見于六十四卦之下噫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歟

序卦傳

序卦者孔子就上下二篇各序其相次之義也上經不言乾坤者義即見于天地以天地爲萬物之始也故下經亦自天地說起總不離于乾坤也乾坤爲易之門信矣夫婦亦人道之始故咸之義見于夫婦不言咸也

昔周氏就序卦以六門往攝第一天道門第二人事門

第三相因門第四相反門第五相須門第六相病門如乾次坤泰次否等是天道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等是人事門也如因小畜生履因履故通等是相因門也如遯極反壯動極反止等是相反門也如大有須謙蒙稚須養等是相須門也如賁盡致剝進極致傷等是相病門也

韓康伯云六十四卦卦卦相偶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之類是也二說並參看亦可

蘇子曰義有不盡于名者履爲禮蠱爲事臨爲大解爲緩之類是也若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之類皆義盡于名者也

雜卦傳

序卦之後終以雜卦者天下有定序卽有交錯自然之理也故雜揉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然各以深求之殊無隱義以淺觀之殊爲自然序卦雜卦其孔子六十四卦正變之圖歟

易芥八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陸振奇撰振奇字庸成仁和人萬歷丙午舉人是書經義考作十卷與此本不符然所引鄭之惠說稱陸庸成爲諸生時著易芥八卷與此本合則十卷乃字之悞也書中不載經文其訓詁專主義理每卦多論反對之意其論用九謂非六爻皆變與左傳蔡墨所稱乾之坤者顯相乖刺知其不以古義爲宗矣

易經勺解三卷

〔明〕林欲楫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同治六年蕺蘭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經勺解三卷》提要

大宗伯平菴林先生易經勺
解弁言
易之為書古矣羲皇有
畫而無辭文周有辭而
未備我仲尼去乎十翼著
而易始為全書然易不易

解也漢儒旋體箋者田何
抱遺經於灰燼有功聖學
而語皆訓詁未免滯陋楊
子雲何平叔王輔嗣衛元
嵩飾艱深以文蹊畧且書
多謬說不軌於經隋唐而

後華山陳圖南以易鳴天下以傳穆伯長之傳而至邵堯夫易學大著堯夫內聖外王之學而書多主數為涑水所詆逮程朱傳義盛行易乃無餘蘊矣明之

百年王唐曜麟皆能經起家雖文章彪炳易義未見卓卓即孔庭從祀四先生亦以未嘗論著羲經以垂於世

皇清肇運人文蔚起而尹黃階

陳劍慈之先生遵朱易說次第刊布戶誦家絃斯今言易學醇疵廢興之較也生平渴慕閩中

大宗伯平菴林先生易經句解一書初被尚有未獲快讀

以慰仰止之思及茲奉

簡命督閩學按部至漳曾先生季息存廉華昌適自鐸郡庠乃出先生所著以示簡而明詳而切無疏深之病無訓詁之陋立說則黃鍾大

呂析理則牛毛繭絲精言秘
旨直陵明宋唐漢諸儒而
上而與羲文周孔四聖人并
堂嚌胾入室繅絲誠學校
之師資後生之津梁也
先生行年八十有四尚述連山歸
藏敘說以示後人此與翁聖
武公抑戒何殊知 先生
苦心此道久矣閩有黄文明
長子以易象正為中原文獻
之宗今 先生此編出與文明
並驅可稱閩中之兩矣生排

程朱而後紹正千秋之業哉
亟付剞劂以廣其傳而特
抒微言弁之簡帙用志私
淑之心 先生畫名句解蓄
謨先自敎觀海難水之意
予今學海而未至海乃因
一勺而望洋以窺 先生之不測
矣是為序
康熙三十八年歲在己卯仲秋之月
閩督學使者 新安後學
汪薇題於三山公署

易經勺解卷之一

晉江林欲楫平庵甫註解　男華昌孫聞芬手錄
　繼登
壻張潛夫確庵甫　姪印昌素庵甫
洪士銘畏軒甫較　期昌存崖甫仝訂

周易上經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六畫皆奇陽之純也故名乾乾知大始元始也首也亦有原原不巳之意亨者元之通利者元之合貞者元之成分之有四合之則一也

初九潛龍勿用

乾至動妙在於静故乾爲諸卦之大父乾之初爲諸爻之大父六爻象龍以其變化也能見能惕能躍能飛而皆本之於潛潛所以神其用也而曰勿用者方其潛時人不知其爲龍也使知其爲龍則人得而用之矣得乎潛者不獨雲卧泥蟠雖堯舜禹湯稷契伊周之事業畢竟自有潛時艮之止不若乾之潛止字煞潛字活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者以其時則見矣龍見則雲雨隨雲雨隨則膏澤溥故爲天下所利見曰在田者人所共見之處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夫大人之爲天下利見者是一人之下億兆人之上也夫一人之下億兆人之上其得其失所係非特一身一家之安危而已是以終日乾乾至於夕而猶惕惟其危也所以无咎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淵者地之空洞而至靜者也躍者龍之浴鱗而自試者也夫上有五之飛下有三之惕而四居其中自可安靜無事然雖無事而德業二者吾身變化之鱗甲也不可以不自試也故敎之躍而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之諸爻惟九五得其剛健純粹者而時位又全値其盛所謂唐虞中天之會未易言也

上九亢龍有悔

上九亦龍也而時已亢矣太上通變於未窮故不至於亢其次因窮而思變故亢而能悔悔者通之機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用九者不爲九所用有然於用者也與初之勿用相照應見群龍无首說者謂六爻皆變故群龍无首非也无首何以成龍乎爻詞故曰見群龍无首非曰群龍无首也凡龍之飛騰棹尾奮鱗在處往往見之惟其首常有雲霧隱蔽不可得見見群龍者不見其首故曰无首无首者龍之卷舒伸縮於不可見也始由潛而至於飛曰无首則飛而不離乎潛也夫潛之時用大至哉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元者天之所以爲心也元不可見於始物見之天不巳而生物之心亦始終循環於不巳故曰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王逵曰雲爲陽陽主施雨爲陰陰主化陽施雨陰化故雲密則雨降陽施而陰不能化則有雲而無雨未有陽不施而陰能化者故有雨則未嘗無雲也是以易曰雲行雨施蓋陽可播陰陰不能强陽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終始者天也不曰始終而曰終始終則復始元之所以統天也天以時始終而終復爲始易以時成六位而六還歸一譬之車然三十輻共一轂而巳矣聖人握其轂故天與易皆不能外也時行聖人之所乘以行其雲雨者也使聖心之原無雲雨惡乎時而出之故天之心統乎天聖之心統乎人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乾道變化乾之所以不至於亢也變有漸而化無迹陰變陽化物之固其中者各還反於性以歸根於命若或正之也保合太和者物之抱其真氣也於蠢而蟄者無論巳莫靈於龍而龍以潛潛者性命深根宗極之處龍之抱氣而不脫也故曰勿用勿用者貞也然而係之初爻則是元之末始不爲貞也勿用之中巳具見惕飛躍之神則是貞之未始不爲元也貞元循環莫得其首是謂无首故知龍之變化者知乾道之變化者也

性命太和說

貞也者靜也靜而後性命太和可得而見也上言品物流形流者如水之流也流則不止止則不流聖人貴其止也人知一歲之間有四時而不知一日之問亦備四時乎旦春也亭午夏也晡後秋也不旦以往睹聞日新流会百出至夜靜而歸藏退休如水洄木落乃見天心此孟子所以貴夜氣也然不若于思于之戒僨不晰則雖終日以睹而未嘗晰恐懼不聞則雖終日間而未嘗聞形雖流而有不流恐於形者如此則靜亦定動亦定此盡性至命之眞諦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聖人之利貞也聖人自脩其性命而太和在宇宙間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行之健惟其至一也自強不息君子之致一以配天也天下莫健於一莫純粹於一乾之六畫皆以

一字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日日此乾夕夕此惕故曰反復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不輕於進所以可進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天德者迎之不見其首猶造化之貞下起元變化無端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善之長者善不足以名之

亨者，嘉之會也。

經■緯萬端無所不貫

利者，義之和也。

宜便自私天理之順卽人情之安也

貞者，事之幹也。

木有幹故不拔事有幹故不搖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
上言四德此言君子之行四德也仁體萬物故足長人心舍秩敘故能合之禮行所無事故可和義知而弗去故足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君子行此四德者行以自強不息之心而已天之心統乎天人之心統乎人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而隱明其非徒隱也不易乎世不爲世所易也不成乎名无近名之心也人固有殊隱而心不隱者天有能隱不能見空以身爲枯槁着矣故必能極於无悶之心而始爲眞隱必合於樂行之養而始不爲徒隱能潛能見此其所以稱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與初俱龍德但時不同耳謹信即是誠不誠即邪閑邪存誠大人純亦不已之心也雲雨天下而不尸其功龍德之變化也可謂神奇矣而不越於庸言庸行始信天下之眞平淡者眞神奇者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二曰閑邪存誠三曰忠信立誠可見大臣德業只是一誠而已德而日進如行者之日進而詰其至也知至至之德之由顯以入微者幾也業而曰居如居者之持久而要其終也知終終之業之通變以晝神者義也居百僚之上而德業足以持盈故不驕在一人之下而德業足以致主故不憂以此朝乾夕惕而僅曰无咎者德業無窮故其進脩之心亦不易副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四居上之下下之上上下進退之交故曰上下无常進退无恒无常无恒者時也有常有恒者德業也德進業脩則可上可下可進可退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聲氣燥濕風雲動植或機之相召或類之相從一故也聖人者天下之一人也何疑於利見乎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則位尊矣而曰无位高則民衆矣而曰无民賢人在下皆吾輔也而曰无輔然則有亦无也誰實无之以亢者之自有也可以惕然悔矣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如施舍之舍言以時而施其澤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言治之上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言用九而係以乾元知元之統乎九也君德一元而已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

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六位皆以時言之用九者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也故曰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元者始也始則必亨利貞性也性中含情生之長之以利利之收之藏之以不利利之背元之能故日統天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四德一元也然元固乾之元也剛健中正純粹精皆乾之徵體徵用徵首徵尾渾是元氣流行便無

開歇夾擽也此乾六爻之所以稱龍也發揮旁通究乾元之蘊也乘龍御天究乾元之施也雲行雨施聖必自有美利天下自平非聖人平之也夫聖人能使天下自平亦不言其所以平矣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成德為行所成者即能見能飛之龍德也但時當其潛耳樂則行之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之人雖由天縱未有不由學而成者學問工夫也寬仁必體也聚之辨之居之行之必有物焉日誠而已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故日君德乾爻皆其內聖外王之德但時位不同耳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

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其可以自試者德業而已自信已進必不進自信已脩必不脩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皆疑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既與天地合德則日月四時鬼神無不合矣故能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人之所以不能合天者以有我也大人无我所以合天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進退相乘存亡相倚得喪相因聖人知而持之蓋有道焉無他能消而已人知消之宜於初而不知乾之六爻未有不貴消者也知進退存亡之聖人正是用九而不爲物先者故用九一爻不復重釋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主始故統天者惟元坤代終故應地者惟貞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各有所取然必利牝馬者取其順也坤何順順於乾坤何貞貞於順爲後而不爲先主隨而不主唱如是而已朋者群而莫適爲先後之謂也往東北則從乎人矣從乎人者以順爲貞坤之利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造化無兩大坤之德皆乾之德也故坤元之所以爲至者亦以其能順承天而已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高明无疆者乾也博厚无疆者坤也靜翕而含弘動闢而光大坤之承乾以亨物也大抵天地間一氣而已氣之無形者主施氣之有形者主受天體無地體有萬物有之弱也故皆附於地

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牝馬之行地也能爲人用而不能自用順故也法坤者以順爲貞而已矣然順者豈徒同類之唯諾以是爲得朋哉有可以乎我者而我從而主之且貞其類共承之如地承天然故曰妻道也臣道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行無迹地勢有基厚德載物者培其基而已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初六陰之始也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故見履霜而知堅冰之至也夫陰之始卽陽之終也始者馴而有漸終者亢而無餘以陰之馴乘陽之亢故陽常不勝今夫陰陽之中於人無如寒暑暑極於鑠石流金則寒必極於墮指裂膚何者甚故也是故聖人戒陽之亢正所以謹陰之始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乾至動至靜坤至靜至動六子不能也二爲坤主得坤之靜而效於動直與方皆乾德之見於動者也柔性而而二獨直柔性利而二獨方合德於乾所以稱大直方而大者性之也非習之也習生於動動而直方則是靜其動而性其習此非坤道之純不及此故曰地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陰三陽有章美而能含之以順爲首者也含故无成有章美故能代終含非一於含也將待時而發以效之王焉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者蓋臣之極軌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四處重陰之中斯何時也而可輕露以取咎乎故戒以謹密如括囊然則无咎而亦无譽人情未有不避咎而取譽者也孰知多譽之所以爲多咎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坤德莫盛於五中央之地不偏不倚虛含衣妙闇然而日章者也故取象於黃裳黃言中也坤爲裳黃帝堯舜取之言文也中德自有至文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非龍也盛而抗陽陽不能堪故戰也其血玄黃俱傷之象陽亢能悔而陰不能也不能悔則有窮而已矣然則陽之來復可坐而策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九係以乾元元統天也用六係以永貞貞應地也元始而貞終終而復始則貞下起元故日大終

大者元之大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陽動陰靜陽剛陰柔或有不相通者獨乾坤不然動靜互根故方圓合德也然其分則不同矣乾先而坤後乾之氣方行於萬物而坤即合之以光乾之化坤不能爲時能不違乾之時而巳故萬物莫不父乾而母坤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善之餘慶惡之餘殃皆起於積積者順而釀之之謂也積微成著積細成鉅積一念之逆而爲弑君之

殺父世未有以弑君爲臣殺父爲子者也然而臣之子之臣其初皆起於所甚愛而或於所甚甘以爲吾忠臣孝子也孰知夫逆耳之爲忠臣而操藥之爲孝子哉是故天下之至逆常伏於天下之至順能知順之爲逆逆之爲順者斯早辯巳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正者心之本體義者心之化裁本體內惺化裁外運其實非有二也君子主敬而巳矣內省不疚故內常直推其直於物故外自方敬義旣立內外合一故德不孤德者得也夫疑生於不自得不自得生於內愧君子內外合一是以不疑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地承天妻承夫臣承君皆有所承之也始逸而終勞故君常逸而臣常勞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通塞皆天地氣運人當其時自不可違或日氣運不可轉乎日謹之一字正所以旋氣運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君子只是一中通徹也言中德之貫徹於條理也正位者五行之位以土爲正五色之位以黃爲正皆中也居有不動之意中體至靜宅於未發天下之大本在焉故曰美在其中發而中節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凡天地變化草木蕃者皆中德自有之位育故曰美之至也虞廷以一中授受聖人特於坤之五發之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陽之分，聖人之所必嚴也。消長之際，尤聖人之所深致意也。稱龍以別於陰也，稱血以別於陽也。稱天玄地黃，明天地之色受其黜慘，必不受其倒置也。皆扶陽抑陰之意也。益嘗論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疑陽者，小人之巧；无陽者，小人之拙。何以言之。小人之傾君子也，必出於疑之一策，或借君子以匿小人之迹，或愚君子以人小人之群，不獨使人主疑君子，即君子亦相自疑也。不特以小人戰君子，即君子亦交相戰也，可不謂巧乎。迫夫意淵氣盈，天奪其媿，而遂閒然有无君子之必，如戰勝而將驕，未有不敗者。故疑陽非陽之利，而无陽乃陽之幸也。

屯蒙二卦說

乾坤之後，首屯次蒙，而者皆世俗不美之名，而聖人序于卦，茁其故可思也。凡世道人心，必先有渾噩未剖之意，而後可徐引于日新月盛之途。草之鬱結者，其怒生必畧；花之粲蓄者，其抽葩必萌若。已豈已奇則索然易蠢，惟人亦然。人之所趨者亨途也。亨途闢而淫洪生，則不如殷憂之啓聖也。所貫者聽明也，聰明啓而渾沌破，則不如童心之近道也。故首屯次蒙，其音深矣。卣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水雷爲屯，陽氣鬱於下而未舒也。若雷水則爲解矣。世道之屯，皆因人情閉塞，故必大有所奮發以通之。奮發之過，虞其生事，故戒以利於守貞而勿用。宥攸往，所以勿往者，以未得撥亂之人也。自古非常之難，必非常之人平之，故利於建侯。卦必有主爻，屯以初爲主，利建侯專爲初發，故爻中以卦辭屬之，他卦可推。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剛柔始交，未成父也。卦中如九五屯膏，既不能下交，其餘或无應，有應而不得相從，皆不成交。其始出而下發者，獨初耳。故諸爻皆以初爲主。能動故元亨。在險中，故宜於守正。動者如雷雨之動也。雷鬱而未奮，則陰陽之氣雜亂茫昧而成屯。雷雨之動滿盈，天之所以造乎草昧也。世道之屯由人主之。屯膂侯者，代天以行雷雨者也。草昧之秋，非侯莫造，故宜建之而不寧。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自古國家之亂，皆由綱弛而不收，法散而不整，故救屯之法，必以經綸。經綸者法也，經之綸之者人也。人與法闕一不可。聖人出一卦，既原其始，又要其終，乃以其主持幹旋之法筆之於象。卦猶局也，象則持局者也。卦猶

舟也，象則操舟者也。大十四卦皆然。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屯之亨在震，震之亨在一陽之動，故得亨。屯者，初也。盤桓非難進，將審時而進也。利居貞者，初居一索長男之象，名分之正也。居下能動，志在匡時，行事之正也。又以陽不陰爲，以貴下賤，人必所歸宜。衆建以爲侯也。益頗沛而伏義，則莫雄附之矣。吐涯而下士，則天下懷之矣。此爻如蕭宗之在靈武。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應五而迫於初，爲其所挽，故屯邅不進。夫初爲長男，名號甚正，豈爲寇哉。欲得二爲耦，以共濟時。

艱耳二亦知初之匪寇但以未有五命不卽從不敢留聽其歸五至于十年五已命初為天下之主向之不字者於是乎字矣兩字俱指初女子始之守貞者未有父命也終之字者父母之命也自五還歸故曰反

此爻如唐義士之舍靈武歸蜀者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當屯之時諸陰皆志於從人獨三以柔居剛在初之上侍其捷足妄意逐鹿不知夫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于也君子見幾不如舍之以歸初若往逐而不舍徒取困窮耳舍則為竇融往則為隗囂公孫述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

也

四雖應初而隔於三故班如不進求婚媾者初求之也初方延攬英雄需四甚殷四往以應初之求擇主而事智也故吉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五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前後閉塞故膏澤屯而不究也小貞吉大貞凶者卦中四陰獨初與五二陽初小而五大五爻而初子立初以從民望傳子江也齊時吉也若五仍欲自為之人必不歸徒擁虛器而已故曰大貞凶也此爻如明皇之在蜀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與三為應以三逐鹿事必無成上進无所望退無所歸泣血漣如而已上之乘馬班如與四同四能擇主故吉上不能擇主故窮所應無異也

䷃ 坎下艮上

天地負而君師立屯君道也以初為主蒙師道也以二為主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之可亨者以一點真性未鑿也此真性至虛至誠匪虛則施教無門故我不求蒙俟蒙求我者迎其虛也匪誠則施教無地故初筮則告再三則不告者恐其瀆也虛而臨之誠而告之總以引之於正而已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蒙耶其亦有稟雖蒙而必則聖者耶蒙自可亨以亨行之猶所云先覺覺後乃後自能覺以覺覺之非分我所有以亨蒙也但能得其時之中而已時者何求而相應其志必虛學者之時也告而有節其撫必投教者之時也得其時之謂中不度其時而強聒是謂瀆蒙夫蒙有初正是也以我之中養彼之正如時雨之養物優游漸須發榮滋長而不自知彼第自得其所為蒙必而作聖之能事畢矣故曰聖功夫正者蒙所自有也吾第能養之而已矣故亨蒙者以蒙亨之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源清不濁蒙者之性也果之育之行正事以自得其正必自得之謂德所謂聖功者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在蒙之初情實未開或有蒙蔽發之而已發之者牖其明以通其實蔽而已蒙必發而情實恐與之供

發故利用刑人刑所以輔敎也敎在寬滿用之法之過束縛之如桎梏然被將拘而不自得往吝之道也故用說桎梏

九二包蒙吉由童蒙而先覺覺後憐其蒙長以然者以物之終始行而時中一說包蒙而授不輕事視國者也說亦妥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納婦而克家成人之能事畢矣言二之造就小子至于成人如父母之造子必納之婦直至有子克家而心始愜也所九二剛柔得中故其敎寬嚴互劑能成所謂亨者也者有敎無類也其道主寬納婦者簡良納也其道主嚴寬嚴互劑剛柔相接家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三不中正挾坎險之行故獨不言蒙見金而不有其躬惑於利而喪其本心者也女若此中士羞與爲家矣臣若此中君羞與爲臣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四處二陰之閒獨遠於陽故曰困蒙既已困矣又乏師友之助如瞽之無相乎其何之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柔中居尊虛已以順九二冲然若一無知識故曰童蒙童蒙云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必未盡而先喻敎則聖功可成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上與初不同初之情實淺故發之利用寬上之情實深故擊之利用嚴夫情欲者伐性之寇也寇不

可縱嚴以禦之而使不納於邪其始雖上下似於相拂而蟲賊日遠身心耳目桔所謂拂之而乃以順者也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坎險也能見險而需者乾也陽實故有孚天光發新易以知險可亨之道也凡天下之險皆起於入心之波有孚者其心貞而不波操虛舟以遊世蹤大川可涉矣大川者坎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需以九五爲主位乎天位其勢足自快也天下之至險者常伏於至快以正中故能知險而需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須承上需字不來方有着落飲食宴樂人之所甚快也自君子觀之有至險存焉君子於適意之物不輕嘗便宜也之地不輕往所謂需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初去坎尚遠故稱郊利用恒者居易以爲常不輕進也凡乾初皆有潛而勿用意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二比初爲近比三爲遠故曰需于沙凡險難之求潔身者得意于遠引躁進者行險以深入進不深入退不遠引立于寬行之地以徐觀天下之機食此非有大識力者不能也小有言者二所圖者大

不頓其小、故人不諒之而言也、夫豪傑之欲濟時者、非冒天下之不韙、豈能成功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三迫於坎、故曰于泥、至者、三有以致之也、凡世途不能爲吾災、災自我造耳、我方敬愼、寇何後生、曰在外、曰自我、在外者宜甞聽、而自我者宜自反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四入乎險矣、入而能出者、以柔而不競也、居易俟命、所謂順以聽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泥與血見可畏而需之、衆人之知險也、酒食宴樂之具、見可欲而需之、聖人之知險也、夫甚甘必有甚苦、甚樂必有甚憂、人主之耽酣于耽毒者、豈火哉、五具中正之德、中正則誠、誠生明、有以知易中之險、而不爲所困也、故貞而且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四上俱居坎之陰、故皆稱穴、四猶有可出、上則無復之矣、惟是上與三應、三連二陽以上進、不速之客也、陰性善下、有敬之之象、夫上以國士遇三陽、斯三陽亦必以國士報之、終藉其力以出險、吉道也、曰不當位者、位坎之陰、未大失者、能因人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者、需之反也、需之坎在外、世途之險也、非剛健不能濟、訟之坎在內、人心之險也、苟復以健濟之、其爭必矣、需之孚在乾陽、實而外光、故亨、訟之孚在坎中實而外陷、故窒、需樂而訟惕、需以待人、必

先守已、故貞而得吉、訟以危人、必至危已、故終而得凶、需利涉大川、忠信之人、愈行而愈遠也、訟不利涉大川、無情之人、愈入而愈深也、利見大人、指五言、大人者、使民無訟者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兩人也、而上剛下險、一人也、而內險外健、皆訟之人也、有不克訟之人焉、二之剛中得中是也、有使民無訟之人焉、五之中正是也、夫天下者、風俗教化之相慚而成者也、下無風俗則訟、故易惡在於至中、上無教化則訟、故窒流在於澄源、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聖人慮大人之不常有、而世之好訟無厭也、故直以入淵危之、天下豈有淵而可入者哉、其欲人之無訟意深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爭始於事、事始於心、謀始者、謀之於始事之心也、道在與教化、以厚人心、天下無違心之事、則無無情之言、此所以使民無訟者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諸卦初四二五三上皆爲正應、而獨訟則爲敵、以上剛下險故也、初之訟端尚淺、遽止之以歸於无訟、故小有言而終吉、其辯明者、以不辯辯也、若辯之不已、則終訟而已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始欲與五爭、然以分則不敵、以德則又不如二、亦自知其弗如也、於是不克訟、歸而逋焉、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者、猶所謂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也、蓋五之德、既有以服二之必、而使之自歸

乃二之孚中亦能惕于上下之分而虛患以自完善故過者也一說二既不克訟九五不奪其邑故得无眚眚若四面削其地也周禮憑弱犯寡則眚之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三不言訟不為訟也以為上當有德於我焉食其舊德不計新怨退然自守貞也雖危而終吉矣然德怨私事也或出而從王公事也私事尚退處於不争剏王事而不降以相從乎其无敢專成盎遯能于上也從工者而若此可無甲乙聚訟之槃矣訟之三即需之上彼嘗以不速之客來者是以知其有舊德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四可以勝初者也可以勝而能不勝反之以即安於命焉何謂命所安之貞即命也命若論理而不論勢者也我能勝人天能勝我譬之善傳日勝日負即命安貞者不求勝而亦長無負故曰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有本而元吉訟而吉者端其元所以使民無訟也五具中正之德德至而人化之故險健者不得盡其辭澄源之道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或者不然之辭也終朝言速也訟即勝未有能受服者就令有之已不足敬況終朝三褫乎甚哉訟之不可長也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以禁暴誅亂不可輕動也丈人老成持重之人如曰維師尚父方叔元老是也既曰吉而又曰无咎者師之吉在勝敵然二將功成萬骨受殃故歸之无皆吉无咎者使天下受兵之福不受兵之禍也剛中而應將能而君不御也行險而順以兵寢兵也毒天下三字最宜詳玩用藥不慎毒止一身用師不慎流天下丈人善用藥者也以毒攻病使病若不知其藥之毒此眞國手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行於地不見有水兵寓於農不見有兵此兵農合一之制也管夷吾以內政寄軍令亦倣此意

周禮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恤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此容民之法又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畜衆之法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無制之兵雖奇必敗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二為師之丈人故以吉无咎屬之三錫若弓矢斧鉞之命凡三錫也二辟具憲邦之猷然非王者之懷萬邦何以得此故家歸其功於王曰非將之功君之力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與衆也尸主也將權貴專行師而衆爲政敗道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爲將當有怯時四居坎上與兵法右背山陵合故曰左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有禽而利執言卽師貞也長子帥師卽丈人吉也曰弟子輿尸貞凶者戒之也言任將之權貴專也九節度之敗符離之潰由不專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

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功告成故大君有賞功之命開國承家以功之大小爲封爵之次第也立功之人不必皆君子茅

土雖封而民社之寄不與焉蓋爲邦家慮至深遠不獨以保全功臣而已○馬周有言與其流毒於無罪之百姓寧割恩於無良之功臣然與其割恩于終何如慎用于始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象曰比吉

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

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此卦以九五爲主原猶推原之原筮卜度也原筮元永貞无咎爲比於人者而言謂推度主必而有元善永貞之德則可以當衆之比而无咎不寧方來二句爲比人者而言謂諸侯之不朝貢者爲不寧考工記曰惟若寧侯毋或若汝不寧侯剛中指五以剛而中故備此善也上下應謂四陰後大指上六天下比于一尊而有負固之夫宜其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土和合之爲比天子親諸侯諸侯親大夫遞而下之以及萬國所以成比也庶人從官長官長從侯故遞而上之以媚天子所以比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

之初六有他吉也

焦弱侯云初比四者也四孚於五故初比之爲无咎非獨无咎而已九五之孚既盈於六四之缶必且自四而來及初矣初與五非正應而得其吉故曰有他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二五正應親臣也故曰比之自內親者易涉於媢故貞而得吉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舍五比上故曰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與初應初在外故曰外比有孚盈缶初之賢也四之外比將以初從上非苟爲比而已以人事君大臣之節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誡吉象曰顯比

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

中也

顯比者顯明其道與天下共見之先王心至大王道至寬聽天下之自往自來而已前禽不爭邑人不誡言順逆兩忘也曰使中者民之化中若上使之故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四陰皆比一陽而上六獨敖然居九五之前欲比不比迄無始終悗亂似之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卦以獨爲尊故小畜之卦以四爲主陽爲陰畜不宜亨而亨者以畜未成也畢竟君子當是時不能有爲故有密雲不雨之象凡雲之不成雨者必有風以吹散之巽爲風能散雲雨猶小人能阻君子之施也爻言既雨乃君子爲小人之用抑又甚矣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舊說謂巽體三爻同力畜乾玩之彖詞恐未必然蓋巽與乾敵則上下迫隔不當謂之上下應之又所云亨者兼健巽剛中而言則是乾之始進五上尚爲助也大抵此卦五陽皆同類獨六四一陰而已

卦以獨爲尊故四爲得位用事之人下三爻應之者急於求進也五上應之者惑於誤信也凡小人之始必浮慕君子況巽陰善入其折節謙下蓋以小信行其大詐者所以上下皆爲所愚而不自覺方其畜之未成也內健外巽和與合謀而五又居中四且卑巽以順適其志無不行也無不往也迫謀既深矣交既合矣居中者不爲三陽用而爲四用矣君子縱有爲霖之思政如雲欲雨而風散之徒結一陰霾之象而巳施何自而行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君子之受畜於小人者以小大用巽而密君子用壯而蹤也懿文德者以蔽柔懿恭之德爲章身之文使入闇其言而愧屈晦其行而意消蓋巽道也健而能巽畜之所以亨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乾之三爻皆不知四之畜已而欲爲之用初與二覺之至故知復而吉三覺之遲故至於說輻反目復者反也反而歸於故道乃遂其初衣之意非仕進之謂也牽復者牽連而復卽攜手同行之意此皆以義自決不失身於權門者故无咎若九三者途窮而不知反旣已受制於人而後與之爭其說輻反目宜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位近於五而善入之卒藉其力以翦除善類自古小人未有不先固主寵而能收天下之大權者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四非能畜五也五之初非不欲三陽之進也無奈軀近於四惑其小信攣固而不可解雖有權藉及

爲四所用爲富以其鄰之象夫五旣藉四以權三陽之不能與四敵亦明矣乃聖人所深患者則以其情之固結不獨以富爲四資已也葢旣授之以情未有不假之以權者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畜至上九皆之不雨者旣雨矣尚往者旣處矣陰德載盈如婦之乘夫知月之幾望斯何時也而君子可以有行哉嗟乎畜之有不過一小人耳終至衆君子來乎而莫可誰何以五之合志也君子而欲有爲於天下可不先得君哉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人之所履若蹈多畏途而文則更値其類故履之卦爻其辭危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者從後而躡之之謂也勢近於偪況所履者剛乎以其說而應乾說則有小心之恭應則無疑忌之彖是以履虎尾不咥人而亨也之畢提五者五實爲卦主也臣之上有君故有履虎之懼之君上更無二尊可无懼矣不如過而使人懼之以爲虎猶未免乎疚也惟剛中正履帝位而不貞疚有光明之象光明則就之如日見之若龍是能體乾若也玩此卦可見爲君難爲臣不易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民志無涯惟禮可以防之上天下澤無體之禮也人之所履皆定於志如志東則履必東志西則履必西故履父以定志爲先初日行願願志也二日中不自亂志不亂也三日志剛四日志志行惟五上始單言履處履之終如行路已到不必論趨向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字最妙一切紛華世味皆非吾素素者故吾之謂也能不失其故吾者可以入世亦可以出世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二之所履者通顯之世途也而曰幽人者何原其心也宅心誠幽廟廊亦山林矣我不自亂世惡得而亂之宜其坦然無入不自得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以六居三才弱而志强如眇者之自謂能視跛者之自謂能履悍然自用而忘其眇且跛也陰蹈危機而不顧顯據非分而罔恤故有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之象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文周二聖人昔身履其地者故其詞危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古稱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人主即英資足恃豈無千慮一失哉故以貞厲戒之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人之一生路履認取本來面目而已初言素操本來以入世也故日往上言視而視還却顧慮其終之非本來也故日旋往則世途之悔吝多端故取无咎施則性命之禍德无涯故日元吉楊延秀云履主于行然初尚素履二尚幽貞勇于行而三凶懼于行而四吉五決于行則厲上反其初則慶然則履不處也未嘗忘于處也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乾下坤上乾似自降而日泰者交故也乾上坤下乾似得位而日否者不交故也凡造化之交必天氣下降然後地氣上升故風雨時而百昌遂君臣亦然唐虞之世都命一堂若家人父子泰漢以後堂簾懸隔人臣視其君如雷霆之不可測識而望其能上交難矣哉○蘇長公云泰之世陰陽各半似不若大壯與夫之盛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遂之使之窮而無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要使君子君中嘗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爲無指然從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此泰之所以爲最安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之謂泰有過不及皆偏沴不交之氣也故聖人保泰只是財成輔相使天地之氣得其和平則偏沴無自而生斯位育之全功也陰陽得位健順得宜君子小人得所卽是裁成輔相處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外也

三陽同進而初爲之首有茅茹之象茹相連貌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保泰機括重在包荒故爻者言之象又單提之蓋君子小人所以不相安者以分別太嚴也二獨務爲包荒若不分善惡黑白者然非僅僅包容已也小人之勇者馮河者我能銜御而用之以化其邪謀君子之道在疎逖者我能旁求而收之以闔其賢路不分門戶不樹私交廓然以開誠布公之度上配于五之中行此所以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泰運可長保也雖然當其包荒容有汝汝之疑故大象獨闇出光大心事光則不事分別而無不分別則無所擯棄亦無所私昵所以得尚于中行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泰之三否之四乃天運人事轉移之會故聖人於兩爻深致意焉平之必陂者以往之必復也往卽小往之往不能使小人之往而不復君子可不艱乎能知艱以守卓則往復之孚可勿恤而保泰之福可常享矣此盡人回天之道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

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已過乎中故三陰翩然而下復小人之喜君子之憂也陰處爲不富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九二爲泰主而六五下交焉以君下賢猶以帝女下於諸侯也二五俱居中故皆言中行二之中在圖治相道勞故爻辭言事而不及福五之中在任人君道逸故爻辭言福而不及事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否生如城復于隍雖云天運實由命亂故勿用力爭而自邑告命命非天命之命大者舉措實罰小者布法象魏皆命也自邑者自治其私以端害命之本也將否而後圖之故雖正亦吝聖人貴未然之防如此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與泰正相反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可見人上之下其臣者非以下臣也自爲社稷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儉者收斂之謂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三陰同進而初六爲之首故亦有茅茹之象聖人慮其不利於正也故戒之以貞則吉而亨若曰正

人者君之輔也能相引以保護正人若與能愛君者也蓋君子小人初無定論小人而能爲君子卽君子矣是聖人引之之意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小人中往往有浮慕君子者君子不察而受其籠絡便自脫身不得故戒以安守其否而後得亨不亂群者與之群而不亂狄梁公是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下三爻皆小人初始進品尚未定故聖人引之以爲君子三則小人之尤者包羞忍垢將有爲也豈肯爲君子下者幾凡言包者有包絡之意九二包荒其德足籠絡小人也包承包羞其才足籠絡君子也焦弱侯以三爻皆爲君子則否之卦可不名矣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有命謂有天命泰過則生否故曰无平不陂否過則還爲泰故曰有命聖人何嘗不言命只是欲人善承之耳惟九四以剛居柔於命之來能縱容挽回以培植善類故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休否與傾否微不相同休者有漸次而息之之意傾者有一舉而翻之之意五居否之中爲力也難其亡其亡危之之詞上居否之終爲力也易先否後喜幸之之詞五多言人事上多言氣運人事正所以維氣運也一說先否後喜卽先憂後樂之意戒之也說更有味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乾天也離火也天空而火明燎遠有于野之象同人者門不如郊郊不如野愈曠則愈无私也人旣同則可以同舟相濟故利涉大川同而不出於正皆私昵也故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言二也陰柔之性多私昵故只言同人而未言于野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乾行指五也剛健之人性本闊達而又燭之以文明應之以中正所以能大同也同非形跡同其志也通天下則盡予人矣然所天通天下者豈人人而通之哉天下之不期而同然者君子先得之耳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蘇長公云水之於地爲比火之與天爲同人同人與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無所不凡爲

比而同人以有所不同爲同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之初未有私繫故无咎曰出門者涉世尚淺游道未廣如人之初出門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二與三四皆比肩而事一主者也二五正應又君之所信而下之所仰也直以二之陰柔未能大同眇域一生角敵逆起於是有陰伏以問之者焉三之于莽是也有顯出以攻之者焉四之乘墉是也卒之伏莽者觀望而不敢與乘墉者退反而不敢攻岂獨僅攝於五之勢哉詘於義也五中直者也乾行之勇用以自克如大師然非但能自克也且能使二之化而自克其私也故曰相克私者克之而去則應者若聯之而來於是先號者笑矣不遇者遇矣彼三與四欲伺其問而不可得也於是亦化于中直而爲安行爲反則依然台天下以爲大同焉所謂雅君于爲能通天下之志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蓋孤高而寡合者故爻象云云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以五陰應一陽者比也以五陽應一陰者大有也陰性善附故言化陽性无私故言大有五陰不能有爲而獨順一人故五有元亨貞之德而始可无咎五陽各任其事禮樂刑政無不四達故五亨其迷而遂得元亨又水行地上容有未治火在天上無所不照氣象亦自不同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剛健乾德也五柔者也何以稱剛健以六五能有之也文明離德也應天時行惟其有之是以能用之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非剛健不能遏揚之權非文明不能燭善惡之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害生於交者也居有之初治乎无涉不以接搆害其必故曰匪咎然善始非難[illegible]終爲難故必以艱持之而後无咎以其居初故无交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君子所以艱晚節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任天下之重者豈敢以徼福哉期於无咎而已九二當大有之時爲五正應五柔弱也其任專於二必矣二以剛中爲大事能勝其載而愉快以其不敗知其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處有之難保而以信順奠其主者公之用亨也謂有之可恃而以侈大驕其主者小人之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四進于五有震主之嫌以剛居柔權大而心小故能不以過盛招咎明辨晳者明晳知幾不獨辨上下之分誼已也四居離初文明之象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五陽皆保有之良也五之柔中委任無猜不過推誠下交而曰威如者何也五居離體蓋誠生明明生威不怒而凜于鈇鉞者也故曰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旣有以發上下之志則不必備之矣夫備生於疑不疑何以備蘇長公云五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於不足不足之形見於外則威削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九自天祐也

上九非別是一人乃總諸爻而論其終也故不言所以致福而直言其受天之福蓋致福之道五已言備之矣履信思順以尚九二之賢天下交應有无驪之休故五爻詳其事而此獨詳其應也如師之上六亦是此意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者天地神人之所寶也故君子以之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一卑一高天下之至不平者也地中有山高者卑之卑者高之是謂以不平取平夫人心之不平亦甚矣自高之心不勝多雖裒之猶慮其多也冲抑之心不勝寡雖益之猶懼其寡也多者寡者多之似乎不平而寶歸於至平夫世界之平者吾心之平是也故稱物不如稱心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最處下謙而又謙者也牧養也以謙養心則心平矣川平則利於涉水心平則利於涉世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鳴者唱和之謂三以謙爲倡二承之上應之故皆曰鳴謙從人而謙應有驅勉曰中心得者見其出於性也二以柔居中故曰中心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三以一陽統五陰謙之生也故以象辭之君子有終歸之勞而能謙大禹之不矜不伐是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九三君子也四雖居其上无乾乾之嫌故无不利然居勞謙之上敢不謙乎撝者如人手之撝言與三交相揖讓也唐虞之世羣后師師稽首交拜想是象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獨不言謙者五有君道羣后交讓則人主之謙不必言矣不富以其鄰言无不富天下之心也既化天下以无爭而或有負固不服者則利用侵伐而无不利舜之征有苗是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與六二均之鳴謙也二自得於心而上六志未得者以其所居之非安於謙者也一心以應三之謙又一心以負上之盈兩者心戰未能自克也利用行師征邑國者奮克敵之勇以自克其私也人鮮有性生而讓者況處其盈乎故克巳之勇不可不奮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建侯行師皆以人和爲本震爲長子有侯之象坤爲衆有師之象九四爲卦主所利建者即四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九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之卦爻合有所主象主卦德而言坤順震動无心之豫從天地來者也故其大者以謂三才而有餘爻隨六位而言五陰視于一陽爲豫有心之豫去天地遠矣故其甚者以娛一身而不足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易於履言禮於豫言樂禮嚴天澤之分樂㒺神人之和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上援於四分其餘潤而以豫自鳴小人之態也鳴者志得而謂之志窮其戒深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當豫之時能不溺于豫者爲貴二爲坤主靜之極也靜生明明生果故能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大抵

聖賢出世經世皆從無欲中來人之所以濡忍不能決者欲累之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蘇長公云以陽居陽猶力人之駁健馬也有以制之夫三非六之所能駁也乘人非其任而聽其所之若是者神亂於中而目盱於外矣據靜以觀物者見物之正六二是也乘動以逐物者見物之似六三是也物之似福者謁之似禍者劫之我且盱雖而赴之既而非也則後雖有誠然者莫敢赴之矣故始失之疾而其終未嘗不以遲爲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五陰皆由四而豫權之所在衆之所趨也然亦有守正而不屈者焉介石之二是也苟非開誠布公竊恐眞朋未必聚卽聚者恐非眞朋也故戒以勿疑而後朋盍簪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貞靜也當豫之時必有至靜者而後能不溺於豫六陰本靜以其居五靜中有動湛於豫而疾生焉然柔而得中雖久耽晏安之鴆而亦時歷風憊之警所以恒不死也以六居五是謂乘剛舊說謂乘九四之剛益謂遇於强臣者然四原是良相若以伊尹太甲之事例之則中未亡者尚爲處仁遷義之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居豫之極故曰冥上變爲晉晉則昭而不冥故曰成有渝无咎所謂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言渝者當以變卦觀之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從也以我從人者因人者也以人從我者有我者也惟歸之天下隨時則无人无我剛柔非苟合動說非私昵此隨時之所以大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爻言隨時而動象言隨時而息息者息其心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與四正應也而初爲二所隨似乎有偏主而變其常者故戒以從正則吉有功指所謂明功者也舍門内之配而得門外之交失其所當失故君子以爲未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二與三皆以柔隨人者也所係所失雖有大小然依人自立均碌碌不足道也故爻象慎不言吉凶按隨之諸爻剛多得而柔多失柔隨人者也是以有妄之說虞剛隨於人者也且多挺立之操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四爲初所隨雖云正應然所獲一初是大臣有私人也故雖正亦凶惟是積誠以固結於五坦然在道無有曲徑昭然衷曲無暧昧衆允而君信之何咎之有曰明功者四爲諸爻之倡四孚于五孰敢不孚于五卒天下以從王皆四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嘉指四言四率天下以隨五故曰嘉孚與四有孚相應五四相孚則君相志合而天下無不隨者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凡言隨者苟非出于中心之孚則必强之使從而窮之於无所往如上是也上无下隨之心而强之時使隨故有拘係從維之象夫隨者非隨我也隨時之也隨我則雖維之而不固隨時則不拘之而自來故必如王之用享于西山無儌福无强瀆惟是時享則享一誠之往來焉如是則隨而無隨隨之大者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之爲字從虫從皿器久而虫生之也天下大器也必上下精神常奮而後可以無事今也上剛而自恃下柔而莫違巽者苟容止者偷安天下安得不多事此兩句聖人指出致病根原元亨則又之者也涉川者舟楫欲新治之具也長年欲擇治之人也未涉則瞻風候浪事事有備也方涉則同心共濟人人無猜也治蠱者能如此何事不濟先甲後甲蘇長公謂先甲三日指子戌申後甲三日指甲午長寅焦竊侯謂下卦爲先三甲上卦爲後三甲俱不如朱註爲妥大抵甲者于之首事之始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治蠱者新之而已振民新民也育德自新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幹蠱必稱父母者言任天下當如一家也幹蠱於初卽考亦无損於令名故无咎然惟其在初必有狃於苟安者故以危心處之而後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蘇長公云陰之爲性安無事而惡有爲是以爲蠱之深而幹之尤難者寄之母也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非九二其孰能任之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無用剛之跡可以免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三純剛而四純柔治蠱之法與過於柔也寧過於剛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五之幹蠱不自爲也委之二而已用譽謂用二也二爻譽或云卽民譽之譽承以德者言二承之以中德則五可以坐享其成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幹蠱之事有五爻任之所謂元亨而天下治者至上已可以無事而又身居事外故得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昔人謂治蠱與治眼不同蠱欲勞之眼欲靜之故治天下在各事其事而治身在事無其事上居良極益事無事者此所以爲高尚之事也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消長雖係天運然盡人以應天者不外於正正爲天道則凡念不可告天者皆非正也至於八月有凶者臨爲十二月之卦至于八月倒轉爲觀則四陰長于下二陽消于上矣无凶而言有凶蓋預爲君子慮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以容水地以容澤無不容也無窮之敎思正所以容保民不必分爲兩事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咸皆也初階二二階初相與並臨四陰故二爻乃稱咸臨初之始進而鄰於二非正已不足以信友故貞而得吉二陽浸長而鄰於三浸長則衆正之途已闊故吉无不利辟於三益小人之未順命者獨力難勝故階初以臨之然後无不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甘說以臨人君子之所不與也故无利憂生悔悔則无咎蓋小人化爲君子斯君子受之矣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臨以二陽爲主四應初大臣之不自用而用人也五應二大君之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也勿二則專故曰至知人則哲故曰智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敦厚也臨至於上至者益厚其終而宜者坐享其成以此臨民所謂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者也志在內者曰至曰中非其外飾也明矣凡上爻多總其成不必另指一人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敎而天下服矣

天下觀人主人主自觀其心盥洗也洗心於密有不言之信無形之儀式也故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使民觀我易使我化民難下觀而化非神道設敎其孰能之神道者亦如天之不言而四時行也天者去魄而留神聖人不能去魄而能不爲魄用其耳目視聽猶人也其所以神是耳目而視聽者非猶夫人也有所以敎非科係也有所以觀非儀表也故能觀於所不可觀者至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敎

四方殊俗敎者因俗而牖之者也故雖有神道之主不如省方之觀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大觀在上而自遠天子之光此在小人則可非君子所宜有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女觀不踰閫丈夫之貌在於四方二陰柔居下不能遠觀丈夫而效女子之觀良可鄙也夫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大觀漸近可以進矣然君子之行旣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故觀我生以進退我生者平生所學道是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四近五親承天子之光故利用賓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我生與民生均之生也然天生君子實藉君子以生民故觀我生者觀我之爲君子而已觀我之爲君子者觀之民而已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其生非我也然而未始非我也後知後覺非君子覺之而誰也一夫不獲是予之辜志何時平乎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爲卦三陰三陽中外相間有相噬之象蘇子云陽欲噬陰以合乎陽陰欲噬陽以合乎陰者也物至於相噬則教化不可施故利用獄用獄非聖人之得已也亦幸有動明柔中之德動若雲迅則无訛法明若電管則无隱情柔中則哀矜勿喜刑求無刑斯治獄之善道也然考上古之時晝象不犯未有刑獄今乃有噬嗑之卦豈聖人固已預知末流而先兆此象耶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小懲而大誡故无咎初居下有趾之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肉之脆者曰膚二以純柔治獄故曰噬膚滅鼻劓刑刑之重者也治獄而一於柔則人將易之况二乘初剛尤桀驁難治者故以重法濟其柔然後奸民有所懲而可以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陰三陽陰之性本不能斷決而居陽則所治者尤爲難決之獄其象爲噬腊遇毒毋其毒則不能无失出也失出故小吝然於好生之德未傷也故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肉之帶骨者爲胏以九居四其治獄剛柔相兼者也故曰噬乾胏金剛而矢直九陽德本自剛直然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不能使民无刑而至於用獄君子蓋惻然傷之可忘艱貞乎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以六居五亦非純用柔者故有噬乾肉之象成離之主以柔中折獄可以无寬民矣而聖人猶戒之以貞厲无咎矜哉矜哉惟刑之恤哉

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矢百爲束銅三十斤爲鈞金入矢以自明其直入金以自明其實不直不實則沒金矢於官故日禁訟小而獄大四得金矢蓋兼小大而聽之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閒所謂罔攸兼也故只得黃金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居離終日中則昃益聽斷不聰而輕重失平者也上於象爲耳又離終化坎坎亦爲耳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剛質也柔文也剛柔交錯文質彬彬斯爲美小大由之故大亨而小者亦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焦漪園云柔來文剛是以剛爲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文柔者亦以剛爲主也蓋一陰下而爲離則陰爲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爲艮則陽爲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知皆以剛爲主小利有攸往陰進而反於陽也復歸於朴所謂至文剛柔交錯有經緯之象故曰天文天文非有限制而變化自成人道無以止之則其流有不可言者此聖人所以思虞夏之質而傷殷周之文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既明庶政何難折獄無敢者敬忌之意也民命所關一有敢心而濫獄多矣故君子雖觀情若火而愼重若山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九陽剛之德固四之所欲安車而聘也乃守恬脩姱自賁於下爲舍車而徒之象蓋以德爲車故不屑非義之乘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與也

柔不得剛則無以成賁剛者柔之所須也六二柔順中正上附九三之剛所謂相須而成賁者三在上故曰與上與初賁於已二賁於人剛柔蓋不同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文之盛也文盛恐滅質戒以永貞而後不至於陵夷所謂文明以止者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賁如者往以賁之也皤如潔白貌白馬如詩所謂皎皎白駒如有高飛遠舉之意皆指初也四初正

應慕其潔白而欲往以賁之陰柔多華其所以賁必有致文而盡飾者初弗義之故飄然高舉如白駒之逝空谷所謂舍車而徒也然四之求初豈爲寇戕乃欲與初爲婚媾耳蓋初之自潔雖無心於四而四之下賢則不能忘情于初其曰當位疑者以四當高位勢足侈車馬之飾故初疑其非義也顏冉原以愛初而來雖衡門之緻難挽而縞衣之好自眞是以終无咎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于六爻最高丘象在卦外園象丘園者賢人隱遯之地賁于丘園謂聘賢也聘賢之典宜隆束帛戔戔近于吝嗇然明信可質非其文之謂也故終吉有喜者有得賢之喜也五不賁二而賁上者兩柔不能相賁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卦言賁而諧爻多以質勝獨九二賁濡稍尚文而即以永貞戒之上則直指本色白賁無色也聖人之不貴文也如是或曰下三爻由質以趨文剖固陋而生文明也上三爻由文以復質既雕既琢還反於朴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柔而至於變剛小人之盛可知順而止之見可而後動能順天者能回天者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剝不獨以小人剝君子亦有剝下奉上之象基之不存宅將焉附故君子寧約已以裕下下安則上亦安矣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人以牀爲安牀以足爲安自足而上爲辨蔑無也正人未嘗無而小人視之蔑如也二應五五方留君子故不與二小人欲害正而無與則蔑人者乃所以自蔑耳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去其黨而從正小人中之君子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牀以膚蔑貞不必言矣故直言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蘇長公云六五剝之主凡剝者皆其類也聖人不能使之無寵於其類故擇其害之淺者許之四以下貫魚之象也以宮人之寵寵之不及以政也豈惟自安亦以安之故无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碩果不食必有留之者矣所以留之者天也天留君子以爲民所載是得輿也夫君子小人不兩立君子旣得輿則小人失其所據非剝廬而何輿者公器君子所乘也廬者私室小人所據也諸解小人剝廬俱非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復者如主之久去而還歸來之之辭也陽微而不亂於群陰故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七日來復有三說有卦氣起中孚之說又有謂歷坤六位至復爲七然不如本註姤復之說於反復二字更明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無心無心而忽若有萌者是爲眞心生生不巳之眞機也人心一天地也天心之復在冬人心之復在夜孟子夜氣之說蓋本諸此　王輔嗣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焉焦弱俟其愛其說余以爲似矣而未盡也夫待動息而

言靜者非眞靜也待語息而言默者非眞默也眞靜眞默即日動日語而不動不靜者自如也復者寂中之生機也蓋本體自止生機自行無此生機即寂爲枯寂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安靜以養微陽詳解極妙眞氣之所以漸薄者游氣擾之也閉有形之關易閉無形之關難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人性有初本與天地相似凡遠者皆習也不遠復者復性而已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即心逸日休之休資仁賢以共復則力不勞而心日休焦弱侯以曾子當之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初九即顏子也六三即諸子之日月至焉者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在群陰之中獨與初應蓋從道不從衆者道本不孤雖獨衆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居中中即復之本體也本體純常故曰敦曰无悔非但不祗而已凡言復者大上性之其次復之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內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虞翻曰坤冥爲迷陰柔而居坤體之上所謂先迷也故爲迷復非迷而不復以其求復而失其主愈求而愈遠耳然曰十年終有可復之日不然陽道在天地間當從滅息矣豈理也哉

初九即乾之初九也乾爲諸卦之大父初九爲諸爻之大父龍之潛與雷之藏一機也龍復而潛爲雷復而藏造化之至動至靜妙靜妙動者也其在卦畫特一而已不知者以爲一陽之動不知此一爲靜之極爲動之根蓋動靜合一而一又未始倚於動靜也不倚之謂中中庸論中而歸之未發深於言潛者乎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復則不妄也剛非自外以其去而來復若主人之自外至也无妄原无不正乃天命之固然其匪正者如人之有眚目生花原非實事若因有所動是无妄之中自生妄也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說文目病生翳曰眚翳去則明現非明與翳對也妄去則眞還非眞與妄對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無心於動物而物自動時也先王之育物豈物物而育之哉茂對乎時如不奪農時斧斤以時之類使物自育勿妄有以擾之是則先王之奉若天道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即復之初九眞无妄者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耕望穫菑望畬皆有所爲而爲之者也君子之誠意也直誠之於無所爲之意正誼焉不謀其利爲善焉不近其名如良農然我耕我菑盡吾職業不營營於求富也如是者往而無責報於人無責於人者亦無人責故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以六居三三非六之所能馭也又居動體外物之得失得而擾之矣得褻者風波之府也於是有无妄之災其象爲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以爲妄乎實有牛之繫也實有行人之得也非妄也以爲不妄乎行人何幸而得意遠去也邑人何辜而坐受波及也果妄也推求其致失之故則在或繫之牛牛非繫之所能禁之因有放逸遂生得失因有得失遂生風波吾欲問其繫之者日正已而不求於人則不災人亦求无人災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凡妄者本無而生皆人也君子還之於天而已九四得乾之初體所以之天也天者以其固然得其常然故曰可貞固有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疾從妄生旣已无妄更有何疾日五能无妄矣而未能無无妄也陽剛乾體不患其不實而患其不虛虛則任之勿藥固所以藥之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猶乾之上九也窮而不知變觸處皆碍途已目騁之謂眚行者足而所以視行者目也有眚而行安得利然則欲利行者去其眚而可矣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陽大陰小以陰畜陽謂之小畜以陽畜陰謂之大畜卦中二陰爲陽所畜非二陰能畜三陽也陽方上進慮其輕銳故戒以利貞有上以爲之汲引故不家食賢必能濟險故有利涉大川之象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君子之出將以養天下也養天下而不先有以自養是無具也乾之剛健艮之篤實用以日新其德其爲畜也大矣是故其自下而上進尚以賢也能止而不輕進能健而不重發合之謂大正也其自上而下養養以賢也與之共天位與之食天祿皆所以承天也夫賢者豈輕受人之畜哉見畜而逝矣吾畜之以天彼乃無所逃夫畜一人而可以及天下人此畜之所以大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自得之謂德能自得則前言往行多識之皆吾故物不則亦古人之糟粕而已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畜人者必先有以自畜初之畜未大也進而畜四必有災厲已之而後可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九二者有其輿矣曷爲乎說輹而不進无應故也日庶幾有推轂我者而與之俱往焉故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三與上合志而二陽隨之並進有良馬逐之象馬不憂其不良而憂其輕車易道以至泛軼也故利艱貞九三乾之殿也故利與飭戒閑習其車徒則利有攸往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三陽逐而二陰止止者之受畜亦明矣牛豕皆陰類牿牛圂也所以防牛之逸書曰牿牛馬是也爾雅豕子豬豶積積豬子也牙者畜豕之找海岱之問以找繫豕謂之牙今牙門之牙亦指門前橫木而言上前三後而二陰範闌其中若設斷橫木之象牿之牙之所以畜之也凡小人之踊躅若牛豕然有以畜之則不惟有以馴其駕驁之性而不為吾害且有以固其待豢之心而使為吾用故曰元吉又曰有喜有慶蓋天下之大可憂者不在君子之未進惟是以君子而受小人之籠絡則大可憂也小畜是也故天下之可喜可慶者亦不在君子之並逐惟是以小人而就君子之籠絡則大可慶也大畜是也此二卦之反對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初二之未進忌二陰也至於或牿或牙合以受上之畜於是乎舉天下事惟君子之所展布而無不如意故曰道大行也

䷚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口之食物上止而下動卦上艮下震象之動者類貪饕故下三爻皆凶止者類恬淡故上二爻多吉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所養者責其及人自養者貴無求於人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上止下動動不若止也動於言語以慎止之動於飲食以節止之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初之德足以自養也見四而朵頤焉求人而自喪其良貴也故凶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陰不能自養故求養於人卦中之可資以動者初與上而已皆非二應也故下求則顛上求則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三雖與上正應然上方秉權夫權之所在可避不可附也三居動極不勝其趨炎之心而違道以干

之上方戒震主而遠私人如三者宜其十年勿用也且歷四臣必嫉歷五主必忌何利之有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四不能自養而求初以養故曰顛頤然初求四為慕勢四求初為下賢苟下之者有眈眈之專則應之者有逐逐之繼矣如是而賢之養皆上之養故曰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五不能養人而資上以養似乎拂經然古稱上聖其臣莫及其次臣主俱賢其次不及其臣不及而委之以國正也若棄賢而自用亡舟揖而欲涉大川其將能乎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者有震主之嫌故危而後吉五之有上也猶涉川之有舟楫也故利涉大川黃成孫曰易上艮下震曰頤艮止而靜故艮之三皆吉震躁而動故震之三皆凶非夫艮吉而震凶也凡頤之道吉于靜而凶于動也今夫外狗者內喪故頤之剝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逐夫末者其本必顛故其損曰拂經于丘頤以其所以養害其所養則拂能爲也故其貞曰拂頤十年勿用此震體也皆動而凶者也瞑而坐者見乎四海馳而視之不覩乎車之下則靜者常察也故其噬嗑曰虎視躭躭其欲逐逐當其不可爲而不爲則其不爲之也功故其益曰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動者病矣然靜而不能動則靜者常死夫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動故其復曰由頤厲吉利涉大川此艮體也皆靜而吉者也今夫天地也萬物也上動而下止者也物之下動而上止者惟頤焉耳是其所以爲頤者震也震不自動繫於艮而後動艮不止之於其上則震雖動不能也則其所以爲頤者艮也非震也故動不自動其靜者動靜不自靜其艮者靜夫能止其所止則頤之道盡矣

☱☴ 兌上巽下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四陽居中過盛故爲大過上下二陰承之不勝其弱有棟撓之象蘇子曰大過者君驕而無臣之世也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馭陰不貴乎陽之凌陰而茂之也人徒知夫陰之過乎陽之之禍也豈知夫陽之過乎陰之不爲福也哉立陰以養陽也立臣以衛君也陰衰則陽失其養臣弱則君失其衛故曰棟撓斯時也君後巳甚而國無憂患則上益張下不堪其禍可待也故利有攸往所利於往者利其有事也有事則有患有患則急人患至而人急則君臣之勢可以少均故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有大過之勢有大過之行勢不可以無所藉也無藉則孤行不可以有藉也有藉則撓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二枯陽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九五枯陽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陽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大過六爻往往反對初與上反二與五反三與四反初與上均之弱也初何以不病弱曰所謂本末弱者當大過之時陰常欲求陽而陽常欲凌陰陰惟急於求陽故初於二上於五皆不難小心以下之初得二而爲之藉故相資而无咎上不得於五而不忍坐視至於過涉滅項以狗之可悲也不可咎也由是言之其失益不在陰矣二與五均之枯陽也二何以生梯五何以生華二何以爲老夫得女妻而五何以爲老婦得士夫三與四均棟也三何以稱撓而四何以稱隆曰二與四皆不過乎剛而能用陰者也三與五皆過剛而茂陰者也二近初四應初二之於初也下之如老夫之顛爲女妻下也初之於四也承之如下字之爲棟承也曰枯陽生梯梯者嫩枝也柔之象也曰不撓乎下有初在下故不撓也所謂在則雙美者也若夫三汰臣也五驕主也三自矜國棟以上不足爲吾輔也五自貧强弱以上爲老醜而不足配也无輔安承則有撓而巳矣獨陽安生則空華而巳矣所謂雖則兩傷者也嗟夫人徒知陰過乎陽之爲禍也孰知天陽適乎陰之未始爲福哉故曰弱者强之藉也

☵☵ 坎上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也陽陷陰中故名爲坎一陽中實故稱有孚聖人不畏世途之險而畏人心之險故提一心字言世雖險而吾心自有亨途也苟人心無險而世途之險往可平也故日行有尚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焦弱侯謂八純卦均未有兩字習坎之上或脫坎字然玩象辭只解習字非脫字也百折而必東者水之信劉玄德雖在顛沛之中而信義愈著故能踣而復振所謂心亨有功者也王公設險兼有形無形而言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歐陽永叔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猱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日君子以常德行習敎事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處坎者必有濟險之才與出險之德初皆無之故曰失道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與五雖均中實然二不正心或未純不如五之陽剛中正也凡濟險之道不欲超然无繫不欲其有求欲規大功而不欲其觀小得今日求小得固宜其未出中也五言既平心平也二言有險必險也求者有喜功之意喜功所以造險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之往也枕所以休息者來往皆險無所復之退而休息又與初同入于坎窞叠三无濟險之才又无其德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樽酒簋貳用缶至朴也納約自牖至曲也居險難之時而獨能獻其樸心事其明之主而能曲致其密悃此非柔嘉小心者不能也雖然亦幸而遭九五耳有君如此何患無臣故曰剛柔際慶四之遭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坎水也祗適也水流不盈適得平焉善行險者行所無事世道人心斯適於平而止平之一字最有味水盈而爭流於是有驚波駭浪而水不平人心好大而喜功於是有行險僥倖而世亦不平五中者也中故平平故无如大之心无咎猶言无事也象言有功而此只言无咎益無事即是陰功有功或至生事聖人固慮人之以險爲功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與初均之失道也初居坎初失在於不能止故日入入者往而卽之也上居坎終失在於不能往故日繫繫者坐而待繫也日繫用徽纆寘于叢棘言其不能動也三歲不得甚之也上惟失道故凶三歲也使得其道惡有身在險外而不能自解脫者乎諺曰智者三日愚者三年非虛語也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不患其不明而患其傷明故戒以利貞牝牛順物然引重致遠又非徒順而已離者麗也凡物之麗者其象而爲所麗者則其體也日月天象而天爲之體百穀草木地象而地爲之體故論明當端其體人知察主之明有過用不知其所以出是明者非也夫明生於虛虛中之照臨如日月之在太空無所不照故離之取象於明者以其中虛也若夫臣無明以君爲明故不言明而言柔必麗乎中正而後所以出是柔者非唯常面從之私故曰畜牝牛吉如牝牛之至順而能引重致遠也則幾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離以中虛故明大人之能照四方者虛也實則不能見一物矣繼明者緝熙之謂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麗於二履聲錯然則知嘉賓之在席指二也敬其所當敬上交不瀆故无咎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中也離麗也柔麗乎中正畜牝牛吉者二實當之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之昃者魄也而有未嘗昃者存人之老衰者形也而有不老不死者存故太上超於其外其次達之其次安之其次樂之其次悲之樂之者日何不日鼓瑟悲之者如牛山之出涕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陽剛不中而居重離益過用其明者突如其來如言迫也焚如言燄也急迫而傷躁炎虐而傷暴用明也如此天下無完人矣故曰无所容明而至於使人无所容是好察之過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柔尊居中益明而能生愛者離照之下无不麗法者以哀矜惻怛之意行之其不忍盡人之情可知象曰離王公也言痌瘝乃身王公當如是彼沾沾得情爲愉快是法吏之事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以剛居柔極益明能生威者王用出征殲厥渠魁而赦其醜類既無漏網又無波及益明而麗乎正者故曰以正邦也今夫兵刑政之大者也兩者或過用其明所傷必多單舉出征而刑可知大抵上三爻皆不欲過用其明

易經句解上經卷之終

易經句解卷之二

晉江林欲楫平庵甫註解
男華昌 闇芬 孫繼登 手錄
壻 張潛夫確庵甫 洪士銘畏軒甫 較
姪 印昌素庵甫 期昌存崖甫 仝訂

周易下經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者無心之感也有心則有邪正故戒以利貞取女吉者不獨以少男少女得婚姻之時蓋艮止則能止乎禮義兌說則順以從君所以吉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感有三有氣感有心感有情感天地氣也感無其感聖人心也心無其心男女情也情過則流故止之夫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者關雖是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物之受者各滿其量而止惟虛空不可思量以虛受天下不能滿也夫虛生於無欲無欲生於靜故六爻皆動凶而靜吉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情也方其始感足未行而意有所之則趾先應之故初象拇腓者應拇者也故二象腓股者隨腓者也故三象股夫入之神好靜也居者寧之出者攖之順者志之執者腓之是凶害悔吝之關也雖然夫拇與腓與股豈能自動哉有所以先乎彼者然後彼從而順之隨之故官者從志者也志者宰宦者也志外志下志已騃矣能無往往是其君子誠之於思下三爻為艮體艮本不獲以身今乃取人身中若拇若腓若股而象之何也曰止則不獲動則種種者皆吾累也艮何以不止日感故也夫萬感而萬不動者惟繇靜之靜能之艮者靜之靜非無靜之靜也故聖人係艮卦必即動以驗靜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四為心位處思之地而曰無思者何也夫君子之感非感物也物自感也其應非應物也物自應也物有往來而心無往來心不與物為朋而物莫之能遁也今夫人身中拇者腓者股者腑者輔頰者各從其朋而不得不聽命於心以心無朋也虛而員故光凶達而不碍故大令心而與物往來則心亦物也物與物順則相從逆則未有不相害者矣故無心可以以萬物貞吉者之所以得也有心不可以應一物憧者之所以失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五上居兌體兌為口脢居口之下即喉中悔核也口欲宣則喉先動若或感之言尚未出故无悔然志在欲言言者感之粗猶所謂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有本焉聖人之感人以心而已上六蓋感

人以言者故爲咸其輔頰舌夫齒頰之騰口而不心況可語於無心之感通乎讀下三爻知非禮勿動讀上三爻知非禮勿言而總皆誠之於思

䷟ 震上巽下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道之可久者必其正者也然正非執極不變之謂變而通之而不離乎正也利有攸往即天地之不已也終始循環於无端經權游移於不測所謂道也言日月四時不言金石者日月往來四時變化皆以變貞其常金石滯於常而不能變者也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之用至無常而雷之必動風之必故其體則至恆也立不易方者立其體而已體方而用員道之所以可久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六居巽初入門之始也陰性沉深求而愈鑿故曰浚恆浚者如浚井之浚穿鑿不已是於坦夷中別開一坎阱故凶而无攸利此鈎深索隱之學也或曰此刑名之學愈求而愈刻者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能以學問變其氣質故得悔亡蓋揉情復性克己之學也僅

曰悔亡與聖人之久道化成者猶有間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剛過者也二三其德以陰陽於世至身辱而无所容此縱橫夸詐之學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居震之始陽性浮遠騖而愈荒故取象於田无禽言馳騁鮮實也今人言蒐採之富者日目眩此記誦涉獵之學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柔中似有得於道者德者得也恆其德貞謂執其所得而不變也五非漫然恆者惟其知柔而不知剛斷一則有餘化裁則不足故其象爲婦人吉夫子凶蓋守雌致柔之學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上六柔動之極柔躁者也急於用世振動而不安欲以求功而反至於生事故日大无功此王介甫之紛更以其學援天下者也合六爻論之觀其所恆而諸子百家之道術可睹矣恆者久於其道也久不于道與道而不久均非恆也故六爻皆論道術

䷠ 乾上艮下

遯亨小利貞

聖人之爲君子慮至深遠矣慮其後時而退無及也故當二陰浸長之時而即戒之以遯又慮君子有侘傺無聊之感而慰之以亨若曰吾道自足退居何病且養晦佚時能進者固在我也然而未已世君子遯矣誰與其國國無君子非小人之利也故戒小人以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當位而應孰不以爲君子有援小人似未足慮而聖人曰此正君子見幾之時也及時而行超然自適後此雖欲行無及已不見二陰之浸長乎彼將不利於正者也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嘆之也消長之介世道理亂之關非細故也故大之大之也者危之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君子之制於小人也常始於狎而成於激狎則受餌激則賈黨故遯之君子以遠小人遠之者非擯之也介然道義之中而飄然權勢之外使彼不可得而親焉是謂不惡而嚴夫不可得而親者卒亦不可得而螫也蘇子曰山有企天之意而不可及陰有恭陽之志而不可郎是之謂遯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

也

下卦爲艮艮爲狗初居後爲尾尾善隨者也當遯之時小人之勢未盛往往工爲隨以媢君子如蔡京之迺合溫公楊畏之迺合呂大防非不趨後善承然其心則險而危不可測也故戒君子以勿用有攸往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執循係也黃中色牛順物二陰係小人而二彳更巧知君子之居高而未易去也以爲將欲傾之必先結之於是以色取爲中心多方柔順以堅君子之志使之雖擊而不可脫如執用黃牛之革者然蓋固結愈密而籠絡愈巧者也君子可爲其所愚也哉以二小人而能驅衆君子必小人之巧者也或謂留賢非也小人能留賢則君子不必遯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下此二陰當遯而有所係此疾在育盲危之道也曰畜臣妾吉者絶之以不爲君子也益君子畜入若也非畜於人者也故畜臣妾則吉若爲小人所畜据然臣妾也安可大事乎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四有初六之好舍其好而遯則君子吉而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在當位而應之時見幾而獨蚤彼方留而此已去其退有禮故曰嘉遯貞而且吉者也正志與固志相應小人雖欲固君子而君子能以正自引決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在事之外起然遠去遯之肥也有應故有疑上無應故無疑然下三爻爲乾乾性剛故能果於遯焦弱俟曰在下位而不往柳下惠是也在內而能固其志季札子臧是也當遯而猶繫者大夫種是也秉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以爲嘉稱而猶遯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無憂者四皓與兩生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四陽盛長不患其不壯而患其恃壯故戒以利貞天地未嘗用壯而人常凛然莫敢犯者正大也故惟大能正亦惟正故大君子小人之辨不爭于强弱爭于邪正而已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自勝者強千古確論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朱註甚當他說有孚鑿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大壯之所利者貞也二爲壯主剛而得中不極其壯故直以貞歸之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陰窮必鬭故小人用壯陽壯而驕故君子用罔言視小人若無也君子有無小人之心小人因而乘之如羝羊觸藩羸角必矣然則小人之壯君子壯之也使君子不輕小人小人何由壯哉 焦弱侯

曰象言小人之壯由君子之用罔也責備君子之辭是知小人無壯君子壯之耳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當壯之時以不極其壯者爲貞四與二皆不極其壯者也故吉而悔亡四以五爲藩四能不動聲色聽五之自決而未始觸之也夫惟不觸是以不羸然則無以壯爲者乃眞大壯也故曰壯于大輿之腹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小人之與君子爲難者非爲國也所爭在位耳小人戀於固位不量其所處之不當而惟難於先之也是故巧爲藩以羸君子之角六五柔中能自決其藩者也審時度理避位以授君子而畧無患失之心故曰喪羊于易羊非指二四若指二四不應言喪言其失位如亡羊然易而无難也曰位不當者陰居高位知其不當而避賢者路也无悔與九四悔亡相應五爲四之藩彼不觸而此自決故五

五既无悔四亦悔亡不然而兩相觸焉未有不兩悔者矣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非羝羊所謂羝羊觸藩者指三也三壯而進既不能抑之使退上窮而鬬又不肯遂之使進兩敗俱傷何利之有均之爲不利也毋寧知難而避如五之自決其藩則彼既不羸此免於觸吉而无咎之道也

䷢離上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上離下坤象日出地又卦具諸善非康侯不足以當之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康侯進見於天子而受殊寵也三接者覲禮廷升一也致亨升致命二也亨升上勞之升成拜三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本體自明故曰明德自昭者直無以翳之而已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始進者也居下無援有欲進見摧之象慮其摧而狂已以于進不信乎友而侘傺以自傷皆過也故戒以守正則吉寬裕則无咎曰獨行不求人知也曰未受命者人之未受孚命也君子以命自安何不寬裕之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

介福以中正也

二連三以順乎五而九四間之故愁如二中正守貞不失五明君也其鑒二之忠必矣故受玆介福于其王母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下三爻皆坤體故順而相信明出地上近者先得之無摧如愁如之嘆故悔亡志上行者言柔進上行衆之同志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三柔並進而四以一剛據於其上非同類也非類則不能无忌五方應坤必不四與則不能无懼故象鼫鼠位不當者以獨陽閒陰所處不當宜避位者也焦弱侯以四爲小心畏慎之相終近強艇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與三均稱悔亡者三居地上而五正明之出也悔者晦也未出地爲晦出地故悔亡也失得勿恤不必以四爲得上爲失只是言王心之虛益離爲中虛虛生明以是衆照天下闢泉進之途開文明之運其吉慶而无不利宜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剛而居上者角也離以中虛爲貴無取於剛五柔居中最吉四以剛介三五之閒逼於衆忌故危上以剛居卦之外乃遠人之未服王化者陽剛有威故用以自伐其邑則厲而吉无咎然大明之世有不王之國所謂阻深闇胥未耀于光明者故曰道未光也夜郎王曰漢孰與我大也是此類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夷一卦當文王與紂之時他卦言利貞而此獨言艱貞文之所遇亦怫艱矣乃吾夫子不以艱貞歸文王而以歸箕子箕子更艱於文王也文王當三分有二之秋易挾威以震主而柔順之難箕子當貴威無權之秋易屈節以避禍而正志之難文之可以無夷而夷也箕子之可以無艱而艱也非夷且艱亦不得爲文王箕子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出地爲晉故君子以自昭所昭者明之體也明入地爲明夷故君子以用晦所晦者明之用也體

以自明用以莅衆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焦弱侯以二老當之垂翼而飛不敢顯舉也三日不遑食亟之至也去此適彼故不免於主人之有言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焦氏以文王當之順以則即外柔順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焦氏以式王當之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坤爲腹自離入坤有人左腹之象焦氏曰此爻以指微子微子肺腑至親得紂之傷善之心遂去而避之故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之於上六力不能拯權不能正而義又可以去也於是晦其明而正其志曰我之不貞我無以告我先王艱矣哉箕子以之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此爻指紂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之義全是以卦畫取象如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之類聖人有見於治家者其興也必有關雎之助其敗也必有牝鴆之禍故戒以利女貞女何貞貞於巽順言女貞則刑于之化可知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正位內外不外一嚴內欲不嚴蠢家滋甚人知父令之行十倍於母不知父之教行於男母之教行於女女之貞未有不本於母之嚴者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正者其身正之謂也以身正家以家正天下天下固家之積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善齊家者以身言行身也有物有恆其身正不令而行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家於初志未變而易爲力閑之一字最嚴如門之有閑使內不出而外不入者也家人雖有越志束於閑則不踰故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婦人无遂者以順爲貞也世或言婦才只中饋便足稱才何必攸遂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治家之道與過於寬也寧過於嚴蓋過嚴雖厲然家人有所嚴憚而不敢爲非過寬則嘻笑媟褻無所不至古今皆然焦弱侯謂九三重剛無嘻笑理乃解嘻嘻以爲咨嘆之聲不知婦子嘻嘻非指三也聖人蓋以大世之治家者懲三之嗃嗃而欲以寬矯之至於卹恩失節故戒之曰如此則終吝不如嗃嗃者之未失也然則聖人之不以過嚴病三也明矣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以陰受陽以虛受實有富家象家非一人之家天下固王者之家也以富家爲大吉是知聖人未嘗諱言富也而特恐世之以逆取爲富故申之曰順在位也言四操利權能順天地自然之利而導之故富也陰主利又巽有順家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凡言有家者合而言之也假如萃假無言之陝上正乎內五正乎外分之而各正者義也故日天地之大義合之而交相得者情也情生於一家之分而非出於兩人之私故日假有家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正家之道義勝乎情故下三爻多主於嚴至五而肅雍之化已治故提出愛字威克厥愛也上居家道之成衆志已孚遂可偏任愛乎非也必威如乃得終吉特所謂威者在於反身自治而不專尚乎威嚴焉耳夫以畏其身之謂威則亦必以尊其身之謂愛故齊家在於脩身

睽䷥離上兌下

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說而麗明柔進上行得中應剛勢者似跡於合而且謂之睽而且謂之小事吉者何也曰睽明上炎兌澤下說雖麗而不相愛也柔反居上剛反居下雖應而剛柔易位也此不睽而睽故不可大事也夫天下亦有睽而不睽者矣天地事同以天尊而地卑也男女志通以男外而女內也萬物事類以陰陽各從其配也此皆睽而不睽時用之所以大也今卦皆反之宜其僅止於小事吉也然萃亦二女同居而大亨草以九居五六居二剛柔得位而睽反之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同而異則不謂之睽而謂之和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居睽之時悔也初四正應始睽終乎故得悔亡朋友有其車馬之義四始奪之馬以故也既勿逐而復之孚故也惡人非指四四既睽初為元夫初不當以四為惡人盍惡人乃閒隔于初與四之間者是也初欲交四不能不由之以進見則有以平其心而消其交構之釁故无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剛五柔柔主多猜徑直而行途必相左二居兌體婉而善說能紆其途以遇之有于巷之象近於曲曲以引君雖曲直也故曰未失道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曳於二掣於四劓於上皆三之妄見所造也見夫前後若有捷我者而使不得合又見夫合我者之甚仇我而天刑不解自戚自猜妄見中之光景如此所以然者由三之處位不當以致承乘應之多

猜也其卒免於睽者以遇上九之剛脫弧納之故无初而有終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與初應也而當睽之時所睽必兩孤孤而无助必思其配方其睽也不知初之為元夫也遇而後知其為元夫也夫由離得合者既合當虞其離故以危心處之然後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二五正應厥宗親之也噬膚言二之不愛其膚以報五也古人云苟有利於社稷亦何愛於髮膚即此膚者下之所重往者上之所輕下既損其所重則上當無斬於所輕故往以遇二明良之孚社稷之變也○案此爻如成王之於周公叔父厥宗也居東三截噬膚之忠也于自迎之天乃反風往有

㝵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三上兩見字皆疑心爲之負塗載鬼見中妄猜之光景也疑情一釋衆見消融說弧遇兩不問可知凡睽之諸爻皆始睽終合聖人於卦戒其睽而於爻喜其合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蘇長公之解得之解曰艮東北也坎北也難在東北則西南者無難之地也君子將有意乎犯難以靖人必先靖其身是故立於無難之地以觀難之所在勢之可否見可而後赴之是以往則得中也難之所在我亦在焉則求人之不服其道窮矣然此非爲大人者言也初六九三六四上六皆因其勢之適近時之可否以斷其往來之吉凶故西南之利東北之不利爲是四者言也若九五當位而正捨大人也大人者不擇其地而安是以立於險中而能正非也是豈惡東北而樂西南者哉得其斯人而與之往其有功無疑也上六當之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下有水內險也故曰蒙險在人必也山上有水外險也故曰蹇險在世塗也君子不問世途而問吾心故反身脩德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之涉難尚淺見險而止智也故來而得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二獨稱王臣者二五正應義無所逃即明知其蹇而不得不蹇也曰吾知有王而已躬匪所計也夫躬且不有而況於毀譽利鈍乎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陽剛有濟險之才然與五非應反而就二將因二以達夫五也夫王臣蹇蹇如同舟遇風其喜三之來必矣二居內故曰內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柔弱之才不能濟蹇故來而連於九三居實爲主而三陰以虛附之同心佐五宜必濟者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諸爻皆有往來惟二與五無往來二於義不得顧一身之蹇而五於位宜濟天下之蹇也天下之蹇故曰大蹇五有君道於下不稱朋朋者二朋之也二之蹇蹇與朋偕來而五以陽剛中正之德撫之此濟蹇之一時也曰中節者以其時則可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下四爻蹇之未濟也五方濟蹇而上來就之適當塞極化解之時故獨稱吉夫正邦者大人之功也上無功而若有碩大之功者得所從故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聖人係卦不輕取象凡剖卦先下後上今人占雨者先雷後雲輒曰不雨以陽氣居下陰塞也先雲

後雷雨曰必雨以陽氣居上發散也以此占之百不失一故先震後坎爲屯先坎後震爲解取象各當且非偶然而已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哉

解之時兩言耳未解則利用動動而後收撥亂之功解則利用靜靜而後亨無事之福難平而思息者衆之同情也順民情而與之休息故往則得衆有功而來則得中安靜而動是失中也拂衆而往是喪功也引天地之　者政以當解之時民切來蘇之思如百果草木之望雷雨不當復有以擾之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去湯火嘉與維新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三陰皆小人初將九四之所必解也然初居下罪過尚淺可及寬政故得无咎象言剛柔之際謂四也四剛初柔雖應而非類四以義割初初引義自安安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二狐指三黃正色指五矢剛直指九四二與四同德與五正應而三以狐媚間於其間不兩立之勢也邪媚既去君相相得故貞而且吉矣一說三狐指三陰黃矢所以射狐者即二也亦通但兩句顛倒用耳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以六居三爲負且乘非負四乘二也蓋負戴至賤喩陰柔无德也乘非至貴喩居下之上也所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宜乎不免於致寇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指初同道爲朋本當位者非吾朋也故解而去之以孚於二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爻以小人之退驗君子之能解象以君子之解決小人之必退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之鷙害隼也其居上則高墉也射而獲之者公也公蓋抱黃矢之貞待時而動者也卦之解以安靜無事爲貴而爻之解射狐射隼共似乎多事者何也夫國家之蹇小人爲之也小人不去是留狐而求其不嗥縱隼而求其不搏也故赦過宥罪可行於無知之小民而不可施於據高之邪類解者解散之義解小人者陰散其謀陽散其黨非淫於一擊也故以九二爲得中

艮上兌下

䷨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下益上上似得益而聖人直係之曰損隱乎痌瘝乃身也人主能視損下如自損惻然常存夫不

得已之心未有不孚者然心雖孚而行之或未盡善則上取其一民且損其十故必元吉然後无咎夫損非可貞可貞者有孚之心也孚于民故利有攸往孚于神故二簋可用享總以有孚行之而已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而至於二簋則凡飲食服御之間其當樽節可知言有時者明此權宜之計非經久之道也夫時不可以終損故受之以益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損疾者益生忿慾心之疾也損之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已讀如字以爲人之事則緩以爲已之事則不得不遄初四正應四之疾猶已之疾也故遄往而後无咎然疾有淺深治有先後遄而不酌懼其益之疾也故戒以酌損之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損下非可貞之道也小民輸財以急公有司催科以奉國夫有行之者矣顧在九二則不可二大臣也大臣當爲國惜體爲民請命不當復蕲人生以征利之事故利於守貞而征則凶夫當損之時獨弗言損似非所以益上而不知乃所以深念之也盍損者一時之利弗損者萬世之經所益孰多聖人慮後世之狃於損以爲常也故於卦之損日有時於二之弗損日中以爲志時者有時而不然中而不易其慮遠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下卦乾體本三陽同行變而爲兌損一陽以益坤是損一人也一陽往居上而一陰來居下陽能下降陰能上升相交而成規故得其友也一與一爲兩兩則專一與兩爲三三則疑天地男女與萬物之配皆兩也故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陰柔之人放利疾莫甚焉得初九之遄往而損之是藥石之生我也故有喜大初之往以益四也然弟損四之疾而未始益之也故身之肥在無疾國之肥在弗損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或益云者有益之而無尸之者也有益之而無尸之則我忘其益人忘其損益之六有也卦本損三益上而五爲受益之主上之益皆其益也故曰自上祐五取而無取上予而無予故五曰或益弗違上曰弗損益之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受下益者也居損之極將變爲益是又思以益下也夫以下益者益下不過以民間自然之利還之民謂而未嘗損所有也此可久之道故曰貞吉利有攸往者往以益民也來而不能往是私其家也君予不自家而家於天下悉主悉臣何損何益故又曰得臣无家卦本損下而聖人之係卦與爻惟恐下之受損仁人之言也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損上益下上似得損而聖人直係之曰益明乎君之藏富於民也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者推而廣之也夫施之博者不待損上道之光者不求民說必待損而後益則益亦彈矣若夫自上下下惡乎損哉故六爻中惟四自損以益初九五則不然彼弟本之中正以爲有孚之惠心且托之六二以爲濟川之舟楫上未嘗損而下無不益何利如之故日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夫天無不施地無不生而天地豈有損哉託於風雷焉而已雷以動風以巽之心萬物日進日益而不知爲之者時也體天地之心以行天地之時上雖不損焉可也

卦本出於乾坤乾施一陽於坤爲震震得乾之健故動而象雷本乾之施坤故雷之動常於地中坤生一陰於乾爲巽巽得坤之順故巽而象風本坤之渐乾故風之行常於天上又震巽皆木有舟楫之象木之德仁於序爲春政天施地生之時也有行慶施惠之象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之益物也順之雷之益物也逆之遷善順也以日益爲益者也改過逆也以日損爲日益者也日則遷則改有風雷迅速之意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受上益者也受恩厚則圖報亦難故利用爲大作必元吉然後无咎者何也凡興作之事必用國之財用民之力兩者皆國之損也所益不足以償所損則咎至矣故戒以下不厚事不以事自厚也上以事厚我而下不以事自厚免咎之道也初者乾之施一陽於坤而成雷者也雷性奮故利於振作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二之益受之五者也昌爲孚稱或曰惠心之主不任受益下之名也中正自二始既得之以無必而終復保之以一節若而臣者非王之臣而帝之臣也故曰王用享于帝吉成湯得伊尹曰日簡在帝心高宗得傳說曰夢帝賚予良弼古明王得賢相往往爲之于天蓋其重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三不中正故有凶事之益凡明主之寵其臣也必有以責之郎譴其臣也亦必有以王之三能有孚

中行惡有忠懇滿腔若白圭之無玷而主不見諒者曰固有之言安若固有不敢懟也孟子稱舜受堯之天下亦曰若固有之夫覩若固有而後寵辱可以不驚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益下者也益下而下或未盡諒者惟遷國爲然何者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也故必合於中行乃能告公而見從告公者公而告之也若盤庚遷殷作大誥是也邾文公遷繹曰苟利於民孤必利焉此以益[illegible]爲志者也四者坤之生一陰於乾而爲風者也古王遷國辨其燥濕曰風土誓其淳澆曰風氣觀其習尚曰風俗故有利用遷國之象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

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驩虞之益惠而不必故推本於有爲惠必財之惠有窮心之惠无窮故曰勿問元吉上以心施下以心受雖不言德可也其曰大得志者自滿其惠心而已雖然亦有不得者堯舜之猶病是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
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益曰或益擊曰或擊皆稱外來外來皆不期而來也二辭益而得益上求益而得擊皆非所期也然則誰爲來之歸之立心而已必苟末貞雖欲無益不可得也心苟勿恆雖欲勿擊不可得也夫立必由巳而由外乎哉孔子讀易王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荅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嘆

䷪
乾下
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
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且凜然危之者何也欲決小人者四陽也欲決而不忍即決者五也五君也上居兌體而比於五是君側之惡未易決也揚于王庭說者以爲聲罪致討之首着不然也天下未有既暴之土庭而尚留不去以俟夫孚號者也揚而不去則其禍必中於君子矣聖人益爲君子策之日夫欲去君則之惡者必揚其罪於王庭使人主知而自去之苟人主不吾信將奈何故肴戒以孚孚者積誠以信于主也既孚矣然後號其同類以危心處之若禦敵者儆備自邑而不快心於即戎是以一往而高墉之隼可獲也玩豪詞可見藏健於說寓決於和皆所以狃小人而使不吾

備可知其不遽揚也其曰揚于王庭柔乘五剛者言當決之曰當知此以聲其罪耳至其所以決之之策則在孚號有厲而不在逞於一擊也危乃光決而和者也尚乃窮知決而不知和也利有攸往往斯揚揚斯決矣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德之施爲澤居者積而不能施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制小人如制敵然勝在往前者也初居下亦未乎而謀未完遽然用壯以輕進徒取咎耳咎不在往而不勝在乎以不勝往也以不勝往未有不爲小人所勝者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先爲不可勝者也惕而且號凜若莫夜有戎然不忘戒也勿恤者狃之也狃之而使小人不吾

備所謂決而和者故曰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
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三與上應者也上爲衆君子所損其欲得三也甚苟壯于頄以絕之彼且惡我以及其同類故凶夫定大計者不必暴其幾抱深必者不必自其跡三能有必夬之心而陽與上合至於獨行遇雨而若爲所濡如此則君子慍而不人喜喜者可以衆其不備而慍者終乃嘆我之不可測何咎之有夫夬之用孚號而已不號而獨不乎而慍此其深心密謀雖同類不可使聞況可顯然衆暴之乎君子是以知王庭之揚非爲未夬設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
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四處五與三之間見五之感上而未郎夬也欲坐視則不安欲與三同行以決之而見三之若濡也故次且遲疑而不進不安不進悔恨可知四之悔益爲三也恨三之叛我而即上也雖然四亦知夫牽羊乎寵絡在我陽縱之實陰操之三之若濡是也四能知此則悔可亡矣而惜也戚於聞言有不信三之心不信斯慍之矣曰其行次且行字與三之獨行相應聞言不信也即三之有慍故象獨提此兩句三位不當者所處之位兩相疑也聰不明者不能明三於耳日之外也夫君子獨是獨聞雖其同類有不能見不能聞者矣不如是何以能夬夬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夬之下體健虞其壯于陽故宜濟之以說上體說虞其中于陰故宜濟之以乾合之乃所謂中行也九五兌體而近於上爲陰所感有莧陸之象幸其陽剛能割其所甚說而果決以決之合於中行可无咎矣然聖人猶以爲未光光者以其有說之根在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五陽既同心矣王庭之揚將於誰號乎曰終不可長者戒小人以慮其終也慮其終則不敢爲小人矣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凡物少之微壯壯之微老大過四陽過盛乃聖人於二五之爻曰枯陽曰老婦老夫是以知壯之微老也姤一陰始生而聖人繫卦詞曰女壯是以知少之微壯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剛强銷綽約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姤於時爲夏萬物相見故曰咸章剛遇中正指陽剛居二五而言有君有臣天下大行之會而有一陰焉犇尊於其閒聖人業以女壯慮之然則堅冰之戒不待履霜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無形而善入者無如風命令象之巽以申命重巽也姤以施命巽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繫于金柅者止其往也貞吉見凶以義禁之也義不可禁勢不能上故又有羸豕蹢躅之戒夫一柔之進豈特一柔而已哉始將牽連而俱往者也惟柔之禍最烈水柔溺人婦柔溺夫小人柔溺君子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魚指初賓皆衆陽包有包容之義凡君子之遇小人能容之使爲吾用者非有大力不能惟二剛中操縱得宜足以容初初容於二甘爲二用故无咎若二不得制而使衆君子遇之恐疏者或授之隙激者或生其災鮮有利者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夬之九四欲上行以夬上而隔于九五姤之九三欲下行以遇初而隔于九二故居皆不安行皆不進兩爻詞亦相同然其情則異矣上爲莧以甘于五是四之禍也初爲魚以包于二豈二之禍哉三之重剛不中果與初遇必有危厲幸二不牽與同行而已獨制之三之得无大咎者二成之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陰之始進勢尚微賤君子直張隸畜之耳進而遇四又以應而成比魚且脫而得水矣故曰包无魚

言魚非復包中物也他日流毒害頻誰生厲階四實起之日遠民者遠於民而將近於君也小人而近於君將有不可制者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即杞梓之杞堅木也瓜指初章指陽陽有章美當姤之時陰長陽消之時也五爲姤主陽剛中正故能堅制小人之咎潰而毋令蔓延包含君子之章美而毋令屑越入事既盡氣運倏同若有隕自天者然五君也二相也君相所以造命故二之包魚五之包瓜皆入定勝天者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蘇長公云剛之上窮者角也姤其角以是爲姤也以角爲姤物之所不樂遇也小人雖不能合而君子亦無自入焉故吝无咎

鄙意角指三三以重剛居下卦之上有角象上與三應爲姤其角兩剛相遇不能相濟以有爲故吝然正應非敵國也故无咎

䷬ 兌上坤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物聚而道者勢也物之聚于我以我能聚之也下順上說而五以剛中之德聯屬正應所以致聚也一體之聚在祖宗子孫故假廟以致孝一德之聚在元首股肱故利見大人以從正然廟之哀也必有將也故用大牲吉大人之見也將有爲也故利有攸往益時豐則禮從而豐時行則道從而行皆

天命空然其日見天地萬物之情致一故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之所孚者四也當萃之時利見九五初欲終於四既應公家之識欲遠於四又懷私門之戀徘徊莫決爲有孚不終乃亂乃萃之象其亂也奔走而若號其萃也以一握手爲歡斯附權取憐之態豈秦公所空有也誠能勿恤私交而往媢一心以萃於五則所聚者正而無背公之咎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蘇長公云陰之從陽以難進爲吉六二得位而安其中不急於變志以從上者也故九五引之而後從則其聚也固是以吉而上無咎禴者禮之薄者也故用於既信之後上以下利祿聚之下豈以祿薄之哉故上用大牲而下用禴以爲有重於此者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爻須與上合看益三上正應兩陰相聚不能自立必生憂戚之咨嗟无攸利與上之齎咨涕洟一也惟均萃於五可以无咎三自下而往故曰往高有滔之者故小吝上不安於上而安即五故直言无咎三言上巽者謂三方覷上上既巽於五三安得不往所謂利見大人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衆陰皆因四以萃于五權之所歸忌之所叢也故必大吉而後可以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卦以二陽衆陰之萃四臣位也不當有衆五君位也合四海以萃于一人豈有咎哉雖然天下聚于德非聚于位也以位聚人雖從而心不孚故君志未光惟脩其元永貞之德而民懷之矣悔之所以亡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解在三爻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元亨衆氣運言大人指九二以時而升於地者木也以時而升於朝者大人也巽而順大人之德積小以高大者也剛中而應五應之也有是德而人主用見之爲天下得人不有慶乎有是應而向明以上征堯舜君民之志不大行乎巽東南坤西南俱有南象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之生也不見其長有時而升順故也故君子以順而積其德夫德豈有高大哉庸言庸行忽之以爲小而積之則中和位有斷不外此君子所以愼所積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信也初爲巽主不爲躁進故二陽信之而引與同升上二陽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柔主多猜而九二以剛佐之非積誠不可以上格故孚而利用禴曰有喜則非但无咎而已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陰爲虛坤爲邑九三自巽而入坤故曰升虛邑哉上力虛國以聽而三復巽以入之坦然無疑其吉可知古者爵人以地謂之邑故曰駢邑三百又曰千室之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四居近君之位不可復升以其坤體秉柔爲能巽順不失以事其上如文王但脩祀事於岐山而巳文王只享岐山不敢僭天子之祭是不妄升也吉者得臣道之統无咎者无脩分之失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五本非正以下應九二則二之貞所謂見大人吉者五實當之五既孚於二則允升者升虛邑者皆循序漸進若升階然所謂南征志行者也下得其致主之志上亦得其任賢圖治之志故曰大得志也志字與志行合去相照應大得與有喜相照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上居窮極不可復升然人世中顯而升者名位也其進有極利于止息冥而升者道德也其進無方利于不息夫求升于玄冥者若無若虛俱有日消之心豈有富足之日然孰知不富者之所以爲冥富也○蘇長公云冥者君子之所息也升至上六安息也然而不息則消之道也施於不息之正者則可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有我者此不息之正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外者此不息之不正者也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亨心亨也身雖在困中而心獨脫然超於其外貞靜也安靜以自守見大而心泰此非大人不能也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不曰柔揜剛而曰剛揜者剛之自揜不怨天尤人也險以說者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剛中指二五剛故有浩然之氣中有確然之守所以亨貞而吉也君子亨于心小人困于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人之所以不能自遂其志者以不能委致其分也命本在天而以爲我有故死生禍福之說得而怵之君子委致其命故無入而不自得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陰柔才弱當困之時不能自拔故生則傷而不安爲臀困于株木之象上應九四可就以爲明而初居坎體部明而幽爲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坎爲陷爲滿瀆隱伏故曰幽谷自初至四而歷三爻故曰三歲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此爻須與五參看二五正應也當困之時二下揜於初上揜於三上下俱有中傷之者有剛則之象傷之者衆則主心必猜二雖備受福養而情神弗從是困于酒食也五雖爵命盛延而同德无人是困于赤紱也幸其剛中爲能於紓徐感悟之後化猜疑以爲喜起於是朱紱方來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兩誠相通一以爲用享一以爲用祭二之往雖有劓刖之凶而卒无咎者五見諒也五之始雖有未得之志而終受福者二爲輔也益君相不困於諒而天下又誰能困之此亨貞之大人必歸之二五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蘇長公云六三上揜四下揜二者也堅而不可勝者石也四之謂石傷而不可據者蒺藜也二之謂蒺藜六三陰近而据於陽自以爲陽而求配於上六不祥也三之應在上上非其應也宮則是矣而非其妻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小人易合而難久故困之三陰其始相與締交而揜剛其終初六之臀困六三之妻亡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二四同德來者來以卹二也六三間之未能據合故有來徐徐困于金車之象坎爲輿兌爲金三君坎兌之交故曰金車始有讒疑朋故吝終有同德之助故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車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解在二爻以中直也與同人之九五同意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柔而善援者爲葛藟六三是也臲卼動搖不安貌上欲應三以揜四五之剛孰知附我者困我者也爲我乘者乘我者也進退失據動有悔矣然上窮必疑誠悔三之不可揜而行以就之是舍幽谷而集喬木也吉孰大焉聖人開補過之門若此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張中溪曰下體本乾上體本坤初五剛柔相易而成井坤為邑變坤為坎改邑也坎水為井以剛居中而不變是不改井也邑居其所而能聚可改而就井井若其所而有常不可改而就邑汲之而不竭故無所喪不汲之而不盈故無所得剛往居五柔來居初往者得水而上來者求水於下故往來皆井其井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天一之水為坎水流則失其貞故諸卦之坎多以險喻其得水之真性者惟井也人知水之氣常行於木上不知木之氣亦常入於水下常隆冬之時井水常溫木氣所藏也及春夏之時井水常溢木氣所發散也木氣之出入惟井為可見此下巽上坎之卦聖人所以取象於井也井不動而及物不動故无喪无得及物故往來井井其在于人則所性之湛然淵淳者非之體乎所稱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者乎盈然時出者井之用乎所[illegible]井養不窮往來井井者乎夫井能為可汲而不[illegible]使汲者之必有功也君子之道足以及物而不能使用我者之必究其施也故汔至羸瓶汲井者之罪也非井之谷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以身勞民有限使民相養無窮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之所處者下也身慼而行濁泉之所云也故日井泥不食日舊井也者安乎故而不能自新也日新斯潔潔斯食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陽剛有泉者也而不能及物何哉初為之鮒也彼居下而仰沬時之所舍也二為谷以射之之私實開而所沾者險矣泉雖多不能實漏甕衆孰與之故二之所失以下趨而不能上行故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渫潔也九三居得其正井潔者也井潔而不食何哉不中也不中者非邑居之所會也故不食三未嘗以不食為惻也而行者不能不必惻惻者惻夫汲之無人也有賢如此誠有汲引之者天下食其胥而王明並受其福矣夫士不能以跡遯結主知吐握之相又安可少哉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不脩則舊舊則泥泥故不食脩則日新日新則潔潔故无咎四與初俱陰柔不無汙濁之累以其居正故能脩舊以圖新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三陽為泉二居陰故滿三與五均之居剛其潔一也而有食不食者三居下而五居上井固以上出為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爻甚有次第初之泥始掘之井也二之谷始達之泉也三之渫四之甃井潔而泉溢矣至五而食至上而收食之者患其弗實弗實則虛其竭也收之者患其弗虛弗盈則虛其幕也五居中實為有

孚而上居坎口虛而勿幕往來井井井道之大成也

䷰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火勝金者也而離火至秋爲兌澤亦革男女相得其志適也而二女同居志不相得勢必改革以從夫皆革之象也革不信於革之日而信於巳革之日者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也要以當則孚不當則不乎顧所革謂何耳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之所以當也惟明能審時幾惟說能調時宜夫革者時爲政而天人爲因者也四時代謝殷周代興而皆不能違時故革之大大以時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火之相革者時也治曆者必明於時以欽若昊天而敬授民事革之大者也丹鉛錄云澤中有陽徵如火烟騰騰而遊于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徵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靄乃澤氣通山焦漪園云澤中有火消乾其水如海之尾閭水入其中如沃焦釜消乾而無餘者也水能息火而反爲澤火所革故名爲革玉海田氏曰自乾至革其卦凡四十有九大衍之用也至革則治曆故後世以大衍名曆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若下無權在初則時未可拂時違上而變天下之所鄰此必不可也離性上而剛不中故戒之以中順自守鞏固也固守而不可有爲蓋慮始之難若此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爲於可爲之時者也必巳日然後革之蓋審時度勢熟討而行所以吉无咎也或日巳卽戊巳之巳自庚至巳爲決日蓋難辭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聖人戒之日如是而征則凶惟守正而懷危厲參審衆論至於言可革者三就而人信之矣人三爲衆三就是衆論僉同之往也往以詢衆而決疑不疑又何往焉決之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下三爻方革而未遽革者也故有愼重之戒四巳易卦故者新矣故不言革而直言改命卦辭先乎

而後悔亡必信於人而革乃當也四爻悔亡而有乎革旣當而人信之也剛柔不偏革之當可知信志卽孚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九五創制立法之主也一代之禮樂文章炳然一新故曰虎變蓋大人順天應人未施信而民信之豈待占哉蘇長公曰虎有文而能神者也故大人爲虎豹有文而不能神者也故君子爲豹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道已成君子文治一新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從君矣斯時也法制已定不可數易故戒以征凶而安靜則吉蓋繼體之君往往狹小前人制度聖人蓋爲守成者言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革物莫若鼎又聖人改命之初必先定鼎鼎取新也言元亨者卽春秋重元之意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取於物爲象烹飪者鼎之用也聖人之鑄鼎也原爲享上帝而設推而廣之有大烹以養聖賢而鼎之用其重矣雖然鼎載德以重者也耳目聰明柔剛得中德之體明所以元亨也必曰巽而耳目聰明者巽爲木離爲火火者木之精華聰明者耳目之精華也精華達於耳目而其體藏於心思巽則有沉潛深入之思所謂思作睿者也柔進應剛須相承講柔不得剛則偏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項平菴曰鼎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也草木皆其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升於上水至木杪則爲滋液象井泉之上溢也其成也火氣見於上火至木杪則爲華實象鼎氣之上蒸也君子觀井象則當養民於下以豐其收觀鼎象則當恭己於上以候其氣存神以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君所以凝天命火之先雖在木上而其命必緩於木木盡則火亡矣正位象離離爲聽政之位凝命象巽巽爲命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居下爲趾柔弱易仆顚之象也聖人欲其因初以圖終故戒之曰利出否顚而出其否惡之積以吐故納新所謂經一蹶者長一智也苟其終之有令圖則其初可以不論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從其子之爲貴則其出於妾者可忘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之實在腹二五居中故皆言實鼎否利出鼎實忌汙二剛中者也初雖應近不能化二而反爲二所化故初得出否而二終无尤然則初之從貴非應四也以近二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耳指六五革隔也三欲卽五而四爲之隔頗大臣有蔽賢者故其行塞而雉膏不食然三有應於上剛柔節而陰陽和作霖之相也豈容折足者久防賢路哉故能虧悔而終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烹以享上帝養聖賢故曰公餗其形渥言餗覆而流溢之象四不中正而居下之上所謂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者拜自獻其先賢之謂信如何反責之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金絃指上九黃耳金鉉虛中任相之象鼎非絃無以爲舉耳非虛無以受絃利貞者任賢貴勿貳也夫變鼎者宰割煎熱調而成實皆庖人之任主人第虛以聽之而已卒之庖宰之實皆主人之賢人主之任賢亦然故曰中以爲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自六五之柔言之則上爲金之剛自上九之不偏言之則上爲玉之粹諧交不言烹飪獨於上偶之曰剛柔節所謂水火既濟五味相調熟而進之君君能受之然則上之寶五之寶也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爲長子即乾之元也震之動乾之健也故亨震之來也將以繼體承乾可不懼乎震之懼即乾之惕也懼非邀福而福必集之笑言啞啞宮庭之閒歎笑無聞孝友溫文之則靄然可見故日後有則也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言其喪也猶云迅雷驚而不變乃神閒氣定之意不必實言非常之變震爲帝其德仁其時春咸而不猶仁而所生室共君也故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震爲廚戒未可言君故卦言七鬯彖言出宗廟社稷舊說似騎牆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爲震之主故直以卦辭歸之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初之震必遂者也二乘之故危陰性汨沒於利有貨貝之象得陽剛以震之茫然喪其懷來而躋于高明且有不求之獲然則初之震未必非二之福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上震震
下震震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亦震也陽剛之資本欲有所震拔居群陰之中爲所汨沒而不能直遂其心事旣未光明而於道亦未光大遂泥者俗所謂帶水拖泥也陳同父解甚切特者爲貴初特起者也四群陰者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來厲則利於往也往來俱厲將安往哉惟有中處自守而已以四遂泥之威不能喪五之貝而五柔中之德儘足有爲而無懼于四故曰其事在中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索矍矍徒懼而已征則必凶與其徒懼莫若先事震不于其躬于其隣之時虩虩審顧可以无咎辭婚媾言其爲迂勿恤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對心爲背而背無心無心之止眞止也又人之五臟皆係於背是背乃身之總會雖不動而實爲動君非離動以爲靜也不獲其身者身無其身不見其人者人無其人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之義則止也聖人恐人以躬空爲止故以動靜不失其時明之時靜則靜時動則動動靜在時不在我也雖萬應俱當而不碍其如如之體雖一念不起而不減其惺惺之神故曰其道光明光明體卽止體也時無定而本體有定曰止其所所直指本體也惟本體之真止能止衆止衆止者上下敵應各止其所兩不相與者也真者止上無下無之敵無應因無我見並無人見此其當止無者所必有不可虛會而不可以實指者故指艮有止艮實不在背也則直還之以止而已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咸主於感空有思也而曰天下何思何慮慮人之以紛擾爲感也艮主於止空無思也而曰思不出位慮人之以枯寂爲止也無心之感感無其感素位之思思無其思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足動則趾先艮其趾者先動而止之也止於動先故无妄動之咎然柔性多躁故戒以利永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蘇紫溪曰腓之與股皆不能自動隨足而動者也咸之三曰執其隨夫子解之曰志在隨人此正隨之義也君子艮止之學原是以我御物六二艮腓則行不自行而隨物以行止不自止而隨物以止以外役内而不能自拯其隨人之失此心終曰役役安能以快然耶象曰未退聽也言未能退而聽命於心也天君爲主則百體從令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艮非膠於止之謂也時行則行如人身之血脉周流動盪故無關格之患九三居止之極當上下屈伸之交不能與時推移而執不通爲艮限裂夤之象醫家所謂關格病也極火心交於腎爲水火旣濟今也上下隔判火不降故危厲薰心心活物也昔人有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故無住則心生有住則心薰矣薰從火有焚灼之意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諸爻各指身之一處四獨居身之總會正對心位夫對心無心者非背而誰故象解之曰止諸躬偃身爲躬說文躬從身從呂呂背脊也卽艮背之意然不直言艮背而言艮其身者明艮背之爲真身也與不獲其身才互相發明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鄭中甫云旣曰艮其輔矣而又曰言有序然則艮輔非不言之謂也以此觀之艮背艮趾艮身非不動之謂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爻以人身取象獨上九居艮之終所謂致虛極而守靜篤者故直還之以艮艮化則爲坤故曰以厚

終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女之歸也六禮備而始行以是爲貞乎未也有未歸而以貞衛其身者猶士之守道也有旣歸而以貞閑其家者猶士之正邦也言女歸而係之以利貞益論於旣歸之後也何以明之進得位矣將往而有正邦之功矣非卽女之往以正家乎女歸必論其所從之配士進必論其所事之君卦體九五位剛得中有是君也寧忍以不正貞之卦德内止外巽止則寧靜可以致遠巽則況潛足以審幾以是而動其孰能窮之益正君正邦皆得位以後之功猶女之正夫以正家皆旣歸以後之事非女歸

便可言貞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相漸而成林君子欲成其德必居於賢德善俗之間即里仁爲美之意蓋獨木難林獨居寡助德未有不漸摩而成者也艮止有居義巽風有風俗義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之往來有時先後有序漸之象也又匹偶不亂亦有夫婦之義也干水涯也始進無應入朝見嫉故厲而有言之然居下守正即无咎遭時不偶非其罪也故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以其衎衎知其不素飽也無以得之則雖居之而不安無以酬之則雖享之而不樂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過剛不中故有此象去水而漸陸去陰而所陽也躁勇輕進故夫征不復陰陽失調故婦孕不育總皆過用其剛以至此然則何以利禦寇禦寇者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自守之兵也剛躁之人戒於啓繫順而相保不爲戒看者也故利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巽體爲木漸于木者四翔木杪其飛漸高也然或得乎何循暫爲棲止可進而不遽進也由順以巽

故無躁進之失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陵之去磐也遠甚而二復爲三四所隔堂簾隔而讒邪生久而不遇爲婦三歲不孕之象然五之剛中終非棄賢之主而三之柔中必有遇主之機明良道合非讒邪所能勝也故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鴻飛冥冥北海乎桐江乎廉頑而懦立則儀者乎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女歸之吉漸故也歸妹之凶征故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言大義所以制私情及爾偕老終也士如歸妻始也思其終則當慎其始

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桑近濮上之約其始也起於男女相說其終也非男棄女則女乘男男棄女者士貳其行有桑椹沃若之嗟猶可言也女乘男者女德無極有牝雞司晨之禍不可言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詩云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故知敝者無敝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

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卦中諸爻四五爲嫡初與二皆賢女也抱衾與裯實命不猶焉耳上有所制故有足不以私履有目不以私視然正惟其安靜幽閒不敢履不敢視若跛與眇者然所以爲吉利也征即肅肅宵征之征以嫁爲恆此小星所以不怨以幽爲常此谷風所以不淫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三不中正妄說從人其歸也人以須女賤之故不能不反反歸而日以娣諱之也中冓之醜不可道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四之齒已長以歸妹之期則已愆矣其遲歸也蓋擇配而有待焉寧需時而不輕適女之貞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帝女至貴也袂不加良尚儉也讓良於娣不妬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婦遜夫不驕也吉孰大声象曰以貴行也有貴於袂者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古者合婚女承筐而士刲羊禮也上與三俱虛而鮮實故約婚不終君子恥之爻隱說下三爻爲娣上三爻爲嫡初與二均嫁也而微不同初之所承者其嫡四也四已歸矣愆期者愆生子之期也四以未子遲歸娶嫁欲待初俱行焉故初利於征征即宵征之征使其嫡無子而有子是跛者不能履而能履也得承繼之吉故日相承也此嫡庶之交相成者也二之所承者其嫡五也五貴且賢然猶讓袂於二苟二以其讓遂謂莫于良是耻者不能視而自謂能視也故利於幽貞離有良決寧甘幽閒此嫡庶之交相讓者也三之所承者其嫡上也上虛而鮮實始約三爲嫁迨其歸也遂以須賤之故三被黜而反反歸拧上之爽約耳三固循然嫁也直以向者之輕於所歸故日未當歸然非獨上之罪也誰爲士夫可爽封羊之信故合士女而均數之其戒嚴矣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鄭中甫云此卦雷電皆至轟震旣爍生發滿盈天地之閒豐大之象以卦德言以明而動宜哲之識英斷之才兼資互用亦所以致豐也夫雷電並作固所以鼓密幽結宜通蒼庶也是之謂亨然過甚反成晦昧混塞之象王者於此又有可憂者聖人以爲勿用憂之但揭日光於中天而宜於齊而象傳亦曰空照天下也雷電交作則日失其照日後其照雷電齊矣豐而宜日不可過動之意日而宜中又不可過明之意明動豐也明動不過所以保豐也日中則昃者又因日中之理而推言之宜於日之中不宜於日之既中也既中則又昃矣蘇長公日既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能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日豐者至足之辭也足則餘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無豐豊非聖

人之事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折獄者必照其情推明克允致刑者必威于姦惜斷乃成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初與四均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雖得若敵國而歡若平生故无咎而往有相遇者有相逢恰好之意過則兩不相下小過之四日弗過遇之上六日弗遇過過之故遇則不過過則不遇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卦言宜日中至象而憂其昃夫昃則其既也爻言見斗見沫而皆係於日中不待其昃者何哉日有

蔀之若也誰蔀之以尚大之心自為蔀也故言蔀言沫言屋而皆係之以豐見以為豐必傷然自恃而倒用其見倒用其見則明者幽幽者反明矣見斗見沫皆幽景也當疑妄見未有不自以為眞者也欲以眞見詔之反疑眞者之為妄故往得疑疾惟積誠以發之使其心志漸開則其蔀可以不攻而自破夫人主之志如日日一照則斗匿景故發者發其志而巳二居明體故能發發者本有而通之如本有日而揖之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沛旆也有揺動之意沬斗旁小星閃閃欲動蘇長公所謂明暗雜者也九三以過剛處明極過剛則躁動處明極則過用其明而反甚其闇故有豐沛見沫之象折挫折也肱所以動者九三之病全在尚大而好動故必挫折其肱欲以資之剝而不敢時然後可以无咎故象以不可大事戒其尚大以不可用戒其輕用良有以夫云三折肱為良醫非斷之也舊說以豐沛見斗為上六之蔽上既稱豐屋不宜稱豐沛又以折其右肱為廢三不任如自折其肱則无咎更難強解且如此則全爻皆說亡六是上有兩爻而三却無爻恐不必然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二與四同功君之蔽即兩人之蔽也故取象俱同二親臣也所重在君心必積孚以格之四大臣也所任在朝政必以人事君資夷主之明以善其動然後獲吉日發志曰吉行各有所重也豐雖明動相資然動實資明動猶足也明猶日也足雖善動苟非有目以照之未有不蹉於幽谷者也故四必資初五必資二下三爻為明體上三爻為動體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君相一體也豐蔀見斗君之蔽也而係之二四以為是相之蔽也有孚吉行臣之章也而歸之于五以為君能來之則固君之慶譽也是故大臣而能引君之蔽以為巳蔽如盲之求視則納牖之術無不周矣人君而能來天下之明以為己明如闇之就日則壅蔽之門無不闢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凡天下之過用其明以入於蔽者其始也必欲遊覽翅翔於天際以庶幾遠有所見見斗見沫皆天際也其既也至於庭戶咫尺之近有所不見管子所謂戶內遠於百里者是也戶非无人也闕之而閱其謂人有蔀之故不能窺也不覿而至於三歲積蔽不閑甚之也人未嘗藏我自藏也撤其藏則萬里之遠萬物之狀無不畀覿於吾前而況戶庭之人乎上處動極而遠於明故其象如此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卦詞似兩平各用旅字一主旅一爲旅也卦中諸爻皆旅獨五居外卦爲主柔中應剛主旅人之溫恭下客者小之所以亨也卦體艮止而麗乎明離知止則所處者正麗明則所依者正客之能卜居而擇主者旅之所以吉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旅何與於刑乃聖人觀旅之象以明慎用刑蓋有爲言也古者刑有專官皋陶爲士蓋終其身焉後世覲刑官若傳舍每見齋錄者重囚百餘人吏抱成案傳爰書半日而畢矣其有疑獄難剖者前以俟後甲以諉乙彙彙淹滯皆旅視其官以至此人命至重其可忽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君子眞民之主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陰柔卑瑣旅而招侮故云一說初役于四四焚其次故初災亦通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二即陰之本位爲即次之象柔巽在中以虛承實爲懷資之象初爲小子而二視之爲得童僕之象旅有三善旅之最吉者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處旅之時過剛不中不中則離處過剛則無徒故有此象又近離爲災遠於初爲喪童僕貞亦一義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陽實爲資剛斷爲斧皆四所自有者然不位故未得快此爻如孟子在齊中國授室旅于處也養以萬鐘得資斧也然不得位以行其道心豈快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人君無旅乃羈旅之臣所歸命也文明之主不憚弓旌之賞以弋天下士如射雉而亡一矢始也勞於求賢而終以下賢之譽命於天下命令也示也左氏曰是以孝令也賢在下而下賢之譽在上故曰上逮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處旅之道戒於過剛以之與下而義喪以之在巢而義焚皆失之剛也然三僨焚次而上至焚巢三僨喪僕而上至喪羊三至於厲而上有號咷之凶上之窮亢甚於三也曰若是則柔而在下者何以取災曰太剛則招忌太柔則招侮其惟柔中者乎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陰巽於陽小者之利也故亨在小利有攸往往以見六人也大人者由命而播之天下者也然非徒令而已剛巽乎中正出令之本也入人如風小者如草柔之順剛猶草之順風也是故小人之所以得亨者亨於見大人而已大人指九五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行事在申命之後治在出令之先進退者徘徊而不果其巽已甚故以武斷之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史巫古尚之人紛若衆貌九二者稽群疑以審出令者也其始也詢謀欲虛故巽以下之其既也衆疑畢吉能衷而用之中者衷也能用其中故雖紛而吉不則成消矣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申命者必剛巽乎中正而後志行九三過剛不中其於巽令數出而數更之令之數者志不信於民

也故曰志窮志窮與志行正相反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陰柔寡助悔也上承乎五能順君之令而布之用以集衆思而康忠益故爲田獲三品所謂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者也下三爻爲三品四能用之故曰獲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巽九五乃蠱六五之變自蠱而變故悔而无初善變其蠱故貞吉悔亡而不不利庚更也十干以戊巳爲中過中則宄亢先庚後庚丁寧揆度不厭詳愼更化之善物也五陽剛中正故有此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在牀下二與上同也二吉而上凶何哉二得其中而上當其窮也紛若者所以質疑而二能用之能用者能斷也資斧者所以操斷而上自喪之不能斷者不能用也故出令始欲下終欲斷不下則群策嫌於中距不斷則操柄失於下移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說也去言作兌說不徒以言也和氣旁通故有亨道不正則流於私矣卦爻剛柔各有所取爻之剛柔分兩人而言剛爲君子柔爲小人象之剛柔合一人而言內則剛正而不阿外則和易而不拂以此爲說貞可知也天人一理順天即是應人先民忘勞犯難忘死勞與死民之所甚不說而忘之

者有所甚說以勸之也此非以勸民而民自勸故曰說之大民勸矣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朋來之樂時習之說於兌見之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和而不同之謂和信於其類之謂孚兌下卦所以爲說者三也初二俱陽剛不爲三惑初以遠之而無嫌至九二則或疑之矣故必有以信於其友者而後悔亡然非求信於友也信志而已信志所以信友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三之爲疾美疾也然三非能爲疾四之商度未寧有說之之心是自生疾也幸其陽剛邪正之介毅然斷決故疾去而喜生象曰有慶又推言見大臣去邪非一人之喜而天下之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剝者漸消之辭不曰孚于引兌而直曰孚于剝危之也天下未有知其爲剝而孚之者也始狃之中嬖之綜且爲其漸消而不自覺自古聰明豪傑之主爲此讒所誤不必故聖人危之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引兌與來兌不同來者以我說人引者誘人說我三處二陽之間以求說爲事者也其心易知其爲害淺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兆於無求以爲兌者也其心難知其爲害深象曰未光言所以引之之術甚秘未至於光顯其蹤跡也人主不知未有不爲所引者矣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之卦關以風水取象風行水上活發不窮亨之機也王假有廟木有本水有源也又以仁孝風天下之意利涉大川木爲舟水爲川也又有順風行水之意貞靜也風靜水昭一碧萬頃世道人心清與之象渙散[illegible]合之後利於安靜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者散也濟渙無他合之而已剛來不窮指九二言九來居二剛柔合德也柔得位乎外指六四言上同於五君指合志也王乃在中指九五言五居尊位在上卦之中中央者四方之合也宗廟神靈實式德焉假廟所以合於神也乘木有功以卦象言乘巽木以涉坎水同舟共濟無不介心者也不合之謂渙合同成萃矣萃之亨而假廟皆散而欲其聚也凡聚天下之精神必王者先自聚其精神假廟用亨神之至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在坎初將入乎水迷有人以拯之則依然在陸矣陸行用馬九二馬之壯者也初順乎二依之由論故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人安坐則用机奔則去之矣初之謂机自安可也不能拯人力二剛來不窮天下之所特以拯溺者況在坎中豈安坐之時乎故奔走而不遑即安爲渙奔其机之象天下之險濟而救時之願亦伸矣一說机者机相不安之意九二切於濟時祀其机憑所在而奔走以拯之亦通

六三渙其躬无咎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人各私其身世之所以成渙也其捐其躬以效之國渙之所以復萃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四上承九五下无係應大臣之一心王臣聚羣者私交者也大聚曰丘比天下之群未有不應而聚羣也不聚於私則聚於公公天下之群而不聚私散而爲聽明合爲帝力馮翼孝德萃爲王顧大善而吉不遠乎哉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巽爲風號令之象汗者人身之水周浹無間如渙汗其大號宣布德意明示天下以王者無私之意故大學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故收拾人心之渙必以散財爲第一義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坎有知身爲血在卦之上去坎已遠乃世道清夷之象遯遠也風收聲而水靜矣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水澤爲節澤者節水之匯也亨者水之通也泛濫不謂之通而不行亦不謂之通節者防其溢而導其塞者也故曰節制又曰節宣合之乃得亨也苦節者過爲之節也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而物不能堪陳仲子之廉是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剛柔分而剛得中所以成節也節者中而已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中故和和故甘稼穡作甘以得中央之土也火炎上作苦亦以焦枯之極也故節欲甘不欲苦卦德說以行險以甘劑苦也卦體九五當位中正以中得和也中正之節無施不空非止制度一事然制度无節之大者也胡雲峰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爲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天地以一中分造化聖人以一中定經制故節若中而已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度數以節民用多寡隆殺之差是也德行如行同倫之行道德齊禮以節民心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不出戶庭知塞而已象兼言其知通者知塞所以知通也節兼通塞如澤之節水虛則隄之溢則流之初居兌初如水始至空塞者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兌一陰居澤口爲開二陽爲閉俱有閉象二應次中坎水滿空通而閉故失時極鑿坏閉戶之流知隱而不知見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澤口爲開閉而不節則嗟其唱而已无咎者言无所歸咎也其象意自明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四五交合看節有二義曰節宜曰節制節宜在四以其居下而承流也節制在五以其居中而能止也宜而無以止之則氾濫而不安故四得五爲安節止而無以宜之則苦而不甘故五得四爲甘節剛節柔柔節剛剛柔分而剛得中二爻當之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歐陽公曰苦節者節而大過持於已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曰不可貞凡異於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苦皆是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與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卦名中孚全以中虛取象朱子言中孚乃疊畫之離艮是虛何以爲孚此中空空洞洞一毫知情故識不得妄參自然眞純固結無心動物而物自動有心爲字便非孚矣豚魚可格大川可涉誠之感也利貞者誠無不正不正之孚乃硜硜小諒似信而非者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柔在內而剛得中釋孚義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卵之象鳥之抱卵中氣柔而外殼剛雖伏呼嗉而不失其自然之期信之至也人惟中氣柔則守靜而虛虛則無欲無欲即剛非兩截孚說而巽者孚之化乎上下也然非有心爲乎也任天之自動而已信及豚魚豚魚之天也柔虛舟以遊世無我者也有我則入無我則天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豚魚乎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獄者天下之大命也議獄者非有至誠惻怛之心安能於死中求生項平恭日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欽也旬而聽二句而又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無憾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虞防也燕安也在孚之始純一未散宜防其變專一則吉有他則不安矣一說虞度也初與四應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倚仗得人故吉變而之他夫先自貳也其誰與我不義主此爻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鶴鳴子和者同聲之應我爵爾靡者一德之孚讀二爻想見都俞喜起景象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人之相與孚則其鶴也不孚則其敵也三與上外若相應而中各有心故日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者狀其彼此參商之意事不相謀聲不相應安望其相與以有成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月望則盈幾者不處盈也兩馬爲四馬匹亡者不樹黨也四柔順得正近于五而遠于初故有此象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五爲孚之主故以有孚歸之二日際而五日攣皆固結不可解之意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程傳曰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處信之終虛聲好節以求必聞故有此象登天謂音聞于天也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于埳欲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易者聖人扶陽抑陰之書也陰陽不可偏勝大過陽盛乎陰尚有陳撓之凶況小過以陰勝陽乎亨者小之勢當得亨也利貞以理戒之也與時行者時當其過貴行正以挽間之也柔得中剛失位皆小過之時爲然苟坐視其過小事猶可未有可大事若也聖人不聽之於時而哉之以理時有輕重理有順逆柔重則宜輕之剛輕則宜重之所以貞上下之分而維順逆之經也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凡鳥將上則儆其翼將下則翔其音音之遺鳥之下也小過之時陰可以上而不宜上可以無下而宜下大吉何者上逆而下順故也上下之分昭於一時順逆之防閑於萬世是故陰雖盛不可以抗陽臣雖强不可以弱君聖人之戒嚴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與上如張兩翼故皆取象於飛鳥初居下而思上如鳥之翮翼以飛也上逆下順去順故逆處小過之時勢成而莫可如何所以凶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王弼曰祖始也謂初也六二在初之上而當陰位為過其祖而遇其妣之象二不上進以過於陽而安其位二之位臣位也又為不及其君遇其臣之象孫過其祖為光前幹蠱之美臣及其召犯專成無上之罪二之過用以克家而不用以擅國所謂不宜上宜下者也故无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之弗及之其情而用其剛有往厲取攢也變豈易為力哉節見更之也獨居中衆適為政之隙也弗能過從而謀猜四非下以遇猜已深

時陰強陽弱故三四皆稱弗過弗過皆力謂也權籍已去不可力爭三過於剛不勝廹於防之以激其變故凶四以剛居柔弗而曲與之過以結其散故无咎然聖人猶之戒者恐其久而不能平或輕於一擊以當尾大不掉之勢欲漸收其權非常機觀

有一說小過三四須合首蓋皆中乃用事則專過則爭除之九三除之九四皆以陽陰在外不聞過盛一故專也三四禍權莫四陰遂起而乘之是小者之過以大者授九三弗過防之益防四也三過剛不中既乎四輙疑四之欲奪其懼而而計以防之且以戕之兩虎共鬪勢必俱傷故內然三之四罪也故而言无咎四已過三猶弗過而之盖剛而居柔能降心相從者也然三之往必有危當紋其戒慎以相庶機宜三可

與共事則與之共事不則早為之所不可固守小節聽其剸刃以誤國家大計也皆戒之之辭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陽不得陰猶之枯陽不能久華陰不得陽猶之密雲豈能成雨哉公弋取彼在穴者取陽為助也三四居中有穴象以公取彼則陰陽和而雲雨溥矣已上者戒之也上則宜下之取於穴所以下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陽亢必悔乾龍是也況于陰乎上六陰過之極弗肯遇陽而陽亦莫之遇焉小人之羽翼以橫絕世界如鳥不量其力高飛不已其離于繒繳必矣故曰凶曰災眚上動則成離有飛鳥象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胡雲峯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趙傳濟曰坤上乾下為泰以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為既濟以水火之交也以盡觀之則乾居坤中為坎坎者乾之中也故乾居西北而坎居正北坤在乾中為離離者坤之中也故坤居西南而離居正南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 水濟下而反居上火交上而反居下所以為交既齊者如人之涉水甫登彼岸所謂新去湯火未能如豈亨豫大之世故僅可小亨而利於守正曰初吉終亂戒之也人當中流極有戒心既濟之後未有不扭宴安而忘風濤若聖人慎終如始故寧言亂不言治 剛柔正而位當者合而言之也剛柔正應各當其位如水火之交所以保濟也初吉終亂者折而言之也

二以柔居離中爲中虛實則不盈不溢則艱貞而食泰亨之福五以剛中居坎中爲中滿滿則止止則自足而忘息荒之戒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情大抵如此故聖人言之其詞危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能相成亦能相克大利大害之所伏不可不豫防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曳輪濡尾未濟之危景也既濟而懍未濟之防故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蘇長公曰安樂之世人不思亂而小人開之開之有端必始於爭爭則動動則無所不至君子居之以至靜受之以賢大雖有好亂樂讒之人欲開其端而人莫之予甚未嘗不旅爭而取也汚濟交爻皆有處六二六四居二陽之間在可疑之地而六二居中九五之配也或者欲開之故竊其茀茀者

婦之蔽也婦喪其茀其夫必怒而求之求未必得而婦先見疑逆其婦者先見詰怒怒止王而爭遠之至[illegible]可以勝防矣故凡竊吾茀者利在於吾之逐也吾恬而不逐上下受然非盜者名安其位而盜者敗矣故日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蒼頡篇鬼之爲言遠也言極遠之國即氐羌莫靡之爵也既濟之時宜休養以後太平不宜喜功而勤遠畧九三以過剛居離極蓋挾雄心而恩逞者不知釁不可啓武不可黷以商宗賢聖帝全盛之勞蠢爾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蓋用兵若斯之難也然則邊隙豈可開而生事喜功之小人豈可用哉象言其憊爲戒深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與衣袽皆御寒之具也未寒求衣先事慮事之意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鄰殺牛文具盛也西鄰禴祭實意敎也承平之世上下相蒙以其文而實意寢衰曾不如草昧之時敎尚實爲可以迓天休而求景福也五居坎中爲中滿則必益益則多而鮮實故聖人戒之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處濟之終終止則亂之時也陰柔不振狃於淫泆之安淪胥以溺而已若狐濟而濡其首危之道也既濟一綫則爲未濟首反而下故其象如此三陽得位水火相交宜乎諸爻皆吉乃下三爻多危詞何也坎險也四初涉險故有衣袽之戒五上均在險中處險而遲奇不若宅平而無爲也故五爻尚多不滿而況上六乎凡易中之有坎若聖人

多危吉之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三陽失位故未濟三陰得位而應三陽故未濟若終於必濟日亨者以其可濟也雖然將濟未濟之間狃前途之已近忘後難之未平以玩忽失之者多矣莊子曰觀其後者而濟之小狐之濡尾濟前而志其後也古語曰民之造事常於既成而敗之慢終如於則無敗事鮮鵬海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則敗慎勝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攸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之亨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應則交濟之功也既日柔得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可見

濟事無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而又有剛柔應之喜可見得人無不可濟之事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鄭申甫云火之炎上水之潤下得其方矣得方而反曰未濟此君子之所辨而尤斷於慎而辨也辨之不慎則有居之於方而反爲炭者貴其分又貴其合水中有火之位水降而居下得火以烹眞木木不浅越而眞水歸垣矣火中有水之位水升而易上得亦以伏眞火火不飛揚而眞火司局此之爲方夫方而有無方之妙辨之可不慎乎若未濟者水火其在人身精滿洩於下將致枯火飛騰於上將致焦其在世道君日尤於上而不下達臣日卑於下而不上通是以居方而失其方者也故辨者宜慎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既濟之初曰濡其尾懼以思艱也故无咎未濟之初曰濡其尾輕以犯難也故可吝卦詞所謂小狐

汔濟者初實當之極止也不知止而輕涉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曳輪非不行也輪欲前而若或曳之乃慎重却顧之意九二陽剛才足濟險居柔得中又能不肯試以陷於險此未濟所以終必濟也故貞而且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將出乎坎幸其易濟而急於前進不知其猶然未濟也未濟而征所以凶也人情之涉水也濟乎能之淵則狃而爭先至涉大川雖長年猶然變色何者誡懼之也三蓄有狃心焉能如涉大川者之動色相戒也則無不濟矣故曰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濟未濟之幾先後間不容髮九二在坎中以審時觀變爲貞九四出坎入離以振溺救焚爲貞貞則可以濟天下而不濟之悔可亡曰震用伐鬼方者果之也震發其威武以征不庭使遐方畢耀光明雖三年之久不爲頓受大國之賞不爲貪凡以安天下而行其救亂之志者也故吉均之代鬼方也在既濟之三則曰憊而在未濟之四則受賞蓋保治宜用文勘亂宜用武時不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此爻全以離中取象離中虛虛中者能去不正以歸正故吉而无悔離爲日日中爲光朝日爲暉益虛能生明光者明之被於外者也光而有乎明本于誠曰其暉吉者日中則昃君子之光常如朝日之暉虛而不盈乃爲有孚而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焦竑云既濟之終有亂之理故上六以濡首爲人事之危未濟之終有濟之理故上九以濡首爲人事之失也上九之所以然六三濟以乎爲美然而所以用此乎者不可忽也六三以坎從離酒自下升而入于上則飲酒之象也上九自離入坎首反向下而入于酒則濡首之象也我飲食彼則彼可以出險而成既濟之功彼濡我則弁我而入于險矣患難將終天下將濟當此之時上之舉動豈可有失失則敗矣此君子謹于辨物居方之事

周易下經卷之終

易經句解

晋江林欲楫平庵甫註解　男華昌孫聞芬手錄
　　　　　　　　　　　　　　　　繼登

壻張潛夫確庵甫較　姪印昌素庵甫仝訂
　洪士銘畏軒甫　　　期昌存崖甫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義文作易首標乾坤之義孔子傳易復首標乾坤之德蓋易道精微學者難言之聖人慮世之不知易者或索隱行怪以術数求易也故爲之說曰夫聖人之易豈難知哉皆天地自然之理也夫乾坤未畫而天尊地卑已先乾坤定矣天地間之卑者爲賤高者爲貴動者爲剛靜者爲柔方物之類聚羣分各有善惡則各有吉凶天地之成象成形各有陰陽則各呈變化是皆天地間自然之易也非有以位之斷之生之見之而自位自斷自生自見畫前原有易也聖人豈强作哉是故因剛柔之變化加自然之摩盪卽大成之易理肯兩間之象形如震雷巽風雜曰坎月姤復當寒暑之交三索分男女之序凡造化所有何有不備於易然吾擧全易之緼而括之曰乾坤而已擧乾坤之德而闢之曰易簡而已乾知大始矣然無所不始而不自爲始因物者也易也坤作成物矣然無所不成而不自爲成因乾者也簡也豈惟乾坤有易簡哉八心亦有之易者明白而易知簡者要約而易從心一故也二心不可以親一人而一心可以親萬人二心不可以成一事而一心可以成萬事此其道可久而可大其德業則命之曰賢人夫賢人者豈求異於人哉達之天下也天下之同然而然者此理此易簡也得其同然而天下之理未有不得者也不寧惟是天下之自然而然者亦此理此易簡也得其自然而不成位於天地之中乎夫人人自有易易是人人有易也人人有易是人人有天地也易簡簡能而天下莫知莫能何也愚不肖者曰用而不知賢智者索隱而行怪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易有象有辭辭因象繫者也象者剛柔而已聖人觀象猶諦觀夫象中之變化夫吉凶爲失得之象悔吝爲憂虞之象皆以人事配禍福如像之肖形一定而可觀者也至變化爲進退之象剛柔爲晝夜之象一進一退矣而進復爲退退復爲進一晝一夜矣而晝復爲夜夜復爲晝此則象中之變相應而不窮猶聖人之所欲諦觀也變生於動六爻之動三才迭運乃聖人觀之于象先而日三極之

道也猜說以動即是極非是極者知屋之有極不動之義試觀北極居中不動則極之字義可知矣蓋六爻動者動矣而所以寧動者終右不動所謂太極也故不日三才之道而日三極之道三才同一太極也居而安有寧極不動意易之序即三極之定理也君子既以其不動者推易簡之宗而出是觀象玩詞觀變玩占復以其至動者妙圓神之用所以動與吉會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此君子之善用易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義皇之易有畫無言文周二聖人繫彖陳爻爲覺世而有言彖言乎象巳括其大全而天下不能覿象自得也至爻言乎變而辭益加詳矣是故吉凶悔吝无咎皆辭也吉凶所以言失得得必吉失必凶也悔吝所以言小疵小而知悔則无疵疵而吝改則无小也无咎所以言補過闕者補之以歸於完偏者補之以歸於正也夫聖人既以象變所存而著之乎言後之人貴因言而得其所存是故以刻貴賤則存乎位以齊小大則存乎卦位與卦指陰陽之大分以扶世道者也至若提醒人心辯吉因以示從遠則存乎辭焉蓋吉凶無門惟人所召亦惟人所轉當其失得巳成吉凶判若胥壤而反其未定則可吉可凶所爭僅幾微之介轉凶爲吉醒悟在一念之悔故聖人於悔吝則憂之於无咎則震之所以教人謹微善後者不遺餘辭矣夫辭者四卦者也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然卦猶引而不發辭則豈指其所之其之此而不復之彼者險易之分途也得也失也其之此而亦可之彼者險易之爭途也介也悔也險易不在世途而在人心聖人豈指所之所以憂之震之也故曰聖人之情

見乎詞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準則也蘇長公云準符合也彌周浹也綸經緯也天地之道陰陽而巳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天地彌綸於易故聖人以易而知天地天文地理或幽或明人所共知也幽何所藏明何所据幽明互根孰主張是此其故難知聖人以易仰觀俯察而知之蓋璣衡在心非僅如術家推步之知也生者人之始死者人之終人之所知也始何所始終何所終即始即終有生寄死歸之說無始無終又有生而不生死而不死之說此其說難知聖人原始反終原始則見性反終則復命性命了徹死生

不貳非僅知達生者之齊一彭殤巳也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精之靈爲魄氣之靈爲魄鬼神去魄而用魂者也遊魂變幻若恍若惚此其情狀最難知聖人合物與變而知之蓋鬼神無情而體物不遺者即其情亦無狀而如在左右者即其狀聖人與鬼神合吉凶故質之無疑也三知立而造化無餘蘊矣或問鬼神有與乎曰有與鬼有雜氣有屬氣神則得正氣靈氣者譬人問之人鬼則其凡而神則其賢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三才本同一太極而人自遠於天地聖人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相似故不違智周萬物似天地之無不照臨道濟天下似天地之無不仁覆仁以實其知故不過正行者仁智之經也顧物宜世變有常

道所不可勝者不得不行權以通之旁行而不失其正期於濟天下而巳雖然我有濟天下之道而或阨於時位則憂生乃聖人無憂也樂天之命雖咏歌一室神遊在華胥之天故不憂我有仁天下之心而或限於施濟則愛窮乃聖人不窮也安信立達隨地以行其仁土之所安卽仁之所敦聖人非不窮於地而不窮於心也故能愛此皆以天地之心行天地之道道在而天地亦在雖時命有窮達而仁智無廣狹故與天地相似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無體

聖人與天地相似者性也晝性卽以造命天地之化命之流行也以道範圍之使經緯有度而不過萬物之生命之賦子也以道曲成之使大小各得不遺之聖人之能造命也以其知命也大凡天地間幽明死生鬼神流轉於命中者有一日之晝夜有千古之晝夜晝夜時也一刹那之頃而卽具

萬變無晝夜者道也雖元會之遠而如在目前衆人圍於晝夜而罔覺故成然寂遷然醒爲晝夜轉者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闔闢造化搏陰陽轉晝夜者也爲晝夜轉故物而不神惟能轉晝夜而聖心一神矣神无方而无方非其方聖心之神一易矣易无體而无體非其體範圍曲成皆神易中之彌綸也聖人豈不與天地參故範圍曲成亦從智周道濟中來晝夜循環與陰陽相終始故上章以剛柔爲晝夜之象道卽三極之道轉晝夜者也知字與前三知字相照應

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不可見於陰陽見之一陰一陽一而兩兩而一者也故謂之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繼者陰陽之交也陰陽交而物生焉物之資始元善之流行也故謂之善成之則物各正矣降衷者厥有恆性性從心生良心之自生未染於習者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大矣

性無不善仁知皆性也但束於見則偏而不全故百姓亦未嘗無性也但蔽於習則日用而不知夫性猶水也仁知者指一溪一澗而日水在是百姓則飲焉而忘其源者也故皆無得於君子之道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君子之道卽天地之道也天地以陰陽成化時而顯仁故萬物之出機時而藏用鼓萬物之入機一機自鼓天地不爲萬物任德無心任運天地亦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斯其至矣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

藏卽藏其所顯故卽富有而謂之大業顯卽顯其所藏故卽日新而謂之盛德顯微合一德業互根

此陰陽生生之理惟天地全之亦惟易書準之易者陰陽而巳陰交陽陽交陰交合而生生於不息交易之易也陰變陽陽化陰遞變而生生於不巳變易之易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易正晝前天地巳先具一乾坤聖人因而象之效之其成象者謂乾象無形而難擬也其效法者謂坤法有跡而可見也乾坤立而陰陽摩盪數於是乎生矣極其數以知來物者占乎通其變以定大業若事乎總此陰陽之變化也陰陽可測而陰陽之相生不可測陰陽之相生不可測而陰陽之千變萬化生生於不巳者猶不可測歸之神而巳神无方而易无體者道也若夫鼓舞以盡神則聖人所以代天地之憂者乎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總一乾坤廣大者乾坤之量也但言易者合而言之也遠不禦邇靜正極之天地之間無不備者是其廣大也變通陰陽在其中矣動靜者乾坤之德也言乾坤若分而言之也乾坤各有動靜而靜為動根靜中之生意專一故直出之而無所艱靜中之生理翕聚故與乾俱闢而無所煩此廣大之原也易簡在其中矣下文始說出天地而四時日月所謂天地之間無不備者故皆有以配之天地之至德亦只一易簡易簡者廣大中之精微也人能易簡而成位乎其中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配天地故贊其至易之至德不越易簡聖人體易以崇德廣業亦體其易簡而已德以知而崇業以禮而廣知禮是易中所有亦吾性所有知卽性之盡體極之而高明禮卽性之實際道之而中庸聖人之神知正其以易洗心者雖效天之崇而實故乾之易聖人之典禮正其觀易會通者雖法地之卑而實法坤之簡盖天地設位便有此易易理流行便有此性性本渾成無少斷欠聖人非能有加於性也能存之而已存之又存緝熙罔間道義之門從此闢焉自性而率之則爲道自性而裁之則爲義也蘇長公之論仁智曰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爲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爲其人則不可夫性爲道義之所從出則道義亦性之子也言道義而知禮在其中非以知禮存性而生道義也德崇業賁皆自成性之易簡中來故曰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夫易日行於天地之中而人不見也聖人見易於心而因見易於天下於是作易是故天下之賾人見之以爲賾而自聖人見之非賾也見賾而見其賾中之象物宜存焉耳於是擬諸形容以象之而象因以立象也者像也肖形之像形不者寫形上者也有物有則誰能惡之天下之動人見以爲動而自聖人見之非動也觀物而得其會中之通典禮存焉耳於是繫辭以斷吉凶而爻因以立爻也

者交也修悖之交貞勝者貞夫一者也有典有要誰能亂之盖聖人欲借天下於寡過者也天下之尤悔每自言動而生而象爻之變化幾經擬議而成然則以言以動者於擬議盖可以忽乎哉擬議非斤斤摸議也未言未動之先會物宜典禮於心然後因時而出之無不擬也無不議也擬議之精自成變化至於橫口之所出無非曲中之辭從心之所欲卽是不踰之矩所謂成象成爻神而明之者也以此學易其寡過矣乎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可不愼乎

鶴在於陰相召在鳴言行者人之所以自鳴其心也格千里動天地總此誠心之感乎愼言行者愼之心而已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出處語默之不同者跡也有易地而皆然者道也道同則心同而跡非所論矣斷金以專一言如蘭也以契合言○蘇紫溪曰易言斷金猶詩言攻玉也古人意氣之同非詡詡爲歡諾諾而從者日相與切磋相與琢磨其利眞可斷金然此雖相拂而實相成也故曰先號咷而後笑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

愼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置器者愼所藉置神器者所藉何物也勿謂物薄用斯重焉勿謂民弱栽斯聳焉安危之關可愼乎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善也者功也居功者德也以功下人非知有功而以之下人乃德量深厚不知有功不知有人我也德盛從學問涵養來無驕心無滿氣自然致恭下人故朱子云眞正英雄皆從戰兢中來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无民无輔非无也自高自聖若无之也位者臣民所擁戴无民无輔則孑然孤立故曰无位此不甚

處亢者也苟能著下以爲基求賢以自輔則可以免悔矣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事以密成以洩敗自古記之然歷覽載籍古君臣之以不密僨事者皆其人不足與謀者也事關幾密安危呼吸何等重大苟不愼度其所與謀之人而輕與之謀我密之彼必洩之失臣失身而甚至於失國皆謀及匪人之故也故闒躁者不可與謀謀自用也庸懦者不足與謀爲人所用也是以謀國者貴愼言尤貴愼人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身爲盜也何以責盜聖人不咎盜而咎其招之者故曰知盜知盜本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天地之數卽河圖之數一三五七九奇也故屬天二四六八十偶也故屬地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數五五奇之數也地數五五偶之數也五位非五行乃五上下左右中央五位也相得謂同居也五方各有陰陽同居其方而相得如一六同居於下二七同居於上三八同居於左四九同居於右五

十同居於中陰陽相得也有合卽在相得之中玩一而字可見如甲與已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之類天數二十有五五奇之積也地數三十五偶之積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合而總計之也相得有合之中陰變陽化往來不窮皆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日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變化之不測卽神非變化之外別有鬼神之偕仲也〇舊說以一二三四五六等爲相得一二三四者序也不可言相得玩五位相得則其爲同居可知蓋五行各有陰陽一陽水六陰水也同居於北陽水窮於卯而陰水卽於此生陰水窮於甲而陽水卽於此生二陰火七陽火也同居於南陰火窮於寅而陽卽於此生陽火窮於酉而陰卽於此生三陽木八陰木也同居於東陽木窮於午而陰卽於此生陰木窮於亥而陽卽於此生四陰金九陽金也同居於酉陰金窮於已而陽卽於此生陽金窮於子而陰卽於此生五陽土十陰土也同居於中陽土窮於卯而陰於此生陰土窮於申而陽於此生彼之窮得此之生同居而相濟也故日相得有合者卽其相得者不是二物玩而字可見土居中央其位則然非有偏重不但水火木金資土卽土亦資水火木金也或謂五行數窮於十當以五爲正位故洛書虛十不用非也五行各有陰陽必得十而始全如去十如有陽土無陰土也十何嘗窮十之後便起一亦非以五積之洛書雖不其十然毋於對待之中取其相生者合而成十如一與九對合之成十金生亦也三與七對合之亦成十木生火也四與六對合之亦成十金生水也二與八對合之亦成十木生火也十爲土土無定位無專氣故以合而成寄旺之義也不可謂洛書廢十也夫陽生陰成陽先陰後陽化陰變此定理也今五行之中或陰生而陽成或陰先而陽後又陰皆言化陽皆言變此其說未詳當以質諸知者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此揲蓍之法各有所象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此揲蓍之策各有所當理本自然數非強合乎乾坤者老陽老陰也二篇者少陽少陰也九六爲老七八爲少蘇長公日九六爲老七八爲少之說未之閏也或日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陰當老於十而少於八日陰不可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大也則又日陽順於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於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稱於子午而壯於已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也陰猶陽也昌當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此自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尋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已言之矣日十有

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八莫之思也變之扐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代之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者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卦八卦小成非九變也既言十八變不應例說九變蓋十八

變而成卦所成者一卦而已未有八卦也再加摩盪而八卦俱成其變無窮然僅謂之小成者以未有六十四卦也就小成之卦引而伸之則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就大成之卦觸類而長之則諸卦皆可各變爲六十四變之在蓍卦者無遺法則能事之在天下者亦無遺理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吉凶之道至難明也而數能顯之鈎深索隱也趨避之德行至易滯也而數能神之鼓舞不倦也德行神明百姓所不能爲者若翼之爲故可與酬酢道顯則鬼神所不能言者若代之言故可與祐神此皆數法變化之妙所以盡天下能事者也是變化也其有爲之者耶其無爲之耶莫之爲而爲是神之所爲也神不可知知之以變化變化不可知知之以道道也者理之自然即數之自然也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此非齋戒洗心神明其德未易言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或問易有聖人之道蘇長公以爲四者特人之隨求而各有獲未可指以爲道信乎曰四者雖未足盡聖人之道然亦自有聖人之道今夫以言尚辭繫於辭表者道也以動尚變觀其會通者道也制器尚象會於象先形而上之皆道也卜筮尚占與民同患退藏於密者道也夫人之隨求而各有獲者者其粗也得其精則目擊而道存聖人固曰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矣非道而何○或問參伍錯綜本義與時說各有不同何也曰本義所言參伍者就一變言而時說或謂須三變方可參伍本義所言錯綜者就三變言而時說謂須九變方可錯綜然其說原不相悖皆可匆拘大都參伍錯綜只是大概言揲蓍之法進退雜合奇偶多寡數皆自然非人力所能損益耳夫參伍以觀其變變未通也錯綜七八九六之數數未極也通之極之法始備而數始全於是乎遂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能乎不曰天地之象而曰天下之象言天下則造化人事者在其中時說謂如乾馬坤牛震雷艮山之類於以言象亦滯矣○或問鬼之說曰難言也易之神合天八妙有無而爲言者也何以見之易通天下之故矣然必待夫感感者人心之自感也入必之神本與造化之神默相往來一念不起鬼神莫知幾一動念造化之神應之而易即傳之以出若通事然是易之神合天人而爲神者也易無思無爲非無也感而遂通非始有也其寂也退藏之中具足物理雖寂然不動而萬感萬通也白在其通也因物通物物無其物雖萬感萬通而寂然不動者仍自若如洪鍾不窮於叩明鏡不窮於照鍾與鏡奚動之有是易之神又妙有無而爲言者也盖易體太虛虛故能神人心一着思爲便滯於物惟聖心與易同虛所以能極深能研幾能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其通志成務也此無所往而無不往彼無所來而無不來皆神之所爲也聖人之神即聖人之道也易之辭占象變其无思而啓天下之思无爲而翼天下之爲莫不具有聖人通志成務之道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盖神一道也道一神也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爲知神之所爲者亦可以知天地聖人之

道矣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業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斯以斷天下之疑

此章言易用周於天下而爲理本於聖心夫易何爲也爲天下也所通者皆天下之志所定者皆天下之業所斷者皆天下之疑一片熱腸總以聖人代天地之憂物日開務日成顯揭昭示惟恐天下之不知若夫道刑而上者也不可以示人易第冒之而巳使智者得其精可以觀易自悟而愚者得其祖亦不爲小補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蘇長公云蓍有无窮之變故其德圓而象知來之神卦蓍巳然之跡故其德方而配藏往之智以圓通方以神行智故六爻之義得變易以告也或問洗心退藏之說日聖心只是一塑不染與易同一潔淨虛之極也虛故靜靜生公生明退藏於密靜也與民同患公也知往藏來明也退藏同患非分有事無事聖心無時不退藏雖萬感萬應而退藏皆自若譬之明鏡照物物有去來鏡無搖動與民同患不是有事皆他憂患聖人無我滿腔畚然卻是一體相闔之情知來藏往皆退藏中境界退藏者神智之府所藏者無來無往而無來不知無往不藏總緣洗心之淨虛空洞徹自然一了百了貞與圓神方智易貢者相爲默契耳神武不殺不是假設之喩言孰能與於此者惟古之至人聰明睿知神武不殺大智大勇大仁也言古若定有所指似暗指周文二聖皆具天錫之智勇而又有好生

之至德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人洗心中凡上而天道下而民故無不洞徹神物者滌天道之秘而開民情之蒙者也故與之以前民用日前者如迷途之人在前指引之使知所適也神明其德至是聖人假蓍龜以白神明其德聖人神明之德上面洗心退藏巳說盡了此言聖人與神明之時澄心滌念凜然若奉天道而惕然若與神明接所以神明著龜之德使天下之人知有所敬畏崇奉而不敢褻也蓋造化之誠全是人心之誠一感召出來今之十筮者非藝則瀆何由前知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承上文來聖人所明者天道也夫天道則二氣是已戶者出入之間入而閉藏則謂之坤出而開發則謂之乾其闔闢之相繼而互換則謂之變其闔闢之流行而不巳則謂之通乾坤變通而生物焉始生爲象成形爲器尚象制器以前民用其創制立極則謂之法而其利用出入鼓舞於不倦則謂之神法也者使人其由者也神也者使人不可知者惟惟使入不可知而用始不發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夫聖人立法本於乾坤然未有乾坤之先不可下遡其原也是故易有太極極者至也至理渾淪本自無極非別有無極以居其先也太極一而已先天地生氣之始也兩之謂兩儀四之爲四象八之謂八卦皆生於交不言六十四卦者六十四卦皆八卦之相交也八卦立而吉凶定吉凶定而大業

生由前所生則天地變化由後所定則聖人效法至其所謂太極者則天地之本原聖人可心會而不可以告人者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太極之大不可名矣天地者太極所生之兩儀也法象莫大焉者也天地之間有四時有日月又有人與物試舉其大則四時者兩儀之運行日月者兩儀之代明也故稱大至富極貴之帝王權與天地睟備物致用之聖人道與天地參也故稱大至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吉凶而成亹亹者非蓍龜乎有蓍龜而天地之渾沌此抉其秘聖人之立法此開其先矣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是故聖人作易非强作也皆因天地自然之數若神物若變化若吉凶之見於聖象若河洛之出乎圖書而聖人皆則之效之象之夫何以則之效之象之也以易而已易之四象卽兩儀所生之四象揭之於卦爻所以示也因象而繫之辭明時位之當否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決從違於猶豫所以斷也此聖人之易所以通志成務決疑與民同患之意至無已也雖然示者示矣而象先之秘未嘗示也告者告矣而辭表之旨未嘗告也夫象之所不能示辭占之所不能告者道也道在天下天下不能有則以歸之易易有之而不能揭其所有則直以太極冐之而已此非洗心退藏神會其旨未

可為日用不知者道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章疑錯簡當在中孚諸爻之間天人之助務之信順以此藏往知來蓍龜可無卜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書與言有盡者也而聖人覺天下之意無盡無盡者非有盡者所能盡則惟有立象之一法蓋象雖兩畫而包含最為無盡卦者象之摹寫也辭者象之發揮也設之繫之以為足以盡情偽盡其言矣

而聖人所欲興利於民者意尚未已也因象以稽變而通之於云為則孰為吉而利於趨孰為凶而利於避應時稱化出入之利盡此矣因利以嚮民行而鼓舞於不倦則樂為趨而不知其所以趨勇為避而不知其所以避若啓若翼咸用之神盡此矣蓋至於盡神而言之所不能傳者神傳之天下之所不能喻者神喻之聖意於是乎可盡也立象之功不其偉哉

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縕畜也天地間無一物非乾坤易中六十四卦亦無一非乾坤以能生言之謂之大父母以所從出言之謂之門以包蓄言之謂之縕其實一而已成列者體也變易者用也體立而後用行未有無其體而有其用者也日幾乎息者非乾坤有息以人不知有易並不知有乾坤也故易首乾坤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

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乾坤象也象立而形生矣形而上者道也超於象先者也形而下者器也成於象後者也器離於道則滯而不化聖人因道以制器故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極變通之用舉而措之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謂之事業聖人之因道制器正其因器以見道者也天下之賾與動人見之以謂器

耳自聖人見之皆道所寓也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而卦象立焉所以極天下之賾者存此矣觀會以行典禮而爻立焉所以鼓天下之動者在此矣因卦爻之變而變之則無不變因卦爻之通而通之則無不通所以化裁而推行者存此矣然是聖人用易制器之法也而非其所以法法者也夫法法者雖聖人不能言也神而明之超形下而直契形上之秘則存乎其人而已其人而默成於心化賾爲一妙動於靜即不言亦可也易與我爲一故成而無斁我與易爲一故信而無疑此則存乎德行焉德者得也得之於洗心也以心行者不行而至也若而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易始於八卦有卦則有象而重之爲爻剛柔象也有象則有變而繫之爲辭辭也者鼓天下之動者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動者象變之動吉凶悔吝皆以此生辭特命之耳然反於未動之先則有剛柔以立其本立本者體也體原不動其動而變通則以趣乎所值之時趣時者用也夫動則有吉凶矣要以貞則吉不貞則凶未有中立互持者此易理也何即人心也人心自無始來念念遷轉刻刻不停何時非動惟至人之心不動不非稿心之謂乃六時不離正念也正念常靜大本立矣其於物也因時而順應之雖動

而未嘗動也夫吉凶配乎善惡善惡生於心心之戰也貞者勝矣惟至人不戰而勝故夫戰而勝吉也心戰而未決者流轉於吉凶之中者也不戰而勝者超脫於吉凶之外者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天地無二觀日月無二明所以示人明人者正而有常而一故也人能觀天地而不能自觀其心能見日月而不能一自見其心之本體未嘗不正未嘗不一其有不一者動累之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則夫始不一譬之迷路者或馳於東或鶩於西而自覺者觀之只有一條正路更無別路故日貞夫一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一者何易簡是已人心之易簡即乾坤之易簡也乾之體確然不變所以示人者易也坤之體隤然

不動所以示人者簡也乾坤雖各有動靜而易簡之理則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所謂一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人知爻以效天下之動而不知其效此易簡人知象以像夫物宜而不知其像此易簡總此易簡之理而修之則吉悖之則凶聖人以爻象效之像之故交象動乎內而吉凶遂見乎外也吉凶既見則觀變者知所趣避舉而措之即爲事業而聖人與民同患之情亦見乎辭矣辭非聖人之得已也欲天下之慎動而歸於易簡也使百姓與能則聖人可相安於無言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地以好生爲心自資始以至收藏無時不生使天地一刻不生則日月不照四時不行而萬物幾乎息矣人爲天地所生所以不如天地者天地之心常生而人之心常死也以殘忍賊其心者死以

物欲牿其心者死以寂滅槁其心者死膠常執一滯而不活者死聖人之心活活潑潑地惟無以死之故常生也全易六十四卦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聖人代天理物以乘夫位故位爲大寶位以人而守是王者以民爲天也民以財而聚是民又以財爲天也故平天下者以理財爲第一義財而曰理生之也非聚之也聚之者以利言也辭不正而施不順故民之爭奪雖禁之而不止理則以天下之財爲天下疏通之開其源去其爭公天下而不私者也以此正辭故上有仁聲下有義閒以此禁民爲非故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所謂義也義所以成其仁也上不奪民之財而未嘗不有其財此至易至前之術可以聚人守財而配天地之大德人主亦何悍而不爲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愚按卦有六十四而此云始作八卦者與其大凡也然竊有疑焉昔稱太古之世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乃卦中有訟何也史稱黃帝始作五兵以伐蚩尤乃卦中有師何也豈羲皇逆料後之必有而預擬之耶抑義皇傳作八卦而其餘皆文周以摩盪加之耶敢以質茲博聞達識者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佃獵禽獸以供犧牲疑庖羲之號昉此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敎天下蓋取諸益

敎民稼穡神農實開后稷之先其功偉矣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黃帝堯舜之世洪荒已闢文明漸開中天之治千載一時也通變總以爲民不宜於民不可言通變通變而使民不知即是神化譬如春風之變草木色澤日新而草木不知但覺欣欣向榮意是不倦也易窮則變是概論治天下之法古今未有法窮不變而可以長久者衣裳亦變通之一取諸乾坤

不獨一衣裳然衣裳亦且有乾坤上衣下裳尊卑有章取乾尊坤卑之義又上古衣裳相連示上下一體取乾下濟而坤上行之義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世本曰黃帝二臣共鼓貨狄作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譙周考古史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畧加牛禹時奚仲加馬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山海經曰少昊生般是始弓矢世本云牟夷作矢揮作弓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夬有朋決之義爲之書契以防之或並與書契而竊之故有取於明決既明且決然後舞文者不得容其奸聖人之慮遠矣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玩是故二字似承上章來先言聖人觀象制易故易者象也卽仰觀俯察近取遠取之象也中言聖人尚象制器象也者非有成象得其意而想像之如離像其麗乾坤像其變化或擬形容或象物宜各有像也

彖者材也

材與裁同古字通用論語無所取材今人文字大畧謂之體裁言具體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效摹倣也天下之動如愛惡情僞利害得失之類動在天下效於六爻以貢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凶之生必有其胎悔吝雖著亦存乎介君子愼其動已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奇陰偶陰陽之定數也陽貴陰賤陰陽之定分也陽不能無陰猶有君不能無民有君子不能無小人也陽宜統陰陰宜受統於陽猶君之統民君子之統小人也陰多陰少故君子少而小人多聖人論德行別而言扶抑之意也嚴矣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天下何思何慮此聖人勘破世界以提醒人心處人之憧憧思慮總用之天下耳乃天下亦何思慮之有天下歸同也而塗殊殊若不勝思而化殊爲同則又無庸思也致一也而慮百百者不勝慮而化百爲一則又無庸慮也易言乎一致同歸也天下歸於心心歸於易簡天下虛界也以天下還天下即殊一百之相可以不生心虛體也以心還心並同與與之名可以不立理本自然幾非在我故日天下何思何慮不觀之造化乎日月相推寒暑迭運自往自來未之或知益將自其殊者而觀之則日與月殊寒與暑殊往屈與來信殊自其同者而觀之則日月同歸於生明寒暑同歸於成歲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信同歸於自然之利其致之一也莫之爲而爲非思慮之所及也又不觀之物理乎尺蠖以屈求信龍蛇以勢存身其屈其蟄絕乎思慮其信其存動乎天機致一故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人之學罔不當於作用中逐殊塗而當於本體上尋同歸天下之同然者有義焉如四海之水無不平胡甚之繩無不直也神者義中自有之變化也精研其義用志不分覺此義之神明默成

有不知其所以八者是一之妙乎內也而即以致外之用用者義中自然之時措也利其運用物來順應覺此身之往來无凝有不期安而安者是一之神於外也而即以崇內之德內外同歸初無殊塗動靜致一亦無二事過此以往又在不可知之境矣窮神而無窮之跡知化而無知之心德之盛也不可以思議者也夫天下神境也窮之而不可窮也以吾心之神一天下之神而往來皆神矣亦化境也知之而不可知也以吾心之化一天下下之化而往來皆化矣果且有思慮乎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卦以剛見揜爲困爻以柔乘剛爲辱爲危張雨若曰知彼知己身名兩全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隼鷙鳥又據高墉小人之不易制者也君子所以制小人者有二曰器曰時器不素具不可以應變然有其器而無其時則先之必至於挑釁後之必至於發露君子成器於身操縱自我然當其時之未至則寧藏焉用晦用密若愚若拙非惟小人不知雖同類亦不知也是故不動聲色卒然而去之而主不疑下不忌小人亦不得以反莅惟不輕動是以動而有獲也此非有黃矢之德者不能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仁義行於君子而禍福懼乎小人禍福者天之所制也然天綱常寬必觀其所積善之餘慶惡之餘殃有遲之身後者矣小人見利而趨又不畏身後而畏見前也於是乎聖人威之以法法也者緣天綢之踈而佐之以密者也是故惡無小而不懲小有所懲而人有所誡則其懲之者乃所以福之也彼小惡不改而馴至於大罪者令當日稍有以懲之豈敢以爲無傷哉故或滅趾而无咎或滅耳而凶合噬嗑初上二爻觀之乃知傷者小人之幸而无傷者小人之大不幸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亾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亾治而不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天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忘者三危生於安亾倚乎存亂伏於治此不可知者也安而思危存而慮亾治而防亂此不可忘者也當休否之時宜思前艱而悲後患日其亾其亾者危之也危者使乎故身與國家均有苞桑之安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人主度德而授任者也德薄之人不宜居尊位德附而居尊此必其小智小才有足以動人主者也夫小知之不堪謀大小力之不堪任重亦明矣然且謀之任之者欲以固位也德薄之人謀國拙而自謀工徒以人國僥倖而巳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任也夫不勝任而任之此亦任人者之過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釋豫二爻也須貼本爻看知幾之知卽至誠前知清明在躬而志氣如神者也上不皆溺於豫時可知矣二處其交中正自守不諂不瀆分明有幾先之哲超然神遠故曰其知幾乎幾者機也造化人事之機默相感動微者有其兆而無其形也吉之先見非謂有吉无凶吉先見而凶倚伏也當豫之時目前皆樂境人徒見其吉而巳君子知幾知夫豫之不可常而吉之爲凶倚也是以飄然遠引不俟終日易曰介如石不終日吉介如石者恬而無欲者也無欲故中無濡忍一見卽決寧俟終日夫人之待終日者以知之不早也君子以誠生明從靜觀動人見其著而君子見其微微卽動之微知彰者以微知之也惟知微故知柔知剛退避不争是其柔也如石之貞是其剛也萬夫之望可望而不可攀也譬之鴻飛冥冥弋者何施之望而巳益不知幾者其始必以君子爲過計迨至於後嗚豫若凶盱豫者悔而君子自此遠矣故過而望之以爲神而不可及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此復之初九聖人以爲顏氏之子可以當之庶幾時之謂卽知幾之幾此好奇之過聖人明言幾者動說徵善惡之初動俱有幾所貴早知之耳若說近於幾於理未發夫子嘗稍回也其庶乎此云庶幾與其庶同意幾及也不明言所及者幾之而未可幾也難言也一間之未達也顏子克巳功深當於退藏之地默自省察故纔有不善未嘗不知纔知不善未嘗復行蓋惺於未行之先而非止於卽行之後也顏子嘗擇乎中庸矣能擇卽爲能守能知不善卽能不復行擇善知不善總此眞知之常惺而已陛庸成日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求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由眞知得也在豫貴守之固故日貞吉在復貴覺之早故日元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絪縕男女構精陰陽之相感皆以兩而致一也不兩不交不致一則其交不固而其化生也必無力人之相與亦兩也損三所以成兩也兩其人不可兩其心故貴於致一不但信友卽事親獲上治民未有二心而可以集事者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

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人主受天下之益不當問之天下而問之身心身心一也或安而易或危而懼何相反如是益人主無私身以天下爲身亦無私必以天下爲心動身之苟也語心之旌也安其身者厚下即安宅也而不然者來以驕身而身危易其心者平易乃親民也而不然者往以懼民而心亦自懼矣上下有相臨之分而日交者明君民一體也一體視民雖求猶無求也凡益者民之與非君之求求而不與至於以求得擊則一體而胡越之矣語曰民猶水也君猶所也水戴舟亦能覆舟故益民者所以自益也損民者所以自損也知一體定交之義者可以言益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所從出謂之門乾坤者諸卦剛柔之體所從出也合德互其根也天地之撰陰陽之合同而化也神明之德陰陽之合一不測也離德言撰則形下無自成之器離撰言德則形上無自禪之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乾坤之易有畫無文繫辭而後稱名雜矣名所以命物也物宜存焉故不越然非聖人之樂於多言也衰世之物情多變不雜引繁稱不足以窮其變態聖人於此益穆然有深思焉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易爲衰世而作故其道不得不備天道已然之跡曰往人事未來之機曰來本人事於天理是微其顯發天理於人事是闡其幽當其貴賤上下之名辨其小大淑慝之物正其是非之言斷其吉凶之辭益精及無形粗及有象而無不備者易之所以體撰而通德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

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易爲體撰通德之書體撰故名不得不小辭不得不文言不得不曲事不得不肆通德故取類大而托旨遠順於道德而中根於性命而隱然其要歸無非惘衰世而欲濟民行也貳宇本義作疑貳今明解有二說蘇紫溪曰上古之世人心出於一衰世之後人心出於二程敬承曰理貞夫一而民二之有失得故貳也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歸於理之一而民行齊矣二說俱可今並存之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聖人不爲憂則修德樂則情行然經歷憂患則其心危其慮遠如老農談稼眞知稼穡之艱難故言之愈有味但前固疑六十四卦未必盡作於羲皇以此觀似信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作易非只九卦舉九卦者以其最切於修德也履者禮也禮無不敬修德者必自敬而入然後能積累漸進如基址然故曰德之基謙者持身以謙持世以平身世之衡獨握其柄故曰德之柄復者復其心之初也最初一脉萬善之根柢故曰本恒者久於其道也立不易方故曰固損者損其心之所本無治而去之故曰修益者益其心之所固有順而克之故曰裕困者動心忍性之境素位之養所由覭也故曰德之辨井者渟蓄淵深之府溥博之澤所由出也故曰德之地巽者沉潛深入之幾剩割之用所化裁也故曰德之制九卦皆心學也其有先後者因卦序而次之耳若論其序則當以復爲始蓋本者如木之有根根本既固然後有基可累有柄可持以之治身而損益有交養之功以之淡世而順遜有各適之用皆自最初眞心擴充而時出之故復於德爲元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

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贊九德之妙禮本人情小大由之故和而至謙承天道萬民服也故尊而光復見天地之心惟微者不渾于危也故小而辨於物恆見萬物之情至者不磯夫矜也故處雜而不厭損惟克已爲最難漸近自然故後易益本天機之自裕非有造作故不設困雖窮於遇乎以道固窮無入不自得窮而通也井雖居其所乎以靜得動資深而逢源居而遷也巽雖出而稱物乎觀變沉機衡物之形而我無形稱而隱也此九德之妙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與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三陳九卦聖人益反覆而深致意焉若曰吾平生所用以寡過者用此耳禮非強世履而泰也故用

履可以和行讓者禮之主禮言恭也故用謙可以制禮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眞知之獨惺者也故用復可以自知恒恒久不已至誠之不二者也故用恒可以一德損懲忿窒欲日損而疾有喜者也故用損可以遠害益遷善改過日進无方者也故用益可以與利困不失所亨樂天而知命者也故用之可以寡怨非往來井井隨應而成宜者也故用之可以辨義巽深入婉出旁行而不流者也故用之可以行權至矣哉九德乎終身用之而不畫者也夫人涉世之末流豈可一日不學易乎哉　井以辨義往來咸宜即是義辨字戒即辨字言左在逢源无不辨也解者泥於辨字謂安而能德井於德似無所取且義字亦難辜合而以文王之事觀之以服事殷是其履也小心巽巽是其謙也不見亦入是其服也純亦不已是其恒也望道不見是其損也誕登道岸是其益也羑里之繫是其困也發政施仁以善養老是其井也武王爲子順天應人是其權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易之爲書終身用之而不盡須臾離之而不可以其載道也易之爲道則屢遷益易道陰陽陰陽神物也變動不居而周流於六爻之虛位或剛上柔下或柔上剛下或剛易爲柔或柔易爲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而已惟變所適者易之屢遷也惟變之所適或出吉入內或出凶入吉修悖各程於一理而不可移易者度也所以繩人於內外而使之知懼者也夫小民懼而多玩觿之以道義不若懼之以憂患然明憂患而不明於所以致之之故則人或意爲適然不必然而覗於幸免故易既示以出入之度又明憂患之故凜於其度惕於其故則礙無有師保父母而儆然若臨之矣懼故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之使人懼者以吉凶憂患之辭也學易者初率其辭而揆其方出入之度憂患之故則既有典常可循矣然苟非其人則道亦不虛行也何易之無常者變也逐於變則以玄虛荒吾易而道不得行有常若方也拘於方則以膠執滯吾易而道亦不行神而明之於不變則中通其變又於變之中得其不變無尺度而身卽爲度出八若奉乎師保無憂患而與民同患戒懼常凜夫猶知如是則雖不言易而無息不與易俱矣是眞能不遠者也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合始終以成質者卦也爻則各以其時自成一物陰陽也質有定體時無定用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凡畫卦者必從初而起初本也起乎之處象占俱隱必經許多擬議上則第成之而已故知之亦有

鄭易昔邵子問程子曰易何處起程子曰起處起不知程子此答為知起處乎為未知起處乎正未易言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雜相雜也謂承乘比應也德者中正之德撰而列之辨者辨其是中正與非中正如二五為中三四非中以六居二九居五六居四九居三為正以九居二六居五六居三九居四為非正初上無是也故非其中爻不備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聖人何嘆蓋歎作易者之苦心也存亡吉凶之理彖辭已具惟天下不智者不能觀象自得故初上中爻不得不備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二與四均之善也而有不同者遠近之位異也四近臣也凡大臣之近君者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使自見其善則主疑之矣故多懼二遠臣也雖柔不利遠而得无咎者以其有柔中之善也遠臣而無善則譽不上聞夫四之善為懼府而二之善為譽門故曰其善不同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三五君臣也臣安得有功功則君有耳乃蠱危則臣實任之故三多凶五多功貴賤殊也雖然凶不獨以賤而柔者危功不獨以貴而剛者勝夫君相之任天下豈不以德哉○或問大傳統論六爻何以詳中爻而略初上曰非略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兩句已說明了何也而始也在作事為謀始在仕宦為始進而在世道陰陽為始生聖人弟教人謹始而已過此以往尚未可知當觀其後故曰其初難知無可言也上居卦終或亢極而悔或厚終而吉又或飄然事外而無吉无凶弟就本卦推之則思過半矣故曰其上易知不待言也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三才之道備于易故曰廣大悉備天道者陰陽之互根人道者仁義之時出地道者剛柔之迭運六畫皆備之以其變動不居則謂之爻物者爻中之位置遠近貴賤是也文者物中之經綸剛柔相錯是也天地之文不能皆祥而無異人道之文不能皆得而無失而吉凶生矣吉凶生夫動而貞夫一

故三才之道一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楊廷秀謂彖辭无危惟爻辭有之遂以彖爻皆文王所作不知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古今相傳豈可輕攺若謂彖無危辭則彖蹇有之履之卦曰履虎尾天下有危於尾虎者乎此益文王與紂之事周之至德於焉肇基孔子知之故首履於九卦而曰德之基也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今之解者以禮為履似也若究其事蹇即以服事殷之禮履之象不云乎上天下澤履服事若所以厥天澤之分而堅聖明之戴也如履虎尾益亦危矣周公知之而繫之爻曰愬愬終吉愬愬懼也結吉者危之使平也周以危而致平殷以易而致須由殷周之際以縱觀於古今大凡世道之理亂人事之休咎未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有不平於危而傾於易者也故日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人固有危危而知懼者矣安則忘焉亨踰於跛坂而仆於平地易故也聖人以爲慎終知始則無敢事故教之日懼以終始懼者所以致福也修言禍則人有倖心聖人不言禍而言平平者无咎之謂也夫乎之爲禍也大矣此易道亦天道也

易者无險故能知險簡者无阻故能知阻非知之世途也知之人心而已陳石澗云自上臨下所見爲險自下升上所向爲阻乾自上而覜下故知險坤自下而升上故知阻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說諸心者易簡之浹洽於心也研諸慮者易簡之安而能慮也以此定吉凶而成亹亹聖人之與民

同患以易簡而消天下之險阻者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道有變化人事有云爲天人相符休徵先見惟聖人能知之聖人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也象變化之理無定而知其一定之占云爲之報未來而知其將來知器知來聖人能之而百姓不能也卽天地設位能示人以易簡不能使人與能也自聖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於是抱蓍問易者明則謀之人幽則謀之鬼而雖百姓之憑亦可以與能矣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夫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以能代天地之言也所言維何象辭變占是巳八卦以象皆者也而天下不能觀象自得也象中之情微腹淑慝彖爻則言之本夫剛柔之雜居以猶夫時位之當否而吉凶居然可見矣雖然猶有未盡也雜居肯無定居者也當其變有通之利故變動以利言可見者不可見者也因情而見亦因情而遷故吉凶以情遷有愛惡相攻之情焉愛而相攻藥否之生我也吉也惡而相攻怨毒之甚人也凶也有遠近相取之情焉遠而相取閒聲而浮募吾虞其逾也悔也近而相取狎面而私情吾耻其比也吝也有情僞相感之情焉情之相感被喪而見懍心交也利也僞之相感陽合而陰雜貌交也害也如是者皆情之變也易情卽人情也近而不相得是胡越同堂而戈矛生於几席也其凶必矣或害之悔且吝又其小者也何者其情險也知險知阻者不於其遠於其近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夫人藏其情情雖至近有不及察而可因其辭知之將叛皆其情有不可告人皆也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情有不能自主者也故其辭吉人之情恬故其辭寡躁人之情浮故其辭多誣善之情詭故其辭浮失守之情窮故其辭屈以此觀情百不爽一以此定吉凶亦百不爽一聖人以此易簡知天下之險阻而因化天下之險阻於易簡成能與能豈不以易哉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按蓍之爲物其莖長丈其叢蒔百履以祥雲載以神龜雖天生神物然聖人參贊之功自不可誣蘊長公日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接故以蓍龜爲之介紹其說亦新然非生蓍本旨

參天兩地而倚數

參天兩地是見成之數天圓圍三原自涵三之理陽數則用其全而日參地方圍四原自涵四之理陰數則用其半而日兩倚依也依之以起爻數二老之數兩參兩之積二少之數則參兩之蓍蓍數一本於天地也蘊長公日天數五地數五其日三兩何也自一至五天數三地數二明數之止於五也自五以性非數也皆相因而成者也故日倚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天地之數只此陰陽陰陽本自變化剛柔一陰陽也方其成象謂之陰陽象在畫前觀之而已卦畫而體質已具則謂之剛柔必逐畫推求闡發其動靜之蘊方成六爻也卦爻立而理無不具矣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道德義理性命非有岐也總此從順易簡之理具於卦爻但道德與義則分合言之而理性與命則顯微言之耳道德渾全於心和合自然原無矯拂聖人第平其自然故日和順義則其時措之宜散見於萬事萬物者必物而理之窮逆即窮此理義之理也理雖散於事物而皆根於本來之性命者性之源也窮極事物之理斯性體無不畢露而命亦即此至之無漸次也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從本源順推出去故着一而字窮理盡性至命是從妙用逆遡入來故着一以字楊商濬日性者理之源理則窮則逢其源故窮理所以盡性命者性之源性盡則逢其源故盡性所以至命只是一事非眞有三須昔人有云其爲本也不可以功求其爲源也不可以行得功亡本現行盡源成噫非知道者

孰識之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性命之理即三才之理也理本自然順之而已立者如是之立極三才非此道无以立也陰陽剛柔仁義以兩而分以一而合自有迭運互根之妙成卦成爻觀變發揮皆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先天之卦以對待立體然八卦相錯則對待者未嘗不流行逆數之理時說甚多未得其解或日

卦從復起自復至乾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爲順自始至坤退而推其未生之卦爲逆是順逆各半也且此乃春夏秋冬循環一定之順序未可言逆則又日易之卦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序夫卦圖左方兌離震右方巽坎艮而乾坤居其中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分若自乾一而歷數之則當日震四坤五不當巽巽五也則又日卦畫自下而上爲逆夫自下而上乃自本而未自內而外也可謂逆乎則又日陰占外而反內故逆此則陰之逆而非陽之逆也失其半者也則又日知來爲逆易之卜筮爲知來而設則其說益淺而與卦圖不相涉矣蓋嘗不食不寢以思之而茫然不解反覆本文而稍有悟也本文甚明而人末之思也數往者順指乾坤也畫卦先乾坤而後六子乾坤先畫已往可數乾上坤下有順无逆故日天地定位六子者乾坤所生爲未來之卦以卦圖之六子言之未有不逆者也何以知其然也陽居上爲順下爲逆陰居下爲順上爲逆陽居陽方爲順陰爲逆陰居陰分爲順陽爲逆震坎艮陽也巽離兌陰也震艮宜從乾而居坤之左右巽兌

宜從坤而居乾之左右陽宜上而下陰宜下而上逆也坎居西是陽居陰方離居東是陰居陽方亦逆也所以然者不逆不交陽下則不得不升陰上則不得不降陰陽互居則不得不相濟此進化自然之理也故澤山爲咸通氣也逆故也風雷爲益相薄也逆故薄也水火爲既濟不相射也逆故相隮也下文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亦以乾坤順而六子逆也雖然乾坤雖順然乾必下濟坤必上行故地天爲泰天地爲否由此觀之乾坤亦未始不逆故曰易逆數也　宋吳景鸞論先天卦圖之序曰乾以純陽位居南坤以純陰位居北自乾坤交而男女生離得坤之正性故中虛有日之象日生于東故正位于東坎得乾之正性故中滿有月之象月生於西故正位於西四正既定然後乾一變爲巽故巽居乾左二變爲艮故艮居坎左三變成坤坤一變成震故震居坤左二變成兌故兌居離左三變成乾此變化之序自然之理也景鸞之說蓋以變定序也然以坎離居震巽之先則與一索再索之理或未盡符愚謂詳覽卦圖似以生出爲序何者坤交於震爲復故震居坤左自復而頤而屯而益而震凡歷十二卦而至離自離而革同人而臨凡歷十六卦而至夬夬者乾交於兌也故兌居乾左以節氣言之則自冬至以至夏至以地支言之則自子以至午中也乾交於巽爲姤故巽居乾左自姤而大過而鼎而恒亦十二卦而至于坎自坎而蒙而師而遯亦歷十六卦而至于剝剝者乾交於艮也故艮居坤位以節氣言之則自夏至以至冬至以地支言之則自午中以至子中也此先天卦圖之序也對待者未嘗不流行然皆四時順行之序非逆也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今十者皆祖之其　蓋本於河圖河圖之序四九居右九乾金四兌金也故乾一兌二自右而轉二七居上二七離火也故離三再轉而東三八居之三震木八巽木也故震四巽五又轉而北一六居之一六坎水也故坎六又轉而歸中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皆河圖之序也皆右轉者逆也夫木者火之母水者木之母金者水之母土者金之母今由火而木而水而金土皆由子以遡其母也迺其母至上而歸根焉然則河圖亦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

上章以天地居首序尊卑也此章以乾坤居後總成功也自動至晅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入機出无于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于无質之具也故以卦言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後天之卦雖主於流行然首冠以帝流行者必本於眞宰也帝無爲非有出入出入者其氣機耳首震次巽以至於艮者生出長養收藏之序非首震以代帝也帝卽乾之元元統天故稱帝出者元之賓始也潔齊相見元之亨也致役而說元之利也而戰而勞而成元之貞也先天尊乾而後天尊乾之元先天取卦象故乾爲君而雷風山澤水火各效其役後天取卦氣故乾元爲帝而春夏秋冬各司其令其實一而已或曰後天既尊乾元何以退乾於西北曰後天卦圖非取先天而更置之乃別成一局面夫先天以乾坤象天地而六子左右之天地可更置乎後天以八卦配五行其所謂乾坤非先天定位之乾坤乃天九所生之乾金與地十所成之坤土也正如比人稱帝后曰爺爺娘娘南人稱父母亦曰爺娘爺娘之名同也而其人則非矣非以乾坤爲老而更置之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

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帝之出入不可見於萬物之出八見之萬物始出盛德在木震巽皆木也震居東方雷動之侯啓蟄破萌於時爲春巽居東南春夏之交明庶風至萬物潔齊此木氣之用事也木能生火故離繼之火之體明南方火之位也相見者萬物之精華也於時爲夏於陽當午中天之使聖人嚮明之治取之夫火盛必燥得土而滋坤土也致役臣道也致養母道也坤者也帝之臣而萬物之母也坤位西南其夏秋之交乎土能生金故兌繼之兌正秋也得金之氣者也金氣收斂萬資告成有說之象然金氣肅殺又有戰之象乾剛金也居於西北秋冬之交陽衰陰盛之薄明也陰疑於陽必戰故曰戰乎乾夫陰陽雖相薄而陽未嘗無也陽氣發泄太遁不收欽則其後之生發必無力故借兌乾二金以斂之然金能乾木必得水以泄金之氣而爲木之卅故繼之以坎坎水也居於北方潤物者也勞其戰

而乎之以休物於是乎歸根矣歸根曰靜靜者物之終然終必有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艮也艮皆東北之卦冬春水木之交水性寒非土不濕木雖乾土而非土不培故有艮土而坎水於此成其終震木於此成其始物之八者又可以後出矣・當一八循環无端萬物所以生生而不窮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　謹按後天卦圖似本於河闔離南坎北即二七居上一六居下也震東位西即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也河圖以三從八卦圖亦以巽次震河圖以九從四卦圖亦以乾次兌河圖五十居中卦圖雖列坤艮次四隅然員而規之則震巽離列于左兌乾坎列於右而艮坤亦適當其中益巽晴合者也今干支及地理家以二十四氣定即氣方位均祖此圖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

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不可見於造就萬物見之雷動物然雷之性烈必得風之披拂而後和火燥物然火之性燥必得澤之沾濡後說澤天澤也澤有限必得水之浸灌而後潤水易潰必得艮土以止之萬物皆歸於土亦皆生於土故始終萬物者莫盛乎艮是數者相對之中自有相濟之妙故字緊承上來相逮不相悖通氣正見相濟之妙自相對來也益陰陽以兩而交以一而合交故能變能化而物以之成合故變復爲化化復爲變而物不知其所以成萬物既成可見者也其所以變變化化而成萬物者則神妙不可測故曰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言六子不言乾坤者六子之功皆乾坤之功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乾天也其德健坤地也其德順震雷也其德動巽風也其德入坎水也其德陷離火也其德麗艮山也其德止兌澤也其德說此八者八卦之正體也以下所廣諸象特以言其變化耳非正體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馬健而善行又陽盛於午午屬馬牛順而善載又坤闢於丑丑屬牛龍亦善奮亦善蟄得陽氣之先者能興雷也雞善伏亦善鳴得陰氣之先者能知時也前後皆陰之污濁而中心剛躁者豕也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也外剛能止物而內柔媚者狗也外柔能相說而內剛狠者羊也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首會諸陽屬乾腹藏衆陰象坤足居下而動屬震股附足而順屬巽坎陽陷陰中耳輪內陷陽在內處而聽離陰麗陽中日睛外見陽在外而明艮陽覆腕有手之象又手能止物兌上缺開口之象又口能說人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坤一大父母也六子各以其所得分男女男奇而女耦又以其所得之先後分長幼中後於長少後於中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

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乾大而無外爲天運而不已爲圜無所不統爲君資始萬物爲父純粹爲玉堅剛爲金西北之氣爲寒爲冰盛剛之色爲大赤乾健爲良馬老陽爲老馬純剛爲瘠馬健而有威爲駁馬以實承實故爲木果良取其德老取其知瘠取其骨駁取其力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坤情厚爲地成物爲母順而平爲布虛而容爲釜静翕而不施爲吝嗇動闢而兼成爲均純陰至順而善孕育爲子母牛廣而善載爲大輿相雜爲文數多爲衆埶簡作成爲柄極陰之色於地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震一陽在二陰之下陽氣奮於地也爲雷爲龍陽氣奮於淵也爲玄黃兼乾坤之色也爲旉陽氣始布也爲大塗萬物畢出也爲長子一索得男也爲决躁果决而喜動也爲蒼筤竹爲萑葦蒼者東方之色莨竹之筍竹與萑葦皆下本實而上幹虛也其於馬也爲善鳴聲出於氣震得陽氣之先也馬足懸起爲馵騰起爲作震起也爲的顙二陰在上白之生也其於稼也爲反生反復也萌芽後生陽氣之動也陽動不已究爲乾健稼生不已究爲蕃鮮皆必至之勢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巽一陰伏於二陽之不爲木爲風取其善入也爲長女一索得女也爲繩直爲工取其善制也爲白

少陰之色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木之氣也如今之檀香沉香大抵皆木也爲進退爲不果巽者之性也人剛則多决柔則多疑故震决而巽疑其於人也爲寡髮髮屬血血屬陰巽二陽居上陰血少也爲廣顙陽氣上盛也爲多白眼眼白屬陽陽多於上也爲近利市三倍陰主利巽順者又善賈也其究爲踈卦者巽居東南春夏之交一變而夏則燥火之卦也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坎者水也溝瀆行水者也爲隱伏陽匿隱陰中也爲矯輮坎內實外虛以虛邪寔有矯輮之象弓輪矯輮所成者弓中勁而善發輪中堅而善運皆取其中實也其於入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坎險

也險阻備嘗爲加憂心耳以虛用者也坎中實若
心本虛而物或塞之耳本虛而物或壅之也鄭正
夫云素問金在志爲憂木正志爲恐恐則甚於憂
故爲加憂火藏在心坎水勝之故爲心病水藏在
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爲耳痛
其說亦精血者人身之水也故爲血卦乾爲大亦
坎得乾之中畫故爲赤其於馬也爲美瘠陽在中
也爲亟心內躁也爲下首上畫柔也爲薄蹄爲曳
下畫亦柔故薄蹄而少力也其於輿也爲多眚以
虛滿行乎虛陷之中也爲通以水之性言爲月以
水之精言爲盜險而善伏也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木心居中以堅爲實坎中實者也故堅而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

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

爲科上槁

離火也火之情爲日火之閃發爲電再索得女爲
中女外堅爲甲胄上銳爲戈兵虛中爲大腹火燥爲

爲乾卦外陽爲介鼈蟹蚌龜皆介屬也鼈陰而靜
蟹剛而躁蠃善麗蚌中虛龜文明各有取象其於
木也爲科上槁科上之槁無根而附
於科上者如寄生之類取其麗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

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其象爲山徑路山之小徑
也震爲大塗陽闢於下也艮爲山徑陽阻於上也
石與金亞堅乾爲金太剛而質純也艮爲小石少
剛而質頑也門闕所以閑出入止之義也果者木
之實蓏者草之實艮陽實在上也閽止物之入寺
止物之出指在前止物狗外剛止物皆取於止者
鼠之剛在齒馬之剛在喙皆取於前剛也坎
陽居中爲堅多心艮陽居外故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

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兌一陰見於二陽之上也坎水塞其下流其象爲
澤三索得女故爲少女爲巫以言說神也爲口舌
以言說人也兌上缺問口之象口舌能毀人亦能
附人纔毀必致摧折依附必致決裂皆口舌之害
也剛鹵不生之地也坎水絕於下而澤見於上
故爲剛鹵爲妾以色說人也爲羊內狠外說也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

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屯如雲屯之屯布列
紛紜之貌故曰盈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

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蒙有師道養其蒙心也然物穉所需尤在飲食云
食足而後禮義生也曰道則不徒飲之食之而已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

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

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自飲食必有訟至比者比也一連說下師訓作衆
非用兵也畜止也飲食者人之大欲也有欲必爭
爭必訟訟而求勝則兩造各樹其黨既有黨衆則
甲與甲比乙與乙比左右其祖是終訟也夫訟則
必有聽之者矣然聽訟非難必有以止之而後能
使民無訟道之以德所以止之也民知訟之不可
終也然後有以感發其良心而齊之以禮禮至
則不爭故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禮之始制似乎拘而多畏履之而辨分定志則
相安以爲固然朝野有禮小大咸和泰之象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

否故受之以同人

泰者通也聖人制禮雖嚴上下之分而未始不通上下之情明良合德喜起同心上下之交流通無間故地天爲泰交故也世不皆泰交之主則堂陛隔絕而情不能以終通於是予君驕臣諂閉塞而成否故天地爲否不交故也夫否生于不交不交生于異欲傾否爲泰則必化興爲同同也者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夫泰之不終而否也否之不終而同人也雖由人事亦昔有天運焉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

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與人同者家視天下者也天下一家其有大矣有大而盈天所概也聖人不自有其大故能保其大謙尊而光何豫如之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

以蠱

豫順以動則上下應之故豫必有隨夫順應之隨忘其隨者也非其喜隨之謂也以喜隨人是以悅豫之情爲惟諾之態上下妄安其有事必矣

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

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下有事與上有事不同上之有事以急不事事而致多事生事皆也下之有事乃君相勵精有爲起獘繼新幹蠱者也君相必不爲補葺小康之治以此臨民是大業之更新也大業新於上而臣民改觀於下矣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

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我無可觀民必去之惟可觀而後觀我者不聯而自合合者其離之謂也苟合則易離故當慎其合夫以天合者任質而多野以人合者尚文而多僞文質彬彬而後合可久也故受之以賁物大可觀者蘊乎其有成功也賁者煥乎其有文章也皆自通變中來所謂有事然後可大也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

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

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賁者飾也質爲君而以文飾之也窮飾爲工浮夸勝而亨嘉之本矣本根剝則枝葉從之是終盡也物必反其本已雕已琢還歸于樸故受之以復復者其最初之眞心也眞與妄不兩立眞之來即妄之去故受之以无妄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

受之以頤

有无妄以立其本然後可取精於學問多識言行其爲畜也大也有多識以大其畜然後可溫蓄其德性觀頤自求於養也密矣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頤者養也養其才以爲天下用也養盛之人有大才而運之以小心故動無所過而出必有濟不養而動者恃其陽剛而輕於一試是大者之過也故受之以大過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

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天下有大過之時無有哉器之歟也扶之則正弓之反也築之則直時者聽於人者也天下無終過之時而恒患人有終過之動而不已有陷於險而已故受之以坎坎之象陽陷陰中非陰能陷陽

而陽之恃才輕動適自陷也君子之濟險雖有才不敢獨恃也必有所麗才麗夫識識麗夫養夫才猶水也水善動而應輕用其動識猶火也火有光而應輕用其光合才與識而謂之于養始得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柔麗乎中正化其中堅而爲中虛過而不過者也夫以中正之養而運大過人之才識雖以濟天下之險可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聖人序卦必推本其所自始天地萬物之大始也蒙者人生之始飲食教化之所由開也養生養德推而至於養天下皆托基於蒙養赤子所以爲大人也故日物稱不可不養養其童心也夫婦人生之始父子君臣所從出也正內正外推而至於正天下皆造端於夫婦國風所以首關雎也故日禮義有所錯舉而錯之也合而言之正心脩身齊家治天下之道具是矣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夫婦以情感者也正位內外則其道也不以道非相睽則相瀆矣故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恒也皆久於其道者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

久於其道宜久者也物之進退久速必因乎時時之所在卽道之所在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而況於人乎久居其所非貪則愚故二陰浸長義當早退然物非指夫婦蓋不可不久者陰陽終始之義也夫婦之偕老是也不可久居者陰陽消長之時也君子小人之進退是也

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小人用事君子不得不退也然邪正迭爲消長無終遯之理當其時則大者壯矣終壯者用壯也用壯則藩而不得進壯而不極其剛可以進矣晉者以柔進也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晉與明夷正相反晉明出地上明主在上可以進也明夷明入地中暗主在上不可進也不可進而進是以傷也明夷于飛必反其巢故入朝見疾不如退而家食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立朝固難正家亦不易內外各正孚感交濟故家道不窮凡家道之窮有二恩窮於相瀆相瀆則相傷感窮於相夷相夷則有怨乖氣所召難必生之不獨一家世道亦然然睽極必合無終睽也故難極必解無終難也此世道人心之无往不復者也難之所以解反身脩德而已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難之既解慮以銳急傷元氣故政尙寬緩其於刑也寧失出赦過宥罪是也其於財也寧失之散渙王居是也故緩必有所失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財散者必聚也既以與人已愈多也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財聚者必散也如水之盈而決也益國家當府庫充溢之後必有沛決之恩如周之大賚漢之數賜粟帛唐之賜大酺皆益而必決者也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夫有施祿及下之義上之所以遇下也上之遇下有沛決之恩則下之報禮亦必有所以遇上者矣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下之遇上其始也必衆正相遇而後引萃以朋故謂之萃明正八無孤立之羣也其既也必連茹並進而後彈冠以升朝故謂之升明清朝無卑棲之彥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不已者不知止也知止不殆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在上而困者冥升也反而處下守舊而已井者改邑不改井有守舊之義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夫居其所不改者也而井道則不可不改不改則爲井泥之不食故古禮有立秋浚井改水之說其在困家則大經大法因之可也不改井也至其承弊發劍窮而不知變者必盡掃而更張之革井道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革物未易言也更張失宜或致沸羹之擾必調於鼎是和於人情如鼎之亨飪水火相濟五味相和而後能化陳爲新故曰鼎取新也夫鼎者宗廟社稷之重器非長其孰主之震一索得男長子之象又東方爲長子之宮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主器其先於飭德英資者多動然過動有喜事之戒故止之恭默者多止然過止又有因循之患高明柔克沉潛剛克變化氣質非一蹴之學問也必有其漸故受之以漸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漸者寬居仁行勿忘勿取如水之盈科而漸進也進而不已功忘本現行盡源成自有歸宿之地所謂得其所歸也既得所歸則富有日新內聖外王其大也有不自知其所以大者矣故受之以豐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

得其所歸而大大者不自大者也乃有一種無根學問喜爲窮大馳騖於外而蕩然忘歸雖依附於名理僅寄宿而已如亡于之去家而羈旅也安身無地飄泊何依不收斂其大心以歸於巽順於理未有入處也故受之以巽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巽者細其心以入理也體會既入則各相說而悅矣然悅有淺深覩乎所入所入若深其悅亦深如顏子之不改其樂以心悅若也所者淺則其悅亦淺如冉求自猶非不悅子之道口說若也兌爲口舌以言說而已以心悅者默成之故名理常聚而不散以言說者退藏不密神皆散於浮華渙然而與道離矣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理本固有豈可終離所以離者浮心蕩之也故受之以節節者制也制其浮心溢氣而使不得堪也浮心去則實心自在向之散於中者今反而歸中故受以中孚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中孚信也忠信之人往往信心而果於必行故未免有過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小者過也無害於物也物之信我視我之所過所過者化聖人也中孚雖求能化然豚魚可格有所以過物者故物格也夫中孚者涉世之舟楫也利涉大川蔑不濟矣故受之以既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既濟非窮也狃於既濟則必窮受以未濟者聖人欲人處既濟常若未濟也人情未濟則臨淵而懼既濟則捨筏而嬉車踰於峻阪而仆於平地舟濟於危波而溺於安流故既濟未尼幸也夫理亂相尋安危相倚禍福相因盛衰相易物之循環孰知其極聖人處既濟常若未濟故懼以終始夫始復爲終終復爲始聖人之所以道前定而不窮也

雜卦傳

乾剛坤柔

乾太剛故至動至靜坤太柔故至靜至動六子不能也

比樂師憂

樂則歌天保憂則賦采薇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往以臨民有教思容保之與來以觀我有省方賓王之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以初爲卦主建侯故見盤桓故不失其居見以下賤居以行正君道也蒙以二爲卦主包蒙故雜亨行故著雜者昏昏著者昭昭師道也

震起也艮止也

震之始能始衆始動不足以名之艮之止能止衆止靜不足以名之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之爲益益之爲損盛衰之始孰知其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止有靜中之得故大畜曰時動有意外之失故无妄曰災

萃聚而升不來也

以止爲萃故聚而不散以時爲升故往而不來

謙輕而豫怠也

謙勞也勞而不伐其心輕豫逸也逸而鳴豫其志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口之於味也食之无味之味非食也太羹是也目之於色也飾之无色之色非色也太素是也

兌見而巽伏也

陰外見故善說陰內伏故善入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人者无事謹守而已說在曹參之代蕭何也蠱壞者宜飭與民更始說在漢祖之除秦苛法也

剝爛也復反也

果熟曰爛爛則歸根主歸曰反反則復性

晉晝也明夷誅也

明出地上爲晝明入地中而是傷爲夜誅一作夜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通上行不求通而通困剛見揜非所遇而遇

咸速也恒久也 心之感也不疾而速化之成也不息則久

渙離也節止也 渙散則離當求其合節約則止當防其流

解緩也蹇難也 已出於險利用夫緩寬舒之政也方在於險當思其難艱難之慮也

睽外也家人內也 外者疎之內者親之

否泰反其類也 上下之交不大小之往來每每相反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方盛而止不恃壯也將衰而退不蹈危也皆爲君子謀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天下一家何衆如之家視天下何親如之親以得衆故大有次于同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以火鎔金故爲去故鼎以木鑽火故爲取新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過者踰越之義山高而雷起之動之過常者也孚者感孚之義澤虛而風感之信之入人者也

易經今解 六 雜卦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親寡旅當作旅寡親蘇長公曰豐以盛大而多憂旅以寡弱而相親潘雪松曰豐盛則故舊合爲旅則親戚離

離上而坎下也 潘雪松曰離女在上坎男在下者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如人之心上而腎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寡之能畜衆者善用其寡也小畜之四是也柔之欲履剛者不安於柔者也履之六三是也二卦皆以一陰遇五剛四居柔故能以寡畜衆三居剛故欲以柔躡剛不處者欲進而躡之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與訟皆以乾遇坎外坎者險在世途也健以知險故不進內坎者險在人心也健以爭勝故不親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蘇長公疑其有誤欲改正之良是但以未濟男之窮結尾稍似未安今畧再定之曰頤養正也大過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其說曰此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陽者養人者也非養於人也陰者待陽以養者也非能自養也頤卦本末皆陽四陰待之以養得養之道正也大過本末皆弱陰不能自立故頤也漸者女長而男少故女歸待男陰不先陽也歸妹男長而女少陰後於陽得所終者也既濟陰陽得位相與有成故曰定也未濟三陽失位則陰必乘之故曰男之窮也姤以柔遇剛柔善媚君子一爲所惡不能自決則可憂者在君子矣夬決也殺然決去不爲所感則

正道長而小人憂夫小人之憂豈可無以處之哉天地間有陰必有陽有剛必有柔有君子必有小人但貴於各得其位爲耳是故內陽而外陰者泰也陰陽得位者旣濟也聖人益日決小人者非必盡決之也第使君子道長足以制小人則小人憂矣小人知憂而又知君子之不爲已甚也則其憂必漸平而後君子可收之以爲用此聖人扶抑之大權也

易經勺解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林欲楫撰欲楫字平庵晉江人萬歷丁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掌詹事府事是書乃其子華昌所錄其說專主人事以發明義理爲主不及象數欲楫與楊瞿崍同里同年又同說易而持論各局於一偏豈相激而相反歟然瞿崍似探易之本原實牽合於易之外欲楫似得易之皮毛猶尋求於易之中也

易略三卷

〔明〕陸夢龍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顧懋樊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畧三卷》

提要

易略序

善易者不言易非不言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說易者將奈何夫易者不易而變易而變易者也道

大無不包神無不存體質有互連之奇求諸物無一成之功名或一位之中人人皆可擬議或出處之地節之偶可推移善乎伊川

先生之敘易也，因以一時
而索卦則拘乎無變，非易
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
不通，非易也。已形已見者
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難

以名求，則易當何以哉？漢
魏晉宋諸儒或言象數，或
言占驗，或言卦氣，或言理
解，或言圖學，以至吞爻析
角之家，籤桶賣賤之士，推

演師說之人人殊，學者如
滲溟渤出津梁泝之然流
搏而圖所適從，則要略深
精而指歸未定也。臥龍觀
書大略，豈必句櫛字比，要

當識其意思所在。說易爲
神明冒籥、性命奧府，匪有
獨照之匠，窺意繫表，懸解
之智，探自畫前，又烏能提
一以藏萬，原始以該終哉？

大明中天易道復興君啓
先生夙探河洛之秘潭思
寤討其所著述盡屏衆説
文流獨標立象宗旨游寘
挹盈摹遠測深是不是之

陳序中

形抽不抽之緒偶徑拈示
則上懸天而下淪淵纖入
蔵而廣包盼旨務撮其統
宗義必黜其隅曲于潔靜
精微之中有廣大悉備之

蘊雖輔嗣清微子瞻曠遠
未之或先也雄之鑿玄也
回不約則其指不詳不要
則其應不博不渾則其事
不散不泥則其意不是合

陳序五

數之而易明之緼可是矣
訓詁之害易也烈于秦火
是集也成可以一洗訓詁
之陋而闡揚五道之光伏
而惟之使自怡之黙而識

之使自究之則易畧有功
于天下後世不小也祇友
顧霖調氏夙精易學喜出
以廣惠同人厥念深焉使
讀是畧者因指見月得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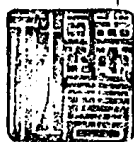
陸序十

忘筌神而明之庶幾夫盡
作者之意乎
崇禎元載嘉平月錢塘陸
鳴勳夢鶴甫題于滴露齋

化出不醇而況於人乎書
不盡言言之精也言不盡
意意之精也信則默默則
成成則明明則神夫是之
謂易略

徐序十一

崇禎元年大呂臘月武林
徐如珩題於雲居淨室

原缺第一至五葉

刻陸先生易略序

會稽陸景鄭先生以易起家每一義出海內率推為易壇宗匠公惟居掌与仲出茗易解臨川湯先生心

許之四方士思快讀而不可得今年夏予從先生湖上遊訪佛乎原之書歸而盡貽所作述論次諸編則易略在焉懋模自少從父

兄學易僅窺豹一斑乃今在先生之指授實也先生饒風悟而尤精於觀象至自卜商以後京房焦贛馬融荀爽三十六家言莫能

殆書是旃羅人讀則輔翩遜其清通奈厥探別康集讓雲猿政使河汾江左諸賢分席而争左右袒於先生茲編當無皆絃矣不

巽

寧惟是先生兼文武才厥
施未究匯山川爽程時無
已
父間謹及觀察懿兵事嚴
紀律於家取諸師旅精嚴備
顧本上
於象取諸萃擢荷危疑屹
然獨立於象取諸大過及
甚憤逆璫虐焰引身先幾
而一無所繫也則又於象
取諸遯然則蘊藏所韜略

爲易解也者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歟吾家子靜讀易
蓋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以
惟深啟訓參前倚衡儆戒
警虞小心翼翼謂是道不
顧本中
可須臾離也先生平居
安樂玩固已渾體是易又
何疑夫子之親切而有味
哉孔子云易以神能又云
潔靜精微易教也最睦先

生平之爲人億乎澹靜精
微之域而其解易不余欺
乎邪且從矣余從經明先
生亟稱其深於易也歲庚辰長
至日武林顧懋樊霖調父
書于吳山玄對閣

易略

會稽陸夢龍君啓著
武林顧懋樊霖調訂

總論

卦變

繫詞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相推即所謂卦變也、自此之彼、則揲蓍之變耳、卦立而後尸象立而後動詞立而後占、豈有以揲蓍用占之變、先取入於立象繫詞之中、而以爲卦爻所指言者乎、說卦乃云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承生蓍倚數而言、所謂揲蓍之變者是已、非卦材也、紫陽所取卦變、當是象詞剛來柔來語誤之、不知凡爻自上而下曰來、自下而上曰往、非以自此之彼爲來也、訟乾上坎下、坎之中爻、從上乾之類來曰剛來、无妄乾上震下、震之初爻、從上乾之類來曰剛自外來、外、外卦也、尤明著、解震上坎下、陽在上卦之初畫者、復來下卦而居於中畫爲得中、而擬其辭曰來復、渙巽上坎下、坎之一陽、從上二陽之類來曰剛來、以其得中、故曰不窮、以其入於互卦三

陰之中曰渙奔、噬嗑離上震下、離之中爻從下二陰之類而上曰上行、晉離上坤下、離之中爻從下三陰之類而上曰上行、睽離上兌下、離之中爻從下一陰之類而上曰上行、升坤上巽下、上卦初陰從下卦初陰而起曰以時升、鼎離上巽下、離之中陰從巽初陰而起曰柔進而上行、渙巽上坎下、坎之二陰延緜於巽體之中而居四故曰得位乎外、以上自上來者、列位自上也、自下上者、畫卦自下起也、從三陰三陽爲來往者、類也、從一畫二畫爲來往者亦類也、卦有小

大凡易中言小大者皆卦耳、否泰之大小往來直以乾坤言之、如加以自歸妹漸而變、則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何所變乎、蠱剛上柔下、直以艮巽言之、大畜之剛上、則直以剛居上而已、何變之有、剛宜上者也、隨以卦、則震剛也而居兌柔之下、以爻、則震一陽居二陰下、兌二陽居一陰下、皆不處於上、而來而下柔者也、賁自初至五、皆爲柔所萃而被其文、故亦謂之來、上一陽獨不在柔所文之內、故曰分剛上而文柔、遯惟二陽、陽往上則入乎坤、退下則限於艮皆就

本卦取之、如損益所云損下卦初畫以益上、上卦初畫以益下之類、非從某卦某卦變也、即如是六十四卦、何卦不可變、而必斥某自某某乎、諸卦以剛居上者多矣、而大畜獨揭之、以其不自上而尚賢也、剛上讀至尚賢爲句、

象

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曰易有四象所以示、象之爲言、約略彷彿而已、何以闡之盡而示之周耶、今夫拔質以舉者、方不可以該圓、指名而稱者、即不可以移

乙、彼皆有定者也、約略彷彿則無定、無定故無窮焉、如月之光、如水之流、隨人意取、故聖人令人觀象、觀象而易之教行矣、今人置象不講、而虛談其義、訓詁牽縛展轉滯結、直謂某卦爲某事、某爻作某人某位、定某分、執鏡刻劍、其與有幾夫解夢小占、捧籤俗解、猶依傍形似、虛員求擬、而獨使聖人之象、爲膠固不通之物、何歟、

易之取象、不員心會之、則象之用不弘、不精心研之、則象之語不確、如馬乾象、坤亦云馬、則云牝馬、又云

利牝馬明馬之非坤象也龍乾象坤亦云龍則云謂其嫌于无陽也故稱焉明龍之爲陽象也酒食坎象卦之有坎者多取焉困之酒食濟之飲酒爲應坎而言猶坎也羊兌象夬之取羊爲應兌壯之取羊爲似兌猶兌也陵五象同人之升高陵謂敵五震之躋九陵謂趨五皆五也墉三象解之射墉謂解三同人之乘墉謂隔三皆三也象陽以日以七計象陰以月以八計重言之曰三極言之曰十馮陽曰富以馮陰曰不富以中實爲孚中虛亦爲孚二爲臨觀等卦上下

各自爲象否泰損益旣濟未濟等兩卦相因爲象蒙師比履同人大有豫復明夷等卦以一爻爲象乾取龍漸取鴻咸艮取身一也而逐位爲象或同爻而異象者時也或異爻而同象者類也惟此擬之一名一類俱有深義故聖人之意盡於其中若將此等一一玩索節節排對理自躍然一部易書可以意貫

朱子曰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有實取諸畫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象之是也有只聖人自取象以明此義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又曰易之象其取之有所從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

易卦四德

余嘗謂文王周公孔子說易各各不同或申言之或反言之或更端言之不可以援合也或疏言之則可合證然此諸例中之一耳如元亨利貞在文王明是占辭孔子引善之長等語便說理後又說始而亨等便說天道乘龍御天便說君道總之易道至變無所不指卽夫子所說亦是種種況欲將姬孔言語一一

印對甚矣其不知易也

洪容齋曰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惟乾坤爲能盡之若屯隨二卦但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卦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貞者十一蒙同人離咸兌恒遯萃渙小過旣濟也元亨利者一蠱也利貞者八大畜大壯明夷家人中孚蹇損漸也亨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五賁復大過巽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謙節坎震豐未濟也利者五訟豫解益夬也貞者四師比否頤也惟八卦皆无之觀剝晉睽

姤歸妹井艮也、若以卦象索之、如剝睽姤猶可強為之辭、他則不容復擬議矣、

河圖洛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皆以衍易至明也、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為圖授羲書錫禹、羲圖衍易、禹書序疇、而宋儒祖之、宋儒無語不排漢、而獨于此不信經而信漢儒、何也、惟劉牧緣大傳為證、而宋儒又以易置圖書、故併疑之、然禮緯含文嘉云、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

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是又在漢儒前、亦與傳合、今據傳定之無疑也、或援洪範為漢證、顧範言錫疇、未言錫龜、所列疇範、謂彝倫之種種者爾、卜筮乃其中之一、非如易專為卜筮設、其曰帝怒天錫、意皆假借之詞、蓋推道之大原于天、且承上惟天陰騭下民之問爾、其曰卜筮、筮非龜也、曰貞悔、貞悔卦也、如疇果外圖而立法、又不必取之卦矣、且洛書一三五七九與二四六八、分陰分陽、與圖等、今疇初一也、而何遂兼備五行、次二又止于五行中、派為五事、何耶、五曰皇極、猶可強解、三四六七八九之為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庶徵福極奚居、箕子大意、謂彝倫本于五行、體于五事、施于八政、通于五紀、徵于庶徵、考于稽疑、要于福極、而惟修三德以建皇極者、為能不汩且斁之、此禹所得于天以垂于世、非方命圮族者所能徼倖、以為武王戒、至自一至九、則甲乙條次之詞、偶符于洛書之數、非如生兩生四生八、確然而不可易者也、何見而謂範因于書、與圖分數、且謂因龜起籍、龜用而專屬之卜乎、範既非因書以序圖書

之、皆以為易益徵矣、且夫則圖則書、不過聖人仰觀俯察中之一、有因而起、如春秋之感獲麟也、愈推愈分、愈分愈合、理固自通爾、寸寸而規之、節節而比之、一表一裏、一經一緯、如世所云者、爾詳而失聖人之意彌遠、譬如取春秋之年月歲時、侯王君公、氏族名字而節比之、曰是為麟而作者也、孰為麟趾、孰為麟定、其有不掩耳而却聽者乎、何惑乎歐公之不信圖書、而併疑大傳也、

終

易略

會稽陸夢龍君啓著
武林顧懋樊霖調訂

上經

乾元亨利貞

古辭也、文周係易、從來只說古、至孔子始流發義理學問出來、故文言分四德看○乾健也、坤順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震起也、巽入也、此八卦之義疏也、天地人物、皆有此各樣性情、故彖象爻文言係

辭、或以天言、或以人言、或以物言、始盡乾蘊、曰乾爲天、特廣八卦之一耳、而遂以天字認定乾字、可乎、

乾六爻

初九這等一畫純陽、可惜住在這底下、只好潛藏而未發、有惜之之意、至二就好了、他在初之上、出潛離隱、澤及於物、故爲見龍、有幸之之意、九三亦是龍德、但重剛不中、是性體稍有未純的、自古聖賢作用、性體必是精純粹美、無些子渣滓、無些子痕迹、所以發出來光瑩粹白、絕無瑕纇、若于體、稍未純白、終是黍借作用、不得與禹皐伊周伯仲矣、此處不容支離、九三乾乾惕若、打點精神、如此磨礪、隨他一毫便自渾然無迹、粹然天成、做出事業、如青天白日、如完璧、如良金、可以處危而不危矣、○坤傳亦自然無如二、乾爻之映於正當三、○三之危、危在居下之上、其贍之咎、猶得以進修自完、四之疑、疑在居上之下、乃革之時、非復人事可及、三重剛而不中、聖人憂其驟而不能猝也、故欲于德性中般鍊、四重剛而不中、聖人憂其躁而不能持也、故欲于事幾上般鍊、○傳云見

羣龍、謂觀諸陽之義、無爲首則吉也、○程子曰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爲首、言乾已至剛健、又安可更爲物先、爲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爲天下先也、○朱子有云、乾之羣龍無首、即坤之牝馬先迷、此解甚妙、又云坤之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恐未然、蓋不言所利者乾之神、利永貞者坤之常、且坤曰主利、則已言所利矣、

大明終始　象

爻有六位、即始終也、六位之始終即時也、與時俱行

卽乘龍也、如此乃可以運旋宇內者曰御天、彖直以天道解乾卦、並無天道易道之別、○問何以解御天爲運旋宇內、曰看下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文勢得之、不然、謂時乘六龍者以行乾道也、說得去否、○始終變化、俱統四德而言、各正言其變、保合言其化、天地間只此絪縕太和之氣耳、在天爲命、在物爲性、資始流形、物物而與之、所謂各正也、但未保合則謂之元亨而已、自變而化、各正者於是保合、乃所謂利貞也、以理氣分性命太和、以利貞分各正保合、俱大謬、○傳曰、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貞也、

大小象

有息非強、強則不息矣、○道行也、反復、重復踐行之意、○造、造就也、猶言陶鑄一世、

文言

元者、生意渾淪、所謂得天地生物之心爲心者也、因是而有裁制、因是而有節文、因是而有分辨、只此一元、統括中耳、與衆支各節條分派別者不同、故曰長、

亨者、曲暢旁通之稱、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許多嘉美、只是將其情之無可致達、其情之不容已、暢其情之無可底而已、只吾不可壅閉、不可底滯之心、而經曲之美已備、若有不備、則亦不得言亨暢矣、故曰嘉之會、○利者上下大小、出入周疏、無所不宜、無所不順、故曰義之和、然則非義之外有利也、○貞者殊途同歸、一致百慮、止憑得這箇質幹、所謂正而常者也、若旁蹊曲徑、非塗之所歸、慮之所致者、其得謂之貞乎、貞字與智字不同、故下亦止言貞固、○蔡曰、元亨利貞四字在文王只爲占辭、至孔子乃有四德之說、然所謂四德者、又有不同、天之四德、自生成萬物者言、聖人四德、自統治一世者言、至此所謂四德、又就君子一身所行言也、○林次崖曰、此句與上下文俱不類、此乃明義之爲利處、蓋義之體嚴、似嫌於不利、故特變文爲之說曰、利者非他、卽義之和也、蓋自君臣父子以至萬事萬物、必合於義、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安斯和矣、和則利孰大焉、故所謂利者乃義之和處、而義之和、卽人之利也、

君子體仁

此節直指君子身上所謂行此四德者也、○疑紫陽嘉其所會、今乃知此語極了然、蓋嘉其所嘉、逐經曲而求之、有合有不合、嘉其所會、從本原上求、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不合焉、○因物付物則分之而愈以合限之而愈以調、故曰足以和義、○義之和是利、而利非生於義、生於物者也、以義強物、安得利、因物之利而義固已和矣、○袁了凡云、前言元者善之長、長在理也、此言體仁足以長人、又推理之長以長天下也、

亨者嘉之會、以美之所聚爲亨也、嘉會足以合禮、又推合禮之爲美也、利者義之和、是即義以明利、利物足以和義、是因利以成義也、貞者事之幹、是以立事爲貞、貞固足以幹事、是謂貞能立事也、其理甚精、所當詳玩、○貞固句、方是正理之所在、而固守之、貞者事之幹句、只說正、

君子行此四德　節

象曰天行健、行正是健、不健則不行矣、故以行此四德歸之乾、非以君子當乾也、○胡雲峰曰、天行健、天之乾也、君子行此四德、君子之乾也、

龍德而隱

遯世無悶猶易、不見是而無悶更難、確乎其不可拔、兼承憂樂、所以爲龍德而隱、不然則偏隱者耳、

龍德而正中

正中與九五之中正、相配、故兩著君德與諸爻之言龍德者更不同、○正中言德非言時也、三重剛而不中、四剛而不中、亢固不中、初亦非中、卦惟二五得之、九五中正、二正中耳、所謂中以該正也、夫同於常人

者、非聖人也、異於常人者、非聖人也、惟中故庸、庸乃以見其中、不表奇異、不露斧鑿、不見名相、信只是信庸言、謹只是謹庸德、二之所以爲中、二之所以善世、所以博化者也、邪者庸之反也、誠者庸之實也、堯舜之經世、孔孟之垂教、惟庸而已、不庸而令人化得乎、○袁云、邪未萌、故可閑、誠本有、故存之而已、以庸言教人、以庸行作人、淑及一世、而吾並不知有絲毫之善及人、故曰善世而不伐、庸言無量、庸行無涯、一身所修、并包六合、而施者不有其功、受者莫知其功、故

曰德博而化、

君子進德

誠即忠信也、一念不誠、萬事瓦解、安所藉以居吾業者、多言淫辭、輕吻甚口、其精神未有不洩漏于外者、欲誠之立得乎、誠立則一生之作用、萬化之權輿舉此矣、故不謂之行業而謂之居業、居猶言統聚也。居業只是立誠。修辭是立誠之實時說、却于修詞處揷入行、云說這句話、便要幹這件事、後面應用不出我做過的、若居貨以待沽、則經何不云修詞以立其行、

耶、且本文止云居業、何曾云居前業以待後業乎。○几是贊理之淵微處、知至至之、則自粗而精、自顯而微、自有形有象而達於不睹不聞、故可與几、猶言可與入微妙也。至言道之極處、道之極處便是人生盡頭路、故曰終。○吳因之曰、忠信、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從此尋向上去、豈有限量止息之期、故曰進德、可與几、絕不是知几、蓋知至之所在而至之、則吾心思意念、已造到至極田地、而吾胸中之所得、几微玄妙、不可以形象測、不可以擬議窺、此是玄通境界、精義入神、光景德豈有不進乎、

陽氣潛藏

微陽潛藏、愈養則愈厚、輕用則發洩無餘矣、

飛龍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可謂之位乎天位而已、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乃見天則

則準則言不過也、假令進而不已、盈而不虛、過剛而不已、則天道毋乃爲無準則者乎、傳曰天爲陽德、猶不干時豫之詞曰、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夫用九而不窮于九、所謂不過而不忒者、乃始見之、

乾始能以美

乾元利萬物而不有、故贊其大。○乾德形容不盡、用健中正純粹精、分七字贊之、

利貞者

解性命、云利貞時始各正、解性情、云利貞時始見、此謬于載大可噴駭、夫水濺成珠、百千各別、滙歸大海、消散始同。如云元亨時尚未各分性命、則資始流形

總該混同一片如云雖各而未正則東蔚西欠資始流形却從何處那移補湊得來夫命見于性性見于情情見于生生見于元亨而反謂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不亦陰陽反覆也哉蓋始亨即性情也不待言而著矣至利貞時節摧殘凋沒斂藏復始亨之性情而不知稿其外不稿其內剝其形不剝其神水潤澤說所謂受生之本唯化之機隱隱躍躍然則始亨之性情此時猶不能已而後知始同乾始亨亦乾始利貞亦莫非乾始乾始眞統天者也故曰大矣哉

九三九四

乾上下皆剛三四皆當上下之交故曰重剛○北齊史王晞曰殿下今日仰關天時非復人事可及蓋此等時有不可以人道之常處者所謂中不在人也舊說謬胡雲峰曰復之六四曰中行四居五陰之中也益之三四皆曰中行三與四居六爻之中也乾之三四亦居六爻之中故以不中稱之○下乾以二爲中三則重剛而過乎中上乾以五爲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於無憂疑所當疑卒於無疑此二爻所以皆无咎也

夫大人者

余四明曰先天後天此先後字只是形容聖人縱橫與道合來子所謂左右參合之意也若曰眞有先後兩事則夫道者先天地而有者也聖人何得有先天之事乎○先似唱而不應而却天不能違後似追而不及而却時未嘗失極狀聖人與天爲一

坤

乾先天下者也以首先物其有不悔者乎故其貞在

善用其健而不恃其首進而知退存而知亡得而知喪乾之貞也故曰不失其正乾之元亨亨以此耳曰利貞坤後天下者也後而無終坤亦失常矣曰後順得常曰後得主而有常要見所願者爲何事而所主者爲何守耶故其貞在善因其用而不失其職至柔而能剛至靜而能方無成而未始無終然則坤豈一於順者哉順而健矣順而健坤之貞也坤之元亨亨以此耳非牝馬純健不可以象其順牝牛純順不可以象其健故象之以牝馬牝馬陰類而行地無疆則健

矣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人但見其至柔至靜無成者而抑知其作用之不可窮盡如此故曰大終象蓋以終字解永字也俗謂永守其柔順爲坤之貞則謂之順可矣而謂之順而健可乎曰永守則不變矣而以解用六之變可乎如是是無成于始亦無成于終終且無之而謂之曰大終將焉解哉○朱子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无所不利陰半用故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舊以順利解主利甚非也後順得常已

盡順利之義更以解主利不復乎陽主義陰主利此正是陰陽之別故乾不言所利而坤主利焉六四富家大吉主利之證也卦以占言所謂利所謂西南無不示也孔子以義理解占者也故不復什主利之句矣所謂罕言利也得朋而以爲其類無足道也喪朋而以爲終有慶也聖人之不足于陰也然而豈能強陰之不主利而類之不在西南也哉然雖先迷而不可無終雖主利而不可無義雖朋在西南而不可不喪朋而以健行坤之貞也故必安貞則吉

象

傳云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時可因勢可順而流不可同矜可化意可消而守不可變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言以正行其順也○東北喪朋傳云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余嘗謂孔子解經常有更出己意者如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意蓋在西南也而孔子明其見曰西南特陰之類耳其於友必

非德交其於人必非義聚夫朋之爲言君子不貴也況其朋又陰類哉求消霧什蠅散焉以擴然無從於以見吾心之爲虛天地之爲大而家國之爲公其於修德立事豈不有慶哉終有慶言不妨于喪朋也

六二

傳云二陰位在下故爲坤之主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

象

地道、坤德也、坤德全以其順勉強學習、不出自然、即
非順、安所見坤德哉、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坤德之渾
全昭著、無如二者、故以光贊之、○乾之道莫盛于五、
坤之道莫光于二、

六三象

含與括不同、含只是不妄發緊炫耳、故曰以時發○
既曰可貞矣、而又曰或從王事者、蓋其所含之章、熠
灼赫喧、豈能抑閉之哉、故以知光大解之、言非如括
之隱潛之勿用者也、○惟知光大者、乃能含、膚淺暗

之人、有善惟恐人不知、豈能含章也、

六五

黃中之色、裳下之飾、總是下此二字、以象其恭儉溫
文之德、而象推之曰恭儉溫文、豈可以聲音笑貌爲
哉、由美在中耳、則文所云黃裳、明是暢于四肢、發於
事業、美之見于外者矣、在中只當得在內字、而註云
美在其中、又解黃中、過矣、中順是一意、非以中爲能
生順也、黃中色裳下飾、此正訓也、六五以陰居尊、中
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此統說也、中順二字須認
明、五只是箇中、帶順以爲言者、坤體本順、而五中德
故合而言之、非必以中貼黃、順貼裳爲象辭也、若曰
五有此中順之德、必不自恃其尊、謙沖以爲理云耳、
○此元吉之始、元吉與大吉不同、元吉者大善之吉
也、吉有大而未必善者、

用六

胡云峰曰、坤安貞、變而爲乾、則爲永貞、安者順而不
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
強、善變化氣質者當如之、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爲

首、陰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善撫馭世變者當如
之、

後得主而有常

常、坤之本分也、雖後得爲主、而貫不失其職、所謂無
成有終者也、雖以含爲德、而其化實光、二語俱是柔
而剛、靜而方○袁曰、有常即利矣、斷非缺字、後順得
常、豈亦缺字乎

直其

二云不習、而曰敬義、朋乃習乎、不知敬是人心常惺

本體義是人心時措妙用自然而然何習之有如是則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矣不習言其直方大不假習也不疑其所行又從其不習者而贊之也○董云爻辭曰不習夫子却就習上說起所謂由習而不習我非生而知之之意也

天地變化

天地變化而獨言草木蕃者草木得氣之先蓋無情者先通其應也天地閉而獨言賢人隱者賢人見幾明決蓋有識者預覩其徵也賢人難進而易退惟其

難進故當其治也草木既蕃而未出惟其易退故當其亂也草木未凋而先隱總要括囊之意謹字不但閉塞時謹變化時亦謹

君子黃中通理

通理只是贊中德之妙中德不偏倚一邊立于四虛之途何通如之○如是是種種道理皆森然其中何理如之

正位居體

此句緊承黃中通理來中德之人雖處位得勢而尊

帖妥當不居于首不止于領而居于體猶語所謂體貼體悉皆此義耳

美在其中

四肢事業是言中之可見者如此其美而皆由在中由之與色取者不同故以至贊之

屯

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於氣爲始交於物爲始生始生即有鬱結未暢之意所謂難生者非乎鬱結即有紛紜屯聚之意所謂盈者非乎數者皆屯義也

○貞所該者廣或行或止一經一論皆用貞勿用有攸往則直戒其無輕動也○程傳俱指建侯以爲輔夫聚衆則敵多列藩則內固分地則自爲戰守立鎭則交相聯絡故張耳說立六國子房議王三將秦隋孤立而易亾梁魏分孽而更起建侯之利何代無之文王正封建之時故其言如此商周世王爲王侯爲臣若自王立者便不應云侯也但易無常占就占者論則無不可或曰然則以貴下賤作何解曰此辭建侯之所以利耳非繫定初爲自建之侯也

象

使雷上而雨下、動即宣洩、惟雨在雷上、一滴不漏、故其動也、雨意充塞於天地之間、此時尚未雨也、雨即爲解矣、

初九

貞一也、爻戒其輕進、故言居、象貴其攸往、故言行、○頑然不進者、不謂之盤桓、欲進而不得遂、遲回却顧莫甚焉、故狀之曰盤桓、

六二

馬、陽象、乘在其上也、二上于初、六上于五、皆取象焉、四于初遠矣、然其應也、故亦云乘馬、

九五

膏不可屯也、其于節恩澤、塞寵倖、小處爲之可耳、印刓敝不忍與人、卒以此失天下、鹿臺瓊林之積、竟何有哉、以此爲正而施之大、未有不凶者、○爻渾言之、象直言其不能施、

蒙

楊誠齋曰、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穉而未達曰蒙、

象

險而止、即頂山下有險、一直說下、○傳曰、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爲、故爲昏蒙之義、

蒙亨以亨行　節

胡雲峯曰、蒙豈無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爾、○以剛中言、不徒剛也、而且中、未發之體、無心之機、懸以待人、聽其自取、譬如洪鐘虛懸、實叩實應、固未有誠心求之而不竭者也、故曰初筮吉、

九二

二統治群陰、俱在所包、故曰包蒙、納婦又從包蒙內抽出一項言、既無所不包、則雖極惡不才、俱在所納矣、

六五

童取其未失赤子之心、非言幼也、且以點隙耳以挖鑿、混沌以鑿竅死、故有知不如無知、漸開不如未發、六五之蒙、中而且柔、純一未發、正孩提之不慮、類[illegible]夫之空空、希聖希天、成佛作祖、全在此處、故吉、○順

以巽、言如此蒙者、方能一心以聽人、爻言其未鑿琢之體、象言其能聽受之妙、不得將聽於九二意混入爻中、

需

虛者必輕浮、者必躁、外攝者不固、強持者不久、天下非眞實信理安命、審勢俟時之心、何足以語于需哉、需之妙、全在孚、光亨見小欲速蔽他不得、亨言計較趨避累他不得、如是則得需之正矣、三字俱是贊他、非以孚與貞對也、吉利言其效、吉字全利涉者吉中

之一耳、○朱子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

象

坎中實、每以孚言之、故以正中一句解需是需之得名全在五、非以乾之剛健也、剛健之人、氣厲志猛、本是愁他犯難、而此卦却能需而不陷、則無困窮之義矣、是喜他剛健而不陷、非謂剛健故不陷也、玩而字語氣可見、○他人勢做不得只得需、位乎天位、可做在手而不做、纔是孚貞、○董云此係什卦名義、見不陷處方是需、若只是不得不止、不名爲需、

大象

雷迅風速電閃雨驟、在天之卷舒而不迫、優揚而不係者、惟雲而已、故以爲需之象、註云、雲上於天、無所復爲、夫雲上於天、風雨雷電、皆從此起、是豈無所爲者耶、陰爲腹、坎腹中有實、多取象于飲食、宴樂以言其飲食之安樂、猶所謂飲食衎衎者也、語云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啄而四顧、其爲飲食之不宴不樂

也甚矣、凡人利害得失、迫於其中、經營趨避、皇皇常若不及、一飲一食、俱不自得、吐食而應、當食而嘆、忘食而思、何等巴急、能需之人、從容閑靜、無營無係、朝饔而夕餐、胸寬而胃平、梁雉嘆其時啄、羔羊讚其委蛇、其爲飲食何宴樂如之、以狀其需徐景象耳、乃謂飲食宴樂、以俟其自至、安取義哉、

初九

利用恒、恐其需不能久也、象方言能恒則不失處需之常道、

九二

沙雖近水、而洒洒脫脫、不似沾泥帶水、以狀其近險而不陷也、○在中之中、非即剛中之中、衍寬意、在中猶言在此、蓋謂之需于沙、則不至沾手滯脚、豈不寬然于此乎、

九三

九三身試險中、帶水拖泥、手足汙濘、然猶可斟酌擺佈時節、與六四身在刀山劒樹、搖頭動手不得者不同、故猶曰災在外、○楊誠齋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敢

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三需于泥則進而逼于水矣、然坎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狎水也、狎水致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胡雲峰曰、致之一字、罪在三矣、險何嘗逼三、三急于求進、自逼于險、

六四象

順聽、所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旣在險、止可如此、稍動則傾覆立至矣、

九五

坎多取象酒食、困九二困于酒食、解者謂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百責交萃耳、此卦亦然、位乎天位、萬幾百責、沓來并至、望斟酌者無窮、待吞吐者不盡、故亦以酒食象之、而九五有正中之德、次第排當、從容咀嚼、不見小、不欲速、不像饑渴之人、口若流涎、手欲攫取、是謂需于酒食、○爻與大象不同、爻取五之象、言如當酒食而能需、象言君子之能需、則日用飮食、無不自得、○必言貞者、恐其有濡首之意、

上六

天下惟至健者不躁、亦惟至順者不妄、上六以陰居陰、是至順象、蓋與其位之當也、言能敬以待助已者、則雖不當位、亦必無大失、而況六之當位者乎、

訟

以下卦言之、一陽中實而陷于二陰、以上下言之、坎爲中實而屈于乾剛、所爲有孚窒也、惕中之中、即剛中之中、言能戰兢自持而不過也、見大人者、抑險以從陽、入大川者、以實而履陷、

象

上剛下險則險而健矣是訟之道也一串說與蒙象語同

大象

作事謀始是槩說不專指訟〇天左旋水東行〇項平庵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悖而行遂有天淵之隔此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匕筯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譚之頃謀始之誨豈不

深切著明乎

九二

舊說三百戶邑之小者以喻自處卑約如此則當云逋於邑人三百戶豈得云逋其邑戶乎邑內地三百戶之富者如所稱奪伯氏駢邑三百戶者言其雄據之心保據之私憑藉之實一切遜謝不敢據以相爭也故得無眚上下只是言勢不敵耳非以君臣言君臣無訟也〇眚過誤也與災字不同〇左傳杜註一邑四井是邑最小而今曰三百戶則富矣

六三

傳云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而無求則不訟矣〇項平庵曰坤六三雖無成而有終但不敢爲倡而已訟六三止云無成則始終皆無矣

象

從上正是食舊德處言一切自卑而上人也吉卽所謂食舊德終吉與下從王事無干

九四

命天命也爭利爭名好剛好勝總是不能引命自安

謂天下事可以人力攘取耳九四居柔故能反其不受命之強項而復就于命渝變也始之欲訟是變其正也復卽于命則雖變而不失其正矣〇君子安於理小人制於命榮辱得喪利害之交有主之者亦將窮而自止而方其行險尚健之時命亦不足以圉之訟者佷倖而強爭也而幸其居柔故能幡然自反知命之有所制以自歸於正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〇胡雲峰曰四與二不同九二坎體其心本險九四乾體其心能安於天理之正然曰歸曰渝皆知反

者、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於命之正、聖人不貴无過而貴改過如此、

象

雖渝而不失其正、是謂渝安貞、

九五

九五使民無訟者也、變囂爭之習、而化爲和平、不亦大善而吉乎〇董云訟無吉理、況得元吉乎、此是使民無訟之人、故曰元吉、

象

以中正、當有大畏民志處不止聽斷而已、

師

能以衆正、則可以王矣、何等直截添出爲將命將等謬〇剛中而應、行險而順、則丈人字貞字俱講入矣、

大象

地中有水、正是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故爲師象、人但知選兵練徒補卒蒐乘、爲治師之要、不知先王只是容民、容者、不使竄于无所也、以井田容之、而比伍之籍具、以蒐苗獮狩容之而擊刺之法存、以講射讀法習禮、養老睦俗之道容之、而敵愾之氣在、民容而衆畜矣、不曰治而曰容、衆利之意寛不日用而曰畜、竄驥之情少〇宣王料民于太原、料謂稽籍戸口、欲以補南國之師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蓋猶有先王之意焉、商鞅立法、盡以比伍編之、有衆而無民矣、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意與鞅同、而文之以先王之教、此王伯之別、亦伯與強之別、

初六

袁云、由內而外爲出、動於內卦之初、故言師出爲師

之始、齊師者也、故言以律、又二爲師主、而初乘之、有承受節制之象、故言以律、傳否字作句、緊承律字來、謂不以律也、不以律、雖臧亦凶、臧謂勝敵、

九二

爻意在二、言如二之剛中、而在師中、則吉无咎、又言二得五之寵、所以展布、亦由是也、象意在五、直言其承天寵也、

六三

傳云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〇義謂輿尸而歸、置或

字安在○袁曰詩云誰其尸之傳曰輿人之誦衆主之什不爲无據若依義則凶字贅矣旣已師徒撓敗何必又言大无功乎

六四

凡師三宿爲次兵尚右右爲前左爲後故以左次爲退舍四不中无應本宜有咎今以陰居陰則柔而不敢輕進居坤之始則順而不務勝人故左次而无咎

象

古人輿師只欲正人之罪不欲侵人之疆則進非得已退乃其常

六五

五正對坎坎爲隱伏依木負竄有禽象焉五坤體三陰俱開曠蕩豁除有田象焉田之爲事順時令蒐害賊故爲利執言之象○傳云執言奉詞也明其罪而討之也○有不祀則修言

上六

邵曰弟子輿尸戒於師始小人勿用戒於師終始無弟子則終无小人卽使有之或賞而不封或封而不任不任亦不用也

比

筮下度也易爲占書故取筮義○永貞戒坤者也下卦坤上除坎一陽則幾于純坤矣故以坤之占辭爲辭○胡雲峰曰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

初六

缶坤象自初至終則盈缶矣坎陽橫于坤陰之上盈缶之象也○袁云初六居順之始當比之先故有是象人之相與貴乎有信惟孚則无咎矣缶瓦器乃質而無飾者坤爲土而中虛缶象也有孚盈缶者誠意滿於質素之中也五不與初應而終來比之所謂有他吉也

六二

傳云自內謂由己也擇人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乎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

六四

袁曰五在四之上外也○胡雲峰曰初六內也九五

外也、四室內應初者、內无可比而比乎五、是含柔暗
而比剛明、得正而吉之道也、

象

徐魯菴曰、四與五本非其應、特以其爲上而比之、故
獨以分爲言、但所比者五、更爲得人耳、

九五

師以坤對坎、爲田有禽、比以坎對坤、爲失前禽、坤爲
土、故云邑人、○胡雲峰曰、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
比之前禽、背巳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

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

象

王者不與民計較之心、便是舍逆非必謂王有逆民
也、

小畜

聖人之不與陰也、以陽畜陽、則幸其天衢之亨、以陰
畜陽、則幸其密雨之鬱、鬱而未行、雲而不雨、所以止
謂之畜、言制陽而尚未剋陽也、故初二皆遂其復、陰
陽和則雨、西郊陰方、陰起于陰、未有能雨者也、雲下

霤則氣合而雨零、上騰則氣散而未雨、尚往未行、俱
指陰、以小人言之、則所謂彼方自營其私、未及害物
者也、○袁云能翕聚則能發散、故畜有亨義、若雨一
下、則畜意亾矣、

象

天下有風、風之暢遂而與物遇者也、行于天上、則方
蓬勃鬱律、而風之氣勢阻矣、畜之象也、然有氣而無
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所畜者小、

初二

止而又進、則謂之復矣、止而能止、身雖退而道亨、止
而不止、聖人恐人之屈其身以伸道也、復而自道、非
純陽之德、孰與幾焉、○牽、言其爲陰所牽也、王允屈
于董卓、溫嶠制于王敦、龜山薦于蔡京、其復也爲人
所牽矣、故不復言以道、君子處亂世、事艱朝、常有此
等時節、幸其居中、終能不入其黨、以濟國事、故云亦
不自失、

九二

乾本志行、而陽不當位、則輿脫其輹、易言輿脫輹者

二大畜之二小畜之三下皆乾體志本上行而不能
進故有脫輹之象志剛而與陰不和故有爭象互離
爲目三陽四陰巽體相比夫妻之象也本非應也而
強爲偶本非目象也而互爲目母乃反乎

上九

自古無術以處小人者皆曰調停不知君子于小人
當其時之不利勢之不如寧可伏而待時不可和而
失勢卽或決而濡若不許入而亂羣夫藏君子之鋒
者幾也避小人之鋒者權也不入小人之黨者介也

不忘小人之間者本志也雖曰龍潛蠖伏然豈有一
時處而不進哉一謂之曰調停而君子之所以制小
人與所以防小人者俱盡故旣兩則旣處矣旣處而
小人之惡乃望矣譬之黑白同器不盡黑不已又如
鴻溝之約項羽旣退一步則沛公必進一步此處豈
容通情放手夫知壯之凶而不知和之害者烏足以
當小人哉○貞常也言小人以此爲常未有不厲者
小人豈有正也舊謬

虎陰類兌居西方爲虎未聞乾爲虎也蹈下曰履未
聞以躡上爲履也當是柔履剛也一語誤之不知兌
一陰而躡二陽是履剛也一陰當二陽之末故云虎
尾說而應乾句是解不咥人非解履虎尾也故卦之
履虎尾獨取六三而四居三上遂亦以爲履虎尾可
見履虎之取于兌而不取乾矣○袁云虎之猛在首
而不在尾然不善履之亦或有傷人者履危而不危
全在說而應處

初二

素質素也所謂賁任自然者○不與物亂爲獨行願
○二剛中於履爲履道言所踐履皆道也上无應與
而又爲三陰所履故取象幽人

六三

袁云傳義皆以不中不正付眇跛分之則眇當屬不
正跛當屬不中歸妹初爻不中則云跛二爻不正則
云眇此明証也三互離有視象而陰不當位則眇矣
三爲履象而位上不中則跛矣本眇也而群陽賴之
以矚有不得不用其明者此眇之能視也本跛也而

群陽不得則不成履、此跛之能履也、卦說以應乾、故
履虎尾不咥人、三失位而應上、履其尾而首應之、故
咥人、三爲人位、以一陰而五陽之長、本非君、才微而
志高、非能履順而遠到也、

九四

三之所履者剛、故咥人、四之所履者柔、故終吉、胡曰、
三正當兌口、以柔爻而蹈剛位、和說之體不具、所以
咥人凶、四位雖不正、然以剛履柔、剛不至於強暴、所
以能戒懼而終吉、故不言咥人也、

上九

吳因之曰、視履考祥、此是聖人實際語、是天地間實
際事、蓋善惡禍福、總是一箇、善惡如火、而禍福如火
之焰也、善惡如日月、而禍福則日月之光也、善惡正
其所以爲禍福、並沒兩箇、故其旋而元吉便在、元吉
者其旋之視聽、其旋者元吉之形聲、一時都到、聖人
常把善惡禍福一團看、常人拋却善惡、專論禍福、於
是禍福兩字、遂成人間私事耳、須知視履考祥、考禍
福、正是考善惡、○董云、觀象言元吉在上、可見爻之

還未說到福慶上、只是論理、說箇大善、○履不處也、
而卦爻皆以處爲善、

泰

大謂乾、小謂坤、加卦變贅矣、○丘建安曰、陰陽以氣
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
陰陽健順、君子小人、什小大之義、

大象

疑問云、天地一氣耳、流行磅礴、所以生斯世者、昭然
于上下之際、顧其民顓蒙、莫知所以、用其時、因其利、

聖人爲象日月星辰、定之爲四時、因剛柔寒燥、正之
爲四方、若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四段、均劑財
成、无非所以輔相其宜、以爲左右斯民之事耳、

九二

天下事、能幹之不如能處之、能處之不如能包之、幹
之勝物者也、處之調物者也、包之容物者也、德至容
而後大、業至容而後弘、容賢非容也、容不肖乃爲容
容壽常非容也、容已甚乃爲容、故包而謂之曰荒、王
太之道也、然井井條件、又不得瞶瞶不理、須用馮河

不遐遺朋亾、方合中道、方得謂之包荒、三者是包荒中事、故象直云包荒得尚于中行、

九三

太道平坦、三位傾危、則平者將陂矣、太體小往、三逼乎外、則往者將復矣、乾之九三、正當惕厲、安有咎也、今惟艱貞可以无咎、孚所期之信、正謂否太相期之信、食享也、食福、謂可常享乎泰、而平者不陂、往者不復也、

六四

得時爲實、失位爲虛、泰三陰失位、何閒求復、乃其本心、○翩翩、衆鳥下飛而將集也、夫惟富乃能用其隣、六四陰虛不富、而乃能以其隣者、三陰皆思下趨、而四最近下、故一陰降而二陰從之、不待告戒而孚信也、孚從中起、三四居一卦之中、故皆言孚、

六五

周用齋曰、二言所爲、五不言所爲、二臣道也、以任事爲忠、五君道也、以任人爲大、二勝其任、則五可无爲、故曰以祉元吉而已、○祉言其福、元吉贊其大善、以祉者、以此受祉也、治以好善爲優、德以下賢爲盛、君以知臨爲安、竭蹶而圖之、躬親而濟之、雖治定功成、然而非有餘之化、可繼之理也、可謂之元吉乎、

否初六

否泰皆取彙茅茅、在下者也、彙皆牽連其類而進也、

六二

九二云包、君子之領袖也、德量同于覆載、其器弘、六二亦云包、小人之魁傑也、局而異于尋常、其術大、

九五象

象云有德无位、安能休否、

同人

同人不徒曰亨、而又云利涉者、乾行也、馮河用勇、涉川須健、

大象

睽、異也、君子之異出于同、同人、同也、君子之同所以異、因其類而類之、類固自辨矣、因其族而族之、族固自辨矣、強異者不同、善同者不混、

初二

二當初前門之闢也、二與五係宗之寘也、諸爻于二、非比則應、而上獨遠郊之僻也、○二多取宗親之也、五多取陵尊之也、漸九五漸于陵、震六二躋于九陵、益上升則至五矣、同人九三升其高陵、欲憑突五也、三多取墉下之高者也、解上六解三爲射于墉、同人九四憑三爲乘墉、○胡雲峯曰、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顧望意、五終不可敵也、故三歲不興、

上九

同人以同爲志、于郊豈其志哉、爻明無當之爲快、象惜獨立之爲寘、

大有

大有而以爲害、聖人之旨遠矣、初未交、本匪有然、然亦必艱乃免、四入上卦、交矣、未有彭而不害者也、以明故免、明離體也、上有之極、害之叢也、而乃得天祐、何哉、德固未有盛于下賢者也、故以信順賛之、而以爲天人交助、祐曰自天、幸之也、曰在上、危之也、

九三

亨傳讀如字、言通也、

上九

董二、上九只取他任賢、故不言所事、而但言福、其旨微矣、係辭信順于爻、无所取、不過從下五看出、

謙

有終、即亨也、謙之初意、只要下人而已、而却亨通、故曰有終、○剛云、天道下濟以下、總言謙之亨、所謂君子之終也、尊而光、與繫辭同、又尊又光、則雖謙卑而不可踰矣、

大象

本義云、損高增卑以趨于平、亦謙之意也、最妙、大槩皆然、不必謂矜己之心當裒、下人之念當益也

初六

利涉大川、乾行也、利行師、剛應也、俱非柔之所宜、而惟謙不然、益謙德最盛、助最多、至虛至順、利涉用此于乾行、人好人服、得衆有同于剛應、○袁云、用涉與利涉不同、此卦原無川象、特言用此謙謙者、雖涉川亦可、

象

牧字最下得好、牧、養也、若牧牛然、調其驕氣、去其矜心、終則純然馴服、并與卑而相忘矣、

六二鳴謙

二處謙謙之上、其道達愈詳、處勞謙之下、其推讓愈至、爲鳴謙、言道達其謙也、謙字從言、故二與上皆取鳴義、謙言貞、恐近于佞、言中心得、恐涉于虛、皆因鳴而戒之、

九三

勞不是別處功勞、即對五陰而言、卦惟一陽居上、剛正、五陰皆待之、而底績其勞多矣、有勞不居、是爲勞謙、

六四

傳曰、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无不利于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也、

六五

删云、富者驕盈之象、不富、是去驕去盈、故能以其鄰、不富正是謙、非曰謙故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也、

上六

二在謙中故鳴、上在謙極故亦云鳴、國邑坤象、以全卦言、三爲勞謙、以坤言、九三一陽亘于國邑之內、既爲民所服、則于上爲不服矣、故五上皆用征伐、爻是與他、象是原他、謂至德無名、至治無聲、至威無兵、若使吾志大行、萬國咸[illegible]言而信、不戒而孚、亦何必嘵嘵然鳴已之有禮、[illegible]之不服、而至于行師也哉、

豫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而利行師者、師也、以貴下賤、得民而利建侯者、屯也、剛應順動、兼二卦而無其險、何利如之、〇不過不忒、刑清民服、皆順動之效、觀故字可見、

大象

崇德猶言薦馨、發揚其德、以格神鬼也、〇蔡虛齋曰、先王作樂、本非爲崇己德而設、然樂既作、則其音節之所宜、布舞蹈之所發揚、其德自有不容掩者、

初六

雷出地奮九四之一陽也初應四故取鳴

六二

石土之剛者也坤爲土二居其中而能自守爲介于石上應震震動之速也爲不終日

六三

盱張目而望也

六五

五乘剛又互卦爲坎之上故貞疾○衷云以失位之柔乘得時之剛疾之象也疾自外來死由中起中无

元氣則外雖強而亦危元氣在中則常有疾而不死无妄之疾亦在五爻皆乘剛也

隨

隨時之義大而難盡隨人之情偏而易私非大明終始者不能隨時而不膠非含弘光大者不能隨人而不黨隨備四德乃得无咎○天下隨時傳作隨時之義爲是

大象

丘建安曰雷陽聲也發聲於春夏其動也收聲於秋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澤中有雷隨以之向晦晏息皆法雷之靜也

上六

拘係維皆執一不變之義下震動而不定者也而上以說極係之無所復之矣兌西方而六居其上爲西

山五爲君位而天下皆拘係維于六質成之歸孔[illegible]之載不之商而之周似之

蠱

蠱元亨直言蠱之當亨象有感于蠱之難治也更爲之說曰蠱之時異於他時治之者非補捄可以支持非約略所能振刷直須全在精神盡翻窠臼做得大通方可言治耳故曰元亨而天下治而字有力○治可仍也亂可反也蠱之時外具而內蠹潛解而陰消以必不可仍之時而無可措手以不容不變之勢而

相與溺安治而亂亂而復治之難無如蠱者○蘇東坡曰器久不用則蟲生之謂蠱人久晏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蠱

象

上艮剛下巽巽則巽而止矣

初六

蠱以裕爲吝以幹爲貞而以貞爲悔厲者積蔽須漸振更化戒太速也然意實承考雖厲何傷有悔非咎

上九

蠱者事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下五爻皆任有事之責獨上居事之外而不事其事○士何事曰尚志志可則也正是高尚之事

臨

復云反復其道則又數至復矣臨自臨至于八月而以爲從復起何也又謂八月爲觀臨觀反對近之○袁云復至遯朱子本何氏說也漢唐田註俱謂自臨丑月至否申月君子道消故凶

九二象

董云未順命所以用臨若順命并臨字也多了此是象外意

六三

虞說之極爲甘說之反爲憂節亦說云甘甘之反爲苦

六五象

獨任偏聽俱是不中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觀

觀以示者也而聖人之觀天下以孚孚在上而顒若

在下聖人之設教也神矣設教即所謂示人以觀也以天下觀一人欲一一而逃之不能以一人爲觀于天下欲一一而示之尤不能上不神下不化盥而薦孚之散于行事者也盥而未薦幽明之誠盡萃于此矣視于冥冥故能使衆視者滌其明聽于無聲故能使衆聽者聳其神顒若言若顒然萃天下之心志也觀而不薦聖人以神道設教也此有見于天之神而法之耳故曰觀天之神道惟神故四時不忒非以四時爲神也玩而字可見

上九

崔子鍾曰上九无進退之疑无賓王之利但觀巳所爲蓋憤世嫉邪其志未平武王垂拱而天下服伯夷乃之西山採薇焉蠱上九不與天下之亂觀上九不與天下之治

噬嗑

二噬初甚易爲膚然初剛也故滅鼻三五俱噬九四爲堅剛之物三位不當反受其毒五居尊稍易故爲乾肉而異于腊得中道爲得黃金四正噬初亦噬剛

爲乾胏○四居離初其明尚淺故未光○李曰九四以剛噬有司執法之公也六五以柔噬人君不忍之仁也胡曰九四金矢兼得五獨得黃金者訟則失矢獄則失金訟小獄大四大小兼理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故獨曰得黃金五爲中位故貞以陰居陽故厲貞則情法合理厲則志慮艱危故无咎○傳云金剛物五居中爲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

賁

賁可謂嘉之會矣不亦亨乎文之極爲史華之弊爲靡賁飾者人情之所樂趨也往而不返恣意焉而莫有紀極則亨斯盡矣可飾情而不可浮于情可小往而不可大過者賁也故曰小利有攸往○傳云文飾之道可增其文采故小利有攸往

象

傳云下體本乾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乃爲賁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象分言

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離中一陰從上二陰之類而來艮上一陽從下二陽分上文剛文柔俱所以爲賁然剛本也柔末也從本而生末滅質以趨文其可甚乎故往言其小象詳言其所以取義非析爲兩意也○文剛文柔自然之文文明以止節文之文可以察時可以化成賁之時用大矣哉○余四明曰化成謂變化成就使人皆相接以禮各守其分非謂效也

大象

傳云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六二象

賁必剛柔交錯而後成二本應五却偶陰不成賁不得不待賁于陽須待也歸妹卦亦以不成歸故云須與此同與上謂三也與謂動而作事也三陽二陰雖非其應附之以與可也

九三

濡潤也濡如猶夫所謂若濡也三居二陰之中如與

二陰相賁則如濡矣故戒云永貞

六四

賁如如與初賁也皤如如不成賁也馬於四无取人白則馬白尤可笑馬所乘也指三賁以柔爲文以剛爲白三剛故云白馬比四爲切故云翰如○翰鳥飛離地也○胡雲峰曰此與屯六二相似屯剛柔始交賁剛柔相離皆有婚媾象○匪寇婚媾明三之求四雖出于善意其如四之不顧何

象曰

刪云以陰居陰當位矣當位而有可疑者三間之而未得從初則疑其所應之爲虛初應四而爲三所間則疑所乘之相阻此所以當位疑也初之徒與四之皤皆高節守道之人以陽正應陰正又當相合故終无尤

六五

艮陽爲丘陰當其下平曠爲園卦以離之文明而竊于上之白賁爲束帛

剝

消息盈虛天有是行卦有此象順而止之觀象也○剝之无咎无咎旣在三則蔑貞凶明在初二矣○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相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一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无間可容息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于君子君子得輿也朱子曰上九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于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矣蓋

惟君子乃能覆蓋小人這些陽都剝了衆小人托這一君子爲庇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无安身命處

復

剛云傳姤七變爲復故曰七日義復十一月卦姤五月卦則七月來復非七日矣論陽則以日計論陰則以月計易之通例也○出入震動者也朋來一陽基衆陽也

大象

疑問云人心之微陽亦最宜養淸心寡欲是閉關第一事

初九

初九于心上做工夫則過不至見于身矣曰修身

六二象

疑問云忘其貴以求民之瘼曰下賤忘其上以師人之德曰下仁

六四

剛云上下各二陰四處其中是爲中行

象

大全云從道六四惟道是從不繫于其類也

六五

大全云敦復仍卦名而言之非失而復也○剛臨上六處四陰之末則曰敦臨復六五處四陰之末則曰敦復皆乘坤也敦有厚意厚莫如坤○剛云二比初則曰下仁四應初則曰從道皆有待于人者五非比非應則不下不從而用中以自考

上六

剛云迷復非迷而不復也乃迷其復也坤爲衆衆行師之象而上爲數之終以柔暗行師終當大敗其敗也不但喪師而且以國君凶矣坤爲國上尊爲君又不惟一時凶也至于十年不克征則終不能勝矣坤之體數爲十而坤義爲年故曰十年○張貴東曰覩復可以知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象傳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而六爻皆爲仁之事初不遠復繫詞以顏子當之三月不違仁者也乾道也二休復以友輔仁者也閔冉之徒歟三頻復其日月至焉者歟四獨復

至仁者也。其陳良之徒歟。五敎復積累而成[illegible]道也。
其曾子當之歟。上迷復自暴自棄不仁者也。

无妄

萬善皆主于誠。故无妄備四德。○朱子曰。史記作无望。有所願望却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丘建安曰。惟其无妄。所以无望也。若其處心未免于妄。則无道以致福。而妄欲徼福。非所謂无妄之福。有過以召災。而妄欲免災。非所謂无妄之災。此皆未免容心于禍福間。非所謂无妄也。若眞實无妄之人則

純乎正理。禍福一付之天。而无苟得幸免之心也。○辭曰貞曰匪曰正曰利曰不利。其辭一正一反。○无妄往。一也。初謂其吉。上謂其眚。初方來而未窮。王張自我而應隨時。无妄之正者也。上時過而已極。極而不變。无妄之匪正者也。故象曰窮之災。家曰何之。何之言窮也。有之則不窮矣。无妄之正不正。只爭所之之窮不窮。非添出不正而往。爲何之也。○楊氏山[illegible]大亨以正。非人之私智所能爲也。循天理而已。故曰天之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謂命者。亦誠而[illegible]

矣。

大象

不曰物與資始資生。而曰物與无妄者。蓋性命一有未正。不能强之成。機緘少有未到。不能迫之發。其未與之也。欲襲取之不得。其旣與之也。欲假借之不得。欲抑遏之不得。无妄之至也。○對時取于雷行。茂育取于物與。

六二

刪云。若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天下固无此理。如以

不耕不菑。爲無所爲于前。不穫不畬。爲無所冀于後。則聖人未嘗戒後穫而弃去先難也。總是不以計求穫。不以菑求畬耳。與象非計其利而爲之之意互[illegible]發。二不菑以求畬。五雖疾而勿藥。因性之行。隨時之宜。惟中順者得之。○耕穫者。種而斂之也。菑[illegible]首[illegible]而熟之也。一歲之農。始于耕。終于穫。三歲之[illegible]始于菑。終于畬。

九四

无妄貴于隨時。[illegible]可貞[illegible]

之上處轉移之時以九居四具審度之用如此之人貞而不諒可堅持而不傷于義一守而不病于膠矣无咎如上九者亦何可貞

九五象

蔡氏曰所處既當則惟自信而已爻辭止云不必試而象復言不可試者以爲生事者戒

上九

胡雲峯曰六爻皆无妄也初九得位而爲震動之主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行雖无妄而有眚无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當靜而靜也〇剛云无妄總是一樣有利而无眚然或信其心之眞而不顧其理之順恃其理之是而不顧其時之非則未有不困窮者由前言之初之所謂无妄往吉由後言之象之所謂无妄何之益初是有主之心能感能應上是固窮之念必信必果二是无妄之福三是无妄

之災三之災五之疾皆因取位不當取義而三居震之極有震驚之義故曰災五居乾之中如坎之所謂心痛者故曰疾无妄之疾聽之以无奈何无妄之藥敎之以不可試

大畜

剛云義以光輝單承篤實傳雙承乾艮似覺有理乾陽故剛健艮止故篤實剛健而篤實則闇然之內自有輝光不待暴于外而潛修默鍊刮去一分塵垢便增一分輝光故能日新其德也

剛上而尚賢 節

剛上陽在上也艮陽向內尊而能下爲剛上而尚賢與大有上九同上止下健爲能止健〇胡曰卦有乾體者多曰利涉大川健故也〇應天只是應乾

九三

乾爲良馬艮未嘗取馬也逐言三陽相逐也畜極[illegible]通與二陽並進爲良馬逐艱難也貞正也輿[illegible]載衛象所以防二句相應何謂艱貞曰閑輿衛可[illegible]攸往即逐也〇上合志方說是與上[illegible]

驥此驥足耳、非以合志爲馬逐也。

四五

舊謂初二以四五爲柔惡、四五以初二爲强梁、然而牛之爲象、斷不在乾、而以指初可乎、畜、止也、其於學則銘氣消習、窒欲懲忿、一以爲牿、一以爲豶、皆此意耳、四以陰居陰、又上卦之初、不徒爲牛而且爲童牛、牛言順、童言純、於此而即畜之吉、孰大焉、五居陽處尊、圭角峻露、猶豕之有牙、而幸其以柔居中、有以豶之、豶之則牙非所害矣、故吉、

上九

傳小畜畜之小、故極而處、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濶、無有蔽阻也、○删云、上九如天衢然、何其亨也、何字、是文法總貫處、

頤

所以考其善者、觀頤也、于己取之而已矣、自求口實也、口之所實、美惡可以自知、己之所養、得失可以自考、○傳云、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于人、皆以正道則吉也、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彖

傳曰、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道、自求口食、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大象

删云、言語出諸口、則不可復入、故欲愼之、飮食入諸口、則不可復出、故欲節之、皆取止其動爲義、

初九

舍爾觀我、皆自見者言之、全卦象離、甲蟲之象、初剛爲靈龜、朶垂也、垂頤而欲食、動于欲也、震體不能自安而引于四、

六三

删云、三居互坤之中、坤數十、故曰十年、

六四

删云、荀九家艮爲虎、虎惟求物以爲養、故以爲喩、眈眈逐逐、正指其求物之狀、蓋精神常注于目、故言視、

下者居體于初，專者不惑乎上也，精神亦注于所[illegible]
故言欲求者虛心領教，繼者求益無窮也，施及于民
故吉，道盡于己，故无咎，

六五

刪云三妄動以求食，則拂其養道之常，五不能養人而反待養于人，則拂其居尊之體，又二五皆居中，各有常經可守，今皆有求于人，故皆曰拂經○以君養民，道之經，即所謂貞也，六五陰柔，則拂爲君之正矣，故戒之以居貞，然以陰柔之才，妄求自濟，便是涉川，故象申之曰所謂居貞，只順以從上便了，

上九

惟居上者爲能養人，況又陽剛，故頤必由之○初違欲流枕石之心，二極乞播登壠之態，初二處下以上交而凶，四五處上以下求而善，四純陰，嗜善之專，比于養虎，五居陽，妄動之戒，類於馮河，三雖正而凶，不善自養，有性養之憂，上必厲而吉，善養人者，不忘猶病之儆，養己養人之道備矣，

大過

傳云，所謂大過，時事之大者耳，非有過于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非常所見者，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者，故謂之大過于常也，朱子曰，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獨立不懼，遯世無悶，這都是常人做不得的事，惟聖人大賢以上便做得，故謂之大過，是過人底事，小過便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事之小過，得些子底常人皆能之，若常大過時，做大

過底事，當小過事，做小過底事，當過而過理也○刪云，巽爲木而初則其勢微，六則其體柔，茅之象也，又巽爲白，故取象白茅○楊亦取巽木也，陽過則于楊爲枯，于夫爲老，陰晝偶，在四陽之下似梯，在四陽之上似華，陽過已極，而尚云士夫者，不係五之爲士也，對上老妻之詞耳○坤以括囊爲義，況光埋迹，弁譽无之而始全，過以隆棟爲能，伴食畫諾，弁其无咎者而可醜矣○馮文所曰，大抵陰宐慎而不宐過，故藉茅則吉，滅頂則凶，陽宐濟而不宐過，故二四則利，三

五則不利。然則易之所謂大過者、乃取于无過也。

習坎

李隆山曰、坎之中實是爲誠、離之中虛是爲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丘建安曰、人之處坎、身可陷、而心不可陷。故曰維心亨。維心亨則非坎矣。心不亨、則失處險之道。

象

水流而不盈、一句已盡取譬。行險而不失其信、直講

坎之心亨。○入、自入之也。二之求爲自求。初三之入爲自入、秪既平、快之也。求小得、幸之也。未出中、中未大惜之也。之往也、來之來往也。枕、藉也。往來皆坎、則枕于坎矣。○酒坎象、樽簋缶俱坎象。貳上下相重象。坎爲嶺纆、則約亦坎象矣。四虛而近陽、牖也。缶之義爲朴誠、牖之義爲因明。用誠而薦、則樽簋亦歆。因明而通、則約結彌固。象謂當坎之時、剛柔相濟、故其交如此。

離

傳曰、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爲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旣麗于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胡云、坎之明在內、當剛健而行之于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而養之于中也。

彖柔麗　節

項平菴曰、五麗乎中、二麗乎正中。人能附順乎中正之道、故亨。是以畜牝牛吉。加是以二字、明柔附本非令德、以能附麗乎中正、是以吉也。

初九

初、趾之象也。故云履。剛體動、明體躁、失牝牛之義、无止之麗、錯然謂雜遝紛紜、不馴不順也。故以敬戒之。

六二

卦以麗爲義、取二五也。而獨二爲柔順中正、故獨贊之。不激不隨、不偏不倚、麗之最善。故稱黃焉。

九三

刪云、離爲日、三居下卦之終、則過中而昃矣。日既昃、

晩景衰微餘光有幾不能以生爲樂則必以死爲憂盛衰者時之常哀樂者情之妄爲哀樂動心而失其常故凶缶瓦器鼓缶而歌隨分安常不必鐘鼓備樂也耋者老之至大耋乃垂死之景嗟者嘆其失圖傷其垂盡也

九四

無可奈之時聖人教之以順欲有爲之始聖人教之以徐不自振之中聖人教之以惕順可挽昃徐可繼明惕可永離矣

象

刪云火生于木而能焚木明生于人而能害人不善用明者才竭

六五

二五等耳二處離之當得中爲黃五當離之重火炎爲戚上遇剛明之敵下有突來之凶其能安乎〇三之歌俟命而非樂憂四之涕畏命而非失志

上九

首謂三明夷之大首謂上俱卦之上也離爲甲兵又麗極而散故用征

易略上經終

會稽陸夢龍君啓著
武林顧懋樊霖調訂

下經

咸

絕感曰灰感而無應曰孤感而不應曰睽感不相當曰乖安感曰濫交通正對曰咸○二氣相與絪縕通暢故取亨義止而說則說而不過矣故取貞義男下女故取女吉○丘建安曰無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

而爲感有心于感者亦不能成感故感去心而爲咸咸皆也惟无容心于感然後无所不感聖人以咸名卦而象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旨也

天地感

天地之感也以氣聖人之感人也以心總是天地萬物之情閉于睽見于咸

大象

傳云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無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理也

初六

同人六爻皆宜曠遠而不宜私同咸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靜者因應而无心動者憧憧而逐感初尚未及于往來也而憧憧之意已動故曰志在外足之行不關拇也而拇有向行之勢取象最巧○傳云初志之動感乎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

九三

咸其股是執其隨之象執其隨是咸其股之義三居艮體之上以止爲德故往則爲吝

象

亦是惜之詞所執下是鄙之之詞

九四

此爻是一正一反○感豈惟要无思并要无從无從乃无思之實證所謂上使中也○大全曰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此蓋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惟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感

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逐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象

未感害也、言未有感之害、憧憧往來、感之害也、

九五

晦不能咸而曰咸其晦者、從卦名而言也、○爻與其无私、象期其能廣、夫不私人而私己、亦私也、

恒

亨无咎如久照久成化成无咎如无悔无羞、貞言久于其

位、利往、言雖不振恒、亦不從一、○傳云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常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于有往、惟其有往、故能恒也、

彖

不以氣語天地、而以道語天地、便是貞處以道、故恒久而不已、○傳云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天地萬物之情、雖變化日新、而終始如一、

大象

方、矩也、不踰矩爲恒、則非守株爲恒矣、

九二象

有悔中便間斷、悔亡則能久于中矣、舊說久于中故悔、夫既久中矣、何處尋悔來、

九三

剛云九三以陽居陽、正矣而不中、居巽之極、而巽爲進退、其究爲躁卦、故有不恒其德之象、德指心言、從不中來、不正而取吝、不足責也、正而不恒以取吝、其

罪大矣、○貞不爲吝、貞而不恒、所以爲吝也、

象

巽爲進退不果、而三處其極、本身既剛、承乘皆剛、進不能容于四、退不能容于二也、○躁妄之人、無處可着、

九四

不處其常、雖正亦吝者、三也、處非其位、雖常何益者、四也、震以陽逐陰、有田象焉、巽飛鳥之象爲禽、夫田者奔走以要之、馳逐以取之、震雖好動、而當恒時久

非其位、守株以待、其能獲乎、袁云脫巽之位、則无會矣、

象

爻傷其久而无得、象申其所以无得、金云久非其位、謂非中也、非以陽居陰之謂、如以三陽居陽亦不善、

九二居中則悔亡矣、

六五

以貞爲恒、可也、以恒爲貞、則失之矣、○馮文所曰、四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而欲持保以爲常、故每依違而

不能成天下之務、五以陰居陽、德不當位、而欲順從以爲常、故多姑息而不能制天下之務、臣喪其功、君損其威、不知變者也、

象

大全曰、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伯姬守禮而不失、孔子取其恭、于此可見、

上六

傳曰振恒、以振爲恒也、振如振衣抖擻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爲恒、其凶宜矣、

象

蔡節齋曰、恒含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故知不易者則拘常、知不已者則厭常、皆不得恒之正也、初柔拘常而過求乎常、故凶、上柔居終、三四位不正、皆偏乎不已者也、或厭常、或亂常、故凶且吝、惟二五居中、幾於得恒之正者、然五位雖剛而爻柔、故不能制義而凶、二爻雖剛而位柔、僅能无悔、而皆非有得乎恒之正也、語恒之正、其惟象乎、

遯

遯與剝不同、遯者、造化之所以妙其機、君子之所以藏其用也、藏其用、則不窮于用矣、故亨、陽爲發舒爲大、陰爲收斂爲小、當遯之時、與時而行、其貞在小、

象

傳曰、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陽剛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致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亦必遯藏而不爲、故曰與時行也、○刪云亨義全在行處見之、時爲當遯之時、與當遯之時

而遯易能也與當遯之時而行未易能也○傳曰所謂小利貞者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常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敎聖賢之于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忍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于漢晉是也○所利之貞爲小貞時也所藏之用爲大用所以運時也○刪云時從外遇義自中裁遯者收斂而不露形迹之謂君子終身遯世

而未嘗離世不與時止而與時行卒不露一毫形迹其時其義豈不大哉○順而動者豫之時義也與時行者遯之時義也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刑罰淸而民服與夫建侯行師等全賴順動之義故贊其大天地之不窮于剝世道之不窮于否君子之不窮于小人全賴與時行之義故亦贊其大非以處之之難爲大也

六二

傳云二與五爲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其交句固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甚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

九三

傳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故繫者懷臣妾之道也

九五

當位而應與時偕行遯之不至于閉固鬱塞惟此爻爲之嘉亨也此是亨遯者也象曰遯時亨遯而却行

非卓然志不可亂主持世運之人其不以爲營私隨世者幾希

上九

陰近則收斂之意迫陰遠故行藏之義寬此雖以卦名遯而不斤斤于遯者也故無不利无不利豈一于遯之謂哉

大壯

以卦畫言大者壯以卦德言剛以動則勃然其不可禦矣亦所以爲壯也○剛動取二德然加一以字明

是以剛而動剛以動正是貞下復解貞者上什卦之
所具下什占之所宏

大者貞也

卦辭戒其利貞象辭言其本貞互相發○天地豈有
不正大者哉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象

傳曰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
爲強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復
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

初九

有孚解爲必未之聞也其孚竊解作其必窮益難矣
初在下无應未信于上而妄動以征則凶故欲其積
誠以信上也○象曰取象于趾疎遠契濶以語于信
上亦窮矣安得不凶

九二

二乾之主君子之領袖豈可以不正處壯哉必貞乃
得吉而象申之曰二雖以陽剛當壯時然居柔而處
中是不過于壯者也故得貞而吉

九三

九三正對上六兩六壯終動極是小人之用壯者也
三方陽盛之時看他全不在意所謂用罔則雖有善
者亦无如之何曰貞厲

九四

剛云四三之藩也三以剛觸剛則羸而不決五四之
藩也四以剛觸柔則決而不羸四前二陰晝斷不連
藩決之象○一陽承二陰輿輹之象輿行在輹藩決
則彼壅已通輹壯則此進甚便兩象微異

九五

傳云羊群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五以
柔居上惟和易以待之則羣羊无所用其剛是喪其
壯于和易也

象

傳云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
剛居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
于易之義

上六

三以上卦爲藩、六以下卦爲藩、三觸而掛于四、六觸而掛于三、其應正對、其象亦同、

晉

刪云、上明而下順、諸侯承王寵之象也、坤爲國土、又爲安順、故曰康侯、卽考工所謂寧侯、蓋諸侯有安民之功者也、火在地上、晝之日也、日在晝、明顯之象、離數三、故曰三接、以一日而三接、不拘朝見之常期也、重侯上、不重天王報功、○朱漢上曰、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

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晝日三接也、○馬煩中躁外、離之象、下離上坤、行于馬上、又馬象也、蕃庶、坤數衆也、○晉與明夷正相反、文王居明夷之時、而思晉之盛、故係辭若此、

晉進也

彖曰、晉、進也、雜卦曰晉、晝也、明盛之時、乃進之時也、

大象

袁云、靠講論發揮、非自也、靠博聞充拓、非自也、靠意見窺測、非自也、吾德本明、吾自昭之而已、非有待于外也、

初六

刪云、未進而若欲進、故曰進如、未抑而若見抑、故曰摧如、方進而卽若摧懼、以自守而不敢輕進、是以貞而吉也、姚云、識得裕字、減多少躁妄之心、增多少道義之心、○傳云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于上、苟上未見信、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于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急、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于義矣、故裕則无咎、

六三

刪云、初與三皆有應、初居坤始、而順德未彰、故罔孚、三居坤極、而順德已著、故衆允之則悔亾矣、

九四

四居大明之下、晝伏者也、處坤晦之上、夜動者也、又爲互艮之終、有鼠象、詩所患碩鼠食黍、以此人而晉高位、其爲正人之害、可勝道哉、故曰貞厲、曰位不當、

六五

袁云、五本明體、而居不正、當晉盛之時、挾長駕遠馭

之意、功利之私、恐所不免、這便是他有悔處、以其明
而得中、故又許他失得勿恤、能勿恤、就是亡悔處、若
以大明在上下皆順從而亾其悔、悔原在心、何故就
遇上說、

上九

傳曰、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
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于進、
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于伐邑、則雖厲而
吉且无咎、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

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
于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則
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可吝、

明夷

彖云、利艱貞晦其明也、見貞卽是明、艱難以行之卽
所以爲晦也、○或以卦德言、或以卦之一爻言、六五
近上六、于箕子之義爲切、而文明柔順於文王之德
爲合、故隨所似而言、其實一晦其明也、○疑問云、顯
其明以佐聖神之君、此是直遂之貞、遇非其主、不得
已而晦其明、委曲以存正道、此是艱難之貞、○張斐
東曰、文王之難在天下、故曰大、箕子之難在至親、故
曰內、

大象

郭白云、夷之爲傷、非毀其明也、晦其明而已、

初九

不食有言、所如不合之象、飛而垂翼、又不食有言之
象、小過內實外虛爲飛鳥、離外實內虛、則翼垂矣、離
爲日而數三、曰三日、離象腹而中虛、初進則入于虛

腹矣、曰不食、行去此也、往適彼也、主人、四也、四方出
門庭以遠去、而初往投之、故无相接之款、而有相拒
之言、○傳云、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
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
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故行去避之、三日不食、言困
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故
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
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
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此辟方所以爲明而楊雄所以不獲其去也○主人王我者也謂初與四爲應也有言謂訝其去之早也馮文所曰三日不食困之極也辭豐而就約則庸者怪未夷而先遯則愚者疑況以夷暗之世忌潔惡正妄有言也在君子何恤人之言也其所全者大也

六二

二陰也爲股乘初剛故云壯馬傷股則須託乘矣股在脛上于行不甚切而左亦非便用者故云傷而未切人臣之義務于自靖初既有往四復出門三又南

狩二若坐視而不救則國家竟託之誰人而亦安以臣爲卦惟二五蹇蹇于明夷之中五害切艱難以行正二害淺竭蹶而速拯柔順蒙難則順也者正處明夷之道有此順德故能速于拯而得其則也

六四

傳曰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交之深故得其心于出門庭既信之于心而後行之于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于外○蘇紫溪云二在外卦股肱之象四在內卦腹心之象陽左陰右左股曰夷非陽德之亨也欲行而不得遂其行也左腹曰入陽德之藏也有明而自晦其明也二之時猶可救也故曰用拯馬壯四之時不可溺也故曰出門庭○袁云入于左腹自離而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

六五

箕子之明夷言箕子之明見夷矣然而不可息也故曰利貞不貞則全軀避難苟容之士而已

上六

不明晦直是晦了不必云至於晦

象

大全曰明夷一卦以商周之事槩論上一爻極暗爲紂之昏棄五近暗爲箕子之囚奴四與上同體避暗就明爲微子之遯去三與上應以明尅暗爲武王之伐紂二在大臣之位藏明于暗爲文王之羑里初去暗稍遠見傷即避其伯夷太公居海濱之事乎明夷六爻之義於此可見矣○自古亡國敗家極明察才

辯的人、起初何嘗不高視遠覽。所謂照四國也、只是
失爲君之則、究竟成個極懵懂的人、本義以位爲照、
不、然、

家人

刪云論卦、則上巽下離、皆女象也、故不云利男貞、而
利女貞、論理則男貞者、夫之自正其身也、未及乎家
也、惟女貞、則家人正矣、卦名家人、故利女貞○女之
正惟順、男之正惟威、无才即是順、六二止于主饋、德
畏乃爲威、上九專于反身、威之過爲嗃嗃、順之似爲

嘻嘻、反身之威、不用威而似威、曰威如、

初九

未有羣居而无悔者也、惟能閑者亾之、故不云无悔
而云悔亾、

睽卦頭、

睽有三善、何事不可、惜哉其在睽也、然使睽无此善、
雖小事其能吉乎、

象

水火之動、動而愈乖、二女之居、居便異志、○天地萬
物无情、故曰事、男女有情、故曰志、男女盡雌雄牝牡
之類、萬物則自男女外言之、如所謂流濕就燥、從龍
從虎者也、如指雌雄牝牡爲萬物之睽、則彼豈无情
者而云事、又豈非相忘者而止云類哉○睽者體也、
同者用也、體不分則不合、用不同則不行、

大象

搵泥揚波、吾悲其无以異也、礪齒洗耳、吾悲其有以
異也、君子豈无以異于人哉、但不以異者異之耳、

初九

睽是不好時節、故初與五皆以悔言、馬陽象、在下、馬
爲人乘、而初所應之陽、乃在上而遙、則喪馬矣、雖然
不可逐也、揭揭然奔而追之、方駭而益遠、靜以聽焉、
彼將自至、處睽亦然、情之疑者、解之則愈疑、言之悖
者、辯之則愈悖、交之離者、強之則愈離、所以流言之
變、姬公不辯、故自明、惠帝之事、于房不爭之以口舌、
故自定、況四與初雖句而本應、豈能終外我哉○惡
人亦謂四也、以其去而不爲我乘、曰馬喪、以其應而
不與我好、曰惡人、交有追之而不可強者、寬以待其

復逆有避之而不可得者歟以折其凶處睽之用後
矣

九二

經三陰又經四陽宛委曲折乃得遇五曰巷遇

六三

見之爲言三見之也初二二陽上承三陰有輿象而
三柔不能率之三陰爲牛象九四以陽在前若爲所
掣而三不能畱之然而初二三四各爲應與初二何
曾曳三四何曾掣三總之三之初心與上相疑徘徊

而不進故生出許多妄見耳三上兩見字相應上既
疑三三亦自疑○六畫卦以三爲人其人御車服牛
之人也天去頞之刑劓去鼻之刑兌爲口而頞與鼻
皆在口上下兌爲毀折故有是刑

象

位不當言其以陰居陽是個僻錯性情故有許多妄
見○惟其遇剛所以終明白得若遇昏柔愚暗之人
羣毀其能亾乎

九四

四于初爲惡人居上而臨之其勢凶初于四爲元夫
處下而從之其德厚

九五

噬嗑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三四之間必齧而合
故曰噬二本其宗齧而即合故曰噬膚○胡云宗親
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

上九

睽曰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
愈疑○胡雲峰曰三之見二四或曳或掣疑也上見

二四之於三或載或負亦疑也三疑而見上猶以爲
人之有傷也上疑而見三則以爲豕且以爲鬼矣始
疑爲豕理或有之及其甚也无是理而以爲有矣見
其爲豕爲鬼而張之弧疑也後說之弧疑漸什矣匪
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至是則疑盡亾而睽可合矣

蹇

蹇解二卦正反對不獨其義也蹇上坎下艮解下坎
上震震艮之畫亦正反對難以陽濟以陰靜蹇之五
解之二皆陽也卦俱賴之蹇未出險故喜其往而中

解既出險故喜其來而中往得中言九二一陽離艮險以入陰而適據其要往得衆言九四一陽脫坎險以入陰而多得其朋總以二陰爲坤體故皆云西南又二卦上下畫皆陰亦坤體也○坎北方艮東北方在艮坎之中豈有吉理故反其類變其義而以坎一陽爲入坤體此在東北而思西南之利也坤之東北喪朋此處西南而知東北之喪也解坎北方震東方既解矣固无復坎險亦不願震動此亦在東北而一西南之利也然止云西南之利而不復云東北之不

利則又解散之異于蹇難耳○刪云西南坤地東北艮山如蹇足之人但利行于平地不利行于山谷

初六

初六應坎之始見險而能止知矣哉所謂譽也

六二

九三

傳云蹇于蹇是以蹇難之道處蹇難之時

得其所安是内喜之意爻意止云來反

六四象

傳云以陰居陰爲得其實以實誠與下故能連合

九五

蹇以天下故蹇大朋來五固喜其得人朋實志于附翼

上六

項云上六之往猶初九之來上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爲往耳初本无所來特以不往爲來耳○往謂其妄動來謂其不往已在卦極往无所之故蹇然蹇極必解可觀變以俟之者也故來碩志在内言只不妄動

耳其志豈能一日忘天下哉或云天下何以云内曰内内卦也此與臨上六皆處外卦之極而下顧諸爻則皆内矣利見大人方指五更以來碩指五則復矣傳謂指三不知六四來連連字方指三如以來即指人則來譽之來何指乎

解

西南一也蹇得之爲展布之艮方解得之爲休息之妙用○解則无所往矣若向有所往亦以蚤復爲吉○有功指震非謂二也得中有功是孔子係象時看

出○大全云不曰得坤而曰得衆分明說近民之爲西南也

初六

解利西南分明以柔道致治不知所謂柔者以其有剛以運之而柔得聽順故无咎柔不際剛何以解難○方當解之初而曰難既解矣可乎

九二

大全云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故心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二既當用

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三六三時之小人也○弓矢者器也然須藏器待時不激不露方得中道不徒象矢而又取象于黃故象以得中道解之

六三

王臨川曰負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材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愚按草昧之時位浮于德者有矣今難之既解公道昭明君子進而小人退彼无德而竊據高位者何所容其身哉雖得之必失之○貞吝言以正理揆之无不招尤取羞者

九四

劉云而汝也不徒曰拇而曰而拇者見其爲四之所親也○往得衆者四也故曰朋至

象

四以陽居陰處位不當故拇來附之所謂要其有淫色與何見奔也而不解可乎

六五

丘建安曰險難皆小人之爲也小人情狀不一狐以

言其蠱惑隼以言其鷙害拇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也聖人于諸爻所以斥六三者已極其形容矣至此復明以小人斥之蓋庸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議必欲去小人而內牽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故聖人開道之如此

上六

上六位上則爵高其象公位正則器成其用弓矢以其陰也善藏其用處解之極時至而動而六三悖德致寇竊據高位罪惡貫盈一射而獲解之時用莫利

于此○張中溪曰、公者大臣之稱、上六也、隼者鷙害之禽、六三其小人之鷙者乎、三質且乘竊據高位、乃高墉也、上與三既无應乃其敵也、故公用射隼云云、

象

胡雲峰曰諸爻惟六三爲小人之尤悖之一字其惡著矣、

損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老子曰、去子之驕志與淫色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損之說也、可以養德、可以節用、可以居功、可以處高、損之爲義焉、所不善哉、以元吉无咎可貞利往許之、然天下固有煦煦其聲色以爲下人、踽踽于節文以爲持已者、可謂之實能損乎、損之妙全在孚、有若无實若虛、眞能下人、眞能忘已、非惟无一毫矯飾、并无一毫矜持、所謂損而有孚、乃備此諸美耳、減省者損之用也、孚者損之實也、有此實心則儀文俱可減省、享祀且然、何況其他、○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爲盛、四爲中、二爲簡、

象

文王發損之理、孔子明損之用、故丟去元吉无咎諸語、而直解二簋一語、又因二簋及卦畫之時、而嘆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妙、○上節其道上行、則因損而有感于損之剝民、其象益也、亦以此意贊之、此是設卦觀象之一義耳、非全卦本意○林次崖曰、損下益上、下損則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傳註蒙引俱作利歸于上說、以道爲利、恐不通、○看已事遄往等語、便是上行、可見象止就卦畫說、

九二

二前一爻被損了、其勢欲損到二、故利以貞守持之、若一放手、物交情引、何所不損、能貞則弗損矣、○弗益便是損、弗損便是益、損益關頭、莫嚴于二、○中以爲志、有不以彼易此之意、

六三

下卦本乾、三陽同行、忽把六三損去、然損一亦何妨、正可以致一耳、一人行則得其友、從損一人、而李之也、是大槩說義、既以損三爲三、又以得一爲三、則不

盾矣、

六五

居尊而柔順虛中、損而有孚者也、故百凡好處俱是他受損益二卦、外實內虛、似離也、取龜象、十朋盛言之也、○自上祐天之所助者順也、

益

損而不已必益、損之利往也、益而不已必決、益之利往也、懲忿窒慾損之又損以至于无可損、損之實也、遷善改過益而不已以至于无不益、益之大也、損之

道獨不利于損下、益之道初不待于損上、因損而知盈之必虛、聖人不能固其時之去、能爲不盈、因益而知虛之必盈、聖人不患其時之不來、患其欲速、○損損已而棄之于損人、則害生、益益人而取足于損已、則惠小、

六三

卦益下、而三居下之上、損上、而三居上之下、四卦之所損也、而三近之、上欲自專其益者也、而三應之、此其于益豈復有善事哉、然而凶事亦益也、有孚中行、所以變凶而免咎者也、公謂上也、用圭所以通信、以我之有信通彼之无恒、可也、

六四

張中溪曰、初本坤體、而上遷于四、有遷國之象、依、依五也、以四依五、是以柔附剛、以弱附强、得所依矣、用之遷國、何所不利、蔡曰、國者、社稷宗廟之所在、百官萬姓之所居、豈乎不遷矣、而至于遷者、要在于下益耳、如太王遷岐、曰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盤庚遷亳、曰視民利用遷、可見天下事、如果有益、雖國亦可遷、

今六四以益下爲心、則可爲依以遷國矣、

夬

兌爲口舌、故取號、兌巽坎皆有孚義、故取孚、乾爲乾乾、故取惕、一陰當前、似闕、當闕爲王庭、一陰伺伏爲戎、五陽比居爲邑、○傳云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便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

大象

居、積聚也、以施爲德、以居爲忌、

九二

乾爲晝一陰遠伏是有戎而在暮夜也

九三

删云三居五陽之中本爲君子獨與上應一不決即有所係吝矣故必夬而又夬

九四

處兌之底爲臀兌象羊而處其下似不鞭其後者也爲悔上二爻似坎坎爲耳而九四塞之則不聰矣

九五

以夬夬連上句讀又云恐其過剛而教之中行可謂極費周折矣且如此象又何以云中行无咎中未光乎莧陸爲句夬夬中行爲句夬之時以能夬爲中言當以夬夬之中行之方得无咎耳然五之中心猶无有係焉而迫于不得已者乎如此則爻暢而象合矣○爻許其中行之夬象原其莧陸之私○中未光故責之以中行

上六

删云上當兌口宜有號也然同類相助有孚斯號今黨類已盡无所號矣

姤

傳云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

彖曰姤遇也

不可與長也長上聲○李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爲王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爲王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是姤主陰遇陽而爲言也

天地相遇

胡姚江曰天地相遇謂當純陽用事之時而卒與陰遇也不可以陽降陰升言蓋陰陽升降乃泰之時非姤之時也況相交與相遇不同相交陽感陰應而相遇者非感應之時而卒然相遇者也

剛遇中正

傳云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其道可以大行于天下也

姤之時義

疑問云、姤之時義、分明是天地相遇之義、剛遇中正之義、

九二

傳云、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于四、在姤則以遇爲重、相遇之道、主于專一、初之陰柔、群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有所求也、二于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于遇爲无咎矣、賓外來者也、包苴之魚、豈能久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

九三

傳云、二與初既相遇、三悅初而密比于二、非所安也、又爲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無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難進之狀、謂不能遽舍也、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則可以无大咎也、○剛云、夬四之臀无膚、行次且、欲決而不能自決也、此无膚次且、欲遇而不能自遇也、

九四

剛云、其凶在初、自下而升上、故曰起、

九五

疑問云、凡物必得日之暄、雨露之潤、方能成實、見食于世、杞高蔭大、包此瓜于下、即蔓延必不實而自潰、此影君子包容小人、而使不至極切、且瓜以五月生、杞以五月盛、以杞包瓜、使之自潰於取象之中、又深合其時、是周公文字妙處、

萃

人以陽神聚于人、以陰神聚于鬼、坤以陰感、兌以陰說、有鬼道焉、兌前爲闕、坤土爲基、而皆屬陰、有廟象焉、二薦其孚、五踐其位、有格廟之象焉、傳曰、天下萃合人心、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乎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爲苟合、財入爲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姤巽陰伏潛于下、爲羸豕、萃兌陰悅暢于上、爲大牲、順天命、猶言順時、○徐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

大象

張曰澤上于地有散而方聚之象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除者去舊取新之謂○兌于西方爲兵不虞取澤之蕩決也

初六

號亦取兌笑亦取兌一握諸陰也以其初故云无終

六二

禴夏祭以薪爲主祭之薄也○二爲三陰之主故初三俱屬其引以陰居陰不二爲孚○用大牲者時也

利用禴者誠也

象

雜則交泛疑則衆離其能相引而不散乎以陰居陰純一未變故云

九五象

乃位乎天德豈徒萃有位而已乎但曰萃有位豈能光也故匪孚

上六

萃極則散勢之危說極則悲情之變故其所齎者咨嗟涕洟而已○象有與他警惕意

升

坤之三陰巽之一陰類也入伏于下而乃能出居于上爲升○巽東南坤西南皆以南行爲利○刪云以柔下剛者分也柔或進而居上者時也

用見大人

傳云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于位則由王公升于道則由聖賢

初六

巽主入則初一爻是也天下之入人无如信者允信也初以信而升故二陽與之合志

六四

傳云四柔順之才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

六五

傳云五以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

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彙升矣、○坤爲土、故曰階、

困

諸卦皆以貞而亨、惟困與需、以亨爲貞、處險難之道、維心亨、乃得之、

初六

株木、无枝葉之木、謂二也、初應四而隔于二三、非初應欲受蔭庇而无從、爲株木之困、則有寘行徑趨門、入于深暗而已、坎隱伏爲幽谷、覿、向明也、三、甚言之也、

九二

二坎之孚、五說之主、皆以利祀言之、又二象、酒食、亦祀之象、

九四

初欲覿四、欲來、以其居柔、无救焚拯溺之勇、其來徐徐、然志在下、故終有與也、

九五

刪云、五居兌體之中、而兌爲毀折、故有劓刖之象、○大全云、九五君也、亦言困者、下无應也、然二雖非應而同德、故一時雖困、乃遲久而有說也、二五取象皆相應、二曰朱紱、五曰赤紱、紱所以行也、二五不應、欲遽行得乎、故二方來、五乃徐有說、二曰享祀、五曰祭祀、亦以二五當困之時、必誠一切至、如祭享然、則或有可通之理也、二言征凶、五不言者、二在下、不可急征以求上、上之求下、則不可以是例論也、

上六

初遇二、以陽剛不相應、爲株木、上應三、以柔情相引爲葛藟、居二陽之上、爲臲卼、兌變則爲震、曰動悔、○未當、言以陰應陰、爲未當、

井

比以陰爲缶、而陽貫之則盈、井以陽爲瓶、而陰裂之則羸、未繘井、言至五而遇上也、○大全曰、澤无水、爲困、命也、澤雖无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

切者、莫井困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三句爲井言、汔至三句爲汲者言、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未繘井而羸其瓶、人之于性、知之而行有未盡者、其猶是乎。○蔡虛齋曰、无喪、不失其舊也、无得、亦非有增于其舊也。○夫井、德之地也、事有變而理不遷、改邑不改井也、本體自如、无加无損、居安資深、應用不竭、无喪无得、而往來井井矣、然敬又爲聖學之始終、也、苟操之勿固、至於幾成而敗、則執德不恒、非汲之

无成功乎、

象

巽、入也、取水者、入乎水而上之也、

大象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以象井之上行、非以木爲汲器也、

九二

初承二下、水下漏之象、德孤于喪朋、業聚于分緒、幾洩于屬耳、恩逗于竊潤、谷射甕漏、可不愼乎、

九三

九五寒泉之食、王明也、而三越五應上、上不能汲、心惻耿坎之加憂、

六四

大全云、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渫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甃二之谷也、渫與甃、其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井不修、則新者亦敝、修則舊者亦新、人能自治、雖功不足以及物、而亦可无咎矣。○丘建安曰、三在內卦、渫井內以

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汙、蓋不渫則汙者不潔、不甃則潔者亦汙、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九五

刪云、剛居剛爲清潔、坎北方爲寒、居互兌之上、正當其口、故食、

革

天下莫安于仍舊、莫美于更新、患莫患于因循既久、而不爲振刷之謀、聖人以蠱幹天下之弊、禍莫禍于瑕釁已萌、而猶爲調停之說、聖人以革掃天下之凶、

然而一規一隨、庸人足以諧時、三甲三庚、聖人不免
駭世、夫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欲與衆人同之則利不
長、不與衆人信之則志不行、故革莫重于孚、孚也者
聖人之所以消懼而免駭、以行其志者也、孚事先于
孚人、孚人莫如孚志、卦語事、故革而后孚、二語人、故
孚而後革、三以言孚者也、四以志孚者也、五之孚志
天作之合、豈但无就革之言、亦豈待改命之志哉、蓋
未占而已然矣、孚而不待其孚、則變而不覺其變、殺
不怨利不庸、遷善而不知變革之道、于是爲極、故以

虎變之文、當龍飛之造、均稱大人焉、○坎離相爲用
之水火也、故即不相當、止云未濟、離兌不相爲用之
水火也、一上一下、則睽矣、然相睽之與相息不同、相
息能无革乎、○刪云、睽中女在少女上、則其分雖順
而其心不同、故志不同行、革少女在中女上、則心既
不同、而其分又違、故志不相得、不相得甚于不同行
也、既不相得、則必變通、故革、○程子云、息訓爲生者
蓋息則生矣、一事革則一事興、无時間斷、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蠱云元亨、僅而得治、睽具四德、但

云悔亾、甚矣變革之難也、○上兌爲孚、下離爲已日、
○大全云、湯武之革命、比于寒暑之序、聖人何心哉、

初九

初九于中順无取、而在六二中順之下、若爲所包裹
者、故曰鞏用、

九四

卦之悔亾、亾于事後、四之悔亾、亾于事先、卦當日新
之初、四在三就之後、故耳、○刪云、信事者孚在事後、
信心者孚在革先、今信其志、故悔亾而改命吉也、

九五

傳云、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
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
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以大人中正之
道、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
信也、○兌五與離二相應、是文明之氣、由內以達之
于外也、

上六

刪云、上六以正而言則象君子、以陰而言又象小人、

當其時在君子則處兌之上而順以養離之文居革之極而學以變巳之習故爲豹變在小人順則務以悅人革則外變其面上居外居上面之象也革道巳窮而前无所往故征凶居陰得正但守其貞可以得吉非謂革面爲極治也

鼎

鼎之器重而任大必元吉然後得亨吉字非衍

大象

項平菴曰草木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生于上

易略 下經 四十一

水至木杪則爲滋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火氣見于上火至木杪則爲華實象鼎氣之上蒸也○鄭東谷曰革以改命鼎以凝命知革而不知鼎則天下之亂滋矣

初六象

删云鼎以應四而顚乃是從上非悖上也故曰未悖否以趾顚而出則應四爲利故曰從貴

九三

革而鼎改命也鼎而革不能凝命也有孚悔亾方雨改命方雨虧悔方能凝命○大全云六五鼎耳三與五不相遇如鼎耳方變革而不可舉移故其行不通○舉鼎在耳行道在君

九四

傳云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

象

删云如何二字有多少含蓄

六五

易略 下經 四十二

黃耳虛中也爻象其中之虛象原其中之實德之一中也

上九

李西溪曰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體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離爲火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爲貴也

震

傳云陽生于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爲動爲恐懼爲主器而奮發動而進懼而修有主而保大皆可以

致亨故震有亨道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安旋顧周慮虩虩然也蠅虎謂之虩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啞啞言笑和適之貌震動之大者莫若雷驚及百里人无不懼而自失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致喪失方其酌祼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之吉在初不在終震之凶不于躬于鄰震之眚不在行在泥震

之有喪也而未嘗无得震之无喪也而不可无事震之笑言在恐懼震之恐懼在修省蘇蘇似啞啞而非矍矍索索似虩虩而非○出可以守宗廟社稷而爲主祭此承長子一義而贊美之與象傳自不同也○百里是遠之義震在彼而懼在此故曰驚遠而懼邇

大象

恐懼者修省之因修省者恐懼之實變至而恐懼衆人之所同恐懼而修省君子之所獨

六二

二五之於震均耳而二近震初變未極而動不可妄二又居柔善持天下之變以退爲進以喪爲得委蛇而俟之遜讓而避之捐近利以圖遠猷不斤斤于尺寸之間以待命之自定卒之事寬而圖數極而通者二也五處洊震之中來往皆厲萬死一生之中俟无可俟讓无可讓變已極而動不可緩五又居剛能破其委靡之私如陷重圍入絶地有進而求生无退而避死所謂无喪有事者也如是則豈徒无喪而已乎故五云往來厲二云來厲二云億喪貝五云億无喪

二以勿逐爲得五以有事爲中○二居初四之間有離象故云貝升則躋于重陽之上故云九陵九重之多也○刪云七日復得爻至六而復故曰七日既濟六二七日得亦此意

三四

震以動爲用蘇蘇緩散而不震起也○四之泥與三之行正相反○雷以陽震以陰伏居四爲陰又當四陰之中則泥而不震矣

六五

胡雲峰曰、二在初陽之上、陽之來甚急、必至于喪其所有、五在四陽之上、四方溺于二陰之中、或往或來而未定、其來也猶緩、故不特无喪、而又且有事功、

上六

雷之聲、入耳不入目、今懼之深、則不但聽之而驚視之且矍矍然不寧矣、動極而當止、故征凶○薛氏曰、卦凡四陰爲鄰、皆陽所震、然二三五皆與陽比、有受震之義、上六獨居卦外、不比于陽、有遠離事物以免于震之義、如此則震之所及者、不于其躬、乃于二三

五之鄰而已、何咎之有、上之與三、雖非正應、然陰而遠陽、當急于求合者、況震爲長男、當求所伏之長女、猶震來虩虩、又有笑言之啞啞、故不惟有婚媾、而且有笑言也、○夫變至而圖之、則无及、變未至而圖之、則見小者以爲迂遠、苟安者以爲生事、不折則議固所不免、故震于其鄰者、必婚媾有言、然非所恤也、上與三應、婚媾也、三方蘇蘇、而上乃虩虩、能无笑言乎、

艮

咸以皆應爲咸、艮以敵應爲艮、二卦俱人身取象、咸以身感身、感則无心、終日感、未嘗感也、艮以身止身、止則不滅身、終日止、未嘗止也、咸之拇、即艮之趾、戒咸拇者、艮其趾也、二之爲腓一耳、咸固凶矣、艮之而猶不免于不快、何哉、艮惟剛健自主者得之、二柔而隨人者也、艮之隨在二、而咸之隨、乃以九三之剛、亦不免焉、不亦可羞乎、艮之三以剛止者也、而又以爲厲、何也、限屈伸之處也、知止而不知行、亦何足以語于止哉、○咸之妙在止、艮之妙在時、九三上下之際、時行而行者也、而艮之則危、六四重艮之上、時止而

止者也、而艮之則无咎、○人之不能止、有數種、妄發而无序者、輔是也、未卯而求時夜、未彈而思鴞炙、勢未能進而意先動者、趾是也、內无主心、外无定用、隨牽引爲線索、逐時習而波靡、憧憧罔罔、動而不知其所以動、即欲止而又不覺其隨而動、形神之罷役往來之亂、營莫甚于此、故其心不快○傳曰、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于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 删云、庭者堂之前而階之間、正人物交接之地、初爲背、四爲身、上爲庭、三爲人、四之

身止于初之背三之人行于上之庭

艮其止

傳曰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釋卦名見動靜皆定之善什卦辭見物我兩忘之效○刪云不曰艮其背而曰艮其止者論理不論形也凡八純卦六爻皆敵應獨于艮言之者以明內外各止其所之義也初四不相應故不獲其止之身三上不相應故不見其行之人身止于內不涉外境事止于外不入內境內外兩不相與各止其所故

无咎

大象

大全云兩雷兩風兩水兩火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也

初六

大全云這個艮兼行止說是聖賢主靜之學做得這工夫愈早愈好故曰无咎愈久愈妙故曰利永貞

六二

腓隨股而動不能自主之意如何艮得定則有隨之而已矣艮其腓即是不拯其隨之象非兩意○爻是憾他象似原他

六四象

艮其身只是思不亂營官不妄發即從身處止之耳言非槁其身以爲寂幻其身以爲空也夫凝神于身猶凝水于盎未聞盎壞而水凝豈有身亡而神靜哉聖賢之學與佛氏不同全在即身以爲止即身爲止故時止而時行行亦止也

上九

刪云上爻除井鼎外鮮有吉者惟艮之在上體者凡八而皆吉人可不自厚哉

漸

巽女來歸在外而未入艮男上迎方止而甚慎有女歸以漸之象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成婚女歸之以漸如此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貞艮爲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爲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爲女歸之吉或謂女歸既以進

又胡不正曰天下固有漸而不正者、

進得位　節

得位、以漸而得也、以正、漸進之利貞也、是二字意、

其位剛

剛中悉卦體之善、止巽悉卦德之善、

初六

胡雲峯曰鴻之飛長在前而幼在後、幼者惟恐失羣、故危之而號呼、長者必緩飛以俟之、故爲小子厲有言之象、○刪云、六爻皆取鴻者、以其至有時而羣有

序得漸之義也、又以其終身不重匹、於女歸爲切、于水涯也、艮爲山、而初爻之陰、則山下之象也、初最居下、如鴻之漸于水涯、不能遽進、艮爲小子、初進无應故危、以艮伏兌爲言之象也、

六二

傳云磐安平之石也、艮爲山、其中爻爲磐石、自干之磐又漸進矣、衎衎和樂自得之意、互坎爲飲、二變剛成兌爲食、二五中正相應、不急于進、自養以待時、故飲食衎衎、蓋素位自得者也、吉者言其進之不驟也、○于磐象其安也、飲食衎衎、又于得所安意[illegible]其和樂委蛇之意、○刪云、飲食衎衎、疑于不事事[illegible]素飽、不知君子隱居求志、亦必有事焉、不空飽也、

九三

進貴漸而不貴驟、貴和而不貴亢、三以陽剛躍起二陰之上、躁進妄處、其能自安乎、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三與上應而皆剛、任剛以動、所謂好勝者必遇其敵、強陽者不得其死、是死于敵應也、故云夫征而不復、婦四也、若近而比、陰陽說矣、然而非其應也、故孕而

不敢育、如后稷子文生而棄之、是謂不育、○刪云、四之位爲腹、懷艮男于腹內、育也、三往四則四來三、而艮體壞、故不育、互坎爲寇、艮禦止之、能守止之體、而不妄動、則四位順之、而亦能保陽之安所止矣、

六四

巽爲木、四入巽體爲漸木、四陰而偶于木、爲平柯、

九五

漸於陵、以象五之過高自亢、則與二不相感矣、四與三非正、受其感而不敢應、五與二本其應也、而未嘗

感此不孕不育之別○大全云五以二爲婦正也三與四爲婦非正也三四相比而爲夫婦婦雖孕而不敢育女歸之不以漸也故凶二五相應而爲夫婦婦雖不孕而三四莫能勝女歸之以漸者也故吉○刪云艮在下故不爲山而爲陵漸于陵者飛而過其上也巽爲風鴻乘風而飛故漸高二爲五之正應婦也體有少男爲孕自二至五三爻爲三歲四塞之二間之故二與五歷三歲之久猶未孕育然中正相應惟二五然後无有能堪此任者則正應終必得合而不

孕者終將孕也故吉

上九

上過于五而五反言陵者卦以五爲尊也上言陸與三同也陸非所安上已過五而不得位之意然其羽可儀也○刪云上與三皆處卦上故皆言陸三之陸履山而得上之陸乘風而至各有自也儀言羽翮整肅羣飛有序可用爲法程

象

傳云君子之進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有序不失其序則无所不得其吉故九雖窮高而不失其吉可用爲儀法者以其有序而不可亂也

歸妹

傳云以說而動動而不當故凶不當位不當也征凶動則凶也如卦之義不獨女歸无所往而利也

說以動

所字承上大義言男女之交本是天地大義却被說以動做壞所以爲歸之妹妹少女也言其不莊正者咸也

位不當也

于婚則男下女爲當咸以之吉女下男爲不當歸妹以之凶于事則柔順剛爲利家人以之柔乘剛爲无攸利歸妹以之

大象

大全云澤中有雷雷隨澤止君子向晦宴息取其止也澤上有雷澤隨雷動君子永終知敝戒其動也

初九象

以卦言之則以少女從長男者三從四也初无與焉

以爻言之以剛中應柔中者二從五也初无與焉獨
以相應當四而四又居陽比三而不復應于四爲有
室冝于三爲娣而不足以與行矣然三以說而動非
夫婦能常之道而初剛正雖爲娣之賤却能以常道
事其君吉此所謂跛而能履者也兌在震動之下而
有闕焉爲跛初又兌下又當之

九二

二本陽剛却與陰配又在歸妹卦中又爲說主抑制
義之能而處從人之勢舍丈夫之事而囿閫觀之中

雖二有明其與幾何幾變常矣處之以幽貞未變常
也○删云二居互離之初目也變剛則黔離體眇之
象也猶以離故能視如眇者視雖不正不廢能視也
二爲人位比初爲幽居柔亦爲幽故曰幽人胡氏曰
履九二曰幽人貞吉此亦曰利幽人之貞皆兌體而
近三者也履之三武人爲于大君不貞者也然後見
二爲君子之幽貞歸妹之三爻歸妹以娣不貞者也
然後見二爲女子之幽貞

三四

以說而動以少女從長男正三之一爻三之所謂長
男而說之者四也然而非其應也娣妁之不得[illegible]吉
之不納徒以情不能舍妄意待之而匹配言[illegible]全妄
待所能定也哉不得不反而歸于上上三之[illegible]也而
皆陰又非以夫婦相敬待者也蓋一失其節[illegible]而已
賤矣○未當言其所須者四也豈匹偶之常婚姻之
正哉○初四之匹也而四方與三以不正相說三越
禮以須四四愆期以待三而其如不正何三既返歸
初亦遲歸妄窮時至正交之終不可離也如此○四

以陽居陰其志不正終受初之歸者時也欲待三而
行者志也○初以賢而爲娣四不應故也三以不肖
而反娣四妄應故也愆男女之正期亂天地之大義
四无所逃罪矣

六五

傳云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于二爲下嫁
之象王姬不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
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
驕之志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

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乃尊高之位也不事容飾以說于人也娣媵者以容飾為事者也衣袂所以為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于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女之處尊貴之道也○刪云君小君也一衣二袂故以偶為袂五之偶小君之袂也三之偶娣之袂也三近二而五稍遠故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坎為月巽為幾望之月以震巽

巽月幾望焉六五以柔德居中雖得尊位而有謙巽不敢敵尊之意如月之幾望而未至于盈滿也故吉

象

傳云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貴而行中道也

上六

上與三相應而皆陰上似嫁而非承筐无實无以成其婦三似娶而非刲羊无血无以成其享故不曰夫婦而曰士女○傳云古者房中之俎女當承筐筐而无實无實則无以祭謂不能奉祭祀者也○刪云震有虛筐象兌有羊象不曰夫婦而曰士女是未成婚者先女而後男罪在女也

豐

徒憂无益聖人无此一轉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豐者憂之萌也勿禁止也人无遠慮必有近憂能照天下則憂不禁而自止矣○照亦日中也蔀亦日中也昃亦日中也盈則必虛息則必消為昃以盈處盈以息處息為蔀知盈守虛知息持消為照○假極也言惟王者能極此盛大也

初九

或一德而咸有或兩賢以相厄

六二

傳云斗昏見者也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刪云二應五為麗天之日離之中畫在二為照地之日日麗天中而光照地上故象曰中然二陰敵應障蔽不通豐其蔀也日晴則星見三光皆屬離盛則為日微則為星二乘剛為疾處離中為明明而遇蔽則疑生之疑者明之反也二五皆中虛故有孚發而曰若者

以非發發之也正與豐其蔀相反反疑爲孚反蔀爲發

象

大全云大有之信上發下豐之信下發上

九三

明夷二陰去上尚遠夷其進而已云夷于左股豐九三正與上對受害要切云折其右肱肱之用急于股右之用要于左

九四

大全云配者配合之義彼來爲我配也夷等夷之義與我爲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初見四爲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爲夷降上就下也四以陽居陰才不足以誘夷誠不足以動主固由上暗亦四位不當故耳二亦純陰故皆豐蔀

六五

大全云自二之五則曰往五暗主也往則得疾自五致二則曰來二文明者也來之則有慶譽而吉

上六

删云上陰爲戶自離望之爲闃上處无人之地故闃靜而无人以三闚上歷三位三歲之象也又震數亦三三歲而不覿蔽之甚也○删云非人闚之而不及乃自巳深藏而與衆相絶也

旅

旅有亨道山川足以廣其歷覽交遊足以增其志識但羈旅之時終非大通之境旅而亨者雖大亦小也所貴者守貞則吉耳○順剛可以免悔非柔中者不能麗明可謂得朋非專意者不得

旅

極旅之道而贊之天地萬物皆寄也自少至壯皆寓也因是而有窮通得喪利害憂喜寓之寓也世俗之所營營賢者以爲鄙賢者之所聱遺聖人以爲小聖人之所隨順至人猶以爲拘懷土之情認棄壤爲生命觀化之達以天地爲蘧廬旅之時義豈不大矣哉

六二

爲止之主漸近于安曰即次初與同德承二之下相隨而不舍曰得童僕貞陰主利二以陰居陰曰懷資

九三

傳以貞字連上爲句，二得童僕貞，三喪童僕貞，正對二旣得初，則三喪之矣，三陽初陰，不與同德，故曰喪貞，次承二而言，比火德之離，而應焚巢之上，故取焚象，

九四

處暫處也，不及次矣，艮爲安居，四處其上，則離于次矣，以陽居陰，非其正位，但可言處資斧，資身之斧，取其能斷，四居互巽之上，巽木貫離，兵斧之象也，九雖

剛而四則疑，故雖得所以斷，而終躊躇不快，

六五

五文明爲雉，則射雉者，明在諸爻矣，譽自諸爻言，命自五言，觀終以譽命，及上逮等語，豈可謂五射諸爻哉，

上九

大全曰，離爲科上槁，有巢象，而火又附焉，故曰焚○周用齋曰，旅最下，則以瑣瑣取災，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高亢卑鄙，皆非處世之道也，而況于處旅乎，

巽

陰陽不同分，而亨利亦因之，所謂卦有大小也，鼓舞奮迅，用陽而外拓者，亨之大者也，沉潛細密，用陰而深入者，亨之小者也，

象

大全云，夫剛中正，君道也，非所謂大人乎，柔順乎剛，臣道也，民道也，非見大人而利者乎，是以雖小亨，而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九二

古者尊者坐于牀上，卑者拜跪于牀下，牀下，卑者之所處，漢書梁松諸葛亮俱云獨拜牀下是也，人之卑巽，固有勢屈意諂，面阿貌恭，用以欺人者，二却用之神者，將之則牀下不爲虛矣，史祝祀者，巫降神者，紛若多也，言如史之極其道達，巫之極其鼓舞，俱專意致誠之象，

六四

刪云，以陰居陰，則得止，處上之下，故得悔亾，而兼有田獵之獲，三品，說者謂下三爻當之，三陽剛在下體

之上乾豆象初與巳應賓客象二應五充君庖之象初爲武人田爲武事皆以陰也○乾豆腊而乾之以賓豆

九五

傳云十干戊巳爲中過中則變張中溪曰蠱言先後甲而曰終則有始巽言先後庚而曰无初有終何也葢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蠱者事之始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以

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于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

上九

巽在牀下與二一樣只因喪其資斧故不與二同吉耳

象

傳云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爲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

兌

刪云陰說陽而陽亦說陰故咸爲无心之感兌爲无言之說是兌之說不言而心契者也

剛中

剛中故說而亨非也剛中而柔外則非徒以說爲說而說以利貞者也明貞字○大全云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

大象

天下相麗者莫若朋友可悅者莫若朋友以文會友者講也以友輔仁者習也

初九

人只知諧世爲和不知當理乃爲和人只求无疑于人不知須无疑于巳

九二

刪云以善行相契者其信在事以眞心相孚者其信在志九二之誠在中固信志不信事者也

六三

抑巳而從初二曰來上无所之也牽四五而從巳曰引下有可動也和兌之初孚兌之二豈可妄說者哉

則說人之計窮，而所求說于人之事違矣，故凶。五既孚剝，四亦費商量，故上方引而不言凶。

渙

渙王與萃反而意同，合渙成聚之大，无如假廟，巽下[illegible]宮室，坎亦爲宮室，巽伏坎陷，皆非陽居也，爲廟。二三以中實相感應，薦孚之義也。

王假

王者之格廟也，精神聚而不散，視聽一而不分，在中，言其念茲在茲也。

初六

易之于初，多以爲馬，蓋動于下者也。乘云乘馬，應云馬匹，極云壯馬，明夷之壯馬，二乘初而用之也。渙之壯馬，初自用之也。乾象馬以其健，坤亦象馬以其順，順極則亦健矣。初六之吉，順也，故雖陰而亦謂之壯馬，若謂順二爲馬，豈有以下乘上者乎。

六四

初陰二陽，三又陰，各自爲羣，四巽體，有以入其心而散其黨，五上在上，丘象也，不徒下散，而又能使之上聚爲有丘。

九五

當使號令洽于民心，如人身之汗浹于四體，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爲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

節

刪云兌本悅，苦者悅之反也，剛得其正，則處險而能通，陰失其位，則居悅而反苦，陰居陽位，本得其貞，不可貞者，不可以之爲貞也。

大象

澤上有水，流行而无泛濫之虞，斂聚而无涸漏之苦，斟酌而不竆，膏潤而自得，蓄之中有行，行之中有限，限之中有積，節之妙也。○張晝東曰，議德行者，由德而形之行，如隘與不恭之類，議之使中，中則智愚守道而不失矣。○刪云爲陂以鍾水曰澤，澤上有水，小則亡增高其陂以限止之，大則亡量通其陂以趨平之，皆所爲節也。數度者，因數而定其度也。德行者，即德而見之行也。法不立不定，故貴制，學不講不明，故

賁議

初九象

傳云爻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戶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於言也故云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

九二

初前遇剛當戶而塞位又居初時止則止則非當通而塞者矣故贊之二前遇柔門既闢矣二又居中不應固滯而亦守初之義失時極矣兩不出皆因節取

義○刪云初前遇陽陽奇故爲戶二前遇陰陰偶故象門二在初之上已離乎隱而九以陽剛居之可以有爲之時也然居陰乘柔上无正應遂有不出戶庭之象

六四

大全云下兌澤上坎水六四水澤之交水于此自然受節又上卦本坤坤有安象節本人情所難此則安于節而自然无勉強者也故其象爲安其占爲亨

中孚

豚前仰而首意象兌之說魚下泳而深潛象巽之伏豚憨而躁陸之无知者无如豚魚蠢而冥水之无知者无如魚

中孚以利貞

爲而不孚人之小人孚而不貞人之君子而天之小人也孚必以貞乃應乎天○豚魚之孚鶴鳴之和風水之受感者不知應者不知一天之自孚而已爲妄人也意必亦人也

九二

刪云上二句言彼此之交孚下二句言其所以交孚也鶴陽鳥謂九也在陰謂二也○爻言二有爵而五靡之爾之靡吾與之也象言五好德而自和二五之靡五願之也

六三

爻言得敵外无賴而冥行象言失當中无主而妄動敵而爲應艮順物而无心應而得敵孚悟物而喪已

六四

傳云四爲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

之至當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亡、敵矣、臣而敵君、祇敗必至、故以幾望爲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爲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爲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于初、則不一而害于孚、爲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上從五而不係于初、是亡其匹也、係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

上九

雞本下伏而登于天、決起則有搶榆之虞、過高則有羽化之患○傳云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處信之終、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颺、故云翰音登天、正亦凶矣、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于最上、孚于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于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於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刪云鶴有實德、則鳴在陰而遠聞、雞本卑棲、則音登天而无實○漢書朱博翰音言音飛而實不從也、

小過

陰多于陽、過也、剛之失位、不如柔之得中、亦小者過也、雷起于地、近而震虛而弘、赫然過盛、而乃在山上、其聲小過、皆所以爲小過、雖行貴得中、事期當可、而氣或稍偏、勢有極重、時須損餘以補闕、事必矯枉而後平、必小有所過、然後得亨、過而得亨、豈可復以不正爲過哉、以大小言、小爲貞、以上下言、下爲貞、以順逆言、順爲貞、所謂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大過○夫子云寧儉寧固速朽速貧、進之退之、皆過之意○大全云小過不以人類言、當以事類言、

過以利貞

違時則中者亦過、適時則過者乃中、中趨時所以安過、過當時所以得中、與時行者過之貞也○大全曰、可不可只爭個中不中、中則過而不過、失中則過而已矣○刪云、剛失位而不中、非謂四失位而剛不中也、下卦之剛、不居二而居三、上卦之剛、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也、三以剛居下之上、四以剛居上之下、皆

不中也不可大事謂大者不可過也

大象

刪云恭與泰反哀與易反儉與奢反小過之時不過泰易奢而過于恭哀儉不实上实下也曰行曰喪曰用皆見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

初六

卦象飛鳥取外四陰初與上尤外也故當之初陰物而陽性體卑而志高居下而應上舍順而趨逆何凶

如之上居過終處動極不徙云飛而云離之則更甚矣〇大全云以致也言其自取之也

六二

以家之象言之三爲父四爲祖五高而陰者也則爲妣矣以國之象言之五君也二三四皆比肩而爲臣二與五遇則非惟過三并過四矣爲過祖遇妣之象似乎絶百寮離羣類以當尊然而君之分不可及臣之分不可過二又居中處順雖功高位極而執卑守恭仍與三四等故云遇其臣言无以異于三四之爲臣也

九三

大全云從之一字有乘閒抵隙巧以入人之意

九四

過以時行則適與時遇矣與時遇則仍弗過矣過則弗遇矣故有以過而遇之者二是也有以弗過而遇之者四是也有弗遇而過之者上是也以九居四剛而能柔不矯矯以爲名不悻悻以傷氣則弗過而遇之矣故无咎往過也過則有厲而當戒豈可以爲當

過之時以過爲貞而永守之哉此卦皆以過爲貞而四離艮而震變動改易獨異于以過爲貞者故云〇位有以當而生咎有以不當而適合不當而遇是亦過之義也

六五

密雲陰過也陰以上則澤不得施矣西郊陰方〇陰盛而上故震變雷而言雲雲雖密而无雨〇五居尊位又當過時陰方自侈澤不下究故勸之以求助抑之以下賢

旣濟

傳云旣濟之時大者已旣亨矣小者尚有亨也雖旣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爲亨之小也利貞處旣濟之時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

象

大全云國家當極盛時總有好處都只是尋常事[illegible]以說小者亨不是補偏救弊像未濟了

初吉

傳云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

初九

坎爲輪于六四尤切初以陽剛上應乎四若倒曳之者坎爲水初爲尾在坎之下爲濡其尾

六二

旣濟之時守常謂之養和紛更謂之多事害于行不害于不行奔走而求其來不如安靜而俟其至蔽茀婦所以行而以喪爲得以逐爲戒其不欲行也如此寧靜以處之事固自定從容以聽之福固自久非得中者不能故象賛之○傳云自古旣濟而能用人者鮮矣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刪云中正之道不容久廢故勿逐而七日自得也震六二亦曰七日得皆自二反覆數之歷七數又得二是二之所以爲中正者固在也

九三

上體象祖小過所謂過其祖謂四也下體爲宗而居其上故取象于高宗坎隱伏爲鬼方三與上應故戒小人○刪云九二居離之上而應坎之外離爲戈兵

而又處其上用兵于遠之象也坎爲艱險而又處其外鬼方之象

六四

四居二陽之中舟虛之象衣袽敗衣以柔而塞坎水之口衣袽之象離爲日離旣極爲終日疑猶乾所謂或上下之際也疑故戒

九五

離東坎西牛又離象實又取坎之中實東林殺牛指二西鄰禴祭謂五也孚實則用禴矣二虛而五實二

明盛而五艱忍、是于二爲享多儀、然卻不如五之質
誠實受其福、不如西鄰之時也、二爲應有時、既濟之
時、戒侈而與儉、○萃以用大牲爲吉、物之初聚極其
豐、既濟以禴祭爲時、豐之既極尚其樸、○舊謂五不
如二、然二鄰字无着、東西象亦无取、且如謂二勝五
空有凶咎詞、不應爻象皆贊語、○五实取祭義、者水
火烹飪、薦享爲大、陰陽交濟、人鬼斯和也、

未濟

離中柔、爲媚爲怯、狐之象、乘坎、濟之象、狐尾大、大則

易濡濡尾則不濟矣、離以四爲尾、而比于三、濡尾之
象、○傳云、狐能度水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
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于濟、汔當爲仡、壯勇之狀、
小狐果于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
之道、當至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
不能濟、无所利矣、○大全云、凡事成于老成練達之
才、而多敗于少年剛銳之輩、故小人以小狐象之、○
刪云、未者有所待之辭、未濟非不濟也、待時而濟耳、
是未濟有終濟之理、故亨、○大全云、未出坎中、不過
是說九二、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行以未濟
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去、

大象

傳云、水火不交、不相濟爲用、故爲未濟、火在水上、非
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于事物、辨其
所當、各居其方、謂止于其所也、○大全曰、火在水上、
只爭個安頓、不着耳、安頓得便是既濟、

初六象

傳云、不度其才力而進、至于濡尾、是不知之極也、○

刪云、既濟居離初、明足以燭義、未濟居坎初、故爲不
智之極、

六三

傳云、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
出險而後可征、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
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
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
不能也、

九四

未濟之四、即既濟之三、然既濟之時利用靜、三復遯、剛、故雖克之而猶憂其憊、未濟之時利用動、四復居柔、故必伐之而後得其賞、受賞大國、即承高宗而言、三居下之上、故以爲用人之人、四居上之下、故以爲受賞之人、濟天下之險者、非剛健不能、居柔爲不貞、貞者、欲其用剛也、震、動之極也、震用伐鬼方、用剛之象、○傳云、古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爲象、力勤而遠、至于三年、然後成功受賞、

六五

離文明、光之象、虛中、有孚之象、有孚之光、乃爲吉耳、暉者、光之散、語意最妙、被于四表、何吉如之、

上九

酒以合人之歡、成人之事、濟之象也、又坎爲酒食、上與坎三爻應、故取象焉、未濟之極、理極數窮、人以剛明處之、可以唾手望濟、有孚于飲酒之象、然苟遂一无所爲、則過于自信而失其是矣、取象于酒而不兼言食者、三爻坎之陰也、濡其首者、三當坎上、酒之上浸者也、

象

既濟貴養和平之福、輪欲曳、尾欲濡、茀欲喪是也、然而衣袽之疑、濡首之厲、不可忽也、所謂戒終止者也、然而未濟則以震奮爲功、涉川之利、鬼方之伐是也、然而曳輪則貞、濡尾又吝、不可輕也、所謂貴續終者也、未濟之濡尾、不知而冒進也、既濟之濡尾、善藏其用也、上六之濡首、所謂不能也、上九之濡首、剛明而過自信也、未濟之伐鬼方、不震不濟也、既濟之伐鬼方、聖人猶以爲生事也、保治定亂之道、于斯備矣、○飲酒濡首、言沉湎于酒也、而亦以爲狐涉水、置象語何地、

惟未濟象取小狐、若諸爻之濡尾、皆泛言也、

易略下經 終

會稽陸夢龍君啓著
武林顧懋樊霖調訂

繫辭

天尊地卑　全

乾坤陰陽也易以道陰陽故說箇乾坤即是易非有在天地與易書之別天尊地卑此乾坤之定分也全在尊卑二字下云既分尊卑便列貴賤矣尊卑定其分動靜斷其情類聚言其聚羣分言其分或分或聚

有類有羣則相攻相取不相得之感慎而吉凶生矣方如辨物居方之方剛柔即乾坤也乾坤无對待而不交者故相摩而相盪八卦程傳云八方之氣相摩盪也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正是摩盪之實而化功成矣男乾之爲也女坤之爲也總之乾知始坤作成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下之久且大者无如乾坤以其效法乾坤故云可久可大說一易簡則天下之理已盡非謂易簡之外別有理可得也賢人言賢于人與下節无兩層聖人語不遍盡耳董云到此地位只說得成緣來只還得人的本等○乾不必實做其事只是始物卻像總督大體者與聞通知而已故曰知是知行之知不得以主宰當之乾坤只是陰陽其氣性爲剛柔形質爲男女功用爲始成德行爲易簡○八卦摩盪只是剛柔男女滋育不出乾坤天下理得不過易簡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豈不信然○蔡曰剛者必動而動者決由于所性之剛柔者必靜而靜者決由于所性之柔故曰剛柔斷矣○吳草廬云震爲雷離爲電霆即雷也巽爲風坎爲雨今看伏羲圓圖

左起震而次以離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之以風雨也風不能潤風而雨故通言潤離爲日坎爲月艮山在西北嚴凝之方爲寒兌澤在東南溫熱之方爲暑左離次以兌者日之運行而爲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而爲寒邵子曰日爲暑月爲寒一者循環不已之義○伊繼山曰制于物者便不易作于已者便不簡乾有專主之柄不制于物者也故其知始自易坤有順成之德不作于已者也故其成物自簡○袁曰易簡者无爲之別名

聖人設　全

象者剛柔也剛柔雖是畫却不是死煞物事是活的相盪的物事故足以盡得天下或得或失可憂可虞的形容故謂之象從他相摩盪處活看之爲變化是一進一退的光景從他相摩盪處煞看之爲剛柔是一晝一夜的光景總是剛柔相推所謂動也動則形容著而物空象三極之道于是乎見矣觀象玩詞正是居安樂玩之實无兩層〇四象字俱可觀觀象而繫之以吉凶悔吝之辭者作易之聖人觀象而玩其

吉凶悔吝之辭者用易之君子〇進退晝夜以次而變憂虞得失有因而來曰序〇虞度也能度則可免失〇一云虞則安肆而不檢便有吝之理故悔〇極至也可以事指可以方隅者非理之至也理之至者流行而不已貫通而无間故惟動足以著之三極槩言之泥初二爲地等語固矣〇居則觀象二句見用易工夫无間不以无事而自遠于易及其謀及尸龜又不以爲巳精巳熟而遂忽于心所謂悅諸心者研諸慮也〇剛柔相推畫卦與揲蓍皆然褱云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詞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最盡〇朱子曰陽化爲柔只恁地消縮去无痕迹故曰化陰變爲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

彖者言乎象　全

只一彖言乎象爻言乎變便盡通章意思有變則貴賤列矣有象則小大槩然齊矣有貴賤大小之卦位則有得失小疵補過之情而非詞孰與辯之故詞也者言乎象言乎變指其所之而已〇蔡虛齋曰列分布也位字只以上下爻位言齊猶類也蓋大底類作

大小底類作小而小大齊矣〇楊龜山曰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貴賤者必托六位而後明陽大而陰小陰陽有大小之理而齊小大者必假卦象而後顯〇豈徒辨之又從而憂之于其介爲甚危豈徒憂之又從而震之于其悔爲最切辭之險也何如〇憂是易憂之震亦是易震之也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介于吉凶之間震无咎者存乎悔悔遠出于吝之上〇上言觀進退晝夜得失憂虞之象而繫之以吉凶悔吝之辭此言吉凶悔吝无咎之辭言

乎失得小疵補過之象、互相發、○吳因之曰言失言變言失得言小疵善補過猶只是易書平易通達之教、至憂悔吝震无咎、則聖人所以潛移天下、默奪人心、尤開物成務之至妙、而用意之最深者也、須知此章非徒叙列通例、全是發明聖人憂世覺民之心、不險其辭、則使天下懈怠而无震懾之心、不易其辭、則使天下危疑而无自全之策、險易自當兩存而不廢、故云云、

易與天地準　全

天地極大、何物能與之準、唯易與之準、故能彌綸其道、試以易來看、何處不通徹、何理不周備、仰觀俯察兩以字、直貫到安土敦乎仁、與天地相似一句、即是與天地準、聖人反覆錯綜言之耳、不違正其似也、末總項兩節、言由此看起來、則易眞範圍天地云云、至而知、乃所謂彌且綸也、神易皆贊易也、楊龜山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易者生生之謂、天高地下、必有方矣、神則无方、天員地方、必有體矣、易則无體、无在而无乎不在、无爲而无乎不爲者也、全章並无理性命

分派及添出聖人用易面目、○天浮陽上運、皆其燦然可見者、故曰文、地則形質之中更有脈絡、故曰理、文易見、故可觀、理難知、故用察、故言深知之也、只觀與察、便是深知、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只推原其始之所以生、揩轉來看其終、如回頭之義、則死生之說了矣、孫子曰死而更生、日月是也、古人言生死似不獨專似人、○天地間有一等精氣凝結、有形有聲的鬼神、謂之物、太史公曰學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又云類有物憑之者是也、有一等肅然淒然、隱隱默默游移往來、似有奇異、此是遊魂、非精氣所結、可謂之變而已、鬼神情狀、盡于此兩者、若如常說、非惟仍是死生、抑且情狀二字无着落、○知周萬物數句、聖人信口說去、无一層深一層、○樂天知命、天者莫之爲而爲、聖人爲言之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至、謂適遭其際者也、莊子曰、天地豈欲私貧我哉、求其致之者而不得、命也、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豈必俱當六合、只是適逢其會耳、故曰莫之致而至、○袁曰、仰觀天文、日月顯照、而虛空不受其明、昏夜幽隱

而虛空不受其幽、幽明之境、自相凌奪、而其故則難
陳矣、重故宗俯察地理、通衢顯谿、而地之理不加明、
深谷昏暗而地之理不加幽、是亦必有故矣、生死往
來、猶如晝夜、只是始終兩宗、形生之初、人知其爲生、
而不知死之日、實從此而起頭、入寂之際、人知其爲
死、而不知生之事、實于此而結果、原者、追之于形骸
未有之先、反者、要之于精魄不到之地、死生之事、甚
大、前古聖人、所以講論發明者、必有其說矣、然非實
知其理則難得其說、于我无與、故必原之反之而後

知其說也、世之儒者、都謂身死則一无所知矣、不知
身雖死、而其真精元氣、有不可磨滅者、則爲物而有
形、精氣之靈者爲寬游者、往來靡定也、倏聚倏散、倏
大倏小、倏有倏无、不可測度也、此是天地間自然之
理、亦是實有之事、鬼神非无知、故欲知其情、鬼神非
无形、故欲知其狀、○吳曰、安土、只是无係累之極、此
如太空晴雲、纖翳不染、碧波玉水、纖塵不着、故能敦
仁、○袁云、萬物至衆、皆吾所當成就、其根器種種不
同、有當順以道之者、有當逆以引之者、有當寬當嚴、

當用意、當无心、有多少委曲、在善者固當培、而惡者
亦當受、親者固當教、而冤者亦思成就之、故不遺、晝
夜本相反而難通者、以道言之、則境有昏明、理无開
蔽、是固可通者也、日而知者、昏明異境、而了了常惺、
通塞殊途、而昭昭常覺、

一陰一陽　全

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兩一宗、如弄丸无端、正是不
二、故謂之道、若分陰分陽、便是二、二則滯于陰陽、止
可謂之器耳、其可謂之道乎、看他一陰一陽、周流无

間、禪續不已、故曰繼、繼者道之本體、渾渾淪淪、至純
至粹、更无一毫渣滓夾雜其中、何善如之、禪續不已、
物與无妄、隨處凝成、各具此善、這便是有生之理、謂
之性、纔說是性、又便不是性、如水着地便夾雜沙泥、
如鏡照着人便非員光、仁知偏見、百姓日用不知、非
復一陰一陽之道矣、而其繼之者顯仁藏用、固无不
全也、生生即繼字意、兩諸字言此道顯于陽而藏于
陰也、在物則有清濁微著之殊、在事則有先後占事
之異、陰陽變化、生生不窮、可勝既哉、道見爲器、然不

可以器寬散爲萬而不可以萬執一陰一陽一陽一陰无能測摸之者易不足以形容之故更着神字非神而得謂之道乎○因上文有盛德大業字故申言之无根之業孰云大業富有之謂大業易簡之德孰云盛德日新之謂盛德非有內外交互如向說蓋本文元未嘗以藏用爲業顯仁爲德也○疑問云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繼之者善之說也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成之者性之說也○伊繼山曰仁者非惟不知仁外有知亦不自知其所見爲仁知者非惟

不知知外有仁亦不自知其所見爲知至於百姓則日囿於斯道之中而全无所見固不知所謂仁亦不知所謂知也○張曰仁知知之而未盡百姓日用而不知知之者聖人也聖人之有心又不若天地之无心是天地者聖學之所自出也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其理燦然无隱而所以然之妙用不可得而測是以鼓舞萬物泯然无心非聖人可得而同也而天地之德業斯其至矣○後傳云天地有陰便有陽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三已往更无往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是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无爲故不息

夫易廣矣大矣　章

夫易廣矣大矣因言乾坤之廣生大生如此而易之廣大足以配之生謂生物非謂乾坤之廣大從此生也天包乎地之外故曰大地盡容得天之氣故曰廣剛柔者晝夜之象便是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者乾坤之至德也易之易簡足以配之○袁曰當其靜時

本无分散何以言專蓋造化人事動時紛擾人皆知之不知靜時昏默若无主張最易頹惰在造化謂之枯寂在人事謂之坐馳今曰其靜也專是于朕兆未萌之時而生物之意已專一而不分矣直者直遂而无所屈撓也此理本无委曲不待回護而動之所以不直者惟其靜之不專也專則任眞而出无所回護如箭之離弦不可復回故直翕闢倣此翕者收斂得任生意不洩也闢者一受天氣即開而出之无所抑塞也

易其至矣乎　章

所以二字着實知崇禮卑是崇德廣業的實落處極高明而道中庸便是效天法地然聖人所謂崇之卑之者原不犯手只是成性不離而知自崇禮自卑如天地設位而易行矣○崇效天即是以易卑法地即是以易道義出于成性比于變化之行于天地即是以易○盧曰天地位而易行是天地德業之盛知禮存而道義出是聖人德業之盛

天一地二　章

一三五七九皆奇故屬天二四六八十皆偶故屬地只以陰陽之數分天地並无河圖葛藤成變化而行鬼神全在相得而有合句相得而有合則不止于天數五地數五矣數本于天地故揲著求卦之法无不與天地合分二象兩掛一象三揲四象四歸奇象閏過揲當期二篇當萬物頭頭配着引伸觸類言就所値卦內推出无窮義理非四千九十六卦之謂○一與六二與八三與七九與十兩兩交配爲相得以陽數合陽數以陰數合陰數積而數之爲有合一合九爲十三合七爲十加五焉二十有五矣二合八爲十四合六爲十加十焉三十矣統得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五十有五之數也凡數節于五極于十又加五焉則極者未極而節者爲无窮天地之間決非渾淪一片所能生成其淸濁微著之漸所謂數也數必不能无節无節則何自分何自倒節必不能无極无極則孰爲之紀行于何行止于何止極而極焉則有終而无始而天地之用于是窮故以五訖以十紀又以有五爲端而天地功用括于是矣所爲

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如止云天數五地數五而不合而數之何以闡造化之蘊乎○一與四爲五二與三爲五數極于五即一二三四積之也數不過五以五數乘之即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矣○大衍之數五十五十則方而不員矣故用四十有九○天地之數全而饒故多五于五十之外大衍之數做天地而微小故減一于五十之內然其以五十爲槩均也其以奇零爲用亦均也○變化之道謂數也法在數之中者耳○袁云變化之道即是神纔明此便知彼非

有二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章

易者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聖人作易時、擬議形容物宜、觀會通典禮、着實用一番氣力、故曰極曰研、辭占象變總只是這個道理、不用分看、但就其難測而謂之深、未判而謂之幾耳、舊以變與數言幾者謬○作結繩一章、是制器尚象之事、不是說理之定者爲器、○抱尸問易、故曰以言、下云受命、言卽命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革

之証曰四時之變、革之大者、天地只是一個變、弄出許多四時日月、昭回燦爛、誠通其變、天文不指掌乎、天下之象、紛紛藉藉、而成有因、既有故、吉凶皆有定域、善否必无虛徵、總在流行節限之內、所謂數也、極其數、則種種事象、畢不能逃、故曰定數、卽變之定者、通謂不泥、極謂不忒、天地爲變之大、人事在數之中、故以二語分貼、非以三變十八變分也、○疑問、本義云、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此語殊欠分曉、夫子本意曰、易何以極天下之至精、極天下之至變、極天下之至神、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幾深可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這便是神、夫子本意謂聖人極深而研幾、所以至精至變而至神、朱子却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倒了、○幾深總贊之耳、不分貼、結云易有聖云云、言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此、

夫易何爲者也　全

此章聖人文理極深、厚極宏博、蛛絲馬跡、全以是故字眼、暗度過去、讀者須意會之、首節是故聖人以通

志云云、二節聖人以洗心云云、三節是故聖人以齋戒云云、四節是故乾坤變通象器諸項、俱具于蓍龜之用、而以神贊之、正見其爲神物也、舊以爲神物之所由生者謬、五節六節、是故有太極至大業、此章原專言卜筮、則說八卦吉凶、而蓍龜在其中矣、胡雲峰曰、以畫卦、則始分陰陽謂之兩儀、次分老少謂之四象、又次三畫謂之八卦、以揲蓍、則一揲有兩儀之象、次揲有四象之象、三揲有八卦之象、七節是故蓍龜功用之大、八節是故聖人則之、象之見、他不是霹空

杜撰造此數法，正上節所謂明于天之道也，九節所以示所以告所以斷，正應以通以定以斷等。○程子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易畢竟是甚此也，密也，畢竟是甚物，深思當自得之。○袁云，洗心兼退藏同患言，密言其點水不漏也，沖漠之中，萬象森然已具，幾是密，猶乾之言保合字面，聖人之患吉凶，亦與民同，但其退藏之密，神知烱然不同耳，非以退藏為靜，同患為動也，往便是往，不是說理之有定

者，惟往，故下個藏字，卜筮雖為知來，然知往亦知也，往來大抵槩言之，如告往知來之類，皆不必泥。○問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個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謂之器，聖人修明以立教謂之法，百姓日用謂之神，朱子曰，是如此，○漢上朱氏曰，无闔則无闢，无靜則无動，此歸藏之所以先坤與。○此章為卜筮言，則乾坤變通象器，皆揲蓍之漸次，所謂制而用之謂之法。○密乃洗心之

實，齋戒者密之係，不密不神知，不齋戒不神明，以此洗心无以觀其妙，以此齋戒，有以觀其竅，洗心无觀象玩詞之迹。齋戒在觀變玩詞之表。○聰明言其哲，睿知言其聖，神武言其斷，一樣是贊詞，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人生其間，何處不是殺機，惟聰明睿知神武者，有吉无凶，有利无害，有得无喪，雖瞽瞍之頑，而不能使舜為廩上之灰，井中之泥，紂之暴，而不能使內夷之箕子，外夷之文王，為獄中之瘦，所謂神龍不醢，聖人不灰，以極狀其知來藏往之妙，舊謂

神武不殺是驗，非直取譬陡然，亦何得于聰明睿知句，橫梗此文氣耶。○極，至也，易其至矣乎，便是易有太極。○上言聖人則之，以卜筮也，下言聖人則之，以作易也。○則之象之効之。所謂明于天之道，以示以告以斷，所謂察于民之故。○張南軒曰，蓍植物也，足以揲天地之數，龜動物也，足以見天下之象，然天能生之，而不能與之。

祐者助也　節

六五厥孚信也，柔順順也，上九乘六五而下從之，登

不是屦藉這個信、思念這個順、人與人以心相與、故
曰信、天无心、直順之而已、○總是下從六五也、爲屦
信、爲思順、又爲尚賢、

立象盡意　章

意是說他含蓄的情僞、又就中析言之、故設卦而後
盡然、連下數句、總所謂立象以盡意也、看起來盡情
僞盡言盡利盡神都只在乾坤兩象裏、可見乾坤成
列、而易皆包含于其中、故曰易之緼、下二句反覆言
之、假若无此兩象、則許多變化、從何見得、若无以見

此變化、則此兩畫成象、成什麼物事、總以決易之具
于乾坤也、蓋乾坤雖只是形、然而形下之器、具有形
上之道、故其用不窮、變通事業、皆從此出、而立象之
外、眞无餘意矣、當初聖人立象繫辭時、原不苟且、費
許多察看擬議、是以卦在而天下之賾極、詞在而天
下之動鼓、有變而足以爲人之化裁、有通而足以備
人之推行耳、這等深意、豈常人易識、故歸之神明默
成之人、○林次崖曰、人循性而動者謂之情、拂性而
動者謂之僞、○變通變字是聖人立個變法、如老陽

變少陰、老陰變少陽、七八九六之類、通、還是此卦通
到那卦上、這便有個變通有個活動底模樣、有象有
卦有辭而无變通、則易爲確定之物、不能相通、其不
足與適用也明矣、何利之盡、利是便利之利、无適不
順也、言隨時變通而適于用也、鼓舞是振作底意思、
神則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旣有象詞以立其體、
又有變通以達其用、民之不果于趨避者、因卦得占、
皆趨之避之而不能自已、神妙莫測、无出于此、○胡
雲峯曰、乾坤卽是奇偶二畫、易以道言、畫以兩而相

並、故曰列、道以一而隱乎其中、故曰立乎其中、畫不
列、則道无由而自見、道不著、則畫不能以自行、○上
章言易之用、開物成務、百姓皆可以與能、此章言易
之妙、神明默成、非聖人不能以盡意、託形下之器見、
故立象之利溥、有形上之道存、故盡意之幾微、○義
云緼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所包蓄言易之所包蓄
在乾坤、非謂有乾坤始有易也、下章易之門、言易之
所往來者在乾坤、非謂乾坤能生易也、此處須着意
看、立、言其附而著也、見、言其託而著也、息、不行也、幾

息言幾乎不行也易在天地間變通往來何時可息
而非此二畫爲之體骨則似乎散漫而无所凝着曰
不立似乎滅沒而莫可索摸曰不見見人見之也聖
人立象以示人而若使人觀象不足以見易則象之
用或幾乎窮易頼乾坤而立乾坤頼神明之人而不
息作易之人與用易之人相爲表裏如此天下无脩
意者亦何足以知聖人之爲盡意也哉毀對成而言
從未始有象而実立此二象曰成從成象之後而設
爲若无此二象曰毀乾坤只指二象故爲緼爲門若

云凡陰凡陽便是易了神明之人見易者也鼓舞之
人不見易者也見易者以有知神不見易者以无知
神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八卦成列 章

卦之形體即象也六爻即因重也往來交錯即相推
也何所辯異而各云在其中乎吉凶悔吝必因卦爻
之動而始見生乎動亦非見乎動也象也者像也得
失憂虞之形容不離成列爻也者效也有等相雜不
當之文物盡貟因重變而通之所謂變也存乎不可

爲典要之中鼓之舞之所謂動也存乎所以告之內
虞翻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詞動在其中也未動則
已一動則吉凶悔吝從此生矣可不觀象玩詞觀變
玩占以无失其正乎動在其中生乎動天下之動三
動字相照應俱一樣○天地之所以示人者唯此正
而已日月之所以照臨者唯此正而已天下之動此
有這個正而已故順此則吉逆此則凶一者何易簡
是也貞勝猶言彼此正相勝並无中立之理貞觀貞
明貞一俱因上貞勝文勢言之耳確然易隤然簡所

謂貞觀者也夫正一而已矣擾擾紛錯多途亂管皆
不正也○爻也者二句正應上文象爻在其中之意
爻雖至變而典禮不忒象雖至賾而義類不越爻象
豈徒體天地之撰實以摹易簡之德故足以盡聖人
之情而貞天下之動吉凶之生在動動之貞在時不
失其貞者趨時而已○有噓有吸皆生也有聚有禁
皆仁也有吉有凶皆正也大生之所不及聖人之仁
乘乎位以溥天地之生大寶之所不及聖人之情見
平辭以並聖人之位○胡雙湖曰此章首論卦辭有

爻象動變四者其下文覆說上面爻畫剛柔之變係
辭之動兩股其曰吉凶生乎動者所以明係詞焉而
動在其中之意其曰剛柔變通所以明剛柔相推變
在其中之意吉凶貞勝以下又申明吉凶悔吝生乎
動一句謂天地之道以貞而觀日月之道以貞而明
天下之動亦惟一以貞而勝而已大抵易爲人作卦
爻詞无非所以明失得之報故說吉凶爲甚詳也次
論乾坤易簡對天地德生而說作易聖人以憂世之
情發明易簡于卦爻之詞用易聖人有御世之位推

行德生于仁義之道前一股是易後一股是用易要
之乾坤即天地也易簡即大德之生也作易聖人之
情見乎詞用易聖人以仁守其位无非所以爲斯人
而已合兩節而觀一章之旨可見矣

古者包羲　章

德云神明言其形而上也萬物之情言其起伏向背
隱見之情與體撰不同義曰如雷風山澤之象既云
情了如何是象○變通久正是易非是易有窮時○
看穴居野處之時何等草野衣裳既設百官濟楚于
朝萬民揖遜于野而文明之治成矣

陽卦多陰　章

君子是言陽明的道理小人是言雜亂晦昏不成個
道理猶否言非人道也

天下何思何慮　章

塗隨處而殊慮觸念而異如一水之流自成支派各
起波瀾其合莫知其所以合其分莫知其所以分一
一自然何消思慮試看天地間往來屈伸之妙豈有
意者所能爲也往來因九四而言屈信又因往來言

之往來即天地亦不能无但憧憧不可耳精義以致
用利用以崇德雖无妄思猶屬有意必須過此一節
妙不容言知識俱忘神化自至方與明生歲成之運
爲一纔可謂之何思何慮耳尺蠖之屈明有求信之
情故終日擾擾不離尺寸不得同于龍蛇龍蛇之蟄
似猶知守屈之運雖外動已捐而內緣未清亦不得
同于造化故以爲下學之喻四以字俱喫力以致用
以崇德見其非未之或知之妥順以求信以存身見
其非屈信相感之自然且不足以語于何思何慮之

境界而況于憧憧者乎○以精義利用分屈信又分內外交養謬聖人云未之或知後人云无可用其力亦謬

危者安其位　節

危者以其位爲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亾者以其存爲常可保故亾亂者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故亂

知幾其神乎　節

知幾至終日總言知幾易曰以下知幾之由知微以下贊知幾之不可及神言心之神明非如鬼神之謂

易略繫辭　二十三

恭與謟和與瀆分介處便是幾動以心言心之發動一點良心本是天理故曰吉之先見作兼趨避有與起意介如石句極重下二句言知幾之速萬夫望言超出萬夫也非人望之知微四知字便有慮之合節意

安其身　節

柴中行曰身順道則安悖道則危心无險陂則[illegible]險陂則懼以義相與爲交定以利相與爲无交[illegible]人懼之也險陂之心令人叵測爲懼

履德之基也　全

盧中菴曰基與地有別基是初起手時地是已成時論基則有所據方于此上積累去地則德已在我移易不得而凡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之耳○從謙卑心發出許多謙卑的禮故曰制禮如制作之制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自知也○不復爲迷復則知矣辨義行權辨字行字有別

爲道也屢遷　章

變動不居是他出入也以度言其隨變所適而有[illegible]

易略繫辭　二十四

常○惟變所適所謂卦變者也六位本虛剛柔上下隨時而易機出自然勢非得已易中所云剛來柔來外來時升等指此耳如云自某卦之某卦則揲蓍之變矣

原始要終　章

錢氏藻曰六爻相雜惟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一也而于干于磐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姚鳳梧曰六爻相雜非是剛柔之位相

間在畫上言。如初爻剛居之，柔亦居之，便是時，卽六位時成之時。剛柔卽是物也。時當剛而剛，便是剛之時物，時當柔而柔，便是柔之時物。

廣大悉備　章

悉備者，廣大之實。天地人三者，一物而兩體，故必兼而兩之。○文不當，如或以剛居柔，柔居剛而得，或以之而失，好也是不當，處不好也是不當處。○六爻相雜，物相雜，迭用柔剛，剛柔雜居四語，俱謂六虛之位，剛居之，柔亦居之，非謂相間爲雜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　章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易簡，乾坤之德行也。知險知阻，易簡之能事也。大抵靜中知衆動之妄，易簡則知艱深紛擾之危，故曰剛健而不陷，又曰順而止之，便是知險知阻，不是兩層事。天下惟中虛者能不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正是他知處。下節言人能觀象玩詞，觀變玩占，把乾坤的道理浹洽諸心，研審詳愼，則凡天下變化云爲，其祥皆可先見，有定[illegible]可[illegible]知，未定者可以占而度，所謂定吉凶成亹亹也。吉[illegible]亹亹，俱係之以天下，明見得爲天下與能也。夫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本有這個道理，但聖人未立乾坤時節，人如何曉得，必待聖人成之，而後人能說諸心，研諸慮。四能字相應。變動，正是剛柔雜居處，而吉凶可見矣。相攻相取不相得，正是變動之情，而吉凶以之而遷也。○叛惟其將，尚有良心，故慚。誣善，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也。○徐進齋曰：愛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卽命，以與初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愛也。同人九三伏戎于

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姤九五以杞包瓜，上九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近取二四也。豫六三盱豫，近取四也。情僞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情感乎五也。屯六四求婚媾，以情感乎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僞感乎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僞感乎四也。凡此皆以情遷者也。○項平菴曰：六詞之中，吉一，而躁叛慚疑誣失居其五，猶吉凶悔吝之分，吉居其一，凶悔吝居其三也。叛非叛逆，但背實棄信皆是也。

言與實相悖、故慚、吉者靜、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皆相反對也、仁者默、勇者譊、能言者寡信、善巽者少決、智人多疑、文士罕宗、剛柔之變、盡于此矣、○胡雲峰曰、末及六辭、則謂非特象爻之詞、可以見其情、人之詞亦可以占其情、使人又由易以知言也、○按上繫發陰陽之理、下繫多言吉凶之情、

順性命之理　節

性命之理、既兼而會其全、又分之而極其析、何順如

之、○林次崖曰、有陰有陽、然後天道立、如有寒无暑、有晝无夜、如何成個天道、有剛有柔、然後地道立、水火土石南北高深、剛柔之顯然易見者、有仁有義、然後人道立、如有慈愛而无斷制、有慶賞而无刑威、有靜而无動、如何成個人道、

天地定位　章

語曰、天下惟風水金丹爲逆、風水不逆、則山不向水、水不抱山、而氣脈不融結矣、此山澤通氣之証、山澤通氣、通以逆也、金丹不逆、則火不下伏、水不上滋、背行絕馳、歸于交害、此水火相射之証、其不中[illegible]逆也、造化之妙、莫不皆然、天左旋、地一周、日月五星右行、藉右行之逆、以成交會也、天下地上爲泰、天上地下爲否、藉上行之逆、以成下濟也、自復而剝、自剝而又復、周公曰、冬日之凍閉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必不茂、藉催殘之逆、以濟生長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其會在蝕而後行各中焉、藉交食之逆、以正行道也、曆法每六十餘年而退一度、而後不忒、是謂歲差、藉退減之逆、以定歲序也、一部易書全是造化、造化

全是逆、先天圖位、天地定位云云、而八卦各以其序錯于其間、无非逆數而已、一一而數之、其運序顛而可見、節節而探之、其機妙逆而難知、不逆則造化或幾乎息矣、

帝出乎震　章

蔡節齋曰、震巽離乾坎艮、皆以方言、兌以時言、坤以地言、所以然者、夫子欲備三者之義、互言之耳、○胡雲峰曰、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時可推、以互

見也坤于方獨不言西南坤土之用不止于西南也
蓋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
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屬金
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木
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
爲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爲春之生生生克克
變化无窮孰主宰之曰帝是也○楊誠齋曰坤于帝
言致役者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于臣役之而已于
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于子養之
而已

神也者妙萬物　章

語其主宰謂之帝語其妙用謂之神雷動風散之類
即所謂變化既成萬物也然此皆各司其職似不相
爲何以能成此化功唯一神妙運于中故處處關通
節節照應相遠相通不相悖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
也故字然後字極有力正見得神妙萬物○動〃物
撓萬物等俱是着物之用能爲動又能爲撓爲熯爲
說爲潤時出而不窮並行而不悖乃見妙物之神○
雷動章六子統于乾坤見乾坤之廣大此章乾坤舒
于六子見乾坤之易簡天地定位章六子出乾坤之
門覺尊卑之有序出震章乾坤錯八卦之內知變化
之无窮

萃聚而升不來也

吳臨川曰升上爲往降下爲來不來謂升而不降也

易略繫辭終

易畧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陸夢龍撰夢龍字君啟會稽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山東按察司副使調陝西進布政司參政分守固原以奮擊土寇戰歿贈太僕寺卿事迹附見明史張問達傳是書隨筆標識不載經文頗融會宋儒之說而參以史事大抵亦推尋文句之學惟不取河圖洛書之說則頗有卓見

易窺不分卷（一）

〔明〕程玉潤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鈔本

周易上經

純乾

乾元亨利貞

乾為天坤為地天尊

順則天地之德也

德也統宗渾

曰利堅疑悠

彰其用合之總曰

天地之氣

家云混元禪

為主宰以元

則為坤元立人則

出於此者想為理宣

闡此一元以立一

也

乾元

救之力，策剛健之猛志為勵精，故曰

益此爻為上象純乾之初，此試　以四

之逼近於五，為臣始得效替襄於左　以五之

親信於四，為君始得煥治化於光華，乃君臣

遇合之端，並乃天地更新之會，此躍　最為一

卦之關鍵也，

凡大臣，上則歸功於天子，下則分力於有司，故

不必有功可稱，但欲无過可指，益功非一長之

可效，而咎則百責之攸歸，黙毫忽之疵，偵泰華

之望矣，斷斷休休，渾渾噩噩，大臣之度也，故三

與四，俱以无咎贊之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以元德繼天統，以元氣法天行，獨斷　行，如飛

翔之自如，共瞻共仰，如中天之顯　乃展潜

之蘊，應現之期，以惕勵紹執中　川泉暢

時出之施者也，二五以中位相當，以　相合

並稱利見，一德立成，天地所以成功　所以

成治，總此一中德之昇也，

二以上爻為利見，以臣覲君，抒忠　致啟心

之功也，五以下爻為利見，以君親臣　亦倚任

資格心之助也，前乃大德大位之大君，此乃正

己正物之大臣也，在天者，正以應時雨之期，在

田者，即以沛飛天之澤也，始而在田，漸而在淵，

倏而在天，此龍德變化之神，聖不可知，化不可

為，不測之妙，不息之強也，五以統天之德，操御

天之權，此乾元正位，過此即亢矣，亢極復養以

潜，此一亢渾淪之妙也

上九，亢龍有悔，

純陽不得陰之助，獨立無偶，獨運難　如天時

亢旱，龍亦不能興雲致雨，天未定也　窮時極

但能待時，不可妄動，動則悔以生焉　陰生

否極必泰來也，悔乃貽事後之嗟而　啟更新

之漸融亢為和龍德仍環運於不窮矣一亢若成功宜退之後倦勤當禪之期惟聖人於此有時措之宜焉又其偏融其僻消也亢以歸平易雖有悔而終无咎也不然盈而滿而覆末力之衰不成乾健矣悔而思返亢而復潛惟潛可以消亢之迹惟惕可以惺亢之神惟躍可以通亢之變此无首之吉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群龍來雲見其尾不見其首乾元御天見其化莫測其神群起之六龍乃時乘之妙用无首之一元則渾合之全體也見者精一之執中也擇中而用執環中以御无窮動與吉會矣

乾元之德渾融无朕必用而後始可見也謂於作用施行處見此龍德時措皆宜變化不測如環无端如輪不滯執中用權聖不可知之神也神通天載動合天則何往不吉乎見字頂用字來有實用方有真見用者舉而措之曰者神而明之非易知之說也

前各贊龍德分布之一元也此統贊諸德統宗之會元也合之方成乾元益群龍隱此聖心已發之和隨時應用而未發之中寂若渾涵者一念不起千古不息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此所以混成為一元也九者天之全數能用天之九必能見元之一者也經中多云元吉皆以合元之體善九之用者用九用六該易之全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大哉乾之元德資物生之始而統天之全資始者理立於氣之先而氣資以運氣運於形之先而形資以成也統天者統宗為大德統貫為小德也以資始者統天而翁翳為雲薰蒸為雨

醒醸化機品隲萬物分倫別類群滋並育使各
泒於流生生灌注於一脉也各肖於形種種模
範於一函也此皆資始之功統天之用也乾之
統天神化不測如此惟止一大明之德健行
不息以終資始之功大即乾元之大而明則天
之光也益恢恢中无不包涵昭昭中無不照徹
大者繇之為敦化明者析之為川流一元渾為
无終无始之神兩儀妙為成始成終之化就此
始終之間往復之際大為元會運世小為歲月
日時地位出為時令行為六龍之位各因其時
以成其德此天以乾元垂象而示則待聖人體
乾調元而賛化者也

時來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　太和乃
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繼天而生應運而出因千載之一時來一
元之六位此六龍之位天以時而成之聖人亦
以時而來之惟以聖之時合天之時故六龍惟
所控持乾元所統之天惟所駕馭此皆　元會
心以握之樞而統體皆乾道也以一心之乾道
運六龍之元德與大明相為終始而　行不息
之中擬之議之神而明之出為千變萬化使萬
物各正其性循天理而无乖違各正其命盡天
年而无夭札而以其率性順命者保養元神渾
合元氣以釀成宇宙之太和四時不乖其序五
氣不失其調地平天成人安物阜於斯之時乃
見聖人御天之元德覆載无涯而其利甚溥悠
久无疆而其貞永固以乘時之六龍倫體乾道
之四德而聖人之心渾然一乾元矣蓋聖人秉
一元之德以出庶物之上如一身之以乾之元
也聖人正萬國之性命使披雲沐雨游泳太和
戴天清而履地寧元之亨利貞也在天為乾元
天命之真體也在聖人為乾道率性之實用也

此乾元无象聖人乃其象而畫象作易使萬世知法聖以法天也

資始統天直貲乾元之大雲行四句正資始之功亨利貞皆一元之用並行而時出乘龍御天直合於資始統天而變化太和正御天之實亨利貞皆在一元中出也末二句則申贊聖人之體乾也乾道聖人體乾元以為道變化聖心變通而化栽天變地化總屬一元各正保合皆聖心作用也以乾首為首而天下快於聖作之覩以群龍之無首為首而天下渾於帝力之忘出庶物者一元統天之尊寧萬國者一元御天之妙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頃刻萬里此天之形須臾萬化此天之神合此二者見天之行天行之健雖氣機運旋而太極司其幹所謂元也所以君子自強非徒以耳目肢體之用意氣激發全在以隱微宥密之功元神運用在天為元在人為心以純心體一元方能乘六龍而備四德也只以天行健三字代乾字與後諸卦不同此極妙此三字描寫乾字最的確妥當也

天以元為運稍息則元運絕矣人以天之一元為心稍息則天機絕矣自者自心之體強者乾德之健不息者一元之運其實功則終日乾乾而已此外豈有別法乎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勿用者閉藏不輕發洩正以養陽氣於純全見田者施行漸依次第乃能暢德澤於溥潤藏用顯神總張弛於乾乾之一心者也乾乾雖發於三爻不專於一位自潛迄飛總此一心貫終徹

始片念稍弛即亢而悔及之矣聖心終日能乾乃終身无亢者也自終日乾乾之外豈别有所謂自強不息者乎終日者旬日又日非一日也乾乾者朝亦乾暮亦乾總一乾也天行之健每日一周君子之心與日並運非反之復之以須臾不離道者乎反者極而必返復者剥而旋復道機周流不滯心機亦惕勵不弛乾者以吾心體天心道者以人道法天道也

或躍者乘機伺隙而不蹈輕舉妄動之躁在淵者潛消黙奪而不犯面折廷諍之激不徼功蹟不開罪端此大臣不動聲色天下想聞丰采者也上飛天下躍淵一機相鼓君臣合德也

乾乾所以惕之於平日而躍淵又所以慎之於始進也進而侍於君側以黙效其贊襄進而格於君心以潛通其忠悃冥乎在隱躍之交妙契在淵涵之地與君混合與世渾忘上不猜而下不忌又何咎焉

大人者以人合天全體乾元之大造者造化造物也握造化之主而天道惟所參贊弘造物之功而資始惟所均調六五之龍德獨會大哉之元德者也

盈不可久者月盈則虧水盈則覆盈滿不可久居此就人之常情天之常數言耳如聖心持盈者虚不息則久此豈情之所能游數之所可拘乎惟不亢故不窮以不息之心通不窮之變聖心即天行之健矣

用九者六爻皆以九為用純陽變化與天合德循環无端孰為首乎潛躍而飛亢已涵其神飛亢而潛躍尚兢於慮所謂一念渾全一息並運以成乾元者也

此一節總六爻以發小象之義潛龍以下正自強不息之實也潛則預深其養見則普擴其施

乾乾則密諫其神、躍淵則精研其慮、飛天則大弘其造、亢悔則善持其盈、合之為天德、而隨時致用、如環无端、此孰非以自強之功、法天行之健、維日孳孳、終身不息者乎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推文王之卦辭而立言、曰文言、按周公之象辭而申贊、曰象贊、

此就乾元本體之全德而繹其義也、一元字、已該乾德之全、亨利貞、皆一元中包涵之衆妙、即所謂善、而元其長之者也、長如君長、統握其綱、如一人馭萬姓、條司其紀、如一心理萬幾、渾為一元、散為萬善、元乃大無不包、尊無與對者也、嘉會者、一元流行、所適當之際會、暢為休嘉之光景、亨之象也、如天運熈明、為嘉辰嘉節、人心文明、為嘉謀嘉猷、盛際昌期、偶逢間值、天道成章、人文煥采、此其時也、利即乾始之美利也、利為私利、則與義悖、利為通利、則與義和、如刀斧銛利、則揮霍如意、風帆順利、則馳騁快心、經營妙於斟酌、則物宜適貿易、酌於公平、則人心服義與利互調劑而無拂戾、正所云美利利天下、不言利也、貞者、正而固也、正則天地不易之理立、萬綿之經、固則天地不朽之神、綿萬心之脉如木之根千枝萬葉依以立、如車之轂千迴萬轉憑以運事、以一元為權輿、即以夂貞為骨幹資始者之所以成終也、四以元為主、元則必亨元亨則所利甚博、可垂求久、倫言之為四德、統言之總歸一元而已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君子仁以為質、禮以行之、義以調之、信以成之、即一自強不息之行、兼會仁禮義信之德、此體

乾之真修御天之實用也、

此承上言、乾元四德總備於君子一心、乾德不可見而君子體乾之心、正其可見者也、在天為元在心為仁、仁曰天德、即大哉之乾、仁曰生理即資始之元也、心至虛而仁凝為實體仁至大而心會為全體仁風溢於無外則萬類莫不尊親仁澤沛於無涯則萬世永為瞻仰君子首出之資政惟有此一腔之仁耳、繼天立極、孰非取足於此元德者乎、至嘉會本就世運言、而君子之心運一元之神、以備四時之氣則一念一息皆以發天道之光華一舉一動皆以扶人生之經綸者如仕止久速當其可則品節明尊卑長幼調其適則彝倫敘履繩蹈矩聲律身度動容周旋中於禮元德之妙合也、利與義相戾而不相入、而君子不狥人心之利已、惟體天心之利物、以義興利以利成義能合二者而調之和、令人好利不勝好義而爭利之心盡融、趨義不啻趨利而畏義之心并化、禹奏平成稷弘率育、萬世永賴之利、即萬世共由之義、見其和不見其戾也、此又一元參和之妙用也、至如君子元神完而元精固、其貞直與天地同悠久、者金石不渝之質、何艱鉅之不克擔當松柏後彫之節、何震蕩之不堪砥柱、浩氣則百折不撓勁骨則千磨不挫乾坤原以一元為樞軸而君子旋乾轉坤之業、孰非以体元之一點貞心、為支撐者乎、此四者、在天地間原自流行不息、而以不息之心、體之為躬行者、惟君子所謂待其人而後行君子正其人也、得文王而乾德始明、得君子而乾道始行、惟君子之行、健而不息斯文王之言信而有徵矣、文豈無故而虛言者乎、四足以與中庸同淵泉時出之義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初九陽氣初萌、天運未開、聖人尚隱而未現也、不易世、不隨俗也、不成名、不求聞也、无悶、不改節也、自信之深、不以是非淆也、直待君臣合德與民同樂、方與時偕行、若上下无交、獨抱隱憂寧違衆特立、此其相幾審而執德堅、不以利害移、不以毀譽動、可以潛則潛、聖之時也

不易世、不成名、正其遯世、而不見是、又其遯世之心、所真得也、蓋人情寡恥淺陋之遭擯循分易甘、若純修完詣之見斥、撫心多憤、其無意於人之見是者、惟有得於己之真是、抱獨知之契游樂天之趣也、故可出之以濟天下、亦可卷之以俟萬世、而獨不可拔之使狥一時、不可拔者其見定、其守堅、天全而性適、若根深而蒂固也、若龍潛、誰能強使見者、直待氣運之回、天時之至可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愽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正中、居於正位、得其時中也、此庸字、乃萬世不易之經、非平常之謂也、信者、立言垂世、謹者、端軌率物、格去狥時阿世之邪、以存其成己成物之誠、雖致師世淑民之功、毫不改其若无若虛之度、此之德施甚愽、如覆載无涯、且神功渾化如天地不測、此不識不知之帝德、乃正己正物之大人、所以匡時致主、代天理物者也

隱則无悶、見則不伐、此聖心純德、冥與天合、非人所測者、從洗心退藏中來、所全體大極者、此也、天行之不息、時來之變化也

正者、此時正當如此、而不先不後、中者、此心中原如此、而不減不增、蓋二乃乾之正位、而以九

居之乃乾之中德也、謹言慎行而閑邪、所以守
正而致中也、善世者、與天下共軌於正、共依於
中也、不伐者、无心而自化、无言而自格也、何以
能不伐、以其德博而化也、博故如天之不可名、
化故如命之不可測、无所見其功、安所容其代
乎、此篤恭平天下之君德也、二非君、而將以其
正中者格君、則君德已渾具一心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修辭乃躬行實踐、以副其辭、猶踐言也、即上修
業之修也、故下言居、不又言修矣、可與幾者、至
誠如神、聖心之動、即天機之動也、存義者、幾希
獨存、萬世經常、扶植不墜也、因時而惕、酌時中
之用也、

聖人茂日新之盛德、而時不忘進、隆富有之大
業、而時不輟修、主忠信以徙義、德所以進之不
已也、修身踐言、建於不拔、業所以居之无倦也、
洞萬理之根源、以究太始、而此心動念、合天地
開先之兆、徹萬化之究竟、以總成功、而此身由
義維古今共貫之經、故在上在下、皆進修之實
地、不驕不憂、正惕厲之深心、此聖心因時妙用

統體一乾元也、履重剛故危、體一元故无咎

庸言庸行、德也、而忠信之心、所以進此者、是推
其本以原其始也、善世博化、業也、而修立之辭
所以居此者、是窮其末以要其終也、知至知終、
又究言之、知至以洞於太極元極之源、知終以
徹於兩儀四象之委、修辭如垂精一之訓、立誠
如開執中之統、幾者推本窮源、洞三才原始之
實理、存義者、立極垂化、維萬世不朽之真心、乾

无行健全在日乾夕惕故言之獨詳
知至者知通於天地萬物至極之處即能隨所知以要其至此心與三才共一發源此窮神也知終者知徹於天地萬物終窮之所即緣所知以竟其終此心與三才同一結局此達化也窮神故至誠如神凡天下冥開之兆豫告之微所以洩天變地化之緘者天若不自造而憑我心以造是不獨知幾而此幾之與天默動我實與其權也達化故參天賛化凡天下事理之宜物情之適所以植天經地綿之幹者世不能自存而賴我身以存是不獨由義而此義之與世常存我實與其力也此知至知終君子之心已貫於天之先後至先天後天大人之德即副此知之始終惟抱此涵養乃措此設施總一心也蓋此心終日乾乾已渾合一元之體時而出之有次第而无加損也危者危心竦志危身勵行日乾夕惕者頃刻不能自安纖毫不敢自逸者然窮神知化希聖合天皆本分修為无凌獵之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无常者可貴可賤各隨其時而內不失己无恒者可仕可止獨妙其權而外不忤世此皆進修之實力頃刻不容懈者上下進退德業攸關惟日孜孜純亦不已及時正自強不息法天健也上如司寇攝相下如委吏乘田進如東周之愿退如膰肉之行不惑知命耳順從心何時而敢忘修何修而敢失時惟及時故成聖之時也躍者天機之活潑淵者天趣之沉涵此時中之妙境无常无恒乃无可无不可之神用也可在天可在田周流變動不滯凡途而非捐名喪節

以希龍可以飛可以潛隱現出沒不膠定轍而非驚世駭俗以標奇總之欲及時耳時者不先不後及者无作无輟也蓋君子進德修業以終日爲工夫以及時爲程候以惕心爲常存之真主以及時爲應用之圓機時敏遜志時措皆宜吏何有拂戾之咎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以聲應氣求雲龍風虎形容聖作物覩蓋聖人得理義之同然以立民極自然存神過化秉氣化之當然以開世運自然時雍風動民親聖人如本支一體相親民從聖人如品物各從其類作者應期啟運覩者向化傾心飛龍秉陽氣之方升聖人秉陽德之方亨也

聖人未作混沌顓蒙人方迷於萬古之長夜聖人既作昭明於變人盡耀於大明之中天眼界忽開心光全現注耳目爲傾戴奉標準爲依歸故曰萬物覩者下觀而化也飛龍秉雲在天誰不拭目仰覩聖主秉時在位誰不引領嚮風若三皇五帝至今人心望以爲標率以爲準萬世之下猶然爲萬物之覩皆秉龍以御天者也乾以一卦統八卦之全九五以一爻涵六爻之變故雷風同聲山澤同氣離火炎上坎水潤下也雲上天覩風行地飛天乾龍伏地坤虎聖作者帝出乎震物覩者相見乎離此九五正當離位也資生資始者物之本聖人盡性以立大本親上親下者物之情聖人洗心以悉群情夫聖人與民同類民所親就而樂從也因心出治既聯聲氣之孚繼天立極又握信從之準覆之如天載之如地莫不尊親而出類之聖有不爲同

類之萬物所雲湧風靡而爭快覩者乎夫龍為神物不同凡物故雲行雨施以資品物聖人者人中龍也龍德能潛能飛能在田能在淵神化不測上下无常不拘一類以陶萬類天地間物非聖人孰定其所從者故飛天者作之所為首出利見者覩之所以咸寧也易以參三才而兩之聖以貫三才而一之此九五一爻統會乾德之元總該易道之全矣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伊尹周公代天子行事而非實有其位握天下大權而非實有其民以聖賢居臣子之下位而不得明主无所容我輔相此時非行權而不失其正能无妄動以取悔乎此三句亦舉一端以明亢之光景見聖人當此難處之勢獨有善處之權耳悔者聖心之常惺有過即覺聖心之常惕知過必改省愆負疚正聖人所以立无過之地游不息之天而又何虞於亢乎聖能回天天不違聖人也

在下位者負康非君位匹夫非臣位也无輔者冲人无長君衰世无明主也猶云不得所輔耳若曰賢人下隱則盛世无遺賢若曰臣求自輔則人臣无私交恐非聖人所以訓矣

前五龍在聖人或一身備歷或萬世共由皆常位也此亢龍則千古而一値若然非此不足盡龍之變非此不足顯聖之神故幷及之以備六位焉盖德貴望高欲潛而不得也權輕民渙欲飛而不能也處卑下之位不得效輔相之猷介見與躍之交而兩无據也惟乾惕一心常可自盡此心在先事則為惕在後事則為悔聖人消沴為和撥亂為治正在此兢業一心非悔不及追之謂也此惟周孔當之千古聖人未有為冲

主之元叔、作衰世之匹夫者、鴞鳴之謗、麟足之傷、似若有悔而制作開至治、述作集大成、乃悔中更新、重闢乾坤者也、蓋勢窮多悔、此聖道偶阨之會、天之所以開聖人也、遯世不悔、乃聖心常定之天、聖之所以體乾元也、惟於亢龍能以盡乾元之變、又於戰龍有以通坤道之窮、乃獨見其為神龍矣、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一節、釋六位時成、言六龍各因其所居之位、以成當位之德也、潛則當无用之時、安在下之位也、見則當初用之時、酌於用行含藏之位也、乾乾則當大行之時、勤於趨事之位也、躍淵則當自靖自獻之時、探微測隱、試於格心之位者、飛天則當極治之時、首出咸寧、宜於在上之位者、亢則當窮而將變之時、悔悟改畫、以效於捍災之位者、凡此分之為六位、會之為一元、而皆以九之剛德為用、各用其德、以應其時、以素其位、則自天子至庶人、无非德與位宜者、合天下之全德、以成天下之至治、此見群龍之无首而吉也、其乾之元德、始能盡九之妙用、天德圓融存神過化、以群龍之无首、為庶物之首出、而萬國咸寧矣、

乾元用九者、十為天地之全數、而一元為未發之中、貫始澈終、提綱挈紐、乃以體而藏用者、故乾以一為體、九為用、如人以一心為君、而五官四體為效用、以奉心君之令、夫豈有離心而能用五官四體、亦豈有心而降與五官四體同用者乎、如坤則心之意也、意屬脾居土位、土以五為數、而奉乾之一以為主、以五加一、所以用六也、一元乃乾所獨有、坤則順而行之者也、大人

則體元而出震，謂元而贊化，君道、臣道、天道、地道，總此一元之用也。

下者，陽居地下，氣運未回，故須潛以俟之。時舍者，舍故即新，藏功伊始，故亟見以乘之。潛者，抱珠於深藏，見者，獻珍於盛際，皆以隨時，而至三陽成泰，萬化維新，則措諸行事之實矣。所行者天行之事，所存者天健之心。天一息不運，則化阻；心一念不惕，則行弛。乾乾者，以所存之一心體天心，以所行之萬事代天工也，而自是可以自試於君側，即以此心肅天威也，自是可以佐治於飛天，即以此心翊天運也。試則自靖自獻，已盡展其經天之謨，治則為雲為雨，已大沛其溥天之澤。治定功成，則龍德之用全矣。繼此亢當防其亢，以免於悔焉。蓋世道當極治之日，下恐民風有侈汰之端，上恐君心有怠荒之漸。此悔來於時之已極，災伏於勢之必窮，而大人抒保治之畧，則下有以維風於不敝，上有以養德於勿弛，心強於健之不息，權妙於通之不窮也。惟通變不窮，以消亢悔，乃真能終日乾乾以神一元之用。老陽之數，可使仍返於初陽，乾元環運而無端，天下久安而常治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一節釋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總以乾惕之心法天行之健也。隱居潛修，凝神養氣，以藏用固天根也；修身見世，經天緯地，以成章發天光也。至三則乾體已完，全收其用，以心之乾合天之乾，與天健之時偕不息之行，體天撰也。於是則乾道成而變化起矣。躍者，已發之幾，時動淵者，未發之體，時存全天性也，時乃革邪而正君德，方除革故而新世道，方泰乾元之用，自下而

上、自内而外、別開境界、創起經綸天命新而天運改矣、飛天布澤、雲行雨施、乃居天位乃具天德、此當乾之正位、得元之中德、以首出之資、溥咸亨之化、以御天之權、立繼天之極、聖功之全乾道之成也、然此皆天道之常聖德之經也、過此而亢、則時已極而道將窮、窮而通之極而反之亢、其以御天不測之權、維天命不已之運、而乾元愈有无窮之用矣、合而觀之、則一元分為六龍、變化各正、天之所以行為健也、六龍會為一元、統天无首、天之所以渾為元也、天之示法於聖、統一乾德之元、聖之效法於天、總一乾惕之心、於用九御天、乃可見矣、

聖人乘六御天、又乾元用九、六者陰數之極、九者陽數之全也、蓋陽能率陰以效用、不能離陰以成功、龍雖純陽、其雲從淵躍、不離陰也、故一陽用事必五陰從之、以至五陽當位、亦一陰附之、若純陽无陰、則亢而窮矣、試觀龍本陽而雲以陰從之、虎本陰而風以陽從之、此可見二氣毋互乘、一元常妙運、故聖人乘六、必涵坤元以存天命未發之中、其用九乃體乾元、以運天行不息之健、六所以成九之用也、故天德无首正以陰陽環運无端、豈孤陽能自終始乎、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者一之神所以造兩之化也、其旨明矣

龍之亢、與時偕極、聖人之處亢、與時偕通、總之成其與時偕行之乾乾也、蓋乾乾者一日有一日之乾、其用紛於萬變、而萬古總一日之乾、其體混於一元、故聖人之心、以一念渾涵乾元之全體、以一息互乘六龍之妙用者也、終日間、以寧靜邃潛之神、以閑馭酌見之權、以兢業惺惕之慮、以恪勤嚴躍之幾、以恭默養飛之力、前念後念、乾以繼乾、更何時而亢、更何事而窮乎、故

終日乾乾一心乃所以配天之健而與時偕行
一法貞足以會乾之元聖之時乘乘以此而已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元亦稱乾始謂以首出之德妙資始之功也
既為萬物資始自然品物流行是亨即在始之
時而利貞亦即其本然之性自然之情有利而
无利有名而无名渾為一元之大此群龍所以
无首也

此下又以四德合六龍而闡其蘊也謂乾之元
以資始之德開萬物之咸亨而性主剛健情主
發揚故又溥之為无涯之利垂之為不息之貞
蓋萬物无不稟一元之中以成各得之性无不
歆一元之和以調共適之情此即於始而亨者
見之而非有加於元也然則乾元之資始能以
其咸亨永貞之美利大利於天下而天下不能
言其利之所在以其渾於一元圓於无首不貳
不測民无能名也乾元豈不大哉
亨則其利暢於通達貞則其利垂於永久故曰
美利乾元自藏於混沌其資始處則物受其利
稟乾之性以為性故堅強果毅終无屈撓稟乾
之情以為情故發揚舒暢永无鬱抑此萬物得
乾始以亨貞而受其美利也既亨且貞則萬方
咸被萬世永賴故全美也不言所利者不涉名
言不落方所天載无聲百姓日用而不知天造
无涯萬物酌取而莫竭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承上美利不言之大而贊之大哉此資始之乾
乎以剛為德以健為行調剛克柔克之中得進
退存亡之正以於穆之命為不已之純而就其
純乾之德至融粹而无一毫之駁雜至精密而

无一息之粗疎此所以渾而為元圓而无首也
存為一元大明以中立其性發為六爻時成而
旁暢其情發者發舒其蘊輿揮者揮霍其才力
通者通達其竅竅是以龍體一而用有六聖人
時而乘之以統天而御天則秉惕躍之神以契
天心布雲雨之施以沛天澤山澤感而出雲陰
陽和而降雨雲興龍會天施地生乾與坤交而
為泰太和調而太平洽矣此雖聖人能用乾而
非乾孰資聖人之用乎御天而天下平則利天
下者美矣乾始之亨而貞者妙不容言矣豈不
大哉
再言時乘六龍正見隨時致用也若但用見龍
飛龍豈足見聖人之神盡乾元之妙乎惟用潛
以養其神用惕躍以惺其神并用亢以通其不
測之神然後天為我用如憑我控制故為御天
曰不言者神明於變化曰无首者渾歸於一元
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以已成之龍德指之為躬行天性渾全聖
功完備矣此其行日日可見而潛則身方自隱
未得登顯位以贊萬民之覩其見日日可行而
潛則道非大行未能收成功以惠萬世之績此
所以寧藏器以俟時勿炫玉而求售其弗用者
養全鋒以需大用時中之妙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所聚者博則有理煩治劇之能問所辨者精
則有決幾赴竅之斷寬所居者裕則有容民畜
衆之度仁所行者熟則有撫時濟世之恩以此
養之為潛即以此發之為見如是得君而行道
豈不能乘時而建功乎曰君德者君代天理物

臣代君治民具體君德方能佐成王化始則弼德於君究則歸德於君內聖外王君子之龍德也神龍順天時而行兩人必曰天德君子體君心而布澤有不曰君德者乎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乾剛之位層累而上六卿布列非中位也不宅揆以居殿陛而君命當恪於欽承不省方以巡阡陌而民情當深於軫恤當此之時倍宜惕勵故分猷佐理正己率屬殫心於端表勵志於綜鈞繼日待旦盡瘁鞠躬以因時之惕奏及時之功則不虞巖石之危克副具瞻之任矣危者位高則勢孤權尊則責重動履危機而心懷懼府也雖危无咎況承安履順乎此終日乾乾之惕不可一息弛也

乾秉剛德陽為尊位重剛則位愈高望愈隆矣

三居士民之上四居輔弼之尊履剛之愈難也六卿專職無避咎之門三公總揆無見功之地位不中當合德以共會一中一心之惕何隙可弛衆心之疑何方可道總在自強不息而已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總領之司危疑之地以左輔右弼位亦非中也非君非民并不在人者不在百司九列也調和燮理无專職无定權无勇功无智名眷望於務務收功於冥冥大臣之蘊深沉不測如重淵不可涯涘窺大臣之用變動不拘如魚躍不可蹤跡泥矣或者其見天工乎或者其即田功乎或者其修人事乎共疑其何所為正忘於无能名耳惟无功可稱故无過可指全體乎一元之渾淪藏用於淵泉之時出也

四為陰位故隱而見疑上何以佐五位則君心

格於隱微下何以綏萬姓則民風渾於熙皞中何以率百僚則臣表端於肅穆天下想望丰釆故疑之仰止風猷故不得咎之也蓋大臣百責攸萃故群疑畢集則所以釋疑成信令上下交孚者不得不鼓躍其精神塞淵其思慮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統體乾元之大曰大人既統乾元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俱在一元中矣何不合乎天以一清地以一寧日照月臨春溫秋肅出鬼入神有修元悖開天啟運而圖書之端臻繼天立極而時幾之命勑天不能違聖人以天不能外乾元也而人與鬼神可知已鬼神者天地之功用即運日月而布四時者无能違之正以无不合也體一元而合三才大哉聖人非與乾元並大者乎

大人統體乾元而乾元無體即心體為天體耳一念未起在鬼神莫知之鄉是為先天然已迎於時之所必至而天地又入我範圍之中萬化齊彰布日月四時之序是為後天此則合於時之所適宜而天地總歸我調燮之內先之後之莫或違之若操縱之在手若進退之從心而天真為我御矣況人作品物之靈在流行之數鬼神乃陰陽之吏分雲雨之司者敢不奉天以歸我統御乎先天即未發之中此心統體一太極後天即已發之和一念各體一太極聖人立人極正以其體乾元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上本天之位九亦陽之極故曰亢亢者上而不能下此天運循環之自然非龍德偏枯之致然

也時則進若步无再進而急流方迅誰回勇退
之舟存若勢不久存而苞桑乍將孰固其亡之
繫得若利无永得而積中未敗誰凛喪斗之警
此凡人處亢常情每如此矣惟聖人先天以燭
其幾後天以挽其運知進亦知退而難進易退
無失節知存亦知亡而推亡固存有微權善通
變化之窮不失性命之正惟聖人有此御天之
妙用也如天時亢旱人力已窮惟龍能於頃刻
興雲致雨回天濟世此龍之所以為神聖之所
以如龍乎

凡天下治屬陽人心喜屬陽亢者世道極盛而
將衰人心樂極而憂伏也衆人見其顯聖人見
其微衆人與時偕極聖人與時變通權非聖人
不能用也知進退而允恭克讓知存亡而深慮
遠謀悉合於時中之正曲調於時措之宜環應
不窮豈至有悔乎六爻獨此兩贊聖人此方見
聖不可知之謂神陰陽不測若易之神變化各
正若聖之神也

雖聖人不能違天故勢窮理極亦有處亢之時
惟聖人為能合天故又經合道獨能妙亢之用
六爻皆為龍德而處亢必屬聖人蓋君在剛果
有為而聖道在精一執中此千古正統易之所
以立極也

凡易卦至五位則德已全矣過此上爻皆其窮
而欲變若乾亢坤戰以及否泰皆然也龍德全
盛最後亦有亢之一途聖人并言之以詳慮豫
防非如前五之定位也故恒人不知則不能免
亢聖人先知則獨能濟亢非亢无所用聖人之
權非濟亢无所盡聖德之神先天後天而回天
此之謂御天矣

陰陽互消長而太極自如治亂相因革而聖心
常在故乾有亢之時而聖人不失德之正乾元

亘萬世而无彊龍德貫千古而不息也履亢之龍不失其正常著飛天之變化則在野之龍不得而戰之常佐在田之文明乾坤永各安其位矣

䷁純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與乾元並大與乾健俱通而利象牝馬之貞馬能任載牝尤馴伏柔順貞良行地配飛天也君子乘之有所攸往必先待陽為倡率以指迷後從陽共調合以相得知所先後主於亨通順利此坤之利與馬之貞並為元亨而西南陰位而有徵如此

西南本鄉離兌二陰卦皆其同類東北艮位坎震二陽卦各為異群南方離火為土之母西方兌金為土之子故得朋北方坎水為土之仇東方震木為土之賊故喪朋得朋固藉為協助喪朋亦借為參調非喜此惡彼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

厚之哉與高明之覆合為生生之大德以悠久成物於無疆所包含最弘載華振海大力所負而走也所光輝最大山明水秀物華所煥而章也此所以共成品物之流形使充長而暢茂者乾以各正開其始坤以咸亨暢其生坤元咸亨柔順利貞亦配乾而全四德矣

牝馬性柔而順與地氣類相從故能任重致遠蓋坤德以柔從剛以順承健無不通利無不堅

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此彖贊一依文以演義也乾以統同之一元包涵溥遍故曰大坤以其合乾之順德隨乾之所至亦必至焉無微不入無遠不達周匝懇到更無滲漏此所以稱至以與大作配也資始者一神之闢兩化資生者二氣之育萬形乃其生皆順於氣機之所適至承天之施以生者也此博

坤道主順宜後而不宜先蓋以配乾而合德非能離乾而徑行也故用為率先則為優柔不斷巽懦不前迷罔而失其正惟用以承後則柔以濟剛寬以綏猛順從而得其常蓋陽唱陰和此定理也此即无成有終之義上句互言下句正言以酌坤道之用常處後而不居先以見與乾合德非謂君子專用坤以致先迷後得也蓋有勇往方可繼以持重有大膽方可承以小心豈

貞此行地之無疆正以配天行之不息者君子雖體天行健必以坤順濟之故健以率先順以持後蓋柔必待剛為導無導則迷柔本與剛相合得合則順於此有失得之分惟君子能以健闢迷又以順安常也結同道之友親善類以輔斂行却匪比之交免凶終以延餘慶此安靜之守貞固之節坤元與乾元合為全吉參天之不息者亦配地之無疆矣

正坤順之合德於乾斷矣

凡五行有刑尅方有發生土居中五生成其資故東北艮土克坎水以生震巽而春生茂西南坤土載離火以克兌乾而秋成實西南坤本位東北其配位合艮土以成乾金也土生金生水生木生火乃以同類相從行於不息之途土克水克火克金克木乃以成終開始衍為无疆之慶蓋土為沖氣相生固藉以調暢天機相克亦非健順相成之妙用矣

得朋如以臣承君一心一德故喜起以相得益彰如聲應氣求之各從其類喪朋如以臣弼君不阿不黨故泰運以交儆益固如良藥惡石之奏效於終喪朋乃捐去成心散離黨與不為附和獨效孤忠以匡救為將順所以善終而永慶也非曰喪失而後得之也蓋協恭共濟違衆特立各隨其時順而行之此良臣之合德於明君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清虛為運行一氣旋轉而不息地以凝重為形以淵涵為氣以形氣渾融為勢並天持載而不傾健順之德互相成也載者兼容并包曲成溥濟也乾健以自強不敢以一息懈弛斷天命不已之脉坤厚以載物不敢以一念忮刻隘天體兼容之量嚴治已寬接物健以悍其元神厚以蓄其元精兩儀之對立一元之互運也賴以包涵生意乾倡始而坤代終二氣相成二元渾合之妙也

乾之元乃統天坤之元乃順承天總此一天總此一元也一之神分為兩之化不兩則不能相成兩之化合為一之神不一則不歸其濟一者何太極也立於兩儀之先則曰極貫於兩儀之內則曰元聖人則與天合德會一元參三才以立極者也

陰堅疑閉塞成冬矣馴者狎而任之致者極而詰之道即寒暑往来之天道舉端知末謹始慮終用心幽微用力深遠此君子先幾之哲正以體坤德之至也

馴者順也陰雖逆萌然每伏於順境耳目習之而不知肘腋安之而不覺如烏獸馴擾方與玩狃豈防搏噬直至張牙露爪禦之且无策矣此易必以知来之逆成其順也至陰之極曰疑於

不曰地形不曰地氣而曰地勢此一字極妙蓋形氣而語其神也以形勢則溥博而無所不容以氣勢則瀰漫而無所不浹以此模寫至哉之元方為入神而君子會其神乃所以肖其勢厚德與地合德載物與地同功也

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霜在地而履之象初陰在下也馴至上爻則六

如砥平矩正各有界限大者博厚而不測也此皆就作用言故曰動坤體主靜其妙不測二以柔中效動其美始可見也不習者新新不已非襲故蹈常无不利者恢恢迎窾如游刃運斤此形其作用之妙故曰光惟天有光地何有之助天成化共發其光華也六二以柔中行其順德故質直而无屈撓端方而无頗僻其直方且博大而无涯際德以順成不煩學習德以順布无

陽曰嫌於无陽此皆馴致以至此者惟在辨之早辨耳辨以決其疑而別其嫌則可涣其疑而消其堅陰陽互調於和天地各安其位求无戰而離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陰居正位上交於五以地承天故全舉地德以形聖德直者如勾出萌達毫无屈阻方者

也相時待時不失時此智之妙用光者積厚而
流與天同光大者成章而達與天並大也或者
正其時所遭值從王事者正其章所發抒也無
成非無所成就乃讓美歸君不敢自居成功也
有終非有所終窮乃矢心報國不敢捐虧晚節
也此人臣盡忠竭智光明而正大也
六二以敬義成其大煥其光矣此云智光大以
其酌於時之當機調於發之中節者皆智用也
不通利積厚而流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
以時發也或從王事智光大也
六三陰中包陽故含章陽與陰凝故可貞君以
此而從王事則不敢以矜詡徼功以含章也究
必以慎重底績以可貞也凡陰陽錯雜乃成文
章此陰居陽位是含陽於中以成章也涵蓄必
吐露章美必赫奕故時出時措非終秘而不發

之日故守口如瓶三緘自秘不惟取戾在所不
敢即可徼名亦所不欲蓋揚履霜之漸稟堅冰
之防以一心之慎保萬全之安迓慶消殃弭由
来之漸也不害者不及於亂臣賊子之害也囊
中有物即所含之章也括則就所含者收斂退
藏堅閉不出慎之至也既韜秘之甚密何瑕瑜
之可指謗毀所不能加揄揚亦無可及此重陰
之地害已切身慎以遠之宜如此蓋合於履冰
是乾之四德坤有其三獨不及仁何耶仁主陽
德是天所施以啟地之生者權應屬天而此三
德則地亦共之以助成天之仁者代終正代仁
之終也仁之用陽屬天智之用陰屬地此履霜
則先幾之哲也不習則不慮之知也含章括囊
通理无非智者坤之以智成仁可見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四陰居陰位下與陰交此无用之時正深藏

之戒、而心加惕也、

凡卦三多凶、四多懼、故乾三以惕、而四以躍、坤三以含、而四以括、蓋上下內外之交、為吉凶悔吝之介、君子所亟用心也、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九五君之正位、六五以臣承君之正位、故裳象之、黄者坤土之正德也、以正德居正位、全體坤元、而闇然之文、全具於柔德之中、文者以柔而文剛也、三所含之章、四所括之囊、皆坤之至文也、裳居衣之下、以煥一身之文、臣居君之下、以煥一世之文、將美承休、覲光揚烈、吉莫大焉、黄以配天之玄、而成文經綸黼黻之猷也、裳以承衣之覆、而守中鞠恭小心之謹也、文以華國、則事業彪炳、而中非摸棱之中、中以範身、則手裁整飭、而文非粉飾之文、表裏相符、質文雅稱、臣道以此、豈不元吉、元者全體坤元、吉即亨利貞也、中者柔德居中位也、以柔德之中、文居剛德之中、故經緯以成文、此黄離為文明、中位天下文章之府也、黄者中德、人心惟中德无所不包涵、為天下文章之府、故黄者闇然之章、裳者尚絅之錦也、大臣之度、外象則垂紳委佩、岳鎮山凝、中藏則天經地緯、星輝日麗、此真可會乾坤之元、合鬼神之吉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極陽生、互爭倚勝、有戰象、此正以先迷開後得也、乾龍起蟄、飛潛未定、坤野再闢、洪荒始開、玄者、陰上極而象天之虛、黄者陽下萌而得土之正也、坤六逼於乾五、故戰、五為坎中、故稱血、剖心瀝血、所以回天、伏尸流血、所以擴地、在天地一點真陽、在人心一腔熱血、此正不已之命、不息之貞、會為乾坤之元者、乾旋坤轉、必此一

龍一位、以盡聖人進權通變之神、而易之用始
全孟、乾坤相代運、用不窮、此云其道窮者、窮則
變、變則通、正以開乾始之先、啟大通之兆也、道
即一陰一陽之謂道、陰極陽生、窮開通兆、此陰
陽不測之謂神矣、神以通道之窮、而乾始圓於
無首、坤終利於永貞矣、
天地間、凡陽極而陰伺之、必冥滋瘖長、乘太剛
之折、而以柔牽、故亢龍為自取之悔、聖人於此、
元中運其樞也、坎於窮冬、破堅氷而啟蟄、震於
潛伏、由見田而飛天、玄黃所以肇文明、野戰所
以寧萬國也、天地太和之運、永無窮矣、
陰以從陽、不能抗陽而自行也、坤以承乾、不能
離乾而自立也、故陰極、即開陽以貞勝之端、而
坤窮、正授乾以全勝之勢、此戰之權、專屬之乾、
龍乃已窮之坤、徒以曠野資用武之地耳、夫六
龍皆順於時之常、而此獨通於窮之變、故設戰

屬陰、故乾既以剛德創始、坤必以順道代終、天
施地生、君臣合德以成功也、究坤之用、專於永
貞、乃能與乾作配也、履霜利於嚴先事之防、立
德利於堅勿疑之守、含章利於代王事之成、括
囊利於甘遯世之晦、黃裳利於夭鞠躬之誼、就
非以永貞、成其大順、以全坤德之至者、故堅守
至哉之坤、以要於永、乃以合大哉之乾、而代其
終、是非但以至哉終、乃并以大哉終也、易以小
用潛消默奪之權、風告四方、順以防其姤也、陰
極而陽乘之、必衝擊掃除、斬太柔之蔓、而以剛
斷、故戰龍有于野之窮、聖人於此、用持危定傾
之畧、雷出地奮、健以開其復也、此聖人時乘之
妙用也、又震為龍、為玄黃、此總言坤將為震以
成復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六、用坤之德也、凡有為奮發屬陽、有守堅密

以動而還靜、正還此坤之靜也、至坤則總曰利
永貞、此以靜而御動、正馭彼乾之動也、故用九
元吉、用六永貞、乾為乾始坤為有終、成始成終
總此一元之妙而已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
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以柔合健而為順動、則協天行而同剛、以靜合
動而為順德、則配天圓而成方、至柔至靜、坤元
為陰、大為陽、陽倡陰和、陽生陰成、而陰極必返
陽、是以小始者、以大終也、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永貞之謂也
乾健則變動不拘、有常新之光景、利以日乾夕
惕、振其不息之神、坤順則凝靜不擾、有常植之
根源、利以直內方外、綿其无疆之脉、故乾龍无
首者、天樞環轉於无端、坤六永貞者、淵泉時出
於不竭也、乾於變化保合之後、方曰乃利貞、此

後、合德之常、萬古不易、乾坤所由不毀者也、含
萬物者、以地之包涵、待天之發育、化光者、以地
化之默成、顯天光之煥發也、此坤元之道、所以
為至順乎、仰承天健、與時偕行、而時中君子、法
之以攸行者也、此承前乃順承天而申贊之也
蓋生長收藏皆地德、必天時以開之、君子仕止
久速效天而法地矣、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
之至也、動剛德方、坤厚之載也、以此承乾而為
之後、得乾以為之主、以有此健順相承之常道、
故含萬物以成其弘、山藏海納、以毓化源、光萬
化以成其大、山明水秀、以彰物采、此坤之順德
所以承天合德、而秉時行地也、承天者、因施以
為生、時行者、處後不為先也、動剛者、河岳負走、
天脊勃發、大力能運持也、德方者、廉隅整飭、界
限端嚴、大用无偏頗也、此皆乾為之主、坤為之

折得君父之乾剛成臣子之坤順旋乾轉坤全
在朝乾夕惕彰往察來辨一念之善否以消逆
萌霜消氷解即能辨千載之殃慶以游順境矣
積者作之不休餘者歛之不盡漸者習之不覺
而由者則事機之所自萌來者則事勢之所必
至也其幾在辨尤在早辨不辨何以知其由下
早何以禦其來乎蓋人心一念偶昏即為陰私
所伏而明不能辨一息稍懈即為陰務所係而
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
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
積善陰德也積不善陰惡也積纖累微隱而不
覺陰漸長也積厚盈溢沛若有餘陰乍壯也臣
子陰象弒逆陰毒積漸而成陰謀也辨不早辨
坤道先迷之陰翳也為君父者以陽明燭其隱
以陽剛斷其萌陰融陽渙霜消氷解豈至堅不
可破來不可禦乎氣化毎以順行挽回必以逆

敬以日惕從義以日新德自此崇而人自此附
矣敬則人无不欽義則人无不服此德即中正
之龍德博化之君德大與天地合矣豈以德孤
無鄰以致疑乎疑者柔之多惑而寡斷不疑者
強之中立而不倚也習者鳥迴翔而不決疑之
象也无不利者敬為德之輿義為德之輔萬境
皆通如駕輕就熟牝馬行地而无彊矣
不習者生知安行率天成之性也无不利者通
辨不能早欲辨必灼之以日月之明欲早必決
之以風雷之斷此惟知至知終者能之天下寧
有含乾健而成坤順者乎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以言其心術之純也方以言其行事之端也
以敬為直挺伸其內之主宰而立心无邪念以
義為方整飭其外之廉隅而立身无妄動則主

不紊、則廉隅不缺、圓其用、乃能方其體也、以此內外交修、則敬為德聚、无所不包涵、義為德施、无所不運用、契千聖之統、握萬心之符、豈孤抱寸長、孤行一意、孤立無助、無與共謀、共斷、利鈍不常、危疑不決者乎、不孤所以謂之大、不疑所以成其大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徹地、達中節之和也、不疑所行者、方軌直前、沛時措之宜也、凡剛斷屬陽、遲疑屬陰、疑者陰柔之通病、內无疑心、則外无疑行、疑者先迷、不疑者後得、非敬義不能消盡此疑根矣、陰疑陽而戰、即此疑之積也、

敬者斂心而止、直者率性而行、而惟敬乃直、一念不弛、則萬念不屈、端其本、乃能直其標也、方者蹈矩履繩、義者迎機赴節、而惟義乃方、條理

美不居功、有終者、分猷効力、皆克濟也、

乾始之美、發揚在外、如春花之爛熳、每以倡始開坤順之源、坤順之美、含蓄在中、如秋實之包藏、每以收成結乾健之局、故曰、弗敢者、乃順承天也、曰代有終、則德與天合、功與天齊、可分先後、不可分大小矣、末云以大終者、非以此乎、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山川靈秀、草木光華、地之所有也、必待天施而後應之、經天緯地、骨龍繡虎、君子之所有也、必待王事而後從之、妻雖有治家之能、必唱而後隨、臣雖有經邦之畧、必令而後共、與地同道、以順為德、成者專制而獨斷、代終者服勞而効勤也、此萬世不易之經、故可貞也、

王事、王任以事也、不敢創作以成始、不敢獨決以成終、從者奉令承教、幸无罪、无成者、承休將

持重戒於輕發雖具脫頴之鋒力戒鴟夷之禍身既隱居而不仕言亦隱默而不宣不危言以取戾不巧言以市名隱者跡深藏而不露謹者心嚴束而不弛盖以冰兢之慮堅歲寒之節者也

天地千變萬化而獨言草木以此乃天地所生之文章人所易見也此但舉一歲春秋之序乃其小者至天地閉則為千古升降之期矣夫天

四為否泰初分之介故以天地言之天變地化春生夏長則坤交乾而為泰故多士會庸如草木之發其光華天升地降秋歛冬藏則坤不交乾而為否故群賢屏跡如草木之甘於剝落當昏濁之世立猜忌之朝惟緘口杜舌謹身避患亦順道也六四重陰不中之位其象如此天地閉其氣化君子秘其文采順承天也

閉者主心之象惑方錮事幾之竅際未開最宜赤心白意守其中德見可知難精於條理如衆之文采不露絲縷不芬順之德也黄中者就心中渾涵一元之精粹敦化之大德也通理者就黄中剖析萬變之條貫川流之小德也合之而在中為全美發外皆盡美也

正其在中之位不偏曲以從邪居其為下之體不僣踰以越局如裳之肅然下垂帖然附體順之道也

地豈有閉時但人事不修莫為開天莫為闢地君閉塞而成冬若賢人正所以經天緯地為民之秀為國之華而時方无用亦有卷而懐之以待時至謹默自守而已盖隱居放言處士横議皆非順道惟守口如瓶默足以容此所以逺氷霜之及待文明之開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之中、皆當離明之正位也、元吉者、坤元之吉、合
乾元之吉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諸此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
黃、
陰陽統體一元、但分動靜兩介、其介亦在混沌
疑似之交、陰陽互根、非截然兩判、但以屈伸為
美在中、含直方大之章也、暢四支、決无不利之
行也、發事業、代從王事之終也、於是陰之有美
者、如天之變、如地之化、如草木之蕃華、含弘光
大、坤元之至也、
坤惟二五兩爻全吉、以其中也、二以敬義蓄在
中之美、此以事業暢而發之、一則日新之德、一
則富有之業也、此以黃裳之臣、佐飛龍之君、即
九二之天下文明、故云美之至、乾二之變、坤五

離類而稱血、至坤六變為震初、乃出類而戰息
矣、
玄若北方水色、黃者中央土色也、天一生水故
玄、地十成土故黃、此天地之全數、乾坤之定位
也、天方生、地未成、天以霧靄而混太清、地以塵
氣而擾太寧、此玄黃戰而雜之、天地真不易之
位、陰陽妙不測之神、亢極而窮、戰息而變、易窮
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黃帝堯舜取乾坤以成
剛柔、故此極彼生之際、若疑若嫌、蓋陰已窮而
將變、陽乃隱而方潛、渾在一元中也、既曰純陰
似已无陽、而不知陰體即陽體、陰極即陽生、陽
尊陰卑、故直名曰龍、以陽統陰、從其尊也、陽在
陰中、未離陰類、如氣在血中、與血並行、氣一激
發、血遂冲湧、此玄黃血戰、似混沌將闢、乃生天
生地生人之景象、正旋乾轉坤、御天之作用也、
乾五逼坤六而為戰、此尚居坎中男位、故曰未

位歸於安貞之吉矣位太高則嫌逼德太盛則見忌皆疑戰也順則文囚羑奴變則湯放武伐皆玄黄也皆所謂明不可息以為坤之永貞者也

玄者晦象天光尚豪黄者正色地運將後時乃混沌之運未開故曰雜消長之端互倚故曰戰戰則元氣漸回天父自定需雲消於天上震雷奮於地下長子應期而真王乃出矣天地晦冥垂裳之治其心至今在者也

嫌於无陽犯君顏也未離其類守臣節也戰者請劍折檻之爭血者刎頸剖心之苦玄黄者黑光摩盪黄霧四塞之災陰極无陽道窮則變陽乘陰後惟變乃通聖人能通變於不窮而戰者綏之於底定雜者滌之於永清玄黄者耀之於文明所以握兩儀之樞綿一元之統也坤道先迷後得迷即玄黄之疑至戰息之後則各得本坤其在含章之臣垂裳之主乎

乾以坎五戰坤六故曰血此雖天地間極險光景然乃極好消息蓋陰疑之極陽必攻而破之乃能率而用之以陽明開陰晦故玄黄相雜慶戰一場陽勝陰伏乃相合為用矣如混沌一期方天地開闢胞胎十月方男女誕生太寒後之陽春積霾時之雷雨皆此象也夫天地間數窮理極之時昏迷眩瞀之日此在天下為開天啟混而重闢雖所傷不小而乾坤震蕩危而復安其所全甚大所云以大終者非耶

坤以順承乾至陰極則戰乎乾蓋乾德主健當陰疑之極必搏擊而始勝之大亂非戎衣弗定也此五材之用不能去兵干戈所以興禮樂征伐所以開太平乾坤所以互交而為易也然則嚴氷霜之辨以消血戰之疑振飛天之治以回戰野之窮化玄黄之雜以還天地之正持乾定

聖之期在聖人為旋乾轉坤之會常人到此必束手无策置身无地聖人處此則開闔在手經綸從心惟拚身捨命一番始有轉身活命一路扶陽抑陰降龍息戰天清而地寧矣君天下无此變動何用聖人若聖人无此作用孰成天下故亢龍戰龍乃足盡聖人之用乃足見聖人之神聖人所以維一元之運綿萬世之統者全在此一番妙用一片苦心況龍德必能養潛方能消亢坤順必能凜履霜之戒方能杜龍戰之危循環禪代此之謂易易於經首立發之其旨深矣

未固王澤未暢王心方惕故為草昧之象封建之徵戡亂方終圖治伊始先天天弗違矣建侯者初乃長子為孟侯五為卦主此輔之為元侯也

屯者陽為陰阻二氣未和未暢雷雨之施未效乾坤之用也其象草穿地出此句萌方始春之雨露未全滋夏之雷霆未大發也蓋天地定位必剛柔合德乃能效用故此卦首重陰陽之合

震下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氣蒸為雲溥遍融洽氣發為雷振作疏通元亨也雲必雨暘時若以均天澤雷必行止中節以蓄天威利貞也雲未降雨雷未發聲尚在深謀持重之介雨為恩澤雷為號令故應施恩更化之權震乃潛龍乍起之初坎乃飛龍將成之會而始交則猶在野戰未寧之日天運甫開天命不合則以四陰阻二陽為屯合則以一陽各率二陰效兩儀之用備四德之全而屯邅以開泰矣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曰屯曰彖者天地間荒蕪蔽塞皆形容玄黃戰後之光景也乾坤初變長男中男出而司權陰易交合之始天地更新之會也一陽萌動二陰氣方熾豈端拱寧居之日乎故宜分封廣輔以二男相乾坤之職焦勞勵精以一心妙乾坤之用開天啟運任人圖治而不寧者乃萬國咸寧矣

乾健坤順則剛柔交於其際乾亢坤戰則險難動乎其中交故相為用而雷雨作動故互為變而草昧開建侯者安二男各得之位不寧者惺一元妙運之神也

之下而始欲交二陰挾制一陽於中而與為難初欲合五之動五方居險之中此當大變通而可以有為之日又當大守正而不可妄為之時也五以飛龍當位如雨自上零初以奮發冒險如雷從下振此時天地晦冥乾坤震蕩氣數滿而欲更氣機盈而將返蓋天特以亂開治重用一番造作如草莽之方滋昧爽之未旦真主肇興英雄並出正建藩樹屏之時而積蘊未消餘

坤也、
經綸者、扶其大經而提綱挈紐之有權、沛其明綸而分條析絕之有序、所以酌滿盈於調遣煥草昧於文明代天造為王造、奠不寧為永寧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桓猶云柱石、一陽負荷衆陰、以協力於五、如侯邦拱衛一王也、磐貯而不動桓植而不移皆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本陰而上天雷本陽而出地、此乾坤互交之始、氣化溟涬之候也、世運初開太平未洽、正當經營世務、彌綸罅隙、如撥霧以見天如發霆以起蟄、且雲霞班布如經綿成章雷霆往來如經畫運用也、陰陽各正其位為經互調其施為綸縱横闔闢、操縱張弛使雲開日現耀之文明雷厲風行、神之鼓舞皆以消屯而撤蒙旋乾而轉

厲之勇也、
志正行者、以初交五、坤靜皆屬其表率也、大得民者、以五合初、坤衆皆入其撫馭也、蓋長男當出潜之初、雖未秉飛天之勢、而勵堅凝之志、奮明作之行、此為儲育元良以藏器俟時故恪遵於正義五位以飛龍之尊、反下求於潜龍之隱而析圭以崇之、裂土以資之、此為兢惕卑躬、以求賢輔治、故大得乎民心、一處坤下、一居坤上、
疑靜鎮重、為阻滯之象、故利居貞、勿輕發喪功必遂志敏行以求當於事機、磐措石以支大廈桓植木以立衆標、皆砥柱支撑為輔弼之象、故利建侯、勿孤立寡助、必虛懷屈體、以廣收乎民望、於險中熟審其變化則志行愈端、以天子求輔於諸侯、則歸附愈廣、九五拱於全坤之上、一陽振於重陰之下、以雷之奮地欲出、助龍之飛天行而上、出令、行於流水之源、下從令、赴以雷

以相生相合東北陽方以相尅相成以主之利
資朋之助所以安寧貞固而吉也吉者地道主
順天心助順以順德安於本位之貞所以成元
亨之吉也
龍飛於天氣能感動為乾象馬行於地力能負
載為坤象古云在天之用莫如龍在地之用莫
如馬龍馬負圖以開易象天命之矣今試之長
途馬惟牝者性馴易馭步緊而安聖人之言信
各以一陽率二陰賢侯聖主皆以剛德宜其位
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
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岐路紆迴駟馬躑躅屯象也避險徐行非欲寇
竊以相傷冒險力行正欲配偶以共濟以勢當
初變一求未可損諧而理有大常久俟自能終
合二不與初合待五乃為正合陰以漸交陽也

凡陰陽相賊則為寇相合則為婚卦中言此不
一此指中男非敢逞坎險之凶乃欲合坤貞之
吉也
不字者陰未肯從陽乃字者陽終能帥陰也十
年者禮云十年以長則兄事之長男中男有十
年之隔也不字長男待中男而乃字則在十年
後矣以柔乘剛力不相副故從容以圖其變以
剛濟柔經久自合卒和睦而反其常常者遵婚
媾之常禮效男女之常職合乾坤之常道也
邅如不得徒行孤陰不能自主也班如不得車
行四陰俱未得合也坤為牝馬故四陰為乘馬
牝馬未得行地未得配飛天之龍剛柔欲交難
生險中直待雷雨動而滿盈方得乾坤合而清
寧也
屯者陰阻陽也以二乘初此屯之主而以五合
二則亨屯之主也二惟避初以就五故勢在兩

難如衆足不進如駕馬不前此其避初非欲抗陽而竊其權乃其就五則欲配陽而成其德也夫以中女配中男為正以配長男非正也守此正道必待中男而後應之去變而反常柔中剛中一德契而屯運開矣男女配合乃陰陽交媾以人道之始代天道之終非此而乾坤何所立乎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鹿陽也鹿千百為群陽先陰後六居三之象也林中者艮下坤中如林麓也陰欲從陽而上下皆為陰所隔則陽不為我倡如无虞人之隱而陰又為我蔽如有深林之迷也君子秉先幾之哲宜斷以知止之義若再為慕利之趨恐不止失禽之悔也蓋吝窮極禽荒之悔莫追焚林之禍將及矣

介於兩陰衆於剛位此動於險中者也上下有兩陽可合前若有可就之功逼近為兩陰所阻中未見當為之義小人或慕利而前君子必見幾而止矣蓋陰每為陽之所動而剛不為柔之所牽故明以決幾斷以從義不妄趨利不輕犯害蓋入林者正陰迷自陷於屯途而幾舍者乃剛斷獨全其亨德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婚戒苟合禮貴及時四居長女之位正長男之配也初陽待合求之篤矣故於四陰並列之中秉二氣協和之候鳳駕而前秣馬以赴六禮既備貞女始行此於禮節昭明舉動光明往就夫家何吉如之以初陽未求四陰往應如明媒正娶何不利焉蓋初為繼體之君不容无助四為近君之佐正可有為以此相合互為明章共襄

二五亨屯之巢此天運之全吉天下之大利也
初既得伸其雷厲之威四九得奏其雲從之烈
而草昧闢為文明矣此明字但言夫婦有别而
五常百行如擇王擇交皆用此明以明倫明義
也
中男進為長男中女進為長女則已在十年之
後而向之不字者此正反常之日故往无不利
也雷雨晦冥及時開霽不且見日光月華天清
地朗熙明之景象乎此卦以乾坤初變剛柔始
交所重在長男長女之合所以四為明而五未
光也明者天明光者天光弘天造而耀之光明
屯運不大亨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膏者天澤也雲影迷天雷聲振地而雨澤不零
屯象也此時小事以謹守則吉大事以膠執則
凶陽為陰阻施設未能光大故利小不利大也
小貞即坤二不字之女貞大貞則乾五大君之
剛斷也坤利安貞乾主變化陰宜收斂陽利發
舒各率其常互資其用則雷雨交作土膏發而
民膏裕萬物化光矣小大即陰陽此言君子當
化二之貞以共渙五之膏耳非以五果守貞太
過而貶之也
以五之陽交二之陰宜其陰陽和而雨澤降然
為二陰所隔屯而未沛有雲雷而無膏雨此如
經畫已定而機會未偶儲蓄已充而疏濬未暢
也在小事則當畏險而止徐俟其幾在大事則
當甕擊而前善通其變豈可一於貞固乎蓋二
以中女待年宜以貞靜安其常分五以飛龍當
位不宜以拘執失其大權各有當也小如一官
一爵之恩波不嫌詳慎大如吊民伐罪之時雨
何妨變通以大率小化凶為吉而雨露弘施宇
宙光華矣

肯乃時雨天地之恩澤也屯乃遲滯雲雷之虛
囂也小大即陰陽雲以陰凝雷以陽振氣和降
雨此五位亨屯之道也拘執則屯變通則亨以
陽率陰以變通化其拘執則屯為亨矣故陰主
坤順利於守正以臣奉君以婦從夫此安其小
之分則吉陽主乾健利於通變夫不專家君不
制國此失其大之權能勿凶乎治國理家必經
天綸地旋乾轉坤大暢設施振揚光釆下則守
分而從令二以柔德順承上則革故而鼎新五
以剛中奮發此正雲行雨施資生資始坤靜於
安貞之吉乾妙於變化之神何屯之不亨乎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駕馬不能速行佇班行於布列泣別不忍遽決
交涕泗於縱横屯滞已極不堪再長窮而當變
之時也上六以陰合陰滞而不能自振必當求
助於陽改而就於亨途故不利攸往惟利建侯
六化其陰即沛无方之益三變為陽遂成既濟
之功矣

四陰並列為乘馬之班而此又處險之極值屯
之窮孤而无與勢難久居既不可長即當漸消
陽長陰消變宜通矣坎為血又水從上行為泣
血此亦悔而思返窮而求通之象至上下各以
二陰從一陽以交於乾坤之常則乘馬皆為飛
龍之用雷雨作為草木之蕃解澤暢而屯運開
矣或云坎震皆為馬似無取義不如牝馬之確
惟三陰爻言馬可見也

屯為世運初開故建侯以尊王蒙乃人心乍覺
故發蒙以啟聖大之天下小之一身皆以混沌
闢洪荒以沕穆肇文明也内聖外王以合乾坤
之德作君作師以代乾坤之職故此首序及焉
乾坤二卦立天地不易之位屯蒙以下妙陰陽
不測之神者也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旨蒙无識、必資於師、必稽於神、師必憤而啓悱、而發神必信而孚、專而格、皆利以貞一之志、為感通也、靜專而後動直、體乾之聖功也、

人心初念則靈、轉念則惑、瀆則此心之神已亂、何以通在天之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矣、

坎中男艮少男皆童也、而二陽蔽於四陰、如遇山阻水迷道陷津、此旨蒙之象、惟精思篤志、勿二勿三、則師將導之、神將通之、啓蒙泉、入聖域、於是高山仰止、淵泉時出、萬物荷高深之涵育、二男作乾坤之肖子矣、

凡卦以五爻為主、所云我也、二則中男為童、蔽於陰為蒙也、五為師位、則待童蒙之求而應之、若也陽主唱、陰主和、以二求五、以陽導陰、此正求教之誠、以五應二、以柔濟剛、此則開蒙之主也、二之剛、為英明果鋭之資、五之柔、為寛和委婉之教、初與二、以一陽求一陰、以正合也、至二與六、則陽分為再、中則陰雜為三、以二男求三女、混如瀆倫、求者不專、應者將何從乎、惟以二交五、守陰陽之正、上下各以二陰從一陽、以共守乾坤之正、則剛柔相得、專求順應、開蒙利用所以亨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者、鄙夫空如、赤子无知、此心无先入之見、无偏着之私、任天而動、渾具大人之體、率性而行、即合時中之道、正可亨之時也、志應者、禮聞来學、不往教也、剛中者、初念果决、感通神明、以剛健、契未發之中也、瀆蒙者、旁念紛馳、汩沒心體、

以煩瀆淼妄發之蔽也、養正者、以師友為陶鎔
以諮詢為涵育、從正而勿從邪、斯作聖而不作
狂矣、聖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乘六御天、
與天合德、利見於文明而實托基於蒙養、飛天
大人之德、皆有加於顓蒙赤子之心者乎
艮為山、如天之閒原有一定不移之理、坎為險、
如事理內、尤有萬紛難析之幾、仰止雖殷、進修
无路、不若於蒙昧乎、然良知乍起靈性方全、如
山未非、則无路不可登、水未流則无方不可導、
此正在四通五達、不偏不倚之途、但欲相時而
動、擇中而用 廿二、以剛德居柔中、如有上達之
銳志、又有中虛之坦懷、高明沉潛、故可教也、五
以柔德居剛中、如抱深沉之蘊、遑提鼓舞之權、
師嚴道尊、故主應也、養正者、培龍德之中正、聖
功者、攢參贊之全功、中男幼男、所以代乾坤之
位、高山大海、偏能溥天地之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以一簣、而九仞參天、此上達之階、水以一勺、
而百川行地、此遠到之漸也、初心猛銳、故能果、
良心擴充、故能育、原泉時出、盈科於海、行躋深
造、德集大成矣
修業如登山、掘水、務勇往直前、進德如累土濬
流、務積纖成鉅、此所以躋峯造極、窮源竟委、始
於蒙而終於聖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
人、以正法也、
啟發童蒙者、欲醒驚覺、宜加夏楚之威、抽關啟
鑰、乍開纏縛之苦、故宜待其來、不宜追其往、與
進不與退、不拒亦不追、範之以正、教之法也、若
往而狥之、則已先不正、何以正人、非法矣、
發者激發、啟發也、非師嚴道尊、何以激其懦、啟
其迷、故利以刑人之法教人、惕以不可犯之威、

凛以不可踰之矩也威以惺其良心矩以消其逆志可以開積習之錮可以斷多欲之纏蓋桎梏原以懲不正惟教以養正可脫也桎梏者君之所以肅官刑用刑止刑化邪返正師之所以端教法也刑必有犯而後加之教必有求而後施之皆以志應為時中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以剛德居柔中如少年英銳然愚不敢自用賤不敢自専如婦之随而不唱子之述而不作包含沕穆以待發舒奉令承教以幸无罪不作聰明則良知不亡不露鋒穎則岐見不淆朴玉可雕渾金可斷吉之道也納婦者互震之長男上以合五克家者長男得中位代乾父之職也

一陽為二陰所包如性真為習氣所蔽然人欲未滋天體自若受教有地大成可期故吉陽在陰中如以男配女合德以成人倫陰中有陽如以子繼父代終以昌家道剛柔交濟健順相承皆吉兆也

父子為剛柔相繼夫婦為剛柔相濟以此交接互代始克作述唱随蓋上下皆以一陽率二陰以二陰從一陽賢父有令子良夫得貞妻也

二以一陽包眾陰之中方在蒙時而以剛居之如能自奮啟以求人之發故吉下交於初如以夫納婦上交於五如以子承家以剛而率柔振刑于之化以柔而濟剛敦服劳之節以一德交接於上下所以善用其剛中合成其養正也蓋夫妻父子各正則乾坤正而天地交聖功全在此矣納婦者子克家者子皆主乎言以童為蒙之正位與艮坎配成乾之三男互為震之初爻且與互坤之三女為夫婦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此正言蒙之不包不可教也包乃初筮之誠不
包則再三之瀆也逐妄喪心之人如見利失身
之女六以柔居剛象童以躁妄踰閑女以淫奔
越閑彼已逐於邪不可引以正彼已　刑不
可防以法瀆不可告往且必吝矣弟之從師女
之從夫皆以順為正行之不順而尚可取可教
乎蓋以男求女乃順於夫婦之別以弟求師乃
順於長幼之序而不然則皆悖也六三以柔姿
而乘躁位不順於坤道之常不軌於家眷之正
其有害無利宜矣
乾為金夫則以之天六則天之位也三為互坤
之初為長女故以乾為夫也以三上交於[illegible]如
以女求男為失身而不順至以六下[illegible]三則
又為擊蒙而順矣陽主求陰主應陽唱陰和則
為順陽不求而陰往則為吝此一卦之大義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困知勉行宜加百倍之功困心衡慮宜鼓振作
之志惟困而自安於家則不學而民斯為下此
以陰居陰既愚頑而乏高明之趨向又上下皆
陰而遠於陽且怠惰而却師友之漸[illegible]永為蒙
蔽之民終無有[illegible]之望困而不學之[illegible]亦
吝乎
鄙夫空空[illegible]師積學可以務實功臻實詣若
獨任其迷甘為人下不肯親賢友善不思卜筮
稽疑以孤陋自遠於實益能无吝乎獨若離群
索居無僻廢然遠若自畫暴棄拒人千里實若
以陽之實[illegible]之虛也以純[illegible]
與陽相遠不能[illegible]師就正交於實以[illegible]則
困為陷溺為錮蔽何吝如之夫學[illegible]
糧不憚遠游則虛往實歸不難遠到甘下流而
忘上達易之所深戒矣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稚之年宜守顓蒙自全混沌寧樸无巧寧愿
无泆大器晚成順之道也習胎教就師傅誦詩
舞象隅坐隨行巽之益也此皆以不瀆之求
得吉也順旨沌坤之德而陰居陽下
彖以作震之 也童言其年亦于具
家言其質樸渾未彫之樸居
一卦之全
童之時方處於家童之心自安於蒙此蒙之正
位也率孩提之性任渾樸之真正後生可畏之
時孺子可教之日以此能順聽於師選
如朴玉礪於 剡良材就
時中者乎必能養正而吉矣
五為發蒙之主以陰下交二正應童
告之者專以童蒙為辭即善學以明善教也
嚴道尊故居五位曲成善誘故用柔德施之
悖求之不拂順也善達其才曲成其德巽也學

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不凌節而施之謂遜此
謂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
也
擊蒙者以奮擊其蒙如攻如戰
可逆也蓋一陽以破重陰
陰以從二陽則坤之順也不善教者執其所見以
求人之迷矜所能以凌人之惰此乃伺人之短
炫己之長如草竊行私賊人而先賊己為寇也
驕兵取敗以求童蒙也善教者以
而破之人 從從而振之
伏以待如聲罪致討正己而後正人
兵取捷童蒙求我也往而求之者逆
之者順應也上必迎機以入則順於誘
而師道尊下必虛己以先則順於求教
敬學篤上之順在求而後應下之順在葉

賣此坤之後順而得常即蒙之利貞而得
陽居上為師象故此發之寇若坎盜之
坤德之順雷破山以奮擊禦險而為脈
坎中當禦㐂故以發蒙為禦寇凡陰
皆為寇所云〻莫大於陰陽此也
五已言教和　　言其所以於
第一義以旨〻我非我求之旨也〻出す
沉靈非迅霆以擊之則不開蒙蔽如深溝發冐
非鋭師以擊之則不破而雷必協於蓄油之斥
兵以〻〻征伐之節所云順也〻為欠〻
寇也二求于　　禾而禦也〻
初純坤協師　　吉取象於擊非无
山阻水以禦敵則多成功越山背水者
每取敗行師當致人而不致於人作師
人而不求人也
蒙言養蒙耳而始言用刑終言禦寇盡蒙

激發不開激發非威嚴不振故鞭樸下〻
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
蒙之具君子果行之　　也
兩儀定位六子然　　二卦皆中男
任中德也在　　　　子中有矣
王弘教化以　　　　男則建
率幼稚　　　　　　為寇而師道　　即
正以發乾元坤元之蘊也六十變之大義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濡滯阻於險而姑待之也、而能翳天待其開則光明晴霽矣、水能截地、待其濟、則亨通馳騖矣、此惟有勇於求濟之心、以自信於前、有堅於必濟之志、以固守於後、有善於圖濟之權、以妙運於中、以剛德健行、雖有濡滯而无陷溺、有光亨而无困窮矣、此以天一生水之推、居衆六御天之位、得龍德之正中、具濟川之舟楫、既能飛天、何難戲海、勇往而收大功者也

易者、與時偕行、需者待時之中正也、惟乾德則天行之健、不畏世途之險、跡雖有待、而心能自信、其日月合明之光、能通徹徹遠、騖於亨途、其四時合序之貞、能啟運開天、逢其吉兆、此固乾坤待以旋轉、氣運待以挽回者、濟川之具、固所素畜、利涉之功、非此孰收哉、蓋大川之涉、必待風波之便、必恃舟楫之堅、聖人藏器待時、義如此矣、此見文王帝懷明德、已自信於一心、而堅守臣節、尤共信於萬世、故有二之服事、是其貞、八百之太和、是其吉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之云須者、所須濟時之具備無不周、相時之明幾無不燭也、卦以坎居上、曰險在前、開天也、以乾居下、曰以天位御天也、正中即九五之中正、所以宜此天位者、惟剛健始能守此正中、惟中正、乃能用此剛健、龍德正中、與天地合、先天弗違、後天奉時、天與鬼神所共信、尚何所不孚乎、孚故能亨、能吉、能利涉、能不困窮、此乾德剛健中正、時乘六以御天、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蓋時當太平、即柔和可以守成、時當大險、非剛健

不能創業、故需至五之中正、方以剛健而立斷之鼓入穴之鋭、收濟川之功矣、

需者、以乾剛當坎險、所以當需也、以前途无可避、後陷所當防也、剛則不可輕試、以待重養全鋒、險則不可卒當、以從容周預、倫分可免入坎之困、消亢悔之窮耳、前三爻皆以坎之遠近為倫之緩急、後三爻則居中守正、能出能入、濟險之功、无不利矣、九五中正、為位天位、已明言文之受天命、上六八穴為往有功、已先言武之集大統、盖此皆理勢必然、天心已定、而文猶敢以待之、此需之卦為文之至德也、

險在前者、非謂見險而却步、正欲宅險而運奇也、濟險无如乾德、盖天德之剛、天行之健、有飛天而无隕地、豈有困窮之患乎、有此實德、故有真信、以天德居天位、而位不虛、以天位行天德而德不滯、惟其秉大中至正之德、所以收光亨貞吉之功、无往不利矣、需若聖人不違天、利若天不違聖、乾德之妙用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飲者、渴而飲也、食者、饑而食也、宴者、動而休也、樂者、張而弛也、此皆有當可之時、時至則必需焉、若先時而急之、後時而緩之、皆悖理而拂情也、理不容不需、情不能不需也、需者需九五之中正也、君子善用需、使天下事皆如渴飲饑食明動晦休、先憂後樂之調、於適中、合於至正、則心之中和、何不致、而天地何不位乎、在凡人則所云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在聖人則所云理義悅心、先得同然是也、聖人言近以該遠、而揖遜征誅、皆此義矣、如雨暘共期於時、若暑雨不免於怨咨、水氣漸蒸而雲升、雲氣條開而雨霽、此皆聽天時自然之候、豈人力所能強者、以此象需、非最彰明者乎、

天之雨暘、期於時若、而雲上則猶未定之時、需之候也、蓋此時若在積旱則所需在雨矣、若在積潦、則所需在晴矣、君子以定見定力、觀未定之天、以先天後天待時中之會、取此象焉、所以非乾德不能也、

易貴時中、需者以待時也、蓋時遭至、則君子饑渴以焦心、拮据以勞身、勵精勇往、以赴時幾之會、時未至、則君子飲食以資生、宴樂以怡神、從容徐俟、以調時措之宜、時行時止、正此義也、此易以飲食宴樂、形需之光景也、如當文王事紂時、則天下民心、如渴者之望飲也、饑者之望食也、疲勞者不得宴也、憂苦者不知樂也、此文處不得不需之勢也、推文王救民之心、則飲之以醇蘇焦渴也、飽之以德、慰愁饑也、罷其征役、休之宴安也、制其田里、貽之樂利也、此文切不忍不需之心也、然惟紂惡貫盈、為周毆民、渴者易為飲、饑者易為食、勞民易為德、此又天假之時、以成聖人之需者、雲上於天、正以從龍之會、助飛天之神、文則應聖作之期、以副物覩之情者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乃途之伊始、九亦志之方新、如秉馬而次於郊外、堅壁清野、以待寇至、先處勝地、以待敵來、不銳進以陷伏、不離伍以失次、則不犯輕率之咎、不失紀律之常、險猶在遠、待之最先、剛德方銳、而善用之者也、剛德發軔、將行險道、夙駕乾馬、未涉坎途、故為于郊、雖啟大行之兆、未逞遠行之志也、早計遠謀、不輕犯險、純心一志、永守貞常、常者君尊臣卑之常分、君令臣共之常義也、蓋此時紂惡未稔、諸口未行、文雖怙冒西土澤及郊原、然上下相安、猶得處之如居恒、事之

若平常既无咎端何有失節乎

初九潛龍之位文王在侯服時也郊者近郊易之西郊即西土也需即恬冒懷保行仁以待時也紂播虐於天下文布德於國中所謂陰行善豈有二心哉聖明之戴服事之勤不敢觸暴君之忌惟恐蹈犯上之嫌始終一節爻暫一心如天地之道恒久不已恒以雷風合卦為柔剛互調此以初陽合四陰亦如之用且道之常以需爻道之化慎於犯難祈於免咎萬世不易之經此時方堅守而勿失也純乾象文之純德初爻象文之初志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二以剛德而秉陰位如行舟而滯於水須損兵阻水游衍中途欲前而却以退為進人或議其迂訝其怯稍有後言然我藏機深密握算持重如囊沙背水終以取勝盖以剛居柔如以強示弱以深謀多算而成功時不專守常已稍為通變也沙者坎水之漸濡言者兌口之淆惑終吉者離明善謀乾剛善斷也

二則已在中途與坎漸近如待於水土相雜之處沙中偶語酌量未定以居柔位故也衍在中者游移活潑酌於常與變之中如人行道逆於中途舟行蕩漾於中流不先不後適於可也然惟其以柔而用剛以謀而資斷初若小吝終必大吉矣西郊之雨漸被汝墳在田之澤洋溢江漢雖以此召崇侯之謗終以此開武成之治也乾為言而曰小者小乃陰象小人為陰類二居陰位上之離目不開下之文明亦未耀也

二則文德漸著民心愈歸故以于沙象見田之龍而有言終吉則剛德柔中之妙用所為需也衍者敷衍游衍也凡舟車在沙中急之反陷溺

愈深緩之或阻滯太甚故從容敷布斟酌有推
舒徐游泳推行有序急以救民之生緩以避君
之忮調剛柔而用其中如馭車者操縱合法行
毋若左右隨宜内文明而外柔順也有言者以
剛觸剛微啟譖端終吉者以柔用剛卒成王業
也如子房慱浪之椎不能需而驟發雖幸免而
無功矣

九三需于泥致冦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
冦敬慎不敗也

三以陽乗剛太剛則折如覆車而陷於泥途而
坎冦乗之所謂災也災在外者坎將逼近如冦
已臨城敵方對壘宜亟為備禦致者用間設伏
引誘餌敵致人而不致於人以逸待勞以主待
客也敬慎者先處勝地特出奇兵深計遠謀緩
攻徐戰動出萬全有備无患矣敬在平時慎在
臨事此乾乾之惕勵坎坎之深防也以此固中

堅而禦外侮雖濯淖汚泥之中常立不敗之地
矣泥者兌澤之跋涉已深坎水之衝激將及上
下之交安危之介也若黎侯歎式微於泥中則
敬慎不先而敗不及圖矣

三則處於澤中坎已逼矣雖未涉其波流已漸
隣於淄染跋涉泥途幾遭陷溺故敬慎則轉敗
為功怠忽必一敗塗地所以爭需勿驟也災在
外者即坎盗在外卦勢已相逼不敗者乾三惕
若離初敬之皆无咎以勝筭常在我也致者藏
機於九天制敵於萬里此離明之遠照兌口之
深謀乾剛之勇斷也此以自致為主上以不速
為客以陽率陰以陰從陽如以主待客以客應
主也

三以剛居剛以顯德逢積虐也咎既漸彰譖且
益甚幾有沾濡之患陷溺之危豈非濯淖汚泥
誰能皭然不滓者哉行仁已深其忌歎息愈挑

其辭羑里之囚、實有以致之来矣、然禍始於崇侯、患成於鄂侯、雖有外至之災、實无中心之愧、且有以致之、亦有以禦之、敬共不替、篤聖明之思、慎重不輕、致珍奇之獻、以朝乾夕惕、周濟險之防、以離明兌説、恊禦冦之力、預切償棘之虞、終免敗轍之戒、轉敗為功、而泥蟠且天飛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坎為血卦、初為窞穴、此已身在險中、受傷之地、陥於穴内、需以謀出、文明柔順、始履虎尾、終脱虎穴、以離目之視、達坎耳之聽也、来三陽之上、如被辭及之傷、伏一陽之下、如覔徑竇之便、血戰幽師、衆間得脱、以需後舉、用柔道以養剛辭、順人情而聽天命也、夫血何以言需也、盖或泣血號天、以冀昏主之悟、或灑血誓師、以激將士之憤、或歃血申盟、以篤同仇之誼、或飲血登陴、以禦強敵之攻、而又能乗機伺隙、批亢擣虚、出人不意、脱足險塗、此皆權以濟變、柔以制剛、順天聽命、不困窮之義也、若不能需、若横逞一擊、流血伏尸、揹軀一試、頸血濺地、漢王輕犯楚而湧血雎水、唐宗急嗣統而蹀血禁門、妄行躁動、以逆天違命、必无幸矣、

血者、非身被傷也、文王憫紂之虐、視民如傷、觸目皆瘡痍、軫念皆痌瘝、如代客誅崇、戡黎、以至血流漂杵、皆是也、出自穴者、俾免如鑽穴釋幽囚而専征代也、紂悪彌天、民皆陥溺、此獨陰行善、為民隠闢一生路、善行權為天大暢一亨途也、以此順福善禍淫之理、以聽命於天、以此順命德討罪之常、以聽令於君、王緒漸拓、臣節彌恭、天鑒一腔之熱、水鬩四海之清、此血之所以不能傷、穴之所以不能阻也、四漸逼於君、六自安于下、善用柔而深處險也、四以陰爻介在陽中、有穴之象、出者、出潜離隠、出谷遷喬、出六四

之穴、飛九五之天矣、
穴者、坎也、卦中兩陰爻、皆中虛也、象為險境、總指殷邦出者、晡脫羑里、為天下豫啟清明之路入者、陳師商郊、與天下偕游浩蕩之天、出以兆其入之機、入以成其出之權、出變入神、聖人先天後天之妙用也、行略獲免誅君代暴、俱非正途、故名為穴、勾踐免會稽而亡吳、子胥脫昭關而謀楚事、亦近之、而德大相遠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者、在險而為避險之權、此豈湎飲侈食時乎、而以此為需、則以其守貞迪吉、執中守正、赴之若饑渴之迫、嗜之若飲食之甘、非泛言酒食已也、蓋凡民不能知飲食之味、聖人則獨嚴飲食之節、禹先旨酒之悪、文躬旻食之勤、其一飲一咏之間、妙不偏不倚之用、皆聖王心法、非細行也、蓋聖心遇難不驚、履危不懼、人見飲食宴樂如平常、而不知溫恭之儆、樽節之防、兢業之慮、一念不懈、一錯不忘、此正其純亦不已之真境也、故治已則豫賓筵之戒、急民饑之憂、養賢則虔旨酒之術、除鬯食之饋、事神則肅九獻之儀、嚴庶品之荐、享士則廣投醪之恵、溥推食之恩、无念非防危之慮、无事非濟險之謀、此為守貞迪吉、而不露張皇、不弛惕慮、不圖倖免、不淌苟安、此為秉中德以宜正位、永貞元吉、大中至正所以然回未定之天、預消无形之險、為需之主也、以日乾夕惕、撿制於兌口離腹、斟酌於坎水之中、象飲食之節也、
前此服事、則方效臣節也、專征亦祗承君命也、至以中男當飛龍之位、如以方伯代天子之權、故正言其宜君之德、興王之本、惟在執中而守正也、蓋中則无偏僻之行、正則无奇詭之跡、其純於肅雍臨保之德、若安於日用飲食之常、涵

和飲醇修德以聽天怡神坦志居易以俟命所謂需於酒食而貞吉也蓋文之所其無逸日晏不遑知稼穡絕耕畋不湎於酒不侈於食天下皆含和飲醇醉心飽德以此當酒池肉林淫酗毒痛之世天命有不歸王業有不就乎此文王本無需之心實有需之理易但以明理也貞者聖心之純亦不已吉者聖德之受命有徵中正則以致中調哀樂之節以正心知飲食之味聖躬之時措皆宜也中以建中正以表正此已儼然位天位而文王猶守貞待時所云需者此矣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此上爻以需而亨需之成尤妙需之用者蓋前五爻所需總需此一入耳故三方響附巳受方國之歸曰不速之來此其所需而自得者王謨丕顯乾德之溥施巳遍也三分服事尚凜聖明之戴曰敬之終吉此其得而猶需者臣節彌恭乾惕之小心益虔也此於飛天之位遜而不居寧甘於亢之悔巳具中正之德退處惕躍之地故曰不當位於戰野之勢緩而勿迫曲通其道之窮巳值玄黃之雜尚仍天地之常故曰未大失蓋現在則臣節委曲以要其終將來則大統究竟以集於終此為終吉皆一敬之用也蓋文心緝熙之敬與不巳之命同一乾健所以會易道之全立臣道之極者志在明夷道在小畜而此需一卦尤備寫其苦心者也

九五中正一陽為主內三陽其合德之交是為客也一德潛孚豈待速乎據事則二老與微子俱歸虞芮與昆夷並服皆其驗也衆此為入穴之攻不啻探囊之易而文猶以敬主之遜天位於不居矣臣節於不衰夫敬德之聚也有何不吉有何大失乎終吉者終其酒食之貞吉始終

一心、未大失者未失其君臣之大常、初終一節也、蓋最初需郊之心、怯於犯難以慎冦警時固并小失而無之、卽今入穴之便、堅於率服以遜王業猶然戒大失而避之、蓋其大統壓集於九年、正其大經永維於萬世、文德之純周德之至也、入穴卽明夷之入腹以服事殷正以寛代虐也、

從四升五曰出、躍龍飛天、出潛離隱專征之初寄也、居五來六曰入、飛龍行雨、傾湫倒岳、天討之將行也、此時人心朋來、已去商而歸周、天心協吉、已廢商而興周、此時不當以正中者、儼然位天位乎、而猶退安侯服、天志敬共則德高位卑、德大位小、似嫌於不當者、然文王寧處不當之位、而不敢忘敬以輕用不速之客、則所遜於一統之業者、其所失小、而所延於一綫之緒者其所存大也、此文心所自信於有孚、而文德所盡神於利涉者也、

凡處險時、惟聖人有審時觀變之智、亦惟聖人有濟時御變之權、智故能脫險而出其外、權故能冒險而入其中、所云需者出神入變、豈束手裹足已乎、故純乾剛健、旣能破壘斬關、出四之穴而安登九五矣、九五中正、又能傾巢搗窟、入六之穴、而善運機權、能使三方之人、聞風而來、不疾而速、此其紋天之實用也、能使已來之客敬以善待、動而得吉、尤其御天之神用也、蓋敬卽以乾三之惕厲為敬、愼吉卽以九五之中正為貞吉也、敬於需之初、不輕犯難、旣以開吉之始、敬於需之後、不急成功、尤以善吉之終、蓋敬共小心、此文生平所為守貞而迪吉者、旣以此始、亦以此終、其王業成於積功累仁、需之正而中也、其臣節天於懿恭止敬、需之貞而吉也、文以一敬善一生之需、乃其以一敬立萬古之極

省處亢而不成亢遇戰而不輕戰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正妙神龍之无首者也

以六爻合卦辭則始終一敬此文心所有以自信而欲止緝熙正所云光而亨也終吉者終身守臣節之貞為黃裳之吉不為戰野之凶而統言之則所謂利涉大川也川者坎險而需徐克涉則乾始之美利也蓋文事紂真冒天下極險矣在平人非出而不敢濯淖即入而不免沉溺惟文王能出能入能游衍其中而沙不能漸泥不能滓血不能汚惟以酒食之中正亨敬慎之終吉涉亦利於此者乎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者信心自是執一不通若能懷刑畏法反躬内省猶為吉兆要之爭者凶德雖勝不足喜也俯躬屈體就上之明斷故得承尊之義履危蹈險涉世之末流故有胥溺之虞大人正飛天之乾龍大川則叢棘之坎窞也天上浮水下潤勢相對而懸殊然天氣下降水氣上升德漸合而交孚如訟者詞雖偽飾中必確有真情始必互爭究必兩歸信服在衆乾君子調燮之功明斷之用而已

文王演易於幽時故深悉訟情探本而深言之而虞芮質成文王蹶生周公并以著興王之本也有孚即乾德之剛健中正内可信於心而持獨斷外可信於人而消險情此聽訟之本也上之乾象聽訟之主下之坎象興訟之人也故外

虛而中實、如訟者果敢而窒、執其偏見、坎以一
陽介二陰、如訟者儆懼而惕於中心、然以二陰
陷一陽、如涉者迷罔而蹈於危境、雖有乾斷之
吉、終為坎陷之凶、見大人、就乾而服其斷、涉大
川、入坎而淪於險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
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
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上以剛德、據理折下、下以險情、飾辭欺上、上能
獨持其斷、下乃可得其平、訟之義也、健本乾德、
用之訟則窒矣、惕乃乾乾之心、省之訟則中矣、
以惕若惺躍淵之慮、斯勿以孚窒陷入窞之危、
此二五兩陽、各以中德居正位、利於相見、上以
此為片言之折、下以此為大畏之志也、
訟者、各以一理自信、掩其天明、不以兩情相通、
阨於險境、惟上以天威之厲、天鑒之明、創懲警

悟、使以乾乾之惕、折歸剛德之中、此時上明下
允、化其孚而闢其窒、可謂吉矣、然下有訟、不如
靡爭、上聽訟、不如忘言、下不可以此成風、上不
能以此成治也、惟中吉、故當就見大人、以取裁
中正、望風而自服也、惟終凶、故勿妄涉末流、以
悞致沒溺、臨深以自惕也、此以乾之剛中、消坎
之孚窒者也、內三爻為訟、外三爻為聽訟、九五
為之主、而中正則其本也、乾為君德、故主聽、坎
為險情、故主訟、大人即乾、大川即坎、其曰徂曰
窒曰惕、皆以坎之中爻言之、正利見於九五之
中正者也、入淵者、初陰不能合乾四或躍之淵、
徒自溺於坎窞之入也、
上之乾秉剛德、方有聽訟之明、下之坎多險情、
不无健訟之習、蓋坎以二陰蔽一陽、以一陽倡
二陰、故為勇健、為偏信、為窒塞、而惟乾惕之體
涵於柔中、尚可化而為吉、惟上以剛德來合之、

則折而得中、警而知惕、健者馴、孚者化、而窒者達矣、然任刑不如任德、革面不如革心、告王以獄成、而下無冤民、何如報王以刑措、而民自不冤乎、必純以乾德化之、以中矯其偏僻、使會王極、以正消其反側、使遵王道、乃太古淳風為可尚耳、見大人者、以中男奉乾斷、有一德相成之美、涉大川者、以重剛入坎險、有一敗不振之虞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浮、水下潤、天西流、水東注、此為違行、以象訟時、上折下情也、且天光溥照、其離明洞徹重淵、天威健行、其巽風震鼓大海、則天能生水、水必從天、訟情雖險、不能欺天而逆天也、此君子以天謀為人謀、行水為行事也、離巽互象也、陽不降、陰不升、兩情相違、不和致訟、然天澤下沛、水氣上浮、相違者適相成也、象謀事者、心口相語、以衆謀資獨斷、往還對質、以謹始兼慮終、此君子內省沉思之自訟、非道旁築室之聚訟也、

乾之健、欲窮下之隱、坎之險、欲逃上之明、此各行一意、互相違也、君子以此行事、旁採正卬、互証交參、如兩造力攻、五辭明辨、則必以善作為善成、善謀為善斷、善始為善終、嚴設險之深防、以收乾始之美利、以惕中之吉、成利涉之功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方訟之初、陰謀甫試、真情易窺、當迎機乘勢、速為剖決、不可稽案府奸、停囚長智、使險情愈滋、流風益逞、如禦水者、早塞於涓涓之流、勿長其滔滔之勢、蓋涉險未深、雖不能无言、靡爭猶不過小貲詞說、畧加辨析、遂成明允、片言折獄、可化凶為吉也、惟能謀始、故能善終、惟聽以坎耳

之聰、因辨以離目之明也、所事、刑官所司之事、
有言、爰書所聽之言、不可長者、惕履霜之戒、慎
入窞之防也、
初六陰居下位、小民原有爭心、未能无訟、而四
之剛德、足以折而服之、故下之旋發旋止、不敢
堅執而久爭、上之立斷立消、不至蔓延而貽累、
初時紛擾、雖飾罔上之辭、終歸帖服、遂成惕中
之吉、蓋訟不可長、惟上剛可以消之、以明辨能
服其險情也、小者陰也、陰變則成兌口、故有言
也、且合於乾四微陽、乾為言、四應則能躍淵、故
終吉也、陰居陽位、悔悟易生、陽蒞陰卑、威嚴克
振、炳離明以洞照、扇巽風以下行、乾斷方施、坎
窞立窮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
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欲挾兩陰以交於五、下欲訟於上也、然不能
以孤陽而抗純陽、勢不克遂其欲也、既抗而不
克、則剛折而為柔、陽窮而變陰、而坎乃成坤矣、
去一陽以成三陰、完其本象、故還於坤之順境、
如久客之乍歸、而脫於坎之險途、如奔亡之逋
竄、於是得返其食邑、而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保
所固有、免於削奪、邑者坤為地、戶者坤為衆也、
以此反凶而為吉、遂得保邑而免眚、眚者四面
削其地也、大司馬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
三百戶者、畜馬乘、無眚者上下二陰、合為全坤
如故也、司馬法、井十為通、通三十家、為疋馬、通
十為成、成三百家、革車一乘、十成為終、三千家、
十終為同、三萬家、乃為百乘、方百里、考甫田之
詩、則一成、正士大夫家所應有也、夫飾詞犯上、
其情甚險、禍患之來、如掇蜂遺螫、掇火就焚、而
此獨得无眚、以還坤地、撫坤衆、則上之中正、有
以開其窒而啟其惕、導其歸而速其逋、以訟之

不成得免於終凶也或云坎于輿為多眚今變
故無眚此於字義亦通而於卦義無取
二之欲訟悖劉也其不克則五之純劉尤勝之
也歸者順天復位陽明速悔悟也逋者脫險深
藏隂晦避陽劉也三百户者坎險變歸坤衆三
爻為三百也無眚者獲免於削地之罰得安於
坤順之常也夫分莫嚴於上下罪莫大於悖逆
以下犯上則下為莫逃之罪上為不赦之誅自
取之患卒然而至如隨手撥拾逼體切膚誰能
倖免此以不克獲免眚者則以仰上德而從巽
風啟内悔而開離明逃坎險而歸坤順以惕中
之吉避入淵之凶也虞芮入境而返讓地息爭
象此矣歸者還坤之舊逋者避坎之險無眚者
坤三爻得全所固有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
從上吉也

二既以從五而化剛為柔則三亦隨二而歸坤
之舊坤元之德生物養人誰不資之為食者今
二幸保之無眚故三亦食之不厭失其舊則備
嘗險患如旅食之阻饑還其舊則安享成業真
家食之充飽矣此一爻在坤之三既為含章之
可貞合乾之三又為夕惕之若厲貞以藏其美
厲以免於危始以蹈險而凶者終不以履順而
吉乎夫貞於含章則不敢輕措一詞惕於危厲
又何敢肎干一戾雖三在小臣之位或屬司寇
或隷士師或有時從大臣之後以預於王家讞
决之事而庭無兩造案無五辭曾何有以獄之
成告於王者乎從事無成此正坤三之德而此
仍食其舊也訟不可成此無成故終凶化為終
吉而以貞厲得之非所云惕中吉者乎不言有
終者訟以終凶方且杜其始安所遂其終但無
成乃以從上中正之尚耳矣

三陰本為坤象、故坎中之變曰歸、復其舊也、德者坤之順德、食者此三索之陰、為兌口之嘗也、三非與五合、而曰從上、以從二而受變於五也、

九五飛天在上、而三與二以從之而獲吉、所謂利見大人者此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以四之陽勝初之陰、陰不敢抗陽而興訟也、陽長陰消、此復之象、而陽制命、陰從命、此為天命之正、不克訟者、去人謀之險、以復天命之常、如即而就之也、渝變也、剛變為柔、坎變為坤、如水之漸靡消、險而為平也、於是坎險失道之凶、化為坤順安貞之吉、安者無言靡爭之相安、貞者上威下畏之各正也、上伸斷決之權、下守服從之義、而無失矣、蓋坎變則上純乾、下純坤、以上臨下、以陽率陰、此命之正、否四爻曰、有命无咎亦此義也、蓋乾君司各正之命、天且不違、而況人乎、

下臨於險、不能化民之爭心、中虛於剛、大能惕民之畏志、使民欲訟不克、則大臣妙剛柔之用也、此為中行獨復、以即安於天命、又為洗心滌慮、以求安於正理、蓋以離之明、避坎之險、以巽之順、就乾之革、吉之道也、不克訟者、戢其險志、復即命者、還其真心、渝者易俗移風、貞者久道成化、不失者上无失斷、下无失辭、不失中、不失正、大臣小民皆安命而吉也、蓋淩於坤位、奉九五乾君之命、以變好訟之俗、共享坤德安貞之吉矣、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維皇建極之地、膺天下朝覲訟獄之歸、德秉其中、位居其正、操決斷之權、端風化之本者也、以陽之剛、攻陰之蒻、炳離日而鼓巽風、伸乾

斷以消坎險則可以平寃白枉可以鋤暴抑強訟无成訟民皆順民體一元而受萬福吉孰大於此乎元吉者乾元坤元合為全吉此大人之中正所以可尚下之所利見也文王秉肅雍之德立儀刑之準居方伯之任專征代之權天下取中而就正有其德亦將有其位矣

秉乾剛之中德居九五之正位作飛天之大人為天下使民無訟之主此聽訟之官所仰而奉命興訟之民所環而嚮風者也以中而矯人之偏以正而繩人之邪以大人而平小人之爭下之所以不克訟者正此中正之尚成其惕中之吉也甘棠布化徂莒遏征南巢之放牧野之師一怒而安垂拱而治非此孰當之乎

此正當文王質成之位天下之訟獄皆歸焉故但言訟而不言聽者以不專恃聽也中以建極而偏黨化正以端範而反側消健訟者服則崇密之降也欲訟者息則虞芮之返也未訟者革心向化則江漢之歸鼠牙雀角之無逞也王者受獄之成不煩聽斷聖德畏民之志盡息囂爭蓋以中德居中位以正心行正令以周德之純消商殘之險聖作物覩天與人歸何吉如之與需之中正同作興王之本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居亢而過剛已過中而失正故喜怒混淆刑賞冐濫險情偶中遽錫章服剛斷妄施屢加褫奪如漢唐寵任酷吏旋就誅戮彼自以尊居上位任意妄行而民命之傷已多居威之褻亦甚矣鞶帶章服之顯榮者因妄悅於兊口之工遂誤寵為含章之美也終朝者陽明惺平旦之覺三褫者乾剛中三令之嚴也聽斷不明予奪无當天下玩而忽之訟獄者將他歸矣

以訟受服指聽訟之臣言、工羅織之詞、以熒君聽、因冒黼黻之華、以濫君寵也、不足敬指錫服之君言、嚬笑不知自愛名器輕以假人威嚴不足以肅萬民之志中正不足以聳天下之觀也此游於險而不能斷正入於淵而不能出者、不利大川、此當之矣

此上九亢龍之悔剛之過聽之偏、不中而不正者如明夷以紂當之蓋婦言是用多罪是長害然予奪之不常而崇侯其一也、始因文而雕之如彼帝服之榮旋釋文而臧之如遭褫奪之辱此游於險情悖於剛斷兇之窮也後之奪為反正文能矯君之邪前之予為寵奸紂已失君之體雖文之為臣止敬堅聖明之仰而兇德已極豈足當天下之敬共乎於是服事之文不得不繼以取戎之武矣

此卦以坎變坤則成否象而下三爻屢言其吉何也、蓋聽訟最忌於陰陽其說上下其手故無取泰之交必使曲直明辨如陽尊陰卑之不可移易勝負迥懸如天上地下之不可混淆上伸乾斷之剛下凛坤順之服方為大中至正耳此下三爻以變坤而占也蓋有孚之窒亦兩情之否而以乾馭坤陰消陽勝聽訟之大人與傾否者同用矣

需之乾在下聖德潛也訟之乾在上聖化行也需險在外良臣濟時艱也訟險在內明主察民隱也屈五陽以就陰則需遂可交而成泰扶二陽以抑陰則訟不至隔而成否皆乾德之妙用也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以中男統坤衆、如以一將馭多士、以一陽勝群陰、如以一旅戡大敵、丈人者長人也、體仁以長人、衆正而能王、又何咎焉、

惟地能載水、如君統民、惟水能潤地、如民歸君、此一人能用衆、衆心拱一君也、況地得水為險阻、水得地為隄防、可守可攻、亦奇亦正、故師象焉、坤為師而中男其帥之者也、

師以內而應外、故陽居中、以仁而伐暴、故陽統陰、百戰出奇、故險、四方响應、故順、貞者、信結一心、勢處萬全也、丈人、衆中之特出者、豪傑擧事、仗義執言、國士登壇、先聲制敵、有必勝之兆、无妄動之尤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兵者、以陰謀用險器也、統坤之大衆、用坤之永貞、建極表正、王德也、撥亂反正、王業也、剛德居中、群陰協應、一王正萬邦也、除殘伐暴、順天應人、一怒安天下也、毒者、亭毒也、別貞邪而還之正、除殘虐而置之安、如造化之亭毒萬物也、民應於中而從其正、王道之成也、湯武皆剛、而人心協應、放伐似險、而天心助順、逆取順守、干戈戢而毒痛消、民心悅而天命歸矣、何吉如之、古註、亭者、品其形、権其數、毒者、成其質、量其用、天以秋殺啟春生、不廢雷霆霜雪之威、王者以戡亂為保治、能弛伍兩軍師之制乎、德足以萃渙合離、故能用衆、力足以除殘去暴、故能守正、一人能施仁行義、天下皆懷德畏威、以武止戈、如以毒攻疾、王者之師若時雨、非乎、應者、以五陰拱一陽、順者、以衆柔調一剛、英謀勇畧、剛也、緩攻徐戰、中也、山苞川流、險也、風從

響應順也以步伐之嚴拯水火之困以雷霆之威慰雲霓之望王者无敵於天下王師不戰而成功凶器而吉用之有功而无咎矣藥有蘊毒深而收功速者可以救危拯困極與兵同聖人所不得已而用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王度寬弘象地之博厚王心塞淵象水之靜深有弘度故能恬冐包涵而民心戴德有深心故能培養蘇息而民生樂業如是則尊君親上之民皆敵愾同仇之衆伍兩軍師之制即比閭族黨之法也保民而王天下无敵矣

寓兵於農如藏水於地平日不見形臨時得濟用也容之有法使交助敦仁畜之有方使柔懐向義教養之民皆練習之卒也此井田法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如師之始出嚴翼則吉怠玩則凶行師之本也步伍整肅號令嚴明則為百勝之師旗靡轍亂過險不整則失萬全之慮臧凶者雖善用兵不免於凶如李廣是也制敵雖尚陰謀之詭馭下必用陽明之律使倖取勝聖王節制之師所不貴也惕履霜之戒凜入窞之防乃慎之在初矣否者不以律也即下云失律不必強解

師討有罪奉天以恭師行有紀法天之肅故其賞罰號令如律度之嚴凜不可犯如律呂之調毫不容紊未戰養其氣正行法之始也若舞智鬪捷欲變法以出奇矜能賈勇欲廢法以行詭縱能善謀善戰猶凶而況未必善乎凡不守常法必自恃為善用兵者言臧之凶見律必不可失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坎者險地出師之初必先擇守法之將履險之始勿徒騁襲擊之謀可也有云坎為律此指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以五音辨之雖有據而義未全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二若將方主中軍之任、正在險中、當震驚之地也、統軍師之衆、專制閫之權、居帷幄之中、運折衝之畧、取民殘而敵王愾、奉天命以行天討、吉又何咎矣、坤為衆、此以一陽統衆陰、為主將、二則正中軍之位也、三錫命者、臨軒而策之、登壇而誓之、推轂而遣之、叮嚀告戒、至再至三、所以重將權、肅軍政也、蓋王師之出、不但與敵人爭勝負、直與天下係安危、師出萬全、功收一戰、斯萬邦享輯寧之福、堅翊戴之心耳、師以威天下、實以懷天下、惟責以萬邦之綏懷、故重以三命之申錫也、九二、以剛處柔、身當重寄、不辭勇往以伸雄畧、六五以柔馭剛、心操勝筭、不妨戒懼以預廟謨、則將无驕兵、君无債將、禦坎險於萬全、弭震驚於百里、以奠坤衆於永貞、三命以成師中之吉、一怒而貽天下之安矣、

古者帥用卿士、中男之任、而此互象為震、初則所謂長子之帥也、臨軒策遣、分閫授鉞、畀以伍兩軍師之寄、假以居中制外之權、此其肅將天威、恭行天討、有建牙秉鉞之榮、无矯命雄行之咎、寵光極矣、然行兵不嫌過慎、馭將不厭太嚴王又三錫簡書、以申告誡、如武王三誓厥師、蓋諭之以貞、督之以律、務令伐暴以仁、勿使殘民以逞、於以懷諸侯而天下畏也、下以剛中、獨運專征、上以柔中、深謀遠慮、各以震之恐懼、嚴於坎之設險、善將將、與善將兵相成、而師乃全吉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三如師臨敵而交兵、慎不虞之儆、避无功之罰也、以六之柔、本无駕馭之才、乘三之剛、又有徼倖之志、難望成功、易於取敗、或者戒其將然而

未必然之詞、謂此時宜以此為戒也、大无功者、
既不能奏凱而歸、又不能全師而返、旦之大罪、
國之大辱也、陰居陽位、如孱主臨暴帥、蒻将統
驕兵、故師出无功、敝民傷國、不剠不中、不能以
衆正毒天下而取咎也、坤坎皆為輿、而尸者陰
象、三載其上、五載其中也、或解以衆為政、而易
中輿字甚多、不必別強解也、

三處極險之位、當血卦之躬、壓重陰之下、又以
坎窞之險、合玄黃之戰、遭傷取衂、凶之象也、无
執訊獲醜之功、有喪師辱國之罰矣、輿尸、或主
帥敗衂、偏裨虜辱、不必全師覆沒、如莫敖自縊
連尹被獲、秦人封殽尸、事理甚明、何必紛紛異
解、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四如師克敵而退舍、坎險已脱、震行无眚、復行
地之常也、三宿未行、相機持重、嚴履霜之戒也、
或勝敵而還、或知難而退、自處勝地、觀變俟時
進則有功、退亦无敗、武之善經也、師三宿為次、
如師退次於召陵、是也、

六四、陰居柔地、以履霜之戒、防失律之凶、故持
重以養全鋒、深謀以處勝地、不倖一擊之功、預
握萬全之筭者也、成師而出、整旅而入、不為窮
寇之追、退舍避敵、歛軍待援、不犯貪兵之戒、既
能成功、又能持勝、得常勝之策、立不敗之地矣、
用兵貴右而次左、則退避非進攻也、奇兵貴神
而次則遲迴、非速疾也、蓋六本柔姿、如謀力之
未全、四尤蒻地、如機會之未便、故以括囊之智
韜鋒、以堅氷之防避險、慮來之坎、坎俟震之蘇
蘇、雖怯進勇退、未收克敵之奇功、而見可知難
不失用兵之常法、亦守貞而奉律者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五如師臨敵而制勝、正伐罪之名、程賞功之實也、凡師克敵、如田獲禽、蓋田獵本以習武、執訊獲醜、即田法也、執言若執、其有可代之罪、應以不得已之兵也、二以震初為主帥、故稱長子、至中男少男、皆曰弟、在乾父坤母、皆曰子、偏師副將、以陰從陽者也、兵雖全勝、百戰豈无一衂、將鮮全才、百慮豈无一失、故主將雖勝如衛青、偏師或敗如李廣、此當分別功罪、馭之以權、斟酌賞罰、通之以變、若以功掩罪、以罪蔽功、而執一焉、則凶矣、行不中而斟酌寡謀、使不當而指麾失筭、皆貞凶也、

中行者、中德居中位、此以柔居剛中、二以剛居柔中、兩德共調於一中也、輿尸者、群陰不助一陽、衆軍不得全勝也、貞凶者、變通之无術、不當者、駕馭之无權也、前以貞為丈人之吉、此以貞為長子之凶、若御衆當守萬世之常、臨敵當通一時之變也、操縱緩急、務調於適之謂中、行勇怯利鈍、用違其才之謂不當、善將兵與善將將、行師所必資也、

出師如于田、禦敵如即禽、然佳兵不祥、利在仗義、執言、聲罪致討、方免不戢之咎耳、且師貴有名、尤貴有制、若長子為帥、既獨秉制命之權、凡弟子為副、當共策萬全之筭、故偏師衂、即全軍之玷、小卒敗、亦大捷之妨、此惟出奇无窮、可以制勝、若執一不變、不免逢凶矣、出有名之師、尤當擇有謀之將、閫中軍之任、并當慎偏裨之選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六則師叙功而頒賞、申帶礪之盟、永燕貽之澤也、師已成功、王業已定、則正大君之位、而操出令之權、於是封建諸侯、創錫茅土、寵賚勲臣、求

享食邑皆慎選賢才以預邦楨屏斥奸邪以杜亂孽正功正賞功之典也序以正以信賞於一時訓以正以延賞於奕世行師則用丈人以正其始建邦則戒小人以正其終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坤衆為國坎山川以險守國坤婦成家坎中男以子克家故以國家終爲開者血戰以創之承者阻險以守之也開國當善貽孫謀承家當恪遵祖訓衆建諸侯共圖治安力遠小人預防亂始水不溢而地不傾容民畜衆奠萬世之王基矣

行師必當信賞罰以明激勸故不惜分茅土以獎有功而將本武夫兵行詭道其中有勇而无謀智而多詐者可使贊兵機不可使叅國事可使當一面不可使圖萬幾但重賞以報前功勿輕用以貽後患此又不虞之預備遠慮之深心所為設險以守國永貞以垂利遠叢棘之寘杜玄黃之戰者也

前錫命遣將之命授之兵因授以行兵之法為一時撥亂以返治也此有命賞功之命建之邦因貽以守邦之謀為萬世保治以弭亂也今日封建始開之國即他日帶礪相承之家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勿用者勿付之以政柄假之以兵權也蓋丈人任老成之將也長子擇英雄之師也大君拱神武之主也此共成王業者也若小人則小智小勇毋恃才而違律小忠小信尤自用而負凶近之為輿尸之弟子遠之為竊邦之蝥賊所當深戒而豫防也屏小人於勿用可以永戢干戈於不用矣

坎上坤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結交先擇交、故比合所以吉者、必初合時、原從精擇得之、豫知交必有終、如卜筮之得吉者、則能光大其德、永久其情、貞一其志、決无咎矣、若心不求其安、知之未真、不能預保其將來、而輕與納交、則後日寧免以凶終乎、凶者、坎之險而坤之窮、上六之无首而无終是也、交難於全始全終、此首言原始以要終、為全交至論、元永貞者、坎水得天一之元、坤道利永貞之用也、夫語詞、亦歎詞、後來之凶、正因原筮之非吉耳、水土相須效用、相濟成功、可合不可離、可節不可過、而君臣朋友亦然、此比象也、坎深入窞之虞、坤首履霜之戒、善始乃善終、此原筮也、交必卜其始、又卜其終、故以筮言、然古人每事用筮、其納交亦必以此決之者、慎擇之一端也、元者、德交之大有益也、永者、道交之久能敵也、貞者、心交之深相結也、交必精擇、遠匪人之傷、擇惟慎始、免无首之凶矣、以大德相成、以久要相約、以正義相勖、曰元永貞、如此方可寧心結契、善其將來、不敗於末路也、饑渴寤寐、不遑寧以求永寧、勞招遠聘、不輕來以善後來也、蓋比得其正、則為比輔而相成、比失其正、則為比昵而相敗、吉凶之兆、以筮決之、原始以要其終、彰往以察其來、六爻備之矣、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天下大一統、君道貴獨斷、此以一陽得位、以統群陰之協助、故吉、上能比輔於下、下能順從於上、君臣道合、上下交和、所以吉也、夢卜求賢、枚卜定相、原筮之吉、此可會矣、永貞者、協前之吉、无咎者、杜後之凶也、不寧者、拊髀側席、勞於求

賢方來者響應景從天資良弼上下應者上下以剛中柔中一德相應則兩心相安將來久契君不驕而臣不諂天常清而地永寧必无虞後日之窮也此正言戒不寧以慎方來也蓋不寧若不游燕游不親嬖倖正以求懷德之寧方來者瞻雲就日附鳳攀龍永以堅慕德之來也五為君位一陽居之為英明獨斷之君全體乾之元五陰環拱為群臣夾輔共效坤之永貞尤臣道之正也元者坤元合乾元而永貞則以坤之至終乾之大者也君制命德尚剛中臣奉命義主柔順以此相應令共各得則君安心於委任臣安心於匡弼乾清坤寧外謐內寧何所不寧於方來乎此始交之慎預防末路之窮所以成既濟之功洽泰交之固也若朋友同心合志聲應氣求則可以諧聚樂而敦久要剛柔相應亦與上下一體矣

輔者以臣輔君以友輔仁而此則專以上下言也下以坤德之順上從五位之剛明良相遇輔相之得人也此以聖君卜相之度得賢臣元德之輔聲氣孚而風雲會腹心契而魚水投者以剛中之君取柔中之臣成一德之深交奠萬年之寧守也上剛下順相為應合則將來為元永貞之吉而泰交之盛泰寧之祚豈有窮乎窮者上六坤道之窮而此以飛龍得位賢輔雲從終无野戰之危矣以上下應解不寧方來者應則上下相安可以保永寧可以善後來卦文言而此以正解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以一王統萬國上比下也地之振海不洩也以萬國拱一王下比上也水之朝宗无外也以諸侯親附於天子則腹心享翊戴之安以諸侯親睦於友邦則臂指聯絡之固此比象也

地得水以滋生、水得地以容受、亦親輔也、故先王衆建交邦、共敦親睦、則上親下、如倚股肱、下親上、如衛頭目、而天下相親、如輔車相依、互為唇齒、乾元主之、坤貞助之、聯一統之勢、奠百世之安、正所謂元永貞而无後凶者、此封建法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坎水有孚、其四用缶、而此以初合四、故亦有孚而盈缶也、缶為土器、有坤象、而水流盈之、比象也、比者我與人比、得其夾輔、故有他方成比、而有孚則比之本也、初六以一德相契、兩情方合交之善者、罡之吉也、下三句、即申上意、謂我之往以比人者、誠意交孚、如樽酒充滿、使他人斟酌醉心、則人之來以比我者、有始有終、有施有報、得他心協力之助、以成同心共濟之功、吉而无咎矣、陰性專一、且初爻未變、故有孚、上有衆陰以同德為助、故有他、水以行險為信、流而不盈、此行地為原泉、尤不失信而盈科也、缶以象心、莊子云、以二缶鍾惑、此則以鍾信也、推衷吐赤、滿腔皆真意、自然感通於他心、如缶中所積充滿、自然傾注於他器、以缶盛水、互相灌輸、亦自他相比之象也、

比者相比、本以己身與他人共言、故以他心合一心為吉也、坤為臣道、故陰爻亦吉、而他則指二與四也、二合五之剛中、如得君之元輔、四亦近君之大臣、而初則始進之次輔也、居下居偏未能獨運、故必以內信於心者、外信於人、上信於君者、旁信於交、乃成比之吉耳、何也、我以真心往以比人、人亦以真心來而比我、如元輔衆僚皆與我一德一心、而後我得以自靖自獻、雖不敢居成功、亦庶得免官謗也、二之吉、為不自失、初之吉、為有他、初與衆陰、皆從二以交於君

者二以自而比他從初始而六為終此之終即該六而六之首即指初也若統言卦義則衆陰以一陽為首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誠意在中感孚於外一心有主群心自合此以實德之臣上聯一德之交也比得其正而吉者豈為干寵希榮而失身乎坤之二居臣之正位秉臣之中德柔順內涵上交五陽以正合也不失者不失初心之有孚行險而不失信後順而能得常也

以柔德居陰位含章秉美闇修之內養也以柔中合剛中精聯神契一德之深交也曰自內則心交而非以迹合德交而非以情暱上之顯比非失人下之上交非失已有守正之吉无從邪之悔矣二交五為比之主故云自蓋初之納交在擇人惟信可孚二之全交在守己惟貞為吉也

二交於五此正比於君者故以內比為吉以失身為戒也內比者非以虛言飾聽非以外貌飾觀非外恃君之眷注殷隆惟內憑己之精神感格故將美承休不為阿旨獻諛弼違匡失不為賣重招推以心格心以德輔德其比彌深其心彌正不待他人有助而自反已无失矣二乃比之正位以柔中合剛中此比之正道也二以己之中德吐心而獻之故取資自內四因五之剛德傾心而佐之則效力在外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以陰合陰如以邪從邪故為匪比敗名喪德必由之矣不能无咎不免有傷原非筮吉寧免後凶乎匪人則終不能有他而傷則內亦不免自失矣

三為陰之極六又險之終以此相比如以善柔

便佞之交共為行險狎邪之計內必捻其隱慝外必陷於危途同惡相濟同敗相傾身名俱害彼此皆傷矣

坤之末為重陰本喜柔之品而居三又有躁妄之心交六又值凶殘之黨上不能比五下不能比二以附剛柔之中而乃與匪人共事以滋陰險之禍能勿傷乎傷者匪盈缶之孚則受他來之傷匪自內之交則貽自失之傷也已過柔不能自主來剛又不能自安而人或誘以邪謀引為逆黨此不受比之益惟受比之傷者以坤之窮通於坎之險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居近君之位有進賢之責者柔以濟柔如以外貌之謙虛違其中心之拒遜俯躬下士屈己親賢五在其上為好賢之主而此以薦賢為國之心仰體而曲從之吐握皆忠謨汲引皆邪佞矣以此恪供臣職恪守正誼豈不與國同休成彙征之吉乎四本外象率衆陰以合五故曰外比

二為格心致主內以心比君也四為虛己下賢外以身比人也二之貞所獻於君者皆正道也四之貞所薦於君者皆正人也守括囊以體下柔中之量率衆柔以從上剛中之德集思廣益和衆濟美群賢得以抒輔理之謀一人得以收輔衡之效不淆讒邪之險惟守柔順之貞吉孰尚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顯比者明揚側陋明試以功光明正大人所共曉陽明顯著非陰柔之隱暗也慎選精擇如三驅屏斥衆邪如失禽此比之顯道也舍者與衆

衆之取者與衆共之顯而易見舉措公而民心服又何煩告誡家諭而户曉乎正中者正則取舍之權无旁落中則取舍之衡无偏狥所以舍逆以却匪人之比取順以来有孚之他失一得三合内外以調於中共成不戒之孚也

古者取士論於鄉選於司徒升於司馬論定而官此三驅之象也田必三驅而後合圍逆者背馳逸去順者馴伏圍中如士樂為主用也不成材者不取如不成禽者不獻寧失多人務求真士慎擇如慎交弓旌无濫及也古者士出於農取之甸邑不誡者登明選公輿情共服不煩户曉不滋巷議也三驅三次逐之不去者方合而圍之亦祝網意也法云立四表而三作三坐

操用賢之柄慎明揚之典以剛德之中居上位而精擇以任衆中之賢至正大中之道也舉直錯枉與衆共之顯之實也知明選公天下信之顯之應也使中者於群陰中不偏暱不濫寵取長棄短度材授任包荒得尚於中行也

九五以陽明之德居照臨之位以一陽統率衆陰皎如中天之日以群陰歸附一陽昭如拱極之星蓋以天之顯道心之顯德為比而風雲自會聲氣自孚則以純剛之主居飛天之正位秉乾龍之中德也此時與君德合者為順則舍其逆德者而取之如收祥麟於凡族之外招鳴鳳於群羽之中共庸衆而得英才盖不僭濫收之廣不厭精擇之嚴也古者量地以制邑因論士而升秀而衆著於取舍之公士皆修德以待選人皆薦賢以備擇不煩告誡顯然共知則以剛中之君所使皆衆中之士也夫士豈必皆中但以剛濟柔隨材器使則偏曲皆中矣朝无倖位野无遺賢公道昭明輿情快暢以共成顯比所云元永貞者非乎邑人者坤衆不誡者坎之有

孚不失信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首者陽也陰過居一陽之上不與五比以為衆陰之領是有坤腹有坎耳而无乾首也无首者初交不慎如无媒苟合不能慎始安得善終乎蓋上居亢極之位以驕盈而匪邪六處陰極之數以善柔而狎佞荒成野合陽不能為陰之倡是无首也凶終隙末陰不得為陽之助是无終也既无預定之盟亦无久要之誼始於苟合終必敗交不亦凶乎蓋乾元不合坤元而不永不貞故坤朋既喪於先迷坎血益窮於野戰此不寧方來後夫凶也

乾為首在此卦則一陽具乾體之全作衆陰之首也初比以有孚為首內比以正己為首外比以得賢為首顯比以使中為首凡合於剛中皆得乾元為首者六過中而不合五獨於此无一

馬則眈淫屍僻同流合污臣節裂於匪人之傷君德敗於邑人之議乾為无輔而坤亦喪朋矣蓋陰不從陽乾既不能為之首陽不率陰坤亦无所代其終既不能體乾之元遂并失坤之永貞其何以免後来之凶協原筮之吉乎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陽發散陰翕聚以陰合陽聚而止之故一陰爲
小畜二陰爲大畜三則交而爲泰矣聚而得合
止乃大行豈不亨乎一陰欲上交於陽如雲方
騰二陽未和於一陰如雨未降風起於巽方雨
止於乾位自從也我周也郊近地也天雲而未
雨八行而未遠且行且止以乾遇巽之象小畜
之義也上文變即爲水天需故爲密雲而此猶
未成坎雨雲行雨施乃乾道統天之用而藏畜
一陰之中讓王業而守臣節也
天當將雨之時若風以散之必爲暫止止得其
正則爲調雨暘之節止失其正則爲害陰陽之
和小畜者小爲陰此臣象畏五位純剛之暴姑
以一陰自畜其純乾之德也一陰得位五陽應
之時可大行澤堪遠被陽德已篤於亨遂然致
君澤民必相其可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如風氣
一隨乎天運養乾德之純止臣道之正也陰陽
和則雨澤降陰陽合則物化生此卦幾爲獨陽
不生幸得一陰以保生機而涵雨意所爲畜也
小畜小者畜也一陰畜於五陽中也上下皆強
陽用事天澤焦枯而一陰獨居大臣之位可調
燮之權承上臨下以正其中此西伯以柔順藏
文明之象也其德意已如雲蒸但未及沛爲時
雨止怙冒西土而已盖紂以亢陽當位虐熖方
張文以小心服事仁恩密布當遮熄澤竭焚炙
焦枯之日獨留一綫好生之脉於天地間以一
陰之小養乾元之大故云小畜小畜者大統之
所由集也此卦以一陰爲主臣道妻道皆爲陰
不必指小人也西伯陰行善其巽以行權皆以
陰柔妙用折暴君之剛鋒者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

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一陰居得其位五陽合將應之是陰所藏畜富
以小而畜大也乾之健遇巽而止剛居中位志
欲遂行此陽德方亨而時猶未便姑以陰柔自
處善藏其用故雲騰霧湧似鼓其勇往之志健
也郊游野處未遂其遠行之心巽也小畜猶云
暫止也尚往者乾合陰以興雲勃然奮勇往之
勢施未行者乾遇風而阻雨暫爾滯大行之期
西方為物生所歸宿之地亦為乾君所退避之
鄉止於此所以為畜也上下應者下則民心歸
附四方攸同上則紂為驅民帝懷明德也剛中
者五之剛位雖中而德則偏二之剛則以中德
宜中位并合五以成其中者也
臣道主柔陰居四得其位也上使暴君委心下
使疲民懷德雖乾坤生意未能大暢而陰陽滋
息猶得小留則以龍德健行能興雲雨時難直

遂徐播風聲此以柔調剛得龍德之正中也人
樂其柔不忌其剛乃得委曲以行其志雖在險
中已騖亨途矣密雲者懷保亟欲遍乎寰中是
其畜也西郊者怙冒方近沾於西土是其小也
小為陰為臣道一陰調衆陽文之畜有聖德衆
陽曾一陰文之畜成王業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懿者美在其中畜之義也文德文明以止乾之
德也懿者風華之鮮美止若天象之森羅內文
明而外柔順文之所以為文也
懿文者博學於文以成小德多識者一以貫之
以成大德此小畜大畜之旨也
風行天上者乾德尚潛於下而風聲四達行及
高遠如文之化行江漢是也凡陰陽交錯剛柔
相濟方得成文以巽行健如以服事振專征之
威以小心暢行仁之志以武功濟文德而文德

始為全美、旋乾轉坤之德、正經天緯地之文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卦為畜、而初二皆為復者、以乾德各還其本位
也、初為發軔之始、九有勇往之志、而外為陰阻
不成遠行、知難而退、中道而反、然不以陰雨怨
天、不以抑遏尤人、而惟以初之輕出、自荷其躁
率之咎、此於見可知幾、隨時通變、明化裁之義、
得進止之宜矣、不亦吉乎、蓋不合則去、過則歸
已、皆臣長之正、此文王自復於潛龍之勿用、以
憂遁無悶者也
初九、龍德方潛、未際樂行之會、巽風初動、遭在
進退之交、故健行方在就道之初、而巽避即為
不遠之復、進而遭挫、退而省愆、此正以初陽受
畜於四陰、以柔濟剛、得中而吉、蓋於勇往之志
未伸、於知止之義則得矣、誤被幽囚、行賂得免、
巽復之道也、天王自聖明、臣罪不容誅、荷咎之
義也、蓋文承剪商之緒、可以長駕遠馭、布保民
之仁、可以兼容并包、而以遵時養晦、乃反而自
安於臣道、負罪引慝、非於天下大義最為修之
吉者乎、初為潛龍、文之遵養時晦也、二為見龍
文之王季漸成也、皆文王自安於本位、故曰復、
紂惡極於上、周德盛於下、亦復象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之剛、非无遠到之力、而二之柔、尚有牽制之
端、然柔可濟剛、則牽我之後、正矯我之偏者也
從其牽而復焉、不以自用自專、過任其剛、而以
含己從人、資益於柔、此純乾之中位、能調於龍
德之正中者也、以剛而甘屈於柔、既外不失人、
以柔而善成其剛、亦內不失己、不失於躁而取
愆、不失於緩而及禍、中德之妙如此、此文王再
復於見龍之在田、以臣節自安者也、
初正與四合也、三亦與四逼也、皆當受畜於四

也、二居於中、宜與五合、而五非其同德、不得已而亦與兩陽牽連而受畜於四、此在田之龍未遂飛天之志也、雖不能化五之剛、以矯君德之偏、亦自能守二之柔、不失臣節之正矣、如文欲諫紂而不得、任諸臣行賂而歸、此非以長君之惡、但以抑已之剛、諸臣不失救主之忠、文亦不失順君之義也、蓋文之初志、欲一往以格君救民、柔遜諂被囚、既牽經拂意、行賂受賜、亦牽強遂心、以此復歸、殊失初志、但在柔中之臣道、不自失耳、曰不自失者、天王不能毋鑒、天下亦未深知、但此心之自憮也

九三、輿脫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純乾剛德、如大車可以遠行、而獨陽无輔、如輻之方脫、尚止而未成行也、純陽不能獨行、陰且乘而阻之、相持不下、如夫妻反目矣、夫陰能制陽、妻得操專室之權、以陽不勝陰、夫自乖正家之義、陽不唱、陰不隨、而脫輻之輿、自阻於室中之閫、此有志而无謀、有才而寡斷者也、若以陽率陰、和以中德、則正身正家、以及天下、何難長駕遠馭乎、坤為大輿、乾未與交、為脫輹、三四少男長女、非正匹、故反目、中三爻包離象、故為目也、紂之離目不明、故文之乾德未暢、不得輔之以行、不能相之以正、惟有止而待之而已

三則已成純乾、若外遇純坤、則交為泰矣、今內外不交、而上阻於四、是乾之良馬、未駕車而行尚脫輻而止也、陰陽非正合、情不相諧、如夫妻反目、不能正以居室、和以成家、蓋文德雖以刑于鼓化、而獨夫方以牝鳴索家、則止敬之輿何所庸其輔、而如燬之室、豈能匡之正乎、文之知幾而止、乃知柔知剛、遵時而養晦也、若无脫輻之明、必有取轅之悔矣、夫妻不合志、不能正室、君臣不合德、豈能正國、純乾不得坤之合也、所

待於陰之畜者不已亟乎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陰交陽誠意交孚如夫唱婦隨志同道合故曰有孚有者有把柄在手有主宰在心龍德之神用也我孚於彼而獲其心彼孚於我而憑我用於是血脉調和精神鼓舞血去者懲反目之非戕相夷之迹撫傷補疚去逆效順也惕出者戒室中之鬭圖門外之功勵精警惕出作勤事也有關雎和樂之慶又有鷄鳴交警之勤陰陽交濟之美健巽剛中之應也

有孚者至德感人至誠動物有所以孚之也上合志者夫婦相得如上下交孚家國一理也上之剛以有為立志下之柔以中德相合以巽長女合乾長男志相得也於是野戰之坎血從風滌去而外懼消龍德之乾惕淵泉時出而內修密同德以相成有功而无咎矣夫文與紂豈可稱合志乎然文能馴其暴消其忮借專征之權以暢修和之澤此善繼其志乃天作之合也

四五共一有孚以二氣之交成一德之契也五之偏剛非易孚者四內挾純乾之德外修挹巽之儀秉純心調和風以動之亦不免霹威俯從披襟樂受如文於紂得專征之寵蓋有道以孚之非倖合也血者坎之象坤之戰也巽從坎變出為密雲則山川之險化為陰陽之和陰與陽合止為小畜則玄黃之戰息為剛柔之濟是血去也惕者乾三之惕也夕惕若厲乾德內純然孤陽无用四以陰合巽風鼓之始得出而效用出於潛漸與雲雨之施出於田漸布文明之化如文純德必以委曲微權風動上心消其疑忌深其契合始得出而征代出而懷保以展其小心日旻之用密雲之澤將自西郊而達天下小為畜者乃所以大為施而亨也是惕出也與需

血出穴意相似也凡卦以五為主此獨四為主以一陰牧五陽之用如文之上獲紂心下得民心以一心調萬心之和以陰象文王臣道四當大臣正位故也象為无咎此時文心但祈免咎豈敢望有攸利乎盖文以乾四躍淵之心慎坤四括囊之守故云无咎皆其本象實乃合乾坤而成元吉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五陽四陰交孚合志情摯義篤如攣生之不可解則夫婦和而家道成其富可知且能膽恤里黨使鄰人懷德而聽命富一家以富一鄉以至富有天下乾聚金玉風以散之陰陽相合畜散之得宜也能左右之曰以惠足使人財能役衆尢德以服之也此有孚乃承上言四既有以孚五而結為一體乃五亦因以孚四而任其行德此一卦得力全在有孚惟有以孫孚之本斯有以得孚之應與明夷之獲心正同盖五位本當君位此以文之孚紂當之也

而子並生二肢相合皆曰攣而衆陽共合於一陰亦如之至四與五同一有孚則聯為一體矣盖初為六州之附二為二老之歸三為四友之助而六亦退於亢以聽命於是四且代五而專之權而密雲布為時雨井田世祿之澤鰥寡孤獨之養使天下引領而歸心德及鄰邦不獨仁沾西土此正其小中之所畜也文本當代紂但紂之天下不能自用已為文用若已代虐也富着衆陽充實之象畜之義也以隣者大畏小懷攸同維翰有二之歸將以開八百之會者也夫仁播與心何云攣如盖文之馭紂入其左腹使如右臂真以飛龍之神得履虎之妙者也

五本遡劉而四既有以孚之於是與衆陽共孚於四如紂本暴虐而文德有以孚之亦且與衆

以其予於文、衆附一陰、爻為之用、如一體聯絡、
而四始得大行其剛健之志、以收上下之應、其
兵力之富、財用之富、民間生息之富、德施充積
之富、足以綏懷爻邦、使效臂指、招徠偏國、令衛
腹心、盡出其所畜、好行其德、以澤及天下、不獨
孚於西鄰也、紂以獨富為獨夫、文王久已爻商
致而散財發粟、善人是富、武王真為善繼志矣
鹿臺鉅橋、民以此叛、九一世祿、民以此歸、此紂
以務心肆志、洩乾之元氣、而為大畜、文以畢服
小心、聚乾之元德、而為小畜、財聚民散、財散民
聚、仁恭之殊效也、有小畜、斯有大畜、不獨富、乃
富有四海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
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畜極將通、而畜德愈盛、疑於凶、止以信於
吉也、陰爻於陽、雨既降矣、密雲布為澤矣、陽止
於陰、處既安矣、西鄰復自道矣、以此衆陽、積為
乾德、漸躋高尚、可以飛天、而一陰能承載之、使
若潛若見、自惕自躍、止有孚之富、所畜為未雨
之雲、若但陰勝陽、而能止之、一陰為主、衆陽聽
命、如婦專家柄、與夫爭權、月弁上弦、與日爭光、
君以无德而輕、臣以有德而重也、此時興亡之
大幾已決、然君臣之大分猶存、故明德已堅於
帝懷、而小心彌惕於敬止、以此堅服事之節、則
自信其吉、以此急征誅之舉、則自疑其凶、征凶
則宜且止、以待之、故曰小畜、行所信、不行所疑、
以服事殷、三以天下讓、以巽而畜健也、至王季
成而疑端絕、天命集而乾道純、始以征誅通揖
遜之權、風迅掃而天昭田矣、積德載若、周之世
德積功累仁、而文以純德載之、其畜德彌厚也
有所疑若、周之世業、與宅肇基、而文以服事承
之、其蓄疑未決也、此皆小心之所畜也、

君子征凶者，君子之心，以征為凶，此文王心事也。蓋小人急功利，此時必乘勢而前，君子重名節，此心猶畏義而止，以乾惕之心，知進退而不失正也。婦者巽也，長女專權，合於長男，能使衆陽聽命，雷厲風行，然終非室之正。雖心守從一之貞，跡近太剛之厲，如文以貞心效忠，不免備嘗險阻也。月者坎也，亢陽將變，巽且為坎，則為需之雲上於天，直待雲開而月始現，此尚在需之候也。乾方從巽，巽方變需，此非心懷疑而未可遽行者乎？疑者小心翼翼，大義凜凜，方以亦臨亦保自惕，未敢以順天應人自信也。此文王率服事殷本心，安陰小之分，以畜德者也。小畜止如女之待字，月之待盈，安人道之當然，聽天心之自定，以柔用剛，化凶為吉，小以守其臣節之正，畜以儲其王業之隆，文之至德，所以匹休堯舜，度越湯武者也。

☰☱ 乾兌上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乾龍也，包一陰於中，則呼天嘯為巽風，伏澤烈於離火，故象為虎。其初二爻則似尾也。履尾者，臣侍君如潛蹤躡跡，不犯捋鬚劘牙之戒也。乾本龍象，但人臣事明君則為從龍，事暴君則為從虎，故此卦履者離目之視地，尾者巽風之從虎，咥者兌口之傷人，而說則所以亨也。

虎者陰涵陽之類，尾者柔伏剛之象也。五陽如平原曠野，人所共履，而虎伏其中，或誤蹈焉，蹈之而知戒則免噬而吉，蹈之而忘警則遭咥而凶。故君子視所履而考其祥也。人臣處危險之世，事剛暴之君，趑趄進退，顧後瞻前，可勿測況幾而防隱禍乎？此卦總言世途行遇各有不同，在野在朝，為狂為聖，惟文之以經行權，以凶化吉，勢處其難，德要其至，妙於易之時者也。

履者統論人生所踐履也天下无地非履无人弗履然履危蹈險失足者多矣惟聖人履規蹈矩且出變入神能飛天能潛地甚至履及虎尾不遺其咥此其純德不已妙用不測所以此身无死地天下皆亨途也彖文王事紂既能全身又能濟世潛消出柙之凶明遏在山之勢非至神至變孰與於此故畜以善藏其用履以妙運其推皆文以至德立萬世之極也此卦下三爻言文王不忍忘世而思救世見兌說委曲之深心上三爻言文王善能格君而因格天見乾道變化之神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柔者臣道剛者君德履者攀龍附鳳臣近君也兌主和說有將美承休之喜无犯顏觸怒之端有擾虎之椎无攖虎之害則以所應者純乾剛德之主執中秉正无偏邪之癖者天光下際臣惟覲揚耿光天明晉照臣惟翊贊休明而已此乃言其常而文之事紂則又通其變以合於常者天王聖明豈非以光明事主者乎此非逢迎為說亦非安社稷為說協乾德以挫剛鋒真田天力也

聖人秉剛德而馭世則專用柔蓋澤者天地之血脉調其脉而无不通東漸西漬皆神功也故心和氣和而形和則能擾飛龍而狎猛虎何者藏鋒斂鍔轉環弄九柔以濟剛而調之中執之正此所以秉乾惕而順帝則即以代乾君而宜帝位也文之德及萬方雖履侯服實居帝位光被上下明並日月紂之昏德偏不敵中邪不勝正安能掩其光而遏其明耶光四方顯西土其守臣節正以立君極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位乎上，澤處乎下，一定之理，最為明辨。君子象此，為天下别嫌明微，令曉然知事使之經，使斯民循階歷次，自截然无僭踰之志。蓋君子戴天履地，致君澤民，以中處之，身建三才之極也。辨上下者，君子之所履；定民志者，小人之所視也。履者禮也，君子法天澤而制禮，體之嚴為天叙天秩，用之和為相親相遜，使民尊而信之，悦而從之。禮至不爭，則无不定之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无入不得，又何咎焉。君子正己而不求人，獨行其自得之願也。此下六爻皆叙士人處境各殊，以表聖人御天獨異也。初九陽氣初萌，乾德始茂，天性渾全，人欲未染，故為素履。渾樸虚融，任真而動也。不蒙淄垢，不加雕飾，精誠格於鬼神，忠信通於蠻貊，率此以往，何所咎乎。獨行願者，紛華靡麗，俗情衆好之所同；淡泊清真，孤修雅尚之所獨也。獨往獨來，獨清獨醒，歸潔一身，孤行一意，素心人常在白雲鄉矣。

初則在野之賢，貧不逢世，蕭然而獨處者，脱屣紛華，安心恬淡，清泉白石，泌水衡門，无躋華踐膴之榮，有飡霞吸露之達。雖其高風可仰，乃其雅志得伸，此履於僻境，脱屣世芬者也。往无咎者，率此以往，一向无咎，終不陷於危地，以初原未涉險途也。此文王欲為盛世之逸民，以安遯世之潛而不得者也。夫文稱至德，人但歸其怙冒之仁，欽其服事之節，不知其所歷者險阻備嘗之境，所存者輾轉無奈之心，此一卦蓋曲寫之者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以剛居柔位，如高士之幽棲也。幽者屋滿

之神虛室之白晦而明之義陽居陰之象也剛柔相濟中道而行既不以卑汚蹈於傾曼亦不以激亢陟於險峻任運優游隨緣放曠以坦衷而行坦途也此其外无僻行由其中有定主神情閑暇夢寐清安本不逐雲霧之迷亦不錮煙霞之癖行之坦坦无奇中之井井不亂也士在心隱不在身隱得幽趣而息亂營金馬朱門皆坦蕩矣幽者考槃永矢衡門自樂貞者正已不求遯世不悔故古者終南捷徑北山通客豈能吉乎

二則在朝之賢道不從昏浩然而長往者見幾而作知難而退弋未及而高飛餌方沉而深逝陷阱所不能迷汚泥所不能染游曠蕩之途縱逍遙之境自能幽谷不樂通朝有介石之貞有嘉遯之吉此其剛處柔中確有定見不激不隨不淄不磷涉亂世之末流得安身之泰宇雖見卓然高蹈然亦果哉末難業已履於險境以卑避而得全者也貞吉者見幾明決全身遠害守此可長吉也此文王欲為亂世之高蹈以待有道之見而亦不得者也蓋文王義在世臣為民社所賴生有聖德為天命所歸非可以士之常節臣之常道自律者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左文右武陰陽之分為定位也經文綸武剛柔之合為全德也陰居陽位有武無文如跛眇之一偏矣有所作為於君側盲施妄動觸忌取誅冒假虎威自投虎口能免凶乎詩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書云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故並言之離為目震為足而此爻包離於偏得震之半故為眇跛合為兌之毀折又巽二利武人之貞此

亦包巽於中大君則純乾之象也
僻見邪謀不足與定天下之大計偏長曲技不足與圖天下之大功陰柔暗懦之資不當膺耳目之司任股肱之寄也度材而任擇位而居猶恐不免顛躓況力小任重志大謀疎柔姿而蹈剛位冥揣狂趨以尺棰奮猛虎之擊有不如委肉當餓虎之蹊者乎此武人情態躁動妄為抗玩大君而自用自專者其志不安於臣道之柔而欲僭擬於君德之剛純乾英主豈能容之不以專擅誅必以悖逆戮矣

三則當事之臣志欲有為鋭然而妄試者蓋才未全德未備知一失十掛一漏萬任僻見以工揣摩逞偏長以滋顛蹶動涉傾危橫挑猛鷙専逞武人之習以冒大君之威能免凶乎蓋其質本陰而位則陽既有力小任重之艱資本柔而志則剛又有志大謀疎之忌以此冥投躝步觸忌犯嫌必不免飽猛虎之吻膏大君之鉞矣此履於危途而不知避不能全者也此文王欲除崇侯惡來之暴猶以惕若避咎姑以含章待時者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四為大臣與五相逼若已犯君之忌而惕於虎尾兢業自持深能畏君之威避其威以免其忌始雖履危終能免禍跡甚遜而志則行矣蓋能端其志无妄念慎其行无妄動故得全於暴君之側仍得伸其獨行之志也愬與訴同訴而復訴者再四酌量為遜避之策百千計議商捍禦之方也此遜志以敏行篤志以力行故曰志行可以避凶而得吉矣

四為臣位陰為臣象而居純乾剛主之下如猛虎在前身履其後文之事紂是也忠有欲效義无所逃勢處艱危時宜委曲若非通變而達權

豈得安行而遂志乎蓋德之剛既不免觸君之忌位之柔又不敢抗上之權志欲有為行難直遂業當虎口之危无復之矣然惟其剛以鼓鋭柔以藏鋒三思百慮以容其幾千轉萬變以圖其用有燭徹洞遠之玄覽而持以深謀有肩弘荷鉅之全力而防以慎動思之又思謹之益謹嚴小心之翼翼戒武夫之悻悻此一時若自試於不測而究竟得自全於無礙蓋志之剛曲伸於行之柔而遇之凶遂成其修之吉耳此逈超於素履幽貞尤絶異於跛行眇視者此文王堅事殷之節以行救民之志正躍龍所以自試乾道之乃革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文之為臣與紂之為君而位適當君臣大義无逃天地則欲避而為初之素為二之坦所不能也逞而效三之武所不敢也於是不得不以四之愬當五之夬貞不改節厲不辭難上以承大君之位下以共大臣之位以至正之義處適當之時此其履虎之危乃見飛龍之神耳凡卦以君當五位此以文之事君當之盖其事商正所以代商者也

夬者剛決柔履者柔承剛也夬卦以五剛決一柔此亦然也彼以内攻外此以上凌下彼乃君子昌而小人危此乃積暴逞而孤忠惕也以夬臨履是以果決之資妆和説之應以剛用柔明君任良臣文之初心所望於紂也以履承夬是跼天蹐地鞠躬屏息以柔承剛忠臣佐暴君文之苦心所效於紂也貞者捧盈執玉之虔專心致志而不懈弛厲者臨深履薄之戒危心竦志而常兢惕由此以輔君德於中正翼君道於光明所以當帝位而履之不疚者此乾君之正文王所以壓聖明之想而堅服事之節者也紂已

不堪當五位以事紂之文當之猶明夷之箕子也

九五君位正虎之不易履者履之可變不可貞也曰位正當者四大臣之位與此大君之位正在相當勢无可避義无所逃故明知虎尾不免履之此時若膠執經常必難免厲惟善通權變方可曲全盖其純剛足以逞暴五位方在專權逆之既恐劘牙順之尤虞投口既為狹路之逢寧受窮山之困於是以曲調直以柔濟剛不局於小貞方免於大厲耳夫此之厲即所云疚乾之惕震之恐也履帝位原非戕祚言步趨君側周旋黼座批鱗不逆捋鬚无忌中正之徵權光明之妙用文王作三公以事紂時也盖五以純剛居帝位如虎方負嵎若直以二之剛犯之馴擾无方決遺毒焰惟調以四之柔承以兊之説獻地納賄既以塞饑喙而緩之横吞除炮烙專吉者倫嘗險阻愬愬益其光明婉轉曲折貞厲還為元吉乃聖人之權也此文王之燕及皇天克昌厥後以順帝則而豢帝懷者也

上九正不啞之亨不疚之實也視與履皆聖心實用考與旋皆聖心神用也盖聖人行事迴出尋常人或疑其險駭其奇而聖心以離明反覩內視以乾惕尺步繩趨以巽風專和聚順所作皆吉祥善事所措皆慈祥美德是以元神活潑光明之慶矣上九與六三為正合陰陽和而剛柔濟所謂説而應乎乾吉之徵而慶之象也精於所視非眇之偏蔽也慎於所履非跛之偏躐也視其所履目擊道存履其所視動與道合以此審度務求吉祥非武人偏用佳兵之不祥也如是則周旋曲折動容中禮迓作善之祥逢惠迪之吉豈非帝德之罔愆一人之有慶乎前言素而直往坦而安行皆君子之常此旋而元

征伐升以杜張牙而臧之狂噬能入腹而獲其心故得履尾而免於咥耳此文王之為臣止敬即其為君止仁者調出穴之椎即以妙飛天之神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視者精明照察考者校量稽核也以此慎於所履迎作善之祥避從逆之凶則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任所投足動與吉會縱當履虎之危終享元氣周流一心環應如車旋轂轉規旋矩運曲順乾元瑞氣之鍾妙合群龍无首之吉以作善降祥為積善餘慶聿懷多福兆民咸賴孰有大於此者乎虎已渡河龍乃飛天九年之統以此集八百之基由此定矣

泰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

泰曰太平蓋君尊臣卑尊者屈體卑者伸志始合而通順而得其平泰階垂象天地之休徵也泰惟在以君下賢一人屈體其往以求之者小衆賢効力其来以報之者大上下之交先之自上也百祥集吉世運光亨矣

外為陽内為陰此卦體也奇為陽偶為陰此文象也體互合而文遂配故曰相交非以乾坤易位也陽為大陰為小長者来消者往吉者會乾坤之元亨者沛徙順之施也

天上浮地下奠此不易之位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此不測之神也合則開而為泰不合則隔而為否而機在賢奸消長蓋人乃天地之心而賢則心之最靈參賛調燮非致中和不能有此功用也故賢隐而天地閉泰開而宇宙熙

天地雖以陰陽定位、而天能包地、地以承天、陽能率陰、陰以輔陽、如君令臣共、夫唱婦随、體着相對、用不相敵、而以君子馭小人、尤所以主張天地而代之推者也、故陰之小不敢足陽之大、而性情始達於平和、泰者平也、陰之往、不敢阻陽之来、而血脉始諧於通順、泰者通也、然陽光易蝕、泰之平、不能保其不陂、陰沴難消、小之往、不能阻其不復、其昌期開於上下之交、而危機伏於天地之際、内外消長、君子不得辭其參調之責矣、

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五以陰為小、二以陽為大、君往以德下交、臣来以德上報也、君子小人、内者納而用之、外者斥而去之、長若萌芽之長、消如氷雪之消、進賢退奸、必以其漸、天久自定也、取快一時、欲速反濡矣、志同者、不必同於跡、惟欲同於志、初云志在外、四云中心願、五云中以行願、皆此志也、

天地交者、天施地生、二氣互調、上下交者、君明臣良、一德相合、物通者、天喬動植、氣機无不澈也、志同者、好悪是非、良心无不羿也、兩儀對立、天地本相成、二氣並行、陰陽必相合、即泰之時、君子小人分数、亦畧相當、雖欲退小人以進君子、勢豈能屏其類而空之、但内若當權、外若退聽、長若昌揚、消若屈服耳、盖容納小人、乃見君子之量、駕馭小人、乃見君子之權、收小人資君子之用、不至絶小人、樹君子之敵、乃見君子治世之器、不然使小人懐怨望、已不免傷太和、致小人逞報復、更反使禍太烈矣、惟内之君子、固彙征效用、外之小人、亦翩集作隣、跳不通以為通、合不同以為同、方成泰之交也、初二爻專言

用君子三四爻兼言收小人其義精矣
天地此云交後云際交者剛柔之德互相調和此為極盛之時際者消長之幾適當倚伏此為至危之際慶其交當預防其際嚴其際乃能永其交其權在裁成輔相參天地之君子矣
凡泰運之開雖由於天道之通未有不成於人心之合自非君臣合德以成喜起之交而天地閒安所見太平之象乎故主泰者君佐君於泰者君子君子雖獨操開泰之權亦不必盡絕小人使不容於太平之世惟酌於內外閒以消弭邪蘖使勿長亂萌而已夫狎邪近佞固為亂源立黨分門尤為禍始故天地无時不交而上下之交或千載而一遇者豈盡小人之罪抑君子未悉通以天地之心乎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施地生一機相合以成功君令臣共一德相孚以成治三才一理也齊政授時成其道也府修事治相其宜也左右者如两手衛一身所求无不遂也凡此必明良合德始能之也合而左之右之无不宜之矣
剛柔對立而成位謂之道健順交濟而適用謂之宜財成者參天地而三才調燮於一中輔相者贊化育而萬物保合於太和以使民蕩蕩平平共遵於道熙熙皞皞各適其宜左陽右陰為立天立地之定理左提右挈為參天參地之神功也
乾資始坤資生而以地承天所生者皆財也乾為馬坤為輿而以馬駕車所憑者惟輔也有財而不善用則源竭流枯生物无涯之府匱而天地且空虛矣有輔而不善持則輈摧轂折行地无疆之用窒而天地且傾陷矣惟聖王為天下

理財、樽節愛養之有經、而後生長收藏、成功不替、天施地生、各遂其發育之道、為生民置輔、調和燮理之有序、而後扶持匡直相戕不虧、天高地卑、各安其恰適之宜、以此為民耳目、使左顧右盼、无眩瞀也、為民手足、使左支右應、无顛躓也、為民腹心、使左經右綸、无迷惑也、夫民若天地之心也、天地以民為心、民以聖王為心、則上下之志、何所不同、天地之交、何所不通乎、然則天地互交以成泰、亦在聖王一心之用而已、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明良喜起、師濟盈朝、泰之象也、泰必自用賢始矣、拔任野之材、連及其同類、合不齊之衆品、入向用之通途、泰交初洽、泰運方開、不亦吉乎、蓋不內信一己之私、而欲外收衆賢之用、不內植一己之黨、而欲外充百職之司、此天地所以始交、左右所由多助也、財成輔相、莫先於此、志在郊野之外、功乃在朝宁之中矣、乾初爻為震、震為雈葦、為蕃鮮、茅屬也、以一陽統二陽並進、故曰彙征、初為茹、而二三為彙也、茹乃茅之開花而結實者、象成材之士也、彙乃茅之連類而依叢者、象同道之賢也、征者、茅隨把握而行、如士因提挈而進、此好賢之志、全在外合於四、收不戒之孚、以享用賢之效也、

象云其志通、又云外小人、而此云志在外、何也、蓋用人豈能一舉而純得君子、其偏才曲技、亦將兼採博收、如茅之拔、不必盡芝蘭、彙之征、不必皆苓木也、故主於內者、登明選公、慎操簡拔之柄、羅於外者、旁收博採、弘開向用之途、拔則以內而招徠於外、征則以外而歸附於內、此外順所以資內健、下志所以皆上通也、達下志以成上志、合異志以諧同志、是在君子網羅天下之志矣、初九為雲雷屯、泰運之初開也、屯象草

穿地而出、故以茅言之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茅以言其萌芽之秀發、英華可採、荒以言其材質之輪囷、斲削可加、包若收納而結束之也、結束其所拔之茅、用之為濟川之具、合衆賢為共濟也、衆則恐遠有所遺、衆則恐偏有所黨、又能舉所知、及不知、而踈遐盡為收羅、渙小群、成大群、而朋比盡為消化、由是偏長曲藝、盡入陶鎔、纖計小忠、總歸純粹、有不得庶幾於中道者乎、不忘遠、則賢路寬、不偏肶、則倖門絕、以此合衆才於造就、得上進於中行、乃見大臣之光明而正大也、光故有知人之哲、而採擇者精、大故有容賢之量、而收納者廣、光以甄拔、大以并包、二者交為用也、蓋國之材、如土之茅、生於僻陋、故須拔之、則野无遺賢、茅之拔、歧於異類、故須包之、則世无棄才、以彙者引類同升、馮河者濟川作楫也、蓋初之志在外者、抒忠吐赤、開誠布公、惟顓為經國治民之謀、不陰為植黨營私之計、此之尚中行者、因人器使、隨才造就、妙運其作興鼓舞之權、曲成為參和調劑之適、初乃勤於求賢、此尤善於用賢、兩相成也、在野者无不拔、在位者无不包、光如天之溥照、大若地之兼容、合之共效旋乾轉坤之勛、此泰運所由昌也、

茅曰彙、本衆品之雜收、此曰荒、猶美材之未斲、包者包羅衆美、亦包容偏曲、材非一種、用亦非一途也、度材效用、編茅作楫、用為憑藉、以助承流、以資利涉、而且遠不遺於僻陋、近不暱於朋儕、則良楛錯陳、短長互見、於是可以斧之削之、規之矩之、抑其所過、引其不及、使得馴致於中行之選、即偏曲小人、皆化為時中君子矣、夫使天下皆為君子、則世風淳、朝廷盡用君子、則國

運熾此非日月合明之光何以滌此鑑衡天地合德之大何以攝此甄陶此其以一心包宇宙而致其中即以一心調乾坤而開其泰也拓包荒之倖度握開泰之微權裁成輔相非君子孰與成我后之德者乎此為兑象初爻故以河言包荒猶緝蓄綿藺也用茅馮河凡江以北有之或架梁而行或夫笙而渡人所共見若泛言賈勇直前不承初爻用賢說則字義多難通卦義尢不協諸說紛紛皆非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平陂者上坤地勢之傾側往復者下乾天運之推遷此陽極陰生之介乾惕坤慎之交正見保泰之難也惟艱貞僅可免咎而挽回全在任人惟君子能用小人則人衆可以勝天耳蓋扶植世運惟君子盛壞世風惟小人而禍機亂始惟在君子激小人之叛小人害君子之成若君子開誠布公不惜為小人推心置腹則小人啣恩飽恵亦且與君子決脰剖胸尓杜交争之禍共集和衆之美小人醉君子之醇君子食小人之福矣蓋小人亦可隨材備用如梯稗有時濟饑君子不惜吐赤弘收即犬馬皆當効力我飲彼以天和彼食我以地德資小益大轉禍為福其函天盖地之量正旋乾轉坤之手也此以陽在陰下而上交故謂之復以地在天上而互交故謂之際艱貞者君子震行之激勵於食者小人兑口之充悅也此爻君子雖在内不以小人在外而拒絶之乃為保泰之上謨矣

九三乃君子憂盛危明之心也我内彼外世運之太平極矣淂无陂乎我長彼消現前之往事美矣得无復乎此陰陽倚伏之端天地轉移之界左低右昻只争毫末此消彼長總在斯須此

際失畜後追何及所當艱心吾志砥行飭躬以正己之節防禍尤當消疑釋忌推誠布公以容人之量迓福也時惟平君子之氣以結小人之心則可化小人之禍以成君子之福盖小人食君子之德一飯感恩君子食小人之報壺飧得士不惟无禍抑且有福禍日消福日長往之必復者轉為小之大來而天地之推常為君子用矣君子存乾惕能配命以成王孚小人效坤順能生物以資人食陽極陰生天變地化總在此爻故為際以交與不交於此分途又兌口中淆震萌始兆當倍申夕惕之警氷至之防也艱者其難其慎慮患之深貞者勿二勿三守法之謹然便能无咎保泰之難有如此者則以衆君子扶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也凡君子待小人界限太明町畦過峻有意斥為非類不屑與之同群以此互嫉成仇交爭稔禍惟君子不惜屈己從人不吝推情與物坦衷以消其忮誠意以結其心則小人樂於見己之長喜於被上之遇其才技勇力能為窮究極惡者亦能效殊績顯功少施以恩大食其報王明並受其福矣上以天度包容雷聲鼓動下以坤朋效順兌悅忘勞此不恤之孚享于食之福也夫陰能濟陽之和以融其亢小人之食人也陽能取陰之精以益其光君子食于人也被食則消得食則長陰常消而陽常長泰運不自此保乎惟天地常懸此際以待君子之相惟君子能乘此際以固天地之交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此言泰之時小人雖在外亦必使內合於君子以互交也翩翩者駢飛並集引類而來若鳥之就林以者能使左右效用也鄰者三陰若比隣

以一率二偕来也、群陰翩飛鼓舞、相率以聽命
於陽、此所以交為泰也、陽實陰虛、不富失實者、
以陽馭陰、直洞其中扃、以陰從陽、盡棄其中藏
也、蓋君子每懐成心、以待小人、小人尤設私心
以防君子、或挾護身之符、或伏陥人之阱、滿腔
機械、填腹戈矛、雄若素封、森如武庫、兹因君子
勿恤推心以孚之、則心激於不忍、用而計窮於
无所施、於是捐私去膜、虛衷洞腑、呼儕引伴、飛
舞奮揚、以聽君子公平之令、以奉君子逺曠之
謨、此不着猜嫌、而以孚往、彼不煩告戒、而以孚
来、小人失其富、君子得其食、非外貌之馴伏、乃
中心之嚮化矣、蓋陽居陰下、如君子甘讓小人
故陰從陽後、如小人樂歸君子、此物之通志之
同、所以交為泰也、陰還於虛、安其本分、以從陽
也、初六巽為鷄、六二離為雉、上六小過為飛鳥
故三陰為翩翩、

不戒以孚、惟不戒、乃所以孚也、蓋凡嚴警戒、則
多增備禦、適以啟爭、申告戒、則懸設揣摩、尤以
觸忌、而惟不滋議論、不涉紛嚣、使小人有所藏
其短、乃益獻其長、无所虞於退、乃益鼓於進、不
追既往、不逆將来、不摘隱疵、不録細過、惟以誠
動之、以義服之、此小人所以盡掃暗室之藏、樂
效中心之願也、蓋小人德雖不足、或富有才情、
貌雖極恭、然中多狡詐、今曰失實、則奸府蕩為
冲襟、曰中願、則傾心深於革面矣、夫既使小人
化為君子、則其道日消、以君子并收小人、則其
道日長、此正天地之際、善持其際、乃永固其交
矣、翩翩者、陰之靜、鼓於陽之動、不富者、陽之實、
化為陰之虛、以其隣者、邦交固而震驚消、不戒
孚者、說情通而兊口戢也、
孚者、两心相信之深、所云交也、君子无所吝恤
以推心於小人、則小人不待告戒、以歸心於君

子、泰交不自此治乎、三以陽象君子、四以陰象小人、此二爻正言交也、內外之界、欲明陰陽之交欲合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雷澤合卦為歸妹、取二五之互象、為陰陽之互交、言乾父坤毋之作合、中女中男之效用也、帝乙正當君位、王姬下降、以陰交陽、以貴下賤、亟受其福吉之大者、泰之極也、男願有室、女願有家、此乾父坤毋之心、亦中女中男之志、女子有行、遂諧所願、且剛中柔中、情既互調、德尤相配、以正人倫之始、以開生物之源、豈非福及天下、人心共願者乎、此以唱隨相得、喻明良相遇也、夫婦和而家業茂、君臣合而治道昌、一家為小君臣兩儀為大、夫婦一言、兼二義矣、

歸妹與虞之於嬪同、但易興於衰世、嘗止言夏商、不及唐虞、帝乙紂之父也、坤五乃中女之位、離中又文明之主、故取象焉、全卦三男三女俱得配、而長男居剛健之初、少女處柔順之極、尤各得其正而互調於中者也、

男女兩得其時、剛柔各安其位、故曰中以行願、協人倫之正、遂衆心之公也、上下內外、合而為中、禮以時行、遂室家之願也、夫婦和而家道正、上下交而天下平、同功一體、泰之徵也、承乾代坤、福之大也、卦以五陰配二陽者有矣、未有以坤之柔中、配乾之剛中者、故帝、坤象也、乙陰象也、妹中女象也、以中女合中男、效六子之用、以坤毋交乾父、立兩儀之體、上下互交、剛柔合濟、陰陽和而萬物遂、徙順諧而二氣調、天下祉福孰大此乎、中者、剛柔俱中、行願者、上下合志、以臣道之中、成君德之中、以臣意之行、承君令之行、以臣輔治之願、遂君求治之願、蓋即二之中

行四之心願使君中以行願所謂上下志同得以永持天地之際常聯天地之交此二五所以為泰之主互震互兌為歸妹之象也乾剛中居陰位坤柔中居陽位陰陽互調此所云天地交泰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者國之外蔽也衆心成城泰之時君子和衆於內共守心城小人一心效力於外以捍衛內之君子尤可壯國之長城而時移事變陰極陽衆或有越畔踰閑窺瑕伺隙將以坤之戰黙開姤之端以夬之凶激成剝之勢計欲自外而侵於內以小人而竄入君子之群若此必朝廷之上有制命不足以服其心有寵命適足以驕其志內啟亂萌以致之也此時若遽攻而擊之適以稔釁而速禍惟亟修內治以禦之乃為澄源以遏流從都邑中修文以布告修政以申命煥之新猷以令改觀更之敝轍以使杜口如雉堞一新敵人退聽消伏戎之莽復衆牖之攻外寧而內益安矣斷不可狃治而忘亂以守貞而取吝也蓋保泰利在振作杜否妙在變通故貞雖吉而此時則吝耳初與二言用君子於圖治之初此上六言防小人於久治之後皆保泰之上謨消否之至計告命者兌口宣揚震雷激發乾道各正之命所以破含章之貞者也

貞吝者天地必春溫秋肅之迭遷而後萬物常生上下必都俞吁咈之交濟而後一德永固有日新方有久道有乾徙乃利坤貞不變易則乾坤毀矣而惟用師則不可蓋泰寧之極君或起好大喜功之心臣每進開疆拓土之計太阿之傷金甌之缺恒必由之此正坤六所以稔玄黃之血若聖人保泰深以此為首戒矣

坤德積成高厚如城而復隍則勢極必返城乃平之陂隍乃往之復也夫城以密而屹必版築之不堅城以攻而陷必防護之不密則以乾君政令積久廢弛故坤厚順承陵夷毀敗亂之徵也此時必力返致亂之源亟圖保治之策所戒在用武所急在修文勿輕用伍兩軍師之衆以希域外之功惟中布井邑丘甸之制以正國中之命蓋弊在於命之亂故救必以命之修也凡泰極時必整頓紀綱申明制度以布告而施命庶可嚴交警而保永安若守常而不變執故而不通必且悔而吝焉心城不守而泰道將罔終矣城隍師邑皆坤象惟命則乾君之命言當使乾常制命坤常聽命扶陽抑陰以乾之不息化坤之允貞君子能自固於內小人必自安於外庶乎吝萌消亂機絕而泰運永延矣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純以匪人用事君子不得守其正矣高爵厚祿施不擇人繼計小忠得不償失此大往小來也否者乖戾隔塞之象與泰之吉亨正相反也凡泰之轉為否者其源皆由於匪人之用事其時不利於君子之守正蓋君子於名節以其正形小人之邪則小人工傾陷必以邪奪君子之正大往小來即陽消陰長君子適值其窮小人方居其勝也文當紂時可謂否極而服事之民懷孔邇之戴是非獨守貞以勵節乃委曲體仁以長人蓋其易暴以仁此貞下起元大人休否之吉也

直指否為匪人可見否泰非天生非地造總由人為耳匪人用事之時非君子守貞之日不利守貞豈反利從邪乎蓋此時是非混淆邪正顛

倒大人之福日往而消小人之禍日来而長君但拱手以聽之絜身以避之使小人逆无忌之習天下受无窮之禍无為貴君子矣惟是達権通變轉日回天返危為安而休焉消戾為和而傾焉有乾德之大人不患有否德之匪人也不利君子貞豈非利見大人亨乎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来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往来同而大小異上以剛愎雁邪下以柔媚貢諛迹交心不交也蠅營蟻集日就猖獗龍潜鳳隠浸至空虚陰由下而漸升陽上極而浸反也此匪人用事皆由君之親奸遠賢也内外之権消長之機總在君心君子當見幾而通變不可守正而膠滯矣盖氣運否塞之時必純用乾健大破坤貞旋乾轉坤君子之事也互象為山風在家幹蠱在國傾否同一作用必有衝風振海疾雷破山力量方可掃蕩妖氛發揚正氣蠱利元亨不可貞而在否尤可知矣

萬物不通者天地閉塞草木之不蕃也天下无邦者紀綱蕩廢乾坤之幾毀也此不交之象正其亡之形大人所深防而力挽也君不君臣不臣朝堂穢而社稷墟故曰无邦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

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則閉塞而成冬上德不宣下情不達則晦蒙而為否否足以阨君子亦所以啟大人以一心妙三才之用也

否時之君子於乾則為潜為躍於坤則為履冰為括囊故其象如此儉德辟難者藏其富有而表之冲虚掩其充實而示之固陋使小人不忌我之長不妬我之名全其身以待有用也不可

榮以祿者寧受蓬累之辱不易三公之介寧忍採薇之餓不忍一簞之污甘鴻冥而鶴饑恥鷄棲而鶩食潔其志以待有為也

辟難非止全一身辭榮非止矜一介也凡一人沾被小人之難必援朋索黨蔓无涯之禍一身沾小人之榮必污名玷節喪无價之珍故全身并以保全善類逃榮正以逃脫羈鎖也蓋不援陷阱乃得從容覩變以伺其敗不就覊紲乃得縱橫任意以來其瑕此君子遠小人之節正其制小人之權也

儉德者雖有德而韜光秘寶不屑輕用如儉嗇也辟難者先見遠覽高舉冥飛繒繳不能加綱羅不能及也不可榮以祿者品高格貴志潔行芳如珠玉不可以污以粉飾鳳麟不可辱以豢養也以此禦否必終能傾否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泰之拔陽也衆賢進也否之拔陰也群邪入也用人同而所用之人異也君子於群小中能自守貞不失素志吉矣但伸已志不觸凶鋒亨矣初陰與二三亦以一氣相引而進故亦拔而及彙所云同氣相求也此初爻象坎為叢棘為蒺藜陰類萌芽之兆也

泰初征吉得志行道將同心以濟世故曰志在外否初貞吉見幾自守惟矢心以報主故曰志在君小人各營其私君子獨忠於國也人不足適政不足間惟在格君心以定國大人之事備於此志矣

當小人並進之時此君子變節之日也若持正守貞不變其初志惟知為君致命而殉職不隨小人營私而植黨斯吉而亨矣此否運方來未能頃反故猶利以貞為吉然吉而能亨政非局

守之孤貞也、

君子當小人競進之初、若潔身而去、是忘君也、若改節而從、是悖君也、惟是混幽蘭於蓬蒿、雜嘉禾於稂莠、勿矜悻悻之貌、以遂其忌、勿修皎皎之跡、以形其汚、而惟是在中之志、則我得自主、小人不得而奪之、故自靖自獻、獨效孤忠、不計此身之安危、不顧小人之喜怒、堅持雅志、致身事君、此君子守貞之吉、不與氣運俱消者也、

貞以端其體、亨以圓其用、傾否之権、始基之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包與泰同、但此乃小人之群、藏頭蒙面、掩垢匿瑕、共希進用耳、承、進也、亦繼也、陰柔踞於中位以邪臣結所援之茅、聯肩接踵、進於君側、如包茅之貢入於王府、此小人得志之秋、大人見節之會也、否者、安於否塞、不求通顯也、亨者、善於通變、不滯膠執也、以孤身立群小之中、而勁節中群邪之上、特立而不懼、入群而不亂也、甘心寡合、自安於否、不立崖異、不貶廉隅、游心坦蕩自適於亨、不憂淹抑、不受把持、不與小人為敵豈與小人為黨乎、不驚群駭衆、亦不敗群合汚此大人惟處否而能亨、終傾否而還泰、惟柔中善藏其用、故剛中妙運其権也、

包則互相容隱、蹤跡詭秘、承則交相接引、黨與勾連、如此否時、其小人之群方盛、甘入其群者无論矣、即不屑同群、飄然遠去、猶硜硜小節也惟大人度量足以函之、風力足以馭之、入其群不亢不阿、如擾虎馴龍、不犯爪牙之忌、入群而不亂、獨清獨醒、如祥麟威鳳、不混羽毛之族、和而不流、群而不黨、完其有不為之介、善藏其在田之文明、以待大有為之時、倏出為飛天之變化、此暫否乃所以終亨、彼小人若、挟人衆以勝

天稔積惡以冒禍小吉適以貽其大敗也蓋自混於否之中德神於否之外休否傾否妙用已全不利君子貞乃利此大人亨耳

泰之包荒以君子大度包涵所引拔之群才包羅所畢集之群策以陽包陰如以天包地將共弘天施以發地生者也否之包承包羞以小人私心包納所同進之邪人包匿所共為之醜行以陰包陽如以人欺天山雲川霧漫空障日地之智晦終不勝天之貞明者也大人如日中天不却浮雲之往來亦不受陰賊之虧蝕滌晦翳而開文明群星附其末光而儀荷其彪炳矣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包收衆穢包藏禍心進其所拔之人共為羞恥之事蓋六至於三小人已布要津故結黨肆惡捐廉滅恥營窟府奸納污蒙垢小人所喜君子所羞陰居陽位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群邪塞衆正之途也德薄位尊力既有所不勝罪大惡極勢亦不可復長矣

六至於三陰勢已極陽氣將回如小人之罪狀愈彰而天下之良心漸醒知此輩皆可羞之人知舉世皆可羞之事三綱不振四維不張否運極矣但三則君子尚居下位只得包含隱忍以姑待之小人方互包而工閉藏君子亦并包而遲攄發以位不配德彼方踞當路我未得當權未能掃其蕪而除其穢也此坤三含章之德待時而發者也

已上有云三包二二包初者又云小人包君子者夫曰包君子世安得此有度量的小人為小人所包世安得此无氣節的君子謬甚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小人雖人力所莫敵然天命所必誅君子所恃以无恐也疇者物各有疇以類聚也疇離者賢

者之疇各相引避，庶不招結黨之嫌，不犯樹敵之忌，共亨安全之福耳。以居易俟命，合之正己潔身，咎端消而福徵長也。

疇離猶朋亡而稍異，心容迹跡如區分界別，避小人之忮也。朋亡但言君子不私比於小人，而疇離則并言君子勿暱近於君子，此雖率淡交之常，亦善通世道之變也。賢人聚合，如蘭畹芝田，故曰疇。賢者之疇見國策。

義命自安，不為禍始，抗志不回，行法以俟，君子禦小人，必以志節行誼勝之，非可以意氣智力爭也。九四陽居陰上，位近君側，此其志已有可行之機，有必行之勢，但德剛位柔，尚聽命於天，量時度勢，所當引嫌避迹，消疑釋忌，善藏其用，徐伺其隙耳。時至即行，動與福會，所謂祉也。重陰久錮，群小横行，此輩幾无人心矣，獨不有天命乎？蓋天命流行，循環不已，三陰既極之後，為一陽来復之期，此君子所修身以俟，小人亦不得逆天而行者也。人不能違天，天定能勝人，既有命之可俟，曾何咎之可虞乎？陰濁自開，陽明自顯，向所入其群而不亂者，今且出其類而遠離，如良疇美種，特秀孤芳，迥別於蓬蒿，遠抜於根荄，小人不得混淆其群，君子始得獨伸其志，向之志在君者，今方盡見之施行矣。屏邪黜佞，恭行天討，无違天之咎，分猷布列，奉行天職，有順天之福，命之所佑，祉亦集爲，泰道漸回，而否運將傾矣。

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故前三爻言小人致否之象，後三爻言大人定否之功，且互象為風山漸，陽以漸長，陰以漸消也，亦為山風蠱，在家幹蠱，在國傾否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休安也心逸日休以安閑禦紛擾志豫定也陽居九五自當正位故不與小人爭權惟以大心謀國以安靜鎮之以兢惕勝之日切危亡之慮求維社稷之安大人所以先憂遠慮匡王定國秉勞心而得休置亡地而得存若也化貞為亨由否成泰乃見大人之用國不患有小人惟患无大人耳大人吉而小人不復能保其吉矣休即休休有容也以休休引納君子使伸其師濟之用以日就於長以休休包涵小人使歛其技忌之鋒以日就於消故曰休否此大人從容旋轉之力而泰運有開先之吉也蓋大人以小心克己以大度容人其深慮密防有馭朽履冰之恐其端凝坐鎮有深根固柢之安不忘兢業故天心默享不動聲色故天下晏如此大人正己物正上下蒙休德與位相當凝歸命而贊太平之象也

乾當正位則陰已退聽陽滑專權於是小人之紛擾漸有休息之期君子之樂行已際休明之運危以安其位亡以保其存大人之作用也蓋大人回天轉運雖恃大德全憑小心況國運當否氣剝蝕之後延如綫之脉國事當小人搖蕩之餘支將傾之廈拮据不遑漂搖可慮謀深百出倫極萬全然後桑桑之際益密桑土之防求固藉苞葉之維持資本根之蕃茂天下奠於四維國祚綿於百結矣此以飛龍之位正當利見之時其乾健足以勝重任其乾惕足以預遠謀三陰奉命不敢上撓其權三陽合德尤能共成其業德以配其位望重台垣位以行其德祚安磐石向所患大人之否今乃慶大人之亨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則大人盡伸其用二陽共濟其功於是泰運漸開而否塞之氣君傾而去之否時之先憂

化為後樂矣否傾而不長泰開而漸昌也先否指六二大人之否後喜則否終之傾也傾上之亢陽以復於下則為風雷益損上益下民說无彊而後喜可知矣

小人乍合乍離易盈易覆无久固之交有速敗之理故始於横行終於傾廢而小人之道不可復長旋就於消大人方休休小人已岌岌矣傾若山摧風捲棟折榱崩一敗塗地與復隍之潛銷漸鑠景象大不同也否時天升地降慘若嚴冬傾之雷動泰和萬物欣欣自樂此後喜也否終若小人罪大惡極大人滑乘而勝之否氣消而泰運回陰慘鬱而陽和暢矣蓋小人包羞之後已蹈滿覆之危君子休息之餘始效定傾之畧在彼凶終在我福始惟其不可復長故能促之使消然則攻小人固不可太驟而君子自處亦豈可不萬全乎

上九陽德渾全陰氛掃蕩否運之回如隋之顛並傾出其否而滌除盡矣傾否者非否自傾大人能傾之也蓋前此包承包羞時在小人包藏機智蓄无盡之奸在君子包容垢穢留未攻之毒而至於大人畫伸其用小人自敗其謀則窮其伎倆如傾其囊橐絕其黨援如傾其巢窟小人有支廋之難君子有摧枯之易向所包者悉傾而去之矣此時君臣慶於朝士民慶於野先為大人之否今不為天下之喜乎而非大人疾惡太嚴以求快於心也理窮則變勢滿則傾小人能欺未定之天豈能逃不忒之命始之不正終之必傾長極而消小人之道當然也小人不復長則君子不復消而否還為泰矣此雖人事亦由天命君子所恃以有命而无咎若恃有此造命之大人哉

乾離上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者、渾合不岐之性、野者、曠蕩無隔之途、亨者、天下共由之達道、故利於大川之共涉、以同心濟也、利於君子之守貞、以正道合也、天无私覆、日月无私照、共飲醇和、共耀光明、此大同之象、人心之體也、天火中皆人字、亦取象也、

人者、天地之心、同者、人所同然之心也、人稟天地之心以為心、本自同、然但在思慮未起之初則同、任意見萌生之後則異、野者虛闊空曠之境、洪荒汤穆之源、城府未設、町畦未辨、故欲契人心之同、必於此也、涉大川者、推之四海而皆準、印之萬川而皆圓也、君子貞者、握千聖心源之總、管萬世心極之符也、人心純一、乾體、而靈機在一點虛明之竅、則離之虛中象之、故乾健象心體渾全之初、未參岐見、離明象心靈乍啟之始、直任良知、於此遡人心渾同之脉、而以心合心、則無容弃包、與天地合德、洞幽徹蔀、與日月合明、俗天下共游曠遠之途、率萬世共遵蕩平之路、此于野之亨也、乾龍能出潛、能躍淵、能騰雲以飛天、來震雷鼓巽風、以消坎險、非所云利涉大川若乎、

野者、先進之風、太古之俗、人心顓蒙之始也、赤子具大人之量、此人之同心、大人還赤子之初、此心之同人、而門其道竅也、宗其欲根也、恭其邪萌、墉其理障也、於此逐一廓清、以調於喜怒之中、然後心君握專制之權、居常勝之地、滿大同之量矣、外此有過高之輩、絕人逃世、自是之徒、同流合污、乃異而非同、同而實異者、君子必黜之、不使混於聖賢大通之塗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

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五陽一陰又以一陰為主陰居於二得位之正
得德之中君子之象也故能上應九五合乾之
正如君臣一德故為同人有同德之君臣則有
共濟之功業利大川之涉而沛决於江河正以
奮天行之健而流行於晝夜也夫君不能獨運
以成功天不能孤陽以生物必以文理密察聰
明睿智與發強剛毅時出互濟而後能以中天
之照妙飛天之神此非得君子為輔其将能乎
君子以中合中而君始得精執中之用以正合
正而君始能定衆正之衡正已正物以正君惟
文明之君子能也有君子則以通下志而下不
苦九閽之隔以通上志而上不迷萬里之遠同
君子勿同小人斯乾德之妙用乎
心之乾體本剛而心靈運用婉轉曲折則柔之
濟剛也故剛涵柔為先天上三爻純乾是也柔
濟剛為後天下三爻離明是也二之虛象心位
乎中居大君之正位不勞馳也協未發之大本
不偏着也以後天質先天而同體相應宛一混
沌之真渾一顢豪之故豈非所云同野之亨乎
乾行者體乾道乾乾不息之行為源泉混混不
舍之用率性而行敦化之川流也與時偕行百
川之會海也二本乾文明之位而離照當之則
天經地緯日照月臨大中至正剛健為主柔中
為應此君子重明之麗正以一心之正印合於
千聖一心之正統者也非継往開来之君子孰
能以正心通天下之志者乎志者心之所之此
正離中之虛為乾德作啟之靈竅大同之真源
也惟精惟一以執厥中不識不知以順帝則博
文約禮以一心貫萬心此同人之君子必先以
離明精辨志之功斯能以乾元握統同之契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類者倫類品類人生性體本来總為一類族者三族九族人生習尚究竟各成一族也蓋良心天性之本同如麟鳳山海皆為同類即聖人與我同類也君子但出乎其類而人或流為異類然凡聖賢愚之互別如羽毛鱗介各為一族惟聖人為我同族也君子但睦於其族而人每岐為別族辨物者於同之中究其異之端於異之中尋其同之脉化異以歸同辨異以統同惟析之極其精而不亂乃合之竟其大而无遺此君子所以通天下之志而能同人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心初動念而交於物如身方舉步而出於門發軔不錯則遵途求正矣關門親賢及門就正初有剛德能勇於好善求多助之益以圖出門之功從此交漸廣功漸崇矣又何咎乎堯游康衢舜闢四門是也

同人雖游於廣莫之野而亦必有始入之門門者神明之户牖乾坤之闔闢也此心雖具同體而尚非明目達聰抽関啟鑰旁通千古洞徹三才孰與會博約以窺一貫之宗者乎於門者多見多聞得師得友即外户以窺中扃從殊途以覓同歸此入道必由之路千聖共遵之塗也若云同人當直印心宗以此為支離之迂徑而咎之是我不由户而出人且不得門而入矣關門自守孰知有曠野之大觀乎蓋煢獨孤陋離群索居則有足已自封之咎而出門之交固有功而无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无于野之量无出門之交惟以同心托同姓之宗此隘於結納私於親暱耳目偏壅肘腋生奸吝矣以獨陰居二陽之中柔而自局於交以純柔處重陰之位偏而自任其黨如婦女但私親

黨倚為腹心，呂武之朝所以亂以咎道也。蓋宗子雖有維城之固，宗臣亦有足蹢之虞，父為虎凡為狼，周公之訓其亦惕於流言之警乎

心本大同一體，而轉念之妄邇思之惑即從此一體而萌生焉，如旁枝如別派，此即我心同體之宗，亂我心同源之脉者也。倘認妄為真而以紛岐之見朋徒之思漫求合一之源，則求之愈煩，去之愈遠，自局其曠野之觀，徒役於旁門之惑，偏脽取吝，非同人亨之道也。如信鄉愿為中行而忘為德賊，此惑於圮族敗群之奸，自取操戈入室之禍者。二純陰滯於本位，不能上交五以與衆陽合德也。至五以剛中合柔中，以正相應，則同人之亨惟此獨淂其宗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二以陰下伏，欲依草以行竊；三以陽上來，如登高以瞰下。高者不便於仰攻，故伏者不敢以輕發也。安行者，待謀之定，安而後行也

伏而未發，不敢以柔而犯剛也；久而終伏，不敢以危而撼安也。陽居陽位，與衆陽合德以勝一陰，如以大軍殄小醜也。三之陵、四之墉，皆乾剛也。伏三陽之下，為三歲，卦每爻遍一旬，為一歲也。大凡禦戎攻城，皆必與人同功協力，然旅進旅退，則皆以義裁之，均所謂惟正能通也

此伏莽之戎，則心內潛滋暗長之客念也。心惟一真，而衆念之環攻，窺瑕伺隙，紛乘於茅塞之中，人心之危如此。然我能宅心於真境，以懸燭此妄幾，有如升高陵以杜伏戎者，三年如一日，此化欲於未萌也。夫伐性之斧，劇心之刃，如強敵之堅，乃能逆折其鋒，潛消其鋭，且持至三年，守非期月，不幾聖人之无欲而安行者乎。三以剛居偏位，欲以掩離明而侵乾健，故為戎，且離

為兵戈巽木為草莽也高陵者居離之上伏莽者藏巽之中三歲者伏乾之下安行者明以擇其安健以敏其行此内净於同人之體者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為五之外衛如垣墉三為伏莽之戎逼而近之如欲乘此而上攻五也然五居正位不敢上犯畏義而反於常知非而執於法壯我垣墉之勢杜彼窺伺之奸四之所以吉也陽居陰位為陰所逼幾從陰而有異志然不能勝衆陽而終與之同去邪而歸正也

此乘墉之攻則心外紛來恣擾之亂想也夫心與物交其突来卒至之誘争為敵我賓而抵我隙而心城高峻善自護持使彼有退避而无進攻此過欲於方萌也夫欲方逞其鋭我何以遏其鋒則我以義制事彼不得以邪而犯正也此但免凶而云得吉者何也則借此困心之助乃得反於天則之安也蓋聖心雖生知亦必千磨百鍊如困心衡慮始成不踰之矩耳故前云安行而此乃云困如周公不合之思文王无射之保是也此外融於同人之用者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獻替調劑同也以水濟水非同也初不苟合或至痛哭泣諫而後相説以解則笑而從之蓋離明遠照深憂苦口乾剛勇斷霽顏樂受也如正兵義旅對壘交綏先以執言問罪而相詰責後以捐憤釋憾而還和好不逞伏莽之奸不犯乘墉之險五剛二柔而志互調一中冥契始之矯偏救敝如師出以律繼之承休將美如師克在和大師相遇正同人于野衆君臣同德于朝也中直者柔中剛中互相獮直相克者剛克柔克

兩相調劑也、
此大師之過正、于野之同也、行師必自郊牧而
于野也、草竊之奸已清、臨城之寇已却、然後整
伍肅隊、成師而出、以主待敵、以暇應卒、此心神
凝定、執一御萬之光景也、先號後笑者、二以偏
私滯、於純陰之慘、五以中德、暢於純剛之健也、
五行以相尅而相生、二氣以相違而相濟、人心
以相規相弼而相孚、故同人之先、有陵以設險
而戎乃消、有墉以修倫而攻乃寢、此以勉而得
安、以困而反則、皆以柔中合剛中、以靜專為動
直化、不同以歸同、真能大同者也、始之純陰取
各如、同室操戈、豈免悔泣、今之純陽暢健、旗鼓
中原、則談笑却敵、謳歌奏凱、先憂後樂矣、大師
遇敵而克之、同心以收同功也、師必三令五申、
警戒於先、乃三千一心、凱歌於後、以乾惕恭行
天討、而離以兵戈應之、所云上帝臨而无二心

如火烈而莫敢遏也、夫中則天下共率之中、行
直則天下共由之直道、以相克而相成、則天下
共適之通途、此非于野之亨、君子能通天下之
志者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正此克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國外為郊、郊外為野、于郊者身已離于朝、跡未
深于野也、同人若北風之同歸、桑閒之偕逝也、
未得志者、既不得協恭于朝、暢大行之願、又未
得偶耕于野、快隱居之求、文明不耀、剛健不決、
進退无依、行藏兩失者也、純剛雖能免悔、外无
忤俗之嫌、亢陽莫與共功、內无信心之實、不中
不正而无應也、此未能自得其志、以通天下之
志、惟利於反求其志、以守君子之貞者乎、
前五、同人之義已完、而此則於同人中、防異端
也、盖郊則不于門、不于野、淆於遠近之交、混於
異同之界、此半塗之廢、他岐之惑也、如鄉愿以

同流合污為同人既不隨狂狷以游聖門又不法堯舜以希聖域閹然媚世濫徼衆悦逃非剌之外托廉信之中此乃狃附近之郊以混稱莽之野者僅可惑一鄉之心必不能通天下之志也以彼之志尚未得其真而於天下之志又豈能得其同乎其以邪冒正則伏莽之戎以偽亂真則乘墉之攻雖濫結出門之交終不得為大師之遇者也蓋曰同人則途甚寛而跡易混故似是而非者或亂之此孔子之惡為萬世嚴正統之防而文先發之所云利君子之貞正恐害小人之亂也无悔者正言其居之不疑自以為是終无悔悟不能返邪以歸正去似以還同與遯世之不悔大相反也若能泯町畦游曠蕩不以于宗狃於偏暱不以于郊託於和光則文明中正而通天下之志无不得矣

大有元亨 離上乾下

離火即日月之久照而中德居乾五飛龍之位此日月之中天也火在天如以聰明睿智照臨天下有大德有大位大明乘龍御天非聖人元德之亨乎大即乾之大而有者措諸事業元亦乾之元而亨者神於變通全體乾元之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聖作物覩其大有之謂乎

君德主剛而兢業小心謙和抑志則柔以濟剛故下則臣心用亨上則天心默祐成大有之象此與同人一為以臣事君一為以君御臣一則明在下一則明在上而皆以陰率陽臣固守柔道之正通天下之志以格君君尤調剛德之中發上下之志以格天也

大者陽也陽不孤立必陰與交方得有之以為

用此以一陰得位有其衆陽故名大有法象莫大乎天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一卦兼三大而有之也元亨者乾坤各以中爻統全德而相交天地交而萬物通豈非大哉至哉之元合以成亨嘉之會乎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火外陽内陰故為柔以一陰之柔居五位之尊以柔濟剛為允執厥中上為天心所享下為民心所歸為統天應運與時偕行剛德文德合為大德大德受命而祿位名壽无所不有非大有乎非元亨乎

大有以文明柔順之德居飛天乘龍之位以中德居中位合為大中故上則天應之下則臣民應之大順之象有道之徵也卦以五陽德主剛健而上懸離照止於文明以柔制剛象天之虛以剛合柔體天之健而上下六爻各宜其位得天之時此正應天下文明之運而以時中之德乘龍以御天者故能施大德游大通合之為大有也

卦以一柔為主衆陽為應五得飛龍之位既操獨運之權六秉柔德之中善作均調之主衆陽協應一陰環應統天行地所有大矣乃其所謂大中之德則以乾之剛健合離之文明全體天德而妙合天時也蓋健以濟明而聰明睿智之用益弘明以酌健而容執敬別之施各當敦化川流淵泉時出健則應天之春生秋肅明則應天之日照月臨與天合德與時偕行茲其所以元亨者乎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大明中天則善惡莫逃於鑒以此遏抑未萌之

惡表揚已成之善以為民勸天雖福善禍淫實
以降祥為休命此以君椎奉行而順之也
火任天上如以大明之德居至尊之位君子以
此知盛德始宜高位而精治一心以合天心以
乾剛奮克復之力以離明析隱伏之幾遏未萌
之惡於潛消揚固有之善於充盛盖聰明之亶
神聖之資天實縱君以休命而以此順之庶乎
不翳天而克配天也炳離照勵乾惕日長矣炎
與天同赫赫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
也

初則士之修身以則君也士方潛修相摩以善
當求善交之益勿取濫交之害當資多助之功
勿冒匪彝之咎上一无字貫下句言之也盖時
方全盛則侈志易萌上有英君則細過難掩必
兢兢奉法乾乾日惕艱以持己勿肆志而侈心
艱以接物勿輕投而苟合乃可遠交害而却匪
咎也此未上交故但以下交言之

曰大有初九者大有明主當陽正士人好修之
日初九龍德方隱正立身創始之時故戒之以
切勿濫交以自貽害害者何也匪人之比匪彝
之習有傷身之咎也而惟艱乃可免盖士當熙
治則紛華易動士方寒素則寵辱易驚如或交
游不慎輕信苟合於是匪人誘之遂至捐名玷
節惟一味艱貞知難思懼焦心苦志食淡甘枯
利不能歆害不能惕則匪比之引无由入孤修
之潔无從壞矣歷試諸艱可以成就大材備嘗
艱苦可以承當大任所云遯世无悶確乎不可
拔履錯之敬以辟咎是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
敗也

二則士之服官以報君也大車者乾之良馬所

駕也、士勝大任、如大車然、其中所載、則乾之金
玉也、度德而處、量力而任、故能致遠、能歷險而
攸攸往之利、无債輮、无泛駕、而免中蹶之咎、蓋
君能别人才、士能共君令、有道之朝、百僚稱職、
无負乘之羞也、中所蓄積、能勝其外所乘載、其
大德足以當大任、其全才足以奏全功也、
九二、剛德居中、素所蓄積、饒有濟時之具、而五
以坤之大車、合而載之、所云美在其中也、資遼
逆世用不遼時、其大車、既足當引重致遠之任、
其車中所載、又能暢含章韞美之施、家修廷獻、
積厚流光、何任不勝、何功不濟、豈若輪輮不固
者、有中途之蹶、駕馭无法者、有歷險之虞乎、此
以中正之德、善乘文明之會者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
小人害也、
三則大臣之正心以格君也、以乾健之純德、居
乾惕之正位、如上公之尊、介天子之側、精白乃
心、神明其德、以精誠感通、以祇畏孚格、君鑒其
忠、如天享其祀、惟大人能格心也、都俞一堂、明
良合德矣、君小人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則
不免敗國事、損君德、上害君、下害身矣、
三以乾德之全、上助離明之照、其以備德致君、
猶以備物享帝也、蓋其厚養既能將美承休、其
精忠、又能抒誠吐悃、故和羹調鼎、獻可沃心、令
君嘗其五味、飽其一德、故成君之大、垢君之有、
成上下之交、无匪匕之害也、若小人效其小忠、
遼以害大、進其邪謀、遼以害正、如易牙進亡國
之味、梁丘荐不和之羹、豈能效上公明德之馨
乎、任初為交害、而至此則害君以害及天下、乾
斷所必黜、離明所早辨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四則上臣之得人以致君也、作百僚之表、操用

人之権、分倫別類、随材器使、下无遺逸、亦无混
濫、上不阿旨、亦不侵権、无功可稱、亦无過可指、
此以休休之量、成穆穆之風、真盛世之良宰也、
此无咎、正乾龍躍淵之无咎也、
周禮、匪頒之匪作分、正辨析之義、彭多也、分辨
其衆多之類、正離明之照也、火初發而近於下、
如燭如薪、其光明之辨別物類、最能析入於細
微、言大臣甄別才品、酌量取用、有享君之功、无
逼上之嫌也、大有之時、人才輩出、故當分別而
善用、非大人不能矣、
剛故能精勤以率屬、柔故能謙虚以下士、鑑空
衡平、是其明也、燭照數計、是其辨也、精心察之、
虚心體之、故智入毫芒也、下則分功於庶官、上
則總成於天子、而已不尸爲、但見其无咎、无能
名其功也、此端揆之佐成沕穆者也、
匪其彭、爲分別衆類、象辭已明解之矣、蓋四處

乾之後、既操獨運之権、居離之前、又秉甄別之
鑑、程才量德、固其任也、凡初之所交、二之所載、
三之所享、其間取長棄短、摘瑜恕瑕、既欲廣收
羅、又欲精品叙、而小人混跡其間、恐有大奸似
正、大詐似忠、以淆我鑒而不及覺者、於此奉天
之明威、承君之明德、以運心之明哲、辨之无不
當之材、哲之无不照之隱、使必當位、任必稱職、
此非上臣以人事君、爲國用賢之真作用乎、此
正周公吐握之勤、不敢居功、但云免咎、非大有
之世、不能有此大臣矣、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孚者、二五之交、以明德之君、下孚於純德之臣、
以成泰交之吉也、以柔濟剛、如賓交之友、以剛
馭柔、如難犯之威、言推誠與下以結衆心、又操
権勇斷以戢衆志、此寬猛相濟、剛柔並用、大德

之君、宜於大位者、故吉、此所以歆大人之享、杜
小人之害、收大車之載、以成富有之大業、作大
有之主也、二以乾陽之剛德、居柔中、五以離明
之柔德、居剛中、亘古明良喜起之交、无如此大
有之世者、湯武伊周所以媲美唐虞也

六五、以柔馭剛、天道垂光於下際也、以虛照實
日月麗明於太空也、俯躬以任衆賢、虛已以聽
冢宰、推心置腹、如肺腑之交、而泯猜嫌、恭默拱
臨、如神明之威、而无褻慢、都俞吁咈、喜起明良、
上信下、以發臣勿欺之志、下信上、以發君有為
之志、上下相信、以發相與有成之志、簡易而无
煩苛、平易而无反側、上不懷疑以備下、下不引
嫌以備上、有腹心之契、无形跡之拘、此泰交之
盛、所以昌大有之業也、豈不吉乎

曰厥孚者、直指之辭、此就其上下相孚之素、現
前光景而言也、公享于天子而天子鑒之、於是

明德感通、精誠奐格、上下相信、以成厥孚、就其
孚、如有容交之雁、而腹心聯貫、就其交、又如有
明威之凜、而堂陛森嚴、合之為全吉焉、蓋二五
之孚、以剛濟柔、以柔納剛、一德相成而非比昵、
一中互洽而无頗僻、乾剛之感觸、推腹格心而
非貌承、離明之鑒照、傾肝洞腑而非色受、兑情
之歡悅、納悃抒忠而非佞投、故其相信之深、如
有交情以相洽、而不諂不瀆、又似交而非交、其
相交之雅、如有威嚴以相惕、而不怒不猛、又有
威而无威而如字皆以形容其妙、模寫其微、初
之所戒於交害者、至此始能遠害以全交也

信以發志者、下信上則抒忠吐款、發揚其積悃、
无引避之嫌、上信下則托膽傾肝、發宣其明旨、
无留匿之隱、上下互堅其信、以各伸其志、相結
於一真以共聯於交也、易而无備者、凡人踈逖、
或未忘相猜之忌、而褻狎恐反開互觸之嫌、既

以爭交又以威惕則久而能敬渫而非甘禮門寬蕩何煩邉幅之修義路坦夷豈復堤坊之設始以艱而防交之害茲以易而得交之吉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臨君之上者惟天以大德享大業惟在格天大无如則天者既已宜民宜人自然受禄於天自天祐者君无求於天天有慷於君也无不利者大法小康內順外嚴无事不成无功不就愈昌其大有為之業也蓋大人與天合德與日月合明而天下嬉游於光天化日之中總相忘於无名之天而已

剛柔相得天助其順上下相孚天助其信屈己下賢天益其謙始之君應乎天而奉行惟時究之天應乎君而保定孔固君德如天清日朗世運如日升月恒民心如戴天就日此君以大德居大位天以大福祚大德合之為大有也

君未有不蒙天之祐能受命而王者而獨於上九見之何也大有之上為功成治定之日為持盈保泰之時此時君心有懈端即天下有亂兆而大有之君其乾綱惕而不弛其離明貞而不晦此非獨君心之能自持臣力之能協贊若天陰助之以保其純亦不已之德以延其奕世无疆之祚者是以修之吉愈完其德之元而无不利彌昌其運之亨也此應天而天亦應之者也

此爻在繫辭以黃帝堯舜始足當之而大有元亨亦可見矣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體坤之順而无越志、安艮之止而无妄行、山凝地靜、謙之象也、蓋天下驕盈者、必不克終、敗德喪功、恒必由之、惟德愈高、心愈下、功愈大、心愈小、則必善始善終、克全其美、故君子即乾三惕厲之君子、合於坤三含章之有終也、

謙者无事不宜、无人不善、天下之通途、古今之達道也、凡盛德或敗於滿盈、大功每傾於驕縱、惟謙則以蓄德而德愈隆、以居功而功愈烈、君子持此為終身可行之法、亦恃此為善終如始之方、乾剛以奮始、坤順以永終、君子之完德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下地卑、謙也、光明上行、亨也、凡驕傲盈溢者、必昏渝窒滯、惟謙、則文華丰采、氣度顯亮、人皆親信而樂就之、蠻貊可通、神明可格、尊而光、如天道之下濟、不可踰、如地道之上行、法天地之謙、以慶其始、合天地之德、以厚其終、君子之亨不可及矣、

謙者、自貶其尊、自遏其光者也、然品望高雅、莫與匹尊、威儀喧赫、莫與爭光、虛心平坦、置身屈抑而亢揚者无以踰其尊、矜炫者无以踰其光、所以亨也、此每在功成名就之後、為持盈處滿之法、沒身不替、奕世愈光、君子之德、必以此成終矣、

下濟者、乾三居下、以盛德處卑躬、上行者、純坤居上、以小心居高位、變者水滿則溢、山高則崩、流者、百川滙河、萬壑歸海、至於鬼瞰高明、帝懷欽巽、驕盈取忌、挹遜多歸、无不然者、三才貫於一謙、百順聚於一謙、謙德之妙如此、

君子之終言此乃君子所獨有之終他人不與也蓋人多半塗之廢一貫之勵總以其心易盈易溢耳惟君子自視常不足望道未見見善不及朝乾夕惕遜志敏求此千聖兢業之心法萬古緝熙之道脉歴終身而可行亘終古而不息者故觀君子於始進之時英華果鋭人或近之觀君子於終極之地則綿天亘地之神巍天煥地之業所積於太虚之襟容於大受之器者卓乎其不可及矣天下人能效君子之始必不能希君子之終坤以大終艮以成終合成謙德之美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裒聚其多增益其寡虚已以取人而不自盈也稱量物情平坦交接屈已以下人而不自高也此皆所以善用謙也

君子居心以寡守心以平寡則視天下无一非可資之理旁收博採常以若无若虚廣求益无方之量平則視天下无一為可傲之人婉承曲體常以不偏不倚持不欲勿施之衡内虚已志外順人情謙之道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而又謙兢心惕慮雖履危險决无淪溺此俯躬屈已以蓄德而養福也象為艮初之知止能以卑抑濟坎險也

謙謙者由中及外自始迄終之皆謙也如臨深如履氷詠惕於舉步戰兢於投足則雖當習俗之頹波不能漸雖涉亂世之末流不能溺有險在前无往不濟亨而吉矣

謙謙非謙上加謙也士當潜修素養率其本分之謙以為謙上一謙字指君子下一謙字即卦名耳蓋就士之本分不過抑抑其儀恂恂其度

虚已受善、屈體下人、此即為謙、不能加其外、亦不容歉於中、其謙遂滿謙之分数、遂成君子之品格、曰卑以自牧、非小言之、君子終身、以此為資生之業、養命之源、此已説盡謙德矣、以此形之口為鳴謙、體之身為勞謙、發之事業為撝謙、總此一謙、非有增進、但卦爻依次言之而已、謙者、可以養身、可以養心、尤可以養德者也、謙以持身、无矜容、无傲氣、則可以消此身不遜之習、謙以存心、无侈志、无驕萌、則可以惺此心不放之神、謙以蓄德、无善不收、无盈不受、則可以騖賢聖不息之途、游義理无涯之海、自牧者、如禪家牧牛之喻是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自牧謙以持身也、鳴則弁以出諸口而出詞吐氣之皆謙、且堅於自守、終不改節、此真能謙者故吉、鳴中心之真得、非外飾之虚辭也、

初猶潛德之君子、二則服官之吉士、而祇畏敬共、不炫能、不矜功、則謙光外著、謙聞遠達、人盡稱之以鳴其謙、然此正變寒之初、改節之介、必貞以固之、永守其謙、全享其吉、斯有終矣、凡鳥之鳴、各率其天性之本然、任於真也、偶暢於天機之自然、諧於適也、故借以形容中心之實得也、鳴非自道之謂、亦非衆譽之謂也、心不可見、聽其詞氣、以覘其神情、聆其議論、以卜其躬行、知其所為謙者、一味任真、全无粉飾、四肢調適、亦非矯強、以此守貞、豈不迪吉、蓋陰柔處於中位、如謙和蘊於中心、而以中居正、能率衆陰而首為唱導、故以發於聲者徵其心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居艮之上、當坎之中、為勞者功高之象、而能謙已下人、此不止曲謹於身、虚出諸口、謙德乃愈進矣、功高而上不忌、賞厚而下不嫉、永保

吾終豈不吉乎一人德盛而禮恭萬民心悅而誠服矣蓋先人後己避賞辭榮能令爭者氣平傲者心折忮者愧其坦衷褊者屈其大度衆口推尊群情歸服則山高而不傾地厚而不洩坎險而不陷震厲而不泥此所以有終也

三爲互坎中爻勞者勞乎坎也功高望重業有成勞而位高志下功大心小辭榮避賞禹之不矜伐也屈己下人周之勤吐握也則天下既推其功又欽其德萬民心服揚休頌美垂休奕世流光千載此正君子所以有終而亨吉也蓋一陽率衆陰若獨任其勞而艮能禀居高之戒坎能惕履險之防震能先驚遠之懼皆謙德也

三以一陽合衆陰之助以惕心之勤奮薰心之厲故以勞心焦思爲謙而无成有終正其无施之謙德也蓋三爲大臣不徒卑屈於儀度不空貶損於音聲直以兢業圖治之思見其抑畏虔懍之美禀一夫不獲之惕嚴六馬朽馭之危卑躬屈體之盡瘁俯詠下詢之極恭則既有實惠以利民生又有真心以結民志萬民孰不仰謙光而心服乎服則一人鑒其靖共百僚式其肅度亦可知已亨而有終此獨當之以全法地道之卑仰承下濟之光勞苦功高不可踰矣周公勤勞王家吐握下士是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不習无不利此坤道之主利也處通達順利之時能發舒謙德之蘊謙之至也四居近君高位惟驕侈易形故謙恭尤易著吐握鞠躬措諸行事百僚之表萬邦之憲也

危地易矜持也平居易粉飾也處无不利之時則志足意滿足高氣揚最難遏抑而所發揮於舉動者无非謙道之流形所云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此謙德之極盛也動容曲中默

彖語文、入於聖矣、
四當民服之後、則无功不可奏、无事不可行、宜
其任意發揚、侈心恢拓、而仍履規蹈矩、肅度遵
憲、一舉一動、皆以發謙德之光、展謙衆之蘊、此
百僚之師表、萬世之法程、謙至此不可踰矣、
嗚謙、猶擬議也、劳謙、猶把持也、至於四、則下得
一陽之合、以秉乾健之力、上得二陰之助、以收
坤順之全、則以利行而幾於安矣、无不利者、持
麾之任意舞蹈之從心也、以此發舒謙德之蘊、
旁通曲暢、遐布遂施、心與法會、動與天合、周旋
中禮之盛德也、則若不踰之矩、不違若无心之
契也、人以循規蹈矩、多費矜莊、此以聲律身度、
自然符合、周之吐握、文之臨保、其近之矣、是請
謙之極者、所謂不識不知順帝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彖曰、利用侵伐、
征不服也、

不富柔德之虛心也、以其鄰柔中之率衆也、侵
伐以坤衆拓坤地也、无不利、坤順之主利也、惟
謙德服人、隣邦用命、乃可率其服者以征不服、
而天下總歸於服、何不利乎、尊居五位、虛心抑
畏、富有四海、卑服恭儉、始能得人之心、用人之
力、文惟不大聲色、所以侵自阮彊、以伐崇墉、武
惟深戒狎侮、所以八百共會、三千一心也、
挾富生驕、世祿滋侈、擁貲黷貨、足高志揚矣、惹
能重德輕利、有散財發粟之仁、大畏小懷、有彖
指從風之義、則潛師掠境而不為貪、侵阮阻共
是也、聲罪致討而不為暴、伐崇作豐是也、盖君
子劳謙、已為萬民所服、故征不服、所以收成劳
也、連結諸侯、兼併小國、此近於好大喜功、而在
盛德服民之主、恭行天討、肅將天威、力摧虐焰、
遠見謙光、則篤祜對天帝、懐臨汝、胥慶悦服、以
天益之、人好之、鬼神福之也

六五曾前四謙德之成、履中位黄裳之吉、尊居民上而心愈平、富有天下而施愈博、於是始能盡謙之用、而受謙之益、蓋帝則已順、民心已服、故雖有財力甲兵之富、置之不有、而運帥之權、能使鄰邦奉命之恐後、專征之柄、能使叛國悔罪之不遑、以无不利之德、收无不利之功也、蓋萬民皆服、則不服者无所復容、故征以正之、以我之不違、獮其違、使彼之不法歸於法、所以順天道之虧、去人心之惡、於是謙尊之光、可以洸天地而質鬼神矣、此與上六、皆即懋撝謙之功

旣鳴謙之辭、效勞謙之實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臣以辭崇避寵為謙、已所得自行其志也、君以省躬責己為謙、則以天下為己任、以一夫為己辜、有不得獨行其志、而必明告天下、以相與共成之者、如湯武誓師、皆謙辭也、皆以鳴其不得已之志也、天下聞而諒之、故可以成取殘伐暴之功、可以動井甸丘牧之衆、可以伐崇而作豐邑、可以伐紂而取商國、蓋上六處謙道之窮、乃道以見謙德之至乎、雖興師動衆、天下終不以為驕、放君戮主、天下亦不以為僭也、志未得者

上爻謙道已窮、欲謙不可、如武王欲承服事之節、不能復得、利於率八百以行伐暴之師矣、詩云、上帝臨女、无貳爾心、可見武王原謙讓不遑而迫於天人交應、雖欲守素志不可得也、

人情不得其平則鳴、如切怙冒之思、而商虐未殄、志未得於民也、監聖明之戴、而紂惡不悛、志未得於君也、予小子其承厥志、不得不誓師牧野、作誥武成、聲商罪之貫盈、揚多方之誕受、祇懼成功、謂非謙德之光、可乎、夫莽操謙恭、人疾其偽、湯武放伐、人服其誠、此鳴謙必以貞而吉

也以中心之得伸未得之志則伐人之國而不為貪用衆之力而不為侈一鳴驚人萬民悅服所謂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乎

以上皆言謙德之常而至於聖人又有通變以達謙德之權者蓋征誅以通揖遜之窮正謙之發揮於事業以暢不遑之則括据於勤勞以綏萬民之服者也故上九以乾惕之心當坤戰之地其卑躬自牧豈小節之拘而中心自得豈虞文之飾乎先鳴其服事之純節使天下諒其深心又鳴其恭行之天討使天下原其苦志乃率畏威懷德之衆共征抑侮謡肆之國蓋其終守臣節之志不得以翼翼之小心直遂故於肅將天威之志乃敢以慄慄之危懼曲成也蓋秉謙至於成聖人之德而行謙至於當天下之任此豈徒效曲士之拘拘襲哲人之抑抑者偏局於小節怯於大義托於畏天而不奉天之命托於下人而不取民之殘讓而不任疑而不決則以謙為一身之益乃不以謙除萬世之害乎故文以謙名卦而周公演其義至於用師征伐使天下知伐密伐崇不礙文之卑服取殘伐暴適成武之垂拱則謙之德始大謙之用始神无一事不可以謙濟者通坤之窮以息野戰敦艮之止以成厚終君子所以為有終也

謙者虛而能容卑而善下其曠懷淵度如地之包山其抑志坦衷如山之附地其不可踰如山高而地厚其克有終如地鎮而山凝故為受益之府為集福之基為萬流所歸為萬民所服諸卦中此惟六爻皆吉甚哉謙德之美也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閑暇而惟悅也君暇而喜以行賞故利於封建以報有功民暇而悅以犯難故利於征伐以討有罪建侯者震以主器之長子而受封行師者坤以戰野之大衆而集事且長子正以帥師而詰戎正以衛國盖衆陰附一陽以坤衆歸長君如侯之拱一王一陽統衆陰以震威率大衆如將之行三軍也

豫者閑暇之時恬熈之世也然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有備方免不虞之患故廣樹藩屏以奠四維之安飭詰師徒以寄萬全之筭則有盍簪之固有介石之安遲无悔而成不渝矣豫者悅也又早也凡事豫則立及閑暇而早為計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震以剛下應而奮志以敏行坤以順上承而按節以徐動順故安和動故惟樂合之成豫象焉天順動於上震之應坤也地順動於下坤之承震也天地皆如此矣何人事之不然乎建侯以賞功行師以罰罪信賞必罰順理而行君所以奉天命也

一往一来行有定序而四時不愆其寒暑之節五刑五罰用有定法而萬民悅服於出入之公此皆時之所必至義之所當然也道合三才豈不大乎雷霆以示天誅師旅以行天討故以刑罰言之

雷發聲而地應之地發生而雷動之以柔順涵育化源以振厲激發化機孰居无事淫樂而勸是所謂豫也上合天地順動下象建侯行師盖

慘舒有候、施生有序、居重馭輕、避實擊虛、皆順於自然之理、動於適然之機者也、

天地順理而動於氣、則晦明寒燠、悉調於候、聖人順情而動於法、則出入重輕、悉準於平、此所以合二氣之中、釀三才之和、而皆一時之用也、因時制義、以義秉時、豫之用不亦大乎、此言用刑而象言作樂、蓋禮樂刑政、皆動民之要、而大順之源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以天地之和、發聲以動萬物、聖人以人心之和、作樂以通神明、惟聲音妙於感通、天地聖人皆用之也、德者、帝德與祖德也、寫之聲樂、致其尊崇、而萃衆心之虔、隆品物之薦、以享於上帝格天也、配以祖考、尊親也、誠意上通、猶雷聲之上達、神心潛格、如土脉之潛田也、

雷曰出、和氣之宣暢也、地曰奮、生機之勃發也、此時物盡欣欣向榮、人亦熙熙共樂、正與先王作樂象成時同一感召、同一光景、蓋樂以宣人心之豫、合天地幽明之豫也、上帝生萬物之德、祖考育萬民之德、民无能名、而聲詩寫之、舞蹈揚之、人乃欽其崇而仰其盛、有不感生成而鼓舞懽樂利而歡呼若乎、於以通帝眖、慰先靈、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先王之妙於用豫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雷始發聲、欲其及時、人方惟樂、欲其中節、當陰柔初為陽所接引、雖可自慶、尚宜歛藏、而遂大聲以鳴其得意、此志在窮奢極欲、其後將不可繼矣、不亦凶乎、樂戒於淫、宜防其始、以正其終、樂極生憂、窮而難返、悔之晚矣、

初合於四、陰陽乍和、雷始發聲、地方啟蟄、如人情甫得歡欣、悅暢遂爾叫號呼謼、此必至情溢

而不知節、時牘而不知惜矣、逸豫滅德、末路困窮、不亦凶乎、凡釜雷鳴、聚蚊雷轟、侈心盜志、必至窮困而凶終也、

雷者、天所以鳴旻、辭者、人所以鳴心、鳴謙則吉、鳴豫則凶、敬肆之幾、宜早決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爻在初爻之後、正動靜相乘之介、吉凶將判之時、所謂幾也、君子於此、靜以徐察其微、有介石之堅、動以速乘其會、无終日之俟、則善謀善斷、能柔能剛、守得其正、兆逢其吉矣、當豫之時、不乘暇而躁率、不狃安而怠緩、靜以養未發之中、動以達已發之和、豈非大中至正、合君子時中之德、得坤順安貞之吉者乎、卦中互艮為石、石者陰凝之象、二介其中、宜其膠而不遷、執而不變、而乃化方為圓、挫銳為和、與勢推移、與日斯邁、蓋厭其初之冰堅、以合於五之雷奮、酌於動靜之中、協於剛柔之正、如日旻之所无逸、乃日新之成盛德者、以此處豫、宜其吉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三逼於四、有仰視之形、已過乎中、有失時之悔、處位之不當、由見幾之不早也、速則前失尚可追、遲則後悔益无及矣、先見之幾、尚宜速赴、況已失之幾乎、此豫之稍過若也、

豫至於三、時已久矣、樂已極矣、此變通之候、宜迅速改圖、而猶低迴覩望、咨嗟顧惜、此耽於逸豫、顧戀而不忍捨也、蓋以柔資借居剛位、處失其地、用違其才、仰視四而不能從、遠望六而无可合、此時遲而不決、後必悔而无及矣、人當豫時、非亟斷於先幾、孰能免於後患乎、

當豫時而早為計、必有轉石之勇、以力却其所安、必有疾雷之斷、以亟圖其所急、此非剛德不

能、一為柔情所牽、晏安自溺、必生憂而貽悔、悔則豫不可復保矣、

盱者、瞻前顧後、无介石之明、遲者、曠節失時、有終日之怠、此悔之媒、而豫之賊也、上句言盱則有悔、下句言盱者必遲、所以有悔、柔居剛位、志不能帥氣也、互艮之二、為中止而覩望、互坎之初、為入險而陷溺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彖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暇豫之時、天之所以資我也、我由此時以奮大志、圖大功、為所欲為、得所欲得、勇往果斷、勿以懷安而蓄疑、貴德尊士、悉與彈冠而聚首、以大有為之志、乘此可為之時、以大有得之功、酬我大行之志、其志如春霆之擊、无堅不破、其行如地脉之轉、无發不昌、此以剛德振於柔位、乃豫而不溺於豫者、斯豫而永保其豫矣、

得者、一陽之得五陰、盍者、五陰之附一陽也、總髮而簪以貫之、則益堅、得朋而信以維之、則益固、盍聚樂久而彌親、非滛朋狎而易渙、有介石之勿疑以為之主、自有盍簪之朋來以為之助也、疑者坤之先迷、震以決之、得者坤之後得、震以尊之、盍簪者坤之得朋、震以堅之、四以剛應而志行也、

由從也、從此之便、乘此之機、所謂及是時也、決於從事、以乘閒暇之時、猶發為迅雷、以應春和之令、此可以集大事、成大功、建侯行師、无不利矣、然必獨斷以主之、勿疑貳以失事機、衆謀以助之、合朋來以收忠益、斯能大行其志、大得其功、如貴德尊士、及時以明政刑者是也、此四爻獨詳處豫之道、以一陽統衆陰、彖所云剛應而志行也、

大者、陽也、一陽為卦主、而五陰皆為其所有、此

非大之所獨得乎、然一陽或孤而易搖、衆陰恐紛而難定、倘一起疑端、將所得者喪矣、必直伸其陽明獨斷之權、盡豁其陰晦交乘之翳、屹如地鎮、迅如霆發、則一陽既專為之主、而衆陰自樂為之助、陽斷陰謀、陽倡陰和、聚精會神、聯盟結契、何大功之不奏、何大志之不行乎、此善成其大有得而能處豫者、豫本疑象、而陰盛則疑於陽、血戰之漸、故君子以扶抑之權、深戒之、蓋以震斷坤謀、鋭於坎之濟險、酌於艮之時行者也、四乃互坎中爻、互艮上爻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君道以兢業為心法、以康謡為大戒、豫之時不可常豫之心不可執也、若以豫為貞、則宴安怠惰、必至稔疾、上之柔不能禦下之剛、不相濟、遂相病、強臣偕逼、勁敵侵凌、心疚而身危矣、但五為中位、以陰居陽、未乖中德、倘善守未亡之中、以曲調所乘之剛、保其恒心、依於常道、則尚可消戾為和、延齡永祚、以憂勤勝逸豫、此圖存之上策也、

六居於五、已非其位、而陽剛太逼、陰柔受挫、此豫之太過、以成不豫、自作孽、不可活、疾之有死道者也、蓋滯於坤之永貞、自取震之來厲、且陷坎之重險、不得剛之用、反受剛之病矣、但以柔乘剛、固失調、而以陽濟陰、猶得中、猶非亢之極而道之窮、尚可變而通、通而久者、化其貞以調於中、以法天地不已之運、以希聖人久道之化、則尚可起死回生、以震保豫、蓋震之恐懼修省正豫時對病之藥、以雷厲合風行、恒久不已、猶可全生而保命也、五為豫之主、聖人不言久安長治之慶、而警以却疾免死之危、蓋以嚴君心敬怠之幾、防世運往復之漸、故以坤之安貞啟

其後得以坎之心疾、惕其險心、以震之无喪、恒之不已、將其危行、蓋逸豫戚德、懷安敗名、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此逸主所宜早戒、作易者之深心也、五變陰則互象為巽、故合震為恒、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陰處其極、柔過乎中、此則冥頑无知、惟耽逸樂、雖已成之功、有將壞之漸矣、目前雖尚无患、日後必且有憂、宴安耽毒、豈可久懷、漸靡銷鑠、寧復滋長乎、狃於无咎以貽厥咎、此冥之不悟者也、樂極生憂、道窮則變、惟幾先之哲、可以破此冥耳、陰變為陽則離明照地、而豫之昏冥、又為晉之光明、變之所以无咎也、

冥昧昏庸、不知憂、不知懼、而惟逸豫是耽、此尚可居上位而保久安乎、凡人情窮則必悔、天運極則必返、冥頑高亢、已成一將變之形、必无再可長之理矣、如長夜昏黑之必曉、如窮冬閉塞之必開、已成之勢可來、將變之幾可俟、不長之漸可囬、方將有功、又何咎乎、蓋此時或君心乍醒、可以效匡救之謨、或國運維新、可以施挽囬之力、如楚莊奮於三年、齊威振於九載、桓文襲亂而成伯、湯武革昏而返明、皆因有渝而得无咎者、易之所以尚變通也、

凡人當憂虞、則知覺悟、思警惕、惟豫時則心迷志逸、神眩氣昏、始於初之鳴、終於上之冥、所以銷磨一身之精力、耗蠹天下之紀綱者、常在此時、必主以介石之守、恊以盍簪之助、庶窮凶可免、貞疾可愈、冥可破而渝可砥乎、雷厲不至於遂泥、坤寧不窮於戰野矣、然返於已極、不如戒於方盛、上之成有渝、三之所以遲有悔也、建侯以阖安、行師以戡亂、可不早計而豫防乎、

隨、震下兌上元亨利貞、无咎、

四德不必兼全、不必並用、但時措皆宜、故无咎、此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正隨時之義也、以少女之至柔、從長男之至剛、故相隨不拂、亦相安无咎、乾宜倡始、坤宜代終、男女效職、剛柔得位、此所以會兩儀之全德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震為長男、兌為少女、陽德來下就陰、柔德感動而悅、此夫唱婦隨之義、率天地之常經、代乾坤於合德、家道可成、咎端全泯、而君令臣共、上師下從、皆此象也、和而不唱、與時偕行、和而不流與時偕止、先天天不違、後天奉天時、皆隨也、慕悅樂從、人情共便、故禮用貴和、為天下之達道、發必中節、始得不流、故和必守正、尤萬世之定軌、隨可逐於風靡、不維之以艮乎、艮巽皆此中互象、而末稱西山、則指艮也、

天下隨時、言天下只此隨時之一道、陽倡陰從、所以體乾坤之元也、情暢為亨、闢天下之通塗、義篤為貞、遵天下之正路、以大亨貞為无咎、植兩儀不易之經、立萬世共由之準、則以喜樂之中、會帝王精一之執中、而元德純、以中節之和、釀宇宙熙皞之太和、而四德備、齊家治國平天下、无餘事矣、因時制中、遁時為和、此謂隨時、凡揖讓征誅仕止久速、无非此義、不亦大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以盈科而進、雷以應候而發、此天地之隨時而君子法之、何事不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亦隨時也、小而起居、大而出處、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故上六以艮終之、

天地之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君子之神、不凝

靜、則不能致遠、太露則洩、太用則竭、故法澤雷之隨時、以豫為韜斂、深自閉藏、位向明而神向晦、反觀内照、常在不見不聞之地也、身出作而神入息、凝淡合漠、常游不識不知之天也、蓋已發之和、雖與時偕行、而未發之中、常與時偕止、故得所隨在出門納交之後、慎所隨在嚮晦宴息之前、極隨以艮旨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事之所主曰官、在一身則五官、在天下則百官、一身運動、隨事變通、天下經綸、隨機變化、惟調於時之中、斯合於理之正、所以貞而吉也、以此出而效用、凡上交君、下交民、平交友、皆可及時建功、不廢時失事也、

震為長男、以家督主家政、是為官、以一陽倡二陰、震動不常、故有變、惟以變得其正為吉耳、出門納交、如起家出仕、正官之始、變之端也、明目達聰、隨材效用、乘機遘會、隨事奏功、能從正而不從邪、且隨時而不失時、何不吉乎、心之官則思、故通微達變、男服事乎外、故出門有功、作聖之功、任家督之正、發軔之步、為上達之階也、官者心、官也、心在靜存、猶得自主、纔萌動念、便有所隨而去矣、於此便有漸靡消蝕之端矣、如此身幼學家修、志端守正、一涉世途、即變化不可知矣、惟以不息之貞、完吾未發之體、始為修吉、不為悖凶、凡出而與外交、皆有奏功而无違害、則以從正不從邪、心之所隨、不失其所自主也、不失者、思則得之、不至舍則失之也、心官得職、五官各效其職、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動則中禮、從此以往、孰非以養正收作聖之功者乎、隨以畜功、必在正始矣、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措足得其正途、何高不可登、何遠不可到矣、

此為震初爻、豫乃震上爻、而皆言有渝、何也、震
者動也、吉凶悔吝之所生也、雷出地而草木蕃、
雷入澤而魚龍躍、皆天地所以開變化之端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家養方急、聖功伊始、豈敢舍小學而兼大學、故
係心弟子之職、失習丈夫之事、各隨其時、不敢
躐也、弗兼、正謂專心於幼學、與者、干預未敢侵
軼於成人也、小、以成小象、陰以居陰、而專隨於
初之陽、故係而弗兼與也、六二為互艮、初爻以
陰居長男之次、有小子之象也
係者、一心專係於此、正隨之義也、凡人心專用
則精、兼用則紛、故係一失一、官始不渝、二三皆
以陰從一陽、心无兩用、隨之正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
志舍下也、
三居陽位、震象已全、故為丈夫、則當以大學圖

大業、而小學幼儀、置之若失矣、且近於四、與陽
易交、故隨其所求、即有所得、家修即得庭獻、委
質即得服官、皆丈夫本分、但當自守其正、壯行
勿負其幼學耳、德業漸進於高明、志趣愈離於
卑下矣、蓋既專上達之志、則舍下學之功、以深
造而自得、以大行而兼善、知命知天、无暇親灑
掃之職、致君澤民、不役拘應對之節也、六三為
互巽、初爻於長女為丈夫之足、全震末爻於長
男當丈夫之位也、
震為長男、在初猶誕生也、二為小子、三為丈夫、
二方成童、三已成人、皆男位也、隨者隨時、時在
小子則專心幼學、不敢越而冒大人之功、時在
丈夫則奮志壯行、不暇退而拘弟子之職、係一
失一、各隨其時、此人生定序、天道常經、皆隨之
從正不失者也、
隨求得者、希聖希天、從心所欲、有為者亦若是

也、利居貞者、不厭不倦勿廢半塗有志者事竟成也、弗兼與若、分有常職未暇分心學有定序、不敢躐進志舍下者、志在遠圖舍小趨大、志期精進舍舊從新皆所以防有渝而收有功也、隨有求得者、所隨既正、則求皆正已之求而非妄求得皆本分之得而非倖得從此舍下而達上希賢希聖而希天皆此志也不當居之无倦貞之不息、為春雷之發百昌原泉之放四海者乎、前所有、猶出門之功、此所得乃入室之詣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獲者、上得君心、下得人心、以詭隨得之非大臣之義也隨有求而得之在筮仕為遇合之偶、在居尊為結納之工、若執一而久用之、則為小人之術、若變通而偶用之、則為聖人之權、蓋有真心有善道、有大功、一時委曲之跡若晦、萬世昭彰之效大明義似凶而實无咎也、四合初二陽俱實故有獲而剛偏執故貞凶然一德互契同道相成其出門之功甚明從官之正不渝矣、

四以陽居陰若尊居高位而貶節從時者、以依阿結主心、以迎合收衆望、凡所追隨、皆得投契守此為隨時之義、幾於凶矣惟能格心以誠結同德之契、宅揆以道、建明作之功、則上報君恩下酬衆志功既昭於日月心可質於天地、天下方賴其功此身豈罹於咎乎、以明者用陽明不用陰晦青天白日之心事、轟天烈日之行徑也周勃之安劉狄仁傑之返唐、幾近之矣

立朝雖以正直為本而時有蹇值、不得不委蛇婉曲、以濟事者、此以隨時之權、冒倖功之跡、可一不可再、可暫不可常也、若守此為常、則玷名喪節、凶可知矣、若果以忠君愛國之心為感孚以通徽達變之道為作用、以彰明顯著之功為

郛稱、則天下諒其心、服其道、感其功、其隨為妙用而非詭術、其獲為永賴而非近利、權不離正、又何咎乎、義本凶、能化凶為吉、孚有道、又以道建功、此隨之反經以合道者、尹五就、孔三仕、聖之事也、初之正為擇主之明、二之係、為從師之篤、三之貞、為致身之義、四之孚、為格心之誠、皆因時而善隨者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孚者、嘉之會也、臣之有孚在道、而君即與道相孚、此君臣道合之時、明良喜起之慶、天下之嘉會也、不已吉乎、君以剛中居正位、臣以誠意格君心、相調以中、相獼以正、都俞吁咈之美、與逢迎阿順不同、隨莫善於此矣、

二有柔嘉之則、三有貞嘉之守、四有亨嘉之遒、而五以剛中孚之、則共成都俞之美、而上下皆有嘉德、以居正位而秉中德也、正故有專權、能弘採納之途、中故无僻志、能杜逢迎之實、虛己納沃心之益、俯躬收陳善之功、三四以臣隨君、而此以君隨臣、共成泰之交、以得隨之美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言文王值隨之窮、通隨之變、以還隨之正、而隨之義始盡也、夫義莫大於臣之隨君、隨莫恭於文之事紂、至因譖被幽、則傷於兇口、惕於震驚、幾於陷大澤而不能脫、委祭器而不能守矣、五以陽勝陰、逼而拘之、三以陰合陰、牽而係之、迭尉望山頭、不已窮於无措乎、此時若抗志不回、束手无策、則上稔毒痡之惡、遠聖明之戴、下乖保身之智、孤救民之仁、值亢位而處窮途、非所當變而通之者乎、於是乃從而納賄、從而獻地、從而得專征、乃若悉心而轉計、從者反經以從權也、不惟身脫拘係之外、反使彼入維縶

之中、聯腹心以結其歡、縻手足以戢其暴、王孚漸成於西伯、王祀復舉於西山、文乃得用、兌之說、消震之恐、且安於艮之止矣、夫文徽柔懿恭、其於紂、固始終以說為隨者、始之率服事殷、以卑承尊、猶推推於東帝、以當祭主、如少女奉長男、恪共常職、此隨之極順者也、終之行賂受賜、以寬代虐、遂專制於西土、以行王祀、如少女歸少男、遂還本位、尤隨之最正者也、此文之純德獨妙於隨時者也、蓋作威之君、不能臣之以義、甚至逆之以利、惟紂之時則然、止敬之臣、不得直行其志、甚至曲全其身、惟文之時則然、以配帝之殷為新命之周、俟王易位、山澤效靈、惟紂與文之時則然、天下隨時、文非百世師也乎、亨者、祓除自新之意、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西者兌之位也、山者艮之象也、少女原以少男為正配、大澤必以高山為隄防、捨其動以說者就其靜以止者、抑之以情、維之以義、此為變化以通乎神明、轉禍為福、故云用享、蓋宅西土、乃文之本位、享西山、乃文之常職、其得幸脫拘係、虔修國典、則隨之妙用也、艮之六二云、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蓋救隨莫君以艮、而文乃先得之矣、

上以陰合陰、柔情係戀、相隨不離、如拘且係、以少女隨長男、為慕悅妄從、以少女隨長女、又同居志睽、則末流必不可繼、而正路將不可通、此窮而當變時也、窮則變、變則通、化彼拘係、就我防維、遏澤之流、依山之止、杜少女之妄說、息長男之妄動、可以主祭、可以致福、故以王亨西山象之、蓋艮之時行時止、乃變通隨時之正義也、以互巽之長女、配長男、以互艮之少男、匹少女一變通間、而得其正、有此變以通隨之窮、乃知隨非拘於一轍、係於一途、當用徽椎以維持其末路、於是隨之用始神、而隨時之義真大矣、

凡以陰從陽皆為係如二與三皆是也而此居衆陽之上值六陰之窮上者不能返而下窮者所宜變而通也故近之逼合於兩陽若挾而拘之遠之懸合於初陽若遥而繋之三陽皆非正偶不得不別求所當隨矣若艮之少男非乎以少女隨少男隨孰正於此者山止水而震遂泥長子失權少男復位知所止而得所隨綱維正而拘係解矣夫王者主山川之祀則享西山以修國典正西伯之常職女子順乾坤之義則從少男以尸室奠正少女之定分王修其職女安其分皆隨時之義故舉一明二以悉卦辭未備之旨也全卦以至柔配至剛以陰之從陽立隨之大義安於天地定位之常上爻以少女歸少男以止之節說杜隨之末流還於山澤通氣之正常故元亨正故利貞惟上不窮乃求无咎矣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如木蠹壞幹必用陽剛故取象甲木而以幹言之蠱為巽宮卦俱屬木也元亨與別不同言蠱壞已極必大為通變始得反亂為治也涉大川大有為也幹蠱之時衝波冒險褰裳濡足勇往以求濟也甲木屬陽質尤堅勁能勝楨幹故取此以明幹之義先三後三則艮巽之位也舊以先後為丁辛而丁寧更新其言近鑿不知易但以道陰陽耳辛陰金也丁陰火也陰子象也以陰金尅陽木如子能去父之惡以陽木生陰火如父乃錫子之光一先一後而甲木居中為之幹故特取焉木受辛金之尅以成其材如父因蠱以啟其子於有為也木生丁火之盛以揚其輝如子能幹蠱以光厥考於有譽也以六甲言之似无取義

甲東、方之木也、後、天圖、正在艮巽之間、先天圖、則先後隔三而過艮巽、巽在甲先、艮在甲後、是居中以為之幹也、追蓋前愆、懲艮之偏、奠高山於不傾、力圖後效、起巽之懦、鼓頽風於再振、此正言幹之事也、辛苦也、金味苦寒、卧薪嘗膽之勤也、丁盛也、火光熾盛、顕謨承烈之光也、否極開泰、剥極兆復、故曰終則有始、蓋愆之終、邁迹之始、事父之能代終、乃立身之能善始、甲木居東方震位、故取為子象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剛上若、父有躁妄之愆、柔下若、子工婉順之策、綫計曲圖、補偏救敝、消其積蠹、歸之大通、雖天下可撥亂為治、而況家乎、但存心欲巽而用力又欲剛、雖大険當前、豈容退避、必没頂過渉、深謀遠慮、挺身前往、奮勇圖功、先則追悔其前失、後則豫籌其遠算、以此厚父之終、正以此慶子之始、父居成功之退、子效及時之職、父消既往之愆、子継将来之美、如春和化窮冬之悴、秋実藴盛夏之炎、法天運於不息也、曰天行、是明以十干運行、明先後始終之義、无別解矣、

山巳孤危於上、風又推突於下、以剛壓柔、以柔消剛、如敗屋将傾、朽木将撥、勢方潰壊、力難支撐、蠱之象也、此必用風之柔以委婉周旋、用山之止以堅忍維楨、幹之義也、當蠱之時、力為幹旋、以大為通變、則无不可更之化、无不可回之天、不但承家嗣國、即天下撥亂反治亦此道也、

蓋此卦三陰三陽、上爻變、即成泰、故家不可无幹蠱之子、國不可无傾否之臣、顕世寧邦、同一作用機椎也、然此非若蒙安襲治、可以坐而收功、必且改絃易轍、利於往而興事、防深備険、援

溺拯危、潰胃衝突、務求必濟、此人事也、亂以開治、危以肇安、有圮族之誅、斯有蓋愆之績、有暴虐之主、斯有放伐之功、此天運也、幹蠱者、盡人以合天、事親亦事天也、正象以少男率長女、互象以少女從長男、皆子道也、風雷山澤、所以效乾坤之用者全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有險阻之形、風有奮勵之象、故君子以振作民行、易俗移風、涵育己德、徙義遷善、蓋民風革故而作新、德行釋回而增美、皆幹蠱之義也、山以象峻聳之精神、風以象激發之意氣、以此振民、則可刷風靡之習、使望高山、以端仰止之標、以此育德、則能鼓風馳之勇、務竟為山、以躋上達之極、皆以回蠱壞於純全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為父位、陰為子象、意承者、潛移容諭、底豫允若、以順不以拂、以柔不以剛、亦陰也、厲者、奮發有為、似逆而順、從治命、不從亂命、釋回而增之美、掩瑕而錫之光也、始雖胃改革之嫌、終乃成繼述之善、不亦吉乎、以陰居初者、父多隱慝、子不敢顯暴其短、明示己長、惟於意向間默為補救、毋於承順處曲為挽回也、

意者、委曲思惟、以意逆志、通其心、不必襲其迹、更其轍、正以慰其衷、始能克盡前愆、貽父令名也、以拂逆為將順、以補救為顯揚、調停迎合、達孝之苦心、胼胝焦勞、曲成之妙用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母之蠱、每溺於柔、子之幹、宜濟以剛、非以意承、直以力矯、庶乎得中、宜慰凱風之心、勿設黃泉之誓、剛居柔中、事母之道當然也、母子之愛情難遽傷、陰柔之僻、勢須力挽、此時承顏順志之

正理、不可徒拘、惟補偏矯枉之中道、乃為獨得二為母位、其柔悪非剛德不能振也、父之行事雖偶錯、而丈夫之志、初意必善、故雖變通其迹實、以將順其意、克蓋猶克肖也、若母、則事有所僻、而意亦有所偏、僻者或大違於天道、偏者每過拂於人情、則當大為變通曲、為補救、不可執、故不可膠常、母有徙子之義、子无專命之嫌也、故初用柔二用剛、剛以濟柔、而矯其偏、獻其僻、此適得時中之道也、若父而非意、母而可貞、則為濟美、不為幹蠱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剛居陽位、此處勢更難、而用力尤倍者、父若大有過、子必小有悔矣、蓋或盡更故步、悉改遺謀、則有嫌於恐而傷於悖者、究之於父雖發一時之隱、而實以全萬世之令名、於己雖冒一時之懲、而實以成終身之大孝、始雖有悔、終則何咎乎、夫幹蠱若非甘犯小有悔之迹、必難收終无咎之功、此非九三剛德、不能勝其任也、子代父受悪、如臣為君狥難、業已付死生於度外、豈復置毀譽於胸中、故雖有悔於始、非所避也、雖无咎於終、非所覬也、聖人以有悔危之旋以无咎慰之、蓋曲體人子之心、以力鼓其幹蠱之勇耳、非謂子心、着此思量計較也、故以純剛之位當之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幹蠱者、如拯溺救焚、必有精嚴果毅之力、方有振作更張之用、若寛兮綽兮、以悠緩當之、有坐視其敗、立視其傾耳、雖欲往而圖之、心撓意阻其可得乎、此避小悔而滋大咎者也、此爻當震之二、兌之三、激發振勵之志微、怠緩悅徙之意勝也、往未得者、不能往而有事、豈得巽而止蠱

既无拔山之力、必无濟川之功矣、
裕非必恐於卸責、甘於助悪也、恐以急切傷恬
以矯枉害義、曲為両全之計、旁起三思之惑、當
断不断、畏首畏尾、能无吝乎、蠱如大木将顛危
石欲隕、非悠裕所克濟也、風衰於末、力山敗於
垂成、以求其幹、必不得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誉、象曰、幹父用誉、承以德也、

幹蠱者、承父之意、必能成父之德、承父之德、方
能揚父之誉、蓋或原其隠志、以消其顯愆、或追
其初美、以掩其末敗、或未過中之仁、或申事後
之悔、則匿瑕以表瑜、遂反毀以成誉矣、承以意
者、幹之方用力、承以德者、幹之收成績也、君云
彰父之悪、沽己之名、能免大咎乎、
父既曰蠱、則行事之僻、必且叢天下之毀矣、君
但稍融其僻、使消其毀、豈足謂之幹乎、必用力
用劳、善継善述、使父始蒙天下之不韙者、究且
亨天下之盛誉、然後可、而誉非可虚獵也、必崇
修德行、弘暢德施、易暴而撫之以仁、掩狂而蓋
之以聖、以世德揚親之世澤、以令德錫親之令
名、可也、此非籍偏才小智、可以沽名、必承以盛
德大業、方能永誉、如萬世永頼之功、方可振九
載弗成之績、禹之明德、幹蠱者所宜法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従来世風盛壊、皆王之不度、侯之不軌、以作之
孽、至於禮義風微、廉耻道喪、則非聖人不能以
身振之、故人盡随波逐流、與草木同腐、我獨守
貞抗志、與日月争光、砥柱狂瀾、維植名教、是能
幹天下之蠱者、其志潔、其行芳、雖事不可及、而
志猶可則也、上凛高山、令人仰止、下粛清風、令
人興起、所幹旋世教、匪淺鮮矣、象所云往有事、
即有此高尚之事、以成天下元亨之治也、
父子天合、家事不容他諉、君臣義合、國事不可

獨支故予以幹蠱為孝士以避亂為高偕王竊侯豈忍與之同事以捴世風之蠱乎然聖人之用无窮不以隱現為顯晦也獨清獨醒能潛能飛抗一時之節正以植萬世之幹待聖王之作正以洗暴君之污以无事為事以不用為用以避世為救世傲王侯以消天下勢利之心秉高尚以振百世激昂之志獨於經世濟時之外別有撐天鎮地之功如長女以陰教助天子不言之化少男以幼學抗世子无為之法而乾父坤毋之蠱獨操其幹之権矣

則者則其志不必襲其事師其心不必泥其跡禹顏不嫌同道夷尹不妨並聖也蓋事或千古一值而志乃萬古不磨巢由隨光以及夷齊誰不聞風興起者其以幹旋世道挽大川之波頹為砥柱挺歲寒之松柏為棟梁豈淺鮮乎

聖賢乃天地楨幹也出而用世固能撥亂興衰濟一時之變退而遯世尤能維風振俗植萬世之經當紂之時主德昏渝崇奄助虐三綱斁五常毀世道之蠱極矣非北海清風西山峻節孰為萬世廉頑立懦者乎故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王侯之事不以為事若无益天下成敗之數而獨以高尚之志為其事乃以峻天下廉耻之防建天下剛常之表後之人雖不必踐其跡而行其事然皆可維其志以守其則也蓋事功僅濟一時之用志行直為百世之師有不期之八百有一心之三千可无叩馬之二士乎彼救一時水火以蘇民命此稟萬世霜雪以醒人心則遯世者幹蠱之功更倍於用世矣如風於雨露外殊无顯功而非此何以消炎暢鬱快天下之襟山於宇宙中多為曠土而非此何以建防樹表聳天下之望聖人立象以盡意不可玩乎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以兌變乾即為泰觀以巽變乾即為否惟此二卦居乾坤之交開否泰之漸聖人喜將然之泰而尤憂未然之否故於臨之吉豫防觀之凶焉觀主八月與臨互交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二陽之剛漸長逼四陰而令消此時陽方欣然向榮兌之説也陰亦帖然聽命坤之順也二以剛中上與五應以陽德之方亨與陰交於正位遵得天道之常也陽以長為常陰以消為常天於將泰之時最為安常獨不虞往之必復泰之兆否乎陽盛極則消陰衰極則長理勢必然故七月否猶陰陽相半也八月則四陰矣九月剝十月坤陽且消盡不能久存此凶之可慮也當陽長之初豫切陽消之慮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如此

卦以二陽向進是復業已就剝禍全消矣君子幸免刻剝之害欣奏恢復之功高處照臨之位此時意氣昌揚或開小人以忮忌之隙勲猷赫烈或啟小人以嫉妬之端雖泰運之方隆實否機之潜伏也故聖人贊之以元亨勗之以利貞惕之以有凶蓋必體乾之元用坤之貞嚴震之懼抑兌之説庶可化凶為吉久安而長治矣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悦安強教澤被无窮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水行地中澤旁流也地振河海量兼容也

教曰思者教訓有成法而一段曲成善誘之心思與天无極保曰容者保護有深恩而一腔兼容并包之度量與地无涯寬裕温柔文理密察正以成聰明睿智之臨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同也初與二同德協力以承上四陰之臨故並曰咸臨凡陽一陰二為正以二陽當四陰適得正數其力足以敵之其德尤足以率之以此立志則志向端以此制行則行誼飭君子之道漸長君子之修自吉矣

初九之陽生来已踰月矣其志已堅其行已成而陽居陽位適得其正若堅守其正以立身於不敗之地禦人以不猛之威助二之剛攻陰之柔何志不可伸何行不可遂乎故吉

凡陽德君子窮居之日无不侃侃勃勃思以攻邪而反正若惟恐後之改節變塞耳若果能守貞始終一軌志不少屈行不少回正已以正物則必能與正人協心以正君正國其能咸可卜矣豈不吉乎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初之咸乃協力於二助之外交如居中堅為內應援故但曰貞吉以正自守也九二之咸內協初之正外逼三與四而又以剛中上交於五其勢如出而禦敵進而仰攻故其事五位以剛弼柔抗顔逆旨率衆陰以正闢邪驅讒屏佞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未肯俯伏以聽命於上之臨者方且挾二陽之方長以乘四陰於將消三與四俱屏躬聽命人順我而我豈順人以大勇助成大智明良合德也正中既有妙運之樞合初又憑方長之勢不聽命且能造命將變三為陽以開泰運天地交而萬物通吉又何不利矣

二本當聽命於五而順從之者但順者坤之德而陰之性也彼陰此陽方將以剛濟柔而矯其偏以中合中而成其美以匡拂開其大智以弼直佐其機宜此利於君利於民亦利於身矣豈恐以剛勁之資甘為阿旨順意不為面折廷諍

者乎、蓋二與初、為咸臨、正汲引法家拂士、格君
利國以共扶陽長陰消之運者、故上有智臨之
君、方肯惟其所命、一德相成、而原其事君初志、
固未敢以順為正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咎不長也、

陰性本柔、逼近二陽、以漸消之勢、當方長之威、
不得不順以從之、媚以悅之、其交甘如醴矣、此
乃遜避之形、豈復望進取之利乎、進之已无利
益之望、退之少有憂危之惕、然既能退而自憂、
不至抗而取咎也、蓋陰順從陽、故以兌之和說
而甘、陰怯畏陽、又以震之恐懼而憂、然既能畏
長男方來之厲、以抑少女妄說之情、則兇鋒戢
而咎端消矣、

甘臨、如呂后之媚陳平、武后之敬仁傑、其詞太
甘、其中必苦、借居高位、心懷隱憂、以陰臨陽之
象如此、坤順之性、本多柔情、兌悅之口、尤工獻
諂、震恐之心、不无懷憂、坤貞之吉、終可免咎、以
一陰逼二陽、不能享其利、以柔德居剛位、適足
捻其憂也、

陰居陽而失位、則其權不能制人、反為人所制
矣、故中情怯、必有甘詞以媚於人、而外貌恭、必
有隱憂以惕於己、憂者、憂人之日逼、己之日消、
進无利而退有害也、甘者、雖其設計之奸、而憂
者猶其用心之正、憂陽之長而甘讓之、不至犯
剛鋒而挑釁、憂陰之消而甘就之、不至逞柔奸
而捻惡勢、固將消咎、亦不長、蓋處非其地、現在
不能无咎、而殷憂足以消之、則二陽攻擊匡弼
之助、以震驚恐懼而致福、以坤順先迷而終慶
矣、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坤元之至也、四以坤

之初爻下交於初九以至德居臨下之位又何咎乎以柔從剛以陰交陽中心好賢膍切懇至以翊成泰交之象此不孤師表之任不負端揆之望若故曰位當也

大臣惟尚容賢之量若斷斷休休實能有容即為至德不虛股肱之寄大君獨握用賢之樞必擇中用中精察果斷方為大智克亶聰明之用四之至五之智各有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以柔中下應剛中以君之明用臣之直也尊賢不惑敬臣不眩聰明睿智以臨天下宜君而宜王矣好問好察執中用中是曰行中五本臨民正位而以虛心大智居之此允宜而不疚者惟智能擇中而明辨篤行宜在高位也知者坤二不習之利離五重麗之明吉者黃離黃裳皆元吉也

以聰明睿智行其剛柔之中則張弛舉措悉協機宜調劑運用皆成便宜鑒臨宜於配天照臨宜於長世一中允執萬變皆宜大智之神非但如大臣與位相當已也一心秉時中之德天下皆時措之宜矣五於離炳日月照臨之明於坤正黃中通理之位故云

上六敦臨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坤厚載物其德主敦至上六則坤德已全四陰居二陽之上積厚極矣安土敦仁故能愛敦厚崇禮故不驕以此臨下則必世後仁久道成化其蓄神厚其延脉遠志惟俟三之變陽與之合德資其內助共成泰運不亦吉而无咎乎以純坤合純乾以至德輔大德深藏厚蓄包天亘地敦孰尚焉

敦臨者篤恭而天下平博厚而萬物載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外忘聲色中存敬信是志專於

潛修遯養、反求諸内、將待三之化陰為陽、相資互濟、以成其純德之厚也、吉孰尚焉、陰變為陽即敦良之吉也、下比於五、又敦復之吉也、敎思无窮、容保无疆、損上益下、有孚元吉、在此志矣志在内者、内合初二之陽、以化三之陰、以維泰道、與泰初之志在外、互相成耳、

五作當權之主、陽明煥於外、沛川流之用也、六居退聽之時、陰美涵於中、蓄敦化之源也、以沉潛養高明、以翕聚資發散、未發之中、存以渾全則已發之和、暢於通達、上六深居端拱、疑淡合漠、正以握中之本體、預臨之全神也、世主昏庸喪志、固以德薄而祚衰、即聰明之主、匪以沉潛克之、或以振作太發、洩其英氣、反以刻削漸耗蝕其元神、智拂其宜、行失其中、溺敦臨之旨矣、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盥洗未祭之初、内有明信之孚、外有端嚴之象、人之疑神歆志、修容飭貌、无有如祭時者、此形容觀象而有孚、則其本也、初二爻以下觀上、三四爻以臣觀君、五六爻以君觀民、下各以二陰從一陽、上則以二陽率四陰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敎、而天下服矣、

大者、陽也、以陽剛之德、端中正之範、以聳天下之望、此謂大觀、乃以君動民之觀、至於下觀上德而從風向化、乃以民則君之觀、

大觀如天之垂象、天下所拭目而仰觀也、此必有順德以格其心志、必有和風以浹其肌膚、而後能成大觀以聳其耳目、故内秉中正之德、端

其本也、外儀顒若之儀肅其範也、上樹風聲、下成風化而觀乃大矣其惟合天之聖人乎蓋陰陽不測之謂神、聖不可知之謂神天道聖道同一神也在天之神莫如風春温夏燠秋凉冬凛而生長收藏夲令不忒在人之神莫如心聖人洗心退藏密其神於莫或知之地而法天德以振民風禮樂刑罰皆以天之神道設施非以人之私心強作故上之存神過化如應候之風下之神動天隨如從風之草、聖德如天民之戴聖人如戴天日照月臨春和秋肅民之信君如信四時聖與天同一大觀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省五方之風氣觀民間之風俗而以神道設教、樹之風聲以矯其氣之所偏栽其俗之所弊想建皇極表正用中、使觀而化焉上自朝廷旁迄海宇、一吹而萬品息、一作而萬竅號率土行而四方動矣、方若坤土、之分邑、教若巽風之出令觀民者、俯察地而順從風也、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省察觀考、隨俗設教補偏救弊、一道同風也、物生於地雖高卑燥濕異宜而風以鼓之則隨地可以成材、民逐於方雖強弱貞淫異族、而教以齊之則隨方可以成化此聖人配天之功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童稚嬉遊在野、女子咏歌在室皆風教所關故省觀首及焉如康衢漆室是也、卦中互艮少男為童坤二離為中女也、

童稚狃眉睫之近亦有知覺之良故童謡收唱觀風者所必採也然蒭蕘獻悃在小人則可取、孩童比識在君子則可羞、初以陰居陽位為童、二以陰居陰位為女故云小人以位言也、

童觀者耕男收豎見小不見大也知祁寒暑雨之嗟不辨四時之序知出作入息之便不識終歲之謀此在小人游汾務之風率顓蒙之性以此為常道則可耳若君子當通天徹地貫古該今以臚六合之覩而可作三尺之見乎項橐甘羅縱片言之偶中終為通識之所鄙也小人之道非聖人設教之神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婦人无外事窺覘非正也戶牖之竊窺簾帷之潛伺多以啟誨淫之端開踰閑之竇故能守其正則利稍失其正則醜矣女德貞淫風化伊始故先王採淫風以垂戒亦觀民一端也如鄧曼決楚師之敗遺彰主德之昏定姜知衛君之亡徒見時謀之闇不可醜乎无非无儀斯女德之貞矣離為目艮為門闕故曰闚

闚觀者拘儒曲士見偏不見全也舉一廢百掛一漏萬如管窺豹牖窺日井窺天倘出其偏見必惑世而誣民效其淺謀必欺君而誤國此在女子務專中饋職備內官猶之可耳若以丈夫而操巾幗之算以達士而效鑽隙之窺豈不作襟弁之羞貽纓冕之辱耶牝鳴索家女謁亂國君子有以觀其兆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巽為進退又坤四為天地啟閉之交賢人隱現之介故先於此觀之蓋賢奸進退治亂所由生也觀我之所遇果與賢同進以生治乎抑與奸同進以生亂乎以此決進退之幾則進固不失其時退亦不失其節各合於道而仕止久速咸當可矣以姿柔既能從容以觀變而衆剛又能果決以赴幾其於奉聖人之神道未全失也陰之柔本怯退之資三之位有躁進之漸則進退之衛不可不熟觀而審定也必就我以觀吉

凶悔吝之生，勿輕進以逢凶，毋急退以取吝。蓋以柔居剛而酌於中，以陰合陽而裁於正，其於中正之道可以守而勿失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九五居有中正之德，合二國有文明之象，朝覲章巍煥，世運熙和，有道者所樂觀也。上有賓臣之王，我有臣王之具，資遂逢世道可濟時，於是赴賓興之盛典，膺賓逆之禮遇，賢有得主之歡，國有得賢之慶，國之所尚不虛，我之所觀益快矣。蓋以四近五，如星辰依日月之光，以柔濟剛，如賓師居調燮之任也。

四乃率下以共觀於上者也，以風動地，則草木發宇宙之光華，以地從風，則人文煥邦家之光彩。四者以巽之申命，發坤之含章者也，王者剛中之君，大觀之主也，以陰從陽，如以賓配主，以陽率陰，如以主迎賓，主賓合德，以柔文剛，天下文章孰大於此，則安得不多儀享之上位，尊之尚德尚齒，以觀天下，使拭目泰交之盛，快覩盛德之光乎。此天下所由化而服者，國之大利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心之順逆，民風之淑慝，皆自君身而生。君如風，下民如草，所當降心體察，以觀風化之源也。觀民之生共，則知君德之謹，觀民之生慢，則知君德之渝。外觀民心，即以內觀君德，因我所生，以慎我所自生，立教本而端化樞，此省方之實用，設教之真源，以艮山立坤邑之表，以巽風鼓大地之和，君子所由免咎也。上二陽處將消之勢，不敢進而圖功，惟思退而避咎，防危慮變，修省蓋汲汲矣。

五為卦主，故曰我。九五秉德之中，居位之正，此中正以觀天下者，乃觀天下不但以身率民，尤且以心察民，觀民之中，必自我之中而生，民之

正、必自我之正而生、如是省躬之密、責己之周、則有爭不敢一念弛、顒若不敢一息懈、咎端不盡消、觀型不益肅乎、大觀之化、全在此叉觀之神矣、民者初為民位、恐初陰漸進、以逼陽消、故觀其所自生、以早杜而力防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其者、將然之詞、當陽德上極、陰萌下伏之時、恐治極之生亂、樂極之生憂、而觀察朕兆、危心諫志、扶陽抑陰、以早戒預防也、五陽位尊、恐陽極之生陰、此陰位卑、恐陰生之侵陽、凡上爻俱從五位進一步而深言之也、

五之觀我生觀現在之民風、上之觀其生、觀將來之國運、其者、通指下四陰而言、四陰再生一、則二陽必去一矣、故五之觀、乃防我陽德之衰、以啟陰之盛、此之觀、乃慮彼陰萌之長、以逼陽之消、一以正己率民延治脉、一以危心諫志窒亂源、皆有爭之實心、顒若之實用、君子所以觀天下者、故皆曰君子无咎、

剛德居尊位、而能以實心觀察幾微、綢繆早計、常以勵精苦志、防危慮險、未敢以狃平弛戒、肆志修心、此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身安而國家可保、終无咎也、九五觀民風、此乃設教以維風於不敝、聖人觀神道、此尤畏天以游神於无窮、省方之道斯全、天下之脈求固矣、

志未平者、堯舜之兢業、禹湯之危懼、文武之小心兢兢也、聖賢本以惕厲為心法、帝王尤以憂勤為治本、未有自視為時平世泰、可以安心而肆志者、惟見禍亂萌生、惟日孜孜、懔馭朽而慄深淵、致治保治、總此一省躬責己之心、故並云君子无咎、不見有功之可居、惟知有咎之難逭也、此乾健不息、正天之神道、而所其无逸、以申巽命、以永坤貞、乃聖人所設神道之教矣、

噬嗑亨利用獄 離下震上

人各有口實則互相爭訟然曲直必有定理則剖斷自有亨途故利用決之杜其口而折其辨開其室而會之通上明而下服矣

以離明之照用霆擊之威酌柔中而行直道用法當而執法嚴折獄精矣然屢云无咎不能全吉豈非聽訟不如无訟乎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此卦本山雷之頤但四以一陽居中則有物之象也有物必嚙而去之而口始得合故云噬嗑訟者之口各執一詞似有物然理直必氣壯情虛必中餒其剛柔自分也因其曲直而善通之聽斷剖分消其口實息其口辨人惕於震動情照於離明矣有雷厲之威有電燭之光合而用之明斷並行則其精研深究如追琢之章條分縷析如經綸之章以柔用剛五與二兩得其中下民之獄情與下位聽獄之情惟明克允俱浮行於上矣不當位者柔居剛位雖非君德之正而實能折獄情之中蓋折獄必平衷坦度弱志虛心深求曲體縷究深研以天地之量運日月之明以雨露之濡成雷電之決此以柔馭剛道調於中以中用柔獨宜於獄君德本以剛為主而用於此時必以柔為利此易之時中也章如漢約法三章蓋定為法律頒為條例所謂刑章此矣

獄情每隱顯互淆折獄必剛柔並用故以三陰三陽象之震以一陽上破二陰窮幽而察隱也離以一陰中調二陽虛中而遠照也以柔德居剛位以剛德決柔情民心下服而君法上行斯可副長男主器之司居離明麗天之位矣在訟

獄則、剠為正氣之昌、柔為中情之怯、拎而造宜
決之使分、在斷獄、則剠為暴戾之專決、柔為委
婉之曲體、惟柔中乃用之獨利也、
剠柔分、如曲直之判、是非之剖也、雷以動之、五
刑激其宄頑、火以明之、五辭洞其幽隱、明斷互
施、如雷電之交作、以成天道之章明、則以離柔
得其中位、而二之柔中、亦得合於上以共行、不
既亨乎、雖以陰居陽、君未當於君位、而剠柔之
用、隨時制中、此以虛衷聽之、以繼照察之、以雷
厲電燭、合而斷之、用以折獄、无不利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激發有聲、電閃爍无定、此如小人肆无情之
辨、雷迅擊派耳、電昭灼奪目、此如先王用不測
之威、故取象焉、明罰者、无縱无濫、而精於用罰、
如畏天之明威、勅法者、有倫有要、而嚴於執法、
如奉天之勅命、雷奮而无停案、電照而无匿情、
皆折獄之要也、豊以雷電皆至、折獄致刑、與此
互相發也、
噬嗑之象、在訟者為掀脣掉舌、逞吸髓之奸、雷
電之閃爍也、在聽訟者、為杜口捫舌、懸洞腑之
鑒、雷電之激烈也、明罰者、肅天威以靖宄頑、使
知懲前、所以斬其後曼、勅法者、奉天令以垂經
制、使知毖後、所以杜其前萌、明者辨之精、萬民
慊服於不枉之辭、勅者斷之決、萬世恪遵於不
刊之典、所云動而明、合而章者、此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以木械足、猶屬輕刑、足力不全、惡心自息、因小
譴而免大戾、此所謂小懲大誡者也、
震為足、其初爻陽方萌動、如足之能行、而一陽
為二陰所壓、不得自伸、如足方帶杻、埋沒足脛
不能行動、此以小罪而加小罰、以懲妄行之過、
以開知止之明、用刑之平也、陽剛不稽於小罰、

陽明不枉於隱情、何咎焉、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聽獄之初、情若噬肉方在皮膚之淺、而刻意精研、有噬而沒入其鼻之形、二爻互艮為鼻、二為中位、鼻為中象也、以我之柔破彼之剛、折而得中矣、人身骨陽肉陰、而皮膚外露近陽、故取象焉、

噬膚、察表而及其裏、滅鼻、潛心以伺其息、蓋陰居陰位、情偽幽深、且下乘於陽、奇奸巧辯、故竭力研求、務窮陰慝、以協柔中折獄之精、可免咎矣、初以陽包陰為膚、二以陰攻陽為噬、以二合初、則互艮之形隱而不現、此沒鼻之象也、

純陰之資、雖不能片言立斷、而能刻意深求、以二之柔乘初之剛、如兩造堅執互爭、不得不察外貌、以及其中情、庶乎洞隱匿而得平允也、二以柔居中位、中能矯偏、柔能勝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腊肉經久藏畜、如停囚長智、獄久而情深也、遇毒者、為其險情所中、詭詞所欺也、三以陰居陽、如以愚懦之才、當艱難之任、才不勝位、故有此吝、然知吝而速解其毒、亦无咎矣、此言獄之當明慎也、卦中互坎為毒、互艮為吝、而合於上以為章、故无咎、

三居陽位、如奸頑恃強不服、腊肉之堅也、六以陰柔、其明決未能立斷、噬肉之難也、幾為險情所中、幾被陰蠱所傷、以柔資不應秉剛斷之権、陰晦不能勝陽明之任也、然能噬之、則究詰其平、雖有小失、終免大咎矣、小吝者、稍為牽係、不能立決、无咎者、終歸平允、不至受欺、毒者陰毒、坤之雜而坎之險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胏、切肉也、此正順中之物、乾則陽剛之象、堅實難於齧決也、象獄情之煩瑣、若勿輕聽之、必待金矢既入、先嚴其罰、乃察其情、艱苦以深求、堅固以執法、庶可得情以服衆耳、以獄情隱匿、毋貴精研、而離照幾微、尚須徐耀、未遽以光明燭也、明慎用刑、此其時也、大臣折獄、上恐傷君德、下恐斁民情、以剛德居柔位、利在持重而守正也、

四本陰而居高、如獄之情深而法重者、象乾胏之堅紉、故必嚴鉤金束矢之入、勿長健訟之風、秉畏艱守正之心、勿恃折獄之捷、則豐蔀必察、覆盆必照、未光者悉耀於光明而吉矣

金矢之入、在將聽獄之先、金為贖鍰、在已成獄之後、金以銳於決斷、矢以伸其挺直、獄之堅確不移、平正不枉、應象此也、離初為乾中之金、坎中為弓上之矢、艱貞者歷坎之險、敦艮之止也、

未光者、離明之初耀、阻於坎陷之方深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噬乾肉、聽已成之獄也、五當君位、此獄成告於王時也、明正其罪、收其贖金而聽訟之事畢、然必貞以執法、毋輕反獄、厲以威斷、毋久留獄、斯為无咎、此王與三公大司寇總刑之成者、其位當如是也、五有獨制之権、六有虛中之照、則法无旁撓、情无下徇、利在堅執勇斷、方无愧於君德之剛也、金作贖刑、入贖而刑畢矣、得當者、刑當其罪、法正而人服、德當其位、威行而仁溥也、以柔順之資、處陽中之位、如以謹惕之心、用明決之才、故立訊而獄有成案、如乾肉之易決也、收贖而獄无稽牘、見黃金之易入也、此惟守正而不依回、冒險而不避忌、故得當而免咎耳、五為黃離之爻、為中央之位、又化陽即為乾卦之

金故云黄金黄協於中金致其决也貞厲者以
艮止之貞運震来之厲以濟離明之照所謂動
而明雷電合章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位勢能凌尊罪已滿貫故以重罰懲之以顯
戮警之項帶枷而没及耳塞其聰而掩其明使
受之者知懼示於人而標於衆使見之者知警
雷以動之而聽斷明電以合之而法紀章矣
視曰明聽曰聰然惟聰而不謬於所聞斯能明
而不迷於所往惟作聰以掩明乃積惡以貫罪
故特以滅耳之刑加之塞其坎耳以懲險之極
欲開其離目以啟明之竇也此在下為犯刑之
極在上為用刑之極極則必反則威之乃所以
息之而凶之終正吉之始矣前五俱言聽訟此
言訟者以大奸受大罰用以懲頑習而清訟源
此先王明罰勅法之本意也

聰不明者凡奸頑健訟之人响附風聞專伺屬
垣之耳飾聲炫聽巧逞如簧之舌毎恃其聰以
欺人不聰而至於是非倒置則蔽於本心之明
禍福失料則昏於先見之明是有聰而无明也
蓋聰作謀明作哲彼工於造事之謀而嗇於覩
理之哲故其聰適足以滋奸長偽自稔罪端而
不明尤以冥揣暗趨自投法網先王知其造悪
之源加以懲悪之法因罪制刑如應病與薬雷
以發其聰電以爍其明使勿逞坎耳之聰以滋
重險之習勿障離目之明以弛履錯之敬則震
能知懼艮能知止民志大畏訟端永息矣

離上艮下

賁亨小利有攸往

離乃虛中而照將於大通艮每待時而行遵於正路故曰亨小利攸往小者陰也柔来文剛以陰為文故往以就陽則文質互調天人交煥文治光華流輝千載如日月照臨无息非往豈非萬世无窮之利乎

彖曰賁亨柔来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主剛文主柔質為主文為輔柔来文剛以文濟質剛上文柔以質受文皆以剛為質而柔以文之以質為主而文以輔之如雕鏤加於金玉丹堊被於土木是也離之文明艮以止之日光月華以朴巒草木為附麗故曰文明以止文止配質不使勝質涵淳返朴乃成至文天之所以垂象人之所以成章皆以質立文之幹又以質節文之流故天光煥發星纏燦列但有常度變化生焉而人亦不能違天也察時變者五辰以凝庶績七政以釐百工隨時通變因此以施獎理之推化成天下者監商俗之靡靡調周文之郁郁化民成俗因此以奏雍熙之治聖人測經窺度修人事以應天制禮作樂法天道以治人斯文正統所以繼往開来也有本之文星輝日麗與天不朽與世无極故利有攸往小者陰柔即文也質為敦化之大德文乃川流之小德逝者如斯文在茲乎天之經綸時運聖之制作日新皆往也分剛者三陽分位如三才而柔自上及中間錯成文象天文人文並煥天下之觀也或云往字下脫剛柔交錯四字於理亦通

王者以人法天全在以文成化蓋經天緯地无非文之用也人文盛衰為天地晦明之象故六

爻皆以賢才進退言之盖君主剛臣主柔剛柔交濟太和還調明良相得太平有象爰煥文章禹數文命皆所謂人文之化成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文明之治尚德緩刑化成之時刑措不用故於庶政極其明備而不敢專恃折獄之能盖禮樂興而刑罰自中經制定而囂爭自息先其本也欲明庶政非用多賢不可矣

明者講求經理酌緩急輕重之宜无敢者兢惕哀矜絕逞臆炫奇之態盖凡事皆欲以文釆成章惟獄不可以文飾成案古人戒深文祟弊文而尚文无害合此義矣

无敢折獄非棄之不省置之不理也但去其敢之一念則慈祥豈弟懇婉周悉辭必簡孚法有倫要善用其文明之止止以艮而慎重持平明以離而精察曲當不為武斷之粗率亦不為文致之鍛鍊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士方隱居匹夫徒步惟以道德為榮華趾以軒冕為淄垢故其文隱於中藏而不外炫如蔽於下體而未上彰故初爻之象為賁趾若履繩蹈矩馳王騄帝周旋曲中步武成文擔登躡屩勝於金根玉輅之華矣互震為足此初陽即成震體互坎為車此初爻未入坎中也盖卑躬行實踐篤於闇修不屑駕空凌虛騖於浮習去奢從儉抑文崇質當震足發軔之初已嚴艮趾出位之防矣

賁其趾者含章於下藏美於中甲而不自高隱而不自炫此龍潛育德豹隱成文之日也學未成章未肯出仕舍棄乘車之大夫寧為徒步之庶人安其蓬藋之素避其負乘之羞嚴一介不取之節堅千駟弗視之操所尚在道德之華不

在軒冕之榮賁趾若離羆之錯然徒行者艮位之不出艮初為趾也此隱居求志人文之所始而抱朴懷瑜早已得人文之所止矣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者待也僕御之屬所待以應後者歸妹以須即此也士既起家而仕則得時而駕矣故飾其儀衛備其物采所云車騎雍容甚都是也此蓋文采上彰弓旌已及得與賓興之典適當利見之期不嫌示黼黻之華壯邦家之色矣二居離中為文明正位及時興起則從前蘊蓄於此發舒向後經綸由此展布三之濡四之皤五之束帛皆以此賁興開其兆即以此賁須者暢其美也以柔居柔與兩剛相濟此謂以柔文剛以心之文明出而為天下之文明此所謂人文也二當離明中位以陰居柔在兩陽之間如賤之介於尊以二合五配兩位之中如下之從於上賁若離日之輝煌興若離火之昌熾也

須者女須此中女之位以盛飾入朝象士之言足以興也蓋士之文辭如女之華飾雖其用之所必須非其品之所獨重女重在女貞而飾但以備周身之章士重在士節而文但以資進身之具故賁須非炫玉之求售乃懷珍之待聘也初尚家修此將廷獻即外貌以表中藏正以一柔文二剛中德之妙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則成章已久建功已新膏脂可潤波流易溺此時得无以紛華之想啟濡染之端乎於此而永守其節不改其素堅持雅素之清修不涉世紛之漸染斯篤實光輝養之愈盛人文之粹品也此文明之止於內者培實德勵高節不徒尚虛文也

陵者陵夷也九士一濡淄垢則堤坊漸毀崖岸

漸削、始於高明、究於汚下、如高陵夷為深谷矣、
今既絶濡染之端、永固貞潔之操、則直躋上達、
求免下流、豈復有陵夷之漸乎、艮止不犯衡波
之激、則坎水必無襄陵之患矣、
賁極者、雖洗沐之甚工、亦漸染之可慮、上之恐
啟陵逼之端、下之恐開陵替之漸、惟以正永持
之、而寧朴毋巧、寧實毋浮、庶不以脂粉汚其本
質、不以紛華掩其太素、篤實光輝、章而能闇、君
子所以不可及也、濡者、坎水之沾濕、永貞者、震
禹之堅守、莫陵者、艮山之敦止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
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賁如文采之貌、積厚而流光也、皤如皓首之形
年高而德劭也、翰如者、白駒往來、或在場、或在
谷、如鳥飛翔、隱見之未定也、此時非希世而有
竊祿盜位之心、乃俟時而有席珍待聘之志、蓋

以離之重明麗正、合於艮之時止時行者也、陰
毋喜藏忌露、多疑少決、故有老成持重之標、有
高飛遠擧之意、无躁進苟合之思、蓋耆耇黃髮
國之重望、道遥嘉客、士之高節、皆賁象也、但以
居於純陰、不能獨斷而有疑、以合於初陽、終滑
正道而无尤耳、馬者、互震之馵、寇者、互坎之盜、
婚則初與四之合也、白駒之詩曰、賁然來思、此
之謂矣、
四於五、既有两陰姤合之迹、於三又有相逼苟
合之嫌、故曰、當位疑也、始於三五、若以陰附陽、
成坎盜之象、究於初上、皆以柔文剛、煥賁采之
光、故曰、終无尤也、疑者、遲回見可、揖讓之成文、
无尤者、歸潔其身、丰采之煥發、皆賁也、
六四、陰居陰位、身在進退之交、故迴翔顧慮、未
即決者、嚴難進之節也、然柔與剛合、中蘊文明
之實、故光華粹美、无能尤者、善時行之義也、士

君子文采固欲其昭彰、而踪跡不嫌於韜秘、勿
輕於始進、所以无玷於終身也、匪寇婚媾、若不
敢近合於三、其而陰而成坎盜、惟欲下合於初、
以長女而配長男也、此卦以少男娶中女、原非
正匹、惟以四合初、乃為得之、六禮備而貞女行、
夫婦和而家道正、如士人避苟合之疑、慎交擇
主、遂失身之尤、矜名砥節、皆以人文之盛、止諸
所若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
喜也、

處士映為小微、賢聚現為星瑞、韜光抱璞、如玉
韞山輝、故曰賁于丘園、此正以人文安文明之
止者、賢士每一丘自遣、潅園容娛、而盛德輝煌
才華烜赫、如龍潛豹隱、彪天炳地、安得不發明
王之夢、来聖主之求乎、丘園乃艮山之高隱、束
帛則離網之旁羅、行幣聘之典、聯喜起之交、君
所以成文明之化也、始吝若、野有遺賢、終吉若、
朝有盛典、所以當五位而為賁主也、

戔、委積貌、鮮明貌、蓋束則禮儀稠叠、帛則文采
鮮明、禮聘之隆如此、丘園起而朝寧矣、隱而作
出、若有攺節之嫌、用之則行、終合時中之道、喜
者、樂則行之、君臣相說、朝野共慶也、五為君位
故以隆禮下賢、如聘莘訪渭、為千古盛典、為而
間嘉會、協天文之垂象、煥人文之成化、此文明
之止於外若也、

士人廿叙守素、棲遲偃華、豈希望束帛以為光
華、而玄纁下頒、旁招遠聘、以山林屈廟堂之節、
以幣帛購蘭馥之馥、則君人禮賢之盛典、生丘
園之色、正以煥國家之光者也、此時君若有屈
己之嫌、士若有希榮之忌、且上下而柔相合、似
以文事之盛、勝武備之衰、故為吝、然而君喜得
士、士喜得君、天下共喜於君之得賢、宜且作明

良之合，賡喜起之歌，以文明之佐，翊文明之運，以禮聘之輝煌，成風猷之烜赫，始之小吝，不為終之大吉乎。此於泰為小往大來，卦辭所云小利攸往者，是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賢者應聘而出，以居上位，恐其皎皎之易污，察察之受汶，冒改節之嫌，滋失身之咎也。仍以皭然不滓之操，居其煥然有成之業，發丘園之秘生海宇之色，文稱其質，雕反於朴，不混風心，不渝素行，則自隱居求志之日，所為矢志於清修尚志於潔已，惟願與日月爭光，與嵩喬比峻者，今於功成論定之日，果得之而不負初心矣。蓋真心不昧，常惺繼照之明，有志竟成，卓立高山之仰，文明至此，始得所止，以人而合天者也。涅而不淄，泥而不滓，君子生平雅志也。已居上位，而終守其素節，不為世芬所點，不為俗塵所污，以果得伸其素志，正所謂文明以止，止於至善，无以尚之者也。上得此賢，則白可以敦忠質，賁可以興禮樂，天下化成，而志亦何不得乎。

白賁，以白為賁也。夫白何以為賁哉？蓋白固受采之基也，宇宙間千變萬化，皆涵於太始之一脉，帝王來百經千曲，皆肇於太素之一心，初至五，言文若備矣，至上爻，返本還源，完淳抱朴，極人文之終，以遡天文之始，孰非一混沌之真純白之體乎？此中无雕琢之可觀，又何瑕疵之可指？故云无咎。渾朴難名，清虛絕滓也。志者，誠心質意，文之所自出也。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則志在文之先尚矣。今去文崇質，則是挽末流以還之太上，而本來素志，人以浮誇而失之者，我以淳素而得之也。此志即夫子未逮之志，從先好古，所以繼未喪之文者也。

天下惟文之末流為奢為偽，最難堤坊，故極盛

毋虞其鮮終、前云終莫陵、終无尤、終吉、皆以幸其有終、而此上九正其終也、當位高望重之時、功成名遂之日、而猶然不淄雅素、不染紛華、仍抱純白之操、以生虛白之色、是生平玉潔冰清、凌霄爍日之志、至此果能得之、真可保其莫陵无尤而終吉矣、此白賁在天為先天未啟之文運、植千古時變之經、在人為先進未雕之文德、立百世化成之本、賁則小利於往、而白賁其大利於止者乎

䷖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以陰附陰、則相和而不剝矣、惟一陽獨存於衆陰之上、則孤危既不能自固、而高亢又不能自隱、必為衆陰所深疾而力攻、故上九如碩果獨存、一陽受群陰之剝也、

剝之時、非君子趨利避害之時、正君子持危定傾之日、但小人不可輕與交爭、事機每以速而取敗、故往以犯小人之鋒、則恐失利、退以修君子之備、乃為萬全、堅守孤陽以養全鋒、徐俟衆陰以候滿貫、待天行時至而亟往、衆之蔑不利矣、故曰順而止之、順者坤象、藏機於九地之密、止者艮象、推邦於泰山之堅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者剝蝕、使全者漸虧、剝者剝削、使厚者浸薄、

如虫蝕木、如水侵堤、故曰柔變剛、陰反勝陽、非常之變、小人侵君子之象也、夫小人抉方長之勢、以横侵君子處就消之時、以被侵、勝負可懸斷矣、縱不能禁彼之来、獨不當慎我之往乎、往以逆犯允鋒、孰與順而察天時之變、往以動履危境、孰與止而酌地利之安、局外之觀甚明、幾先之備甚豫、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而勝勢始在我矣、蓋小人每爭人謀、君子獨憑天道、人衆勝天、天定勝人、於此觀之審、而以息來消以盈敵虛、則小人必坐觀其敗、君子必樂觀其成、天行如四時不忒、君子乃萬全必勝矣、

一陽為剝、二陽為觀、觀以五為卦主、柔變為剛、則剛德居中、大觀在上、旁觀可以燭利害之衡、静觀可以定往来之準、可以遏小人之長而化其凶、可以策君子之往而收其利、觀象成而剝運回矣、然必效坤之順、灼於先迷後得之幾歟、

艮之止、堅以時行時止之守、法天之行、協於消息盈虛之理、包涵如地、鎮重如山、惟以不利攸往為戒、乃所以一往而收全利者乎、小人以逆天而犯天誅、君子以奉天而蒙天祐也、

小人侵君子、則為剝床、潛傷容刺、銷骨鑠肌、驚之使卧不帖席、惕之使睡難高枕、此小人陰毒之態也、君子誅小人、則為剝廬、發奸露醜、掃逆除兇、傾巢而空狡兎之窟、豬地而絶妖狐之竇、此小人酷烈之禍也、蓋黑夜之隱、不能逃日月之照、暗室之險、不能避雷霆之誅、始而抗陽、終不能勝陽、始而讓陰、乃卒能制陰、人不勝天、天能勝人、天道往復之運、正君子扶抑之權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君附於民、猶山附于地、必地静而不震、斯山高而不崩、故君以深仁渥澤為撫綏、而逮下者厚、斯民以輸忠報德為擁護、而宅中者安、率土懷

仁、其膽來頭矣、蓋剝上以厚下則安、剝民以奉君則危、此所以取象於剝也、剝以損上、如削高山以培平地、而地愈厚、剝以益下、如積廣土以奠高山、而山愈安、

剝上以厚下、非必散財發粟、蠲租罷稅已也、凡恐嗜遏欲、疲躬痺志、割己所便、就民所安、皆是、故上恤下、如地之博厚、溥為載納、下依上、如山之奠安、求為承藉、剝非美名、而惟利用於君之克己、亦孤寡自稱意也、若君子抑志貶躬、屈小人之下、使彼厚其毒、我厚其德、則能自處於安漸乘其危、先處高山、先擇勝地、計出萬全、亦象此矣、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象曰、剝床以足、以滅下也、

下四爻皆言小人剝君子、群陰剝孤陽也、剝床以足、若奪其股肱之用、使无佇立之區、開以傾陷之端、使多輾轉之慮、如發其陰私、誣以隱匿、令无所容身、不能安寢、是也、不敢以明攻顯伐、上而遏君子之光、惟思以深機隱阱、下而滅君子之跡、陰消陽之象也、此時君子、必履繩蹈矩、頃步不移、岳峙山凝、特立不懼、舉足一錯、立遭咒穽、蔑貞之戒嚴矣、床乃人所休息眷安、喻君子平日所託身之位、後日所歸宿之所、小人必於此施傾陷也、

貞者、坤之永貞也、貞下起元、此陰返為陽、靜極而動、易之定理、故剝之時、群陰逼一陽之消至危矣、然一變而復、再變而臨、天運來除、可坐覩徐俟也、君子必當貞以堅靜守之節、自處萬全以待陽之漸回、不可蔑以逞躁動之端、偶致一蹶、以中陰之積毒、此初與二嚴蔑貞之戒也、

六二、剝床以辨、蔑貞、凶、象曰、剝床以辨、未有與也、

小人之剝削君子、必從隱匿、漸及昭彰、密謀暗陷、侵而蝕之、故始以足、毀其下所憑依、使机而

不安、繼以辨撤其中所蔽護、使孤而无助、此在君子惟堅守其正、嚴以禦之、力杜可攻之隙、常立不敗之地、庶不為所傾陷、若无守貞之志、自潰隄防、示之瑕隙、未有不逢其凶者也、與、助也、為彼所剝、失我之助也、大臣則剪其僚屬、小臣則傾其儕偶、是也、辨者、床之四圍屏障、所以辨別內外、相與助成觀美者、故曰與、

小人剝君子、其謀甚工、其鋒亦厲、然亦在君子自守何如耳、如堅處萬全之地、挺立萬仞之崖、彼又安能蝕无瑕之陛、撼有根之石哉、惟我稍有遷移、彼即大為傾陷、故初二皆以蔑貞而凶、此力戒君子之辭、非盡畏小人之剝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陰方長、陽方消、彼方侵我、我且被侵、故外雖有交之迹、內實皆剝之心、但以交為剝、雖非以真情相契、未至以顯罪相加、若與上下群黨相失、以專與我相得者、迹密而心疎、志若而言甘、是也、三六之交非深交、不得恃援而暫弛其防、上下之失非真失、未可乘機而輕挑其釁也、无咎者言小人未肆明攻、君子尚得暫免、此正當求貞自守、不可恃為永安忘戒也、

五陰皆小人剝君子者、但三與六合、陰與陽交、如在衆小人中、獨以結納為陰攻、若自離其上下兩陰之交、以獨交於我者、善馭之以收其用、優待之以殺其兇、尚可免咎、如陳寔與張讓是也、凡小人交於君子、若拂之必遭攫噬、若昵之必受汚涴、故其致嫉於我與結惟於我、總之不受其益、皆受其剝者、待以不惡而嚴、可也、无咎者、彼无所得罪於我、我亦无所取罪於彼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既不能守初二之貞、又不能免六三之咎、則小人之惡愈肆、君子之禍愈迫、卧不安席、患且切

身、若剝床而及膚、欲避其凶、焉能免乎、蓋足猶下體也、辨猶外護也、膚則劘肌銷骨、酷烈難堪、蓋率三陰為同惡之濟、又兼純陰為極惡之資、故禍尤慘切、君子所以貴先事之防、尚保身之哲也、

切者、關切痛癢、情不可堪、近者、逼近肘腋、勢不可却、災者、焦灼糜爛、敗不可救也、此雖小人攻之太迫、亦由君子避之不早、蓋在初已當惕履霜之戒、況至四尚不知堅括囊之守、能无及此患乎、殺身不足以成仁、捐軀適足以妨智、此君子避鋒刃之傷、預高泉石之卧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五為君位、此坤五配乾君、后妃之象也、陰盛陽微、則女謁足以虧主德、嬖倖足以妨朝政、女子小人、不同為剝象乎、但此居五之中正、則秉貞淑之姿、近上之陽剛、則被肅雍之化、故統率群陰以交一陽、義之正也、仰奉一陽以逮群陰、德之均也、乃以貫魚承寵象之、魚為陰類、象宮人鱗集、貫者四陰一貫、五以一尊統之、寵者陽德之輝、錫以光榮也、夫宮人不過希寵於君、恩波序及、聯絡有法、則不競昭陽之妬、不泣團扇之指、宮闈自此和睦矣、小人亦不過干寵於時、名位次及、甄叙有經、則不啟僥倖之爭、不滋遺佚之怨、朝廷自此寧靜矣、如是則不必以激亢往犯小人之熖、不必以阿狥往溺小人之波、但順其固然、止於當然、既无攸往、又何不利乎、大觀在上、下覩而化、正此象也、正已不尤人、處剝之善道也、

君子禦小人、王者御宮人、皆以陽尊蔽陰卑也、貫則我握其統領之綱、以則我操其指麾之柄、寵則我副其仰望之情、於是此波流末品、入我

寵絡而不敢抗衡、覬我恩澤而不敢叉嗌且伏床而静聽矣、我不漸同床之愛、彼安所肆剥床之毒乎、凡女子小人、陰慘成性、逆之必激為仇讐、順之必馴為變倖、故利於順而止之、不利於往而敵之也、順則君子甘暫屈以讓小人、人見優容太過、必竊議而尤之、而終乃知坤之有慶、艮之无敵、因剥運而開復機、共稱君子妙用、无復有後言矣、前言小人剥君子、惟思專寵不辭肆惡、此言君子禦小人、不以修怨、但以推恩、其用心之不同如此、

五陰序進、如宮人貫列、若將爭内柄而蠱君心、一陽上臨、如英君駕馭、乃以助陰教而昌國祚貫以行列、辨之有義、寵以優渥、遇之有恩、不思踰越、不懷怨望、故樛木螽斯、全享其利、白華綠衣、永杜其尤、劉德无偏暱之私、柔中協刑于之化、一陽勝群陰、不受其剥矣、夫陰數至五、小人得勢、猖獗已極、而五承六陽、終以天定勝之、此消息盈虛、變而返常、君子以尚德體天而行、以觀象順天而止若乎、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碩果勢不獨存、中涵生意、陰極陽回之象也、在君子危極而安、如行者得大車之逸、在小人滿極而覆、如居者受入室之攻、蓋撥亂之君子、人必傾心戴之、稔禍之小人、人必操戈逐之矣、艮為果蓏、為門闕、似君子種德成實、小人避禍无門、又乾為木果、君子獨全陽德、坤為大輿、君子獨履安貞也、五陰爻、互象皆坤、則三初爻皆民象也、

碩果孤高獨立、在君子為士林之豪傑、人所拭目歸仰、在小人為奸黨之渠魁、人所指名攻擊、蓋君子能自全於剥極之後、其力量必超群、小

人至横行於剥極之時、則罪悪已满貫矣、故安危迫異、勢極必迈、在君子山凝地鎮、以厚德載物、享大輿之安、在小人山崩地裂、以積悪殞身、无佇足之所、盖至上爻則、坤德已全、而野戰尢迫、君子收安貞之吉、小人逢斬艾之凶矣、

得者、得所本无、我不求而人歸之也、剥若失所固有、彼方據而人奪之也、君子功高望重、八方藉為承載、故争奉大車以迎之、小人罪大悪極、人且亟為屏黜、故并毀私室而逐之、一陽當摧群陰掃迹矣、剥廬者、隱慝昭彰、暴天露日、陰情窮慼、倒穴傾巣、一敗塗地、較剥床而尢甚也

小人方用之初、人猶未知其害、至終於不戢自焚、傾家敗國、罪狀昭彰、奸謀顯露、方知其果不可用也、剥以小人剥君子、而究言小人之危、不如君子之安、盖陰太盛、則流毒必深、而陽乍回、則生機必暢、此剥之所以旋為復也、消息盈虚、天行也、

小人剥君子、狼吞虎噬、其欲飽唉之以斬其根、久矣、而碩果獨存、則陽氣不容戚、善類不容泯也、處汲汲垂絶之時、亟生生不已之脉、從此而復機啟、從此而剥運回、豈非天行之数乎、然非艮止不能静覩而徐俟也、惟艮止以衆足、乃坤順而得輿、輿則載无涯之事業、輿則駕不息之程途、小人不可用、而君子乃大伸其用、君子享泰山之安、小人敗氷山之渙矣、夫得輿已成純坤之象、食果亦當十月之時、而非此不轉一陽之復、不開三陽之泰、非碩果孰與接茹彙之茅、非得輿孰與固苞桑之係、是静極而動、固天所以開君子、乃時止而行、非君子所以善承天者乎、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利有攸往、

復者陰已衰、陽方長、亨之道也、但氣序推遷、舒徐以漸、此時進君子、退小人、正當詳慎、不可急疾、故曰出入无疾、出入者、抑陰使消、扶陽使長、彼出此入、將使内君子而外小人也、初以一陽上攻衆陰、獨力未支、當徐以俟之、陽氣漸壯、同德相孚、如朋来恊助、乃可動无凶咎、反而復於以陽率陰之常道矣、天行有漸、凡至七日、氣候一周、陰數既極、陽氣自萌、此時復勢漸成、方可往而圖功、以陽抑陰、以長乘消、所向无前矣、

復者撥亂為治、轉敗為功、必沉思審慮、英断勇謀、迎其機之所来、量其時之所遣、故初則失未遠而亟追之、无慮也、二則消已逼而安俟之、无勞也、至三隔於二陰、則力煩於再用、從義不憚屢遷、厲志不觧百折也、四介於重陰之中、則獨断獨行、方能合道、五奮於積陰之後、則篤行篤志、乃能用中、若六之遠而愈遠、柔以濟柔、則不燭於幾、不精於筭、以迷用罔、必一發不振、百敗无成矣、然則欲圖其復、先破其迷、欲厚其終、先鋭其始、善乘七日之運、必灼見天地之心者乎、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之所以亨者、以剛德漸反於下而上升、可以勝陰柔而克之也、此時不動、則蹈常襲故、積弊愈滋、必不能復、不順則更張太驟、欲速不達、亦不能復、故以震之動、合坤之順、无疾以俟朋来、七日以待天行、盡人事以聽天、俟天定以勝人、反亂為治之權、必由此矣、陽出而用事、陰入而

退藏曰出入陰數極於六故七則陽復也陽為君子之類同氣相求故為朋也朋來我往我長彼消故无咎陽德方生之始剛健充長之時來此勇往直前必收功得利故利往在剛長也順天行也

天地閉剝復互相循環乃氣化流行妙用蓋有殺始得以遂其常生有亂始得以開其大治有小人始得以成就君子剝以啟復天地之心如此見天地之心始能合天地之德也

復見天心非以復為心也蓋天以好生為德生生不息是其本心使物有生而无殺世有治而无亂人有君子而无小人此天地之本心也但氣化推遷不聚則不散不極則不反秋冬之肅斂正以成春夏之溫舒陰慘之摧殘適以啟陽和之暢茂此又天地之苦心也故剝極之時人或致疑天道不知其何心者至於復而始知剝以開復之端方得明見天之本心此時不惟見復之心并見其剝以啟復之心也天地循環往復生生不息原止一心但人不能知天惟復時為易見耳見天心方能自見本心扶陽抑陰存理遏欲此心常與天地合德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養微陽以待其復勿輕發以洩其機至日閉關正出入无疾之象后不省方正反復其道之功陽氣雖以動而生亦以靜而長當此潛藏之初確堅遯世之節乃完蓄飛天之神也

在人心則至日為天機乍萌之候閉關為退藏密守之防商旅不行為客私退聽絕擾往熙來之擾后不省方為天君玄寂澄疑淡合漠之初歸根復命之學克己復禮之功也閉關者以闔戶之坤迎闢戶之乾坤為方而不省震為塗而

不行皆以慎潜能於勿用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復者天運之循環交來不息不速若天機之綿密相續不斷此剝復之関所當力持而遠近之幾尤當早辨者也遠則耿不及圖乃貽後悔不遠則乍迷旋悟彌勵精修有過必知則心惕於日省知過必改則德粹於日新以此修身於以養潜德而消亢悔獨會不息之元常履无首之吉矣祇者止也凡人知過不改但有悔悟而无修復則始悔固无益後悔將何及乎惟有不遠之復始无不及之悔者躬克己之真修也

陽剝於上旋復於下如前念偶迷後念即覺良心之不泯與元陽之不滅循環无間周流不息天行也聖心體天之行法天之健念念伺七日之幾時時鼓迅雷之勇迷途不遠悟境常惺反之身有完修者之心何遺悔乎陽明日長陰濁日消貞下起元動與吉會矣

凡言修者整其舊補其缺也此身非朝乾夕惕日就月將曷謂之修惟不遠復則念念提醒事事更新警戒密而心機常惕磨礪切而心體愈純速洗前愆自安末路每增後美何至中慚心无餘悔身无遺修而德有全吉矣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陰居陽後柔將變剛甘心退聽徐圖遷改此安而慮慮而得者休休然從容自復屈己從人虛心受善奉仁為標而坦衷抑志以依之以強仁而幾於安仁者也吉可知矣

凡復者必儆惕而不安於心疎厲而不安於身此其常也惟二則陰近於陽尚迷途未遠柔居於正尤中道可安陽將自長陰且自消一任天運之旋不勞人力之挽不亦休乎仁為天德之元一元來復如惻隱乍萌仁之端也休者坦心

以迎之、卑躬以就之、樂與之依、甘為之下、始與仁同過、今與仁同功矣、仁為安宅、復則返其故處、休則得其安居也、

初為震始、有乾健惕厲之危、二為柔中、有坤順安貞之吉、蓋剝復之關、初念必力戰以勝之、次念只謹守以備之而已、故休復者、以下之初爻獨當創始之難、已奮力行近仁之勇、今至此中爻見、亨守成之易、遂得中心安仁之適、可見克復為仁、其得力全在初念、一日用力、欲仁仁至作德心逸日休、无荒良士休休、此君子必以內省之功、采發軔之志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迷於初陽、隔於二陰、未能一蹴而返、必須再舉而成、故為頻復之象、此不早戒於事先、又不速懲於過後、直至屢蹶再躓、方思易轍改弦、乃息玩之尤、愚柔之甚者也、必深磨歷練、用困勉百倍之功、竦心危志、收忠信徙義之益、不厭煩瀆不辭勞瘁、斯可變剛而免咎耳、休則為仁之寬和、頻則為義之激烈、用各有攸當矣、

初不遠、圖之早也、二之休、反之速也、用雖休勿休之功、綿一復永復之脉、豈至頻乎、頻者、一失於迷途之已遠、再失於休息之太過、即其求復之頻、知其受剝者屢矣、尚可以優游處之乎、必力鼓震氣蘇蘇之息、仍用終日乾乾之惕、庶可贖既往之愆、免再來之咎乎、厲若履危以求安義若返邪以歸正、以頻視休、雖勞逸之稍殊、以義合仁、終安勉之一致、總所以修身而從道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上下各二陰、行於中也、下交於初陽、復於獨也不為群陰所牽係、樂就一陽為依歸、此乃自拔流俗、擇善而從、不求外助、不受旁撓、棄陰晦之私、以從陽明之道、克己而復禮者也、

仁者心逸而休也、義者心激而厲也、曰道則獨調寬猛之用、兼收仁義之全矣、六四何以為從道乎、以四之陰交初之陽、則為酌剛柔於互濟而德會於中、是為中行、以六之柔、不溺於四之弱、則為絶牽纏以孤詣、而力擅其獨、是為獨復中則不偏不倚、游蕩平之途、獨則勿二勿三、專精一之執矣、不謂從道而何、

復機萌於隱微、惟己之所獨覺、復體成於振厲、惟己之所獨斷、為仁由己、見義必為、其要在謹獨耳、獨非必尸居僻處、雖衆緣膠擾、群陰牽引之介於中、一念乍惺、己獨醒獨清、獨往獨來矣、從道者、去不誠以復於誠、盡人道以合天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深心篤志、積行累功、俟三陰之消、以就一陽之復、此以柔中自克於剛中、而力考其成、必欲證實績而收明驗者、雖費前功、終獲後效、又何悔焉、敦以求復、以乾剛破坤迷之厚、中以自考、以乾惕體黄裳之元也、

六五曰敦者、陰數至於四、其過端之積、已厚重而不可損回、五欲返於初、其用力之深、亦懇篤而非徒泛試、必欲去自欺而求自慊、贖前愆以免後悔、深心寄意、沉潜篤實、其敦如此、乃以居中之位、用執中之權、力矯柔中之偏、勉就剛中之克、歴試艱辛、務求證驗、若以考成之法自考也、此則仁熟義精、身有完修、道无遺蘊矣、

敦復者、聚精専而凝神遠、蓄德厚而積功深也、君有過則天下同其禍、君改過則天下共其福、故克復則成大德、恢復則成大業、矯偏以復於中、豈止泛收功而薄奏效者、非敦厚敦仁敦化、孰與致此者乎、

復以一念之惺、造帝王之業、迴天地之運、如精一執中、去人心以復天心、為千古相沿之脈、為

千聖共驗之真其儲精豈不淵邃其澄神豈不深懋乎故謂之敎者君心之化源也无悔者仰不愧俯不怍前不謬後不惑正敎之積驗也中以自考者此心一以中道爲衡凡心内幾微頗僻反照錙銖洞晰即矯不中以復於中不敢狃偏而狥僻也倘悔端有一毫尚存即復機有一分未厚中道有一毫未協即復體有一念未懋於此潛提默印冥化密移此小臣所不及糾大臣所不能輔惟君心所自精於考核者也一日二日之兢業日新又新之惕厲純亦不已之緝熙皆是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迷非迷而不復迷於所以復坤爲迷也盖六居四陰之後欲復於一陽其途遠其力艱此非可俯逅之勢非可嘗試之時明於理習於事者必徐計緩圖寧遲勿速以陰積未消陽微无力如國延一綫未可遽圖恢復圖之必大敗矣昏迷沈昧妄動輕發不審天時不量兵力不見敗徵不知凶兆取敗一時禍延累世此昧君道而反悖之者也惟其逆於天行所以悖於君道上違天運故召災而致眚下失人和故衂師而禍國姜維西平之出桓玄枋頭之敗張浚符離之潰數年之力不能復其一朝之所喪以其君凶此之謂也十者地數之全行師者坤戰之象大敗者陽有勝勢則陰有敗徵十年不克征者陽雖至九其數已極而此將消之陰終无復長之漸也十者地數已周十年者天干一遍乾旋而坤亦轉復之一大候也

復莫大於與衆撥亂迷莫甚於好大喜功凡迷必自智其謀自勇其斷者曰反君道則欲速而反遲欲成而反敗矣君道尚精明迷則反之君

舉貴萬全敗則反之反者悖而去之復者歸而来之復正以復其所反故曰反復其道又曰以從道也

克復仁者之大德恢復王者之大業然必至健致其决至明察其幾此所以尚五之敦戒六之迷也敦者積功累仁厚蓄徐發迷者盲瞀躬試蹈禍取災其成敗迥異也與時偕行斯真見天地之心者乎

坤道先迷後得必待陽唱而從之六迷於初未得陽為倡導是正在昏迷中也既迷於所以復則不能亨安貞之吉而凶矣不能邀得朋之慶而災眚集矣不能慎玄黄之野戰而行師失利矣大敗者陰不抗陽消不敵長窮陰能退不能進陰之小為陽之大所敗也以君凶者王事不能代終黄裳不能正位失臣道而誤君國也十年不克征者師徒撓敗不耐征代井邑蕭條不堪征賦十年休養不能復故也滞此迷途无能救敗姑俟地數已終之後天行更始之時震氣初發長子用事庶可開迷為悟轉敗為功消災眚之凶来恐懼之福以百里之驚成七日之復乎夫坤乃臣道先迷失道禍貽於國遂至并君道而失之此使倖之臣不可輕用成敗之幾必先明審君必中以自考乃可悟迷而善復也克已用賢抑陰扶陽則喪朋之凶轉為朋来之无咎矣